

新爱洛伊丝

居住在阿尔卑斯山麓的一个小城中的
两个情人的书信
卷 一
书信一 致朱莉

我应当远远地离开你，小姐，我深深感到我应当这样做，因为我当初本来就不该抱那么大的希望，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我根本就不该和你见面。如今怎么办呢？我如何做才好呢？你曾答应给我以友谊；现在看见我进退维谷，就该给我出个主意。

你知道，我是应你母亲的邀请才来到你们家的。她知道我曾经学过几种技艺，所以认为在一个没有教师的家中，我的技艺，对培养她心爱的女儿，不会没有用处。而我，是由于感到能用几朵鲜花来装饰一个如此美丽的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所以才敢于承担这项艰巨的工作，而不考虑它有什么危险，或者说，承担这项工作，而不害怕任何危险。我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已开始为我的冒昧行动付出了代价；我不会忘乎所以，对你说一些不适合于你听的话；不会忘记我对你高贵的门第和秀丽的姿容，尤其是对你的美德，应有的尊重。如果要遭受痛苦，我至少希望我单独一个人受；我绝不愿意我得到幸福，而有损于你。

然而，我每天都见到你；我发现，你不是有心，而是无意之间使你无能为力的而且是不愿意见到的情况，更加恶化了。此事既然没有希望，我当然知道应当小心谨慎地采取什么办法；因此，如果在此时刻，我能既谨慎而又能诚实行事的话，我将尽力而为。不过，我来到这个住宅，是这个住宅的女主人亲自请我来的；她对我十分殷勤，认为我对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爱的人有几分用处。既然这样，我如何才能找到一个适当的理由离开这里呢？为什么你慈祥的母亲不敢高高兴兴地在某一天把你的学习成绩告诉你父亲，使他感到惊喜，而要有意瞒着他，不让他知道呢？是要我什么话也不对她讲，就毫无礼貌地离开，还是要我对她说明我离开的理由，而且还要我申述的理由不会使她觉得受到了一个其出身和财产均不允许有高攀你的心的人的冒犯？

小姐，我认为只有一个摆脱我目前的困境的办法，那就是：是谁使我陷入这个困境，就由谁把我拉出来，何况我的痛苦和我的过失是由你造成的；即使仅仅是出于怜悯之心，你也早就不该让我再看到你了。把我的信给你的父母看，告诉他们不让我再进你们家的门；只要你高兴，也可以把我撵走。不管你怎样对我，我都能够忍受，但我不能自动地远远离开你。

你，要撵我走；而我，要逃离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尊重美德和爱我所钦佩的人，这怎么会是一种罪过呢？不是，美丽的朱莉。你美丽的容貌迷惑了我的眼睛，但如果没有那种能使你的容貌显得聪明的强大魅力，那是根本不能使我的心想入非非的。我爱慕你，是爱慕你极其高尚的胸怀和一贯的温柔之情的表里如一，是爱慕你对他人的种种痛苦的深厚的同情心，是爱慕你由纯洁的心灵产生的纯洁的正确思想和高雅的审美力，一句话，是爱慕你的感情的美，而不是你的容貌的美。我同意有些人所说的：人们可以把你想象得更美丽，但要比我把你想象得更可爱和更值得一个诚实的人的心敬慕，朱莉，那是不可能的。

我有时候感到庆幸：上天使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契合得如此之心领神会，使我们两人的情趣如此相投，年龄如此相近。我们这样年轻，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我们天性的倾向，我们相爱的心愈来愈贴近。我们既然未沾染世人的那些偏见，又有一致的想法和看法，我为什么不敢说：如同我们的观点一致一样，我们的心也十分和谐呢？有时候，我们的目光相遇，我们同时发出了几声叹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几滴眼泪……啊，朱莉！这种和谐一致的表现如果有更深刻的原因……上天如果注定我们要……一切人间的力量如果……啊！请原谅，我的话离题了：我竟把我的心愿当作可以实现的希望；我火热的心竟以为我目前的愿望，将来有实现的可能。

我惊奇地发现，我心中即将产生巨大的烦恼。我绝不想任何办法来减轻我的痛苦；我倒是要恨它，如果可以恨它的话。我的感情是不是纯洁，你只需根据我对你提出的是什么请求，就可以看出来。我的请求是：如果可能的话，就请你赶快把那个向我身上喷射致我于死地的毒汁的根源彻底消除。我要求你治好我的创伤，否则我宁可死去；我要像一个情人恳求你爱我那样，恳求你做出果断的决定。

是的，我曾经答应过，而且也决心要尽一切力量恢复我的理智，或者把我心中正在产生的烦恼埋在我的心田里。不过，请你可怜可怜我，今后不要再用你那双如此柔和但将使我陷入绝境的眼睛看我；不要让我的眼睛再看到你的容貌和表情、你的胳膊和手、你金黄色的头发和特有的姿势；让我贪婪的目光把你看成另外一个样子；让我听到的，不是你那任何人听了都不能不有所感动的声音；唉！要我的心境恢复常态，除非我每天见到的不是你，而是另外一个人。

我是否应当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呢？在晚间闲暇，大家娱乐的时候，你在众人面前无拘无束，非常随便；你对我也像对别人一样，毫无顾忌。但在昨天，你想惩罚我，作出了不让我吻你的表示，微微露出了拒绝的意思。幸好我没有坚持要吻你。我心里非常不安，觉得我快要迷失本性，因此我立刻停止。啊！如果我真的尽情享受了这个吻的话，这个吻也许会终止我的呼吸。不过，我即使是死了，也是男人当中最幸福的人。

我求求你，再也不要玩这种可以产生极其严重后果的游戏了。不要再这样做了；谁都会遇到危险的，甚至最幼稚的小孩子也会遇到的。当我碰到你的手的时候，我总是战栗不已，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老碰着你的手。你的手一放在我的手上，我立刻就全身颤抖，我的心就火一样的热，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我心醉神迷，对其他的東西，我看不见，也感觉不到了。在这种神思错乱的时候，我说什么话好呢？我该怎么办呢？我躲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怎么才能保证我不做错事呢？

当我们上课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令人尴尬的情形。当你的母亲或表妹不在场，只要我看你一眼，你就会马上改变态度；你的表情是那么严肃，那么庄重，那么冷淡，以致使我不能不做出尊敬的样子，生怕有使你感到不快的地方，结果，弄得我情绪低落，没有了主意，只好用颤抖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讲几句课文，而这几句课文，凭你的聪明智慧，是用不着跟我学的。可见你这种装模作样的古怪样子，对我们两人都是有害的。你使我感到忧伤，这对你也没有丝毫好处；我想象不出是什么动机使一个极有理智的人突然改变心情。我要斗胆地问你：你为什

么在大家的面前是那样有说有笑，而在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又如此的一本正经？我认为，你的表现应当恰恰相反，应当视在场的人数的多寡，采取相应的表情。可你不是这样做的；我发现，你总想把我搞得很难堪；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说话的语气是那么的庄重，而在众人面前，语气又是那么随便；你只要稍为折中一点，我就可以少受折磨了。

如果出身高贵的人的天生的怜悯心能使你对一个你甚表尊敬的不幸的人的困难处境有所同情，则你只要在态度上稍稍改变一点，你就可以使他的处境不致于那么狼狈，使他可以心灵较为平静地忍受他的寂寞和痛苦。如果他拘谨的态度和处境不能使你感动，如果你要利用你的权利使他遭到毁灭，你完全可以这么做，而他也毫无怨言。他即使要去死，他也宁愿死于你的命令，而不愿死于一时的过于激动，因为这种激动的表现，将使他在你看来是有罪的。总之，不管你怎样安排我的命运，我也绝不后悔我曾经对你抱过奢望。如果你看了这封信，照着我斗胆向你提出的请求去做了，我就不会担忧再碰什么钉子了。

书信二 致朱莉

小姐，我在第一封信中说的那些话，是完全错了！不仅没有减轻我的痛苦，反而使我遭到你的鄙弃，使我的痛苦愈益增加；而且，我觉得，最糟糕的，是使你心里感到很不愉快。你沉默的表现，你冷冷淡淡的庄重态度，显然表明我即将遇到灾祸。虽说你部分满足了我的请求，但那也只是为了更加严厉地惩罚我。

现在，爱情已使你变得处处留心，
让金黄色的头发遮着你的脸儿，
温柔的目光低垂，聚集在你的自身。

你在众人面前虽不再做出那种使我大为不满的天真随便的样子，但你私下对我却变得更加严肃；你这种颇有心计的严峻态度，无论是在你对我表示好意或表示拒绝的时候，都同样地充分流露。

你毫不理解你冷淡的态度使我多么难堪！你对我的惩罚是太过分了。我很不愿意旧事重提，但愿你没有看到我那封带来严重后果的信！因为我怕再次惹你生气。所以，要不是由于我写了头一封信的话，我就不会再给你写这封信了；我不能再重复我的过错，而要对它进行弥补。为了平静你的心，需不需要向你说明是我自己错了？需不需要申明这不是出自我对你的爱情？……我，我哪能说出这种虚伪的假话！罪恶的谎言，能出自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之口吗？唉！我愿意成为一个不幸的人，如果需要我成为这种人的话。尽管我行事冒昧，但我绝不说谎话，也绝不作卑鄙的事；我的心所犯的罪过，我的笔是不会否认的。

我早已知道你表示愤慨的严重含义，我等待着最后的结果；我把这最后的结果看作是你应当给我的一种恩惠，如果你不给我其他恩惠的话；因为，虽说把我弄得筋疲力尽的情欲应当受到惩罚，但不应当遭到轻视。请你怜悯我，不要让我陷入自暴自弃的境地，你至少要替我的命运做出安排；请告诉我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的。不管你吩咐我怎么办，我都服从。你要我永远沉默吗？那也可以，我可以强迫自己永不开口。你要把我从你身边撵走吗？我向你保证，我今后就再也不来见你。你要命令我去死吗？咳！那也不是一件太难办的事情。除了不允许我再爱你的命令以外，其他的命令，我无不服从。何况你即使命令我不再爱你，如果可能的话，我也照办。

今天，我曾经无数次想跪在你的脚前，抱着你的脚哭泣，请求你让我去死，或者对我表示宽恕。但我总感到无限的恐惧，鼓不起这个勇气；我两腿颤抖，不敢跪下去，我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心里没有把握，怕惹你生气，所以一直没有说出来。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的处境更可怕的事情吗？我心里当然明白这是犯罪的，但我没有办法不犯这个罪。罪过和悔恨搅乱了我的心，我不知道我今后的命运如何，只好忧心忡忡，听凭命运的安排：既抱着得到宽恕的希望，又怀着受到惩罚的恐惧。

不，我什么也不希望，我也不应该抱任何希望。我期待着你给我的唯一恩惠，就是提早让我受到我应受的酷刑。请你给我一次我应当得到

的报复。看见我被逼得亲自向你请求报复，难道还不够可怜吗？请你惩罚我，你是应当惩罚我的；不过，如果你不是残酷无情的人，就请你不要再用那使我陷入绝望境地的冷淡和愤懑的样子对我。当人们把一个犯人送去处死的时候，人们是不会对他发什么脾气的。

书信三 致朱莉

小姐，你不要生气，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打扰你了。当我开始爱你的时候，我对于我给我自己制造的痛苦，竟毫无觉察！我起初感到的痛苦，只是觉得我对一个人的爱情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理智将占居上风；随后，我感到了另外一种痛苦：我发现我有使你感到不愉快的地方；而现在，当我发现你自己也有痛苦时，我的痛苦就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了。啊，朱莉！我看到你有痛苦，我是非常伤心的；我在信中对你诉说的那些话，打扰了你的安宁。你讳莫如深，一句话也不说，然而从种种迹象看，使我仔细的心发现了你暗中不安的心情。你目光黯然，看着地上，似在做梦。你有时候不自觉地看我几眼；你娇嫩的容颜失去了光泽，两颊出现了奇异的苍白色，你已不再是那么活泼，脸上一副愁容，只有你那永远不变的柔情才表明你还保有一点儿心情的宁静。

你之所以这样不安，我认为，其原因，或者是由于对我的痛苦有所感受，或者是由于觉得我的痛苦已不可救药，或者是由于对我的痛苦深表同情。我担心我将增加你的痛苦；这种担忧的心情，使我难过的程度，远远超过我怀抱的希望给我带来的喜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了错事，你的幸福比我的幸福更珍贵。

然而，在回头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对我自己的心也判断错了。当我发现我当初的极度兴奋将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时，已为时太晚。你忧愁的样子日益明显，我心中的痛苦也与日俱增。你眼睛的神采，你肤色的清新，你才思的敏捷，你活泼的举止，都没有像你今天消沉的样子在我身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端庄的朱莉，如果你能了解这一星期的忧郁在我心中产生的混乱，你就会觉得，你使我受到的创伤值得同情。我的创伤今后是无药可治了；我绝望地发现，把我弄得筋疲力尽的情欲之火，只有到了坟墓才能熄灭。

这不要紧，谁不能使自己得到幸福，谁就不配享受幸福。我将来是能够使你尊敬一个你现在连信也不愿回他一封的人的；我现在还年轻，将来总有一天会赢得我现在还不能得到的敬重。我心灵的宁静已永远失去，而且还身不由己地扰乱你的宁静，因此，目前必须让你心灵的宁静重新恢复。让我独自一人承担我的罪过带来的痛苦，因为造成这种罪过的人，是我自己。永别了，美丽的朱莉；愿你安安静静地生活，恢复你从前的活泼的样子。从明天起，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不过，请你相信，我对你的真诚热爱之情，在我一生中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的心有了一个极其高尚的目标，就永远不会败坏；我今后唯一尊重的，是你和美德。人们将永远不会看到我用另外一种感情来亵渎朱莉前往的祭坛。

这句话的意思是：将来，无论朱莉和谁结婚，他都表示尊重。西俗：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时，新郎新娘被引到祭坛，受神父的祝福。

朱莉的第一封急信

你不要强词夺理，说什么情况已经使你必须离开这里。一个意志刚强的人，是能够克制自己或保持沉默的，而且，说不定会变得令人畏惧的。可是你……你不能走。

复信

我已经沉默很久了，你冷淡的态度终于使我开口说出我心里的话。虽说我能够意志刚强，克制我自己，但我不能忍受我喜爱的人对我的轻蔑。我必须离开这里。

朱莉的第二封急信

你不能离开这里，先生。既然你好像感觉到了什么，既然你敢于对我说那些话，一个像你这样掩饰自己心情的人，是绝不能走的；你是还有话要说的。

复信

我所掩饰的，纯粹是压抑在我绝望的心中的感情。你明天就会称心如意了；不管你怎么说，我是非走不可的。

朱莉的第三封急信

你这个失去理智的人，如果你珍惜我的生命的话，你就不要伤害你的生命。我的方寸已乱，因此，既不能和你谈话，也不能给你写信，一切到明天再说。请你等我的信。

书信四 朱莉来信

这一极难隐瞒的重大秘密，现在应当坦坦白白地讲出来了。我曾多次发誓，只有在我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才把它从心中吐露出来！由于你的生命已处于危险的境地，所以我不能不讲了；这个秘密一暴露，我的名誉也就毁了。唉！我太遵守诺言了；名誉都没有了，还活在世间，这不是比死还难过吗？

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为什么硬要打破我痛苦的沉默呢？我再问你：我是不是把什么话都说了，只怪你不听呢？你对我沉默的表示想得太多，以致对其他的表示就看不见了！我一步一步地陷入一个邪恶的勾引人布置的圈套；我已经无法停止，来到可怕的深渊的边缘了。你这个狡猾的人！你之所以这么胆大妄为，不是因为你爱我，而是因为你已看出我爱你。你发现我的心入了迷，便利用这一点使我坠入陷阱；当你使我变成了一个可以轻视的人的时候，我最感到痛苦的是，我还不得不出做出轻视你的样子。啊！你这个可恶的人，我敬重你，而你却使我败坏名声！我老实告诉你，如果你想心安理得地享受这胜利的果实，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你完全清楚：你如果享受这胜利的果实，你将更受到良心的责备；我心里是丝毫没有淫荡的想法的。对我来说，为人谦虚和诚实，是极其重要的。我决心在勤劳简朴的生活中培养这两种美德。我哪能强要上天拒绝给我的眷顾！从我不幸与你见面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到有毒素在败坏我的感官和理智；我从开头的那一会儿起，就有这种感觉了；你的眼睛，你表现的感情，你说的话和你那支罪恶的笔，使我受到的毒害一天比一天严重。

我事事小心，防止那有极大危害的感情的发展。我没有抵抗的能力，一心想保护我不受攻击；你的追求，欺骗了我脆弱的警惕心。我曾经无数次想跪在我父母面前，向他们诉说我有罪的心里话；他们不了解我心中的事情；他们想用一般的药来医治我难以治愈的创伤。我的母亲为人软弱，没有权威，而我的父亲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人；我这样下去，必然会败坏我和我的家庭与你的名声。我那位女友现在不在这里，我的弟弟早已死去，我在这里找不到任何人保护我，抵抗那个追逐我的敌人。我枉自乞求上天，上天是听不见弱者的呼声的。我周围的人都在鼓动我那使我遭到毁灭的热情，大家都放任我，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把我交到你的手里；世界上的人好像都是你的同谋，我的种种努力纯属徒然，我不由自主地爱你。我的心并没有使完它全部的抵抗能力；为什么只使用了一半力量就屈服了呢？我那颗什么也不隐瞒的心，为什么要把它软弱的地方向你隐藏呢？唉！开头第一步最难走，因此是不该走的；第一步既然走了，以后的步子怎么能停下来呢？停不下来；从开头第一步起，我就感觉到我是在走向深渊；只要你愿意，你想把我推到多么悲惨的境地，就把我推到多么悲惨的境地好了。

我目前的可怕处境就是这个样子，而我还只能够向那个把我推到这种境地的人寻求帮助；只有你才能保护我不受你的损害，保护我不堕落下去，不致于遭到毁灭。我当然可以晚些时候才表露我绝望的心情，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掩饰我害羞的心，把可羞的事情说成是我自己做的。空

洞的话能够安慰我的自安之心，但不能保证我的美德不受损害。好了，我一切都看清楚了，我完全明白，开头第一个错误将使我落到怎样的下场。我绝不去自寻毁灭，我要设法避免它。

不过，如果你不是男人当中最坏的男人，还有一点儿良心，还保有一点儿我当初觉得你具有的荣誉感，你就不致于坏到利用我心醉神迷的时候吐露的话去达到别的目的。你不致于那么坏，我很了解你；你将给我以支持，成为我的保护人，你将保护我不受我自己的心的支配。我的贞洁将最终由你美好的德行来证明。我把我的荣誉和你的荣誉联系在一起；你是不会只保护自己的荣誉而不保护别人的荣誉的；啊！心胸开阔的人，两个人的荣誉你都要保护，即使为你自己着想，你也应当怜悯我。

啊，上帝！我已经受够了羞辱！我是跪在地上给你写信的，我的泪水滴满了信纸，我只向你提出这些小小的请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提请求的人应该是你，而不是我；为了使你服从我，我只需略施小计就可以做到的。朋友，你在这里可以故作矜持，但应让我保持诚实：我宁肯成为你的奴隶，清清白白地生活，也不愿意牺牲我的荣誉，使你仰赖他人。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话，你就能赢得一个用生命报答你的人的真诚的爱和崇高的敬意！两个纯洁的心灵的美满结合，是多么甜蜜！你克服你的情欲，就会给我带来幸福；你今后享受的快乐，将得到上天的赞许。

我相信，我希望，一个曾经在我看来完全值得爱恋的人，是不会使我期待他的慷慨的心失望的；如果你卑鄙到想利用我的误入迷途和你强使我向你表白的爱情去达到你的目的，则我心中对你的蔑视和愤怒将使我恢复我失去的理智，我本人绝不会胆怯到惧怕我感到可羞的情人。你不成为有德行的人，就会成为遭人轻视的人；我不受到尊重，就会遭到指摘。这是我仅有的唯一希望；如果这个希望达不到，我就只好盼望我早早死去。

书信五 致朱莉

天上的神灵啊！我过去有一个能忍受痛苦的心；现在，请你给我一个能享受幸福的心。爱情啊，你是心灵的生命，你快来使我这行将崩溃的生命得到维系。我所喜爱的人的德行的难以形容的美和她的声音的巨大感染力，她的幸福、高兴和欢乐，这一切，打动了我的心！谁能够对它们的魅力无动于衷？啊！我能不能尽情享受这使我的心突然感到的一阵狂喜？我能不能补偿一个胆怯的情人为我受到的惊骇？朱莉……我不能吗？我那跪在地上给我写信的朱莉，我那伤心得泪如雨下的朱莉！……你这普天敬慕的人，竟恳求一个爱你的男人不要给你带来羞辱，恳求他不要自己损害自己的名声！如果我能对你生气的話，我就要责备你有这种使我们受人轻视的恐惧心理。心地天真纯洁的朱莉，你要充分相信你的天性的威力。唉！我之所以敬爱你的美好的人品，难道不正是因为你白璧无瑕的心灵使你的人品富有魅力吗？难道不正是由于你的容貌具有你的人品的神圣的表征吗？你担心你会屈服于我的追求吗？什么人的追求能使一个其感情是十分诚挚的妇女感到担心呢？世界上哪一个男人敢坏到对你有冒失的行为？

请允许我领略这得到你的爱……得到你这样一个女人的爱的天赐的幸福……世上的王位，我视之如粪土！你给我写的这封用火热的言词表达你对我的爱和真诚的情真意切的信，我反复看了无数次；信中尽管透露了一个心情不安的人的急躁心理，但我感到高兴的是，在一个诚实的人的心中，炽热的感情依然保持着美德的神圣特征。在读了这封动人的信以后，哪一个恶魔敢利用你现在的处境去达到他的目的，敢用非常明显的行为表示他是自暴自弃的人？这样的恶魔是没有的。亲爱的爱人，你要对一个毫无骗你之心的忠实的朋友，给以充分的信任。尽管我的理智已完全失去，尽管我心中的烦恼每时每刻都在增加，但我认识到，你迷人而高洁的人品今后将成为我永以为荣的寄托。我的爱情和我所爱的人，永远是纯洁的。我不敢丧心病狂地有乖伦理，侵犯你的清白之身。你和你的情人在一起，也将与你和你的父亲在一起，同样的安全。啊！如果我这个幸福的情人在你面前万一得意忘形！……朱莉的情人将成为一个心灵卑鄙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当我不爱美德的时候，我也就不爱你了。我一有卑劣的行为，我就希望你从今以后不再爱我。

因此，请你放心；我以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温柔纯真的爱情的名义，求你相信我说的话。由它来向你保证我行事谨慎和对你永远尊重；由它来向你担保我的真心。我没有别的想法，你为什么要那么害怕呢？我觉得我得到的幸福已经够多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追求别的幸福呢？是的，我们两人都很年轻，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谈恋爱；我们未曾有过恋爱的经验，但我们有荣誉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我们以荣誉为重，怎么会走错道路呢？只有不道德的行为才会令人产生怀疑，一个重荣誉的人，哪里会做出那种行为呢？我不知道我的这些看法是不是对，但我认为，我内心深处的感情是真诚的。我绝不像你信中所说的是“一个邪恶的勾引人”；我不是这种人；我是一个朴实和重感情的人，有什么想法全都表露出来，绝不会做令人羞愧的事。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我这个人：我对罪恶行为的恨，胜过我对朱莉的爱。我不知道，你使

我产生的爱情会不会使我忘却美德；我不知道，除了诚实的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人能够充分认识你心灵的美。就我来说，我愈是认识到你心灵的美，我对你的感情就愈深。为了使我配得上你，还有哪些善行，我过去没有做，现在也没有做？唉，你应当相信你使我产生的热恋之情，并想尽一切办法使它得到纯洁。请你相信：只要我爱你，我就会永远珍藏你交给我保存的贵重的东西。啊！我将拥有的，是一个多么纯洁的人的心！真正的幸福，我所爱的人的荣誉，受人尊重的爱情的胜利，所有这些，比爱情本身的快乐，珍贵得多！

书信六 朱莉致克莱尔

表妹，你想把你的一生都用来为可怜的莎约哭泣吗？是不是死者使你忘掉了生者？你感到伤心，这是对的，我也和你有同感，但是要永远这样没完没了地伤心下去吗？自你的母亲逝世之后，莎约花了很多心血抚养你，她可以说是你的朋友，而不是你的女管家。她很疼爱你；因为你喜欢我，所以她也喜欢我。她教导我们为人要明智和重荣誉。亲爱的克莱尔，所有这些都全知道，而且完全赞同。但我要指出的是，这个善良的妇女，她的做法有欠妥当之处。她毫无必要地硬要我们既相信人又不相信人；她一再对我们讲男人对女人谈情说爱的规矩，讲她年轻时候的奇遇和情人玩弄的诡计。为了使我们不上男人的当，虽说她没有教我们去设圈套坑害男人，但她至少告诉了我们千百件少女完全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因此，请你宽心，她的死，虽说是一个损失，但并不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在我们这个年龄，她教我们的那些话，已经开始变得有害了。也许上天是在她已不宜再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才使她离开我们的。你要记住你在我的弟弟死的时候对我说的那些话。难道你对莎约，比对我的弟弟还亲吗？你还有更多的理由为她悲伤吗？

到我这里来吧，亲爱的表妹，她已经不再需要你了。唉！当你把时间用去多余地为她伤心时，你怎么就不怕使别人也对你产生伤感之心呢？你这个了解我的内心的人，你怎么就不怕让你的女友去遇到只要有你在就就可预防的危险呢？唉！自从你走了以后，这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当你得知由于我的轻率而遇到了多么大的危险时，你也会感到害怕的。我想摆脱我所遇到的危险，但我发现，我此刻可以说是已经落到了完全听人摆布的境地！只有你才能使我恢复我原来的处境。因此，请你赶快来；过去，当可怜的莎约需要你照顾的时候，我无话可说，我会第一个劝你去照顾她的。自她去世以后，你该去照顾她的家庭了，而我们在这里共同努力，会比你单独一个人在乡下照顾得更好的。这样做，你既可尽对她的感恩之情，同时又不损害你对你的朋友应尽的义务。

自从我父亲走了之后，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的生活方式，我母亲离开我的时候也少了一些，但这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由于不信任我；她的社交活动也花去了一些她用来照管我的学习的时间，虽然她本心很不愿意。巴比做事马马虎虎，不大尽她的职责。尽管我发现这位善良的阿姨可以做到守口如瓶，但我还是拿不定主意，是否可以把我的事情告诉她。我希望，既能做到保证我不出事，同时又不让她对我不尊重。此事，只有你能做得两全其美。到我这里来吧，克莱尔，你赶快来吧。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的时候，你不在场。我担心我会变为一个太有学问的人。我们的老师不仅仅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而且很有道德修养，因此令人十分敬畏。我对他极为满意，而反观自己，却大不如人。在他那样的年龄和我们这样的年龄，和一个极有道德的人在一起，尽管和蔼可亲，但也最好是两个女孩子而不是一个女孩子。

书信七 复信

看了你的信，我心中十分不安。我不安的原因，并不是我相信你说的危险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说你很害怕，而我则觉得目前并不可怕；我认为，可怕的是将来。如果你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你将来必铸成大错。唉！善良的莎约曾一再向我预言：你心中的第一声哀叹，将决定你一生的命运。啊！表姐，你这么年纪轻轻，岂能把你一生的命运就这样交给别人！你认为那个死了对我们两人都有利的能干的妇女，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如果当初把我们交给一个更有才能的人抚养，那就好了。然而我们是由她抚养成人的，我们受她的教育太深，所以要我们受别人的管束，那是不可能的；而要我们自己管自己，我们又没有足够的本事，只有她能够保护我们不遭到她给我们讲的那些危险。她教了我们许多东西，而我们，我觉得，就我们这样的年龄来说，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是已经够深的了。我们从童年时代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可以说，我们两人对一切情欲早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我们对它们的迹象和影响，已有足够的认识，我们缺少的，是克制情欲的艺术。但愿你那位年轻的哲学家对这门艺术的了解，比我们多！

当我说“我们”的时候，你当然明白我指的是哪些人。我指的主要是你，因为莎约经常说我行事莽撞而缺乏理智，说我也许永远也不会懂得爱情，说我太傻，将来不会做什么疯狂的事情。亲爱的朱莉，你要当心，她愈是夸你，说你有理智，那就愈是表明，她担心你的心是脆弱的心。你要鼓起勇气；凡是合乎理智和荣誉的事，我知道你是一定会做的；请你相信，凡是朋友该做的事，我也一定会做的。从我们的年龄来看，虽说我们在这方面知道的东西太多，但我们并没有因为有了这些知识，就抛弃了我们的美德。亲爱的表姐，老实告诉你，有许多心地单纯的姑娘，还不如我们诚实哩。我们为人诚实，因为我们希望成为诚实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说，这是为人诚实的可靠办法。

然而，从你对我讲的那些情况来看，我在你身边也是不可能有片刻的安宁的，因为，你害怕危险，危险就必然会出现。当然，预防的办法也很容易：三言两语告诉你母亲，事情就了结了。但我了解你，你不会采取这种一了百了的办法；你不愿意屈服，而要堂堂正正地战斗。唉，可怜的表姐！……你是否还在抱一线希望……德丹治男爵同意把他的女儿，他唯一的孩子，嫁给一个没有家产的小市民！你是这么想的吗？……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希望？……可怜的表姐，可怜的表姐！……你对我什么都不要怕；你的秘密，我作为你的朋友，一定会替你保守的。有许多人觉得把秘密泄露出来，才算是为人诚实；他们这样看法，也许有道理。可是我，尽管我不是一个善于推理的人，但我认为，出卖朋友、背离自己的信念和辜负别人的信任的这种诚实，是不可取的。我认为，每一个圈子里的人，每一种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应尽的义务与应遵守的道德；在别人看来也许是谨慎的行为，在我看来也许就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如果把什么事情都混为一谈，我们不仅不会成为明智的人，反而会成为邪恶的人。如果你的爱情现在还陷得不深，我们是可克服的；如果已经陷得很深了，用粗暴的办法来处理，就可能酿成悲剧。对于朋友，只能采取合乎友谊的办法。相

反，如果有我来照顾你，你尽管堂堂正正地行事好了。你将看到，你将发现：我这个女监护人，尽管年仅十八岁，但做事并不幼稚。

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并不是为了贪图安逸才离开你的。春天在乡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舒服：天气时冷时热；出外散步，连一块阴凉的地方都没有，而一回到屋子里，又要生火取暖。我的父亲不愿意老待在屋子里，他觉得这里的报纸比城里的报纸到得晚。因此，大家都巴不得回城里去；我希望，再过四五天，我们就可以见面了。但使我不安的是，我不知道这四天或五天里，可以抽多少个小时出来研究哲学。我说的是研究哲学，表姐，你明白吗？你要知道，这几个小时的工作，全都是用来对付他的。

现在，你用不着害羞和做出抬不起头来的样子；若说要做出很严肃的样子，你是办不到的，这不合你的脾气。你知道我是不会哭也不会笑的，但我并不因此就缺乏感情。我离开你，我心里的忧虑并未减轻，我怀念善良的莎约的心情也没有减少。我知道你是衷心希望和我一起照顾她的家庭的；我这一生是不会丢下她家里的人不管的；如果你有做好事的机会而不做好事，你也会感到不安的。我也觉得这个可怜的老太太有点碎嘴唠叨，说话随随便便，对年轻的女孩子说话不得体，而且喜欢谈她过去的事情。我惋惜的，不是她的这些思想上的缺点，尽管在这些缺点中也有一些优点。就她来说，我认为无法弥补的损失，是她善良的心和对我的亲密之情，因为她善良的心和对我的亲密之情，使我同时享受到了一个母亲的慈爱和一个老大姐的信赖。在我看来，她是我们全家的中心。对我母亲的了解还不太深！父亲对我的爱也不过如此，加之又失去了你可爱的弟弟，我和我的弟弟也很少在一起生活，因此，我简直像一个被抛弃的孤儿。亲爱的表姐，我只有你一个人了，你就等于是我的好母亲；你说得很对，你将永远和我在一起。我再哭，我就是发疯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好哭的呢？

又：因为怕发生意外，所以我把这封信寄给我们的老师，以便妥善送到你的手里。

书信八 致朱莉

美丽的朱莉，爱情就是那么奇怪，那么反复无常！我的心得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的希望，然而我的心还是不满意！你爱我，这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因此我要追求你！我那颗贪婪的心，在已经毫无希望的时候，还想抱一线希望；我已经受到我心中一时的妄念的惩罚：它使我在饱尝幸福的同时，又感到十分不安。你不要以为我忘记了我应当遵守的规矩，以为我失去了遵守规矩的意志。我没有忘记；然而，当我发现规矩只对我一个人不利的时候；当我发现自称极其软弱的你，现在却变得如此坚强的时候；当我本人没有什么邪恶的念头需要克服，而你对我却处处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的时候，我心里暗中的确是产生了恼恨。

这两个月来，你完全变了。周围的人都和从前一样，只有你一个人起了变化！你忧郁的神情已通通消失，再也没有厌烦和沮丧的样子；你优美的风度又重新恢复，展示了迷人的美；新开的玫瑰花也没有你这么鲜艳；你的谈话又有了风趣，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聊天，并且像从前那样和人开玩笑，甚至和我也开玩笑；尽管这一点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我生气，但你像述说世界上最使人快乐的事情那样，向我表述了永恒的爱情。

你这个心性不定的人，请你告诉我，请你一定要告诉我：这是不是强自克制的狂热的爱情的一种特有的表现？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克服的欲念的话，你哪能这么活泼，一点也不拘束？啊！当你的容貌没有这么美的时候，你是反而愈加可爱的！你那楚楚动人的憔悴样子没有了，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它是一个情人的幸福的珍贵保证！你把我弄得心神不安，而你却恢复了健康，长得很结实，这一点，我觉得可气！的确，我宁可看到你生病，也不愿看见你这使我感到生气的高兴样子和神采奕奕的眼睛与红润的脸色。当你求我宽恕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样子，难道你忘记了？朱莉啊，朱莉，你那火热的爱情，在短短的时间里竟变得这么平静！

然而，更使我感到生气的是，在你对我表示完全信赖之后，不久又表现出怀疑的样子，你处处提防，好像有什么危险来临。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克制态度吗？我对你真诚的尊重，竟受到你这样的侮辱吗？你父亲走了之后，我们并没有享受更多的自由，我很难单独和你见一次面。你那个与你形影不离的表妹，一步也不离开你。我们不知不觉地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拘谨的态度；唯一的差别是，过去你觉得这种方式 and 态度不好，而现在却觉得很有趣。

如果你不是真心尊敬我，你表面上的尊敬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那个要求我采取克制态度的女人不感谢我，我为什么还要对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永远采取克制的态度呢？是的，我不愿意再这样白白地忍耐，不愿意再这样毫无道理地自己剥夺自己的权利。好嘛！你变得这么漂亮的目的，是为了轻视我吗？只准我的眼睛天天看你容貌的美，而不让我的嘴亲吻它吗？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之后，你不但不说我好，反而要我放

人们觉得，在这封信之前，似乎还缺了一封信；这种缺失的情形，以后还将发现。有几封信已经遗失，有些信被人扣压了，还有些信遭到了删改，但主要的内容并不缺少，人们可以从留下的书信中，把它们找出来补上。——作者注

弃一切希望吗？不行；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诺言，我也就不守信用，就不能再让你像现在这样安全，尽管我说过要保证你的安全，尽管你行事谨慎，不容易出岔子。你太薄情了，而我的顾虑也太多了；我不能再拒绝命运给我的机会了，你不让我得到这种机会是办不到的。总之，不管我的命运如何，我觉得，我的决心已定，要做一件远远超出我的能力的事情。朱莉，你要留心，我要把一个危险的东西交给你保管；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所以对保管的人来说，绝非好事，要想把它保管好，你不仅要花费心血，而且还要你不再作出假装怕得到幸福的样子。

我郑重告诉你：你要赶快拿定主意，否则，就把我撵走，也就是说，把我致于死地。我曾经许下了一个大胆的诺言。我很惊奇，我竟这么长久地遵守了我的诺言；我当然应该这样做，但我觉得，我这样做，反而不好。一个人既然下定决心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死了也是值得的。亲爱的和温柔的朱莉，你要相信我，相信我这颗为你而生的热情的心。你将永远受到我的尊重；不过，我也许有时候会失去理智，头脑一热就犯大错误，而到头脑冷静的时候一想，又感到羞愧。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使你失望，我克制了两个月，而你给我的奖励是：受两个世纪的罪。

书信九 朱莉来信

我明白了：你所说的美好的命运是，既能享受肉欲的快乐，又能得到美德的光荣。这就是你身体力行的道德吗？……唉！我的好朋友，你做气量宽宏的人没做多久，就不愿意做了！难道你过去的那副气量宽宏的样子，完全是假装的吗？你看见我身体恢复健康，竟大发牢骚；用这种态度表示你对我的爱，真是奇怪！难道你要看到我狂热的爱情把我的身体健康搞垮才好吗？你要看到我来向你讨命，才高兴吗？我只有成天作出提心吊胆的样子，你才尊敬我吗？当我变得不那么令人烦恼的时候，你就收回你说过的话，不照你所说的话行事吗？你说你作了许多牺牲，我可看不出你作的牺牲有什么值得那样夸耀之处。

你对我想方设法使你不要在你的内心进行痛苦的斗争，不仅不感谢，反而对我大加指摘。接着，你又把你所作的诺言看作是一个难以承担的义务，而不予以实行，以致在上封信中叫苦不迭，大出怨言，说什么你还没有得到满足。你要好好地想一想，要言行一致，不要使你所谓的忧虑带上无聊的色彩，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赶快收起你这种装模作样的样子，因为这种样子与你的性格不相符合。不管你口头上怎么说，你的心对我的心是感到满意的，虽然你还装出不满意的样子。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你非常清楚，我的心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你的信，笔调很诙谐，这充分表明你心里想的和口中说的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不是心情极其宁静的话，你也许还没有这么好的文思呢。对于你那些毫无根据的怨言，就说这么多。现在谈一谈你对我的指摘；初看起来，你对我的指摘好像很有道理。

我充分认识到，我们这两个月的平静生活的过法，与我以前所说的话不符合；我承认，你对我以前的表现和现在的表现形成对照感到吃惊，是不无道理的。你以前看到我有失望的样子，而现在发现我表现得十分宁静。根据这些现象，你就指摘我感情不坚定，说我反复无常。啊！我的朋友，你不觉得你的指摘太过分了吗？要了解我的心，一天两天是不够的；只要有耐心，你总有一天会发现这颗爱你的心，是值得你爱的。

如果你知道我开始产生爱你之心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害怕，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我心中现在是多么的坐立不安。我是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中长大的，因此，即使是最纯洁的爱情，对我来说，也会把人羞死的。我周围的人告诉我，或者说，他们使我认为，一个多情的女孩子，口中只要漏出一句谈情说爱的话，这个女孩子就算是完了。我混乱的思想把犯罪的行为和爱情的吐露混为一谈。我对开头第一步是那么害怕，以致认为，走了第一步之后，就会一直不停地走到尽头。由于对自己的行为疑虑重重，所以我惊恐的心理有增无已。我认为，谁表现得最羞怯，谁就是最重贞操的人；我把沉默的痛苦，当作是欲望的冲动。我以为，我一说出来，我就完了；然而，我认为，还是应该把它说出来，否则，我就会失去你。由于无法掩饰我的感情，我就尽量想使你在感情上要看得远些；何况我相信你，更胜于相信我自己。因此，我想，只要使你认识到要保护你的荣誉，就必须保护我，我就可以不采用其他的办法，因为，我实际上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已经认识到我从前的想法错了。我不说，我怎能释去心中的重负；

你不回答我，我的心怎能安宁。从这两个月的经过来看，我温柔的心是需要爱情的，但我的感官并不需要情人。你这位重道德的人，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我幸运地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摆脱了我的恐惧的心理给我造成的巨大耻辱，我是多么快乐。我尝到了纯洁的爱情的甜蜜。这种状况，使我的生活充满了幸福，我的心情和我的健康因此有了好转。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真正的幸福更美好的事情了。我觉得，只要爱情和纯洁的心相一致，就构成世上的天堂了。

从这时起，我对你就不再有了畏惧之心了。而我之所以想方设法避免单独和你在一起，既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因为从你眼睛的光芒和叹息的声音就可看出，你心里的活动是兴奋多于审慎。你虽然忘记了你亲口说的到一定程度就停止，但我可没有忘记。

啊！我的朋友，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把我内心深处感到的幸福和宁静传到你的心里！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使你静静地享受生活的甜蜜。就我们来说，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两颗心相结合的美，而且还感受到了纯洁的心灵的魅力。任何恐惧和害羞的心理，都不能影响我们对我们的幸福的享受。在我们尽情享受爱情的快乐时，我们也要毫不羞愧地说：我们是有美德的人。

快乐与诚实紧相联系。

我不知道我心中何以会有忧郁的预感，提醒我们要赶快享受上天赐与我们这点儿唯一的幸福的时刻。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我们将有许多不在一起的时候，将遇到无数的暴风雨，将产生惊慌不安和矛盾重重的心情。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情况稍有改变，就会给我们带来痛苦。难道不是吗？虽然真诚的感情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但我不知道极度的幸福不会在转眼之间化为乌有。占有对方的时刻，就是爱情产生危机的时刻；一切变化都将给我们的爱情带来危险。其结果，我们将从此堕落下去。

我告诉你，我唯一的良友，你要尽力使狂热的妄想之心恢复平静，因为随妄想之后而来的，往往是后悔、怨恨和悲伤。我们应当平平静静地享受我们目前的快乐。你喜欢教我，你非常清楚我是不是喜欢听你的讲课。你要尽量使我们上课的次数再多一点。只有在礼仪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分开，不在一起。当我们不能会面的时候，就多写信；我们要尽量利用宝贵的时间；如果让这宝贵的时间虚度过去，我们将来有一天会感到后悔的。唉！但愿我们的命运就像现在这样延续一辈子！我们的精神开朗，头脑清晰，心灵坚强，心中充满了喜悦。请问：我们的幸福，还缺少什么？

书信十 致朱莉

亲爱的朱莉，你说得很对：我对你还不了解！我原来以为，我对你高尚的心中蕴藏的宝贵品质是了解的，但我一再发现，你心中还有许多新的东西。哪一个女人是像你这样把温柔的爱情和美德结合在一起，让它们相互协调，从而使两者更加迷人？我发现，在你用来捉弄我的高明的办法中，有某种我尚不了解的诱惑人的东西；你用了许多巧妙的手腕来掩饰你剥夺我对爱情的享受，竟使我觉得，你剥夺得好，剥夺得我心里舒服。

我每天都愈益清楚地认识到：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你的爱；世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与你的爱相等的东西。如果要在得到你的心和占有你的身之间作出选择，迷人的朱莉，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得到你的心。不过，为什么要作这种令人痛苦的二者取一的选择呢？为什么要使大自然希望两者结合的东西变得互不相容呢？你说时间是宝贵的，我们应当尽情享受，谨慎行事，不扰乱它顺利的进程。好！祝愿时光平平静静地过去，祝愿它有一个顺利的进程！不过，为了享受美好的现在，就不能再希求更美好的将来吗？就宁可要心灵的平静，而不再追求最大的幸福吗？唉！如果一个人能在一刻钟内享受一千年的生活，又何必那么忧心忡忡地计算可以活多少日子呢？

你就我们目前的情况之好发表的看法，是无可辩驳的。我认为，我们应当生活得很愉快，然而实际上我现在并不愉快。你口中所说的那些明智的话，是没有用的；大自然的声音比你讲的话有力量得多。当大自然的声音与心的声音相融合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去抵抗它们呢？除了你一个人以外，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发现另外还有什么人能占据我的心和打动我的感官。是的，没有你，大自然于我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然而，大自然的威力是表现在你的眼睛里；只有在你的眼睛里，它才是不可战胜的。

天仙般的朱莉，你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你迷惑我的感官，但你不同时挑动你自己的感官。看来，人的感情的力量，是不如高尚的心灵的力量大的。你像天使那样美，也像天使那样纯洁。啊，我啧啧称羡的心灵的纯洁，我既不能降低你，又不能把我提高到你那样的程度！不，我将永远匍匐在地上，看你在天上闪耀光辉。啊！朱莉，只要你高兴，即使牺牲我心灵的宁静，也在所不惜；愿你享受你的美德给你带来的幸福，让那些试图玷污你的美德的坏人，见鬼去吧！你要心情愉快，而我则应忘记我是一个需要人同情的人；我看到你快乐，我心中的痛苦就可得到减轻。是的，我的情人，我认为我的爱情和它敬爱的人是同样完美的。由你迷人的美燃烧起来的欲念，将在你完美的心灵中熄灭。我发现你的心灵是如此的平静，以致使我不敢扰乱它的安宁。每当我试图获得你一点儿爱的关怀时，我都不好启齿；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由于我担心有使你生气的危险，所以不敢冒昧行事，但实际上是由于我怕败坏你那么完美的幸福生活。在我希望获得的幸福的享受中，除了你需要付出代价的东西以外，别的东西我全不要。你既然不能使我的幸福和你的幸福结合在一起，那就请你想一想：我现在的爱法，是不是等于放弃我的幸福。

在你使我心中产生的感情中，有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我既顺从，同时又常鲁莽行事；既感情冲动，又能克制自己。每当我抬头看你的时候，我的心中就产生斗争；你的目光和你的声音，使我感受到了爱，也感受到了你天真动人的美。这是一种神圣的美，如果让它消失了的话，那将会感到后悔。如果我敢抱什么大愿望的话，那我就愿你无时无刻不和我在一起。我的愿望，既然不敢向你提，就只好看你的画像，只好把我不敢向你表述的尊敬倾注在你的画像上。

我已心力交瘁，十分颓丧；爱情的火在我的血管中燃烧，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熄灭或平静；我愈控制它，反而使它愈加猛烈。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应当得到幸福，我现在已经是很幸福的了；我一点也不怨我的命运不好，尽管它目前是这个样子，我也不愿意拿它去换国王的命运。然而，真正苦恼的事情的确在折磨着我的心，我用尽全力也无法逃避。我不愿意死，但我现在已到了垂死的境地；我希望为了你而活下去，但恰恰是你在剥夺我的生命。

书信十一 朱莉来信

我的朋友，我觉得，我对你的爱恋之情，在与日俱增；我再也不能和你分离；你一不在我身边，我就感到难过。我必须见到你；见不到你，我就要给你写信，以便使我的心时时想到你。

我对你的爱情，和你对我的爱情，在同时增长；因为我现在已认识到，你爱我的情谊表现在：你的确是害怕做出使我不愉快的事情，而不像当初那样，为了达到你的目的，只是在表面上作出害怕的样子。在你的行为中，我完全能看出：哪些是想达到一定的目的，哪些是出于一时的狂热的妄念。我发现，在你目前对自己的感情加以克制的时候，你的感情反而比当初奔放的时候强一百倍。我还知道，你的处境尽管使你感到为难，但并不是一点乐趣都没有。一个真心的情人，是乐于作出牺牲的，因为他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有代价的，在他所爱的人的心中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谁知道你会不会因为了解我敏感的心，就使用一种看起来很合乎情理的办法来引诱我呢？你不能这样做；尽管我做得不对，你也不能对我使用诡计。虽说我很明智，但就你对我表示的怜惜和我表示的爱情来说，我对前者的怀疑多于对后者的怀疑。你对我表示的尊重，比你对我表示的喜欢，更使我感动一千倍。不过，我很担心，你在采取最诚实的办法的同时，也会采取最危险的办法。

我应当告诉你，在倾吐我心中的思想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了一个真理（你的心也一定有此同感）：不管我们的命运如何，不管我们的父母和我们自己愿意或不愿意，我们的命运将永远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有在一起，才能同享幸福或共渡难关。我们的心灵可以说是处处相通的，我们无处不感到这种相参性（我的朋友，如果我用错了你教我的物理学术语，请加以改正），命运也许会把我们分开，但不能拆散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心；我们今后将乐也乐在一起，苦也苦在一起。我们要像你对我说的磁铁那样，两个磁铁尽管分开在两地，但它们的运动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即使一个在天之涯，一个在地之角，我们也要祸福与共，风雨同舟。

因此，万一你有独享幸福的念头，想以我的幸福，去获得你的幸福，那你就赶快打消这个念头。如果我的名声扫地，你也休想过舒服的日子，休想幸灾乐祸地看我蒙受羞辱和成天哭泣。我的朋友，我比你更了解你的心。百般温存和真诚的爱情，是能够控制人的欲念的；你为了达到目的而又不毁坏你的名誉，你在做法上已经做过了头，因此，如果你使我陷入悲惨的境地，你自己也不能不得到悲惨的下场。

我希望你认识到，对我们来说，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安排我们共同的命运方面，你应当按我的意见行事。你不相信我爱你如同爱自己一样吗？你以为无论什么样的高兴事，只要你不能分享，就对我不是好事吗？你错了，我的朋友。我的兴趣和你的兴趣是相同的，但我的理智比你的理智强一些，我可以对我的兴趣加以控制。我承认，我的年纪比你轻，但是，你不是曾经说过吗：女人的理智一般都比较弱，衰弱得比较早，因此，女人也成熟得比较快，正如向日葵比橡树长得快，也死得快。我们发现，我们在青年时期就担负了一个如此危险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我们不得不过早地开始运用我们的理智。只有清醒地估计到它将使我们冒哪些风险，我们才能透彻了解它将产生什么后果。就

我来说，愈关心我们的处境，我愈觉得：理智要求你做我以爱情的名义要求你做的事。你应当倾听爱情的温柔的声音。哎！你要听从一个女人的引导，尽管这个女人是瞎子，但她至少是你的一个支柱。

我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们的心将来是否能真诚地互相了解，不知道你在看这封信的时候是否能体会写这封信的人的心情。我不知道我们在看法上是否也能像我们在感情上那样完全一致，但我深信不疑的是：在两个人的办法中，哪一个人的办法能使一个人的幸福和另外一个人的幸福结合得更好，我们就应当采取哪一个人的办法。

书信十二 致朱莉

亲爱的朱莉，你信中的朴素的话语是多么动人啊！它使我看到了一个天真的人的心灵是多么明净，对我的爱情是多么深厚！你表述你的思想所用的语言没有一点儿矫揉造作，你畅所欲言，毫无隐讳；它们使我的心得到的美好印象，绝非装模作样的人所能办到的。你用朴朴素素的话阐述的无可辩驳的道理，使我要反复咀嚼才能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你没有用多大的笔墨就把奔放的感情表达得那么清楚，以致使人觉得大家都有此同感。啊！是的，我们的命运应当由你来安排；这不是我让给你的权利，而是我要求你履行的职责，要求你合情合理地处理的事情。你要用你的理智弥补你对我的理智造成的损害。从此刻起，我就把我这一生的意志的行使权交给你了。你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无任何牵挂而只与你才有关系的人；不管你怎么对待我，我都要遵守我的诺言，这一点，请你不要怀疑。我遵守我的诺言，我这个人就愈有价值，而你也就愈幸福。我相信，不论在什么地方，我按你的话行事，就一定能得到报偿。因此，我决定要毫无保留地把维护我们共同幸福的事，交给你去处理；只要你有幸福，一切就好了。我不仅一时一刻也不会忘记你，而且一想到你，心中就会产生必须加以控制的激情。因此，我要专心致志地做你要我做的事。

自从我们在一起学习一年以来，我们从未漫无次序地随便拿一本只迎合你的兴趣而不能启迪你的心灵的书来读。我们的心绪已很不宁静，哪能容许我们再有放肆的念头。我们的眼睛没有认真注视在书本上；我们的嘴虽在念书上的句子，但我们的注意力一点也不集中。你那位可爱的表妹，尽管她并不怎么用功，但也责备我们不动脑筋；她稍为努一点力，成绩就超过我们。不知不觉中，她倒变成了老师的老师。尽管我们有几次笑她自命不凡，但在我们三人当中，的确是只有她才从我们所读的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啊！朱莉，我们的时间是不是从未很好地利用过呢？）我制定了一个计划，以便一点一点地弥补我们由于分心而给学习造成的损失。我现在把我制定的计划寄给你；我们以后要对它进行研究，而在这封信中，我只简单地谈几点看法。

我美丽的朋友，如果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长多大的学问，是为他人而不是为我们自己增长知识，则我的计划就毫无用处，因为其结果很可能是：读的书很多，而得到的益处却很少，只不过从一大堆书中收集到一点儿材料而已。在大多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看来，科学同人们十分看重的钱币一样，只有把它给予别人，才于人的幸福有利；只有用它进行交易，它才能发挥作用。不让我们的学者把他们的学问讲给别人听，他们的学问就没有用处。他们在书斋中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在公众中传播。他们一心想别人把他们看作是智者；如果没有人敬仰他们的话，他们也就不搞什么学问了。就我们来说，我们的目的是想从学习中受到

塞涅卡（古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罗马皇帝尼禄的教师——译者）本人就有这个看法。他说：“如果有人人在向我传授知识的时候，附加一个不让我把它公之于众的条件，那我宁肯不要他传授的知识。”说得太透彻了，你的作用，就在于此。——作者注

教益；我们做学问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把学问转卖给别人，而是想把它加以运用；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从中得到营养。对于书本，我们要少阅读而多思考，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我们之间多加讨论；这才是很好地消化书本知识的办法。我认为，当我们养成思考的习惯而智力大增的时候，我们最好是自己去发现我们在书中学到的东西。这是用自己的头脑去获取知识，并把它化为自己的东西的窍门。如果人家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接受的话，那就不可能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了。我们的财富比我们想象的多，然而，正如蒙台涅说的，人们却要到处去借债和募捐来养活我们，人们教我们如何用别人的钱而不用自己的钱，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我们不停地积攒，但一点也不动用，宛如贪婪的吝啬鬼，千方百计地把谷仓装得满满的，结果，财富是有了，而自己却饿死了。

我承认，这个办法，对许多需要多读书而少思考的人来说是有害的，因为他们的头脑不健全，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反而很糟糕。我要你反其道而行之，要少读书而多思考，因为你思考的东西比从书本中学到的东西多；你的思想活跃，读了书，可以举一反三，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你的看法还往往比书上的好。我们应当交流思想，我把别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告诉你，而你也把你对那个问题的看法告诉我。我常常发现，上完一堂课之后，我得到的教益比你得到的教益多。

你读的书要少，但要选得好。我们读书要有选择，其理由就在于此。有些读书人的大错误，正如我刚才所讲的，是过分相信书本，而不充分利用自己的资质；他们不想一想：与所有的诡辩学家相比，我们自己的理智使我们上当的时候，比他们使我们上当的时候少。我们只要动脑筋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是好的，就会辨别什么是美的。我们用不着别人来教我们，我们就会鉴别好和美。别人不骗我们，我们是不会自己骗自己的。不过，特别好的和特别美的例子是很少的，而且也是不太为人所认识的；心须到远离我们的地方去寻找才找得到。我们的思想一空虚，我们就会以为大自然的力量和我们的力量一样柔弱；我们就会把我们在自己身上尚未发现的品质看作是没有的。人们之所以懒惰和做出不道德的事，其原因，就是由于有这种荒谬的看法；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事情，意志薄弱的人就以为永远看不到。我们应当消除这种谬见；我们要善于分析和观察伟大的事业，排除不取法伟大事业的借口。我们的心灵昇华了；在观察极其高尚的典范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万分激动；我们钦佩它们，我们要努力做出与它们相同的事业。如果我们平平庸庸，我们的心里，必然会感到非常难堪的。

因此，我们不要到书本中去寻找我们自己肯定能找到的原理和法则。不要去理会哲学家们关于幸福和道德的空泛的争论。在他们浪费时间去探讨怎样才能幸福和为人善良时，我们就要把时间用来使我们达到善良和幸福的境地。我们要确定我们仿效的好榜样，而不要采用那些不切实际的办法。

我始终认为，我们所说的“好”，就是见诸行动的“美”；两者是互相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在井然有序的大自然中，有一个共同的源泉。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对于我们的鉴赏力，也要采用培养

智慧的办法，使之得到提高。一个对道德的美深有感触的人，对其他各种事物的美，也应当有同样的感触。我们要像锻炼我们的感觉力那样，锻炼我们的眼力；更确切地说：深刻的观察力，就是细致入微的感知力。一个画家在观赏美丽的风光或美丽的图画时，他赞叹的美，往往和一个普通的观赏者所说的美不同。有许许多多的事物，我们对它们虽有所感知，但无法说明其中的道理。有许许多多难以名之的事物虽一再出现，但只有凭我们的鉴赏力才能了解它们的底蕴！鉴赏力可以说是一个判断事物的显微镜；我们只有运用它，才能观察到细微的东西。在我们的判断力难以深入的时候，我们的鉴赏力就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如何培养我们的鉴赏力呢？培养的方法是：多观察和多接触。正如只有多接触才能了解一个事物的特色一样，只有深入观察才能看出一个事物的美。因此，我认为，并不是每一个人在第一次看到朱莉的时候，便为之动心的。

我亲爱的学生，这就是我为什么只拿有趣的和有益于道德的书给你读的原因；我之所以一再用实际的例子，用有道德的人的实例来讲解道德的意义，用字迹工整的书来讲授书法的规律，其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对于我缩减你前一阶段的读书的时间，你不要感到惊奇。我相信，要使所读的书有用，就要压缩读书的数量。我始终认为：凡是对心灵没有启迪的书，就不值得你读；除了你会说的而且很喜欢的意大利语以外，其他的外国语我们就不学了；我们只学一点儿基础代数和基础几何就够了；我们用不着学物理学，虽然你从物理学中学到了许多术语，使我有勇气继续教这门课。至于现代历史，除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史以外，其他国家的现代史，一律不讲，而且，我们之所以讲我们国家的现代史，也只是由于这个国家是自由的和风尚纯朴的，在今天还可以看到一些古人的遗风。有些人说，大家最感兴趣的历史，是他们国家的历史；你不要被他们的说法弄昏了头脑。他们的说法是不对的。有一些国家，它们的历史根本不值得学，只有傻瓜或商人才去学它。最有趣的历史，是充满了嘉言懿行的事例的历史，是出现了各种各样人物的历史，一句话，是对人最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有些人说，同古时候一样，这些事例和人物在我们当中也是有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把他们的历史打开一看，就可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有些民族，其容貌并无特色，不值得画家去描画；有些政府，其政绩并不突出，不值得历史学家去记述；在这些政府中，我们只要知道某个人占居什么职位，就可推知他在政府中将做些什么事情。如果有人说我们缺少优秀的历史学家，那你就问他一个为什么。他们的说法是不对的。光辉的历史，只要有材料，优秀的历史学家自然会出现的。最后，还有些人说，各个时代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有同样的优点和同样的缺点，说人们之所以崇敬古人，是因为他们是古时候的人。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在古代，人们用很少的物力和财力就能做出大事业，而今天却恰恰相反。古代的人，就是当时历史学家笔下的现代人；古代的人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敬仰我们的现代人，他们肯定不会像我们这样敬仰古人。

我特意为你那个与你形影不离的表妹预备了几本短浅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我是不会让你看的）；除了佩特拉克的作品以外，还有塔

索、梅塔士达兹 和法国戏剧大师的作品，但没有诗人的作品，也没有讲爱情的书，因为这种书，与供妇女平常读的书是相矛盾的。在这些书中，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有关爱情的东西呢？啊！朱莉，对于爱情，我们的心所知道的东西，比这些书上讲的东西多；它们的陈词滥调，对一个热情的人来说，真是枯燥无味极了！再说，看这样的书，将戕害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萎靡不振，失去生气。与此相反，真正的爱情是一团烈火，它将把它的热传到别人的心里，使别人获得新的活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才说爱情能造英雄。受命运之赐，将成为英雄的人，有朱莉为友，是多么幸福啊！

塔索（一五四四—一五九五），意大利诗人，著有史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

梅塔士达兹（一六九八—一七八二），意大利戏剧家，著有《被遗弃的黛冬》等剧作。

书信十三 朱莉来信

我对你一再说过：我们是很幸福的；目前的状况如稍有改变，我就感到心烦意乱，而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目前的状况的确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的心里已经十分难过的话；再加上我们有两天不在一起，那岂不更难过了吗？我在这里用“我们”二字，是因为，我知道我的朋友也和我一样着急；我着急，他当然也着急，既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他自己：这一点，用不着他讲，我也是知道的。

我们是昨天下午才到乡下的，所以现在我还不能到城里来看你；的确，我一到乡下来，就感到你不在我身边，我心里难受极了。你当初不让我学几何学，所以我只好这样描绘我的心情，即：我心中难过的程度，和时间与地点的间隔成复比；我们不见面，我心里就已经是很难过了，再加上离你的距离又这么远，所以难过的程度就更大了！

我把你的信和学习计划都带到乡下来了，以便加以研究。信，我已经看了两三遍；信中结尾的几句话，尤其使我受到感动。我认为，我的朋友，你是真正懂得爱情的，因为，你没有由于有了爱情，就丢掉了为人要诚实的心，而且，你内心深处还准备为保持美德作出牺牲。的确，利用教书的机会败坏一个女人，这在各种引诱人的办法中，是最该受到谴责的；再说，利用小说来挑动情人的心，这个办法本身也很不高明。虽说你讲哲学总按你的观点讲，千方百计地归纳出一些符合你的利益的警句，试图骗我，但结果，反而使我不久就恍然大悟，看穿了你的骗局；而在你用来引诱我的办法中，最厉害的办法是：你纹丝不动，让我自己上钩。自从爱情占据我的心，使我有矢志爱一个人的想法以来，我向上天祈求的，不是和一个可爱的人结合，而是和一个有美好的心灵的人结合，因为我认为，在人们所能获得的一切快乐中，只有美好的心灵不会变成令人憎恶的东西；品行端正和重荣誉的人，他心中的感情必然是美好的。为了更好地有所选择，我像莎乐美那样，在我以前提出的要求之外，还要提出我以前没有提过的要求。以前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实现，我的朋友，就表明实现其他的要求有了好兆头，你将来终有一天能够享受你应该享受的幸福。为了达到这个愿望而采用的方法，收效是很慢的，而且做起来也是很难的，是否成功是没有把握的，阻力是很大的；我不敢把事情想得再好，但我相信，耐心和爱情的表现是不会被人忘记的。你要继续在各方面讨我母亲的欢心；我父亲在军中效力三十年之后退休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在他回来的时候，看到他那种爱面子的粗鲁绅士的高傲态度，你一定要忍耐。他也许会喜欢你，但他不会对你做出亲热的表示；他也许会尊敬你，但他不会从口里说出来。

我这封信还没有写完，暂时把笔搁下，以便到我家附近的小树林去散步。啊，我亲爱的朋友，我现在要带着你，到那里去散步，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我把你放在我的胸中，到小树林去漫游。我选好了我们今后一起去漫步的地方，我找到了几个适合于掩蔽我们的幽静之处；在那静悄悄的隐蔽处，我们可以敞开心扉，把心里的话都倾诉出来。幽静的隐

莎乐美，传说中的希罗底的女儿，善舞；希律王喜欢她，遂答应她的要求，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下，放在盘子里，端来给她。事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六章。

蔽处将使我们在—起的乐趣别有一番滋味，而它们也可得到两个真正的情人给它们带来的新的美。我感到很奇怪：当我单独一个人在这些地方的时候，我总觉得它们不如我和你—起在那里的時候好看。

在这块迷人的地方所有的那些天然的小树林中，有一处小树林比其他的小树林更迷人。我在这个小树林里感到最快乐，因此，我准备在那里做一件使我的朋友大吃一惊的事情；到时候，我将不允许他说什么他要保持尊严，也不允许我缩手缩脚不大方：我要在那里使他感觉到，不管世俗的偏见怎么说，真心实意地给的东西，比强求的东西有价值得多。不过，为了不使你活跃的想象力想得太多，我要告诉你，没有那个与我形影不离的表妹在一起，我们就绝不到那里去。

一定要有她在一起；如果你不生气的话，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你星期—来找我们。我的母亲将让我坐她的四轮马车到我表妹那里去；你十点钟到她那里，她来给你领路。你和我们在一起呆一天，第二天午饭以后，我们一起离开她那里。

这封信就写到这里。我想了一下，要把它送到你手里，还不如在城里方便。我开头是想让园丁的儿子居斯丹把你的一本书送来，在书上加一层纸封皮，把我的信夹在封皮里；但你会不会想到在封皮里找这封信，我拿不准。把我们的命运拿去冒这样的风险，那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粗心大意。因此，我决定简单地另写一个便条告诉你星期—的约会，把信留待以后交给你。说到这里，我有点儿担心，关于小树林的秘密，我的话也许是说得太多了。

书信十四 致朱莉

你怎么搞的，唉！亲爱的朱莉，你怎么搞的？你本心是想报答我对你的爱情，结果反而把我害苦了。我的心已经醉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我已经发疯了。我的感官受到了刺激，我的心思已经被你那使劲的一吻搞乱了。你原来是想减轻我的痛苦！你这个狠心的女人！结果反而使我的痛苦有增无已。我从你嘴唇上得到的全是毒液；它使我的血液沸腾，使我的血液燃烧，快要把我烧死了；你想怜悯我，结果反而把我害得要死了。

啊，对那梦幻似的、令人陶醉的永恒的记忆，你永远、永远也不能把它从我心中抹掉；只要朱莉的美在我的心中刻上痕迹，只要那激动的心向我传来感情和使我产生遐想，你就会使我这一生既将遇到烦恼，也将得到幸福！

唉！过去我表面上虽显得很宁静，但我早已屈服于你最高的意志，不再对我的命运发出悲声，因为我的命运今后全由你安排。我强行抑制我心中狂热的想象力，不让它发展到难以控制；我不敢充分表露我的欲望，我尽量使我的心知道满足，而不敢有所奢求。然而，一接到你那个便条，我立刻就赶到你表妹家里。我们到了克拉朗；我一看见你，我的心就跳动不已；你温柔的声音使我更加激动；我心慌意乱地走近你的身边，我故意和你的表妹说说笑笑，以免你母亲看出我慌乱的神情。我们在花园里漫游，之后又静静地在一起共进午餐；你悄悄把信给我，可是不敢当着那个可怕的人看，待到太阳开始西沉，我们三个人便走进小树林，躲避它的余晖。我纯朴的心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比我当时的心情更甜蜜的了。

在走近小树林的时候，我暗中欣喜地看见你们互递眼色，彼此会心地微笑，你鲜艳的脸上有了新的红晕。一进小树林，我就吃惊地看到你的表妹向我走来，带着祈求的样子，要求我和人接吻。我不明白她这句神秘的话的意思，我拥抱这个漂亮的女友；她很可爱，非常讨人喜欢；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感觉，完全取决于人的心情。当我感到……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在颤动……你玫瑰色的嘴唇……朱莉的嘴唇……在我的嘴唇上使劲亲吻，你紧紧抱着我的身体！我有一瞬间，竟如同进入了仙境。不，天上的火，也没有这一瞬间使我全身炽热的火烧得这么旺盛。我身体的每一部分在这令人心醉神迷的接触中都紧张起来了。随着我们灼热的嘴唇发出如泣如诉的响声时，我心中的火燃烧得更猛烈了。我的心感到了肉体的快乐，然而正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你脸色苍白，闭上两只迷人的眼睛，靠在你的表妹的身上，晕倒下去了。我吓得立刻失去了一切快乐的兴致；我心中感到的幸福，像闪电似地转瞬即逝。

我对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之后发生的事情，虽只有这么一点儿感觉，但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再也不会消失的。是喜爱我吗？……其实是在无情地折磨我……你不要再吻我了，我受不了啦……你的吻太厉害了，太令人激动，径直刺进了我的心，使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震动起来了……使我快要发疯了。单单吻一下，只吻了一下，就使我如醉如痴，头脑不清醒了。我不再是原来的我，我看你也不是原来的你了。我发现你已不

像从前那样能自己控制自己，做出严肃的表情了；我不仅感觉到，而且还不断接触你的身子，你的胸脯和我的胸脯一下子完全贴合在一起了。啊，朱莉！不论那使我不能自己的一刻的欢乐将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不论你将来怎么严酷地对待我，我都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了，我觉得，到最后，我不是死在你的脚下……就是死在你的怀里。

书信十五 朱莉来信

我的朋友，我们应当分离一段时间。你曾答应要听我的话；现在，就以此事作为第一次考验你答应我的话是不是能实行。我之所以在此刻要求你这么做，你要相信，我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我必须对你经过考验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这一点，你是非常清楚的。而你，你只须按我的意愿去做就行了。

你很久以前就想到瓦勒去旅行。我希望，你现在趁天气还不太冷，就到那里去。虽然这里秋天的天气还好，但登德亚芒 的山峰已经有白雪覆盖了，再过六个星期，我就不让你在天气那么寒冷的地方旅行了。因此，你尽可能明天就动身。你照我信中给你的地址，给我写信；你到达锡昂之后，就来信把你在那里的地址告诉我。

你一直不愿意和我谈你家里的事情；你现在远离家乡，我知道，你家里的财产不多，而你在这里将影响你家的生活，若不是因为我，你是不会继续留在这里的。我可以断定，你的一部分用度，需要我供给，因此，我现在给你送来一点儿钱，钱就放在这个匣子里；请不要当着送匣子人的面打开钱包。我处处留心，以免遇到麻烦，我相信你也会十分注意，避免出现意外的事情。

没有我的命令，我不仅不让你到这里来，而且不许你来向我们告别。你可以给我母亲或我写信，只简简单单地说你有一件临时想到的事情要立刻去处理，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对我的学习提几点建议，说明在你回来之前，我该看什么书。所有这些，都要说得很自然，而不要有任何神秘的语气。再见了，我的朋友；请记住：你把朱莉的心带走了，朱莉从此将食不甘味，寝不安眠了。

书信十六 复信

我现在又一次看你这封可怕的信，信中的每一句话都使我战栗，然而我还是决定听你的话；这是我答应过你的，因此我应当说话算数，说了就实行：我决定按你的吩咐去做。可是你不知道，你不明白，你这个狠心的女人，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样一种牺牲，将使我的心付出多大的代价。唉！你用不着重提小树林中的那件事情，我也会照办的。你无情的心，虽然把你残酷的做法设计得这么巧妙，但我一定要使你的打算落空，让你想把我搞得更加痛苦的计划难以实现。

你送来的匣子，我原封不动地退回。你对我采取残酷的做法之外，还想来羞辱我，你做得太过分了。虽然我让你主宰我的命运，但我并未答应你掌握我的荣誉。荣誉（唉！这是我唯一剩下的东西）是神圣的，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之时，除我自己以外，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其他人掌握。

书信十七 对复信的反驳

你的信使我感到可怜；在你所写的信当中，只有这封信写得没有动过脑筋。

你认为我伤害了你的荣誉吗？实际上我愿为维护你的荣誉而千百次牺牲我的生命。你说我伤害你的荣誉，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你以为我不要我的荣誉吗？我在什么地方伤害了你的荣誉？你这个虽百依百顺但行事粗心的人，你说呀！如果你只有一个荣誉，而你这个荣誉连朱莉都不知道怎样维护的话，那就太可悲了！怎么啦！愿意共命运的人，怎么会不敢分享共同的财产；你这个口口声声说是属于我的人，怎么会以为我送你的礼物，是有意侮辱你！你根据什么说接受你所爱的人的东西是卑鄙的？你根据什么说出自真心实意而给的东西，会使接受东西的人感到羞辱？人们看不起一个接受他人东西的人，看不起一个其欲望超过其财产的人。是什么人看不起他呢？是那些炫耀财富、用黄金的重量来衡量道德的卑鄙小人。一个善良的人，如果也以为要按这些不合理的说法行事，才能保持自己的荣誉的话，则理智的偏见岂不是不利于穷人了吗？

当然，有一些不好的礼物，一个诚实的人是不能接受的，但你要知道，送这类礼物，也是有辱于送礼物的人的，而真心实意送的礼物，理应真心实意地接受。是的，我的心不仅不会责备我送这个礼物，反而会认为这个礼物送得很恰当。我认为，一个男人，如果人们可以用金钱去买他的心和他的殷勤，这个男人一定是最可鄙的，除非花钱去买他的心的人是女人，但是，两个心连心的人共同享用财产，那是公平的，应该的。因此，如果我以后发现我留下的东西比你多，我除了毫不迟疑地留下我应得的东西外，一定把该给而未给你的东西全部给你。啊！如果出自爱情而赠与的礼物还受到指摘的话，世间哪里有什么感恩之人？

你以为我是把我需用的钱送给你用吗？不是，我现在给你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明，证明你的想法不对。我这次送给你的钱包里装的钱，比先前的数目多一倍；只要我愿意，还可以再增加一倍。我的父亲给了我一笔零用费，数目当然不多，不过我从来没有动用过。我的母亲想得很周到，什么都给我预备好了，何况我的刺绣品和花边已经足够我用了呢。是的，我并不经常是这么富裕的，但萦绕在我心中的火热的爱情，使我早就顾不上考虑用我多余的钱去买这些东西了。这是我要送钱给你的又一个理由；你应当对你给我造成的痛苦感到羞愧，用爱情来弥补它使你犯的过错。

现在回头来谈主要的问题。你说，为了荣誉，你不能接受我的赠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还赞同你的意见：你不能接受这样一种礼品。如果你能够证明我的赠与有伤你的荣誉，那就请你给我明白无误地，用不可辩驳的理由毫不含糊地证明这一点，因为，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是很讨厌诡辩的。现在，你可以把我的钱还给我，我将毫无怨言地收回，而且以后就不再谈它。

不过，由于我不喜欢那种没茬找茬儿的人，也不喜欢爱假面子的人，

她说得对，从安排这次旅行的秘密动机来看，我认为，还从来没有任何人这么真诚地使用过金钱。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使用金钱，却很难收到较好的效果。——作者注

因此，如果你不加说明就再次退回我的钱包，或者你说的理由站不住脚，那我们以后就不用再见面了。信就写到这儿，请你仔细想一想。

书信十八 致朱莉

我收下了你的馈赠；我没有来向你道别就启程了；现在已到了离你很远的地方了：你喜欢用这种暴君的做法来对待我吗？我对你是够服从的了吧？

我不能够和你谈这次旅行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此行。二十法里，我走了三天。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每增加一步，我就觉得我的躯体和我的灵魂愈相脱离，心中有一种死亡即将来临的预感。我本想给你描写我所看到的情形，但这个计划落了空！我所看到的，除了你以外，就没有别人；除了朱莉以外，我就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向你描绘。我刚才感受到的一阵一阵的激动心情，已使我的心思分散，无法集中；我总觉得：我人在这里，心却不在这里；我的神智迷迷糊糊，几乎无力去探问道路，继续前进，因此现在才到锡昂，而没有绕道韦威。

我用这个秘密的办法逃避了你的严格规定，既能见到你，而又没有违抗你的命令。是的，你这个狠心的女人，不管你的办法多么高明，你也无法使我和你完全分离。在我被流放这段期间，我人是走了，但我的心却依然留在你身边。它无拘无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在你的嘴唇上亲吻，在你的胸中游荡，接触到你的一切美的地方；它像一股薄薄的烟雾，到处弥漫，结果，我反而比从前更加快乐：表面上我是按你的心意去做，但实际上我早已把你的命令置诸脑后了。

我在这里有几个人需要去拜访，有几件事情需要处理，我感到麻烦的就是这些。我现在虽很孤独，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在孤独中，我可以集中心思想你；你人在哪里，我的心就跟到哪里。成天有事做，那反倒不好，因为，事情一忙，我的头脑就清醒了，就感到难受了。我要不顾一切地马上得到自由，在我认为是这个国家最美之地的荒原上随心所欲地到处漫游。既然不能和你生活在一起，我干脆就远远躲开，单独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好了。

指古法里，每一古法里约等于四公里。

书信十九 致朱莉

除了你的命令以外，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滞留在这里；我在这里待五天，就足够办我的事情，而且时间还有富余，即使碰到什么我本心不想做而又非做不可的事情，我的时间也是足够的。因此，除非你存心折磨我，否则，你就再也没有任何借口使我远远地离开你。

我对我前一封信的下落如何，非常担心；它是我一到这里就写好交邮局寄出的；信封上的地址是完全照你给我的地址抄写的；我给你的地址，也是写得很详细的，如果你写了回信的话，我早就该收到了。然而，你的回信久等不至；我昏乱的头脑怎么也想不出是什么重大的原因使它至今还没有寄到。啊，我的朱莉！有许多预料不到的灾难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彻底切断我们亲密的联系！当我想到使我幸福的办法只有一个，而使我痛苦的办法却有千百个时，我的心就感到不寒而栗。朱莉，你把我忘记了吗？唉！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其他的痛苦，我可以忍受，但一想到这个痛苦，我全身就瘫软无力了。

我知道，我的担心没有什么依据，是容易消除的。我离你的距离愈远，我痛苦的感觉便愈增加，而且，好像我这些痛苦还不足以把我的身体搞垮似的，我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前途茫茫，难以预料之感，结果，使我忧心忡忡，十分不安。开始，我不安的心情还不太严重。我匆匆启程，再加上旅途劳顿，因此我有一段时间也忘掉了我的烦恼，然而在寂静孤独的时候，烦恼又重新涌现在我的心头。啊！我奋力战斗；一把锋利的剑刺进了我的胸膛；这个痛苦，我在受伤之后很久，才感觉到。

我多次在小说中看到，有些情人在心上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空发牢骚；对于这样的情人，我觉得十分可笑。唉！我过去真未曾想过：万一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将使我难过到什么程度！今天我认识到：一个心灵平静的人是多么不理解人的感情；他之取笑他从未经历过的感情，实在是出于无知。你看我是不是无知？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能使人感到安慰和愉快的话才能减轻我远离你身边所感到的痛苦，何况一想到我是按你的命令而远离你，就更难用什么甜蜜的语言来安慰我了。你使我感到的痛苦，没有命运给我带来的痛苦大。如果可以用我的痛苦来使你感到高兴的话，我当然愿意忍受。用我的痛苦来换取你的高兴，是值得的；我对你的心非常了解，我不相信你会无动于衷地忍心看我受此痛苦。

如果你要考验我，那我没有话可说；你为了要弄清楚我是不是坚贞，有没有耐心，对你是不是顺从，一句话，是不是配享你给我带来的幸福，你这样做，当然是对的。上帝啊！如果你真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就不该因为受这一点儿苦，发那么大的牢骚。啊！我真不该发那么大的牢骚；现在，为了使我在心中产生一种甜蜜的期望，你就尽量想一些可使我感到痛苦，但能获得相应的奖赏的办法来考验我吧。

有人也许会说，改正文字上的错误，是出版者的责任。是的，对认真改正这类错误的出版者来说，这个话是对的；是的，对可以修改其笔调但又不打乱和破坏其内容的著作来说，是应当这样做的；是的，如果人们笔下确有把握，不致于在修改作者错误的同时，自己又出错误，那当然可以修改。不过，即使是改正了，请问：硬要一个瑞士人说起话来像一个法兰西学院院士，又有什么好处呢？——作者注

书信二十 朱莉来信

我同时收到你两封信。你在第二封信上说，你对第一封信的下落感到担心；从这一点看，我认为，如果你想得太多的话，理智将跟不上想象的速度，结果只好让你的想象单独发展，使你愈想愈多。你以为你一到锡昂，就有一个邮差专门在那里等你寄信吗？你以为你的信一到这里，就马上送给我手中吗？我的回信也不会有耽误吗？我的俊友，情况不是这样的。你的两封信是同时寄到的，因为邮班每星期只有一次，所以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是同一个邮班发出的。投递信件，也需要一些时间，我委托的人，也要等一些时候才能秘密把信交给我，加之邮差并不是在到这里之后第二天就返回的，因此，仔细一算，即使寄信的时间选得好，那也要一个星期我们才能彼此收到回信。我之所以详细解释这一点，是为了使你今后不要再那么着急。你抱怨你的命运不好，还说我不把你记在心上，可是你看，我是多么周到地作出安排，保证我们的信准能寄到，免得你心里焦急不安。现在，我让你自己判断，谁做事最仔细。

不要再叫苦了，我的好友；你倒是应当与我一起分享我在相隔八个月之后又重新看到最善良的父亲的快乐！他已于星期四傍晚回到家里；从这个令人高兴的时刻起，我心里只想着他。在世界上除了生养我的父母以外，你是我最喜爱的人，你为什么要写信来和我争吵，伤我的心，破坏我们家人团聚的快乐呢？你要我的心不断地想你；不过，请你告诉我，一个女孩子，如果火热的爱情能使她忘掉天伦的快乐，情人的诉怨能使她对她父亲的爱无动于衷，这样一个天性败坏的女孩子，你爱不爱？你不爱的。我的尊贵的朋友，不要再用不公正的责难来毒化如此温暖的感情在我心中产生的天真的快乐了。你这样一个非常温存和重感情的人，难道一点也想象不到，一个女儿在她父亲温暖的怀抱里，感到他的心愉快地贴近女儿的心跳动时，她是多么快乐吗？唉！人的心有时候会分给两个人的，它逃不过天性的支配；这一点，你相不相信？

这时候，我只想到我是他的女儿。

不过，不要以为我忘记了你。我怎能忘记我所爱的人呢？不会忘记的；比较强烈的感受只经历一会儿就会过去的，是不可能因此就使其他的感受消失的。我看见你走了，我心里并不是一点也不难过的；我看见你回来，心里也不是一点也不高兴的。但是……你也应当像我这样有耐心；既然是应当这样做，你也就不要问是什么原因了。请你放心，一有可能，我就会尽快叫你回来的；你要知道：对离开情人一事没完没了地抱怨的人，并不是因远离情人而最感痛苦的人。

现在有两次了。——作者注

从前文看，她这句话，言不由衷。——作者注

书信二十一 致朱莉

收到了这封渴望已久的信，我的心是多么激动啊！我一直在邮局等信；邮包刚一打开，我就马上报我的名字，问有没有我的信。我一个劲儿地催问；当听到他们说我一封信时，我全身震动了一下，迫不及待地要他们马上把信给我。我终于收到你的信了。朱莉，我一眼就认出了你纤细的手写的字！我的手颤抖着，伸出去接这封珍贵的信。我真想把信上笔体秀丽的字吻一千次。啊，一个胆小的情人做事是很谨慎的！我不敢把信放到嘴上，也不敢在那么多人面前把它拆开。我赶快悄悄走开，我两腿发颤，心情愈来愈激动，差一点儿走错了路。我在第一个拐弯处把信拆开，我急匆匆地一口气把它看完。当我看到你描写你拥抱你尊敬的父亲是多么快乐时，我流下了眼泪；人们看着我；我走进一条小街，以免让人家瞧见；我分享你依偎在你父亲身边的快乐，我欣喜若狂地真想拥抱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幸福的父亲。此时，我心中回想起我的父亲，当我想到他可敬的样子时，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我的学力有限，知道的东西不多，可爱的姑娘，你能跟我学什么呢？唉！反倒是我应当向你学习，学习一个心灵仁慈的人行事处处善良和诚实，啊，尤其要向你学习，只有你身上才有的美德、爱情和天性的完美的统一。圣洁的爱情在你的心中有它适当的地位；你的心思很细，在细小的事情上也可看出你对人的深厚感情，因此，为了控制我自己的心，我认为，除了我的行动要完全听从你的安排以外，还必须让我的感情以你的感情为转移。

然而，请你注意，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毕竟不同！我指的不是地位和财产的不同，因为地位和财产的不同，可以用荣誉和爱情来弥补；我们之间不同的是：你周围有你亲爱的人，而他们也很疼爱你；你慈祥的父亲和母亲关心你，把你看作他们唯一的希望；你的表妹和你友谊甚笃，形影不离；全家的人都以你为荣，全城的人都以看见你诞生在他们当中而感到骄傲：大家都爱你所爱，乐你所乐。你的心大部分让血亲和友谊之情占领，只剩下很小一部分留给爱情了。可是我，唉，朱莉！我到处漂泊，没有家庭，几乎连长久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只有爱情能弥补我所缺少的一切。因此，请你不要吃惊：虽说你的心最细，而最懂得爱情的，还是我的心；虽说我处处不如你，但我毕竟夺得了爱情的奖品。

你不要担心，我对你是不会有什么怨言的。我没有任何怨言；我衷心祝你快乐，因为你的快乐本身是纯洁的，于你有益的。我在心中对你的快乐勾画了一幅非常动人的情景，我在离你很远的地方也分享到了你的乐趣；我自己虽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事，但我可以从你的快乐中得到快乐。不管你要我远远地离开你的理由是什么，我都表示赞同；因为，即使我有异议，我也不能不按你根据你的理由而提出的办法去做，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什么必要非弄清那些理由不可呢？对我来说，保持沉默，一句话不说，是不是比远远地离开你更好些呢？啊，朱莉，你要经常记住：你的心要管住两个人的身，而你的心所选中的人，永远是忠实于你的。

最坚固的纽带，
是我们的事业，而不是机缘的撮合。

因此，我现在什么话也不说了；在你宣布结束我的流放之前，我将尽量在还可游览瓦勒山区的时候，到那里去游览，以减轻我心中的烦恼。我发现，这个鲜为人知的地区值得一看，只要有善于观赏风景的人去观赏，就会发现它处处有值得称赞的美。我将写几篇使你读起来很有趣味的游记。要使一个漂亮的女人感到高兴，就要对可爱的和风雅的人们进行详细的描绘；啊！我的朱莉，我非常清楚，你心中想观看的，是一幅反映乐天知命的和浑厚朴实的人民的画图。

书信二十二 朱莉来信

你的第一步终于迈出去了，因此，大家的话题谈的都是你。你对我的论点虽不以为然，但我的父亲对它却感到惊异，他对我在音乐和绘画方面取得的进步也很赞赏；我母亲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你所说的那些坏话都说准了：我的父亲除了觉得那首颂诗写得粗糙以外，对我的其他技能还是非常满意的。

当然，这些技能不是无师自通的；我要说出我的老师的名字，并详细列举了他教我的课程（只有一门课程没有列举）。他回忆说，他以前在旅途中见过你几次；看来，他对你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

后来，他又问了一下你的财产情况，有人告诉他说，你的财产不多；他还问了你的为人，大家都说你为人很诚实。这“诚实”二字，在一个绅士听起来，意思很不明确，因此引起了一些疑问，而且人们愈解释，他愈怀疑。当他知道你不是贵族的时候，他就问每月给你多少薪水。我的母亲说，给薪水的事，根本不能提；我母亲还说，事情恰恰相反，你曾一再把她给你的理当收下的东西全都退回了；不过，你这种倨傲的做法，使我母亲也产生了自尊心：欠一个平民的钱，用什么办法还呢？大家决定给你一笔钱，如果你不收的话，尽管你有本事（他们都一致认为你有本事）他们也要辞退你。我的朋友，关于我的尊敬的老师的一次谈话的大致情况，就是这些；在这次谈话中，我这个做学生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我认为，应当把情况赶快告诉你，使你有个思想准备。你拿定主意之后，请务必告诉我，因为，这件事情应由你来处理，我没有权力办这类事情。

我对你在山区旅游的情况，深感忧虑，其原因，倒不是因为旅途中没有什么好玩的，也不是因为我觉得你看到的那些事情没有什么意思，而是我担心你旅途劳累，身体受不了。再说，时已入冬，说不定哪一天山上到处都会被大雪覆盖，因此，我觉得你身体疲劳倒不要紧，而主要是怕你冻得难受。如果你在什么地方病倒了，我将于心不安。我的好朋友，你快回到离我近的地方。现在还不宜回到韦威，但我希望你住在一个不那么艰苦的地方，我们可以更方便地互通消息。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好，我让你选择。尽量不让这里的人知道你的住址；行动要注意，但不要做得太神秘。这一点，我就不多讲了。我相信你做事是很细心的，而我做事，是比你更加谨慎的。

再见，我的朋友，这封信就写到这里。为了给你写信，我是多么提心吊胆，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此外，我还要告诉你：我的父亲带来了一位可敬的外国人；此人是他的老朋友，曾经在战争时期救过他的命。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有多么殷勤地接待他。他明天就要走了，我们要在今天这一天中让他玩得高高兴兴的，以表示我们对这么一位恩人的热情。他们在叫我了，好，就写到这里。再见，再见。

在我看来，老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二十岁的聪明人。是的，朱莉称赞他，说三十岁的人也没有他这么博学。——作者注

这些话出现在给她母亲的一封信中；话中的意思含糊糊，因此，那封信没有收录在本书里。——作者注

书信二十三 致朱莉

我只花了一周的时间来游览一个需要几年才能详细观赏的地区，其原因，除了由于下雪我不得不离开此地以外，还因为我想赶回来等邮差，希望他的邮包里有你给我的信。趁我在此等你的信的时候，我给你先写这封信，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再就你的来信写一封回信。

在这封信中，我不给你谈我旅途的详细情况和观感；我写了一篇游记，以后会寄给你的。在我们的信中，只能谈与我们彼此有密切关系的事情。我要给你谈一下我的心情，还要向你汇报一下你给我的钱是如何使用的。

我临走那天，心里感到很痛苦和忧伤，但看见你显得很高兴，我也就感到安慰了；这种情形，使我处于有些没精打采的状态，这对一个心灵敏感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慢慢前进；有一个人给我作向导，一路上，我发现这个人真是一位朋友，而不是用金钱雇用的人。我想聚精会神地沉思，但经常被一些突然出现的景物分散了我的心。有时候是高高悬挂在我头上的重重叠叠的岩石。有时候是在我周围喷吐漫天迷雾的咆哮的大瀑布。有时候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激流，它在我们身边冲进一个深渊，水深莫测，我连看也不敢看。我有几次在浓密的树林深处走迷了路。有时候在走出一个深谷时，看到一片美丽的草原，顿时感到心旷神怡。天然的风光和人工培育的景物配合得十分巧妙，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却处处可以看到人的手劳动的痕迹。在一个岩穴旁边，有几间房屋，我们看见了一些枯叶尚存的葡萄藤；在崩塌的泥土上长满了荆棘和五叶地锦，在悬崖的果树上还结有甜美的水果，在陡峻的山坡上也有庄稼地。

这块奇异的地方之所以变得处处有如此奇妙的对比，不仅是因为有人手的劳动，而且大自然也好像愿意在这里有一些与它相陪衬的景观；它在同一个地方就千姿百态，面貌处处不同！东边盛开着春天的花，南边正在结秋天成熟的果子，而北边却还在刮凛烈的大风；它在同一个时间汇集着四季的景色，在同一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气候，有各种不同的地形，平原的景致和阿尔卑斯山的景致配合得十分神奇。此外，还有光学的幻象；在山顶上，有些地方有阳光，有些地方没有阳光，阳光和阴影相同，上午和下午照射的地方也有所不同。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一个接一个的景致不断地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在我看来，宛如剧场的布景；山峰的景色从上到下，可以一览无余，比平原的景色更为醒目；平原的景色呈倾斜状，愈远愈模糊，一个景物挡着另一个景物，使你看不清楚，看不真切。

在第一天，正是这些变化多样的美景，使我心中恢复了宁静。我赞赏这些毫无知觉的事物对我们激动的情欲产生的镇定作用；我觉得哲学真是一文不值，因为它对心灵的影响，还不如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这种宁静的状态持续了一夜，到第二天我心里更加安宁，因此，我认为，其中必然有一些我尚不知道的原因。这一天，我翻越了一些不算太高的山，游览了它们或高或低的峰峦，并且登上了我能攀登的最高的山峰。在走完了云雾笼罩的山路之后，我到了一个较为明亮的处所，突然间，我看见山下风云骤起，雷电交加，一阵暴雨；这种情景，哲人凭空想象，

是想象不出来的，因为他以往没有见过，而现在即使见到，也只能触景生情，把此地的特征记忆在心。

在这个地方，在我周围的清新空气中，我找到了我心情变化的真正原因，而且明白了为什么我又恢复了久已失去的内心的宁静。的确，尽管任何人到了这里都有这种感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觉察其原因；高山上的空气清新，使人的呼吸更加畅快，身体轻松，头脑非常清醒，心情愉快而不激动，情欲也得到了克制。在这样的地方，心中思考的问题，都是有意义的大问题，而且随着所见到的景物的大小而增减其重大的程度，感官也得到一种既不令人过于兴奋、也不令人产生肉欲的美的享受。看来，站在比人居住之地高的地方，就会抛弃所有一切卑下的尘世感情；当我们愈来愈接近苍穹时，人的心灵就会濡染苍穹的永恒的纯洁。人到了高空之地，心境变得凝重而不忧虑，平静而不消沉，对自己的存在和能思想感到快乐：非分的欲念淡漠了，内心的痛苦也就消失了，全身都有一种轻松和甜蜜的感受。因此，风景宜人之地，可以使人的情欲有益于人，而不像在其他地方使人受到折磨。我不相信人们在这样的地方长住，会产生骚动的情绪和无病呻吟的心情；人们没有把山区有益健康的清新的空气浴，当作医治疾病和整饬风尚的良药之一，这使我感到吃惊。

宫殿、庭院、剧场何足道，
且看那山巅绿草丛中长出的
橡树、黑松和山毛榉，
它们头顶着天，高入云霄。

你想象一下我刚才给你描绘的景致，你就可以对我当时所在的美妙地方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你想象那些变化多样的风光，广阔的天地和千百处使人感到惊骇不已的景观，看到周围都是鲜艳的东西、奇异的鸟和奇奇怪怪叫不出名字的草木，处处另有一番天地，另有一个世界，心里真是快乐极了。眼中所看到的这一切，五色斑斓，远非言词所能形容；它们的美，在清新的空气中显得更加迷人。清新的空气使颜色更加鲜艳，事物的轮廓更加分明，处处都有观赏风景的好地方。山区的距离好像比平原的距离小；在平原上，沉重的空气给大地盖上一层帷幕，使人觉得地平线上的东西好像有难以容纳之感。总之，山区的风光有一种难以名之的神奇和巧夺天工之美，使人心旷神怡，忘掉了一切，甚至忘掉了自己，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

要不是我在和当地居民的交往中感到了一种更加惬意的乐趣的话，我也许会把旅途的时间都花在观赏风景上了。你也许已经发现，我在描写沿途见闻的时候，对于当地居民的风俗、简朴的生活和心灵的宁静，只轻轻地一笔带过，对于使他们能过上幸福生活的安宁环境，没有多加叙述，因为安宁的环境之所以能使他们生活幸福，是由于免除了苦难，而不是由于有什么快乐的享受。然而，我无法向你描述的，而你也很难想象得到的，是他们公允对人的厚道精神，是他们对一切由于偶然原因或好奇心理而到他们那里去的外乡人的热情接待。我就亲身经历过一件使人很吃惊的事情：我，谁也不认识，只有一个给我带路的向导；当我有一天傍晚走到一个村庄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殷勤地请我到他家去住，

弄得我不知到哪一家去好。我最后选中的那一家，他们是那么的高兴，竟使我开始还把他们的热情的表现，看作是有所贪图。使我非常吃惊的是：我在他们家几乎像在饭馆那样饱餐了一顿，但第二天主人却拒绝收我的钱，而且听我说要付钱，还感到很不高兴。我到处都遇到这种情形。这种对人冷热适中的纯洁的好客之心，由于态度殷勤，竟使我起初还以为他们有贪图好处的打算；后来我发现，我的想法完全错了：我在整个旅途中，竟找不到一个地方花一个巴达贡。真的，这里的主人们供给我食宿，都不收我的钱，仆人们为我服务也不收费，此地连一个乞丐也没有，钱怎么花法呢？再说，在上瓦勒，钱是很稀少的，然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居民们才非常愉快；这里的食物很丰富，但不外销，在他们内部也没有奢侈的消费；山里的庄稼人把劳动看成一种乐趣，没有一个人不勤劳耕作。如果有朝一日他们的钱多了，他们肯定会变得比现在穷的。这一点，他们是看出来了的，因此，这里虽有金矿，也不让任何人开采。

下瓦勒的居民的作法，与上瓦勒的居民的作法恰恰相反；我开头感到很奇怪，在去意大利的路上，人们对旅客大敲竹杠，我怎么也不明白，在同一个民族中，作法何以如此不同。有一个瓦勒人对我解释说：“在河谷地区，来往的外地人都是商人；这些人只知道做生意和赚钱。在他们所赚的钱当中，让我们也得一点，这是无可厚非的。因此，他们怎样对待我们，我们也怎样对待他们。此地是没有什么东西招引外地人来的，所以我们认为外地的人都不是为了谋利而来，我们接待他们，但不图他们的钱财；来看我们的人都是客人，他们喜欢我们，我们也友好地接待他们。”

他还微笑地对我说：“再说，我们对客人的招待，也花钱不多，很少有人想从中牟利。”我对他说：“啊！我认为你说得对，在不图名不图利、为生活而生活的人当中，钱有什么用处？善于生活的幸福的人呀，我认为，要在你们当中愉快地生活，在有些事情上就要像你们这样为人。”

在他们对我的接待中，最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我都没有发现任何拘谨的表示。他们在他们的屋子里照常活动，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在这场似的，而我也单独做我的事情。他们不对外地人的一套令人不舒服的虚礼，他们把外地人的到来，只当作来了一位可以彼此交谈的先生。如果我什么话也不说，他们便认为我也愿意像他们那样生活；如果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只需说一句话就行了，他们一点也不会露出厌恶或吃惊的样子。在知道我是瑞士人以后，他们对我的唯一表示是，说我和他们是弟兄；我在他们家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对我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不安的表示，也没有想到我对他们给我的诚恳接待起初还抱有戒心，更不怀疑我想利用他们的接待贪图安逸。他们自己一家人之间也是这么坦然的；到了懂事的年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亲是平等的，仆人和主人同在一张桌上吃饭，在家里和共和国里是同样的自由，家庭是国家的缩影。

只有一件事情我不能自由自在地按我的做法办；这件事情是：吃饭

的时间要拖得特别长。吃不吃饭，这可以由我自己决定，但我一旦上了饭桌，就要在饭桌上待好半天，喝好半天酒。用什么办法使他们知道一个男人，一个瑞士男人，是不喝酒的呢？是的，我承认，他们的酒是特别的甘醇，我也不是不喜欢喝，不过，还是希望他们不要强迫我喝。我常常看到，虚伪的人是很少喝酒的，饭桌上的矜持样子往往表明他们是假正经，表里不一。一个坦率的人，对喝醉之前的那些没完没了的亲热话，倒不怎么害怕，但饮酒要有节制，不可过量。这一点，和酒量如海的瓦勒人在一起，我可做不到，何况此地的酒是那么的醉人，饭桌上一点水也没有呢。我怎么能够在这么好的人面前傻里傻气地装正经，做出不高兴的样子呢？所以说，我是明知不对而硬要喝醉的；他们不让我付钱，我就只好付出我的理智。

另外还有一件使我很伤脑筋的事情：在吃饭的时候，总看见女主人和她的女儿站在我坐的椅子后边，像仆人似地伺候我吃饭，即使在官员的家里也是如此。看见脸蛋儿那么漂亮的瓦勒女主人和女仆伺候你吃饭，真叫人感到不安，即使我用法国男人对女人献殷勤的办法来掩饰我不安的心情，也是掩饰不了的。请你相信我的话，我说她们漂亮，她们就真的漂亮；她们那双老瞧着你看的眼，真是美极了。

我到了这个地方，我就要尊重这个地方的习惯，何况她们又是那么的殷勤，所以，我只好像堂吉诃德在公爵夫人家里那样，态度极其庄重，一声不响地接受她们的服务。我有时微笑着把同桌吃饭的宾客的大胡子和粗鲁的样子，与这些羞答答的年轻姑娘的迷人的脸蛋儿作一番对比；这些姑娘，你对她们说一句话，就会把她们弄得脸儿绯红，使人看起来更加好看。但我觉得她们的胸脯又宽又厚，有点儿太刺眼；不过她们的胸脯的确是白嫩得迷人，这一点，可以和我用来与她们相比的模特儿媲美；你这独一无二的、罩着薄纱的模特儿，我偷眼观看你的轮廓，正是按照世界上最美的胸脯的漂亮的外形制作的。

当你发现我对你隐藏得那么好的神秘的东西知道得这么详细的时候，你也不必吃惊；尽管你用尽心机，我也能窥探其中的详情，看出了一点，就可以推知另外一点；不管你多么警惕，装扮得多么好，你也有某些疏漏的地方让我看到了，虽然我不能用手去触摸。贪婪的眼睛在花丛中肆无忌惮地观看，看遍了薄纱下面的东西，使我的手也感觉到了那柔软的弹力，尽管它不敢真的去抚摩。

她鼓鼓的乳房我已隐隐看到：
严实的衣裳休想把它遮挡，
情欲比眼睛的穿透力强，
能透过重重障碍，仔细端详。

我注意到瓦勒的妇女们的衣服有一个大缺点：外衣的背部鼓得像驼背似的，加上她们头上戴的黑色小帽，让人看起来样子很奇怪。不过，她们的装饰品倒是不过多，也不过少，的确是很漂亮的。我将给你带回来一套按瓦勒女人的样式制作的衣服，你穿起来一定很合身，因为它是按此地身材最好的女人的样子剪裁的。

当我心旷神怡地在这些鲜为人知、但颇值得一看的地方漫游时，朱

莉，你在做什么呢？你的朋友是不是忘记了你呢？怎么能忘记朱莉呢！我宁愿忘记我自己，也不能忘记你呀；除了你，我这个便别无亲友的人，形单影只，能有何作为呢？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不同的地方，根据我的心境的变化，本能地体会到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意义。当我心情忧郁时，我的心便来到你的心中寻求温暖，在你所在的地方寻求安慰；这是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的感觉。当我有高兴的事情时，我也不独享其乐；为了让你能够和我一起分享，我便呼唤你的名字。在旅途中，各种各样的景物使我不断恢复心灵的宁静，我走到哪里，便把你带到哪里。我的每一步路，都是我们两人一起走的。我每看到一处景致，便赶快指给你看。我所见到的树木，都给你遮荫；我所见到的草地，都给你作休息之处。我有时坐在你身边，帮助你观赏风景；我有时跪在你面前，出神地观看你那值得多情的男人观看的眼睛。当道路难行的时候，我看见你像跟在母鹿后面的小鹿那样，跟着我轻快地一下就跳了过去；在遇到激流的时候，我便把你轻软的身体抱在怀里涉水过去，我心醉神迷地在湍急的水中慢慢前进，在快要走过激流上岸时，我反而感到遗憾，巴不得抱着你在水中再多走一会儿。在这安谧的地方，一景一物无不使我想起你；大自然的动人的美，空气的宁静和清新，居民的纯朴的风俗，他们的举止的安详和得体，女人脉脉含羞的样子和天真无邪的风姿，总之，所有这一切赏心悦目的事物，使我无处不看到我所寻求的你的身影。

啊，朱莉，我要悄悄地告诉你，要是我这一生能和你一起生活在这些鲜为人知的地方，我认为，我们感到快乐的，是我们的幸福生活，而不是人们投向我们的目光！我将把我的身心全都奉献于你，同时我也将独自占有你的心。我亲爱的人啊，你将受到我对你的尊敬！甜蜜的爱情啊，我们的心将不停地享受你的美；令人陶醉的乐趣将使我们忘记岁月的流逝：将来，当我们终于到了老年，青春的火焰趋于平静的时候，我们善于思考和判断的心，将使我们在享受了青春的快乐之后，获得温暖的友谊。由青春的爱培育的诚实的感情，终有一天将使我们度过的漫长岁月得到充实；在那些幸福的人们当中，我们将像他们那样，履行人应尽的职责；我们将始终如一地结合在一起，为圆满完成我们的天职而共同努力，我们将不会白白地虚度此生便死去。

送信的人来了；我应当结束这封信，赶快跑去收你的信。我的心一直在怦怦地跳着！唉！我在幻想中始终是很快乐的，但幻想一停止，我的快乐也随之消失，而在现实中，我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书信二十四 致朱莉

我要立刻答复你信中所说的付给报酬的问题，因为，我的上帝，这是用不着思考就可回答的。朱莉，现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陈述如下：

我把人们所说的荣誉分为两种：公众所说的荣誉和自爱自重的荣誉。前一种荣誉，来自毫无意义的偏见，像水中激起的浪花一样，转瞬即逝；而后一种荣誉，则是以永恒的道德为基础的。世人所说的荣誉，有助于个人去争取名利，但它不能深入人心，对真正的幸福不产生任何影响。与此相反，真正的荣誉是幸福之本，因为它所体现的是永恒的内心的满足；只有这种内心的满足，才能使一个有思想的人感到幸福。朱莉，我们根据这个原理来分析你提出的问题，马上就可以给它圆满的解答。

假如我是担任哲学教师的，而且像寓言故事中所说的那个疯子一样，教哲学要收取钱财，那么，这个工作在世人的心目中就是很低下的，而且我认为它本身就是很可笑的。然而，由于没有任何人绝对能够自己生产自己的衣食，而必须通过劳动才能获得自己的生计，因此，我们把这种蔑视钱财的态度看作是最严重的偏见，我们绝对不会傻到听信这种糊涂的说法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你不会因此就不尊敬我，而我也不会因为靠我所学的本事吃饭而感到有什么可悲之处。

不过，亲爱的朱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要考虑。且不管别人怎么说，先看一看我们自己。如果我因为教你读书，售卖了我的一部分时间，也就是说售卖了我的一部分人身，便接受你父亲给我的工钱，则你的父亲将把我看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将把我看成一个靠工钱吃饭的人，一个受金钱雇用的人，他的一个仆人；他将要求我成为他可以信任的人，不能危及他的财产，并要我一声不吭地像他家中最低贱的奴仆那样听他使唤。

对一个作父亲的人来说，还有什么财产比他的独生女儿更珍贵的？何况他这个独生女儿是朱莉呢！因此，他会不会对一个向他售卖劳务的人定几条规矩呢？不让这个人流露对她的感情呢？啊！你说这行不行！或者，他会不会让这个肆无忌惮地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在最敏感的事情上冒犯他应当忠实为之服务的人？如果这个人真这么做了的话，则我认为，这样一个老师便是一个践踏神圣的法律的奸诈之徒，一个阴险的人，一个勾引主人的仆人，完全应当按照法律处死他。我希望你这位听我讲这番话的人，能明白我的意思。死，我是不怕的，但我害怕受别人的羞辱，自己看不起自己。

当你阅读爱洛伊丝和阿贝拉的信的时候，你曾听我讲过那些信的意义和那位神学家的做法的得失。我非常同情爱洛伊丝，她的心生来就是

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他没有认识到：由于他拒绝接受用金钱支付的他应得的报酬，他反而破坏了神圣的法律；他不仅没有使人受到教育，反而败坏了人的心；不仅没有给人以好处，反而使人中了毒：让一个受骗上当的母亲以她的女儿作为谢礼，奉献给他。我认为，他的确是真心诚意地爱道德的人，但他的情欲已使他误入歧途。如果不是因为他太年轻而原谅他的话，尽管他说了这番冠冕堂皇的话，他也是一个大坏人。这两个情人是可以原谅的；而不可原谅的，是那位母亲。——作者注

“那位神学家”即阿贝拉。阿贝拉（一七九—一一四二）是法国十二世纪的著名经院神学家，曾担任过

爱人的；而阿贝拉，在我看来是一个命该如此的可怜人，他不了解什么是爱情，也不了解什么是道德。我这样评论他之后，还学不学他的样子呢？谁宣讲一种自己不愿意身体力行的道德，谁就会遭遇恶运！一个受情欲的驱使而那样盲目行事的人，是必然会受到情欲的惩罚，并失去他用荣誉去换取的感情的。不诚实的爱情将失去它所有的魅力；为了要感知爱情的价值，我们的心就必须完全奉献于爱情，在提高我们自己的同时，也提高我们所爱的人。没有完美的思想，就没有对人的热情；没有敬重人的心，最终将使爱情变得毫无价值。一个女人，有什么办法能使一个自己不爱荣誉的男人获得荣誉呢？一个男人怎么会喜欢一个自甘下贱、委身于一个坏蛋的女人呢？他们转眼之间就会谁也看不起谁的；对他们来说，爱情只不过是一种可耻的苟合行为罢了，他们将丢尽他们的体面，不会过上幸福的日子。

亲爱的朱莉，在两个年岁相同、并有同样的火热的感情的情人之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他们互相依恋，没有任何特别的牵连使他们感到为难，两个人都能尽情地享受青春的自由，谁也不违背相互的约定。最严酷的法律对他们的制约，不是别的，而是要他们珍视他们的爱情；对他们互爱的唯一惩罚是：他们必须从此终生相爱。如果在世界上的风气败坏的地方，粗野的男人破坏这朴实的联系，他必将受到这一制约所产生的罪恶的报复。

贤淑的朱莉，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这些话，也是对你在有一封信中用激烈的言词陈述的理由的开诚布公的评论；这已经足够使你了解我是多么相信我的做法是正确的了。请你记住：我并不硬要拒绝你的馈赠，尽管我由于偏见对这种做法有反感，但我还是悄悄接受了你的礼品，因为，我从真正的荣誉考虑，的确是找不到任何拒不接受的充分理由。在这件事情上，从道义、理智和爱情的角度看，我都不应错误地理解你的心。如果要在荣誉和你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失去你：啊！朱莉，我的心太爱你了，反倒不能牺牲荣誉而只要你了。

书信二十五 朱莉来信

我的好友，你的游记写得真美，它使我深深爱上了写这篇游记的人，即使我不认识他，我也会因这篇游记而喜欢他。不过，我要对其中连你自己也怀疑的一段话训斥你几句，尽管我禁不住好笑，你竟玩弄花招，拿塔索作挡箭牌。唉！给别人写信和给情人写信，其间大有区别，你怎么连这一点也不知道呢？谈情说爱，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见人嘛，难道不应当比社交活动更需要谨慎小心吗？你是不知道我不喜欢那种笔调，还是成心让我生气？对一件本来用不着特别提出来说的话，说这几句就够了。我因忙于研究你的第二封信，所以还来不及回复你的第一封信。因此，我的朋友，让我另外找机会谈一谈瓦勒的情形，而在这封信中，我只谈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说的话是很多的。

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我们彼此都十分了解，所以不会仍然按原来的那些情况行事。万一我们失去了美德，请记住我的话，那也不是因为在需要勇气和作出牺牲的时候失去的。对于猛烈的进攻，首先采取的行动是加以抵抗；只要敌人惊醒了我们，我们就能拿起武器，把他们打败，这一点，我认为是能够做到的。倒是在熟睡的时候，在安闲休息的时候，要提防敌人的突然袭击；然而，使人难以忍受的，是痛苦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我们的心灵能忍受身体的剧烈的痛苦，但不能忍受长期的忧郁。我的朋友，我们今后要进行的，就是这种艰苦的斗争；我们应当表现的，不是英雄行为，而是对令人痛苦的事情进行坚忍不拔的英勇抵抗。

这一点，我是早有预见的；幸福时光像闪电似地过去，含垢忍辱的日子已经开始，而我还无法知道它何时能够结束。周围的一切，都向我敲起了警钟，使我失去勇气；我心中充满了死一般的忧郁；我无缘无故地哭泣，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伤心的，不是将来有许多不可避免的痛苦，而是我空怀希望，看到我所抱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渺茫。唉！大树的根已被砍断，给它的叶子浇水，又有什么用呢？

我的朋友，我已感到，你的离去使我的心情愈来愈沉重，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你；这一点，我已深有感触。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白天，我千百次到我们共同住过的地方，但看不到你的身影。我在我们平常会面的时候，到那里去等你；会面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你没有来。我觉得我周围的东西都好像在告诉我：我已失去了你。你不会受到这种可怕的折磨，因为你的心已告诉你：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你。啊！如果你知道我留在这里而让你远离，我心中是多么难过的话，你就会感到：宁肯出去远游，也不愿像我这样孤守在这里！

再说，如果我能呻吟，诉说我的痛苦，我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难过；然而，除了在我表妹怀里悄悄泣诉之外，只好强压哀伤的心情，忍住眼泪，在即将死去的时候，还要作出微笑的样子。

啊，众位神灵，我虽感到

死期来临，却不敢说：

我即将死去，了此一生！

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些痛苦，使我心中的烦恼愈来愈严重；我明知我愈思念你，我愈感到难过，但我却偏偏要思念你。请告诉我，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朋友，你知不知道我的心虽日益消沉，但是是怀有温柔的感情？你是否知道：我愈忧郁，我反而更加爱你？

我有千言万语要告诉你，但是，只有在我确知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以后，我才能继续把我在這封信中没有说完的话告诉你。再见，我的朋友，我现在虽放下了我的笔，但我放不下我思念你的心。

便条

我请一位船夫（我并不认识他）把这个便条送到我们常用的通信处，以便告诉你：我已经在麦耶黎找好住处；住在河的对岸，至少可以看见那个我不敢走近的地方。

书信二十六 致朱莉

短短的几天工夫，我的情况就完全变了！我现在离你近了，心里虽感到喜悦，但仍有无限的痛苦！许多忧思涌上心头！我感到害怕，我已看到道路崎岖，困难重重！啊，朱莉！一颗多情的心，乃是上天赐与的危险的礼物！谁接受了这件礼物，谁就注定要在世上遭受苦难和折磨。卑微的人，宛如一个玩具，让轻风任意吹拂，随四季的变化而播迁；无论是太阳还是迷雾，是阴沉的天还是明朗的天，都可左右他的命运；他是高兴还是忧愁，全看风把他吹向何方。他成了偏见的牺牲，他发现，在那些荒唐的箴言里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阻挡着他去实现他心中的正当的愿望。人们惩罚他，因为他对每一件事物都有正确的看法，并按照真实的情况而不按习俗的偏见去评说。单是他自身，就足以造成他自己的不幸。他拼命去追求善良和高尚的神圣的美，而沉重的生活的锁链却使他蒙受羞辱。他追求至高的幸福，而没有想到他是人：他的心和他的理智将不断地进行战斗，而无止境的欲望将使他陷于永恒的穷困。

我的命运不好，对人一片深情，再加上你的父亲看不起我，而你又使我的生活时而甜蜜时而饱受折磨，所以，我必然会落到这样难堪的处境。没有你这个使人失魂落魄的美人，我也许永远不会感到我心灵的高尚和我处境的艰难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也许一生都那样平平静静，死时也高高兴兴的，根本不考虑什么我在世上所处的地位。但我认识了你，而又不能占有你；我爱你，但我只不过是一个平民；我被你所爱，但又不能幸福地和你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永远舍不得分离的朱莉啊！我难以战胜的命运啊！你们使我的内心产生了猛烈的斗争，但未能使我克服我的欲望和弥补我的无能！

多么奇怪和难以想象的感受啊！自从我来到与你近在咫尺的地方以来，我心里想的，全都是一些不祥的事情。也许是我所住的这个地方，使我有这种忧郁的感觉。此处阴沉沉沉，十分可怕，但颇适合于我的心境，因此，即使给我换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也不会就更平平静静地居住。河边和我住房的周围有许许多多荒凉的岩石，它们在冬天看起来更加峥嵘。啊！亲爱的朱莉，我觉得，如果不能和你往来的话，我又何必在这个季节住在这个地方呢。

在我心情激动，十分高兴的时候，我便不愿意呆在这里不动；我出去到处奔跑，拼命爬山，登上悬崖；我大步大步地在周围漫游，到处都发现有使我心中害怕的景物。绿茵茵的草地没有了，草已枯黄，树上的叶子也掉完了。塞沙和寒冷的北风使遍地都是冰雪。在我看来，整个大自然，如同我心中所抱的希望一样，已经死去了。

在岸边的岩石中，我在一个孤独的避风处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了望台；站在这个了望台上，可以看到你所居住的城镇。你可以想象得到，我的眼睛是多么贪婪地瞧着这可爱的小镇。第一天，我想设法辨认你的住处，但因为距离太远，无法认出。我发现，我的想象力欺骗了我疲劳的眼睛。因此，我跑到神甫那里去借了一副望远镜，用它来观看，或者说，让我看清楚了你住的房子。从此以后，我便天天都到这个避风处

去观赏那些围绕着我的心上人的围墙。尽管天气不好，我也一清早就去，直到天黑才回来。我烧树叶和树枝取暖，再加上我不时跑动，用这个办法来抵御严寒。我是如此地欣赏这个荒凉的地方，竟带来了纸和笔，在冰雪冻裂的一块岩石上给你写这封信。

亲爱的朱莉，正是在这个地方，你的可怜的情人享受到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能享受到的最甜蜜的乐趣。他从这里，穿过天空和围墙，悄悄地进入你的卧室。你的迷人的美，使他心醉；你温柔的目光，使他将死的心又活跃起来；他听到了你甜美的声音，他敢于再次在你怀中寻求他在小树林中得到过的令人如痴如醉的享受。这纯粹是一个抱着满腔希望的激动的心灵产生的幻象！我必须立刻恢复清醒的头脑，才能静静观看你天真烂漫的生活的详情：我在远处跟踪，看你一天当中所做的事情，并把它们想象成是我在场，在我能目睹的时间和地点做的。我常看见你做一些使你更加可敬的事情；当我发现你的心是无比的善良时，我的心真是欣喜不已。早晨，我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她从恬静的睡梦中醒来，脸儿像玫瑰那样鲜艳，心儿是那样的宁静。她向她的父亲说：她不能一件合乎美德的事情都不做，就让一天的时间白白过去。她现在来到她母亲的房间里，向生育她的人倾诉她心中温柔的爱；她料理家中的琐事，以减轻她父母的劳累；她和颜悦色地对待做事冒失的仆人，悄悄对他讲几句告诫的话，并为另一个仆人求情。她有时候又很有兴趣地做女人擅长的活计，她头脑里有许多有用的知识，她兴趣高雅，讲究艺术，而且天性活泼，喜欢舞蹈。我有时看见她用一件既漂亮又简单的东西去装饰那本来不需要装饰就很美的用品。我看见她到一个地方去向一个可敬的神甫打听穷人的疾苦以后，又到另一个地方去帮助和安慰忧愁的寡妇和被遗弃的孤儿。她有时候用彬彬有礼的语言使诚实的人感到高兴；有时候和她的同伴说几句笑话，就使淘气的女孩子感到举止言谈必须老老实实，合乎规矩。有时候！啊！请原谅！我甚至看见你在思念我：我发现你温柔的眼睛在看我给你写的信；我从你温柔而忧郁的目光中看出，你在思考如何给你的幸运的情人写情书；我看见你心情激动地和你的表妹谈论你的情人。朱莉啊！朱莉啊！我们不能结合在一起吗？我们不能在一起共同生活吗？不，这两个可怕的问题，我千万不能提！有一段时间，一想到这两个问题，我温柔的性格就变得很狂躁，像发疯似地从这个岩洞跑到那个岩洞，不由自主地呻吟和哭泣，像一头被激怒的小狮子似地吼叫；除了不能到你身边以外，其他的事情我都敢干；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无一件不是为了占有你；如果不能占有你，我宁愿死去。

我这封信原来是写到这里就停止，等收到从锡昂转来你给我的信，把情况弄清楚以后就寄给你的。可是你信中叙述的忧伤，也引起了我的愁肠！这足以证明你对我说过的话：我们虽身在两地，但心在一起！我承认，你的痛苦尚可忍耐，而我的痛苦则令我狂躁难忍；同样的感受必然具有产生这种感受的人的性格特色，而巨大的损失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痛苦。我所说的损失，指的是什么呢？唉！谁能忍受这样的损失？不，亲爱的朱莉，对于这个问题，你要有所了解，上天已庄严决定，我们要互为情侣；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第一个法则；和一个能与之幸福生活的人相结合，这是保护生命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我看得很清楚，同时也感到很悲伤。你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计划，你想冲破不可克服的障碍，

但你不知道什么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你对人诚恳和热情，但理智不足；你那些大胆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狂热而已。

啊！如果你能永远像现在这么年轻和漂亮的话，则我只要求上天答应我一件事：让我看到你永远快乐，在我一生之中每年和你见一次面，只见一次面就满足了，而在其余的时间，则让我从远处观看你的住处，在这些岩洞中思念你。可是，唉！你看那永不停息的星星前进的速度是多么快，它们在飞，时间在流逝，机会转瞬即逝：你虽然很美丽，但你美丽的容貌也有它的时间限制，它终有一天要衰败的，像一朵鲜花那样，还没有人去摘，它就凋谢了。而我，我叹息，我感到痛苦，我的青春在泪水中消失，在痛苦中失去光辉。朱莉，你要知道，你要记住，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应当用于欢乐的岁月。岁月一去就不复回来；如果还让它们这样过去的话，我们剩下的岁月也会白白失去的。啊！你这个思想糊涂的情人，你所追求的，是我们不在人世的时候才能享受的虚幻的幸福；你向往遥远的未来，而未看到我们在虚度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心灵已被爱情和痛苦弄得十分疲惫，它将化为一泓清水，付之东流。猛醒吧，我的朱莉，现在是从那致命的错误中猛醒的时候了。赶快丢掉你的那些想法，把精神振作起来。快来吧，我心爱的人，来到你的朋友们的怀抱中，把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上天已向我们指引逃跑的道路，它是我们两人的誓言的证人，让我们对上天盟誓：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我深深知道，不用我说，你对我的家境清寒是不会感到担忧的。我们尽管贫穷，但将生活得很幸福。啊！我们将获得巨大的财富！我们切莫侮辱人类，说什么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可供这两个不幸的情侣安身的地方。我有两只胳膊，我的身体很健壮；你将发现，我用劳动挣来的面包，比筵席上的佳肴的味道还美。情意浓厚的饭菜，哪里会是淡而无味的呢？啊！我的温柔的情人，即使我们幸福的日子只有一天，你难道不领略一下这幸福的乐趣，就离开这短暂的人生吗？

我只有几句话还要对你说了。啊，朱莉！你是知道累喀脱的岩石的原来的用处的；它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情侣的最后的归宿之地。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在我看来，很像累喀脱：岩石很陡峭，水很深，再加上我已到了绝望的境地。

累喀脱，希腊爱奥尼亚海中的一个小岛，据说，在古时，有许多失恋的情人从岛上的岩石的高处跳入海中，了此一生。

书信二十七 克莱尔来信

我的痛苦，使我几乎没有力气给你写这封信。你的痛苦和我的痛苦都已到了极点。可爱的朱莉已精疲力竭，也许只有两三天好活了。她为了使你远离她而作的努力，已开始损害她的健康；她和她父亲第一次涉及你的谈话，使她的健康又受到了新的打击；最近还有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使她纷乱的心情更加苦闷，再加上你最后这封信，简直使她难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她是那样的心绪不宁，以致在经过一夜的激烈斗争之后，于昨天开始发烧，而且体温不断增高，终于陷入神思恍惚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时时呼唤你的名字，没完没了地谈到你；这充分表明她是多么想念你。大家让她的父亲尽可能走远一点，足见我的姑母已有所怀疑：她曾不安地问我你是不是不回来了；我认为，她对女儿病情的担忧已压倒其他的考虑；你到这里来见她，她是不会生气的。

因此，你赶快来，别再拖延了。我把这封信交快船带给你；它听候你的安排，请即搭乘此船回来，尤其要紧的是：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如果你想再见一见这位最温柔的情人的话。

书信二十八 朱莉致克莱尔

你不在我这里，使我对你让我过这样难过的日子，感到很伤心。我的健康已难以恢复了！比身体发烧和神思恍惚更可怕的情欲，必将致我于死地。你这个狠心的表妹，你在我正需要你的时候离开了我。啊！要是你知道我神思恍惚的时候曾经有过些什么想法，那就好了！……我怎么想就怎么说！……逃跑！跟他私奔！让他把我拐走！……那个可怜的人啦！……我怨谁呢？我的心，我可耻的心，还没有等他来找我，我就把这些想法盘算过千百次了……老天呀，如果他知道我有这些想法的话，后果将如何呢？……他会发疯，而我必然会受到他的引诱，跟他一起走的……一想到此，我就不寒而栗……

我的父亲终于把我卖了！他把他的女儿当作商品，当作一名奴仆！他用我去还他的债！他用我的命去救他的命！……因为，我很清楚，我是活不长了。野蛮的和失去天性的父亲！他该……什么！他该！而他还是最好的父亲呢；他想把他的女儿嫁给他的朋友；他这样做，是罪过。而我的母亲，我慈祥的母亲！她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啊！不好的地方很多：她太爱我了，结果，反而把我毁了。

克莱尔，我怎么办呢？我将来的结局怎么样呢？昂兹也不来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封信送到你手里。在你收到这封信以前……在你回到这里来以前……谁知道呢？我也许已经成了和男人私奔的女人，到处流浪，到处受人羞辱……事已至此，已成定局。危机已经来临。一天，一小时，一会儿工夫，也许……谁能逃脱命运的摆布呢？唉！不论我在什么地方生活和在什么地方死，不论我把我的耻辱和我绝望的心藏在什么隐蔽的地方，克莱尔，你都要记住你的朋友……唉！苦难和耻辱的事情改变了人的心……啊！万一我的心忘记了你，那它就真是变了。

书信二十九 朱莉致克莱尔

你呆在你家里好了，唉！你呆在你家里好了，你不用再到我这里来了；你即使来，已为时太晚了。我不能再见你了；见到你，我心里将多么难受呢？

我亲爱的朋友，我的保护人，我的守护神，你在哪里？你抛弃我不管，我才断送了我这一生！怎么！难道你非要那么急急忙忙地去旅行不可吗？你怎么在我一生当中最危险的时刻丢下我不管呢？你对我漠不关心，这是有罪的；你将后悔莫及的。你将后悔一辈子，而我也将哭泣一辈子；你的损失同我的损失一样，是无法弥补的。即使你另外有什么与你相称的女友，也不能使你轻易忘记你让我失去童贞的罪过。

可怜的人呀，我说了什么来着？我既不能说，也不能保持沉默。做了令人悔恨的事情，沉默不语，又有什么用呢？大家就不指摘我的过错了吗？我可羞的事情就不到处流传了吗？我不把我心里的话向你倾诉，我会闷死的。而你，我信赖的好友，你难道就没有可责备的地方吗？你不支持我的做法，那不就好了吗？因为，正是你对我的忠实、盲目的友谊和错误的纵容，才使我陷于毁灭的地步。

是什么魔鬼让你把这个使我蒙受耻辱的狠心人叫来的？他是有邪恶的用心的，他使我再次获得生命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让这一生都受人的憎恨吗？这个粗野的人，但愿他永远离开此地！愿他还残剩的一点儿同情心能感动他，不让他再来到我的跟前增加我的痛苦，不让他狠心地以看我哭泣来取乐。唉！我怎么能这么说呢！他没有罪过；有罪过的是我，是我一人。我的种种痛苦，都是我自己造成的；要责备，就只能责备我自己。不道德的行为败坏了我的心灵；它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让他人指摘我们犯了罪。

不，不，他从未违背过他的誓言。他心地纯正，是不会干什么卑鄙的事情来败坏他所爱的人的。啊！他比我更懂得爱情，比我更善于克制自己。我曾无数次亲眼看见他内心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并最终战胜他自己；他眼睛里闪烁着欲望的火焰，兴奋得像疯子似地向我扑来，但又突然停住，好像我周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挡着他似的；他那炽热的、然而真诚的求爱之心，不让他越过这道障碍。我对这种危险的情景，观察得非常清楚。我本人也被他兴奋的样子弄得心慌意乱；他叹息的声音直透我的心；我对他内心的痛苦，深感同情。我看见他激动得全身痉挛，几乎要昏倒在我跟前。也许只能用爱情来宽恕我的过错；啊，我的表妹！正是由于我心怀恻隐，我才毁了我自己。

为了引诱我，我冲动的情欲戴上了各种各样道德的假面具。那天，他逼我跟他私奔；这样做，会使我最亲爱的父亲感到伤心的，这等于是向父亲的胸膛里刺进一把匕首；我没有听他的话，我生气地不照他的话办。由于永远没有实现我们的心愿的可能，而且还要对此事严守秘密，再加上我使这位温顺的情人产生希望之后又欺骗他，我心中感到内疚，结果，我失掉了勇气，我心里一软，便失去了理智；不让我的父母或我的情人死，就只好我自己死。由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便只好让我自己遭遇不幸；我忘掉了一切，心里只眷恋着爱情，就这样走错了一步路，就毁了我的一生。我坠入了一个女孩子无法跳出来的耻辱的深渊；而我

现在之所以还活着，只是因为还有些苦没有受完罢了。

我终日呻吟，想在这世上找一个能获得安慰之处；亲爱的朋友，我认为，我只有在你这里能得到安慰，我请求你，不要让我失去你亲密的友情。我虽失去了提出这一要求的权利，但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的情谊。即使不看重我，你也应当同情我。我亲爱的表妹，你快来吧，打开你的心房，让我向你倾吐我的委屈，让你的朋友在你面前流尽她的眼泪；如果能够的话，你要防止我产生自轻之心，并使我相信：我并没有把所有的一切全都失去，因为你的心还和我在一起。

书信三十 复信

不幸的女孩子！唉！你怎么搞的？我的天啦！你的头脑原来是很清醒的嘛！在你处境这么可怕，心情这么消沉的时候，我对你说什么好呢？是要我使你可怜的心全碎了呢，还是要我对你说一些违心的安慰话？是事情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向你讲呢，还是顺着你的心意说？神圣的和纯洁的友谊，使我的心完全理解你的美好的幻想；你使我产生了深厚的同情心，因此，就让我第一个对你难以医治的创伤尽量想办法吧。

正如你知道的，我对于你所害怕的这件事情，深感忧虑。我早已对你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但你就是不听嘛！……这是轻信造成的结果……唉！现在来谈它，已经没有用了。诚然，我当初可以泄露你的秘密，如果那样能挽救你的话；然而，我比你自已还更了解你多情的心，我看见它正在被一股无法扑灭的大火所吞噬。我觉得，这颗为爱情而跳动的心，已拿定了主意：不成为幸福的人，便宁可死去；当你害怕陷入绝境，因而不得不含着眼泪把你的情人赶走时，我就料到：不是你很快就死去，便是你很快就把他召回来。然而，直至我真的看到你有了厌世之心，准备一死的时候，我的确是惊骇不已！这一过错，既不能怪你的情人，也不能怪你，而应由我负责，因为，我虽早已料到它必将发生，但没有设法防止。

是的，我是迫不得已而离开你的。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必须听从安排；如果我那时就知道你即将失足的话，人们即使把我粉身碎骨，我也不会走的。我没有看到危险的时刻已经来临。你当时虽身体很弱，显得憔悴，但我觉得，在我短短的离开期间，你不会出什么事情。我没有预料到你已面临那么大的危险；我忘记了你软弱的心已十分消沉，使你不能保护你自己。我请求你原谅我：我犯了一个错误，但救了你的命，因此我毫不后悔；我的心肠没有那么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我如果失去了你，哪有不万分痛心的道理，因此，我要你活下去，你要哭，就痛痛快快地哭吧。

不过，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哭呢？为什么有了过错就那么过分伤心和过分自轻呢？一次失足，就前功尽弃了吗？危险的时期你度过了，这难道不证明你是有勇气的吗？你只看到你的失败，而忘记了你在失败之前也曾多次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你既然比其他坚贞的女人进行了更多的斗争，难道不应当比她们更值得尊敬吗？虽然没有理由能说明你做得对，但你至少要知道，你确有一些可以得到人们原谅的道理。我对人们所说的爱情深有了解，所以能始终抵抗它使人产生的激情，但像你所经历的爱情，我也是无法抵抗的，因此，我虽没有被什么人所征服，但我也不如你纯洁。

这些话，也许会使你生气，但从你所受的痛苦之大来看，这些话是不能不说的；我宁肯牺牲我的生命，也不愿你有这样的痛苦，因为，我憎恨不好的格言，更甚于憎恨不好的行为。如果说这次错误是应该犯的，如果我竟无耻到对你这么说，而你也无耻到这么听，则我们两个人

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和合乎情理的。放纵情欲固然会导致不良的行为，但不好的格言将败坏理智本身，使人无法再回到善良的轨道上来。——作者注

都将成为人类当中最可恶的人。我亲爱的朱莉，现在我应当把这些道理向你讲清楚了，而你也应当听从我的忠告了，否则你就无可救药了。你身上还有许多令人尊重的品质，只要自尊自爱，你就完全能够保持这些品质，如果过于害羞，并随之而自暴自弃的话，你就一定会把你可贵的品质完全毁掉的；只要你相信你还有能发挥作用的好品质，你就必定能起到你应起的作用。

你要当心，切莫意志消沉，萎靡不振，因为，意志消沉比你软弱的性格更使人看不起你。真正的爱情是为了败坏心灵而产生的吗？为爱情而犯了过错，丝毫无损于你真诚和美好的热情，因为它使你考虑的问题已超过了你的自身。一个斑点就把太阳遮住了吗？即使有一件事做错了，你还有许多其他的美德嘛！你是不是因为做错了一件事情，就变得没有从前那样温柔、真诚和善良呢？你是不是因此就不该受到我们的尊重呢？荣誉、仁慈、友谊和纯洁的爱情，在你的心里就不如从前那样可贵了吗？你就不像以往那样爱美德了吗？你不能产生这些想法，亲爱的朱莉。你的克莱尔同情你，爱你；我深深知道，你的心是不会失去任何好的品质的。啊！我告诉你，即使你失去了许多东西，你也比其他的女人贤明，比她们可爱。

总之，你仍然是我的朱莉。我对什么都不在乎，就是不能失去你。你的第一封信，使我看后不寒而栗，如果没有同时收到你的第二封信的话，几乎使我立刻写信来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你想抛弃你的女友！打算趁我不在的时候逃走！你闭口不谈你最大的过错，这一点，你应当感到万分羞愧。忘恩负义的人，心里只有情人……告诉你，即使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来捉你。

我非常焦急地在心中计算我还要在这远离你的地方呆多少时间。还要呆好多时间咧！我们还要在洛桑呆六天，之后，我就飞快地赶回来看你——我唯一的朋友。我将给你带来安慰，或者分担你的痛苦；我将擦干你的眼泪，或者和你一同哭泣。在你心中痛苦的时候，我不用坚强的理智而要用温存的友谊来感动你。亲爱的表姐，我们要诉我们心中的苦，我们要彼此相爱，保守秘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用我们的德行来补救一个不能用眼泪洗净的过错。唉！我可怜的莎约！

书信三十一 致朱莉

不可思议的朱莉，你是天上的什么奇才？你用的是什么只有你才掌握的办法，把那么多不可调和的事情容纳在一个心里？我的心本该陶醉于爱和快乐的享受，但却充满了忧伤；在无比幸福的环境中，我却备感痛苦，被痛苦折磨得失去了生气；我把我得到的过度的快乐看作是一种罪恶。上帝啊！我不仅不敢尽情表露自己的感情，而且还要不断地用一种感情去克制另一种感情，总是乐一阵接着便忧一阵，这种状况，是多么令人痛苦啊！我宁肯比现在穷一百倍，也不愿过这种痛苦的生活。

唉！幸福对我有什么用呢？我所担忧的，不是我的痛苦，而是你的痛苦；对我来说，你的痛苦是非常明显的。你想对我隐瞒你的痛苦，那是办不到的。不管你怎么说，我从你憔悴的容颜和没精打采的眼睛已看出来。一双动人的眼睛，哪能不透露爱情的秘密？在你沉静的外表下面，我已看见那暗中困扰你的忧虑。尽管你面带甜蜜的微笑，但你的微笑反而使我的心更加痛苦。

现在已到了不能向我隐瞒的时候了。昨天我到你母亲房间里去，她有一会儿离开我到别处去了；这时，我听到了一阵使我伤心的叹息声。难道我还不知道叹息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吗？我向发出叹息之声的地方走去，我走进你的房间，进入你的闺阁。我把门打开一点儿；当我看见那个应当坐在最高的宝座上的人竟坐在地上，头放在沾满了泪水的沙发上时，我是什么心情呢？唉！要是流在沙发上的是我的血，我的心也许还没有那么难受！我当时悔恨交加，心都碎了！我的幸福变成了我的苦刑。我深深感到了你的痛苦。

我宁肯牺牲我的生命，也不愿意看到你伤心流泪而我从中得到快乐。我想赶快走到你的身边，跪在你的脚前，用我的嘴唇舔你珍贵的眼泪，把它存在我的心里，然后让我死去，或者让你永远不再哭泣。我听见你母亲回来的脚步声，我必须马上回到我原来的位置。我把你伤心和悔恨的样子都记在了我的心里。

我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因为你感到后悔，这说明你看不起我！如果我们的结合使你觉得有损于你，如果我的人品有害于你的人品，我这个人就真是一个可鄙的人了。朱莉，你要公正对待你自己，不要用有偏见的目光去看你的心缔结的神圣的关系。你不是主张按照大自然的正确规律行事的吗？你不是已经自由地缔结了神圣的婚约吗？神圣的和合乎人情的法律允许的事，你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不实行？我们的婚约不是只差公开宣布这一步骤了吗？你只要嫁给我，你就没有罪了。啊！我的妻子！我忠贞的伴侣！我一生的幸福的保证人！不，你和我相爱，是没有罪过的。如果你抛弃你的意中人，那才是有罪的呢。你嫁给另外一个男人，那才有损于你的荣誉呢。始终如一地爱你的心所属意的人，是无罪的；我们的结合是合法的，破坏我们的结合的行为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我们今后要以爱情来表现我们的美德。

既然你有理由感到痛苦，你有根据感到后悔，你为什么要把归我承担的责任都拿去由你承担呢？为什么不让我把你的忧愁分担一半呢？你没有任何一种痛苦是我感觉不到的，你没有任何一种意见是我不赞成的；我的心猜疑得颇有道理，因为你没有把你所流的眼泪流在我的怀里。

冷酷的和令人莫测高深的情人，请你告诉我，你不把你心中的感受传给我，这是不是有害于我们的爱情？在我们之间，难道不应该同呼吸共命运吗？你难道忘了你说过这句话吗？啊！如果你像我这样懂得爱情，我们两人就能祸福与共，同喜同忧了。

然而我发现，你把我看作一个狂人，因为，我的理智在快乐中走入了歧途，我的行为使你感到害怕，我高兴得发疯的表现使你感到可怜；你不知道人是经不住极乐的事情的引诱的。你怎么能要求一个敏感的心对巨大的幸福的享受要有节制呢？你怎么能要求他在激情奔放的时候一点儿越轨的事情也不做呢？你难道不知道到了一定限度的时候，任何人的理智都将失去抵抗的能力吗？你难道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人的理智对任何考验都经得住吗？因此，你应当对你使我走入歧途一事表示同情，不要对有些错事抱鄙视的态度，因为做错事的人实际上是你。我承认，我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我混乱的心已全归你所有了。因此，我要把你的忧虑看作我自己的忧虑，和你一起分担痛苦。啊，朱莉！你也不要推卸你该做的事情。

书信三十二 复信

我亲爱的朋友，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信写得语气很轻松，文字十分动人；写那些信时的感情是非常的单纯，用不着雕琢词句或增饰词藻。语意的纯真就是它们的美。这段幸福的时间再也不存在了；唉！它已一去不复返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的心已不再互相理解了。

你已亲眼看到我是多么痛苦。你以为你已找到了我的痛苦的根源，想说几句空话来安慰我，然而，当你以为可以欺骗我的时候，我的朋友，实际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请你相信我，相信你的朱莉的温柔的心；我感到后悔的，不是我为爱情付出的代价太大，而是我使它失去了它最大的魅力。美德的温柔魅力，已经像梦幻似地烟消云散了：我们的炽热的爱情已经失去使它愈益纯洁和激励情感的真正动力了。我们曾追求快乐，然而快乐却离我们愈来愈远。请你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甜蜜时光；那时候，我们彼此愈相尊重，我们的心便愈是紧紧连结在一起，我们在放纵情欲的时候也有力量克制情欲，我们天真无邪的心使我们懂得如何约束自己，我们对荣誉的重视增进了我们的爱情。想想过去使人那么心醉神迷的情景，再看看我们当前的情形：我们心绪不宁！胆战心惊！吓得要死！我们奔放的情感已完全失去它们原来的乐趣！真诚的热情曾把我们的爱贯注到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行为中去，从而使我们感到爱情的甜蜜，如今这种热情到哪里去了？我们以往的欢乐，平静而持续，让我们能尽情享受；而这失去理智的欢乐，却使我们陷入了狂热的迷恋，未把我们领入佳境。纯洁而神圣的火在我们的心中燃烧，使我们的感情犯了错误，从而使我们变成了庸俗的情人。如果我们专一的爱情还能控制连那些不懂得爱情的庸人也知道珍惜的快乐的话，那我们就太幸福了。

我的朋友，以上所说，是我们共同的损失；我为你流的眼泪，并不比我自己流的眼泪少。至于我个人的损失，我将只字不提，因为你心里是完全了解的。你看我蒙受了多大的耻辱；如果你真爱我的话，你将对此感到不寒而栗。我的过错已无法弥补，它将使我抱恨终身。啊！你这个使我伤心落泪的人，切莫来擦我的眼泪；我要痛哭的时候，就让我痛哭；我唯一的希望是：我能尽情哭泣，永不休止地哭泣。在我感到的痛苦当中，最使我伤心的是：我只有在哭泣的时候才能得到安慰；最使我感到羞辱的是：在失去了童贞的同时，也失去了我们爱童贞的心。

我的命运如何，我是知道的；我已感到我即将遭遇到可怕的事情。然而在我绝望的时候，我也找到了一个安慰；这虽然是唯一的安慰，然而能温暖我心的安慰。亲爱的朋友，能给予我这唯一的安慰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从我不敢自视甚高的时候起，我就怀着喜悦的心情敬重我所喜爱的人。我把你使我失去的自尊心都给予了你；你在使我自己恨自己的同时，反而在我看来变得更加可爱。爱情，这败坏我一生名节的可怕的爱情，使你获得了新的价值：你显得很高尚，而我显得很卑微；你的灵魂从我的灵魂的堕落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因此，你是我今后的唯一的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你应当说明我的过错不是过错，用你诚挚的感情来弥补我的过失，用你的美德来洗雪我的耻辱，用你忠贞的行为来证明你使我失足一事是可以原谅的。在我目前已成为一个遭到轻视的

人的时候，你应当成为我的生命的支柱：我唯一的荣誉，寄托在你身上，只要你还值得人们尊重，我就不会成为受人轻视的人。

我很不愿意恢复我的健康，这种心情我是无法再加以掩饰了。我面部的表情已透露我话中有这个意思，我假装身体康复的样子是骗不了任何人的。在我尚未恢复正常活动以前，你赶快按照我们商定的办法进行，因为我很清楚地看出，我的母亲已产生怀疑，并在留心观察我们的行动。我承认，我的父亲还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事情。这位绅士，根本想象不到一个平民能够成为她的女儿的情人；不过，你是知道他的个性的，如果你不防备他，他就会防备你。你只有先搬出我们的家，然后才能像从前那样进我们的家。你要听我的话，现在把事情告诉我的母亲，尚为时不晚；赶快制造一些使你不能继续给我上课的借口，为了使我们至少有几次幽会的机会，我们平时见面的次数就不宜太多，因为，如果他们关门不让你进来，你是怎么也进不来的，而你平时不常来，你反倒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来我家看我们。你只要做得巧妙一点，讨人喜欢，你以后来的次数就可以多一点，而他们也不会看出你的来意，或者觉得你来有什么不好。今天下午，我将把我们以后幽会的办法告诉你，你将发现，那位与我形影不离的表妹，以前虽说了那么多怪话，现在对两个情人是很有用处的，是不可缺少的。

书信三十三 朱莉来信

唉！我的朋友，有了一大群人，两个情侣就难以交谈了！彼此虽见了面，但十分拘束，这种情形真使人难受！还不如干脆不见面为好。内心是那么激动，脸上的表情怎么能平静？怎么能控制自己？当一心只专注某一个人的时候，怎么能想到其他的事情？心都飞走了，怎么还能保持原来的姿态和眼神？我一生中就只经历过这么一次心慌意乱的情形：昨天在德尔瓦夫人家里，当我听到人们说你来了的时候，我心里慌乱极了。我一听到别人口中提到你的名字，便认为是在责备我。我好像觉得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我，我简直不知道我当时干了些什么。在你到达的时候，我的脸是那样地发红，以致我的表妹（她一直在注视着我）只好把她的脸和扇子凑过来，假装要对着我的耳朵说话，以便使人家看不见我。我全身战栗；这一来更加糟糕，人们更加想方设法要弄清她为什么要对我耳语。总之，我发现处处都有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有罪的人在良心上总觉得那些过去连想也未曾想过我会有罪的人，现在也指摘起我们来了。

克莱尔认为你面部的表情也不好：她觉得你显得很窘，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不敢进也不敢退；既不敢走到我身边，也不敢走得远远的，眼睛向四周张望。她说，看样子，你好像是在寻找机会瞧我们。我稍稍恢复镇静以后，我也亲眼见到了你不安的样子，直到年轻的佩隆夫人招呼你，你才坐下来与她交谈，稍为镇静地坐在她身边。

我的朋友，我认为这种拘拘束束、无甚乐趣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我们太相爱了，所以不能这样拘束。有他人在场的约会，只适合于那些不懂得爱情，觉得和大家在一起也无所谓的人，或者是没有什么秘密需要保守的人。我局促不安的样子太明显了，而你谨慎行事的样子太危险了，因此，我不能够为了在必要的时候说几句开心的话，就老把一个名叫佩隆的夫人留在我身边。

当初我让你摆脱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真是做错了；现在让我们再过那种生活好了。强烈的欲望都是在孤独的时候产生的，而在稠人广众之中，是绝不会有的。在人多的地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人多，令人感兴趣的事也多，因此将削弱感情的力量。这种状态倒很适合于我忧郁的心；我的忧郁和我的爱情都产生于同一个原因，那就是你可爱的形象；它使我时而担忧，时而爱你。因此，我宁愿看见你温存多情地生活在我内心深处，而不愿看到你在众人面前是那樣的拘谨和分散心力。

也许早晚有一天我将不得不彻底隐居；说不定这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经到来！我行事谨慎的性格和我天生的脾气，都有助于我及早养成适应客观环境的习惯。啊！如果我能从我所犯的错误的中找到补救办法就好了！我深深希望将来有一天……关于我心中设想的将来的计划，我不知不觉地竟讲了这么多，比我原来想讲的话还多；我唯一的朋友，请原谅我保守秘密。我心中绝不会有什么你不想知道的秘密，不过，这个秘密，你还是不知道为好。我目前只能对你说：爱情虽给我带来许多痛苦，但终将使我找到救治的良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动脑筋想一想其中的道理，并谈一谈你的看法，但我不许你对我刚才所讲的这些话提任何问题。

书信三十四 复信

不，不，这一双使我
爱慕不已的眼睛，
将永远看不到
我转移我的爱情。

那位漂亮的佩隆夫人使我感到高兴，我当然喜欢她！高贵的朱莉，这件事，请你原谅。有一刹那间，我看到你又羞涩又吃惊的样子，我心里感到了莫大的享受；这一刹那时间，成了我一生中最甜蜜的时刻之一。你那既不安又好奇的目光悄悄地偷偷看我，然而一对上我的目光，又低低地垂下眼睑，这动作真使我心醉神迷！你的幸福的情人，那时候在做什么呢？我在和佩隆夫人谈话吗？啊！我的朱莉，你是这样想的吗？不，不，你这美压群芳的女士，我当时正忙于别的事情呢。我的心是多么兴奋地跟着你的心跳动！我的眼睛在贪婪地观看你的风姿！你的爱恋的表情和你的美充满了我的心，使我陶醉不已；我的心简直快要承受不住这么多甜蜜的爱情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所享受的这些快乐，我所爱的人不仅不能分享，而且还要为此作出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佩隆夫人对我讲的话，我哪里听了呢？我回答她的话，哪里是动过脑筋回答的呢？在我们交谈的时候，我动过脑筋吗？她本人动过脑筋吗？一个不动脑筋讲话和糊里糊涂回答问题的人，所说的话，她能听懂多少呢？

他似乎在听，但什么也没有听懂。

何况她对我还很看不起；她对所有的人都说过的，也许对你也说过，说我缺乏常识；更糟糕的是，她说我一点也不机灵，活像个书呆子。她所说的这些话和她心中的想法，对我有什么妨碍呢？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和得到什么样的地位，不是只有我的朱莉才能决定吗？其余的人爱怎么评论我，就让他们怎么评论我；我的价值，要由你来估量。

啊！你要记住，无论是佩隆夫人还是其他比她更美的人，都不可能使我像你所说的那样分散心力，都不可能使我的心和我的眼睛片刻离开你。如果你怀疑我的真诚，对我的爱情和你的美妄加恶评的话，那我问你：是谁在密切注意你周围发生的一切？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在那些年轻貌美的姑娘当中超群出众，宛如星海中的一颗太阳吗？你以为我没有看见那些骑士聚集在你的椅子周围吗？尽管你身边有女伴，但他们敬慕的还是你，这情形，你以为我没有看见吗？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他们争相对你表示尊敬、奉承和献殷勤吗？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在接受他们的尊敬和殷勤时，表面上虽显得谦逊和不在意，但实际是很骄傲的吗？你取下手套去拿点心的时候，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那只裸露的胳膊对在场的人产生了何种影响吗？那个年轻的外国人从地上拾起你的手套，你伸手去接，他想亲吻你漂亮的手，这情形，你以为我没有看见吗？你以为我

“骑士”是一个老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用了；现在，大家都用“男人”这个词了。我认为，这句重要的话是外省人说的，因此，对公众用一次这个词还是可以的。——作者注

没有看见一个更加冒失的人（他的眼睛直盯着我，把我恨透了）在你照镜子的时候，硬要在你的围巾上别一根饰针吗？我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分心，朱莉，这一切我都看见了，但我并无半点嫉妒心，因为我了解你的心，我知道它不会见异思迁。你有何依据指摘我变了心呢？

现在，让我们再过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吧，当初我脱离这种生活就是很不愿意的嘛。的确，喧嚣的人声对人的心并无好处；虚假的快乐将使我们的心的快乐，我们宁肯忍受痛苦，也不愿苦中作乐。我的朱莉，当我们受到拘束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坚定，而且要更加坚定；你好像已经忘记了要坚定我们的心！唉！时间已经过了两个星期，而我们还没有单独会过面，也没有谈过一句话！唉！你让一个燃烧着爱情的火焰的心在宛如两个世纪长的时间里做什么好呢？也许远远离开你，还没有这么难受呢。过分谨慎，有什么用呢？它不仅没有为我们防止痛苦，反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烦恼。受这种罪，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相聚一会儿之后就死去，岂不比目前这种状况强一百倍吗？

亲爱的朋友，我绝不瞒你，我想刺探你对我守口如瓶的好机密；这对我们两人来说，是最有兴味的事，但我白费力气，没有刺探成功。你要我不多嘴，我就不多嘴，而且还要压制我心中过分的好奇心；不过，在严守一个如此美妙的秘密的同时，我把我心中的想法说一下也不行吗？你的计划会不会落空，这谁知道呢？好！我亲爱的意中人，现在就让我们把你的计划切实地付诸实施吧。

又及：我忘了告诉你，罗甘先生要我在他为撒丁国王召募的一个团里担任一个连的连长。这位勇敢的军官对我的器重，使我深受感动；但我婉言谢绝了，我对他说，我的眼睛很近视，不能担任这个职务，而且，我对学术研究的爱好，与那么一种活动多的生活不相适应。我搞学术研究，不会牺牲爱情。我认为，一个人之有生命和有今天，都应当归功于祖国，绝不允许和毫无寸功的国王站在一边，更不允许出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干什么都比当一个卑鄙的雇佣兵高贵。这个道理，是我的父亲教我的，我要学习他爱自己的天职和爱自己的国家的榜样。他压根儿没有想过要去为任何一个外国的君王效劳；但在一七一二年，他曾拿起武器光荣地为祖国打仗。他参加了好几次战斗，在一次战斗中还负过伤，并且在威尔麦根战役中，在萨戈勒将军的目睹下，他英勇地夺取了敌军的一面旗帜。

书信三十五 朱莉来信

我的朋友，我没有想到，我随随便便说的那两句关于佩隆夫人的话，竟引起你那么一番郑重的解释。花那么多心思为自己辩护，有时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的；在鸡毛蒜皮的事上花心思，结果必然会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当大事。这种情况，在你我之间当然不会发生，因为心中装有许多正经事的人，是绝不会吹毛求疵，没事找事的，而情人之间在有些事情上的烦恼，往往是有一个比表面上看来更为深刻的理由的。

我并不生气，因为这件小事倒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两人对嫉妒问题进行一番探讨：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我的朋友，从我们性格的坚毅和爱好的一致来看，我认为，爱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件大事。当它一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上，它就必然会使我们熄灭或消除一切其他的欲念；稍有一点儿冷淡的表示，我们马上就会感到死一般的忧郁。爱情的火一熄灭，接踵而来的就是不可克服的憎恨和无穷的烦恼；我们一不相爱，我们也就不愿意活得太长了。就我个人来说，正如你所知道的，只有爱的迷醉，才能使我忘掉当前的处境的可怕。我必须狂热地爱，没有这种爱我就会痛苦地死去。因此，你可以看出我是不是有充分的理由来认真讨论一个将决定我一生是幸福还是痛苦的大问题。

只要我能正确判断我自己的行动，我就觉得，经常故意作出过分活泼的样子，我反而不容易那么激动。我的痛苦在我的内心埋藏了许多时候之后，我才敢寻求它的根源，找出那个使我产生痛苦的人；由于我不相信你会存心冒犯我，所以我能够忍受你千百句怨言，也不愿意听你半句解释。一个人只要稍有一点嫉妒的心，他就会走向极端，因此，当我觉得我身上有这种危险的心理时，我是很害怕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是爱我而不爱别人，而是因为你可能会看错问题，把一时的兴之所致当作爱情，荒唐地做出一些只允许两人相爱的时候才能做的事情。然而，如果你以为不解释一下，就表明爱情不专一，那我就真错怪你不忠贞了。这可怕的疑心，将毒害我一生；我为此感到悲伤，但绝无怨言，尽管你还继续爱我，我也会伤心地死去。

我请你注意，有一种不幸的事情，我一想到它就不寒而栗，因此我们要小心提防。亲爱的朋友，我要你对我发誓，而且不以爱情的名义发誓（因为以爱情的名义发的誓言，人们只是在它已成为多余而无用的时候才遵守的）而要以神圣的荣誉的名义发誓（因为你非常重视荣誉）发誓让我永远作你知心的人，你心中的任何变化，都要让我第一个知道。不要对我说什么你没有任何需要告诉我的变化；我相信你说的是真情，我也希望如此，但你不要让我产生大惊小怪的心。你既然对难以预料的未来承担了义务，就要保证我现在绝对安心。我从你口中得知我真正的痛苦何在，虽感到伤心，但其程度，不如我没完没了地受我心中想象的痛苦的折磨深，因为我至少可以从你悔恨的心情中得到安慰；虽说你不再分享我冲动的感情，但可以分担我的痛苦，使我流在你怀中的眼泪不致于那么辛酸。

我的朋友，在这件事情上，根据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亲密关系和保证这种关系能够永存的真诚愿望来看，我深深庆幸我选对了人。明智的

法则在纯洁的爱情中得到了运用，严肃的道德感巧妙地把痛苦和爱情加以区分。如果我的情人不讲原则，即使他永远爱我，但能否对我作出忠贞不二的保证呢？用什么办法来消除我对他的不信任之心呢？如何保证我不受他的虚情假意和我自己的轻信的呢？然而你，我可敬的朋友，你这个既不会弄虚作假也不会施展伪装的人，我知道，你一旦答应真心对我，你就永远会对我保持真诚，在你真诚的心中，对爱情不忠的可耻思想，永远不会使你忘掉严格遵守诺言的责任；因此，如果你不再爱你的朱莉，你就对她实说好了……真的，你可以这么对她说：“啊，朱莉！我不……”我的朋友，后面这句话，我就不写出来了。

你对我的办法有什么想法？我认为，这是唯一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我的嫉妒心的办法。我不知道是什么神妙的东西使我着了迷，完全相信你的爱情和诚心，而不相信你有什么对爱情不忠的事情（即使有，你也不会亲自告诉我的）。亲爱的朋友，我要你承担的义务，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我也许会想象你是一个见异思迁的情人，但我不会相信你这位朋友是骗子；即使我怀疑你的心，但我不会怀疑你的话。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这些不必要的预防办法，提防我明知不可能出现的变化，我觉得真是好笑！和一个如此忠实的情人谈嫉妒问题，真有意思！唉！如果你真的不忠实的话，你将发现，我这些话就不能对你说了。我脆弱的心，不可能在需要担心的时候是如此明智，稍有怀疑，我马上就会失去保持明智的毅力。

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你的这两个谦卑的学生将和你一起在那位不可分离的人的父亲家里吃晚饭，因此我们今天晚上就讨论这些问题。你关于报章的很有见地的评论，使他很看重你，因此没有费多大的劲，就使他请你到他家吃晚饭了。他的女儿已经请人调好了她的羽管键琴，他这个当父亲的人，也选好了朗贝尔蒂作的曲子；我，我也许温习那次在克拉朗小树林中学的功课。啊，多才多艺的博士，你到处都有可卖弄的学问！多尔贝先生也在被邀请之列；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将发表长篇议论，探讨以后如何对那不勒斯国王表示敬意；在他们讨论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就到表妹的房间去。在那里，我忠实的朋友，你要跪在你的夫人和情人面前，把你的双手放在我的手里，当着我的总管的面，向我发誓你海枯石烂不变心：不要谈什么永恒的爱情（这是无法遵守也无法破坏的誓约）而要谈真话、心里话和实实在在的坦率话。你用不着发誓说什么永远服从我，但要发誓绝不背叛我的事情，而且，只有在与我决裂以后，才不听我的约束。做了这几件事情之后，你就可以拥抱我了，并被我认为唯一的仆从和忠实的骑士了。

再见，我的好友，一想到今天晚上的晚餐，我就很高兴。啊！看见你来共进晚餐，我将觉得饭菜特别香！

“不可分离的人”，指朱莉的表妹克莱尔。

“总管”，指朱莉的表妹克莱尔。

书信三十六 朱莉来信

你快亲吻这封信，高兴得跳起来吧，因为我即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过，请注意，我虽然不跳，也没有什么可吻的，但我高兴的心情并不比你少。我的父亲要到伯尔尼去办事，之后还要到索勒尔去领他的年金；他建议我的母亲也一起去，我母亲已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她希望换一换空气，以增进她的健康。他们原想也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吭声，没有说出我心里的想法。后来因为车子不好安排，他们就放弃了带我去的计划，而且还因我没有同他们一起去而极力安慰我。我假装不高兴的样子；我迫不得已而扮演的这个假样子，倒使我出现了一个真样子：良心的责备几乎使我假装不下去了。

在我父母离家期间，我也不住在这座房子里；他们把我安置在我表妹的父亲家里，使我在这段期间，和我不可分离的表妹真正不分离。此外，由于我母亲不愿意带保姆去，因此把巴比留下来管我的事情：这个监护神似的人，心眼倒不坏，因此，我们既不需要改变她对我父母的忠心，也不必把她当我们信赖的人，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很容易把她打发开，只要稍稍让她高兴一点，或者再给她一点好处，那就行了。

你当然知道，在这两个星期当中，我们会面是多么方便，不过，在那里我们虽不受拘束，但行事仍要谨慎，要自觉地像以往那样稳重。当我住在我的表妹家的时候，你不仅不应比以前来得勤（因为怕牵连她），而且，我还希望，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应当如何尊重我的表妹和殷勤款待我们的人的神圣权利；一个诚实的人，不需要人们告诉他，他也知道应当对向他提供方便的友人报以热情和敬意。我知道你是很活泼的，也知道你的活泼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既然你以往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诚实的事，那么，你今天也不要做。

你为什么有那种不高兴的样子和忧郁的目光呢？为什么要对我让你遵守的规矩说那么多闲话呢？让你的朱莉把规矩定宽一点好了；你过去乖乖地听我的话，不是从来不发牢骚的吗？在韦威兹河发源之处的开满鲜花的高山附近，有一个供猎人临时休息的孤独的小村子，满可以用来作情人幽会之地。在多尔贝先生的大房子周围，远处稀稀疏疏地有几个沙勒^①，它们的茅草屋顶可以遮盖憨厚的乡村情侣，让他们在其中谈情说爱和寻欢作乐。天真而谨慎的挤牛奶的姑娘是知道为他人保守秘密的，因为她们自己也需要别人为她们保守秘密。流经草地的小溪，两岸都有寂静的灌木林和小树林；浓密的森林里还有一些人迹罕至的幽暗的隐藏处。

无论是牧童或农夫，都不走近
那些遮挡幽会之地的林荫。

在那里，没有任何自然形成的或人工造成的东西使人感到不安，人们到处都可看到大地的巧妙布置。我的朋友，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它的保护，听从它的安排。克莱尔已说服她的父亲，邀请几位朋友到那一

^①沙勒，山区中供制作奶酪和其他奶制品用的木头房子。——作者注

带去打两天或三天猎，而且把我们这两个不可分离的人也带去。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这两个不可分离的人也要把我们的朋友带去。其中有一位是这一家的主人的代表；他去，自然是很给大家面子的；另外一个，名气虽没有那么大，但可以为她的朱莉造一个简陋的沙勒；这个沙勒是为谈情说爱而造的，因此，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是格尼德的圣殿了。为了又快又好地执行这个美妙的计划，只须在我们之间商量一下，略事安排就行了；办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好了，我的朋友，这封信就写到这里，以免再写下去就要被人家发现了。再说，我觉得你的朱莉的心早就飞到那个沙勒去了。

又及：这一切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因此，我们不用担心，几乎每天都可见面，即：两天当中，一天在我表妹家里，另一天在出去散步的时候。

书信三十七 朱莉来信

我慈祥的父亲和无比慈爱的母亲已于今天上午启程了；临行时，对他们疼爱的、但已不配得到他们这么关心的女儿千叮咛万嘱咐地说了好多话。就我来说，我在拥抱他们时，虽面带忧容，但骨子里，我那颗忘恩负义的心正跳动着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唉！我当时在他们面前依然是那样的天真和听话，紧紧依偎在他们怀里，一步也不愿意离开，但这幸福的时刻，如今安在呢？现在，我有了罪，而且变得很胆怯，一想到他们，我就战栗；再想想我自己，我就脸红。我所有的善良的感情都败坏了，我若是真有悔改之心的话，就绝不会这样空哀叹一阵，而毫无悔改的行動了。我一回想到当时的情形就难过。他们向我道别时，我倒不感到伤心，而此时我反而伤心起来了。在亲爱的父亲和母亲走了之后，一种难以言宣的忧虑窒息着我的心。在巴比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没精打采地走进我母亲的寝室；我看见她还有几件衣服零散地放着，我便流着眼泪一件一件地亲吻。我这样表达了对母亲的爱以后，心中才稍为轻松一些，感觉到天性的爱并未在我心中完全泯灭。啊！暴君，你休想完全征服我这颗温柔和软弱的心；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有多大的威力，它都不会失去正常的判断力；它将仍然尊重那些比你的法令更神圣的法令。

我亲爱的朋友啊！请原谅我不由自主地讲了这么多话，不要怕我在叙述当时情景的时候把话讲得太多，超过了该说的范围。我深深知道，在我们今生最自由自在地相爱的时候，是不应当说什么后悔的话的，不过，我不能向你隐瞒我的痛苦，也不能把我的痛苦加在你的身上，但你必须对它们有所了解，其目的，不是让你来替我承担，而是要你使它们有所减轻。如果我不敢向你倾诉，又向谁去倾诉呢？难道你不愿意给我以亲切的安慰吗？不是因为有了你，我才未完全失去勇气的吗？在我失去了美德之后，向我的心中灌输爱美德的思想的人，不是你吗？如果没有你，没有这位可敬的表妹经常用她同情的手擦干我的眼泪，我早就被沮丧的心情压垮了！然而，你热情的关心支撑着我；只要你还尊重我，我就不会堕落，而且，我很高兴地发现，如果我是一个应该被人轻视的人的话，你就不会这么爱我了。现在，让我马上到我亲爱的表妹（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我的妹妹）那里去，向她的心吐露我的烦恼和忧伤。而你呢，请在今天晚上来使我的心重新获得它失去的欢乐和宁静。

书信三十八 致朱莉

不，朱莉，不让我每天都像前天那样来看你，那是办不到的，因为我爱你的心应当随着你动人的美而与日俱增；你是我从未想到过的新的情感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前天夜晚真是想象不到的那么美！啊！你使我的心感受到了我从来没有领略过的甜蜜！啊，你那令人心醉的忧郁的面容！啊，一个心地温柔的人的憔悴样子！其魅力，远远胜过欢乐和愉快的表情；情人有了无限的激情，就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欲念，陷入狂喜和极度的兴奋！而你心中的快乐却是平静的和纯洁的，远非感官的快乐所能比拟；你的形象已深深印入了我的心，是永远、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消失的！天上的神灵啊！看见两个令人喜爱的漂亮女人亲切地拥抱，一个人的脸依偎在另一个人的怀里，两个人的高兴的眼泪流在一起，像天上的露水滴湿那新绽开的莲花那样滴湿那令人魂销的胸脯，此情此景，真是令人神迷，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真使人倾倒！我对这如此亲密的友谊羡慕不已；我觉得它甚至比爱情更令人陶醉。我感到难过的是，我不能给如此亲密的友谊带来安慰，我高兴激动的样子反倒使两人陷入了窘境。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情景能像你们的互相爱抚这样令人愉快，令人同情。在我看来，两个情人依偎的样子也没有这么美。

啊！当时，如果世间没有朱莉这个人的话，我定会爱上这个可爱的表妹的！不过，不会的，因为正是有了朱莉，她周围的一切才显得那么迷人。你的长袍，你的打扮，你的手套，你的扇子，你制作的物品，以及你周围引我注目的一切东西，都使我的心感到欢喜，因此，使人着迷的，只是你一个人。啊，我亲爱的朋友！好了，如果你使我愈来愈陶醉，则你将使我愈来愈享受不到快乐的乐趣，因为你几乎使我陷入了迷茫的境地；我很担心，我最后将因此而失去理智。现在，请你让我想一下这使我迷离恍惚的状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让我研究一下这新的激情为什么比我所想象的爱情还更美妙和动人。什么！你认为你堕落了！哼！情欲使你失去了理智吗？可是我，我却认为你这个人十全十美，不是一个凡人；如果在我心灵深处的爱情的火焰不把我和你结合在一起，不使我感到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人，那我就把你想象为一个抽象的人了。不，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了解你，就连你自己也不了解你自己；只有我的心才了解你，感觉到你，把你放在应有的位置。我的朱莉！唉！如果你只需要我尊敬你的话，那我多多恭维你，就会把你弄得迷迷糊糊的！唉！如果你真是一个天使的话，你的许多价值也将因此而失去！

请你告诉我，一个人的爱情，例如说我的爱情，要怎样才能加深；尽管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得到。虽然你时时都在我的眼前，但有那么几天，你的形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美。它紧紧追逐我，折磨我，使我无处躲藏，也没有时间躲藏；我认为，你写完上一封信，离开沙勒之后，就把我和你的身影留在那里了。因为是在乡间相会，所以我曾三次出城，而且每次走的都是同一个方向，每次都觉得我心向往之的那个去处比以前更加安谧。

人的眼睛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小树林，
轻风从未吹拂过比这更绿的叶簇。

我发现乡间的景致愈来愈美，草木愈来愈青翠和茂密，空气比以前新鲜，天空比以前明朗，鸟儿的歌声是那样的清脆悦耳，潺潺的流水使人想起了爱情的忧伤，葡萄园里的花向远处散发着浓郁的幽香；一种神秘的魅力使所有的事物都显得很美丽，也就是说，使我的感官着了迷。我们可以说，大地之所以装饰得这么美，是为了给你的幸福的情人做一张与他所钟爱的人和把他消磨得精疲力尽的爱情相配的新床。我心爱的朱莉啊，你这占据我半个灵魂的人，让我们赶快给这春天的美增添两个忠实的情人。让我们把真正的快乐带到这人迹罕至的地方，使大自然到处充满生机。没有爱情的火，大自然就会死亡。什么！要等三天！还要等三天！我已为爱情所陶醉，我渴望快乐，我怀着万分焦急的心情等待这缓缓到来的时刻。啊！如果上天让我在这间隔的三天当中，不遇到任何令人烦恼的事情就好了！

书信三十九 朱莉来信

我的好友，你说的话，我无一句不赞成；不过，在还有一些比我们更可怜的人在苦难中呻吟的时候，在我对他们的痛苦感到内疚的时候，别再对我谈什么欢娱的事了。请你看一看附来的这封信，不过，不要着急；我了解写这封信的可爱的和善良的姑娘，因此在看信的时候流下了许多伤心和同情的眼泪。我的疏忽大意铸成了大错，对此，我心里十分难过；我感到非常羞愧的是，我忘了尽我的第一个责任，从而把其他应尽的责任也全都遗忘了。我曾经答应过要关心这个可怜的姑娘，把她安置在我母亲身边，由我照看。但是，由于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照料我自己，因此就没有管她，把她忘记了，使她受到的苦比我所受的苦大。一想到我承担的这件事情，如再耽误两天就难以挽回，我就不寒而栗。贫穷和他人的引诱，将毁掉一个纯朴和聪慧的姑娘，而她将来是可以成为一个贤良的家庭主妇的。唉，我的朋友，为什么在世界上有那么一些人竟坏到不要良心，给别人制造苦难，以为用金钱就可以买到一个饥饿的女人的甜蜜的吻！

请告诉我，你对我的芳烁茵之孝敬父母和为人真诚，无动于衷吗？你对那个为了减轻他的情人的痛苦而去当兵卖命的年轻人，也无动于衷吗？为他们结成美满的婚姻作贡献，你难道不愿意吗？啊！如果我们对那两个被强迫分离的人不给予同情，他们又指望谁去同情他们呢？就我来说，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也决心要弥补我对他们的过错，使这两个年轻人结婚。我希望上天保佑我做成这件事情，并希望这件事情成为我们将来幸福的前兆。我以我们友谊的名义请求你，如果可能的话，于今天，或者至迟于明天上午，就动身到纳沙特尔去，和德·梅尔维耶先生商量，让那个忠厚的年轻人回来；你不要怕费唇舌，也不要吝惜金钱，要千方百计地求他答应。你把芳烁茵的信带去，只要有感情的人，看了这封信是不能不感动的。总之，不论我们要花多大的代价，要牺牲多少快乐的时间和金钱，都只有在克洛得·阿勒确实获准离开军队之后，你才回来，否则，在我一生中，即使得到了爱情，我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的时候。

我预感到你的心将对我提出反对的意见，你以为我的心就不像你的心那样感到为难吗？我之所以坚持要你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必须使美德不成为一句空话，要为实践美德作出牺牲。我的朋友，我的可敬的朋友，一次约会没有实现，将来有千百次约会来补偿；几个小时的欢乐的时间像闪电似地转瞬即逝，不再回来。然而，如果一对诚实的人的幸福是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就要想一想你该怎么办。我告诉你，为他人造福的机会之少，远非你所能想象，机会一去，就再也找不到了。这件事情，将使我们终生满意或终生遗憾，那就要看我们怎么办了。请原谅我说了这一番多余的话；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这番话已经是多余的，而对一个情人来说，就更用不着这样反复讲了。我知道，你对那种只知道自己享乐，而对他人的痛苦熟视无睹的人，是深恶痛绝的。你本人就曾经说过千百次：不能为尽人的天职而牺牲一日之乐的人，必遭祸殃！

书信四十 芳烁茵·雷加尔致朱莉

小姐：

请原谅一个陷于绝境的可怜的女孩子，因有许多难办的事情，而不得不冒昧乞求你的善心的帮助。你历来对有苦楚的人十分关心；我是如此的不幸，只有你和慈悲的上帝才不嫌弃我向你们诉说我的苦情。离开你为我安排的徒工工作，我感到十分难过，但不幸的是，我母亲已于今冬去世，所以我不得不回家去照顾我那瘫痪在床的可怜的父亲。

我没有忘记你对我母亲的建议：把我许配给一个愿意照料我的家庭的诚实人。克洛得·阿勒是令尊大人从军队带到这里来的，是一个很老实的年轻人，行事规规矩矩，又会干活，对我也很好。我在已经得到你对我们的许多照顾之后，不敢再来麻烦你了，因此，整个冬天都是他来帮助我们，照料我们的生活。他想今年春天和我结婚，他的心已全部扑在这件亲事上。然而有人硬逼迫我，限我在复活节前必须交清三年的欠租。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因无法筹借这么多现款，便瞒着我再次应募到德·梅尔维耶先生的连队去当兵，把他得到的入伍金全都交给我。德·梅尔维耶先生在纳沙特尔只预备呆七八天；再过三四天克洛得·阿勒就必须到连队去了，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时间和钱办我们的婚事了。目前，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你和男爵先生能出面帮助，至少为我们争取缓五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将尽力在这五六个月里设法办我们的婚事和偿还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支用的钱。我对他很了解，他是绝不愿意花用他给我的这笔钱的。

今天上午，有一位很有钱的先生来向我许了许多愿，但谢天谢地，我拒绝了他。他说他明天上午再来听我的最后的决定。我已经告诉他不要再来了；他已经知道我的最后决定了。如果他硬要来，他也将像今天这样碰个大钉子。我也可以向穷苦的人们借钱，不过那样一来，我们就更被人家看不起，所以还是不去借钱为好。再说，克洛得·阿勒是不愿意娶一个求人家帮助的女人的。

好心的小姐，请原谅我冒昧给你写这封信。我觉得，我只有向你才敢这样陈述我的苦情。我的心已非常难过了。这封信就写到这里。

你谦卑的和得到你喜爱的仆人
芳烁茵·雷加尔

书信四十一 复信

我缺乏记性，而你则缺乏信心，我亲爱的姑娘，我们两个人都犯了大错误，但我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我将尽力弥补我的过失。这封信交巴比带给你；我已经委托她尽快给你送去你需用的东西。她明天上午将再到你家，帮助你打发那位先生，如果他再来的话。晚饭后，我和我的表妹一起来看你，因为我知道你不能离开你可怜的父亲，而我也想亲自来看看你家的情形。

至于克洛得·阿勒的事，你不要着急；我的父亲现在不在家里，等他回来之后，我们将尽量想办法。你要相信，我不会忘记你，也不会忘记那个忠厚的青年。再见，我亲爱的姑娘，愿上帝保佑你！你不去向别人借钱，这做得很对；只要能在善良的人那里想得出办法，就不要向别人举债。

书信四十二 致朱莉

来信已收到，我马上就动身；我回信告诉你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啊！你这个狠心的女人！我心里根本想不到你会叫我去办这么一件我不喜欢去办的好事！但你已经下了命令，我只好服从。即使要我去死一百次，我也照办，因为我必须得到朱莉的尊敬。

书信四十三 圣普乐致朱莉

我于昨天上午到达纳沙特尔。我打听到德·梅尔维耶先生在乡下，于是便赶快跑去找他。他打猎去了，我等他一直等到傍晚。当我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诉他，并问他要多少钱才允许克洛得·阿勒回家时，他给我讲了许多困难。我原先以为由我本人出一笔相当多的钱，如果他不干，我再加点钱，就可以解决，但这个想法没有成功，我只好返回城里。我今天上午又去找他，并决定：无论是用金钱或是用强求的办法，或者别的什么手段，不达到我的目的，就决不罢休。为了办好这件事，我一早就起床；正当我准备上马出发时，我收到德·梅尔维耶先生派专差送来的一封信，说他同意让这位健壮的年轻人回家。他的原信是这么说的：

“先生，你来请求我解除这个年轻人当兵的合约，我现在决定同意。昨天我之所以未答应你，是因为你说你愿意给我一笔钱；而今天我之所以同意，是出于你所说的仁慈之心。请你相信我，我做好事是不要一分钱的。”

这么幸运的成功，一定使你感到十分高兴：你从你自己的高兴心情，就可以推知我收到德·梅尔维耶先生的信时，心里是多么高兴了。把这件事情尽量办得面面俱到，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我一定要去感谢德·梅尔维耶先生，并把钱付给他。如果因为再次去见他而把我的归期推迟一天（我真担心会推迟），我说一句我又损失了一天时间，还不行吗？没有关系，我做了你感到高兴的事，这个代价，我完全能够承受。我能够为我所爱的人效劳，做好一件事，从而同时获得爱情和道德的赞美，这是多么幸福！啊，朱莉！我承认，我心里是充满了焦虑和气愤的。我责怪你对别人的痛苦那么关心，而对我的痛苦满不在乎，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任何优点值得你称道似的。我当时认为，你使我失去了一个美好的希望还不算，而且还不必要地剥夺了我一次你答应让我得到快乐的机会。现在，所有这些牢骚话，已完全没有了。我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我已经得到了你这个一贯以做事有始有终为乐的人答应给我的补偿。你的魔力真是奇妙：剥夺了人的享乐，反而使人觉得和得到快乐一样甜蜜；使人为你办事，必须办得连自己也要觉得满意才行！啊！我已经说过一百次：你是天上的天使，我的朱莉！你的心对我的心享有这么大的权威，它当然比一切人的心更圣洁。既然你的权威是上天赐与的，我怎么能不永远服从呢？既然我永远敬慕你，我怎么能不爱你呢？

又及：我算了一下，在你母亲回来以前，我们至少还有五六天时间，在这几天里，难道不能到沙勒去一次吗？

书信四十四 朱莉来信

我的朋友，不要对我母亲的突然回来发那么多牢骚。她这样回来，反倒对我们有利，而我们此次出于慈悲之心让你去办那件事，其好处之多，是我们无论怎样巧妙安排，也达不到的。如果我们按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行事，你看，将有怎样的后果。要是恰恰在我母亲回城的头一天我到乡下来了的话，也许还未和你会面，她就派专人来找我了，而且，我必须马上回城，来不及通知你，使你干着急，使我们在舍不得分手的时候，必须分手。再说，他们要是知道我们两个人都在乡下，不管我们多么小心，他们都可能认为我们两人是在一起。至少，他们会起疑心；这就够我们受的了。如果不适当地贪恋现在，我们将失去未来的许多机会。对一件好事掉以轻心，把事情办糟了，将会使我们后悔一生的。

现在，请把我刚才讲的话和我们目前的情况加以比较。首先，你不在这里，这就很好。那位监护神似的人，一定会告诉我母亲，说她在我表妹家里很少看见你。她是知道你到外地和去外地办什么的，因此，这又增添了一条使人尊敬你的理由。在他们的想象中，相处得很融洽的人，当然会趁这仅有的一会儿自由会面的时间，到僻静的地方去会面的！我们要用什么花招才能排除他们这种极有理由的怀疑呢？在我看来，诚实的人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是：在人们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上，作出诚实的样子，从而使人们把一件努力去做的事情当作一次无所谓的举动。我的朋友，用这种手段来掩饰爱情，对享受爱情的人来说，是很甜蜜的！此外，帮助两个受苦的情人结合在一起，使两个配享幸福生活的人得到幸福，这也是令人快乐的事情。我的芳烁茵，你已经看见过她了。你说：她长得美不美？难道她不值得你为她办那件事情吗？她长得太美，而她的生活又太苦，所以不可能安安稳稳地一辈子不嫁人。至于克洛得·阿勒，他善良的天性使他奇迹般地熬过了三年当兵的生活，如果再让他去受那么多苦，他能不能像别人那样变成一个无用之人吗？现在好了，他们能彼此相爱，并将结为夫妻；他们虽穷，但将得到人们的帮助。他们是诚实的人，而且永远是诚实的人。我的父亲已经说了，他将设法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家。你已慷慨地为他们和我们花了不少钱，你不说，我也得感谢你！我的朋友，这就是你为实践美德而作的牺牲所产生的明显的结果；如果这种牺牲是值得的话，则虽有牺牲，那也是很快乐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人对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感到后悔的。

我猜想，你会仿效我的表妹那样称我为“说教人”。是的，我同那些以说教为职业的人一样：做的没有说的好。不过，虽然我的说教没有他们的说教那样动听，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说教至少是不像他们的说教那样一风吹。我绝不为我自己辩护；亲爱的朋友，我要把疯狂的爱情使我失去的美德全都奉献给你；由于我已经不能正确估计我自己，所以我要以你的看法来衡量我这个人。就你来说，只要你真心爱我，一切都会自行好起来的。当你看到要还的风流债愈来愈多的时候，你要高兴才好！

我的表妹已经知道你和她的父亲谈论过多尔贝先生；通过我们和她

的友谊与我们对她的情分，她也猜想得到你们谈了些什么。我的上帝！我的朋友！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姑娘啊！我为人所爱，得到别人的爱，我认为的确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父亲、母亲、朋友、情人，所有我周围的人，我想爱他们都爱不成；他们不是抢在我的前面先爱我，就是他们给我的爱比我给他们的爱多。世界上所有最美好的感情好像都在向我的心涌来，而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只有一个心来享受我所有的幸福。

我忘记告诉你：明天上午要来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名叫博姆斯顿绅士，是从日内瓦来的，他在那里呆了七八个月。他说，他从意大利来的时候，在锡昂看见过你。他发现你当时十分忧愁，而且还说了些我想也想得到的情况。昨天，他在我父亲面前所说的称赞你的话，是说得那么好和那么得体，以致我也说了几句称赞他的话。的确，我觉得他讲的话很有意义，很有味道，而且充满了热情。在谈到高尚的行为时，他的声音提高了，眼睛闪闪发亮，好像人人都能做高尚的行为似的。他也津津有味地讲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例如意大利的音乐，他简直把它捧上了天。他的看法，我听起来好像和我那个可怜的弟弟的看法差不多。另外，他的谈话，刚劲之词用得更多，优美之词用得少，因此，我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刺儿头。再见，我的朋友。

这是当地人用的词儿，在这里作隐喻用。它本来的意思，是指一个摸起来感到粗糙的表面，它像一把毛很密的刷子或乌德勒支产的绒布那样感到扎手，很不舒服。——作者注

书信四十五 致朱莉

当爱德华·博姆斯顿绅士来时，我正在第二次看你的信。因为有许多话要对你说，所以，我的朱莉，我怎么能想到对你谈到他呢？当我们彼此要讲的事情已经够多的时候，还去谈第三者吗？现在，既然你想听，我就给你讲一讲我所知道的情况。

他从辛普龙到锡昂，在锡昂等人从日内瓦派马车来接他到布里克。因为闲着没有事儿干，所以男人们都十分自由，接触的机会多，他就常来找我。一个天生就不太关心别人的英国人，能够和一个喜欢孤独的有心事的人这样来往，我们的交情可以说是足够深的了。我们觉得，我们两人谈得很投机，初次见面我们的心就相当契合，因此，我们在一起相处虽只有一个星期，但我们的交情却能持续一生，如同两个法国人经过八小时的熟悉，就能做到今后永不分离一样。他给我讲他旅途的见闻；我知道他是英国人，所以我相信他将和我谈建筑和绘画的问题。不久，我很高兴地发现，他研究绘画和高大的建筑，也连带研究了风俗和人。他给我讲起美术来，头头是道，话说得很有分寸，一点也不夸张。我认为，他评论美术时，凭感觉发表意见的时候多，作科学分析的时候少，重效果而不注重画法，因此，我认为他这个人很精明。谈到意大利的音乐，他对我也是像你谈的时候一样，津津乐道，谈得很起劲。他还让我听了几首意大利歌曲，因为他带来一个演奏能手：他那位随身男仆小提琴拉得很好，而他本人大提琴也拉得不错。他为我选奏了几段他认为哀婉动人的曲调；不过，也许是由于一种对我说来是如此新鲜的乐曲，需要有更懂音律的耳朵才听得懂，或者是由于音调虽美，但过于忧伤，哀怨之情太浓，所以他所选的那几段音乐，我听起来并不怎么好；我觉得，调子倒真是美，不过旋律很古怪，而且缺乏表现力。

这位绅士还很关心我，一再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把可以告诉他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他建议我到英国去游历，并提出了一些我在一个没有朱莉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的发财的计划。他对我说，他将到日内瓦去过冬，第二年夏天到洛桑，而且在回意大利以前，还要到韦威去一趟。他对我说的话是实行了的，因此，我们重逢时，心里又有一番新的乐趣。

至于他的个性，我认为，他有点性子急，易冲动，但他为人却很正派，办事很踏实。他自己夸他懂哲学，而且还精通我们以前谈过的那些理论。但实际上，他在气质上是属于他所说的那种有心计的人。因此，他给他的行为所涂抹的淡泊坦然的色彩，只不过是想要以美好的理论来掩盖他心中想采取的手段而已。然而，我很难过地得知，他在意大利遇到了几起麻烦，而且几次官司都打输了。

我不知道你说他的态度有点像刺儿头，是指什么事情而言。是的，他对人显得不亲切，但我并未看出他有什么令人厌恶的地方。尽管他对人的态度不像他的心那么热情，而且忽视小节，但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使人感到不快之处。虽说他没有我们的青年军官从法国学来的那种外表上彬彬有礼的样子，但他也像普通人那样很讲礼貌，而且不炫耀自己，让人一眼就看出他的身分和他的等级，何况他对所有的人都是很尊重的。我讲的这些看法，你是不是认为太天真了？举止不文雅，这是个不能使女人原谅的男人身上的一个缺点，即使他有优点也不行。我很担心，

朱莉一成了女人，就一辈子不改女人的看法。

我既然要有啥说啥，我亲爱的女说教人，我就再告诉你一点：你休想不让我行使我的权利；一个渴望得到爱情的人，是根本不听你那些说教的。你要三思，要想一想你已经答应给我的和我理应得到的补偿，因为，你教训我的话虽然都很好，但不管你怎么说，沙勒还是值得一去的。

书信四十六 朱莉来信

好嘛！我的朋友，你三句话不离沙勒！到沙勒去的事儿像千斤石头似地压住你的心；我看，不管是死是活，都要对你把去沙勒的事儿讲清楚。我且问你：凡是你去过的地方，你就觉得那么好，以致换个地方也不行吗？能在荒漠深处为阿密德建造宫殿的爱神，就不能在城里为我建造一个沙勒吗？告诉你：芳烁茵就要结婚了。我的父亲不反对把喜事办得气派一点，因此想为她举行一次婚礼，让我们大家都参加。这次婚礼一定会办得喜气洋洋，十分热闹。有时候，闹闹嚷嚷的欢乐声和觥筹交错的盛筵具有神秘的气氛。我的朋友，我这句话的意思，你当然明白；在我们经办的这件事情中，看到他们享受我们花了许多心血得来的快乐，我们的心里，不也是很甜蜜的吗？

我觉得，你有点过于热情，急于为爱德华绅士进行辩解；其实，我对他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再说，对于一个我只是在一个下午见过一面的人，我怎么能说长道短呢？而你和他也只是有几天的交往，你本人又怎能对他作出评价呢？我说的那些话，完全是推测，因此，你用不着过多地发表那么些意见。他对你提的建议，纯属空话，听起来很带劲，但容易推脱，说了不实行，所以这个外国人乐得慷慨，说了也无妨。我了解你天性活泼，往往有和一个人初次见面，就形成喜欢或不喜欢的倾向。不过，等我们以后有工夫的时候，再细细研究他对你提的建议好了。如果爱情赞成我的计划，它也许就会给我们带来较好的效果。啊，我的好友！耐心等待是痛苦的，但它结出的果实是甜蜜的。

现在，回头来谈一下你这位英国朋友。我觉得，他心胸开阔，意志很坚强；在他的头脑里，分析问题的能力多于临机应变的才能。这一点，你的看法也差不多；男人有优越感，但绝不应嫌弃崇敬他的人，而你却摆出一副优越的神气责备我，说什么我一成了女人，就一辈子改不了女人的观点，好像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摆脱过女人气似的！在读柏拉图的《共和国》时，我们有一次还讨论过两性之间的心理上的差异；这，你还记得吗？我现在还坚持我当时的看法，还想象不出一个对两种迥然不同的人适合的共同的范例。男人能攻能守，胆子大，而女人则腼腆。这些现象，不是你那些哲学家所说的是习俗使然，而是来源于天生的气质。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而且，从这一点还可以推论出其他的心理差别。此外，两性的天然归宿不一样，所以，两性的倾向和看问题与判断事物的方法也必然不同，形成分歧。在种地和给孩子喂奶方面，不能硬要两种性别的人都有同样的兴趣和同样的体质。长得高一点，声音响亮一点，身材好一点，这似乎与性别没有必然的关系。但一个工人外表一变化，就表明他有改变思想的意图。一个成熟的女人和一个成熟的男人，在心灵和面貌上都不应彼此相像。随便模仿异性，真是荒唐之至，这将使明智的人好笑，把寻求爱情的人吓跑。总之，我认为，一个女人若身高不到五法尺半，嗓音不低沉，下巴没有长胡须，就别把自己装扮成男人。

你看，谈恋爱的人连骂人都不会！你指摘我的看法是错的，但我的

此处法尺，指古法尺；每一古法尺约等于三百二十五毫米。

看法实际上没有错，如果真是错了的话，那你也和我一样错；你说它是我的一点缺点，但实际上是一个我引以自豪的优点。你要我真真实实地把我对你的看法全都告诉你吗？那好，我觉得，你经常对我说的那些热情称赞的话，是在刻意奉承，表面上很至诚，实际是在为你自己表白。我的所谓的十全十美，竟使你糊涂到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来说明你有理由暗中抱怨你被耽误了。

我告诉你，你无须把你对我的真正看法说给我听，因为你想说也是说不清楚的。爱情的眼睛，即使十分尖锐，它能去寻找情人的缺点吗？在寻找缺点方面，主要靠真诚的友谊；在这一点上，你的学生克莱尔比你强一百倍。是的，我的朋友，你称赞和敬慕我，说我长得漂亮，很迷人，十全十美；你这些吹捧我的话，使我听起来高兴，但不能引诱我，因为我认为，你这些话是错话，但尚不是假话，是你自己看错了，而不是有心骗我。啊！爱情的幻象是多么可爱呀！情人谄媚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是真话；头脑不思索，但心儿在说话。我并不十全十美；情人之所以称赞我十全十美，是因为他是这么想的，这么认为的。情人的话虽不符合实际，但不能说他在撒谎；他虽在阿谀奉承，但并未因此就变成卑鄙的小人。我们至少要尊重他，虽然我们不相信他的话说得对。

我听说（我一听说，心儿就蹦蹦跳）明天要请两位哲学家来吃晚饭，一位是爱德华绅士，另一位是一个君子，他的样子很严肃，但有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用脚碰他一下，他也会慌了神。你不认识他吗？我请你劝告他，明天千万要比平常更加保持哲学家的风度；而我也要告诫那个年轻姑娘眼睛不要乱瞧，在家里尽量不要打扮得太漂亮。

书信四十七 致朱莉

啊！你真坏，你所说的对我行事谨慎，就是这样谨慎法的吗？你想这样来捉弄我的心和掩饰你美丽的容貌吗？我认为，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就没有执行。第一，你的打扮，你一点也没有打扮，你很清楚，你这样朴朴素素，反倒更加迷人。第二，你和蔼可亲和大大方方的态度，最容易引起人们在闲暇时谈论。你谈话比平时少，比平时更动脑筋，更有风趣，从而使我们大家都注意，洗耳恭听；每一句话都打动了我们的心。你低声哼唱的歌曲，使你所唱的歌词更加优美；它虽然是一首法国歌，但爱德华绅士也喜欢听。你羞怯的目光和低垂的眼睛，竟意料不到是那么的明亮，简直使我心乱如麻，想入非非。尤其是，你周身似乎有一种我难以形容的和使人着迷的东西，使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看你。就我来说，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法子。如果这就是你所说的尽量不打扮得那么漂亮的话，我告诉你，这反而使你比平常美；在你周围都是些正人君子的时候，你真不该打扮得这么美。

我担心那位可怜的英国哲学家也有这种感觉。由于我们大家都喝得有几分醉意，所以在送走你的表妹之后，他请我到 he 那里去听音乐和喝英国酒。当他邀请的人都到齐的时候，他一再心情激动地对我们谈到你，这使我很不高兴。我听他对你称赞的时候，可不像你听我称赞你的时候那样兴奋。一般地说，我承认，除了你的表妹以外，我不喜欢任何人在我面前谈起你。我觉得，别人的每一句话都将夺走我的一部分秘密和一部分快乐，因此，不论别人说什么，我觉得，他话中的意思都十分可疑，或者与我所想象的意思差得太多，所以，除了我自己对你的称赞以外，别人对你的称赞，我一律不听。

这并不是因为我也像你那样有嫉妒心。你的心，我了解，我心中有数，压根儿不会想象你可能变心。得到了你的保证之后，我就不怕还有什么向你求婚的人。不过，这个求婚的人，朱莉！……他的条件优越……再加上你父亲的偏见，那就可怕了。你知道，此事与我性命攸关，请你务必对此事谈一谈你的看法。只要有朱莉一句话，我就永远放心了。

晚上，我听他演唱了几首意大利歌曲；我也演唱了几首，因为有一些歌是二重唱，所以我偶尔也得参加。我不敢对你讲意大利音乐对我产生的影响；我害怕，我害怕昨天晚餐的情形也许会影响我听到的音乐的效果。我把你对我的诱惑力看作是音乐的魅力。为什么使我在锡昂觉得它令人烦恼的原因，不能在这里使我觉得它在相反的情况下令人愉快呢？难道你不是我心中的爱的第一源泉吗？你在用魔法考验我吗？如果音乐真的那么迷人，它就会对所有听到音乐的人产生影响。然而，当那些歌曲使我入迷的时候，多尔贝先生却在沙发上安然入睡；在我高兴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唯一的一句夸奖话，就是问了一下你的表妹会不会说意大利语。

所有这一切，原因何在，明天就可知道了，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还要举行一次音乐会：绅士想把这次音乐会办好，从洛桑请来了一位拉第二提琴的人；他说，这个人相当出名。我也准备带几个节目去，几首法国大合唱曲，让我们看一看效果如何。

在回到我的住处的时候，我感到很困倦，因为我没有熬夜的习惯；

不过，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倦意完全消失了。然而，我还是想睡几个小时。我亲爱的朋友，你快来吧，在我入睡的时候，你也别离开我。不论你的身影将打扰我的睡眠还是帮助我入睡，也不论它会不会使我联想到芳烁茵的婚礼，它都会使我获得瞬间的甜蜜；这甜蜜的瞬间即将到来，使我醒来的时候，心中充满幸福。

书信四十八 致朱莉

啊！我的朱莉！我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声音真动人啊！曲调真美啊！真是沁人心脾的快乐的源泉啊！你一分钟也不要耽误，赶快仔细挑选，把你的歌剧、大合唱曲和法国曲子都带来；烧起一炉好火，把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扔进火里，把火拨得旺旺的，驱散冰凉的寒气，让大家至少感到屋子里很暖和。对审美的神应当奉献这赎罪的牺牲，才能赎你的罪和我的罪，因为我不该让你去唱那些粗俗的歌曲，而且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把刺耳的声音当作心灵的声音。啊，你那个聪明的弟弟说得真有理！我活到今天，才发现我在这门感染人的艺术的创作上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我觉察到了我创作的歌曲的效果不太好，但我把它们归因于歌词太差。我以为，音乐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声音，它虽悦耳，但它只能间接对心灵发生作用，而且作用甚微；和声的效果纯粹是机械的和物理的，它和感情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能要求美妙谐和的声音比美丽协调的色彩更打动我的心呢？在语言的重音和旋律的重音之间，我未看出感情与声音之间有什么牢固的和秘密的联系；感情可使说出来的声音显得生动活泼，但我未认识到模拟不同的声音也可使唱出来的声音打动人的心，未认识到听歌的人之所以真正入了迷，是由于唱歌的人的心灵活动的确是美。

这些看法，是我听了爱德华绅士唱歌之后才形成的。他作为一个音乐家，对他喜爱的这门艺术发表了不少的看法。他告诉我说：“和声在拟声音乐中是次要的部分；在严格意义的和声中，是不能采用拟声的手法的。是的，它能保证音调的谐和，表明音调的准确，使音调的变化更明显，曲调更具有表现力，歌声更优美。然而，悠扬婉转的曲调的强大感染力，完全来自旋律；音乐之能感动人的心，完全靠它。调式呆板而无旋律的音乐，你听一刻钟以后，就觉得厌烦了。歌曲虽好，若音调不谐和，硬要人耐着性子听下去，那是很难的。富有感情的音调能使最简单的歌曲也富有活力，使人听起来很有意思。缺乏感情的曲调，是怎么唱也唱不好的，因此，单凭和声，那也是不能感动人的心的。”

他还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国人搞错了音乐的力量何在。法国人的语言不讲究腔调，因此，他们的音乐没有、也不可能有旋律。法国人的诗歌矫揉造作，一点也不自然；他们以为，在诗歌中，只要声调谐和、响亮，效果就好。然而，响亮的声音不仅不能使韵律优美，反而使它喧嚣刺耳。他们的想法是如此之大错特错，以致使他们想在音乐中用和声也用不得体；由于想在音乐中多加和声，他们就不加挑选，不管效果好不好，都硬塞进去，结果，败坏了他们的听力，喜欢听噪音，以为谁唱得最起劲，谁就唱得最好。他们没有自己特有的风格，因此，他们只好笨拙地跟着我们学，但结果是愈学愈不像。他们那位著名的吕里（其实应当说是我们的吕里）只会模仿当时在意大利已到处可见的歌剧。从吕里那个时候起，法国人就爱看意大利歌剧，看了三四十年，也生搬硬套地学了三四十年，结果，把我们原来的歌剧搞得面目全非，几乎把我们的音乐搞乱了套，其情形，如同其他国家的人模仿法国的音乐

吕里（一六三二—一六八七），出生在意大利的法国作曲家。

一样，结果把法国的音乐也搞乱了套。他们对他们的歌曲大肆吹嘘，其实，他们吹嘘的地方，正好是他们的音乐应受批评的地方；即使他们能唱出感情，他们也是不用心唱的。由于他们的音乐缺乏感情，所以他们的音乐更适合于小曲，而不适合于歌剧；相反，由于我们的音乐充满激情，所以我们的音乐更适合于歌剧，而不适合于小曲。”

接着，他给我朗读（只朗读而不吟唱）几段意大利歌剧的歌词，使我认识到了宣叙调中的音乐和歌词的关系，以及歌曲中的音乐和感情的关系；此外，还使我认识到了准确的节拍与和弦的正确运用将使音乐更富有表现力。果然，把我对语言的知识，与我所能运用的既娓娓动人而又哀婉悲壮的铿锵明亮的声调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用无须遣词造句就能对人的耳朵和心灵传达思想的语言，去玩味那迷人的音乐，就立刻感到它的确能打动我的心。它的魅力比我想象的大；一种美妙的感受不知不觉地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和我们干巴巴地一口气唱下去的声音的确不同。每一句歌词都有一个形象进入我的脑海，或者说有一种感觉进入我的心，不仅悦耳，而且沁人心脾；音乐的演唱一点也不费力，非常轻松。参加演唱的人好像都受到同样的精神鼓舞；声部的领唱者毫不费力地表达了曲调和歌词要求他表达的情感。我尤其感到舒服的是：没有重节奏，唱的人不费劲，而且不像我们的音乐那样，歌曲和节奏经常冲突，使演唱的人非常难办；歌曲和节奏不协调，演唱的人受累，听众也受累。

然而，在演唱了几首悦耳的歌曲之后，他们却开始演奏大段大段的乐章，使劲表现冲动的和混乱的感情，结果使我立刻失去了音乐感，分不清哪些是歌声，哪些是拟声；我觉得，我听到的是哀号声、狂怒声和绝望的悲叹声。我仿佛看到了几个泪流满面的母亲、被抛弃的情人和愤怒的暴君，我的心情混乱，简直快坐不住了。这时，我才明白，从前使我感到烦恼的音乐，现在之所以使我急躁不安，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是因为我已开始在心里想象它，而它一对我发生作用之后，它就用全部力量来影响我。不，朱莉，这种影响，我一点也不能忍受：它们是多余的，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我的影响却不小，也不轻。要么，我从音乐开始的时候起，就保持冷静，无动于衷，否则就让它们一直把我影响下去，因为，这是一种我一点也听不懂的语言的嘈杂声，是把我搞得坐立不安的感情的冲动。那么冲动的感情，我的心是承受不了的。

我只有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而且这件事情我永远不能忘怀；这件事情是：使我那么感动的歌子，不是由你，而是由另外一个男人来唱，看见一只微不足道的公绵羊张口唱那最温柔的表现爱情的歌曲，的确是令人遗憾的。啊，我的朱莉！一切属于感情的东西，不是应该由我们来表达才好吗？谁能比我们更清楚地感到和更好地抒发一颗温柔的心所感到的和所抒发的情感？谁能用更动人的声调唱“喂，我的心上人，我爱慕的偶像”？啊！如果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唱一首使人流出甜蜜的眼泪的美妙的二重唱，我们的心将多么愿意用力表现它啊！我将首先请你听我试唱一下这首歌，在你的家里，或者在你表妹家里，都可以。如果你同意爱德华绅士把他的朋友带来的话，他会把他们都带来的。我深深相信，有一副你这样的歌喉，再加上我对意大利语的熟练掌握，演唱一曲就足以使你达到我现在的境地，并使你分享我受到的欢迎。我建议你，并请求你，一定要利用这位音乐奇才现在在这里的机会，像我今天上午这样，

向他学习。他的教法十分简单明了，练习多，讲解少；他不对你讲如何唱，而是具体地唱给你听。在这件事情上，正如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用示范的方法比光讲条文好。我已经看出，你的问题只是在于：要严格按照节拍，善于抒发感情，注意做到字正腔圆，把调子唱准，不拖腔拖调，不带尖嗓子和法国的花腔，就能唱得恰到好处，既富有表现力，又声调柔和。你的声音天生就是那么清脆，很容易学会这种新的唱法。你聪明过人，不久就会发现意大利音乐之富有活力和沁人心脾的原因何在。

歌声的感染力，来自心灵。

今后，再也不唱那些令人厌烦的、乱糟糟的法国歌了，因为它像肚子疼痛的苦叫，而不像感情激动的吟唱。你要唱那些能拨动他人心弦的美好的歌，因为只有这种歌才配得上你的歌喉，只有这种歌才配得上你的心，才富有魅力，能表达多情的人的火热的爱情。

书信四十九 朱莉来信

我的朋友，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只能偷偷地给你写信，而且，即使偷偷地写，也经常有突然被人发现的危险。由于不可能把信写得很长，所以我只能回答你信中提到的几个重要的问题，或者补充我在谈话中未能向你谈清楚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如同在口头上一样，只能悄悄地在信上告诉你。今后我只能这么做，尤其在今天，由于要讲几句关于爱德华绅士的话，所以就不能回答你信中提到的其他问题。

我的朋友，你担心失去了我，因此就对我大谈歌曲！在两个互相了解尚浅的情人之间，用这个办法来岔开麻烦事儿，那很好嘛！你并不嫉妒；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我也不嫉妒呀；我深深了解你的心，在别人觉得你对人冷淡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嘛。我们情投意合，我们的感情就有了保证；这种保证，是可靠的，令人放心的。我深深知道，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保证，你从你自己的心就推知了我的心。我的心之所以认为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也是由于有了这种保证。因此，如果我看见你再大惊小怪一点儿的话，我就会认为你的爱情不怎么深了。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爱德华绅士除了对我有一般的男人对我这样年纪的女人都有的殷勤表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示。问题不在于他心中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而在于我的父亲和我自己有没有那种意思。我父亲和我对他的看法，和对你所谓的其他的求婚者的看法是一样的，而你对其他的所谓的求婚者的看法如何，你信上却只字未提。如果要把他排除在求婚者之外，把那些人都排除在求婚者之外，你心里才踏实的话，那你就尽管放心好了。他这样一种身分的男人，找上我们家，尽管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面子，但我父亲和他的女儿都不会同意让朱莉·德丹治成为博姆斯顿夫人。这一点，你放心好了。

不要以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曾经提到过爱德华绅士；我敢肯定，在我们四个人当中，唯一能使我对我感兴趣的，恰恰是你。不管情况如何，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知道我父亲的想法的，虽然他没有向我或其他人谈过。即使他真的谈过这件事，他也不会详细告诉我的。为了消除你的担心，讲这几句话也就够了，这就是说，你该知道的情况，我都讲了。若你还想知道其他的情况的话，那就纯粹是出于好奇心了；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是不会满足你的好奇心的。你责备我谨小慎微，说这种态度不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如果我经常是这种态度的话，你今天也许就不会觉得这种态度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不冒冒失失地把我父亲说的那些话告诉你，你也许就不会在麦耶黎那么难过了，就不会给我写那封使我心情不安的信了，我就会无忧无虑地生活，向往着幸福的到来了。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一时的疏忽已使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我是多么害怕再犯其他的错误啊。你太冲动，所以没有耐心；你应当克服你冲动的感情，而不仅仅是把它加以伪装。如果稍有一点儿什么情况你就暴跳如雷，稍给你一点儿解释你就什么也不怀疑，这样，大家就可以从你的心态窥测出我们的全部秘密；由于太着急，你将把我们苦心孤诣地取得的成功完全毁掉。让我来指导你如何表达爱情，从而获得爱情的快乐。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难道你不明白：你只有不制造麻烦，你才能对我们的幸福作出贡献吗？

唉！这几句叮咛嘱咐的话，说得太晚了，今后对我还有什么用呢？现在是不是到了悬崖勒马，防止我们的灾祸真正产生的时候了？啊！可怜的姑娘，是幸福还是不幸福，这完全取决于你！能不能使令人羞愧和悔恨的事情到此为止？天啦！既不能忍受自己的罪恶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又不能痛改前非，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情啊；被千百种令人恐惧的情景所包围，被千百种虚幻的希望所欺骗，甚至连可怕的失望的宁静也无法享受！我今后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力量和勇气，而在于命运如何安排和行事是否谨慎；不在于要熄灭那应当与我的生命同样长久的爱情的火焰，而在于：是使爱情保持纯洁，还是使它有罪而消灭。我的朋友，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请你多加考虑；你是否相信我的热忱，由你自己决定。

书信五十 朱莉来信

昨天，在离开你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想向你解释你责备我的表情忧郁的原因，因为你对我并不理解。尽管我不喜欢详述其中的原委，但我现在还是要向你讲几句，因为我答应过你，我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你昨天傍晚对我讲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话，是否还记得你说那些话时的表情。至于我，为了你的荣誉和我的心灵的宁静，我是不会很快就把它们忘记的。你讲的那些话使我太生气了，所以不能轻易就忘掉。那么难听的话，有时候就在我的耳朵边上说，我真不相信它们会出自一个诚实的人之口；我认为，它们在情人的用语中是不应当存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你会把那些话用之于我。唉，上帝啊！如果你想用那些话来使你的爱情富于乐趣的话，那你的爱情将成为很糟糕的爱情！是的，晚餐吃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对此地的人的吃饭时间过长，是可以谅解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对你谈这个问题。告诉你：我们相会的时候，你对我那样冷漠，是我今生最后一次允许你了。

然而，就你来说，我的确感到吃惊，因为一个人酒后的行为，往往反映他平时内心深处有那些想法。因此，我能相信你平时的样子不是假装出来的吗？如果你在没有喝酒的时候，也像你昨天傍晚那样讲话，我将作何感想呢？我宁肯抛弃火热的爱情，宁肯失去一个不知道如何为他的情人争光、因而不值得他的情人尊重的恋人，也不愿意受那样的委屈。请你告诉我，你这位珍视诚实的感情的人，你是不是犯了这么一个大错误：以为有了幸福的爱情，就可以言行不讲分寸，不顾羞耻；就可以对情人说话放肆，一点也不尊重？啊！如果你一直有这样想法的话，你也许还不致于像昨天那样可恶，我也就不会那么难过！我的朋友，你不要搞错了，对真正的情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偏见更危险的了！有那么多的人侈谈爱情，但却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爱情；大多数人把私通的行为当作是纯洁的和甜蜜的爱情，因为苟且的事情容易得到满足，可以任人胡思乱想，为了达到目的，任何不道德的行为都可以做出来。

我不知道我这番话是不是说得对，但我觉得，真正的爱情是各种关系中的最纯洁的关系。正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的火焰，使我们天然的倾向得到纯洁，把它集中于一个唯一的对象，使我们不受诱惑；除了那个唯一的对象以外，不爱其他的异性。对一个普通的女人来说，每个男人都可算作一个男人；但对一个懂得爱情的女人来说，除了她的情人以外，其他的男人都算不上。我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情郎难道只是一个男人而已吗？啊！一个情郎应当是一个很卓越的人！对一个懂得爱情的女人来说，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男人，他就没有什么可爱了，她的情郎必须高人一等，而其他的男人都不如她的情郎。她和他是他们这类人物当中唯一相配的人。他们不贪得无厌，他们彼此相爱；他们的心不仅不按他们的感官行事，而且还给感官以引导，用一个美丽的帷幕遮挡着他们的误入迷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放荡的举动和粗鄙的语言更猥亵的了。一贯端庄的情人，不仅不厚着脸皮硬要人家对她做出爱的表示，她反而加以躲避。神秘的表情，沉默不语和胆小害羞的样子，激荡着和掩盖着她甜蜜的兴奋心情。她火热的深厚情谊，使她对男人亲近的表示显得很端庄和纯洁；即使在享受感官快乐的时候，她的表情也是很

庄重的。只有她才知道如何调整他的欲望而又不让他失去羞耻心。啊！你这个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的人，我且问你：不知羞耻的放肆行为，能和爱的表示相提并论吗？有了放肆的行为，爱情的喜悦和魅力是不是会被驱赶得一干二净？它是不是会玷污她心中所爱的人的十全十美的形象？我告诉你，淫荡和爱情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也不可能互相补偿的。当我们相爱的时候，心里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一旦不相爱了，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了。

如果你不是相当的坏，喜欢说那些不规矩的话，你怎么会不分场合乱用那种语言呢？怎么会一再对你亲爱的人用那些老实的人连听也未曾听说过的词儿和语气呢？从什么时候起，你觉得使你所爱的人伤心，是一件快乐的事？从他人的痛苦中得到乐趣，这是什么样的野蛮的感官享受？我没有忘记我已经失去了受人尊重的权利；不过，即使我忘记了的话，不是应当由你来替我恢复受人尊重的权利吗？你这个使我犯过错误的人，难道还要来加重对我的惩罚吗？你应当来安慰我才是嘛。所有的人都可轻视我，唯独你不可以。你应为你使我受到的羞辱给我以补偿；我为我的意志薄弱已经流了那么多眼泪，你应当让我不要再那么伤心哭泣了。我既不会假装正经，也不会矫揉造作。唉！我，我这个连为人要明智这一点都不懂的人，绝不会那样做。忘恩负义的人呀，你充分了解这颗温柔的心是不会拒绝爱情的要求的！它顺从爱情的要求，而且只顺从爱情的要求。你教给我的爱情的语言太多了，所以不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语言来述说爱情。即使打我骂我，也没有你那样玩弄我难受。现在，你要么就抛弃朱莉，否则就要懂得如何得到她的尊重。我记得我早已经对你说过：只知道爱情而不知道羞耻的人，我是不愿意结交的；失去你的爱情，我固然要付出代价，但如果为了保有你的爱情，而不坚持我的做法，我付出的代价还要更多。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许多话要说，但这封信写到这里就该结束，只好另找时间再谈了。现在，对你所说的过量饮酒的歪道理，我暂时只讲一句话。我深深相信你的心是无罪的，但它的确伤害了我的心；由于你不知道你做的事将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你像闹着玩似地捉弄我这颗稍有一点儿事就吃惊的心；对于我的心来说，你的一言一行，它是没有一样不注意的。

书信五十一 复信

在你的信中，没有一句话不使我感到寒心；我反复看了一二十遍之后，也很难相信这封信是写给我的。你在指摘谁呢？你在指摘我吗？真是在指摘我吗？我会冒犯朱莉吗？我会亵渎她美丽的容貌吗？她是我每时每刻都爱慕的人，我能把她当作侮辱的对象吗？不能，那么粗野的事情，也许尚未开始做以前，我的心早就被刺了一千次。啊，我那颗狂热地爱你的心，这颗在你每走一步都要飞来向你顶礼膜拜的心，这颗想以世上的人尚未见过的方式对你表示崇敬的心，你对它的理解完全不对。啊，朱莉，如果你认为它对你连一个普通的情郎对情妇的平平常常的尊敬都没有的话，那你对它的理解就完全错了！我并不认为我这个人不知羞耻和行为粗野，我对不规矩的语言十分憎恨，一辈子也不到那些说话不规矩的人的地方去。请允许我向你再次说明这一点；你虽有生气的理由，但我觉得你生的气太过分。即使我是男人当中最坏的男人，即使我从前是一个浪荡无耻的人，即使在你所占领的这颗心中还有低级趣味，啊，请告诉我，朱莉，我的天使，请告诉我，我能在你面前也像在其他喜欢我的女人面前那样放肆吗？啊！不能，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要看我一眼，就可以封住我的嘴，端正我的心。既然我爱你，我的欲念无论多么强烈，也不敢在你端庄的仪态面前有无礼的表示。我要征服你，但不会侮辱你。在我们心灵的甜蜜的结合中，我们心中的极度兴奋也许会产生感觉上的错误。这一点，我认为你自己是很清楚的。请你告诉我，在我情欲奔放的时候，我可曾因此就做过不尊重我所喜爱的人的事，如果我接受我的爱情应得的奖赏，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说我败坏了你温柔的羞耻心，说我过分享受我的幸福。如果内心火热而胆怯的情人有时候用手轻轻侵犯你娇嫩的身体，你是不是因此就说他是一个鲁莽的人，说他亵渎了你的美。即使我因心情过度高兴，一下拉开了那遮挡你的美的帷幕，你温柔的羞耻心难道不立刻来驱散我过度的兴奋吗？当你没有其他帷幕的时候，你哪能片刻抛弃这神圣的帷幕？你贞洁的心灵是永远不会败坏的；我心中的爱情的火焰何时破坏过它？这如此甜蜜的爱情的结合，还不足以使我们感到最大的幸福吗？只要有这种结合，不是就可以使我们终生幸福吗？除了爱情给我们的乐趣以外，难道说我们还要去寻找其他的乐趣吗？要怎样才能消除那诱人的事情，你考虑过吗？唉！我也许真有一阵子忘记了规矩，忘记了我们的爱情、我的荣誉和我一贯对你的尊敬，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不爱你嘛！不能这么说，不能有这种想法；我是绝不会对你有无礼的行为的。当时的情形，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如果我真的在某个时候做了错事，我能不后悔一辈子吗？我没有做错事，朱莉；作为一个凡人，我的命运是太好了，因此有一个嫉妒我的命运的魔鬼装扮成我的样子，做出了不得体的事情；它放纵我的心，以便使我变成一个很可鄙的人。

既然你指出了我的过错，我就坚决改正，对它深恶痛绝；但须说明的是，我犯这个过错，并非出自本心。可恶的酗酒行为，我现在对它是痛恨已极；我原来以为它可以替我发泄胸中的闷气，然而却无情地暴露了我内心的病根！我现在请你作证，发誓从今天起，把酒看作剧烈的毒药，终生戒绝；从今以后，那混浊的酒浆休想再来搞乱我的神智，休想

再来玷污我的嘴唇。它使人得到的是没有理智的兴奋，因此，从今以后，它再也不能使我在不知不觉中铸成大错。如果我违背这一庄严的誓言，我亲爱的人，请你给我以应得的惩罚：让我的朱莉的形象立刻走出我的心，从此不再理睬我，使我陷入失去希望的境地！

你不要以为我想用这么轻微的一种惩罚来赎我的罪；这是防范措施，而不是惩罚！我要等你来亲自给我以应得的惩罚；你惩罚了我，才能减轻我难过的心情。让受到冒犯的情人来报仇雪恨，使她的心灵恢复昔日的平静。你可以惩罚我，但不要恨我；我将毫无怨言地忍受你给我的惩罚。你要秉公办事，执法严厉；这样做，我完全同意，不过，如果你还让我活着的话，就请你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剥夺干净，只给我留下你的心。

书信五十二 朱莉来信

怎么啦，我的朋友，你为了情人就戒酒啦！瞧你所作的牺牲多大呀！啊！我敢说，在这四邻之地还找不到一个比你更钟情的男人！这倒不是因为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些举止言谈尽学法国派头的小伙子只敢偷偷喝酒，而是因为你是第一个要由情人下令才饮酒的人，这在瑞士的风流艳史中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例。我已经得知你的表现；使我深受感动的是，昨天在德·维耶兰先生家中吃晚饭，大家一共喝了六瓶酒，而你一直到席终的确是滴酒不沾，面前摆的是水杯，而其他客人面前都是科特酒杯。这种以苦行赎罪的表现，到我写这封信时已持续了三天，三天至少有六餐不喝酒。这六餐，也许的确是出于忠实遵守誓言而不喝；这六餐也可能是因为胆怯而不喝；这六餐也可能是因为害羞而不喝；这六餐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喝酒的习惯而不喝；最后，这六餐也可能是因为犯犟脾气而不喝。有许许多多原因可以把这种忍痛戒酒的做法继续下去，要是真能做到的话，你的情人当然会引以为荣！不过，谈恋爱的人能不能把不该得的荣誉据为己有呢？

你看，你对我开的不好的玩笑，比你对我说的难听的话还多；现在是应当停止的时候了。你当然是很认真的；但我发现，正如散步太久，将使一个身躯肥胖的人全身发热一样，你玩笑开得太多，你的头脑也发热了。不过，我对你的报复，和昂利四世对麦耶恩公爵的报复差不多，你的女王将仿效那位好心的国王，对你表示宽容。加之，我很担心，你觉得尽管表示了后悔和道歉，也没有得到将功补过的奖励，因此，我要赶快原谅你的过失，以免时间拖得太久，使你认为我的气量不大，有负你的心意。

至于你终生戒酒的决心，在我看来，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有什么了不起；要满足强烈的欲望，这点儿小小的牺牲是算不了一回事的；谈恋爱，光说甜言蜜语是不行的。再说，这种做法有时候是由于灵机一动，而不是由于真有勇气，是想先得到眼前的好处，而将来的情况如何，到以后再说，何况，即使说了要永远戒酒，你什么时候想违背誓约，就可以什么时候违背的。唉！我的好友，在一切使感官愉快的事物中，过度和享乐是不可分开的吗？喝酒就非喝醉不可吗？难道说你的头脑就空虚或糟糕到除了完全戒绝以外，就想不出其他办法适当享受这点儿快乐吗？

如果你遵守你的誓言，你就享受不到这种并不算什么错事的乐趣，而且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对你的健康也是有害的；如果你违背你的誓言，那就会使你的情人更加生气，连你的信誉也要受到损失。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我要运用我的权利，我不仅允许你不遵守一个没有效力的誓言（因为你事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嘛）而且不准你在我规定的期限之后还继续按你的誓言去做。星期二，我们将在这里参加爱德华绅士举办的音乐会。在吃点心的时候，我将给你半杯有益健康的美味酒，我希望你当着我的面喝；向掌管美丽和温柔的三位女神喝几口赎罪酒以后，就按我的要求，一口气把它喝完。在吃饭的时候，你还要像从前那样适量

喝惯了清澈的泉水的酒；这时，按你那位善良的普卢塔克所说的，让酒仙和山林的仙女幽会，使他的心恢复平静。

至于星期二的音乐会，雷吉阿罗这个健忘的人，难道他忘记了我已答应在音乐会上演唱意大利歌曲，而且要和他一起唱一首二重唱吗？他希望我和你一起唱，让他的两个学生一起唱。不过，在那首二重唱里，在唱到激动处，有几句令人害羞的台词要当着一位母亲的面朗诵，所以最好把这首歌改在表妹家中举行的第一次音乐会上唱。我之所以对意大利音乐产生这么大的兴趣，这要归功于我的弟弟使我对意大利诗歌入了迷，何况我和你一直都一直喜欢读意大利的诗，所以我能很容易地唱出诗的韵律；据雷吉阿罗说，我的腔调唱得相当好。我在每一次上课前都要读几首达索的八行诗或梅塔士达兹的几段戏剧；接着，他就让我朗诵，并伴以宣叙调；我相信，道白和朗诵在法国的宣叙调中是没有的。朗诵之后，他还要我按一定的节拍唱出均匀的和准确的声调。这种大声吊嗓子的练习，对我来说是相当难的，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最后，让我们谈一谈歌曲。声调的准确与柔和，哀婉动人的表现力，声调的加强和所有的乐段的划分，都是歌曲的美和节拍的准确所产生的自然效果，因此，我觉得最难学的东西，我就不必学了。旋律的特征和语言的声调有那么多的关系和极其纯正的音调变化，因此，只需听一听低音和练一练朗诵，就可以很轻松地看谱唱歌。所有的感情都可以在歌唱中得到明显的和强烈的表现。与法国歌曲使劲把音调拖得长长的唱法相反，意大利歌曲总是唱得那么柔和与平稳，而且活泼动人，不用费多大力气就可表达许多的感情。总之，我觉得，意大利歌曲虽激动唱歌人的心，但使他的胸腔非常轻松；我的心和肺就最适合于唱这种歌曲。好了，这封信就写到这里；星期二见，我可爱的朋友，我的老师，我的知错就改的人，我的传道士，唉！你还是我的什么人呢？你有那么多的权利，为什么却单单没有某个头衔呢？

又及：现在，他们又在计划去做一次愉快的水上漫游，和我们两年前与可怜的莎约在水上漫游差不多，这，你知道吗？两年前，我那位狡猾的老师是多么腼腆啊！当他伸手牵我上船的时候，他还全身哆嗦哩！啊！伪君子！……他已经大大地变了。

书信五十三 朱莉来信

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我们白等了许多日子；上天将使之如愿以偿的火热的欲望，遭到了人们的遏制！我们成了那变化无常的命运的卑贱的玩具，被虚幻的希望无情地愚弄；难道说快乐的事情真是可望而不可即，我们只能不断地向往，而永远不能得到它吗？那盼望已久的婚礼，本来是定在克拉朗举行的，但恶劣的天气与我们作对，只好改在城里。我们也只好在城里想办法会面了；我们两个人的身边总有一些令人讨厌的人跟着，要完全避开他们，那是不可能的。两个人当中，如果一个人躲得远远的，另外一个人就无法和他见面了。虽然能找到方便的时候，但那位狠心的母亲会来把方便的时候给我们赶跑的。就只差这么一点儿时间，两个可怜的人就生米煮成熟饭，成为幸福的人了！重重困难不仅没有打消我的勇气，反而激励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新的力量在鼓舞我，我心中感到有一股我从未有过的大胆劲。今天晚上，如果你也有这种大胆劲，你今天晚上就可得到我答应给你的东西；让这笔风流债一次就了清。

我的朋友，你要好好想一想，要考虑一下你想不想活命，因为我向你提出的办法可以把我们两人都置之死地。如果你怕死的话，你就别看这封信；如果你今天不像从前怕麦耶黎的深渊那样怕利剑的话，我也敢同样冒险，决不犹豫。告诉你，平时在我房间里睡觉的巴比已经病了三天了；尽管我完全愿意照料她，但他们不按我的话办，把她送到别的地方去了。她现在已经好些，因此也许明天就会回来。人们吃饭的地方离通向我母亲和我的房间的楼梯很远。在吃晚饭的时候，除厨房和饭厅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人。在这个季节，吃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在夜幕中，街上的行人是看不清楚的，而你对这座房屋的情况是很熟悉的。

我有些什么想法，你从上面这几句话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你今天下午到芳烁茵家来，我再详细给你讲其他的事情，并把必须注意的事项告诉你。如果我不能当面直接告诉你，我就写信，把信放在我们原来放信的地方；你按我以前告诉你的方法，去取我的信。此事太重要了，所以不能托任何人带交。

啊！我的心现在跳得多么厉害呀！我能想象得到你心里是多么高兴；我心里也同你一样高兴嘛！是的，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领略一下我们甜蜜的幸福，我们就绝不离开这短暂的人生；不过，你要知道，我们相会的一刹那间也是充满了死亡的恐怖的。你到这里来，这本身就是一件可能会遇到千百种意外的事，屋子里到处都是危险，要撤退是极其艰难的。如果我们被人发现的话，我们就完了；必须一切顺利，才不致于被人发现。我们绝不能抱侥幸心理。我了解我的父亲的性情，所以很担心到时候他将用剑刺穿你的心；虽然他也许不首先刺我的心，但他肯定是不饶我的。我这样说，你是不是以为我只让你去冒危险，而我不分担你的危险呢？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不涉及你有没有勇气的问题；这与你的勇气无关。因此，我绝对不允许你带任何自卫的武器，连你那把剑也不许带。你带剑来，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如果我们突然被人发现，我就马上扑到你的怀里，把你紧紧抱住，让他把我和你一剑同时刺死，要死就和你

死在一起，决不与你分离；我这样死了，也比活着高兴。

我希望我们有一个较好的命运，我总觉得我们的命运应当是好的，命运不会老是那样对我们不公平。因此，我的心上人，我的性命，你一定要来，来与你自己的亲人相会，在温柔的爱情的怀抱中，接受你由于听我的话和为我作出牺牲而应得的奖励，在快乐的享受中，对我说：两个人的心相结合，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书信五十四 致朱莉

走进这间隐蔽的屋子，我心中激动不已。朱莉！现在我已经进入了你的闺阁，来到了我心中崇敬的殿堂。爱情的火炬指引着我，因此，我来到这里，没有被人发现。迷人的地方，幸福的地方，你以前用温柔的目光看得我不敢抬头，用热情的叹息抑制着我的心，使我不敢大声呼吸；你，你曾经看见我初恋的爱情的火是如何产生，是如何愈烧愈烈。这一次，你将看到它如愿以偿，获得成功。以前，你是我对她忠贞不二的见证；现在你又是我享受幸福的见证。因此，请你用帷幔遮住这个地方，让这个最钟情的和最幸福的男人享受他得到的快乐。

这神秘的住处是多么迷人！这里的一切，使那吞噬着我的生命的爱情的火焰愈烧愈猛烈。啊，朱莉！这个地方到处都有你的身影，你走到哪里，我燃烧着欲望的火焰的心也跟到哪里：是的，我的感官全都迷醉了。这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一种我难以名之的幽香，它比玫瑰花的香气浓，比鸢尾花的香气淡。我好像听到了你清脆悦耳的声音；你轻盈的衣服使我狂热的想象力想到了你体态的美。你头上的小帽与你浓密的金黄色头发极相配称；你漂亮的围巾，我只要能挨近它一次，就感到满意。你朴素大方的便衣，把穿便衣的人的爱好表现得非常鲜明；小小的拖鞋，穿在柔嫩的脚上正合适。你与我相接触和相拥抱的身子是如此的苗条……如此地令人销魂！……胸前那两个微微隆起的东西……啊，太好看了！紧身衣上的线条十分清晰……迷人的线条啊，我要吻你一千次！天上的神灵啊！天上的神灵啊！当……将出现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啊！我好像感觉到了那颗在我幸福的手下面跳动的柔嫩的心！朱莉！我亲爱的朱莉！我到处都看见你，感觉到你，呼吸着你呼吸过的空气；你已经深入到了我身躯的每一个部分。你住的地方，使我的心又激动又有顾虑！它使我万分焦急。啊，你快来吧，赶快来吧，否则我就要急死了。

找到了纸和墨水，这使人多么高兴啊！我要叙述我的感觉，以免我的心情过于激动；我要描述我心中的快乐，以分散我过度兴奋的心情。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是不是你那性情粗暴的父亲来了？我不认为我是胆小鬼……即使此时死神已经来临！正如我的欲望把我弄得筋疲力尽一样，我的失望也将把我弄得心灰意冷。上天啊，我要求你让我再多活一小时，并允许我将我的余生交给你，严格按照你的法则去处理。啊，我的希望！啊，我感到恐惧！啊，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有人在开门！……有人进来了！……是她！是她！我隐隐约约瞧见她，我清清楚楚看见她，我听见关门的声音。我的心，我脆弱的心，你那么害怕，快吓破了胆！啊！快拿出力量来承受那向你涌来的最大的幸福！

书信五十五 致朱莉

唉！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死了！我心爱的人，我们可以死了！青春的乐趣，已被我们享受完了，它现在已淡而无味了；这样的青春，今后还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你能够的话，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我在这不可思议的夜晚的种种感受是怎么产生的？请告诉我，这样度过的一生，其结果将如何；如果一生之中，今后再也享受不到我昨晚和你享受的乐趣，还不如就让我结束此生。我已经尝到了快乐的滋味，而且想象得到幸福是什么样子的。唉！我只不过是做了一场虚幻的梦，梦中得到的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的幸福。我的感官欺骗了我迟钝的心；我以为我的感官得到了极美好的享受；然而，我发现，当它们感到乐趣已经享尽的时候，我的心灵觉得：对乐趣的享受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啊，你是大自然独一无二的杰作！圣洁的朱莉！我用尽了我所有的火热的爱的激情，才心醉神迷地占有了你的美！不，我最惋惜的，不是我火热的爱的激情已经用尽。唉！我不惋惜它，虽然为了保有你对我的令人陶醉的爱，我愿千百次献出我的生命，但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把你对我的爱的表示收回去，把它一笔勾销，然而要把所有一切不属于这种表示的东西留给我。你要把你从前许诺的、而我已尽情享受过的心灵的紧密结合留给我，把流露出内心惆怅的可爱的面容留给我，把我在你怀中做的迷人的梦留给我，把从梦中醒来更觉美妙的感受留给我，把抽抽搭搭的泣诉声和热情的眼泪留给我，把我们怀着情意绵绵的忧郁心情细细领略其甜蜜的吻留给我；你呻吟的时候，把我的心与你的心紧贴在一起，这温情脉脉的呻吟，你也要留给我。

朱莉，你这个善于凭自己的感情判断他人感情的人，请告诉我，我以前的感受是不是真正来自爱情？毫无疑问，我的感情从昨天起已改变了性质：它已变得不如从前冲动，但比从前更加平静、更加温柔和更加使人喜悦。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整整一小时，这一个小时的情景，你还记得吗？我们低声细语地诉说我们的爱情，感到前途茫茫，充满了恐惧，因此我们更应当珍惜现在的时机；这一个小时，唉！虽然是太短了，但它忧伤的气氛使我们的谈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我当时静静地紧贴着你的身子：我热爱着你，其他一切都不在我的心里；除了享受你的脸和我的脸的接触、你在我脸颊上的呼吸和抱在我颈项上的两只胳膊给我的温暖以外，我再也想象不出世间还有其他幸福的事情。我所有的感官是那么宁静！我全身感到的纯洁的和持久的肉体的快乐是多么美啊！我心中感受到了你的美，你的美我再也不会忘记，它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在宁静的时候，狂热的爱情的感受是如此的不同！我在你身上感受到这种差异，这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请你分析一下我为什么会感到这种奇怪的变化；这一小时，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一小时，是我唯一想永远延长不断的一小时。朱莉，你告诉我：我以前是不是爱你，我现在是不是仍然爱你。

轻佻的女人，你想知道你是不是有人爱吗？你细心观察你的情人在离开你的怀抱时的情形就行了。爱情啊，我之所以悔恨我享受爱情的年龄已经过去，倒不是因为享受快乐的那一小时已经消失，而是因为在那一小时之后，要想再有这么一小时，就办不到了。——作者注

我是不是不爱你了？毫无根据的怀疑！难道说我死了吗？我的生命，难道不是活在你心里的时候多，活在我心里的时候少吗？我感到你现在比过去更可爱一千倍；我发现，在我心情沮丧的时候，我反倒产生了更加爱你的新的勇气。是的，我对你的爱情比以前平静了，但却更加充满爱你的心。它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了增进，变成了另外一种类型。友谊的温暖对爱情的狂热虽有所克制，但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原因使我不与你结合在一起。啊，我美丽的情人！啊，我的妻子，我的妹妹，我亲爱的朋友！虽用尽男人心中所有这些最喜爱的名称，也难以表达我的感情！

我应当向你承认，在对我自己感到羞愧的同时，我心中也在暗中揣测：我觉得你比我更懂得爱情。是的，亲爱的朱莉，主宰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人，是你；我要把我心灵的全部智慧奉献于你。你的心比我的心更多情，它充满了爱；我看见了你的爱，感觉到了你的爱。是爱使你的举止这么优美，话语这么感人，目光这么明朗柔和，声音这么娓娓动听。只要你一出现，你心中的柔情就浸染其他人的心，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领受到你的感情。我丝毫没有这种自我充实的感人的力量！我希望享受人的爱，你希望有人为你所爱；我心情激动，你情意绵绵；我心情的激动，远不如你情意绵绵那么感人。你心中怀有的感情，就是我唯一追求的最大的幸福。我昨天才开始享受到这如此纯洁的快乐。你给我留下了不可思议的你本身的某种美。我深深相信，你甜蜜的呼吸将赋予我一个新的灵魂。我恳求你赶快完成这件事情；把我心中残剩的东西全都拿掉，换成你的灵魂。啊，天使般的美人，灵魂像天堂般明净的人，只有你这样的感情，才使你的美有这样的魅力；只有你才能使人产生完美的爱情，只有你才能感受这种爱。朱莉呀！把你的心给我；你应当享受我的爱，让我把你应得的爱情给你。

书信五十六 克莱尔致朱莉

亲爱的表姐，我要告诉你一件与你有关的事情。昨天晚上，你的朋友和爱德华绅士发生了一次很可能酿成大事的争吵；事情发生的时候，多尔贝先生在场，他对事情的后果感到不安，所以今天上午来把详细的经过告诉我。

他们两人在绅士家吃晚饭，在听了一两个小时的音乐之后，他们就开始聊天，并喝潘趣酒。你的朋友只喝了一杯掺水的潘趣酒，而其他两人喝的酒都比他多。尽管多尔贝先生说他没有喝醉，但我以后将另找时间对他谈一谈我的意见。他们在谈话中自然而然地就谈到了你；你当然知道爱德华绅士是特别喜欢谈论你的。你的朋友听他谈你谈得太深，就很不高兴，出语就很不客气，而爱德华由于多喝了几杯潘趣酒，对你的朋友的不客气的话很生气，而且大发牢骚，说你对人很冷淡，但又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冷淡，所以不能相信你是没有感情的人；他说，有一个对你的冷淡态度从未发表过什么意见的人，就没有像他那样受到过你的不好的对待。你知道你朋友的脾气是暴烈的，他一听绅士的话就暴跳如雷，说话伤人，而对方便揭穿他的内情，说他讲的不符合实际，于是两个人都拔出了自己的宝剑。喝得半醉的博姆斯顿，在奔跑的时候扭伤了腿，只好坐下。他的腿立刻肿了起来。于是，无论多尔贝先生怎么劝解也制止不了的争吵，立刻就静下来了。多尔贝先生对事态的发展非常注意，他看见你的朋友在走出屋子的时候，对着绅士的耳朵轻声说：“当你能走动的时候，派人来告诉我，或者让我自己来打听也行。”“用不着，”爱德华带着嘲笑的样子对他说，“你待一会儿就可知道的。”你的朋友也冷冷地对他说：“咱们就走着瞧。”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多尔贝先生给你的信，已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此事，要靠你来慎重处理，想办法了结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或者告诉我怎么做，由我出面解决也行。现在，这位送信的人就听候你的吩咐，按你的吩咐去办；请你放心，他会保守秘密的。

亲爱的表姐，你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是你的朋友，必须把情况告诉你。你和情人的往来，在这样一个小城镇中是不能长期隐瞒的；自从你们开始往来到现在，已经两年还未引起公众的议论，这简直是一个幸运的奇迹。如果你再不注意的话，你将成为众人的话题了；如果你不是现在这样受到人们喜爱的话，你也许已经成为大家谈话的材料了。虽说谁也不愿意听到有人说你的坏话，但如果你以为用这个办法就可侥幸避免，那就错了，就一定会招人之恨的。凡事都有一个了结的时候；我很担心，这件秘密的事情的结局于你的爱情不利。很显然，绅士之所以产生疑心，是由于他听到了什么坏话。我亲爱的好友，对于这些情况，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那个值更守夜的人说，前不久看见你的朋友早晨五点钟从你房间里走出来。幸亏你的朋友及早听到了这个话，赶快跑到那个人家里去，想方设法制止他说出去。然而，不让人家说，这不是反倒让人家去暗中传播吗？你母亲对此的怀疑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她已经对你讲过许多次了，她也对我讲过，而且讲的时候口气是相当硬的。要不是她怕你父亲发脾气的话，她肯定会告诉你父亲的。不过，她也不敢讲，因为这样一

件与你有关的事，如果由她去讲，你父亲会说主要的错误在她身上。

我用不着再三再四反复讲这件事情了。趁现在时间还来得及，你要想一想该怎么办。最好是在别人还没有议论你的朋友以前，先把他打发走；然而，他人虽然不在了，那也会引起人们愈来愈大的怀疑的，这一点，你也要预先有所防备，因为，人们会问：他在这里干了些什么呢？如果再拖一个半月，或者一个月，那就太晚了。你想一想：如果你的父亲听到了什么风声，他这样一个十分看重家庭名声的老军人一定会生气的，再加上那个脾气暴躁的年轻人一来劲，那后果就很严重了。不过，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应当用这种或那种办法，从解决你的朋友和爱德华绅士的争吵做起，因为你在这件事情没有了结之前，就叫你的朋友远远离开此地的话，他必然会生气，举出正当的理由不走的。

书信五十七 朱莉来信

我的朋友，我已经详细得知你和爱德华绅士之间发生的争执。正是由于确切了解事情的经过，所以我才想和你研究一下你应当怎样按照你自己所讲的理论来对待此事；我深信，你讲的那些理论，不会光口头上说说，而不加以实行。

我不想问你是不是精通剑术，也不想知道你自己是否觉得有把握和一个在欧洲以善使刀剑出名的人比试，须知此人在他一生中已经和人拼斗过五六次，结果不是把对方刺死，就是把对方刺伤，或者把对方打得缴械认输。从你目前的情况看，我知道，你没有考虑你的武艺高不高，而纯粹是凭勇气行事；你认为，要报复一个侮辱你的勇士，最好的办法是让他把你杀死。现在，让我们探讨一个人们持之有据的理论。你也许会说：你的荣誉和我的荣誉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在这封信中，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从此事与你的关系开始谈起。你能否告诉我：在只是涉及我的那些话中，你觉得哪句话使你本人受到了侮辱？虽说你在这件事情上是为我打抱不平，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而且你也无法否认：这次争吵与你个人的荣誉毫不相干，除非你把别人怀疑我爱你一事看作是冒犯了你，否则你就不能否认别人的话与你没有关系。你受到了侮辱，这我承认，但是是你自己首先粗暴地谩骂了别人，别人才恶言相加的嘛。我家里的人有好几个是军人，我曾多次听他们谈论过这类可怕的问题，所以我知道，用侮辱性的话回答别人的侮辱，是不解决问题的，而真正受到侮辱的，还是第一个挨骂的人；打架斗殴的事也一样，谁首先打人谁有罪，因自卫而杀死人或刺伤人，是不能被看作是犯了杀人罪的。

现在来谈谈此事与我的关系。是的，爱德华绅士的话伤害了我，尽管他原本是想公正地评论我；但是，你知不知道你那样出言不逊地激烈为我辩护，将产生什么结果？结果是，你愈用重话说他，反倒愈证明他的话有道理；你用错误的办法维护我的荣誉，反而牺牲了我的荣誉。你为了自己赢得别人的称赞，说你勇武好斗，结果却败坏了你的情人的名声。请你告诉我：你用那样的方式为我辩护，与实事求是地为我主持公道，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你以为你气势汹汹地为我说话，就可表明我们之间没有关系吗？你以为让人家看见你敢打敢斗，就可证明你不是我的情人吗？你要知道，爱德华绅士的话虽使我受到了损害，但远远没有你那样做使我受到的损害大。正是你那样大吵大闹，才把他的话说得广为散布的，而且证明他说得对。他在格斗中可以躲过你的剑，但我的名声和我的生活却怎么也躲不过你给它们带来的致命打击。

上面讲的这些道理，是太明白不过了，所以你没有办法辩驳；但我预料得到，你将说我讲的这些道理与习惯的做法格格不入；你也许会说：有某些令人恼火的事情，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要落到我们的头上，而且，不管这种事情的性质如何，只采取澄清谣言的办法是不够的，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动武，否则就会失去面子。好，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你说的道理。

你有一次曾经说过，在重大的事情上，要区分真正的荣誉和表面的荣誉，这句话，你还记得吗？现在我问你：在这两种荣誉中，我们今天

争的是哪一种？就我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是用不着怎么考虑就能回答的。为争面子而杀人，和表明自己的心灵正直，这两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别人说三道四的话，对扎根于心灵深处的真正的荣誉，能产生什么影响呢？怎么啦！你所有的美德被一个诽谤者胡言乱语地说几句，就完全消失了吗？一个喝醉了酒的人骂几句，就表明你该挨骂吗？一个贤者是不是体面，难道由他在路上碰到的一个粗野的人来说吗？请你告诉我：敢与人决斗，是不是就表明你有勇气？是不是就能消除你身上的其他缺点给你带来的羞耻或指摘？我问你：你是为了争什么荣誉而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理由何在？按你的说法推论：一个坏人只须去和别人打一架，他就不再是坏人了；一个说谎的人只须手持利剑，他的谎言就变成真理了；如果有人指控你杀了一个人，你就去另外杀一个人来证明他说的话不对。要是这样的话，则道德、罪恶、光荣、卑鄙、真理、谎言，所有这一切，都可通过一场格斗来决定它们的是或非了；练剑厅就成了裁判厅，力量就是法律，谁能杀人谁就有理；对受侮辱的人赔礼道歉的办法，就是干脆把他杀掉；侮辱人的行为，只能用侮辱者或被侮辱者的血来洗刷。请你告诉我，狼会不会讲道理，它们遵奉的是什么信条？你可以拿你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来衡量我是不是过分夸大了你的荒唐。对你来说，这件事情使你恼火的原因是什么？使你恼火的原因是：你说的假话被人拆穿了。你以为把那个说了真实事实的人杀了，就可以抹杀真实的事实吗？你以为用决斗的办法来决定你的命运，就可以感动上苍来证明别人说的话是假的吗？你就可以向决斗的裁判人说：支持无理的一方，使谎言变成真理吗？这种亵渎神明的话，你一点也不害怕吗？这么荒唐的逻辑，你一点也不觉得可耻吗？唉，上帝！不怕犯罪，而怕别人指摘，不允许别人先于你自己的良心拆穿你的谎言，这算得上是光荣的事吗？

你希望一个人读了书就要得到益处；现在你就应当从你所读的书中吸取教益，并探讨一下我们活在这个到处都是英雄的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一个使命。古代的大英雄，在自己受到人身攻击的时候，是不是以决斗的方式进行报复的？恺撒和卡托彼此都说了许多互相攻讦的话，但恺撒是不是因此就给卡托下一封决斗书，和他拼个你死我活呢？同样，庞倍和恺撒也曾经互相诋毁，但庞倍是不是因此就给恺撒送一封决斗书去，要和他决一雌雄呢？希腊的大统帅，有一次几乎被人用棍子揍一顿，他是不是因此就丢了面子呢？当然，古代有古代的风俗；现在是不是就没有好的风俗了呢？你就不想一下：一个时代的风俗，是不是和真正的荣誉相符合？不一定符合；真正的荣誉是不可改变的，它并不因时间、地点或人们的偏见不同而不同；它不会过时，也不会突然发生；它扎根在正直的人们的心中，它是人们的天职必须遵循的不可更改的法则。世界上最明智的人、最勇敢的人和最有道德的人之所以根本不谈决斗一事，其原因就是由于他们认为决斗不仅不是光荣的办法，而且是一种野蛮的和可怕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那些性情凶暴的人才采用。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当事关自己的生命或他人的生命的时候，诚实的人是不是就一定要按这种习俗的方式行事呢？难道他就不能拿出巨大的勇气违背它而不遵照它？据你看，一个按这种习俗的方式行事的人，到了习俗与此相反的地方，他该怎么办呢？在墨西哥或那不勒斯，他将到一条街的转

弯处去等候他的敌人，从背后捅敌人一刀。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做叫勇敢；光荣的事情，不是自己被敌人所杀，而是自己手刃敌人。

你不要把荣誉这个神圣的词和以动刀动剑为勇的野蛮的偏见混为一谈；一个人有了这种偏见，是必然会变成凶猛的恶棍的。这种做法，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作为表明自己行事正直的手段；在正气占上风的地方，不能说这种做法没有用处，不过，对一个为了不愿意诚实行事而甘冒一死的人，你的看法怎样呢？难道你没有看出：有些有羞耻心和荣誉感的人之所以犯罪，而且所犯的罪愈来愈多，是由于他们的羞耻观是不正确的，是由于他们有怕受指摘的心理。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心理，有些人才变得很虚伪和爱说假话；由于有了不正确的羞耻观，所以当一个人朋友对自己说了一句大可忘记的不慎之言或本该忍受的责难，就把朋友杀死；由于有了不正确的羞耻观，一个被奸污的胆怯的姑娘才变成了恶魔似的泼妇；由于有了不正确的羞耻观，全能的上帝啊！一个母亲的罪恶的手才把一个幼小的生命置于死地……一想到这种可怕观念，我的心就不寒而栗；我要感谢那个凡事凭良心的人使我的心中没有这种可怕的荣誉观，因为这种可怕的荣誉观将促使人犯大罪恶，使人的天性不得安宁。

因此，你应当反躬自问：想一想你是否可以根据一种毫无道理的和粗暴野蛮的荒唐想法，去谋害别人的生命，并使自己的生命也处于危险的境地；当你难过地想起别人使你流了血，你是否就可以在内心深处发誓要向那个使你流血的人报仇？请你告诉我：还有什么罪恶的行为是和故意杀人的行为同样严重的？如果说一切道德的基础都是人道主义的话，我们对那些敢于残害同类的生命的嗜血成性的恶人，该怎样看待呢？你应当回想一下你自己对我说的那一番不愿意到外国军队中去服役的话。你难道忘记了公民应当把他的生命献之于他的祖国？未经法律许可，他无权处置它，尤其不能拿它去做法律禁止的事。啊，我的朋友！如果你真心爱美德的话，你就应当按它的方式而不按别人说的方式去实践它。我当然知道，在实践美德的过程中会受到某些委屈；不过，美德这个词，你认为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吗？你只有在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可做有道德的人的时候，才做有道德的人吗？

会受到哪些委屈呢？会受到懒人和坏人的闲言碎语；他们幸灾乐祸，喜欢看别人遭遇不幸，总想找点新闻作为谈话的资料。引起双方拼个你死我活的缘由，就在于此！如果哲学家和智者在大事上按社会上的疯人的话行事，我们所学的这一大堆东西有什么用呢？我们到头来不也是一个庸俗的人吗？你因为不愿意被人家指摘你怕死，就不敢为了自己的天职、尊严和友谊而抛弃心中的怨恨吗？我的朋友，你分析一下这些事情的性质，你就会发现：你怕别人指摘的心大于怕死的心。其实，拼命想充当勇士的人，全是一些爱吹牛的人和胆小鬼。

真正的英雄行为，不需要别人的
见证，它的光荣来自它的自身。

装模作样的不怕死的人，是装出来的假象。每一个人都是怕死的；这是一切有感觉的生物都遵循的一大法则，没有这个法则，整个人类反而不久就会消亡。这种怕，是人的天性的一种简单的运动，不仅很重要，而且它本身是好的，是很正常的。人们之所以说怕死的心理是可耻的和应受谴责的，是因为它阻碍着我们去很好地执行和完成我们的职责。如果怯懦的心理不妨碍我们去实践美德的话，它就不会成为一种缺点了。凡是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天职更重要的人，是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的。我对此深信不疑。现在，请你这位自以为深明道理的人给我讲一讲：为了犯罪而不怕死的人，他有什么优点？

是的，一个人如果拒绝和他人斗殴，也许真的会遭到人家的轻视；不过，哪一种轻视更可怕：是因为行为端方而遭到别人的轻视呢，还是因为行为恶劣而遭到自己的轻视？请相信我的话：自己真正尊重自己的人，对他人的无端侮辱是不太计较的；他怕的是他受人侮辱是罪有应得，因为行为是不是好或是不是诚实，不取决于他人的评判，而取决于行为的性质。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赞同你即将采取的行动，你的行动也并不因此就可减少可羞的程度。如果从道德出发而不做这种事，是不会被别人看不起的。一个一生没有任何污点和从未有过怯懦表现的人，是一定会拒绝干那种用他人的血来玷污自己的手的事的；他这样做，将更加受到他人的尊敬。他时刻准备着为祖国效力，保护弱者，执行最艰难的任务；在一切光明正大的事情上，他将不惜以自己的鲜血保卫他所珍视的东西。他办事果断，绝不动摇不定；不是真正有勇气的人，是没有那种坚毅的品质的。他心地坦然，阔步前进，抬起头来走路；他既不逃避也不特意去招惹他的敌人。人们可以看出：他不怕死而怕自己做了坏事，他怕犯罪而不怕遭遇危险。即使有人一时对他抱有不好的偏见，但他光荣的一生天天可证明他没有那些偏见所指摘的行为。在关系极其重大的事情上，人们根据他的其他行为，就可推知他将采取什么行动。

不过，你是否知道是什么原因使这种克制的行为一个普通的人做起来非常之难吗？那是因为要他做起来不失尊严，而且不能犯任何可以指摘的错误。既然在后一种情况下，害怕行为不当的心理不能制止他不做坏事，为什么在前一种情况下，有了一个很自然的动机，就能制止他呢？可见不受制止的原因，不是由于他有勇气，而是由于他心中怯懦，因此，人们有理由嘲笑那种一见危险就逡巡不前的疑虑心理。难道你没有发现：那些疑虑重重、动不动就要和别人拼命的人，大部分都是很不诚实的人；他们担心别人公开轻视他们，就竭力想用某种体面的事情来掩盖他们一生的无耻行为。这样的人，是值得你学习的吗？我们还要另找时间，单独谈一谈那些用自己的血去换取金钱的职业军人；他们想保持他们的地位，就要根据他们的利益来决定要不要他们的荣誉；他们的生命的价值，是一个铜子一个铜子计算的。我的朋友，让这样的人去厮杀好了。世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们大肆吹嘘的那种荣誉更不光彩的了，因为他们干的纯粹是荒谬的事情，看起来是英勇的行为，实际上是极大的罪恶。像你这样的人，你的荣誉并不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它的存在在于它的自身，而不在世人的评论。要保护你的荣誉，既不能用剑，也不能用盾牌，而要用你无可指摘的正直的一生。与其和人决斗，不如另做一件事情来表现你的勇气。

你应当按照这些道理来体会我经常对真正的英勇行为的称颂和我平常对匹夫之勇的人的蔑视。我喜欢勇敢的人，而不喜欢胆怯的人；我将和一个一见危险就逃跑的胆小的情人断绝关系。我和其他的妇女的看法一样：勇敢的火将使爱情的火燃得更旺。但我希望英勇的气概在场合适当的时候才加以表现，而不要在不适当的时候急于炫耀，好像以后就找不到机会表现似的。有些人就是想凭一次英勇的表现，来掩盖他一生的怯懦行为。真正有勇气的人表现在坚忍不拔，而不在火气大；他认为应该怎么做，就始终怎么做；你故意招惹他，他是不会理睬你的招惹的；你想压制他，他也是不受你的压制的。正直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充满勇气的：他勇敢地和敌人战斗，勇敢地在一个团体内为缺席的人和真理辩护，勇敢地在病榻上与疾病和死亡作斗争。心灵的力量激励着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供他使用，使他始终按美德行事而不随波逐流，使他不表现在敢于和人争斗，而表现在无所畏惧。我的朋友，这才是我经常称道的勇气，我希望在你身上看到的就是这种勇气。除了这种勇气以外，其他的表现都只不过是轻率、莽撞和粗野的行为，只有胆小的懦夫才有这种表现。那些在该冒险的时候不冒，反而转身逃跑的人，我是看不起的，同样，那些硬要去冒无谓的危险的人，在我心目中也是不足取的。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已经向你阐明了你和爱德华绅士争吵的事情根本不涉及你的荣誉；而你采用刀剑的办法来解决，那倒恰恰损害了我的荣誉；这种办法既不正确，也不合理智，而且是不允许的。它和你所称道的感情是不相容的，只有不诚实的人才采取这种办法，因为他们要用好斗的行为来弥补他们的美德之不足。采取这种办法的人还有军官，因为他们斗殴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夺荣誉，而是为了争夺利益。必须要有真正的勇气，才能做到摒弃这种办法；人们在摒弃这种办法的时候将遇到许多难处，而且必然会影响到真正的天职的履行，虽然遇到的难处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总之，动不动就采用这种办法的人，他立身处世是否正直，值得怀疑。我可以断定：在这件事情上，无论是你主动采取这种办法，还是被动接受这种办法，你都不能不同时把理智、美德、荣誉和我，都通通抛弃。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反复思考我讲的这些道理，也可以一句一句地诡辩，然而，颠扑不破的事实是：一个勇敢的人绝不是懦夫，一个善良的人不可能是不爱荣誉的人。我认为，我已向你阐明勇敢的人是不屑于和人决斗的，善良的人是厌恶决斗的。

我的朋友，处理一件如此严重的事情，我认为只能让理智来说话，严格按照事情的性质来论证。如果按我个人的看法，凭个人的感情来说话，我就会采用另外一种语言了。你知道我父亲年轻时候在一次决斗中失手把一个人刺死了，而且那个人还是他的朋友。他们并不愿意决斗，但他们的头脑发了热，置自己的荣誉于不顾，最后终于以刀剑相拼。致命的一击夺去了一个人的生命，但同时也使另外一个人从此良心不安。从那时以后，他一直感到内疚，心无宁时，经常独自一个人哭泣和叹息，好像他狠毒的手把利剑刺进他朋友的胸膛时的情景犹在目前；他在黑夜中看见他的朋友面色苍白、满身血污，他战栗地看着他那致命的伤口，他想去止住那流出的血，但他感到害怕，他惊叫，看见那可怕的尸体不停地追踪他。五年前他失去了他传宗接代的人 and 家庭的希望；他把他儿子的死看作是上天给他的应得的惩罚：他使别人失去了独生子，现在上

天要替那个不幸的父亲报仇，也让他失去他的儿子。

我向你承认，我天生就厌恶残酷的行为。我父亲在决斗中把人刺死这件事，使我对决斗感到无比的憎恨，把它看作是最野蛮不过的事情。我认为，喜欢决斗的人纯粹是一头拼命想撕碎别人身体的凶猛的野兽；如果他们心中还稍有一点儿良知的話，我觉得，那个死去的人固然可怜，但这个致人于死的人更为可悲。你看一看那些对鲜血见惯不惊的人：他们压制天性的声音，无视良心的责备；他们变得愈来愈残忍，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他们把别人的生命当儿戏，因此，对缺乏仁爱之心的人的惩罚是：让他们完全失去他们的天性。没有了人性，他们将变成什么样的人呢？请你回答我：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吗？不，你的天性是绝不会让你成为这种可恶的粗野的人的；但要防微杜渐，对于可能使你成为粗野的人的第一步路，要戒之慎之。你的心灵目前还是纯洁的和健康的，你切莫败坏你的心灵，拿你的生命去冒险，因为你那样做，你虽表现得很勇敢，但做得不合乎美德，你犯了罪而又得不到心灵的愉快，你为了争那么一点儿荣誉，就去做这种毫无理智的事情。

我这些话，没有一句是为你的朱莉说的；毫无疑问，让你的良心来说话，这对我更有好处。它说一句话，只要说一句话，我就把你交给它去决定。你有时候亲切地称我为妻子，而现在，你也许应该称我为母亲了。神圣的纽带还未把我俩结合在一起，你就忍心让我成为寡妇！

又及：在这封信中，我要行使一种使明智的男人绝不会抗拒的权威。如果你拒不服从，我就再也没有什么话要对你说的了，不过，你最好事先仔细考虑一下。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重大的问题。我并不是以理性的名义规定你这个期限的，我是以我的名义规定的。请你记住：我在此事上行使的是你自己给我的权利；这个权利，至少在这种事情上是管用的。

书信五十八 朱莉致爱德华绅士

绅士，我给你写这封信的目的，绝不是来抱怨你。你之所以骂我，那一定是在不知不觉中对你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否则，一个诚实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破坏一个可敬的家庭的人的名声呢？如果你认为你有理由骂，那你就尽量发泄你心中的怨恨好了。这封信告诉你用一个很简便的方法，就可把一个因为冒犯了你而内心永远不得安宁的可怜的姑娘置于死地；你既然想毁掉她的名声，她现在就把她的名声交给你去随意处理。是的，绅士，你骂得对，我确有一个心爱的情人，他已经占有了我的心和我的身，只有死才能拆散我们极其亲密的关系。这个情人也是你与之有深厚友谊的人；他配享你的友谊，因为他爱你，而且他本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然而，他即将死于你之手；我知道，荣誉受到侮辱，那是要用血来洗雪的；我知道，正是由于他有勇气，所以他必死无疑；我知道，在一场你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格斗中，他那勇敢的心将毫无畏惧地来迎接你那致命的一击。我要制止他这种头脑冲动的鲁莽行为，我要他倾听理性的呼声。唉！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我这样做是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不管我对他的道德是多么敬重，但我不相信他的道德就高超到能使他抛弃一种错误的荣誉观，因此，你一定可以享受得到你刺穿你的朋友胸膛时的乐趣。不过，野蛮的人，你应当知道：你在看见我流眼泪和陷入绝望境地的时候，你心里是不会有有什么乐趣可言的。是的，我要以我心中哀伤不已的爱情的名义发誓，并请你为我这个绝非空话的誓言作证：我决心和我所爱的人同日而死，绝不比他多活一天。你将获得这样的光荣：你一剑就把两个不幸的情人送进了坟墓，而他们根本就没有故意冒犯你的心，并且对你一直是衷心尊敬的。

绅士，人们说你有着高洁的灵魂和富于感情的心；虽然你的灵魂和你的心能让你安然享受报仇（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仇）的乐趣，让你很得意地使一些人成为可怜的人，但当我不在人间的时候，我希望你的灵魂和心能多多照看我那无人安慰的父亲和母亲，因为他们剩下的唯一的孩子一死，他们将终生痛苦，悲伤不已。

书信五十九 多尔贝先生致朱莉

小姐，我谨按照你的吩咐，及时向你报告你让我办的事情的办理经过。我到了爱德华绅士的住处，我发现他扭伤脚还在疼痛，在房间里也要靠一根拐棍才能走动。我把你的信交给他，他马上拆开；我发现他看信时很受感动：他沉思了好一会儿；之后，又再次很激动地拿起信来看。他把信看完后对我说：“先生，你知道，有关荣誉的事情，是有一定的规矩的，谁也不能不守那些规矩。你是亲眼看见这次事情的经过的，此事一定要按规矩来办。你去找那两位朋友，并于明天上午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那时，你就可以知道我将如何处理此事了。”我告诉他，事情在我们之间已成过去，最好就这样结束好了。他急忙对我说：“此事怎么办才合适，这我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快去把你的两个朋友找来；其他的话，现在就不说了。”听完了他的话，我就离开他那里，捉摸不透他心里有什么奇怪的打算。不论情况如何，我今晚都要来看你，并于明天办你让我办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带我的人去，则我带去的人，就要挑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靠得住的人。

书信六十 致朱莉

亲爱的和温柔的朱莉，你不要再哭泣了，你看完我对今天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就会了解和分享我心中感到的友情了。

当我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我正憋着一肚子气，所以你的信只匆匆看了一遍，虽然你的信我应当仔细阅读。我想对你的信提出反驳，但又提不出来，当时，盲目的愤怒的心情达到了顶点。我心中暗想：你的话也许说得有道理，但你绝不能对我说让你去受人家的轻视。即使我失去了你，并负罪而死，我也不容许任何人对你有不尊重的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做到使所有一切接近你的人都要像我这样衷心地敬爱你。对于你给我规定的一个星期的期限，我毫无异议，因为，我一方面要了结和爱德华绅士的争执，另一方面我又答应过要听你的话，如何协调这两件事，的确需要一周的时间来考虑。我一定要按照你的吩咐利用这几天时间来思考你信中所谈的问题。我一再反复看你的信，研究其中的论点，其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我的看法，而是为了如何复信说明我的看法是对的。

今天上午，我又再次阅读你这封我认为是过分庄严和偏重理论的信。当我正在心情不安地阅读的时候，有人来敲我房间的门。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爱德华绅士走进房间，他手中拿的不是剑，而是一根拐杖；他身后跟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我看出是多尔贝先生。正当我对这事先未预料到的来访感到吃惊，一声不响地静静观察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爱德华要求我接待他，让他做他想做的事，并在他说话的时候不打断他。他说：“我请你答应我的要求，这几位先生都是你的朋友，他们到这儿来，就是要感动你，使你不致贸然要我按你的话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我的话刚一说完，爱德华绅士一下就跪在我面前。你可以想象得到，我看到这一情景，心中是多么惊异。我对这如此奇怪的举动感到吃惊，想马上去把他扶起来。但他提醒我已经答应让他做他想做的事，说他想说的话。他接着对我说：“先生，我到这里来，是要郑重收回我酒后对你说的那些骂人的话。那些话是那么的荒谬，以致使我比你更感觉到它们难听，因此，我应当郑重表明把它们通通收回，并甘愿接受你对我的任何惩罚。我认为，我只有在弥补了我的过失以后，我才能够恢复我的荣誉。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都要请求你宽恕我，并重新给我友谊。”“绅士，”我马上对他说道，“我现在已充分认识到你有宽宏大量的胸怀；我分辨得出你哪些话是从心底里说的，哪些话是你身不由主地说的，让我们把它们都通通忘掉好了。”说完后，我立刻就把他扶起来；我们互相拥抱。之后，绅士转身对三位在场的人说：“先生们，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好意。”接着，他又带着严肃的神气，用激动的声调说：“像你们这样诚实的人，一定会看出：一个用这种办法弥补其过失的人，对自己给任何人造成的过失都是很难忍受的。你们可以把你们看见的情况公之于众。”随后，他邀请我们四人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吃晚饭。接着，那三位先生便走了出去。

当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走过来非常亲切友好地拥抱我，然后拉着我的手，高声说道：“幸福的人呀，愿你享受你应该享受的幸福。朱莉的心是属于你了。你们两人能……”我打断他的话说：“绅士，你

说些什么？你发疯了？”他微笑着回答我说：“没有，不过我只差一点儿就真要发疯了。要不是那个曾经使我失去理智、后来又使我恢复了理智的她帮助我的话，我也许真变成了疯子。”说完，他交给我一封信；我吃惊地发现，这封信是一只除我以外就从未向任何其他男人写过信的手写的。当我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是多么激动啊！我看见一个无比美好的情人为了救我，竟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感谢朱莉。然而，当我读到她发誓要与这个男人当中最不幸的男人同日而死的那段话时，我对我即将遇到的危险感到战栗。我口中喃喃自语地说，她爱我爱得太深了，因此我心中恐惧的心情使我感到她已经死了。啊！请把你所夺去的我的勇气还给我；我有足够的勇气与只威胁我一个人的死神作斗争，但我没有勇气死得全身完好，一点伤也没有。

当我心中正在这样痛苦地沉思的时候，爱德华又开始和我说话了。对于他的话，我起初不怎么注意，然而由于他的话涉及到了你，所以我就开始留心听他说些什么了；他的话使我感到欢喜，并消除了我的嫉妒心。他似乎因为给我们的爱情带来了麻烦和扰乱了你的安宁而深感内疚。你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尊敬的人，他不敢当面对你说他对我说的那一番道歉的话，因此他请我代表你接受他的歉意，然后再向你转达。他对我说：“我把你看作是她的代表；由于我不能向她本人讲，甚至一提到她的名字就不能不给她带来影响，所以我在她所爱的人面前，无论多么谦卑也不为过。”他承认，他留心观察你，就禁不住对你产生感情，但那是对你的衷心敬慕而不是爱恋；他说他从来没有过什么非分的想法或希冀之心。当他一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以后，他就把他的心完全用来维护我们的感情。他脱口说出的那些难听的话，完全是酒后之言，而不是出自嫉妒心。他用哲人的态度来对待爱情，用心灵的力量来战胜情欲。就我来说，如果以为他未曾有过某种激情，那我就错了，只不过他的激情能压制其他欲念在他心中产生罢了。他把他的感情的脆弱看作是理智占了上风；而我深信：他既爱朱莉而又舍得朱莉，这在人情上是做不到的。

他想详细知道我们相爱的经过和妨碍你的朋友至今还未得到幸福的原因。我认为，在你已经给他写了那封信以后，还对他吞吞吐吐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妥当的，因此，我就全盘向他讲了。他听我讲述的时候，是那样的专心，这充分表明他是真诚的。我不止一次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了眼泪，他的心受到了感动，我尤其注意到，凡是出自美德的事情，都对他的心灵产生强烈的印象，因此我深信，我为克洛得·阿勒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保护人；他对人热心的程度，不亚于你的父亲。他对我说：“你对我讲的这些事情，既没有曲折的变化，也没有惊险的场面，但在我看来，它们比一本小说更有趣；你们的感情比小说的故事更有魅力，你们采用的诚实的办法比惊人的举动更打动人心！你们两人的心灵是如此的不同于常人，因此是不能按一般人的看法来衡量的。你们达到幸福的道路，和别人达到幸福的道路不同；你们追求的幸福和别人追求的幸福也不一样。别人是千方百计地要显示自己和招引他人的注意，而你们所追求的是温情和宁静。除了爱情以外，你们还有比别人高尚的美

德；如果你们彼此不相爱，你们就不会这样互相看重。爱情将成为陈迹……”他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话（这么一句亵渎爱情的话，我们要原谅他是无心说出的。）他说：“爱情将成为陈迹，但美德却永远存在。”啊！亲爱的朱莉，让我们的美德和我们的爱情同样长久；上天要求于我们的，无过于此了。

的确，我发现，冷酷的哲学态度和刚强的民族性格并未使这个诚实的英国人的天生的仁厚之心受到损害，他对我们的困难非常关心。如果一个人的地位和财富对我们还有用处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依靠他。不过，唉！我们需要的是心灵的快乐；在这件事情上，地位和金钱有什么用呢？

这次谈话，我们两人都未注意到谈了多少时间，一直谈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停止。我吃了一份烤鸡；饭后我们又继续谈。他谈到了他今天上午的做法；对他那么郑重其事的和毫无保留的表示，我不禁感到有些吃惊：他除了再说一遍他已经说过的理由以外，还补充说，他不能使一个勇敢的人对他的话只感到几分满意；他认为，必须把话说得使这个人完全满意为止，否则，宁可一句话不讲，以免不仅不能弥补过失，反而使他的处境变得更糟糕，让人家说他那样做纯属勉强，是由于胆小怕事才那么做的。他说：“何况我的名声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我能够堂堂正正地行事，不怕别人说我有胆怯的心理。可是你，你还年轻，刚刚才步入社会；这头一件涉及荣誉的事必须处理得十分妥善，不要让任何人再企图寻找机会给你制造第二件事情。到处都有那种诡计多端的懦夫；正如人们所说的，这些懦夫四处寻找他们可以危害的人，也就是说，寻找一个比他们更胆小的人，以此作为抬高他们自己的踏脚石。这种人，即使惩治他们一两个，也说不上是光荣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这么重荣誉的人别去做这种事情；如果要教训他们的话，我认为，最好是由我而不由你去教训他们，因为，对一个已经经历过这类事情的人来说，再多做一两件这种事，是无所谓的。这样的事，做一件就是一个污点，朱莉的情人应当加以避免。”

以上是我和爱德华绅士谈话的大概内容。我认为应当告诉你，以便你给我指出应当对他采取怎样的态度。

现在，你完全可以放心了，赶快驱散这几天萦绕在你心中的忧虑。你要考虑的，倒是你自己；你的情况会发生什么变化，这很难说，因此要做好安排。唉！如果你能使我的生命延长两倍就好了！如果你能马上给我一个我所希望的保证……这个希望已经破灭了，难道你还想捉弄我一次吗？……啊，希望！啊，担忧！啊，不知如何是好！我心爱的朋友，我们要为我们相爱而活着；其他一切，由苍天去安排好了。

又及：我忘了告诉你：绅士把你的信交给我了；我毫不犹豫地已把它收下，不能让这样一种应当妥为保存的东西留在第三者手里。下次见面时，我将把它交还给你，因为，留在我这里也没有用，我已把它熟记在心，用不着再看了。

书信六十一 朱莉来信

你明天把爱德华绅士带到这里来，我要像他跪在你面前那样，跪在他的面前。多么高尚的人品！多么开阔的胸怀！啊！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多么渺小！你要像爱护你的眼珠那样爱护这位难得的朋友。如果他的性情比现在更平和的话，他反倒没有这么可贵了：有那么多优点的男人，哪能一个缺点都没有呢？

千忧万愁已使我的精神十分消沉；收到了你的信，我才又重新鼓起我已经消失的勇气。你的信消除了我心中的恐惧，使我的痛苦大大减轻。现在，我感觉到我有足够的力量忍受我的痛苦了。你还活着，你爱我；你的血和你朋友的血一滴也没有流，你的荣誉保住了，我也因此没有成为一个可怜的人。

别忘了明天的约会。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见你，但我想早日见到你的可能性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少。再见，我亲爱的和唯一的朋友。你说：“我们要为我们相爱而活着。”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不好。啊！应当改为：“我们要为了活着而彼此相爱。”

书信六十二 克莱尔致朱莉

亲爱的表姐，还需要我为你尽最亲密的朋友的责任吗？我心中已非常痛苦，是不是要把不好的消息告诉你，让你的心也感到痛苦呢？唉！我深深知道，我们所有的感情都是共同的，因此，我不能不把我觉察到的新的不好的消息告诉你。要是我能对你隐瞒这个坏消息而又没有关系，那就好了！或者，让亲密的友谊能像爱情那样使你心醉神迷，也行！唉！但愿我能及时消除我给你带来的种种忧虑！

昨天，在音乐会之后，你的母亲挽着你的朋友向她伸去的胳膊，你挽着多尔贝先生向你伸出的胳膊，你们都走了，只剩下你的父亲与我的父亲和爱德华绅士在一起；他们谈论当今的政治；我很不喜欢这个话题，不愿意听，因此就回到我的房间里。半小时后，我听见他们好几次用相当激烈的声音提到你朋友的名字。我发现他们谈话的内容变了，于是我就侧耳细听。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爱德华建议你和你朋友结婚，并正式宣称你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因此他要以朋友的身分向你的朋友提供一个适当的住处。你的父亲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了爱德华的建议，于是，他们的谈话就开始激烈起来。爱德华对你的父亲说：“尽管你有偏见，但你要知道，在所有的男人当中，只有他和她相配，能使她得到幸福。所有那些不是每个男人都有的禀赋，他都有，而且是得之于天生。此外，他还有只有他才具有的才能。他年纪轻，身材修长，长得很匀称，体格健壮，动作敏捷；他很聪明，有头脑，有教养，又有气魄和勇气。他的精神很完美，灵魂很纯洁。要合你的心意，他还缺什么呢？缺财产吗？财产他将来会有的。把我的财产拿出三分之一，就足以使他成为沃州地区一个最富有的人。如果需要的话，我甚至可以把我的财产分一半给他。缺贵族的头衔吗？这个头衔在这个地区有害而无益，只是一个虚名。不过，请你放心，他也有他的头衔——这个头衔不是写在老羊皮纸上的，而是用不可磨灭的字迹刻画在他心里的。总之，如果你按理智行事而抛弃偏见，如果你爱你的女儿胜于爱你的头衔，你就把你的女儿嫁给他好了。”

听了这番话，你的父亲大为生气。他说爱德华绅士的想法很荒唐可笑！“什么，绅士，”他说道，“像你这样有声望的人请想一想，一个有身分的人家的最后一个根苗能把她家的名声断送在或败坏在一个连住处都没有、甚至靠人家施舍过日子的无名之辈的手里吗？……”“住嘴，”爱德华打断你父亲的话说，“你谈论我的朋友，就要知道我把别人在我面前说他的一切坏话看作是针对我说的；骂一个有体面的人，其实正好骂的是那个骂人的人自己。像他这样的人虽无名气，但比欧洲所有的乡绅都更值得尊敬。我敢说：你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办法比朋友的敬重和赠与更能使他体面地走上成功的途径了。虽说我提请你考虑的这个女婿不像你有一长串谱系难以查清的祖先，但他将像你的第一位祖先成为你家创基立业的人那样，成为他家创基立业的人。你能说你家创立基业的祖先的婚姻有损于你的体面吗？你那样说它不是看不起你自己吗？许多有名望的家族的名望之得来，是靠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开创的基业，因此，如果他们只靠这点资本的话，他们终将依然落得默默无闻！我们从现在的情况就可推知过去的情况：靠诚实的办法使自己出人头地的公民

只有两三个，而跻身于贵族之列的无赖每天都以千计；他们的子孙后代引为骄傲的贵族头衔，不是靠他们祖先以偷盗和卑鄙的手段得来，又靠的是什么呢？我承认，在平民当中有许多坏人；但拿平民和奸诈之徒相比：每二十个平民当中总有一个好人，而有一家奸诈之徒就必然出一个贵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把人的出身放下不谈，单谈一个人的功勋和劳绩。你在一个外国国王的军中服役，而我的朋友父亲却无偿地为他的祖国效力。虽说你干得很好，但那是因为你领了许多薪饷的缘故；不论你在战争中得了多大的荣誉，一百个平民的功劳加起来总比你多嘛。”

爱德华绅士继续说道：“你引以为荣的贵族头衔有什么可光荣的？对祖国的荣誉和人民的幸福有什么益处？它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在贵族头衔吃香的国家里，它除了为暴政助威和压迫人民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在一个共和国里，你敢以这个践踏道德和鱼肉百姓的身分自豪吗？你敢说你善于奴役他人和羞于作平民吗？你看一看你们国家的历史，你凭什么功劳配得它的赐与？在为你们国家的解放作过贡献的人当中，有贵族吗？菲尔斯特、泰尔和斯图法舍是贵族吗？你吹嘘的那种无聊的荣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为一个人服务，纯粹是浪费国帑。”

亲爱的表姐，你想想，当我看到这个诚实的人这样不恰当地严重损害他一心想为之效劳的朋友的利益时，我是多么难过。是的，爱德华绅士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大道理，但也含有十分尖刻的训斥的意思。你的父亲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并开始对爱德华进行人身攻击。他直截了当地对爱德华绅士说，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像爱德华这种身分的人讲过这类信口开河地乱说一通的话。“你别枉费心机地为别人的事操心，”他粗声粗气地说，“不论你是多么大的绅士，我都不相信你能处理好我们谈论的这个问题。不用说你为你的所谓的朋友说亲，想娶我的女儿，就是你本人也不见得配得上娶她为妻。我对英国贵族相当了解，因此，我从你的谈话就可看出你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是的！”绅士说道，“不管你对我怎样看法，我感到遗憾的是，除了一个已经死了五百年的人的功绩以外，我就拿不出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我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既然你了解英国的贵族，你就必然知道英国的贵族在欧洲是最开明的、最有教养的、最通达和最正直的人。至于英国的贵族是不是最古老的贵族，我没有必要去说，因为你谈的是英国贵族现在的情形，所以用不着我说明他们过去的情形。事实是：我们不是国王的奴隶而是他的朋友，我们不是人民的酷吏而是他们的领袖。作为自由的保护者，作为国家的栋梁和王位的支柱，我们是人民和国王之间的不可缺少的平衡力量。我们首先是对国家负有义务，其次才是对统治国家的人负有义务。我们服从的不是他的意志而是他的权利。我们在贵

在本世纪颁发的贵族证书是很少的，因此这种证书在本世纪确曾一度受人重视。至于用金钱得来的贵族头衔，靠借债买来的贵族头衔，我认为，它们使人得到的唯一荣耀是：有这种贵族头衔的人享有不被人绞死的特权。——作者注

这句话有许多说得不确切的地方。沃州根本不属于瑞士，它被伯尔尼人所抢占，它的居民既不是公民，也不是自由民，而是臣民。——作者注

菲尔斯特、泰尔和斯图法舍，瑞士民间传说中的三位民族解放英雄。

族院中是法律的最高执掌人，有时候甚至是立法人。我们承认人民的权利，也承认国王的权利。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说：‘凭上帝和我的剑。’我们只能说：‘凭上帝和我的权利。’”

“先生，你看，”绅士继续说道，“这才是可尊敬的英国贵族；他们的历史之悠久，并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贵族。他们引为骄傲的是他们的才能而不是他们的祖先。你对英国的贵族发了一通议论，但实际上你对他们并不了解。在这个光荣的等级中，我并不是居于最低层；尽管你自以为了不起，但我相信我在各方面都比得上你。我有一个待字闺中的妹妹，她长得很端庄，年纪又轻，很讨人喜欢，又很富裕；她只是在某些你认为不重要的优点方面不如朱莉。如果允许这个看中你女儿的美的人另外去追求别人的话，我将非常愿意让我的妹妹嫁给这个我拿出我的一半财产代他向你的女儿求婚的人！”

从你父亲回答绅士的话就可看出，他们的谈话必将愈来愈激烈；尽管我对爱德华绅士的心胸开阔深表敬意，但我觉得，像他这样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插手这件事，必然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谈话愈来愈僵，因此，我赶快回到他们那里去，以免他们的话愈说愈难听。我一去，就把他们的话打断了，一会儿以后，他们就相当平静地分手走了。至于我的父亲，我发现他在这次争吵中表现得很好。开始，他极力支持爱德华绅士的提议，但是，鉴于你的父亲不愿意采纳，两人的争执又愈来愈激烈，他就从理智出发，转而支持你的父亲，时而说一两句语气温和的话，打断他们的争吵。他把两个人都控制在快要失去理智的程度以内（如果只是你的父亲和爱德华两个人的话，他们一定会失去理智的）。你的父亲和爱德华绅士走了以后，他就把事情经过悄悄地告诉了我；正如我所预料的，事情果然闹到了这个地步，因此，我急忙对我的父亲说：事情既然成了这个样子，他们话中涉及的那个人再这么经常来看你，就不适宜了；不过，一次也不让他来，也不妥，因为这样会使人以为他对他的朋友多尔贝先生生了气。我请他带那个人来的次数少一点，同样，带爱德华绅士来的次数也最好是稀疏一些。亲爱的表姐，为了对他们两人都不完全关上我家的大门，我目前只能这样做。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我发现情况对你不利，使我不能不重提一下我在前面提出的建议。爱德华绅士和你的朋友的争吵已闹得满城风雨（这一点，我是早已料到的），尽管多尔贝先生对吵架的原因严守秘密，但有好多迹象表明还是把它泄露出去了，所以要隐瞒是隐瞒不住了。人们已开始怀疑，开始猜测，并提到你的名字。夜间巡逻的人通报情况的话声并不是低得谁也听不见的。你要知道，在公众的眼睛里，他们常把所怀疑的事情看作十有九成是真的。现在，我能告慰于你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你的选择是对的，都希望看到你们结为一对美满的夫妻。从这一点看，我认为你的朋友在这一地区的表现是好的，他受到人们喜爱的程度并不亚于你。然而，公众的声音对你倔强的父亲能产生什么作用呢？人们的流言已经或者即将传到他的耳里。我很担心，如果你事先没有做到使他不发脾气的话，人们的议论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你很可能挨他一顿严厉的训斥，说不定还会对你的朋友做出更坏的表现。我想，像他这样的年纪，虽不一定愿意和一个他认为不值得玷污他的剑的年轻人比试，但他在城里很有势力，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使出千百种方法让你

的朋友遭殃的。我真担心，他盛怒之下是真会这样做的。

我亲爱的朋友，我跪下来求你，你要注意提防你周围的危险；它们的严重程度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情况如此紧急，而你迄今还一直平安无事，这真是出乎意料。因此，趁现在时间还来得及，必须采用最慎重的办法对你的秘密的爱情做出安排；切莫以为侥幸的事情可以一直做下去，结果，不但你倒霉，而且还把那个给你造成这么多麻烦的人也牵连进去。我的好表姐，让我告诉你：将来的情况如何，现在还很难说，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找到一些更好的办法，但在目前，我已经向你说过，现在再强调一遍：必须让你的朋友远远地离开此地，否则，你就完了。

书信六十三 朱莉致克莱尔

我亲爱的表妹，你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昨天，在我们回家一小时以后，我的父亲走进我母亲的房间，眼睛闪耀着光芒，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他当时的样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和人吵过架就是来找人吵架。我不安的心情使我在他还未开口说话以前，就全身战栗了。

开始，他用激烈的、但是是泛泛的词句谴责有些当母亲的人做事欠考虑，把没有地位和名气的年轻人引进自己的家里，结果，给上当的家庭带来耻辱和做出不光彩的事情。当他发现这样说法还不足以使一个早已吓坏的妻子答话的时候，他便直截了当地举出发生在我们家的事情作例子，说自从把一个所谓的才子，一个光说大话而毫无真本领的人，引进家里以后，就把一个本来很老实的女儿带坏了，而良好的教育却一点也没有受到。我的母亲觉得自己保持沉默，毫无好处，于是，在我的父亲说到把女儿带坏了时，便打断他的话，问在他所指的那个诚实的人的行为和名声中发现了什么问题，以致引起他这么大的猜疑。我的母亲还说：“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才智和本领反倒成了在社会上应受排斥的理由。如果不让有才能和品德的人进你的家，你家的门又向什么人开呢？”“夫人，我家的门向门当户对的人开，”我的父亲愤怒地回答说，“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如果伤害了姑娘的名誉的话，他能够想办法弥补。”“不，”我的母亲回答说，“我们家的门应该向根本就不会伤害姑娘名誉的好人开。”我的父亲说：“可是，你应当知道，他想高攀一个有封号的家族，和这个家族的姑娘结婚，自己就有了封号，他这样做，就把我们一家的名声都连累了。”我母亲说：“你不能把他想和一个有封号的家族的姑娘结婚看成是有损于你的门第，相反，我认为他倒是很尊重我们这个家庭的。再说，我不知道你愤怒斥责的那个人究竟做了些什么有损于你的事。”我的父亲回答说：“夫人，他冒犯了我，如果我不下令制止的话，他还要对我更不礼貌；好在我已加意提防，要是，像你这样漫不经心的话，那就糟了。”

接着，他们就非常激烈地争吵起来。从他们争吵的话中，我推断你所说的城里的流言蜚语还没有传到我父母的耳里。不过，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我真想地上有一个缝，让我钻到地下去。你看，我这位善良的母亲，我百般蒙蔽她，而她还夸赞我这个有罪的女儿，唉！还用最美好的言词（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用最使人感到羞愧的言词）称赞她的女儿有种种美德，实则她的女儿早已把自己的美德都丧失了；你再看我这位破口大骂的父亲，他生气固然是生气，但却没有半句话含有对他的女儿的纯洁有怀疑的意思，而我这个做女儿的，在他面前真是悔恨交加，心都碎了，羞愧得无地自容了。唉！我自己责备我犯了罪，而我愤怒已极的父亲却丝毫不怀疑我有罪，这使我已经败坏的良知感到的痛苦之大，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的母亲错夸了我，错称赞了我；我心中不仅暗暗说我不该受她的称赞，而且还感到心情沉重得难以忍受！我心中受到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为了解脱这一残酷的刑罚，我准备把实情全都说出来，如果我父亲给我时间的话。然而他是那样的激动和愤怒，没完没了地反复说他已经说过的那些话，而且还时时变换话题。他发现我情绪

低落，茫然若失，好像有苦难言：这是心中有愧的明证。虽然他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我犯了错误，但他可推断出我已陷入情网，因此，为了使我感到更加羞愧，他又再次辱骂我的那个人。他的话是如此之难听，如此之看不起人，以致我尽管一再克制，也不能不打断他的话，不让他说下去。

亲爱的表妹，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那么一股勇气，一时冲昏了头脑，便忘记我对父亲应有的尊敬和说话的分寸；虽说我一时之间敢于打破沉默，但正如你即将看到的，我心里也感到相当痛苦。我对我父亲说：“看在上天的分上，您安静一点儿吧。被您辱骂的那个人，在我看来并不坏。”我的父亲听了我这句话，以为我是在责备他；他抓住这句话作借口，大发雷霆，冲到我面前：我生平第一次挨一耳光，而且还挨了几个拳头；他怒不可遏，心里憋了多大的气，手上就用了多大的劲；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打我。我的母亲赶快跪到我和我的父亲中间；用她的身子挡着我，结果，有几下打我的拳头，打在了她的身上。我为了躲我父亲打来的拳头，我踏空一步，摔倒在地，我的脸碰在一条桌腿上，立时碰出了血。

这时，愤怒的火焰停熄，天性的力量开始占上风。我摔这一跤，脸上流血，满脸的眼泪，再加上我母亲也泪流满面，我的父亲终于受到了感动。他露出不安的样子赶快把我扶起来，让我坐在椅子上。他们两个人都仔细看我哪里受了伤。我只是额头上轻轻碰伤了一点儿，鼻子流血。这时，我看见我父亲的态度和声音都变了：他认识到了他刚才的做法很不对。但他不来抚爱我，因为做父亲的尊严不容许他的态度改变得太快。但他带着抱歉的样子走到我母亲的身边；我从他悄悄投向我的目光看出：在他对我母亲表示的歉意中，有一半是间接向我表示的。啊，亲爱的表妹，一个慈爱的父亲在他知道自己错了的时候，他脸上流露的羞愧的样子，比任何人的羞愧样子都更令人感动。不过，一个当父亲的人总认为：他可以原谅别人，但不需要别人原谅他。

吃晚饭的时候到了，但人们把吃饭的时间往后推迟，以便让我恢复镇静。我的父亲不愿意让仆人们看见我这狼狈的样子，便亲自去给我端来一杯水，我的母亲给我擦洗脸上的血迹。唉！我可怜的妈妈本来身体就虚弱多病，最好是不要让她看见这种情景；她自己还需要别人的照顾，怎么能让她来照顾我呢。

吃饭的时候，我的父亲对我一句话也没说，他这种沉默的表示，是羞愧而不是轻蔑。每上一道菜，他都装模作样地说做得好吃，叫我的母亲给我多吃点。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一看见我，就想方设法地叫我“我的女儿，”而不像平常那样叫我“朱莉”。

晚饭以后，天气很冷。我的母亲叫仆人在她房间里生了一炉火。她坐在靠近火炉的一角，我的父亲靠近另一角，我去端一把椅子来准备坐在他们当中；这时，他拽着我的衣服，一言不发地把我拉过去坐在他的膝上。这几个动作来得很突然，好像是身不由主地做的，因此一会儿以后，又表现出有点儿不好意思。这时我已经坐在他的膝上，他也就不好说不让我坐了。使他感到为难的是：因为我坐得不稳，他还不得不抱着我。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胳膊紧挨着我的两肋，并听到他发出一种想压而又压不住的叹息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好意

思紧紧抱住我。一种难以抛开的沉重心情和难以克服的羞愧感，使一位父亲和他的女儿之间出现了一种使人觉得宛如两个情人一个害臊一个求爱的有趣的窘态。这时，温柔的母亲心里十分高兴，暗中仔细观察这一幕非常动人的情景。我的好表妹，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感受在心里，因此不能不触动我对父亲的感情。我假装差点从他膝上滑下去的样子，以便伸出一只胳膊去搂着他的脖子，让我的脸贴着他老人家的脸，并连连吻他的脸颊，把我的眼泪流在他的脸上。我从他眼中流出的泪水感觉到：他自己也因为流了一些眼泪而大大减轻了心中的痛苦；我母亲也感到十分高兴。我亲爱的和天真无邪的表妹，当时我心中觉得：只差你一个人不在场，要不，就可把这出自天性的情景变成一生之中的最甜蜜的记忆！

今天早晨，因为我摔跤之后身上疼痛，因此比平常多睡了一会儿。我还没有起床，我父亲就到我房间里来看我；他坐在我的床旁边亲切地问我的身体如何。他握着我的一只手，一边说我是他的好女儿，一边俯下身子接连几次吻我的手，并对他发脾气一事表示歉意。我对他说，而且心中也确实认为：要是每天都被他打一下，然后又得到这么亲切的爱抚的话，我就太幸福了；他对我虽如此粗暴，但只要这样爱抚我一下，就把他对我的粗暴态度，从我心里一笔勾销了。

接着，他用严肃的声调提到昨天的事情，并用明确而诚恳的措词说明他心里的想法。他对我说：“你是知道我打算把你许配给谁的，我回家之后就告诉你，而且一直没有改变主意。至于爱德华绅士对我说的那个人，尽管我没有和他争论大家都说那个人具有才能，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想过没有：他要娶我家的女儿，这个想法是很可笑的；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即使我心目中没有其他的人，即使他拥有全英国的几尼，我告诉你，我也不要这样一个人作女婿。我不允许你今后再和他见面和谈话。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维护你的名誉。我过去对他就没有什么好感，而现在，我很恨他；因为他使我犯了行事粗暴的过错，所以我要粗暴地对待他。”

说完这几句话，他没有等我回答就走出我的房间了，其表情之严肃，和他刚才自己责备自己时是一样的。唉！我的表妹，这败坏人心的偏见真是如同地狱的魔鬼，无时无刻不在扼杀人的天性。

我的克莱尔，我父亲讲的话，果然不出你的预料，然而直到收到你的信，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不能详细告诉你我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但从此刻起，我发现我自己已经变了；我觉得，我安静而幸福地生活在亲人身边的时光已经过去；随着我的错误使我失去的幸福愈来愈多，我愈认识到我的错误的严重。狠心的表妹，请你告诉我：恋爱的时间一过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吗？这个话，你敢说吗？唉！你是否觉察到：这句悲观的话，本身就含有种种不祥和可怕的预兆。我父亲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我的情人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你是否知道我内心深处这么多互相冲突的思想将产生什么结果？它将使我变成一种心灵迟钝的人，对一切麻木不仁，既不能运用我的感情，也不能运用我的理智。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这句话你对我说过，我自己也感觉到了。不过，我还没有

几尼，一种英国旧金币，一几尼合二十一先令。

到不知道怎样办的程度。我曾经好几次想给我所爱的人写信，但每写一句话，就要头晕一次，所以难以继续写下去。我的好友，现在我只有你一个人了，你一定要为我出主意，为我说话，为我办事。我把我的命运交到你手里；不管你采取什么行动，我都完全赞成。我把我花了那么高的代价才取得的对我的情人的无上权力，也交给你以我们友谊的名义去行使。你可以使我脱胎换骨；如果要我死的话，你就让我死好了。但是，你千万别逼迫我用我自己的手刺穿我的心。

啊，我的好表妹！我的保护人！我给你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啊！你有勇气去执行吗？不过，你能不能下手不要那么狠？唉！因为你将伤害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克莱尔，你是知道他多么爱我的！我最值得人们的同情，但人们却不同情我。我求求你！我心里的话，你的嘴要替我讲；愿你的心也被温柔的爱情所感动，去安慰那个不幸的人。你反复告诉他……啊！你告诉他……尽管有人们的偏见和各种障碍的阻挠，尽管会遭到种种挫折，但上天的安排是：我们两人是互为对方而生的；这一点，你不相信吗？我，我，我是深信不疑的，我们两人是注定要结合在一起的；我是不会改变这个看法的，也是不会抛弃随这个看法而产生的希望的。你去告诉他，让他千万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你切莫以我的名义去要求他再次表示对我的爱和对我的忠贞，更不能代表我答应他什么，因为，我们相爱的保证不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吗？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吗？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了我们两个人只有一个心吗？因此，你只是告诉他：要有信心；即使我们的命途多舛，他也要坚信爱情，因为，我的表妹，我相信爱情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医治它给我们造成的创伤，而且，不论上天怎样安排我们，只要我们两人分离而不在一起，我们活着的时间就不会长。

又及：写完信以后，我就到我母亲的房间去。后来，我觉得我的身体很不舒服，只好又回到我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我甚至看到……我害怕……啊！亲爱的表妹，我担心我昨天摔的那一跤，其伤势比我想象的重。看来，我一切都完了，我所有的希望都将幻灭。

书信六十四 克莱尔致多尔贝先生

今天上午，我的父亲把他昨天和你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我。我高兴地得知：你所谓的你的好事进行得很顺利。我希望，这样一来我也能得到我的幸福。你已经得到了我的尊敬和友谊，现在，我心中所有的温情也属于你了。不过，请你不要以为一切都万事大吉了。作为一个女人，我可是一个恶魔似的人，我不知道由于何种天生的怪脾气，我这个人素来把友谊看得胜过爱情。当我对你说我爱朱莉更胜于爱你的时候，你一个劲儿地好笑；然而我这句话是最真实不过的。朱莉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如果她是你的话，她也许比你本人还嫉妒你。当你显得很高兴的时候，她总觉得我并不十分爱你。我还要告诉你：她爱谁，我也同样爱谁，因此，她的情人在我的心中几乎和你是处于同等的地位，尽管对待的方式有所不同。我对他只是友谊，但我对他的友谊是很亲热的；对于你，我是有一点儿爱情的，但我对你的爱情是比较严肃的。尽管这种情形能扰乱一个嫉妒的人的宁静，但我认为，你还不致于因此就弄得心绪不宁。

那两个可怜的人儿连想也未曾想过我们所享受的甜蜜的心灵宁静！当我们的朋友正陷入绝望境地的时候，我们还这么心满意足，就不适宜了。事已至此，他们彼此非分开不可了；现在，也许已经到了他们必须永远分离的时候了。我们在音乐会那天曾经责备他们表现得很忧郁；这种忧郁的表现，也许是由于他们有所预感，觉得那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了。不过，你的朋友对他的不幸还一点也不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在享受他已经失去的幸福呢。在事情已经毫无希望的时候，他思想上还在品尝幻想中的幸福的美；像一个遭遇意外的死因的人一样，这个不幸的人还想活命，而不知道死亡已经降临到他的身。唉！这可怕的打击，将通过我的手去执行！啊，神圣的友谊！我心中崇拜的唯一偶像！请你给我行事心狠的勇气，以便为你完成这一极其痛苦的使命。

在这件事情上，我要依靠你；即使你因此就不那么爱我，我也要依靠你，因为我了解你的心，我知道你在需要发扬人道主义的时候，你是不需要爱情的鼓励的。现在要你办的事情是：首先把我们的朋友于明天早晨领到我家来，不过，你什么话也不要对他说。今天，我有空闲的时间，所以准备下午到朱莉那里去，你要想办法找到爱德华绅士，并单独和他一起来，于上午八点来等我，以便共同商量如何安排让那个不幸的人启程，并做到不让他有绝望的感觉。

我希望他有足够的勇气，同时也希望我们能替他安排得非常细致；我尤其希望他为了爱朱莉而同意我们的安排。朱莉的意志，他是无法拒绝的，他不能不顾及朱莉的生命和荣誉。不管事情的结果如何，我明确告诉你：在朱莉的心情未完全安定下来以前，你我之间绝不谈举行婚礼的问题，我绝不愿意在我的朋友还在流泪的时候和你结婚。是的，先生，我很爱你，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你要使你的利益和你宽宏的气度协调一致，因为，这不单单是别人的事情，而且也是你的事情。

书信六十五 克莱尔致朱莉

一切都安排好了；尽管他行事不慎，但我的朱莉却平安无事。你心中的秘密已被神秘的阴影遮盖了。你依然在你家里的人和邻里当中受到他们的爱和称赞；你的名声没有被玷污，并且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那件羞人的事情，即你和他相恋一事，如果我们的安排做得过多或做得太少，都将使你冒巨大的风险；一想到此，就不寒而栗。你切莫把不能兼有的感情加以调和；你这位过于痴心的情人和过于胆怯的姑娘，要感谢上天把这份幸福专门留给你。

他的走，虽如此地令人悲伤，但他又非走不可。我本来不想把他走时的详细情形告诉你，以免再伤你悲哀的心，但你又想知道，而我又答应过要告诉你，因此，我将以我们两人都有的坦率态度履行我的诺言，虽然我的内心很不愿意。我亲爱的和可怜的朋友，你既然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但你一定要保持勇气，像平时那样镇定。

我采取的种种措施，昨天已经告诉过你，并已一项一项地付诸实施。我一回去，就发现多尔贝先生和爱德华绅士早已到我家里。我首先向爱德华绅士说，我们知道他是很豪爽的人，并向他表明我们两人对他的为人深表敬意。然后我向他们讲述了我们必须立刻让你的朋友离开此地的重大理由和我认为需要预先加以解决的困难。绅士完全理解我的话，并对他好心办了错事感到十分难过。他们两人也一致认为必须马上让你的朋友走，而且，只要你的朋友一答应，就立刻让他动身，以免他三心二意拿不定主意。他们决心不让他再留在这里，以免不断受到危险的威胁。我已让多尔贝先生悄悄为你的朋友作适当的准备，但爱德华绅士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他的事情，想由他去办理。他对我说，他的马车今天上午十一时即可准备停当；他还说，如果需要的话，你的朋友到哪里，他就陪他一起去哪里。他提议，开头另外找一个借口叫你的朋友走，而真正的理由，以后才慢慢告诉他。我觉得这个办法对我们和对你的朋友都不诚实；我也不愿意让你的朋友在离我们老远的地方就感到事情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事情已到了绝望的地步，爱德华绅士还没有看出来，而我是早已看出来了的。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也不接受他这样的建议：由他去给你的朋友讲，说服你的朋友离开此地。我估计此次和你的朋友谈话，是一件需要细心对待的事情，因此，我打算由我一个人去进行，因为我比较了解他心中对哪些问题最注意。我知道男人与男人谈话总是干巴巴的，而女人则可以使谈话的气氛十分温和。然而，在我们做准备工作时，我认为爱德华绅士的热心相助也是很有用处的。我发现，一个易动感情的人（他却自以为是哲学家）对一个性格刚强的人说话将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朋友的声音将使一个明智的人的心感到非常温暖。

因此，我请爱德华绅士头天晚上就到你的朋友那里去，但不说任何一句直接涉及他的事情的话，并一点一点地使你的朋友的心非常坚强。我对他说：“你熟读埃皮克提特斯的书，现在是到了运用的时候了；这次不用，以后就没有机会用了。你要注意使他把表面的利益和实际的利益加以区别，要把我们自身的利益和我们身外的利益加以区别。当外界

出现考验的时候，你要向他指出，一个人的痛苦完全来自自身。智者到处都可能遇到不幸的事情，但也到处都能找到幸福。”我从他的回答就看出，我这几句轻松的讽刺话，不仅没有使他生气，反而使他满口答应在第二天把你那位经他作了一番准备工作的朋友带到我这里来。这正合我的心意，因为，尽管我和你一样，在内心深处并不怎么看重夸夸其谈的哲学，但我深信，一个诚实的人总是不好意思把他头天晚上说过的话到第二天早晨就否认的，是不会把他头天根据理智的判断而作出的决定到第二天就全盘推翻的。

多尔贝先生也愿意参加，想夜里和他们在一起，但我告诉他最好别去，因他在场不仅毫无意义，反而妨碍他们谈话。尽管我很喜欢他，但我看出，他和那两个人相比，差得很远，谈不到一块儿。那两个性格坚强的男人的思想，有他们特殊的表达方式；他们的用词造句，他根本不懂。在他们临走的时候，我想起了潘趣酒，怕他们酒后会泄露秘密，因此，我笑着对爱德华绅士说了一句提醒他别喝酒的话。他回答我说：“你放心，当我认为喝了酒也不会出事的时候，我才按我的习惯多喝，不过，我不是习惯的奴隶。现在，事关朱莉的名誉，涉及她的命运，也许还涉及我的朋友的生命，我是不会多喝的。到时，我仍然像往常那样喝潘趣酒，以免使我们的谈话好像是事先有准备似的。不过，我喝的不是酒，而是柠檬汁；由于他已戒酒，所以他不会发现。”我亲爱的表姐，你难道不觉得一个人染上了非如此小心就会出事的习惯是很丢脸的吗？

这一夜我非常不安，其原因倒不是单单为了你。我们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快乐，往昔的亲密情谊，这一年以来由于他很难见到你而使和我之间愈来愈密切的接触，所有这些，使我的心对这次离别感到难过。我觉得我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也将随你的一半生命的失去而失去。我不安地数着钟点；我看见天已破晓，我看见那即将决定你命运的一天的到来，不能不感到害怕。我利用早晨的时间思考我要说的话，并反复分析它们将产生什么影响。时间终于到了，我看见你的朋友走了进来。他有些不安的样子，他迫不及待地问我有没有关于你的新的消息。因为在你和你父亲争吵的第二天，他就知道你病了；爱德华绅士还告诉他说你起不了床。为了避免对他详细谈你的病，我赶快告诉他说，我昨天下午看见你好多了，我才离开你的。我还告诉他，我已打发昂兹到你这里来了，等昂兹回来，将还有好消息告诉他。尽管我尽量避免谈你的病，那也没有用，他对你的健康状况还是提了无数的问题。由于他提的问题与我要谈的事情无关，我便回答得非常简单，而且反过来由我向他提问题。

我首先试探他的精神状态。我发现他举止稳重，说话很有条理，有用理智来控制感情的样子。我心里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我们这位哲学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现在就看他是否真经得起考验了。虽然按一般的做法是：应当一点一点地逐渐透露不好的消息，但由于我深知他的想象力非常活跃，抓到一句话就刨着根儿问到底，因此我决定采取相反的做法：一开始就使他心情沉重，十分不安，然后才安慰他；用不着使他的痛苦一点一点地增加，索性一开始就让他全盘了解事情的经过。我两眼直盯着他，用很凝重的声调对他说：“我的朋友，你是否知道一个心灵坚强的人的勇气和忍耐力是有限度的？你是否相信：要割断和自己心爱的人的关系，是需要有非同寻常的毅力的？”他立刻像疯魔似地站

了起来，双手抱拳猛击自己的额头，并大声嚷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朱莉已经死了！朱莉已经死了！”他重复说这两句话的声音使我战栗。接着，他又说道：“我从你拐弯抹角的话和枉费心机的安排就可看出，你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让我死得更慢一点和更惨一点罢了。”

尽管我被他突然激动的样子吓了一跳，但我马上就猜出了他为什么有这种表现的原因。我认为，这首先是因为你生病的消息，以及爱德华绅士对他谈的那些大道理、今天上午的约会和我躲躲闪闪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他受了一场虚惊。我满可以借此机会使他多痛苦一阵，但我没有那样狠心。他所爱的人已死的消息使他感到那么害怕，所以必须用一些好消息来冲淡它。因此，我赶快对他说：“也许你再也见不到她了；不过，她还活着，而且仍然爱你。唉！如果朱莉已经死了，我克莱尔干吗还要对你说这番话呢？你要感谢上天，上天没有使你那位不幸的人遭受连你也难以忍受的灾祸。”这时，他显得非常吃惊，非常激动，而且露出神情迷惘的样子。我把他重新按坐在椅子上，然后有条不紊地把应当告诉他的事情都详细地告诉他。我极力称赞爱德华绅士的做法，以便使他诚挚的心里可以产生一些能减轻他的痛苦的高兴心情，对他的朋友表示感激。

我对他说：“亲爱的朋友，目前的情况是：朱莉已经到了深渊的边缘，她即将受到人们的羞辱和亲友的愤恨，受到一个大发雷霆的父亲的粗暴对待和她自己的绝望心情的折磨。危险在不断地增加：不是她的父亲就是她自己，即将用匕首刺她的心，刀已出鞘，只差一步就刺进去了。只有一个办法能防止这惨痛的事情的发生，而这个办法能否实行，完全取决于你一个人。你的情人的生命在你的手里。既然她父亲已经不允许她见你，你是果断地离开她，从而挽救她，还是使她因你而死去，并蒙受骂名，这要由你决定。她为你尽了努力之后，现在要看你是如何为她尽你的心了。她因受尽了苦，已病倒了，这难道还不令人吃惊吗？你对她的生命既感到忧虑，如何处理此事，就要看你怎么办了。”

他静静地听我讲，没有打断我的话。他很快就明白了我话中的含意；立刻，他刚才那种激动的举动、怒气冲冲的目光和恐惧而急躁不安的样子，都通通没有了。他脸上出现了忧郁、悲伤和茫然若失的表情；他呆滞的目光和发愣的面容表明他内心十分沮丧，他有气无力地回答我说：“必须走！（他说这句话的声音，在别人听起来还以为是很平静的。）那我就走吧。我该死了吗？”“不该，当然不该。”我马上回答他，“你要为了那个爱你的人活着。难道你忘记了她的生命是掌握在你手里吗？”他马上接着我的话说：“那我不应该离开她；她早就该而且现在更应该和我一起逃走。”我假装没有听见他最后这两句话，我尽量用一些他迄今尚未看到的美好希望使他的头脑恢复清醒。正在这时，昂兹回来了，给我带来了好的消息。他听到消息很高兴，叫喊道：“她还活着，希望她活得很快乐……如果可以的话，我只希望最后向她说一句道别的话……然后我就走。”我对他说：“你不知道她的父亲不允许她见你吗？唉！你们已经道过别，已经分离了。你离开她愈远，你心中愈没有那么难过；你至少因使她获得了安全而感到高兴。你今天就赶快走，此刻就走。既然要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就不能做得太晚；要当心，不要在你为她做出了许多牺牲之后，最后还是没有保住她的生命。”“什么！”

他带着几分生气的样子对我说，“我不再见她一面就走！喔，我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她了！不行，不行！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两人一起死。我深深知道，对她来说，和我一起死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要再见她一面才走。我要把我的心和我的生命奉献在她的面前。”要我对他讲明他这样做是多么荒唐并将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并不难。然而，他不断用愈来愈痛苦的声音说：“什么！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这句话，表明他至少是希望能在将来得到安慰。因此，我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不幸想象得比实际的情况严重呢？你为什么要把抛弃连朱莉本人也没有抛弃的希望呢？如果她认为你这一走就是永别的话，她能让你这样离开她吗？不，我的朋友，你应当了解她的心，你应当知道她是多么地宁要爱情而不要她的生命。我担心，我很担心（我对你实说，我重复了这几个字）她将把爱情看得重于一切。因此，你要相信：她既然答应活着，她就抱有希望；你要相信：她出于谨慎而采取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她，而实际上是为了你。她对你和对她本人，都要表现出自尊自重的样子。”接着，我把你最近这封信拿出来，向他表明你这位以为再也得不到爱情的痴心女子所抱的美好希望。我用你信中热情的话唤起他心中强烈的感情。你信中短短的几句话，好像在他溃烂的伤口上敷上了一层有效的药膏。我发现他的眼睛又有了柔和的目光，而且涌出了泪水。我发现：温柔的情谊逐渐填补了失望的心。你信中最后那句出自内心的话：“只要我们两人分离而不在一起，我们活着的时间就不会长。”是如此地打动了他的心，使他竟泪流满面，放声大哭。“不，不，我亲爱的朱莉，”他一边吻你的信，一边大声说道，“只要我们两人分离而不在一起，我们活着的时间就不会长；上天将使我们的命运在地上联系在一起，将来还要把我们的心同葬在一个坟茔。”

我希望他具有的，正是这种心情。不过，他脸色阴沉的忧郁样子使我感到不安，我不能让他带着这样的精神状态而去。但是，当我看见他伤心地啼哭，并用温柔的声音叫你的名字时，我就不担心他会寻短见了，因为，只要没有完全绝望，他心中就会产生温情。这时候，他心情激动地提出了一个我事先没有料到的意见。他对我谈到他担心你将遇到的事情，并以坚决的口气说，他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意丢下你不管，不能让你去遭受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你遭遇的事情，我对他一字未提；我只是简简单单地对他说你的期待也已落空，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这样说来，”他一边叹息一边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将无幸福可言，它已经像一个不可能成为事实的梦那样消失了。”

现在我只剩下你让我办的最后一部分事情没有办了。我不相信在你们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之后，就不需要在这方面做什么准备了，就没有秘密可言了。即使在这件小事情上再次出现我们谈话过程中发生的争吵，我也不回避，和他再争执几句也不要紧。我责备他在料理他的个人生活方面太粗心。我对他说，你很久以前就看出他不像从前那样注意自己的生活了；我转告他：在情况没有好转以前，你命令他为了你要好好地保重他自己，要更好地料理他的饮食起居，要他把我代表你交给他的增添的东西都带走。对于我的这个建议，他表现得既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感觉，也不显得十分重视。他只是简简单单地对我说：你完全知道，凡是给你的东西，他没有一样不是高高兴兴地接受的。不过，他

说你这样操心是多余的，说他最近在格兰森卖了一座小房子（他祖上留下的一份薄薄的家业），得到的钱，比他这一辈子所有的钱都多。他接着还补充说：“何况我还有手艺，到处都可靠我的本事吃饭。我发挥我的专长，还可从中得到乐趣，医治我的创伤。我早已经注意到朱莉的多余的钱是留来做什么用的：是专门留给寡妇和孤儿用的；从人道主义来说，我是一个铜子也不能用的。”我对他回顾了他以前游历瓦勒的经过，并谈到了你的信和你明确的命令。出于同样的理由……“同样的理由！”他以气愤的声音打断我的话说：“不要她的东西，你们就惩罚我，不让我再见到她。只要她让我留下，我就接受她的东西。既然我服从了她的命令，她为什么还要惩罚我呢？倘若我拒绝的话，她岂不还要更严厉地对待我吗？……”接着，他用急促的声调说道：“同样的理由！我们的结合才刚刚开始，马上就要结束了；也许我将和她永远离别了，她和我之间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了，我和她从此将互不相干了。”他说最后这句话时，心情是那么的激动，以致当我看见他又将重新陷入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使他摆脱的状态时，我简直吓得发抖。我假装好笑的样子对他说：“你真是小孩子，你还需要有一个监护人，让我来当你的监护人。我愿意承担这个任务；为了把我们共同的事情办好，你就应当经常让我了解你的详细情况。”我想用在我们之间经常通信的办法来转移他的苦恼的心情。这个心地单纯的人真是巴不得能和你周围的人取得密切联系，因此轻易就中了我的圈套，采纳了我的意见。接着，我们商定了我们通信的地址；由于他非常乐意接受这个办法，所以我又详细讲了这个办法的细节，一直讲到多尔贝先生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的谈话才停止。

你的朋友马上就明白了我们的安排；他立即提出要给你写一封信。我没有答应他。我认为，过度的温情将软化他的心；只要他一拿起笔写信，就没有办法叫他启程了。我对他说：“要是耽搁了时间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你要立刻动身，赶到第一站，到了那里，你可以从从容容地想给她写什么就写什么。”说完，我一边向多尔贝先生示意，一边向你的朋友走去；我心中非常难过；我把我的脸贴近他的脸，以便看不见他的表情；眼泪使我的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周围的情景，我的头开始发晕。我的任务到此就结束了。

一会儿以后，我听见他们急步走出门去，我也走出去站在台阶上目送他们。只差一步路，我痛苦的心就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了。我看见这个已头脑不清的人扑通一声跪下去，不断亲吻台阶，多尔贝先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扑在冰冷的石头台阶上抽泣的身子拽起来。

几分钟以后，多尔贝先生也走回屋里，手里拿着手绢擦他的眼泪。“好了，”他对我说，“他们已经走了。”在到达他的住处时，你的朋友发现门口停着一辆马车。爱德华绅士在那里等他。爱德华一见到他，就向他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说：“来，不幸的人！”他以动人的声音对你的朋友说，“把你内心的痛苦向我这颗爱你的心诉说；你将发现，你在这个世界上并未把所有一切都失去，因为你还有我这样一个朋友。”

当我知道这个后来说自己还不到二十四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情人尚未成人（当时在瑞士，男子要年满二十五周岁才算成人。——译者）就把一座房子卖掉时，我心中有些不安。在他们的信中有许许多多这种荒唐事，因此我不再一一指出，只在这里说明一下就够了。——作者注

接着，他用有力的胳膊把你的朋友扶上马车；他们紧紧地互相依偎，命令马车立即启程。

卷二

书信一 致朱莉

我无数次拿起笔，又放下；我第一句话就犹豫不决，不知道该用什么语气写，也不知道从什么事情写起。我这封信是写给朱莉的！唉！可怜的人啦！我变成什么样子了？此刻，我纵有千言万语，也不能下笔抒情，滔滔不绝地写出来了！信任和感情奔放的甜蜜时光已经过去，我们互相已不属于对方，我们已不再是原来那个样子，我已经不知道我在给谁写信了。你还愿意收下我的信吗？你的眼睛还愿意看它吗？你是否觉得我的信写得措词太谨慎，文笔太拘谨了？我敢在信中像从前那样用亲切的语句吗？我敢在信中再谈论已经熄灭的或者说遭到轻蔑的爱情吗？我不是已经比我给你写信的头一天离你更远了吗？啊，天啦！过去的时光是那样地使人心醉神迷，而现今的日子是这样凄凉，两者真有天渊之别啊！唉！我刚开始生活，就坠入了毁灭的深渊；过去是生活的希望激励着我的心，而现在，在我面前却是一片死亡的阴影；三年就把我一生的幸福生活过完了。唉！我形骸虽在，实际我的生命早已结束！在转瞬即逝的欢乐时刻过去之后，我发现生命已经没有值得它延长的理由，我应该按我的预感行事了！毫无疑问，这三年一过，我就应该结束我的生命，或者不等三年期满死了也行；最好是压根儿丝毫不领略幸福的滋味，而不要领略之后又失去。如果我错过了那段后果严重的时间，如果我躲过了那道使我的灵魂彻底变样的目光，我也许仍能保持我的理智，尽一个男人应当尽的职责，在我平淡无奇的工作中做几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一刹那间的错误竟改变了我的一切。我的眼睛公然看了我绝对不该看的人。这一看，终于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在我一步一步地走入歧途之后，我就完全成了一个疯狂的人，失去了理智，变成了一个没有毅力和勇气的卑贱的奴隶，可耻地被锁链锁着，陷入绝望的境地。

一个误入歧途的人做了许多空幻的梦！产生了种种妄念，心里也明明知道它们不可能实现！我的痛苦是真实的，而人们给我的药却是假的，这有什么用呢？既然人们给我的是假药，我不是该把它扔掉才好吗？唉！今后万一有谁懂得爱情，看见了你，能相信我曾经愿牺牲我青春的爱情去换取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吗？不，不，愿上天对我大发慈悲，让我继续在痛苦中回忆我幸福的过去。我宁肯在我心中回忆往日的快乐，让悲伤撕碎我的心，也不愿我幸福而没有朱莉。你快来吧，我亲爱的人，快来温暖我这颗只是为了你才活在世上的人的心；我流落到哪里，愿你跟随到哪里；在我痛苦的时候，你要安慰我，使我心中已经熄灭的希望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在我这颗悲哀的心中，将永远牢牢地装着你，无论命运如何，也不论人们多么残忍，都不可能从我心中夺走你。如果我没有享受幸福的福分，那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得到爱情；从我得到的爱情来说，我是完全应该享受幸福的。我得到的爱情，如同使它产生的美一样，是不可破坏的；它是建立在才德兼备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的。它在永存的心中，永远不会消失；它无须寄希望于将来，单单回顾过去，就使它有永远存在的魅力了。

我认为，我用不着告诉读者，读者就可看出：在卷二和卷三里，这两个分离的情人彼此都胡说一气，笔战不休；他们贫乏的头脑已经发晕了。——作者注

可是你朱莉，啊，你这个曾一度爱过我的人，你温柔的心怎么忘记了生的意义呢？那神圣的火焰怎么在你纯洁的心灵中熄灭了呢？你怎么会对只有你才能领略和使之产生的天堂的乐趣不喜欢了呢？你无情地把我赶走了，你把我逐出你的家，使我蒙受羞辱，使我陷入绝望的境地，然而你未发现，你的做法错了：你使我落到这么悲惨境地的同时，也剥夺了你自己一生的幸福！啊！朱莉，我告诉你，你想另外去寻找一个能与你为友的心，那是找不到的；即使有一千个人崇拜你，但只有我的心才知道应当如何爱你。

你这个受人欺骗同时又欺骗别人的姑娘，现在回答我：你那么秘密地制定的计划，如今怎样了？你一再引诱我这颗天真轻信的心产生的虚幻的希望，如今到哪里去了？我日夜盼望的神圣的结合，我急切追求的美好的目标，你的信和你亲口对我讲的话，应如何实现？唉！由于你许诺过我，所以我才那么希望得到“丈夫”这个神圣的称呼，而且真的把我看成了男人当中最幸福的男人。你这个狠心的女人，请你告诉我，你这样一心捉弄我，就是为了使我遭受更大的痛苦和蒙受更大的羞辱吗？我犯了什么过错而招来这么大的灾祸？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不顺从你或做事不谨慎？你之所以把我撵走，是因为看见我没有多大的希望呢，还是因为我按我狂热的欲望行事而不服从你的最高意志？为了讨你的欢心，我已尽到了我的一切努力，但你还是把我抛弃了！你负有使我得到幸福的责任，但结果却把我毁灭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告诉我：你将如何保存我交你保管的东西；告诉我：你使我的心沉浸在你所许诺而后来又从我手中夺走的最大幸福之后，如何对待我这个人。天上的天使们，我曾经藐视你们的命运，我曾经以为我可以成为你们当中最幸福的人……唉！我现在孑然一身，我所有的一切，已顷刻化为乌有。我满心的喜悦一下就变成无穷的悔恨，我还在追求已经离我而去的幸福……我还在追求它，但它早已永远消失了！……啊！如果我真相信这一点，那就糟了！如果那一线空幻的希望不支撑着我的心……啊，麦耶黎的悬崖，我迷惘的眼睛已测量过你千百次，你岂不帮我了此一生！如果不是因为我了解生命的价值，我就不会这么惋惜它了。

书信二 爱德华绅士致克莱尔

我们已抵达贝藏松，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你报告我们旅途的情况。我们一路上虽不能说是平平静静的，但至少是没有出什么意外的事故；就一个心中有病的人来说，你的朋友的身体可以说是很健康的了。他装模作样地在外表上显得很镇静。他对他现在的情况感到羞愧，因此在我面前表现得有点拘谨；这就让人看出他心中隐藏着悲伤。我假装把他的表现信以为真，因为我想让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用他自己的心灵的一部分力量去消除另一部分力量的影响。

头一天，他的心情十分沮丧。鉴于我们走的速度太快使他感到难过，我就让马车减速前进。他对我一句话也不说，而我对他也一言不发；安慰的话如果说得不恰当，只会增加他的痛苦。冷冷淡淡无所谓的样子，反而使人容易找到话题。忧伤和沉默在此刻反倒成了真正表达友谊的语言。昨天，我开始看到他第一次流露出愤恨的样子，使他呆呆的表情终于发生了变化。在我们到达一刻钟以后，就开始进餐；他带着不安的神情向我走来。“我们为什么要耽搁时间？”他露出苦笑的样子问我，“为什么要在离她这么近的地方停下来呢？”晚上，他故意大说特说，但对朱莉一个字也不提；他又问那些我已经回答过十次的问题；他问我们是不是已经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又问我们是不是快要到韦威了。每到一站，他所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写信，可是写了一会儿以后，不是把它撕碎，就是把它揉成一团。我从火中抢出了几页信稿，从信稿就可看出他的心情。不过，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写出一封完整的信的。

从开始这几天的征象就可看出，他的心情是很焦躁的，但我看不出它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也看不出它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因为这要取决于一个人的性格、欲念的性质和可能出现的情况综合起来的结果，而这些因素是人的智力难以预料的。就我来说，我可以负责使他不致于因心情焦躁而出什么事，但我无法解决他因绝望而造成的后果，因为，不论情况如何，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一生。

我相信他会保重他的身体，并尊重我对他的关心，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友谊（友谊当然是不可缺少的）是不够的，而更多的是要靠他和他的情人的爱情。一个人的心是不可能专心致志地长期向着一个目标而不对它产生感情的。朱莉的百般温柔可以减弱她使他产生的火热的欲望。我深深相信：像他那样热情的男人的爱情，必然使她有些动心；如果没有他，她自然就不会那么思想活跃了。

我还可依靠他的勇气。像他那样的情人，不可能是意志薄弱的人，也不可能是滥用精力的人。火热的然而是不幸的爱情虽可在一个时期甚或长期占用他一部分力量，但它本身就证明他有优异的才能，能从爱情中得到可以用来增益其智慧的东西，因为超凡的理智只有用产生火热的爱情的心灵的力量来保持；一个人必须像对情人那样热情地去研究哲学，才研究得好。

亲爱的克莱尔，请你相信，我对这两个不幸的恋人的命运的关心，并不比你少，其原因，不是出于同情（同情乃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是出于对正义和秩序的尊重。按正义和秩序行事，就应当使每一个人都处于对他自己和对社会都最有利的地位。这两个心灵高洁的人，是大自然

使他们互为对方而生的，因此，必须在甜蜜的结合中，在幸福的怀抱中，他们才能自由发挥他们的力量和长处，用他们的榜样启发世人。为什么要让一个荒谬的偏见来改变神定的原则和打乱有思想的人的和谐呢？为什么要让一个粗暴的父亲出于虚荣心而掩盖他们相爱的真情呢？这两个温柔和善的人是为了帮助别人解除痛苦才来到世间的，现在，为什么反倒要使他们悲伤和哭泣呢？夫妻关系不是最自由的和最神圣的关系吗？是的，凡是妨碍这一关系的法律都是不公正的；凡是以为自己可以替子女结成这种关系或破坏这种关系的父亲，都是暴君。这种由大自然安排的纯洁的结合，不受制于王权和父权；它唯一无二地只服从上帝的权威，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如何指引人的心，如何使他们互相结合和彼此相爱。

不看性情是不是相合，而看别人的议论如何，这有什么意义呢？财产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使两人各自觉得在有一点上不如对方，婚后彼此都感到不安；实则，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与婚姻幸福或不幸福毫无关系，而脾气和性情的不同才是涉及一辈子的事情，因此，婚姻的幸福与否，是由这种差异决定的。完全以爱情为择偶尺度的年轻人，是选择不好对象的；而完全以舆论为婚嫁原则的父亲，那就更选不好了。由于一个女孩子缺乏理智和经验，所以还不善于判断对方的才智和品行，一个好的父亲就应当弥补她的不足。他有权利，甚至有责任告诉他的女儿：这个人诚实，或那个人狡猾；这个人聪明，或那个人愚蠢。他能够提供的意见，就是这些；至于其他方面，就应当由他的女儿自己去判断了。横暴的父亲指摘人们这样做会打乱社会秩序，实则社会秩序是他们自己打乱的。我认为，社会地位的高低，应当以才能来决定；两个人的心是否相爱，由两个人自己去判断，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秩序。以出身和财产为标准，则必然会打乱这个秩序；对于这种标准，我们应当嗤之以鼻，加以鄙弃。

大家都应当来矫正这些错误的偏见；反对暴力和维护秩序是人的天职。如果我能够不顾一个老年人的无理反对，使这两个情人相结合，请你放心，我一定要完成这一天作之合，而不管别人是不是赞同。

亲爱的克莱尔，你比朱莉幸运，你的父亲不自以为他比你更了解应当如何去寻求你的幸福。他之所以让你掌握你自己的命运，也许不是由于他有聪明的远见或过分疼爱你。不过，只要效果是一样的，只要懒得动脑子，让你享受自由，又何必去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千万别滥用这种自由；你在二十岁所做的选择，很可能得到你贤明的父亲的赞同。你的心已奉献给无双的友谊，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了，一切都留待婚后去弥补了：你行事不像一个情人而像一个朋友，虽说你不是最温柔的妻

在有些国家，人们是如此地强调在社会地位和财产方面要门当户对，而不管两个人的天性和志趣是不是合得来；只要门不当户不对，人们就可以阻挠或拆散美满的婚姻，不惜使婚姻不幸的人丢失他们的荣誉，使他们最终成为荒谬的偏见的牺牲。我在巴黎高等法院就看见过在一场大官司中，一方以社会地位为理由，粗暴地当众攻击对方为人诚实、克尽自己的天职和遵守夫妇之间的海誓山盟。最后，那位可耻的父亲果然胜诉，剥夺了他儿子的继承权，因为他的儿子不愿做一个不诚实的人。在这个以对妇女献殷勤著称的国家里，妇女们被法律蹂躏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清。因此，她们不顾一切地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来报复，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作者注

子，但你已成为最贤淑的女人。通过理智而结合的婚姻，将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愈加亲密，而且将与理智的存在同样长久。爱情的冲动是盲目的，但是是不可征服的；谁硬要和它作对，必然会导致自身的毁灭。两心相爱并经过深思熟虑而结合的人，是幸福的；没有遭到任何障碍或偏见的阻挠而顺利结合的人，是幸福的。要不是遇到一个顽固的父亲的无理阻挠，我们的这一对情人早已成为幸福的人了。即使有一个顽固的父亲，但只要他们两人当中有一个人有朋友给他们出主意，他们也早已成为幸福的人了。

朱莉的例子和你的例子表明，两个人是不是相配，完全要由两个人自己去判断。如果感情不深就结合，那纯粹是出于理智的选择；你的婚事就属于这种情形。如果感情已深而结合，那就表明天性已经选择好了；朱莉的婚事就属于这种情形。这是大自然的神圣的法则，任何人不得违反；一旦违反，就必然会遭到惩罚；如果不按这个法则办事，而以身分和地位来决定婚姻，结果必然会造成许多不幸的事情和罪恶的事情。

尽管冬天即将来临，加之我又要到罗马去，但在我所照看的这位朋友的精神状态未稳定以前，我决不离开他。我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人，是由于他的人品，而且这个人是由你交给我照看的。即使我不能使他生活得很幸福，我至少要使他成为一个哲人，能以男子汉的气概忍受人类的痛苦。我决定陪他在这里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我希望能够收到朱莉和你的信，你们两人都要帮助我医治他心中的创伤，目前，只有动之以情，他才能按他的理智行事。

附我致朱莉的一封信，请勿托他人转送，必须由你亲自面交。

随上一封信寄去的几段摘录

在我启程以前，为什么不能和你见一次面？你担心我在离开你的时候会死去吗？你这位好心人呀，你尽管放心。我身体很好……我没有生病……我还活着……我想念你，我一想起你爱我那些日子……我心中就非常难过……我一见到那辆马车就吓呆了……我的心顿时冰凉……今天我就给你写这几句。明天我的体力也许更加恢复……或者用不着……

这几匹马跑得这么快，要把我拉到什么地方？这个自称为我的朋友的人如此热心，他想把我送到何处？远远地离开你吗，朱莉？是根据你的命令这么办的吗？把我送到你不去的地方吗？……唉！你这个疯姑娘！……我用眼睛观察我如此匆匆忙忙跑过的路。我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的？我到什么地方为止？为什么要这样马不停蹄地跑？狠心的人啊，你们唯恐我不早点死吗？啊，友谊！啊，爱情！你们就是这样配合好了的吗？这就是你们为我办的好事吗？……

当你那么狠心地撵我走的时候，你心里反复考虑过没有？朱莉，你说说，你能永远抛弃……不，不，我非常清楚，你温柔的心很爱我。不管命运怎么摆布，你的心对我的爱将不由自主地持续到你离开人世……我已看出，你打算……你将给你自己带来无穷的悔恨！……唉！你将后悔莫及！……什么！你可以忘记……什么！我错怪了你……啊！你想想你，也想想我，想一想……告诉你，现在还来得及……你狠心地把我撵走了，我比风跑得还快……你说一句话，只说一句话，我就马上回来，我回来的速度比闪电还快。你说一句话，我们就可以永远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应当永远在一起的……我们一定会永远在一起的……啊！我向风诉说我的苦！……我赶快跑吧！我将住在离你很远的地方，并将死在那里！……住在离你很远的地方！……

书信三爱德华绅士致朱莉

你的表妹将把你朋友的消息告诉你，我相信他本人也会给你写信，交这一班邮车寄给你。我开头就先说这两句，好让你放心，从从容容地看这封信，因为我要告诉你：他的情况需要你十分注意。

我对人深有了解，我在短短的几年间增长了许多见识；我花了代价，但也获得了经验。我是通过情欲的道路进入哲学思考的大门的。就我迄今的见闻来说，我还没有看见过像你和你的情人这么特殊的情形，其原因，倒不是因为你们或他都没有一个鲜明的特征，让人一眼就可看出你们与众不同，而是由于很难把你们的特征看得十分清楚，所以肤浅的人就把你们看作是一般的人。正是由于看不出你们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更使你们显得与众人有明显的差别，而一般的典型的特征，每个人都觉得其中有几样是自己所没有的，而在你们身上却一样一样地表现得非常清楚。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东西，每一个都具有它独有的特点作为其特征；如果其中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尽管人们一眼就看出它很美，但仍需长时间的观察才能把它美的地方看清楚。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情人的时候，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愈用理智的眼光看他，愈对他有一种一天比一天明显的新的感情。对你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对你的感情非常强烈，以致使我把它的性质也搞错了。使我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倒不是性别的不同，而是另外一种即使完全没有爱的成分也是人的心能感觉得到的完美的特征。我能非常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你的朋友，你将变成什么样子；但我看不出，如果没有你，他将变成什么样子。和他差不多的男人也许有千百个，但世界上像你这样的朱莉却只有你一人。我犯了一个永远不能原谅的错误以后，你的来信启发了我，使我有了正确的认识。我认为，我没有嫉妒的心理，因此我也不可能是钟情的人；我认为，你在我心目中是太可爱了，你应该得到一个人的初次触动的爱慕之情，而我在这方面已经配不上你了。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你们共同的幸福非常关心，而且这种关心之情将永远不会消失。由于我相信能够消除一切困难，所以我对你的父亲提了一个颇欠考虑的建议，结果虽未成功，但却更加激起了我的热情。请你相信我，我是能够弥补我对你们造成的一切损失的。

啊，朱莉！你问一问你自己的心，看你是否能够消除那吞噬你的心的恋情。也许在某一段时间你能阻止它的发展，然而，天真纯洁的朱莉万一屈服于人了，她在跌倒之后，怎样才能重新站起来呢？那充满了过去的欢乐的迷人的恋情是很危险的，她怎样才能顶住它的引诱呢？你这个年轻的姑娘，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赶快抛弃那引诱你走入歧途的自信心。你已误入迷津，如果还要和爱情搏斗的话，你将遭到彻底的失败和毁灭；你的羞愧之心将一点一点地阻碍你的美德的发挥。情根已深深埋入你的心灵，很难拔除了；它像一股强大的有侵蚀力的水深入到了你的心，你要消除它的影响，就不能不同时消除你得天性的温柔的感情。然而，当你心中没有爱情的时候，你也就没有什么值得人敬重的地方了。现在，在不改变你的心态的情况下，你必须做些什么事情呢？朱莉，只需做一件事情：使你的爱情取得合法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看，你只有一个办法；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按这个办法去做，运用上

天赋与你的高超的理智来保护你的天真和美德，否则，你将永远丧失它赐给你的这个最珍贵的礼物。

我在约克郡有我祖上长期居住过的一大片土地；城堡虽很古老，但是是完好的和舒适的。地方虽很偏僻，但有山有水，景色宜人；流经这片园林地带的乌斯河，不仅使那里的风光看起来很漂亮，而且还使粮食的运输十分方便。土地的出产足够使土地的主人过相当不错的生活，而且稍加经营就可以使收入增加一倍。人们的不良的偏见，从来传不到那块幸福的地方去；那里的和平的居民迄今还保持着古时纯朴的风俗。在那里，你还可以看到一种类似你的朋友用动人的笔调描写的瓦勒的景致。朱莉，如果你愿意和他一起到那里去住的话，那片土地就归你们所有了。在那里，你们可以共同实现我那封信中提到的种种美好的愿望。

你们这两位真正的典型的情人，你们这一对忠贞的伴侣，快去占有那块专供感情纯洁的恋人藏身的地方。在那里，当着上帝和众人的面，系紧那条把你俩联在一起的美丽的纽带，用你们美德的模范行为给一个尊重美德的地方增添光彩，那里的朴实居民将学习你们的德行。在那块宁静的地方，你们可以永远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享受心灵纯洁的快乐！上天将保佑你们纯洁的爱情！在那里你们将生育与你们一模一样的儿女！你们将在那里白头偕老，心灵宁静地在你们的儿女的怀抱里安享天年！让你们的子孙后代有一天怀着追忆之情，来到这块婚姻幸福的至乐之地，满心喜悦地说：“在这块天真无邪的人的长眠之地，安息着两个情人！”

朱莉，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请认真考虑我向你提出的这个建议，看一看其中的主要之点是否可行。至于其余的细节，我将和你的朋友进行安排，而一安排定了，就不再更改。我还要保证你平安动身，还要和他一起沿途照料，使你平安到达目的地。到了那里，你们就可以毫无阻碍地马上公开结婚。因为在我们那里，一个成年的女子完全可以自己作主，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同意。我们良好的法律从来不违背自然的规律。即使在这样幸福的结合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也比它所防止的问题少得多。我将把我的仆人留在韦威；他为人忠厚，办事谨慎，对主人很忠心。你可以放心托他捎话，或者通过雷吉阿里罗带信，不过，不要让雷吉阿里罗知道信中的内容。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来接你，因此，在你的情人未来你这里以前，你千万不要离开你父亲的家。

现在，请你考虑是不是可以这样办；不过，我想再说一遍，你千万不能为他人的成见所误，绝不可迟疑不决，为了保你的名声，反将铸成大错。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建议，我敢预言，你将遭到不幸。一个性情执拗的父亲专横做法，将把你推入深渊；深渊的苦境如何，你只有在跌落下去之后才知道。你极端温顺的性格，有时候使你胆小怕事，成为虚幻的等级观念的牺牲品，被迫和他人结成一门内心不情愿的婚姻。公众的称赞和你的良心的谴责将不断发生冲突；你虽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也同时受到人们的轻蔑，因此，就你来说，你宁可被人遗忘，也要保持你的美德。

虚幻的等级观念！说这个话的人是一个英国绅士呢！这个话一点不假！读者诸君，你们以为如何？——

作者注

又及：你能否作出果断的决定，我没有把握。为了避免因你拒绝我的建议而立刻毁掉我精心照料所取得的结果，我是背着你的朋友给你写这封信的。

书信四 朱莉致克莱尔

唉！亲爱的表妹，昨天夜里你使我多么不安！一想到那封性命攸关的信，我就彻夜难眠！不，今后不要再用那种使人为难的话来扰乱我的心，不要再让我遇到这类使人心绪不宁的事，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使我的心恢复宁静了。从前，我还有一定的智慧和理智来指引我的心；在任何使人为难的情况下，我都能看出什么是最切实的办法，并立即付诸实行。然而现在，我已心乱如麻，情绪摇摆不定；我软弱的心做出的决定都是错的，我做事之愚蠢已经到了可悲的程度，即使偶尔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我不但没有勇气去实行，而且还受到良心的责备。你已经知道我的父亲把我许配给谁，而你也同时知道我心中爱的究竟是谁。如果我果断行事，那就要违背我应当听从父亲和遵守规矩的天职。是要情人还是要父亲？这真是难以决定。唉！无论是凭爱情行事还是凭天性行事，我都不可避免地要使这两人当中的一个人陷入绝望的境地；要尽我的天职，我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件犯罪的事情，因此，不管我采取哪种做法，我最终都将成为一个不幸的人和有罪的人。

啊！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唯一能替我出主意的人，你曾多次把我从死亡和绝望的境地中挽救出来。现在，请你看一看我的心已处于多么可怕的状态，我是多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的帮助和关怀。你放心，你的意见我一定听取，你的办法我一定采纳。你完全知道：在有关我一生幸福的事情上，我是一定会听从朋友的忠告的，因此，你要对你使我现在所处的困难境地给予同情。你既然已经开始关心我，你就要最终办好这件事情，使我恢复失去的勇气。你要为我这个今后只有依靠你才有主意的人开动你的脑筋。总之，我这颗爱你的心中想的是什么，你完全清楚；我心中的思想，你比我自己还了解。因此，你应当告诉我怎么办；在我失去思考和抉择能力的时候，你应当帮助我做出选择。

请你再看一看那位慷慨的英国人的信，我亲爱的表妹，请你反复看它一千遍。啊！你的心一定会被爱情、心灵的宁静和美德给我带来的幸福的动人情景所打动！不过，唉！我既然要受到夫妻关系的约束，我的心哪里还感觉得到心灵的甜蜜结合的美？我的心哪里还能回忆从前甚至在万分内疚的时候也感到的难以形容的快乐？喔！我还能享受我的幸福和保持我的天真吗？唉！当我处身在一个亲爱的丈夫和他的可爱的孩子中间时，我得到了他们的爱，岂不高兴死了！……我犹豫不决的时间只有一会儿！我不会为了弥补我的过失而去投入那个使我犯此过失的人的怀抱！我已经不能成为一个贞洁的妻子和贤良的母亲了！……唉！我生身的父母将看不到我从堕落中再站起来了！他们将看不到我以他们抚养我的方式对他们尽我对父母的神圣义务了！……忘恩负义的女儿，丧失天良的姑娘，你不尽对父母应尽的神圣义务，谁来替你尽？你这样做，岂不是等于把一把尖刀插进你母亲的心？一个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羞辱的女人，能教育好她的孩子为家庭争光吗？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你竟怪他们生养了你而抛弃他们！你使他们的晚年遭到多大的痛苦和羞辱……而你却去尽情享受用这个代价换来的幸福！

上帝啊，我要做的事情都非常可怕！悄悄地离开我的国家，使我的家庭蒙受耻辱，把我的父亲、母亲、朋友和亲戚，甚至还有你，都通通

抛弃；连你，我亲密的朋友！我衷心喜爱的人！我从童年时候起就没有一天离开过的人，我也抛弃了；我将离开你，失去你，再也看不到你了！……啊！不，我绝不……这么令人痛苦的事情将撕碎你可怜的朋友的心！我要在这么多令人痛苦的事情中进行选择，虽然永远找不到一件可以给我带来安慰的好事情。唉！我已走入歧途。要进行这么多的战斗，我的方寸已乱，力不从心；我已失去了勇气和思考的能力，我只有依靠你才有希望了。你要么帮我做出选择，否则就让我死了好了。

书信五 复信

亲爱的朱莉，你现在的的确是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这种情况，我早料到，但无法防止；我早有感觉，但无法使之消除。就你的处境来说，我认为，最糟糕的是，除了你自己以外，谁也无法使你摆脱你的困境。当事情需要谨慎处理的时候，你的朋友会赶快来帮助你；当需要在好与坏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凭自己的感情行事，那是很难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因此，应当抛开感情而采纳人家开诚布公的忠告。不过这一次，不论你作出什么决定，你的天性将一方面表示赞成，另一方面又将予以否定；你的理智既觉得它不好，但同时又对它予以认可；你既不愿意那样做，但又不能不那样做，结果，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同样是可怕的。然而，你又不能老是拿不定主意，不能等选择好了之后才行动，因此，你只有在几种不好的结果中选择其害处较轻的一种；究竟哪一种结果的害处较轻，那就只有你的心才能判断。至于我，一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就感到害怕，我对它将产生的后果极为忧虑。不论你选择哪一条道路，我觉得对你都不合适。由于我既不能告诉你哪一条道路好，又不能使你获得真正的幸福，我就没有在事关你的命运的问题上替你拿主意的勇气。你的朋友拒绝你的要求，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很清楚，我将由于不能帮你拿主意而付出多大的代价。然而，在一种不能运用理智而只能按你自己的爱情去做的事情上，如果我答应给你出主意，那我一定会弄错你的心意的。

你不要错怪我，亲爱的朋友，不要过早地派我一个不是。我知道，有些办事谨慎的人，在难办的事情上拒绝提出自己的看法，怕自己受到牵连，尤其在涉及到朋友的安危的事情上，态度尤为谨慎。唉！你以后会明白，我这颗爱你的心为什么会这么小心谨慎！现在，暂不谈如何对你的事情出主意，先谈一谈我为什么会这么小心行事。

我的天使，难道你没有注意到你周围的人是多么爱你吗？父亲和母亲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这并不奇怪；一个热情的青年爱一个可爱的人，这也不稀罕。不过，像沃尔玛先生这么一个年纪已相当大的头脑冷静的人，一看到你也平生第一次动了心；一家人都把你当宝贝看待；我的父亲这么一个很少动感情的人也把你看作他自己的孩子，而且爱你胜过于爱他自己的女儿。朋友、熟人、仆人、邻居和所有城里的人都喜欢你，对你非常关心。我亲爱的朋友，大家都这样喜欢你，如果你身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的话，这说起来似乎不大可能的事是不会发生的。你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吗？这并不是因为你的容貌美，头脑聪明，风度大方，也不是因为你有大家所说的讨人喜欢的本领，而是因为你的心地善良，有谁也比不上的对人的温柔感情。我亲爱的朋友，因为你爱别人，别人才这么爱你。人们可以抵抗一切，但抵抗不住对人亲切的情谊。要得到他人的爱，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你首先要爱他人。有许多女人都长得比你美，其中有几个也像你这样仪态大方，但只有你除了仪态大方以外，还具有一种更加迷人的特点，不仅讨人喜欢，而且一见到你就不能不动心。我认为：你把善良的心奉献给他人，寻求他人美好的情谊，他人才这样用美好的情谊对你。

举例来说，当你看到爱德华绅士对你的朋友是那样地真心爱护，并

为你的幸福而热心奔走，你就十分吃惊，并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慷慨的赠与，说他的赠与纯粹是出于美德的驱使，于是你的心被感动了！我亲爱的表姐，你的看法大错特错了！我这番话，毫无低估爱德华绅士的善意的意思，我绝不会贬低他豁达的心胸。不过我要告诉你，他的热心尽管是很纯洁，但在同样的情况下，对别人就不会像对你们这么强烈。他之所以出这么大的力气为你们做出安排，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是由于你和你的朋友对人有无比的感染力；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你们的爱慕，而他却认为完全是出于他的善心。

凡是具有某种气质的人，都有一种感染力；可以说，他们能把别人改变成他们那样的人。他们有一个影响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他们。人们一旦对他们有所了解，就不能不以他们为榜样；他们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把周围的人都吸引到他们身边。亲爱的朱莉，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你和你的朋友也许将永远不会了解你们周围的人，因为，你们认为他们处处会像你们，而不会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你们想对那些和你们在一起生活的人做出表率，结果，他们不是躲避你们，就是变成和你们一样的人。然而，你们将发现，完全和你们一样的人，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表姐，现在回头来谈一谈我。我，由于和你家世相同，年龄相近，尤其是有共同的爱好和心愿，因此，尽管性格和你截然相反，但从童年时候起，就和你形影不离：

我们的家相邻，
我们的心相连，
我们的年龄相近，
我们的爱好相同。

这一美好的关系，对我这个一直和你在一起的人所起的作用，你周围的人都是看到了的，但你自己是怎样看法的呢？你以为我们之间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关系吗？当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每天都要从你的目光中得到欢乐，而我的目光不也同样使你得到欢乐吗？你难道不知道我温柔的心愿分担你的痛苦，和你一起哭泣吗？当你们两心初恋，情意正浓的时候，你并不感到我这个朋友是一个碍事的人；你的情人尽管对你悄悄地责怪我，但他并未让你把我支走，不让我看到你投入他怀抱的情形。所有这些，我能忘记吗？我的朱莉，那是关键时刻。我深深知道，这含羞委身于人的事，在你胆怯的心中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只是你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朋友，我就绝不会成为你的心腹之人；我们的心连着心，感情太深，是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们分离的。

在女人之间（我指的是懂得爱情的女人之间）是什么原因使她们的友情那样似冷似热，难以持久？是爱情的自私和容貌的美，是对征服男人的本领的嫉妒。如果这些原因能使我们分离的话，我们早就分离了。即使我的心想得到爱情，即使我不知道你的爱情的火焰只有在你生命结束的时候才熄灭，我也知道你的情人是我的朋友，也就是说是我的兄长：谁能说我们这样真正的友谊是爱情呢？至于多尔贝先生，他将永远珍惜你对他的感情，我对这一点毫无意见，我也不打算硬要拖住他，你要夺

走他，就把他夺走好了。唉！我亲爱的表姐，只要能用他的感情来弥补你的感情，我也是愿意的！我有他固然高兴，但要我放弃他，我也是乐意的。

至于说到容貌，我能做到想使我容貌要多么美就多么美。你并不是一个想和我争美的姑娘；我深深相信，在你这一生中，你心里是不会去考虑我们两人当中谁更美的。我并不是对容貌的美一点也不在乎，我当然知道容貌的美对我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也不是不在这方面操心。我对容貌的美感到骄傲，但对他人的美我也毫不嫉妒。因为你的貌美之处，对我的容貌来说毫无影响，不会使我的美失去光彩；而且我觉得，正是由于你长得美，反而使我显得更美；由于你举止大方，反而使我更加受人喜爱；由于你有才能，反而使我显得更有才能。我用你的美来衬托我的美，正是在你身上我寄托着我最高尚的自爱心。我不喜欢为了我的利益去吓唬别人，我要让我的容貌美得恰到好处。其他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没有用处的，因此，我也用不着为了表示谦卑就说我不如你。

你急于想知道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告诉你。你要我给你出主意，这可不行；其中的理由，我已经给你说了。你为你自己拿主意，同时就是为我拿主意。不管你的命运如何，我都要和你风雨同舟。如果你走，我就跟着你走；如果你留下，我也留下。我的决心已下，毫不动摇。我应当这样做，谁也不能使我改变我的决心。我以往的过分放任，反倒毁了你，因此，你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亲爱的朱莉，我们从童年时候起就是形影不离的，我们到死也应当在一起。

我预料得到：你也许觉得我这个想法相当愚蠢，但实际上我的想法是相当的明智，因为我没有你这样犹豫不决的理由。首先，拿我的家庭来说，虽说我离开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但我离开的是一个不大管事的父亲。他放手让他的孩子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这样做，不是由于他爱孩子，而是由于他对孩子不怎么关心。正如你所知道的，他关心的是欧洲的事情而不是他家里的事情。在他看来，他的女儿还不如《国事诏书》重要；再说，我也不像你这样是一个家庭的独生女；他身边有的是孩子，即使少了一个，他也不一定过问。

我放弃了一个即将缔结的婚约吗？没有，亲爱的表姐；多尔贝先生如果爱我的话，一定会因为我这样做而感到安慰的。就我来说，尽管我尊重他的人品，也不是不喜欢他这个人，而且，如果真的失去了他这么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我也会十分遗憾的；不过，拿他和我的朱莉相比，他就算不得什么了。亲爱的表姐，请你告诉我，灵魂有男女之分吗？说真的，我不觉得我的灵魂是女人的灵魂。我奇怪的想法也许有许多，但我对爱情却想得很少。对我来说，一个丈夫当然是有用处的，但他终究不过是一个丈夫而已。既然我是自由的，相貌也还可以，要找丈夫的话，在世界上是随处可以找到的。

表姐，你要注意，尽管我做事毫不犹豫，但不能因此就可以说你做事不必有什么顾虑，不要因为我说了如果你走我也走，你就按我的话去

国事诏书，指一七一三年德皇查理六世制定的皇位继承法。他宣布：在他死时若无子嗣，则由他的长女玛利亚·德莉莎继承皇位。一七四一年查理六世逝世，巴伐利亚的选帝候查理·阿尔贝（即后来的查理七世）拒绝承认玛利亚·德莉莎的继承权，从而掀起了长达八年的皇位继承战争。

做，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大；你应尽的义务，比我应尽的义务多得多。你也知道，我心中可以说是只有一种爱；它高于其他各种感情，好像把其他各种感情都掩盖得一个也看不见似的。一种不可更改的良好习惯使我从童年时候起就喜爱你，我唯一无二地只爱你一个人。如果我因为跟你一起走，而要割断和一些人的联系的话，我一定要以你为榜样，鼓起勇气把它们割断。我将对我自己说：我向朱莉学习，因此我相信我做得对。

朱莉致克莱尔的便笺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感谢你。我至少要尽一次我的义务，一定要无愧于你。

书信六 朱莉致爱德华绅士

绅士，你的信使我深受感动，不能不对你表示敬意。你所保护的朋
友，等他将来知道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时，也会同样感激你的。唉！
只有不幸的人们才知道慈善的人的心灵是多么珍贵。我们已经从各方面
看到了你心地慈善的表现；你见义勇为的品德，我们深为钦佩，但并不
感到意外。

我觉得，受到一个如此慷慨的朋友的照顾，从他手中得到命运拒绝
给我的幸福，是很愉快的事情。不过，绅士，我将难以享受你给我的幸
福，因为命运将使你的计划难以实现；我命途多舛，将辜负你的一片热
心。你向我提供的幸福的前景，反倒使我觉得我不能得到那样的幸福。
你向两个受苦的情人提供一个优美和安适的隐居地，使他们的爱情在那
里被人们认为是合法的事情，从而正式结合成夫妻。我知道，在你的保
护下，我可以轻易逃过愤怒的亲友的追寻。有了这些条件，我固然可以
和我的情人结婚，但能不能因此就可以获得幸福呢？不能。如果你想使
我能心灵宁静地过着愉快的生活的话，你就要给我一个能使我免于羞辱
和内疚的安身之地。你为我们的生活筹划；为了维持我们的生活，你无
比慷慨地把你的财产分一部分给我们。有了你的赠与，我就比从我家产
业中得到的东西更多，更光荣。在你的身边，我什么都不缺少了，你就
如同我的父亲了。啊！绅士，我既然抛弃了我的生身之父，怎能另外再
有一个父亲？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将受到良心的责备，引起人们的暗中议论，
从而使我感到伤心。问题不在于我是不是有权利违背我父母的意愿，去
自己安排我的生活，而在于我安排了自己的生活之后，会不会使他们感
到无比的悲痛，会不会使他们陷入绝望的境地，唉！这就是说，我应当
考虑：我是否有权利使他们失去生的乐趣。今后，我将如何处理血亲之
情和我的天性之间的关系？今后，我这颗温柔的心将如何表达我对父母
的孝思？只要有了罪恶的想法，不就是已经开始犯罪了吗？既然不打算
逃避自己的义务，能不认真考虑自己应尽哪些义务吗？谁不考虑呢？我
能不考虑吗？须知，我无情地抛弃的，是生我、养我和爱我的人，是把
我看作他们唯一的希望和欢乐的人：一个是年近六旬的父亲，一个是身
体素弱的母亲！我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在他们晚年孤单寂寞、无人照顾
之日，正是我报答他们抚育之恩之时，我怎能丢下他们不管！我能让他
们在晚年蒙受羞辱，感到悔恨和悲哀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不安的
良心将感到害怕和忧伤，我心中岂不时时浮现我的父亲和母亲临死时无
人照顾的情景？岂不使我时时感到他们在骂我这个抛弃他们、并使他们
失去体面的忘恩负义的女儿？我不能这样做，绅士，我抛弃道德，道德
也将抛弃我，它将永远离开我的心。一想到此，我就感到害怕，就感到
道德的威力。这种情景将时时萦绕在我心中，使我这一生都不得安宁；
我生活虽幸福，但心里却很痛苦。如果我命中注定，在今生余下的岁月
里将这样又悔又恨地生活，这种生活就可怖得令人难以忍受了，因此，
我宁可另想其他的办法。

我承认，你提出的理由非常正确，我无法辩驳。然而，绅士，你现
在还没有结婚，你难道不知道，必须在当了父亲之后，你才有对别人的

孩子出主意的权利？至于我，我是拿定了主意的。我当然知道我的父母将使我陷入不幸的境地，然而，我认为，我宁可在不幸的生活中呻吟，也不能陷他们于不幸；因此，我将永远不离开我父母的家。唉，多情的人的美妙的幻想，令人陶醉和向往的幸福，你快远去吧，愿你消失在黑夜的梦境中；对我来说，你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你这位慷慨的朋友，请你也把你那美好的计划忘掉吧；让一个衷心感谢你的人把它铭刻在她的心灵深处，永远记在心里好了。如果我们遭受的巨大痛苦没有使你豁达的胸怀失去再为我们努力的勇气，如果你对对我们依然是那样的慷慨和亲切，那你仍然是有再为我们努力和表达心意的机会的。你把他当作朋友的那个人，在你的关心照料之下，是一定会配做你的朋友。切莫根据你现在看到的情况来评判他。他现在茫然失措的样子，并非来自他的生性怯弱，而是一个热诚和自尊的人与命运斗争的结果。外表倔强的人，行事往往是出于愚昧而非出于勇气；一般的人对巨大的痛苦是不了解的，意志薄弱的人是不会产生高尚的感情的。啊！在他倔强的表现中，却具有使他高尚的心灵独具特征的感情力量；正是这种力量，造成了我今天害羞和痛心的事情。绅士，请你相信，如果他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的话，朱莉就不会失身了。

不，不，这件关系暧昧的事情，你显然是早已看出，一点也瞒不过你的。虽然你对他不甚了解，但他无愧于你对他所做的一切努力的；现在，你对他有了深刻的了解之后，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为他做更多的事情。你要安慰他，照料他，做他的朋友，做他的父兄。我之所以这样求你，既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他。他将不辜负你的信任，以光荣的行为报答你给予他的恩惠。他将按你的教导去做，模仿你的为人，学习你处事的明智。啊！绅士，如果他在你手中变成了一个高尚的人，你将来一定会对你苦心工作的成绩感到自豪的！

书信七 朱莉来信

你怎么啦，我的好友，作为我心中唯一的希望的你，在我的心正悲伤已极的时候，你却来刺它一刀！我准备接受命运的打击。此事我早有预感，我可以耐心地忍受。可是你（正是为了你，我才遭受这些打击的！），唉！对我来说，只有来自你的打击我是承受不了的。看到你这个本来应当使我的痛苦得到安慰的人，反而来加重我的痛苦，这就可怕了。我盼望得到的美好的安慰，已随着你的勇气的消失而消失了。我曾多次以为，你的坚强可以消除我的忧郁，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的缺点，你的美德可以使我沮丧的心重新振作起来。我曾多次擦去我痛苦的眼泪，对我自己说：“我为了他而受苦，他值得我这样做；我虽有过错，但他是有德行的人；我心中纵然千头万绪，忧虑重重，然而他的忠贞的表现支持着我，他对我的钟情可以补偿我所有的一切损失。”我的希望落空了，第一次考验就把它完全摧毁了！那培养心灵和增进美德的崇高的爱情，现在到哪里去了？夸夸其谈的箴言，到底实行或不实行？说什么要仿效伟大的人物，究竟是怎么仿效的？你这位自称是经得起灾难考验的哲学家，为什么一遇到使你和你情人分离的事情就心急如焚？当我发现你这个引诱我的人原来是一个毫无勇气的人，是一个只图欢乐而意志消沉的人，是一个一遇挫折就灰心丧气的懦夫，是一个在需要用理智指导行动的时候却不运用理智的昏庸之辈，我怎能原谅我亲眼看到的这些可羞的表现？啊，上帝！我已经因为失身而受尽了羞辱，难道说还要因为我选错了人而再次蒙羞吗？

请看你是多么地忘记了自己的本分，你不仅心智已乱，而且性情已经变得十分乖张！你竟敢指责我！竟敢埋怨我！……埋怨你的朱莉！……你真是一个粗野的人！……你既然感到内疚，为什么又不收敛你的行为？你既然知道了我对你的极其甜蜜的爱情，为什么又公然侮辱我？唉！如果你怀疑我的心，那就表明你的心是多么可鄙！不，你不要怀疑我的心，你也不能怀疑我的心。我认为你发怒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此时此刻，我对你的错误的做法深表愤恨。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生这么大的气；原因何在，你完全明白。

由于盲目信任他人而使自己落到这个地步，我的计划也没有成功，但是，你能怪我吗？当你弄清楚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为了你的幸福和我的幸福制定了哪些计划，而这些计划又是怎样随着我的希望的破灭而落空的：当你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必将对你粗暴的语言感到赧颜！有些时候，我总是这么想：你对这些情况终将明白，对于你向我说了那么多责备的话会感到后悔的。我的父亲对我下的禁令，你是知道的；公众有哪些议论，你也是了解的。将来的结果如何，我早有预见，并托我的表妹向你讲了，而且，你也和我们一样，是感觉到了的。因此，为了让我们二人能互相为了对方而保重自己，我们必须听从命运的安排：它让我们分离就分离。

因此，正如你所说的，我要把你撵走！不过，请问你这个缺心眼儿的情人，我这样做，是为了谁呢？忘恩负义的人呀！是为了一个真心实意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意看见我遭到轻视的人。告诉我，如果我落到名誉扫地，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想看我遭人羞辱的情景吗？你就来看吧，

狠心的人，只要你有勇气来，我就有勇气牺牲我的名声。来吧，别怕我这个爱你的人不承认你。我准备当着上天，当着众人的面，讲述我们相爱的经过，并当众公开称你为我的情人，为爱情和我所蒙受的羞辱而死在你的怀抱里。我宁可让大家了解我对你的情谊，而不愿意看见你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你对我的责备，比别人对我的羞辱还难受。

我告诉你，这种互相埋怨的事情必须永远结束，我已经再也不能忍受了。啊，上帝！我们既然相爱，为什么又相争吵呢？在如此需要互相安慰的时候，为什么要互相折磨，两败俱伤呢？我们不能这样做，我的朋友，你本来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为什么硬要装出不满意的样子？我们只能怪命运不好，而不能怪爱情。我们的爱情的结合最为完美，我们的结合将天长地久。我们的心已交融在一起，永远不会分离。我们是一个整体的两部分，如果分开的话，则彼此都活不成。你为什么只觉得你有痛苦？为什么对你的朋友的痛苦毫无觉察？你的心怎么听不见她轻声的呻吟？她轻声的呻吟比你暴躁的喊叫悲伤得多！如果你理解我的痛苦的话，你就知道我的痛苦比你的痛苦大得多！

你认为你的命运可悲！然而，请你看一看你的朱莉的命运，你就会发现她的命运更是可悲得让你为她哭泣。在我们不幸的命运中，请你比较一下女性和男性的处境，看我们两人当中谁最令人同情。明明是感情已经冲动，却偏偏假装无动于衷；明明有千百种痛苦，却硬要装出很高兴和满意的样子；表面上显得很沉静，内心却很激动；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完全两样，竭力掩盖自己真实的感情；由于要守本分，而不能不装出一副正经样；由于要保持庄重，而不能不尽说谎言：所有这些，都是我这种年龄的女孩子常有的表现。我们美好的日子，就是这样在好心的专横管束下度过的，最后，如果由于父母的专横而终于使一个女孩子嫁非其人，那她的日子就更难过了。然而，要想束缚我们的心，那是徒劳的；我们的心是按它自己的规律行事的。它不受人的奴役，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有铁的枷锁（这不是上天强加给我们的心的）人们也只能束缚她们的身体，而不能束缚她们的心灵，因为，身体和信仰毕竟不同，应分别对待。人们迫使不幸的女孩子走上犯罪的道路，就迫使她不能不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违背言行要忠实的神圣的义务。有些女人比我冷静。啊！这我知道。她们没有爱过任何人，她们真是幸福！她们能抵抗爱情的诱惑，可我也曾经抵抗过呀。她们诚然比我坚强，但能不能因此就说她们比我更爱美德呢？没有你，只要没有你，我是能够做到始终爱美德的。我这样说，是不是就表明我今后不爱美德了呢？……你把我毁了，反倒要我来安慰你！……而我，我今后怎么办呢？……没有爱情的安慰，友谊的安慰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在我处于困境的时候，谁来安慰我呢？我的命运多么可怕啊！我这个曾经犯过罪的人，即使结了婚（我对此事感到愤恨，但看来已不可避免）还会犯新的罪！如果我屈从的话，我将为我的过错和我的情人伤心到何日为止？然而，在我心力已竭的时候，我哪里有足够的力量去反抗呢？我已经料到，我愤怒的父亲将大发脾气。天性的呼声将感动我的心，痛苦的爱情将撕碎我的心。失去了你，我就没有依靠，没有希望。过去的事情使我堕落，现在的情形使我悲伤，

这句话指的是：她已得知她的父亲已把她许配给沃尔玛先生。

将来的结局使我害怕。我觉得，我愈为我们的幸福努力，反而愈使我们更加遭到人们的轻视，不得不更加痛苦地分离。虚幻的快乐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心中的懊悔和难以洗雪的耻辱。

这都怪我，怪我意志薄弱，命运不幸。让我哭泣和受苦好了；我即使哭一辈子，也弥补不了我的过错。时间的推移能治好别人的创伤，但对我来说，却只能给我带来更多的痛苦。可是你，你没有什么难处可担忧的，没有什么羞辱的事情使你丢脸的，也没有任何原因硬要你卑鄙地掩饰你真实的感情；你虽感到了命运的不幸，但无论如何应保持当初的勇气嘛，怎么能堕落到像一个女人那样如怨如诉地叹息？怎么能像一个疯人那样控制不住自己？我为你受别人的轻视还没有受够吗？我受人轻视，但没有使你受人轻视嘛；我蒙受了耻辱，但未使你蒙受耻辱嘛。因此，你应当重新鼓起勇气忍受不幸的命运，要像一个男人的样子。我还要坦率地补充一句：你应当配得上是朱莉选中的情人。唉！即使我现在不能使你鼓起你的勇气，但你至少要记住：我曾经是能够使你鼓起勇气的人。要对得起我为你所作的牺牲，要做到不使我没脸面见人。

不，我尊敬的朋友，我怎么也料想不到你竟写出那封女人气十足的信，我愿我能永远忘记这封信；我认为，你自己现在或许也觉得你不该那样写。尽管我受到人家的轻视，羞愧已极，但我希望我过去的事情不会使你产生如此消沉的情绪，我希望我的形象依然在我能使之感情奔放的人的心中保持光辉。我已失足，但我不希望看到那个使我失足的人表现得非常怯懦。

你难中有福，因为你得到了有感情的人所能得到的最珍贵的报偿。在你忧伤的时候，上天给了你一位朋友，请你想一想：上天给予你的是不是比它从你手中夺走的东西多。你应当敬爱这位十分慷慨的人；他放弃了恬适的生活，一心照顾你的身体，使你行事合乎理智。当你知道他为你做了些什么安排的时候，你必将十分感动的！不过，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使你感到难过的事情来使你对他产生感激之情呢？其实，你用不着问他是多么爱你，就能了解他所做的这一切对你是多么有益。因此，如果你不知道应当如何爱他的话，你是不可能把他当作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而尊敬他的。

参见本卷书信三。爱德华绅士曾建议朱莉和她的情人到英国去结婚，并愿把他在约克郡的一大片土地赠与他们。

书信八 克莱尔来信

你对她爱有余而温存不足；你知道如何作出牺牲，但不知道如何使你作出的牺牲产生效果。在朱莉目前的情况下，你用责备的口气给她写信将产生什么影响，你想过没有？你因为现在感到痛苦，就要责怪比你更痛苦的她吗？我已经对你说过一千次，我这一生中就没有见过你这样一个爱怨天尤人的情人。你动不动就争吵，你把谈恋爱当作是打仗；你有时候虽然也温顺，但往往接着就后悔说你不该那么听话。唉！这样的情人多么可怕啊！我认为我是很幸福的，因为我所挑选的这个人，我想打发他走，他就走，一滴眼泪也不流！

你要记住我的话，如果你想要朱莉活下去，你就要改变你对她说话的语气；她既要忍受自己的痛苦，又要受你的埋怨，这对她来说，是受不了的。你要多多体谅这个多情的人的心，给她以温柔的安慰。你愈出怨言，你的罪过反而愈大；如果你真的要埋怨的话，你就只能埋怨我，因为主张你走的人是我，而不是她。是的，我的朋友，你猜对了，我已经把如何维护她受到损害的名誉的办法告诉她了，更确切地说，我采用了夸大危险的手段，不仅促使她下了决心，而且还说服了你本人也决定走。每个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另外，我还使她改变了主意，不接受爱德华绅士提出的建议。我没有让你得到幸福，因为，对我来说，朱莉的幸福比你的幸福重要得多。我非常清楚，如果让她的父母蒙受羞辱和陷于绝望的境地的话，她心里是很难过的。我不明白，就你来说，如果以她的幸福为牺牲，纵使获得了幸福，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总之，事情是我决定的，要说做错了的话，那错误在我。既然你喜欢和爱你的人吵架，你就来和我一个人吵好了；你忘恩负义可以，但绝对不能错怪她。至于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对待我，我都永远像从前那样对你。只要朱莉爱你，你在我心目中就是可爱的人；其他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并不后悔我对你们的爱情既不采取促成的态度，也不采取反对的态度。我始终以纯洁的友情作为我行动的指针；我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都从友情出发。虽说我有时候对你们的爱情的关心好像超过了应有的程度，但我是真心诚意，于心无愧的。我对于我的朱莉所做的事情，绝不感到后悔，绝不认为我做的事情没有用处。

我没有忘记你从前对我讲过：贤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应当保持坚贞。我觉得，我应当适时提醒你要按照格言行事。不过，以朱莉为例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给你这样一个哲学家当老师固然不好，但当学生又是挺危险的，因此，由我来教训我的老师，那是不合适的。

书信九 爱德华绅士致朱莉

美丽的朱莉，我们已说服了他。我们的朋友已从错误中恢复了理智，对自己一时做错了的事感到很惭愧；现在，他已怒气全消，变得非常听话，我们要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我高兴地看到，他对他的错误感到的后悔多于恼恨。他在我面前虽表现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尚不显得局促不安，因此，我认为他是喜欢我的。他认错的态度十分鲜明，这一点，给我的印象甚深。用这样的方式承认错误，反倒使弥补过错的人得到的好感多于原谅过错的人。

我利用这一根本的转变和它产生的结果，在我们分手以前，为他做了几项必要的安排，因为我的行期在即，再也不能推迟了。由于我要到夏天才回来，因此，我们商定，他到巴黎去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到英国去。伦敦是唯一能让有才能的人施展本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可以大显身手。他的才能在各方面都高人一等；我敢肯定，他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之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闯出一条适合他发挥才能的路子来的。至于详细的做法，等我路过你处时再细谈。你要知道，只要他有了成就，就可以克服许多困难；有了社会地位，就可以弥补他出身的低微，甚至可以改变你的父亲的主意。我觉得，在命运和人们的偏见已经使你们没有其他办法可想的时候，就只好采用这个办法试试看了。

我已经写信给雷吉阿里罗，让他坐驿车到我这里来，以便在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的八天或十天中帮我做些事情。我的朋友心里太忧郁，所以和人谈话的时间不多。在他沉默不语的时候，就让他听音乐，使他陷入沉思，逐渐把心里的悲痛化为感伤。我等待着这种状态的出现，以便让他能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情，而前些时候，我是不敢让他独自一人，无人照管的。至于雷吉阿里罗，在我路过你处的时候，就把他交给你，等我从意大利回来时再把他带走。那时候，你们两人在音乐上必大有进步，就不再需要他了。目前你还用不着他，我只让他离开你几天，所以对你不会有多大影响。

他对他的国家抱有一种很奇怪的偏袒；因为我还没有听说过，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般地讲，外国人所受到的对待，比在英国受到的对待差，或者在事业上遇到的困难多。由于民族性不同，外国人在英国没有什么便宜可占；由于政治的制度不同，他们在英国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但我们也承认，英国人也很少向别人要求他们在本国也不给别人的待遇。除了在伦敦的宫廷以外，人们在哪个国家的宫廷见过这些骄傲的岛民向他人有过奴颜婢膝的表示？除了在英国以外，他们到哪个国家去发过财？不错，他们心狠手辣，但这种做法只要用得适当，我并不反对。我认为，英国人就要像英国人的样子，因为他们用不着同别人一样嘛。——作者注

书信十 致克莱尔

为什么我到头来还要睁开眼睛看我自己？我宁肯永远闭着眼睛，也不愿意看我现在堕落的样子，不愿意看到我这个曾一度是男人当中最幸运的男人如今竟成了最可怜的人！我敬爱的和为人厚道的朋友，你以往曾多次庇护过我，因此我敢把我心中感到的羞愧和痛苦，向你这位好心的人诉说。我还要求你给我安慰，使我能认识我自己卑劣的行径；在我自暴自弃的时候，我要求你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天啊！一个如此可鄙的人，怎么会曾经为她所爱？一团如此圣洁的火，怎么会一点也未净化我的灵魂？她（我现在已不配再提到她的名字）现在也许正在后悔她选错了人！当她看到她的形象在一个如此卑贱的心中受到亵渎的时候，她一定会哀叹不已！对我这个虽爱她但实际是一个懦夫的人，她必然是感到轻蔑和愤恨。亲爱的表妹，你应当了解我的一切过错，了解我的罪责和悔恨的心情。你要么来审判我，让我一死了之；要么去为我说情，请那个主宰我命运的人来裁决我该当何罪。

我不打算向你叙述这次事先毫未料到的分离对我产生的影响；我也不对你说是多么的痛苦和多么的悲观失望。你们两人都把我往难以想象的迷途上引，你从这一点就可以推断出我当时的痛苦和失望的心情。我愈觉得我目前的处境可怕，我愈不认为我会自动抛弃朱莉。这种痛苦的感情，再加上爱德华绅士对我表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豪爽样子，曾使我产生了怀疑；现在，我一想起我当时怀疑的情形，就感到害怕，就觉得对不起这位对我的错误大度包涵的朋友。

我曾把我启程时候的种种情况，在我昏乱的头脑里加以琢磨。我认为此事是早有预谋，而且公然把那位男人当中最有德行的人看作是预谋的策划人。这可怕的怀疑在我的头脑里一产生，就处处觉得是真的。绅士和德丹治男爵的谈话，他们在谈话中采用的那种我认为是故意装出来让我听到的语气，其后发生的争吵，既不让朱莉来看我，又硬要我马上启程，早就安排好了驿车，秘密做好了准备，再回忆他头一天夜里和我的谈话，以及我们是走得那么急，我简直是被抓走的而不是带走的，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证明是绅士的策划，使我和朱莉分离；再加上我知道他要回到朱莉那里去，这就更加表明他对我这么操心的目的何在。我决定：先把情况弄清楚，然后才揭露真情。打定了这个主意，我就更加密切注意事情的发展。这一切，使我可笑的疑心更加增长，认为，他为人虽很热情，但对我并不真诚。我胡乱怀疑他的热心，总觉得他有背叛我的样子。在贝藏松，我知道他给朱莉写了一封信，但他没有把信给我看，也没有告诉我信的内容，这样我就更加相信我的看法是对的。我等着看朱莉如何回他的信（我认为，他一定会对朱莉的回信不高兴的），然后才把我心中想说的话对他说出来。

昨天下午，我们回住处的时候已相当晚了。我得知他收到一个从瑞士寄来的包裹，然而在我们各自回房间时，他对包裹的事一字不提。我让他有时间去打开包裹；我在我的房间里听见他一边念信，一边喃喃自语地在说什么。我侧耳细听，他断断续续地说：“啊！朱莉！我一心想

他仿照朱莉的样子，称她为“我的表妹”，而克莱尔也像朱莉那样称他为“我的朋友”。——作者注

使你幸福……我尊敬你的美德……但我要说你做事做错了。”这几句话，以及其他类似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于是，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拿起我手边的剑，我打开他的房门，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我撞开他的房门，像疯子似地冲了进去。为了不玷污这封信和你的眼睛，我这里就不细讲我在愤怒之下说了些什么难听的话，想逼使他立刻和我打起来。

啊，我的表妹，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看出真正的理智对感情最冲动的人也有威力；只要他愿意听理智的声音，理智就会控制他的感情。开始，他没有明白我的话的意思，他把我说的那些话当做呓语。我说他背叛朋友，责备他搞阴谋，指出他手中拿着的是朱莉的信。我一再对他提到这封信，这时候，他才明白了我恼怒的原因。他微微笑了一下，非常冷静地对我说：“你失去了理智，我是绝不和一个疯子打架的。”接着，他又用非常柔和的声音说：“你这个瞎了眼睛的人，睁开眼睛看看我是不是像你所说的背叛了你？”我从他这几句话的语气就可听出他根本不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他的声音打动了我的心，完全驱散了我心中的怀疑；这时，我仔细观察他的眼睛，我开始明白我的行为太鲁莽了。

他立刻看出了我心中的这一变化，于是，向我伸过手来，并对我说：“好了。如果你不像现在这样冷静下来听我解释，我这一辈子都不愿意见你。现在，你既然已头脑清醒，就请看一看这封信，你马上就会明白你的女友是多么好的朋友。”我本想拒绝看那封信，但他处处占着道理，所以可以用命令的语气要我看那封信，而我，我心中的疑团虽已消失，但暗中还是巴不得看的。

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在看完那封信后的心情。我从信中得知：我悍然用了那么多难听的话责骂的人做了许多我听也没听人说的好事。我扑通一声跪在他的脚前；我心中同时充满了敬意、悔恨和羞愧，用全身的力气抱着他的双膝，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对待我向他认错的态度，和对待我向他鲁莽行事的態度，是一样的平静。他没有向我作出表示原谅的样子，只是要求我今后不要拒绝他为我做好事。啊，今后他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他高尚的心灵的确比常人的心豁达。正如不能拒绝神的恩惠一样，对于他给予的恩惠，是不能不接受了。

接着，他交给我两封寄给我的信（这两封信，他本来要在看完他的信和了解了你的表姐的决定之后才交给我），我从信中看到：上天给了我一个多么好的情人和女友啊！我发现：上天安排在我周围的人，都是充满了感情和美德的，因此，我的悔恨之心更加痛苦，我的狭隘之心更加可鄙。请你告诉我：这位天下独一无二的女人，为什么她的美貌对我的影响尚在其次，而更令人难解的是：她像永存的权威一样，无论对我是好还是不好，都同样令我尊敬，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唉！这个心狠的女人，她剥夺了我的一切，反而使我更加爱她；她愈使我陷入可怜的境地，我反而愈觉得她十全十美。她使我受到的种种痛苦，似乎反倒是为我立了种种新功。她出于天性而作出的牺牲，既使我感到难过，也使我感到高兴；在我看来，这提高了她对爱情所作的牺牲的价值。不，凡是于人有利的事，她的心是不会拒绝去做的。

至于你，端庄秀丽的表妹，独一无二的十全十美的典型的好朋友，在所有的妇女当中唯一应受表彰的妇女，被那些与你的思想不相同的人

看作是好空想的人，唉！请你再也不要和我谈什么哲学了。我看不起这种卖弄学问去骗人的东西，因为，它实际上是满篇的空话；这个幽灵只不过是一个阴影，它硬要我们把情欲抛在九霄云外，让我们也成为他们那样的假正经。在我走入迷途的时候，你不要抛弃我，请你对我这个不幸的人仍然要像从前那样关心；虽然我已不再值得你为我尽力，但你的关心，现在正是我希望得到，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的。你要使我恢复我的本性；对我这颗有病的心来说，你温柔的声音就是理智的声音了。

是的，我希望你能这样做。我还没有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感觉到我胸中又燃起了圣洁的火。这么多处处为我示范的实例，对我这个喜欢它们、重视它们并永远仿效它们的人，是不会不起作用的。啊！亲爱的女友，我不会辜负你的选择，我要重新赢得朋友们的尊敬！我的心灵已经复苏，并且从你们的心灵中重新获得了力量和生命。纯贞的爱情和高尚的友谊，使我又恢复了悲观失望的心情使我一度失去的勇气。我心中纯洁的感情，就是智慧。有了你的帮助，我就能够完成一切使命。只要我一旦重新站了起来，就会使你不能不忘记我的堕落。上天给我安排的是什么命运，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不管我的命运如何，我都要使我自己配得上享受上天给我的安排。我心中怀念的这个不可磨灭的形象，就是我的盾牌，使我的心灵经得起命运的打击。就我已经享到的幸福而言，我不是已经没有枉活了吗？而我现在还要活下去的目的，是为了为她争光。啊！我一定要使世人对我的美德感到吃惊，将来总有一天他们会对我的美德表示尊敬，并且说：“他哪一点做得不够？朱莉那么爱他！”

又及：“有些关系是很可怕的，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写在她的信上。克莱尔，我已做好各种准备，我听天由命，等待命运的安排。不过这句话……不行，不管怎样，我不得到她对这句话的含意的解释，就绝不离开此地。

书信十一 朱莉来信

是的，我的心还不致于不能体会快乐的事情；快乐的情感还能深入我的心。唉！自从你走了以后，我以为我的心除了痛苦以外，对其他一切都麻木了；我以为我远离你，必然会难过不已，你不在我身边，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安慰我自己。你给我表妹的那封情真意切的信，使我醒悟我的看法错了。我看信的时候，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它给我烦恼和忧郁的心洒上了清新的甘露。我从信中平静的语气感觉到，你虽远远地离开了你的朱莉，但你对朱莉的爱，并不因你不在她身边便有所减少。

我的朋友，看见你恢复了与一个男子汉的勇气相配称的坚毅精神，我心中非常高兴！我们真诚的爱情的尊严没有受到损害，两个人的心也没有一起败坏，因此，我对你更加尊重，对我自己也不再轻视了。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谈我们的事情；使我心情沉重的是，只要你心灰意冷，我们就会失去使用你的才能的时机。你现在对上天赐给你的这位真诚的朋友已有所了解了：对于他给你的恩惠，你终生难报；对于你对他的鲁莽行径，你至今也未完全弥补你的过失。我希望你要以此为戒，不要再有胡乱的想法了。正是在这个可敬的人的提携下，你将步入社会；你要依靠他的声望，依靠他的经验的引导，去夺回你被严酷的命运埋没的才能。你要为他做你不想为你做的事，你无论如何都要使他的好意取得美好的成果，而不要使他白花他的力气。你要看到你的前途仍然是很光明的，在—项所有的人都支持你的事情中，你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上天已赋与你很好的资质；你有善良的天性，再加上好学上进，因此，你已具备各种各样的才能。你还不到二十四岁，风华正茂，随着年岁的增长，你行事必然会愈来愈老练的。

春天开花，秋天结果。

你对学问的钻研，并未使你活泼的天性变得老气横秋，行动颠预；你虽曾虚掷光阴，追逐风月，但你并未因此就意志消沉，才思不敏。火热的爱情在使你萌发了种种高尚的情操的同时，也使你具备了与火热的爱情不可分开的美好的思想和正确的判断力。有了爱情的温暖，我发现，你的心灵就会像花朵在阳光照射下展开它的花瓣一样，展现出高超的才能。你既有致富的本领，也同时有鄙视财富的气魄；为了获得上流社会的荣誉。你只须降低身价去追求就行了，因此，我希望你心中要有一个更珍贵的目标，使你产生的热情，超过对上流社会的荣誉的追求。

唉！我热情的朋友，你要远远地离开我！……唉！我亲爱的恋人，你要躲开你的朱莉！……你必须这样做；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再幸福地相会的话，我们目前就应当分离；只要你今后细心行事，我们就有最后的希望。在我们长期分离期间，愿崇高的思想鼓舞你，安慰你，赋予你克服障碍和战胜命运的勇气！啊！你应当把上流社会和每天遇到的事情看作是一连串继续不断的有趣的事，是你在痛苦地离开此地期间的一种有益的消遣。我则独自一个人留在这里，也就是说，让我一个人在这

里受苦受难；因此，我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无时无刻不怀念你。如果没有令人提心吊胆的事情来加重我真正的痛苦，如果除了我自己的痛苦以外，我心中不再为你将遭遇的痛苦感到担忧，那对我来说，就是幸福了！

一想到你在生活和品行上将遇到千百种不测事件的考验，我就不寒而栗。对于你，我给予一个男人应得的信任，然而，既然命运使我们分离，唉！我的朋友，为什么你只是一个人呢？在你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时，你是多么需要旁人的指导啊！我年纪轻，又没有经验，我的学问和见识也不如你，因此，我无法对你提出什么建议；这件事情，我请爱德华绅士来承担。我只向你提出两件事情，因为这两件事情的解决，要多依赖感情而少依赖经验。虽说我对社会所知不多，但我认为，你的心，我是了解的：你绝不会抛弃美德，你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朱莉。

我不向你一一重提你自己教我加以轻蔑的那些故弄玄虚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许多书中都有，用它们去培养人，是培养不出诚实的人的。唉！那些蹩脚的理论家，他们自己从未感受过、也未使他人领略过使人心醉神迷的感情。我的朋友，把那些徒发空论的道德家抛开，回到你自己的心灵深处，在你自己的心灵深处，你才能最终找到那多次用崇高的道德拨动我们心弦的圣洁的火的根源。在你的心灵深处，你将看到真正的美的永恒的偶像；对它进行沉思，我们就能得到圣洁的热情的鼓舞；尽管情欲不断使它遭到玷污，但无法使它消失。你要记住：当我们读那些谴责不可原谅的罪恶和为人类增光的英雄的传记时，我们的眼睛曾流出甜蜜的眼泪，我们激动的心曾跳动得使我们喘息不已，我们高兴得甚至忘记了我们自己。财产和美德，你想知道这两者当中，哪一个是真正可取的？当我们心中的选择是很公平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的心宁肯要哪一个。你要想一想我们读史书的目的何在。你是否曾经想得到过克雷苏斯的财富或恺撒的光荣、尼禄的权力、埃里奥加巴尔的享乐？如果他们是很幸福的话，你为什么又不想达到他们那样的地位呢？他们一点也不幸福；这一点，你很清楚，因为他们是很邪恶和卑鄙的。一个心术很坏的人的幸福，是谁也不羡慕的。你最欣赏的是什么人呢？你敬重的是什么人的事迹呢？你以什么人为榜样呢？不可思议的美的魅力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你应当羡慕的人，是那个饮毒芹汁的雅典人，是那个为国家献身的布鲁土斯，是那个受酷刑而死的雷居鲁斯，是那个割断

情人的真正的哲学，是柏拉图的哲学。一着了迷，其他一切他们全都不要了。钟情的男人是不能离开那位哲学家的教导的，然而冷静的读者对他的教导是会受不了的。——作者注

克雷苏斯，古小亚细亚的利地亚国国王（约公元前五六一一五四六），国中的巴克多尔河盛产金沙。

恺撒（公元前一——四四），古罗马军事和政治家。

尼禄（公元三七—六八），古罗马皇帝。

埃里奥加巴尔（公元二——一四二），古罗马皇帝。

“那个饮毒芹汁的雅典人”，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四七——三九九），苏格拉底向他的门徒讲授的宇宙变化的哲学观和人生重道德行正义的道德观，被认为是和雅典的神意相违背的，因此被处以服毒自裁的极刑。

布鲁土斯（公元前八五—四二），古罗马共和党首领，谋刺恺撒的主要分子。

雷居鲁斯（？—公元前二五），古罗马将军，以守信著称。在第一次罗马和迦太基战争中，雷居鲁斯被迦太基人所俘；迦太基人派他回罗马去商谈同罗马交换战俘之事，但他回国后却极力说服元老院拒绝迦太

肝肠的卡托。所有这些有德行的不幸的人，你心中深知，掩盖在他们表面的痛苦下边的，是真正的大幸福。不过，切莫以为这种看法只是你一个人有；它是所有的人都有的，而且往往是大家在心中油然而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仿效的这种神圣的楷模，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在心中感到欢喜；只要我们想到它，我们就巴不得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如果坏人能革面洗心的话，他们也会成为好人的。

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样兴奋的心情；告诉你，它们是来之于你的。我从爱情中得到的兴奋，是一定要还给你的。我不想在这里拿你自己所说的话来教训你，但我暂时要用它们来检验你如何实行，因为现在正是实践你教我的那些箴言的时候，现在要看你是否言行一致了。即使不能成为一个卡托或雷居鲁斯，每一个人也应当爱自己的国家，成为正直的和勇敢的人；忠于自己的信念，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愈不是为了博取他人的赞扬，而只是求自己的良心之所安，则个人行事的目的便愈是崇高；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就做，何须世人的称赞。因此，你将发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表现出人的伟大；无论何人，如果自己不尊重自己，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因为，如果说心灵的真正享受在于对美的体验的话，则坏人不对自己的坏产生恨，他又怎么能爱他人之美呢？

我不怕粗俗的感官享受和欢乐会败坏你；对一个善用心思的人来说，这种陷阱并不可怕。因为，要败坏你，还需要更巧妙的圈套才行。我怕的是上流社会的风气和习惯，我怕那随时随地可见的罪恶的榜样的不良影响，我怕它外表所披的华丽的诡辩的外衣，最后，我怕你自己的心使你受这种外衣的欺骗，怕你为了取得他人的尊敬而不认真挑选取得他人尊敬的方法，怕你在我们的结合得不到他人尊敬的情况下，便采取愤世嫉俗的态度。

我的朋友，我把这些危险的情况告诉你，你可以举一反三，推知其余，因为，对危险的事情预有准备，就能保证自己不受它们的危害。我只补充一点，我认为，这一点，可以批驳那些作恶的人的站不住脚的理由和狂人的荒谬，可以引导一个聪明的人一心向善。幸福的源泉不完全存在于所向往的目标上，也不单单存在于那个达到目标的人的心，而是存在于彼此的关系；如同我们向往的各种目标不一定能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幸福一样，各种心理状态也不一定都能对巨大的幸福有所感受。如果最纯洁的心灵都不满足于自己的幸福，则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的心，即使享尽世间的一切欢乐，也不会感到自己是幸福的。双方都需要有一个必要的准备，一定的协作，才能产生一个钟情的人所追求的珍贵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表面上聪明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因为他们只贪恋一时的快乐，而不能理解永恒的幸福的真谛。为了获得一种好处而牺牲另一种好处，为了得到身外之物而使内心遭到更大的损失，虽找到了寻求欢乐的手段，但失去了运用手段的能力，这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只能二者取一的话，则抛弃命运能够补偿我们的东西，而保留一失去就不可再

基人的要求。事毕，元老院劝他留在罗马，但他仍实践自己对迦太基人许诺的一定返回的诺言，回去被迦太基人处死。

卡托（公元前九五—四六），古罗马政治家，站在元老院一边反对恺撒的独裁。公元前四六年在非洲撒卜苏士被恺撒战败后，卡托自杀身亡。

得之物，这岂不好吗？这些道理，谁应当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是谁在一心想尽情享受个够，从而破坏我的生活的宁静？让那些炫耀财富而掩藏心计的坏人去说他们的吧；你要确信：如果说在世上只有一种幸福可取的话，那就是善良的人的幸福。上天既然赐与你一个爱正义和真诚的善良天性，你就应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听从你的天性的驱使，尤其要想到我们的初恋之情；只要你一回忆起那纯洁的和甜蜜的时刻，你就不会不爱那个使你享受甜蜜时刻的人，道德的美就不能从你的心灵中消失，你就一定会用适合于你的手段去获得你的朱莉。如果失去了对善的爱，能享受善的美吗？不能；为了能占有你所爱的人，你就要保持原来爱那个人的心。

现在来谈第二点。正如你所看到的，我没有忘记我应做的工作。我的朋友，没有爱情，一个人也能够具有性格坚强的人的那种高尚情操，然而，像我俩这样的爱情，只要它还在燃烧，它就能激励和坚定我们的心。爱情的火一熄灭，心就消沉了；一个消沉的心，是什么用处也没有的。告诉你，如果我俩不再相爱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啊！我宁可死去，也不愿意虽活而万念俱灰；在享受了使一个人醉心迷的乐趣之后，你能在这个世界上过平庸之辈的枯燥乏味的生活吗？你即将到大城市去；在大城市里生活，你的相貌，你的年龄，尤其是你的才华，将给你招来千百种败坏你的忠心的麻烦事；妖娆的女人将装模作样地用甜言蜜语使你感到欢喜而又不觉得是上了当；你虽不去追求爱情，但将去寻欢作乐，对那些使你背离爱情的事情很感兴趣，而不对它们加以分析。我不知道你在别处是否还能找到朱莉这样的心，但我敢说，你从别人那里是得不到你在朱莉身边得到的乐趣的。你心力疲惫之日，就是我向你的预言的必然结果即将到来之时，即使在寻欢作乐，你也会感到满心忧虑和苦闷。我们初恋时候的情景，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都将时时浮现在你的心里，使你突然觉得我的容颜比以往漂亮一百倍。厌烦之心将使你的乐趣烟消云散；你心中将产生无限的悔恨。我亲爱的朋友，我温柔的朋友，啊！万一你把我忘记了……唉！我就会必死无疑，而你，你也将活得凄凄惨惨，了无生趣。我虽身死，但也报了仇。

因此，你千万不能忘记朱莉，她已经属于你了，她的心不会再允许别人得到它。处在上天使我所处的依赖地位，我不能再对你多说什么了。向你再三叮咛对我要忠心之后，我也理应把我的忠心交给你，作为我能够给你的唯一保证。我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还未曾考虑，因为我的方寸已乱，实际上已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了，然而我的心，我是问过的，因为在没有其他法则可循的时候，出自良心的话就是我应该奉行的最后准绳。以下就是我的心对我的启示：没有我父亲的同意，我绝不能和你结婚；没有你的同意，我也绝不嫁给他人。我把我心里的话全告诉你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说的话都是算数的，没有任何人的力量能强迫我不遵守我的诺言，因此，对于我在你不在我身边期间将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完全可以放心。我可爱的朋友，在甜蜜的爱情的指引下，去寻求能为爱情增光的命运吧。我的命运，已交给你，掌握在你手里了；没有你的允许，它绝不变更。

书信十二 致朱莉

啊，伟大的灵魂，当我和你
交谈时，我感到我全身的血
喷发着光辉灿烂的火焰！

朱莉，请让我喘口气；你使我的血沸腾，你使我战栗，你使我的心急速跳动；你的信，像你的心一样，充满了对美德的圣洁的爱，把天国的温暖送进了我的心田。你只须下命令叫我去办的事情，为什么要用那么多鼓励的话叫我去办呢？你以为我竟忘乎所以，需要你对我讲一番道理，我才规规矩矩地行事吗？其实，你不必讲什么道理，只要说句话就行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将事事做得让你称心如意吗？即使你叫我去干坏事，我也不敢违抗你的命令。是的，如果你命令我去烧丘庇特神殿，我就一定去烧，因为我爱你，胜于爱其他一切。不过，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你吗？啊！盖世无双的姑娘！这是因为你追求的是诚实，而不追求其他的东西；我对你的美德的爱，使我对你的秀丽风姿的爱，更加矢志不渝。

你在信中对我许下的诺言（其实是用不着许什么诺言的）鼓舞了我，因此，我决定走。你说：没有我的同意，你不嫁给任何人；这不就是答应只嫁给我吗？至于我，我也要坦率地表示一下这个意思，我今天也要诚心诚意地对你许下我永不违背的诺言。我不知道在我为了讨得你的欢心而出去闯荡的过程中将遇到些什么事情，但是在爱情和婚姻两事上，除了朱莉·德丹治以外，我绝不另外追求任何人。我完全是为了朱莉而生，为了朱莉而活在人间的。我将来临终的时候，不是单身，便是你的丈夫。再见，启程的时间到了，我应马上动身。

书信十三 致朱莉

我昨天下午到达巴黎。我这个原来居住在离你不过两条街之远的人，现在已离开你一百法里了。朱莉啊！可怜可怜我吧，你要对你不幸的朋友寄予同情才好。如果我的血能像小河的水似地在这条宽广的道路上流，也许我就觉得这条路没有那么远了，我的心就不会那么忧伤了。唉！如果我能像估计我们之间相隔的空间有多远那样，能估计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才能重新见面，那就好了；我就可以用时间的推移来补偿路途的遥远了。我的生命每过一天，我就可以算出我已经向你走近了多少步路。不过，这个艰辛的路程，前途到处是黑暗的深渊，我微弱的目光看不到它的尽头。我心中疑虑不安啦！我心中难过得很啦！我不安的心在寻找你，但没有找到。太阳虽升起来了，也没有使我有看到你的希望；太阳落下后，更是看不到你了。我毫无欢乐和喜悦的生命，在漫漫的长夜中流逝。我枉自想使心中已经熄灭的希望再燃烧起来：它告诉我的办法，是靠不住的；它给我的安慰，是虚假的。我亲爱的知心朋友，唉！如果说我过去享受了多少幸福，今后就该受多少苦难的话，我还要受多少苦才算完呢！

我告诉你，你切莫对我忧郁的心情感到吃惊，因为这是我旅途孤独和沉思的暂时的结果。你也别担心我会像当初那样昏厥过去：朱莉，我的心在你的手里；你把我的心捧在手里，它就不会消沉。你上次来信给我带来了许多使人感到安慰的见解；其中有一个见解是：我身上现在具有双重力量。如果爱情消耗了我的力量，我就不想再恢复它了，因为，我从你身上得到的勇气，比我自身的勇气更能鼓舞我前进。我认为，男人单身生活是不好的；人的心要配成对，才能发挥它们的价值。朋友联合起来的力量，如同一块人造磁铁片的力量一样，比它们单个单个的力量加在一起还大得多。神圣的友谊啊！你之能取得胜利，原因就在于此。友谊的全部力量和无比神圣的爱情相结合，才是完美的结合；与这种结合相比，单独的友谊算得了什么？那些把爱情的欢乐只看作是感官的冲动和败坏的天性的欲念的庸俗的人，他们在哪里？让他们来，让他们来观察和感触我内心深处的情景，让他们来看这个远离他所爱的人儿的可怜的情人，虽说他是否能再见到她已毫无把握，恢复失去的幸福已毫无希望，但他在你眼睛的圣洁的目光和心中崇高的感情鼓舞下，已做好与命运搏斗的准备；他能忍受苦难的折磨，即使失去了你，他也要用你在他身上培养的美德来装饰你在他心中印下的不可磨灭的可爱的形象。啊！朱莉，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将怎样立身行事呢？也许冷静的理智会来指引我的；作为一个一心向善的人，对于他人所做的好事，我是很赞成的。我还要做得更好，满腔热情地身体力行。由于我深深受过你贤明的教诲，因此，我将做到使那些了解我们的人说：“如果世界上到处都有朱莉那样的人和那样爱她的心，我们大家都可成为多么好的人啊！”

在旅途中，我对你上一封信反复深思，并考虑到我已不能再听到你亲口对我讲话，因此决定把所有你写给我的信汇编成一本集子。虽然这些信我每封都能背诵，而且背得滚瓜烂熟，但你可以放心，我还是要不断地反复阅读它们，再看一看那只唯一能给我带来幸福的亲爱的手写的

笔迹。不过，信纸已不知不觉地变旧了；我想，趁它们尚未破碎，把它们都誊抄在一个我特意挑选的白纸本子上。这个本子虽相当的厚，但将来要抄的信还有的是；我希望我不要死得太早，不要只抄满这一本就死了。我决定把晚上的时间都用来做这个令人十分愉快的工作；我慢慢地抄，以便延长做这项工作的时间。这本珍贵的集子，将永远不离开我；它将成为我步入社会的行动指南，成为我抵御我在社会上熏染的各种习气的解毒剂；它在我苦难的日子给我以安慰；它将防止和纠正我的错误，在我的青年时期给我许多教益，随时对我进行培养。我相信，它将成为第一部使人受到益处的情书集。

至于你最近这封信（我现在正在看），我觉得，尽管写得很好，但其中有一段话需要去掉。这段话的论断已经是够奇怪的了，而尤其奇怪的是，它恰恰涉及到你，因此，我要责怪你竟把它写在信上。你怎么想起要给我谈什么忠贞不渝的问题来了？你早已对我的爱你之情和我对我的权威有很深的了解了。啊！朱莉，你想使人产生动摇不定的思想吗？即使我没有对你许过什么诺言，我就不属于你了吗？不，你的看法不对，自从我看到你眼中的第一道目光，听到你口中说的第一句话，享受到你第一次给我的喜悦，我心中就燃起了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之熄灭的火焰了。对于你，我一见就钟情；心有所属，要想忘掉，现在已为时太晚了。让我现在忘掉你，谈何容易！由于对过去的幸福感到心醉，因此，只要一想起过去的幸福，就更加使我为之神往！你的魅力已经使我着了迷，所以我只能仰赖你的鼻息！我原来的灵魂已经消失，我只能靠你给我的灵魂才能生存了。唉！朱莉，对于我如此杂乱无章地向你叙述我的看法，我自己也感到很生气。啊！即使全世界的美色都来引诱我，在我的眼中，除了你美丽的容貌外，我还会看中别人吗？那忠实反映朱莉容貌的镜子，即使合万人之力把它从我心中取走，把它打个粉碎，她纯洁的形象也会留在最后一块碎片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从我心中毁掉的。不，上帝的力量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上帝的力量可以消灭我的灵魂，但不能使我的灵魂存在而不爱你。

爱德华绅士答应在路过你处时，向你讲述我的情形和他为我制定的计划，但从他目前的安排来看，我担心他不能很好地实行他的诺言。你要注意：他或许因为对我做了好事，就完全按他的想法安排我，使我得到不应当得到的好处。我发现，他给我的一笔生活费（他没有说这笔生活费由他定了之后就不更改了）使我可以摆出一副架子，过远远超过我的身分的生活。也许按照他的想法，我将来在伦敦非这样摆谱过这种生活不可。在这里（在这里我无事可做）我依然按我的方式生活，绝不浪费生活用费之外的钱。我的朱莉，你曾经告诉过我，第一需要，或者说必不可少的需要，是为善之心的需要；只要有人还缺少生活必须之物，哪一个存心厚道的人还能铺张呢？

书信十四 致朱莉

我心中暗暗怀着恐惧的感觉进入这世上最辽阔的荒野；纷乱的景物使我感到可怕的孤独，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沉重的心，原想在这寂静中得到舒展，但却处处感到压抑。有一位古人曾经说过：“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反而不感到怎么孤独。”而我现在，虽身在人群之中，却落落寡合，既没有你，也没有别人可以谈心。我的心想说话，但它感到它的话没有人听；它想和人交谈，但他人的话没有一句能深入我的心扉。我听不到一句我家乡的话，这里的人也听不懂我的语言。

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对我表示热情的欢迎、友好和关心，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对我说许许多多官样文章的客套话。我恰恰讨厌这些东西。怎能用这种办法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交朋友呢？真挚的情谊和待人以诚的朴实的感情流露，与虚伪的礼仪和按社会习惯不得不装出的骗人的外表是毫不相同的。我很担心：第一次见面就把我当一个相交二十年的老友看待的人，二十年后，当我真有重要的事情求他帮忙时，他会把我当陌生人看待的。八面玲珑的人，尽管见人就献殷勤，但我敢说，他们对谁都是不关心的。

我说这番话是有依据的。因为，法国人虽天性善良，性格开朗，殷勤好客，乐于助人，但法国人说的话，有许多是不能当真话看待的。他明明知道你要拒绝，却假情假意地硬说要给你这样或那样东西；他们对乡下的老实人的礼貌的表示，实际上是设的一道陷阱。我在别处就不像在此间这样经常听到有人这么说：“你有事就来找我，我愿效劳，我有钱，有房子，有仆人，你尽管用好了。”如果这些话是真心实意说了就算数的，则世界上就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是比法国人更淡于财富的了。有钱的人不断拿出钱来，而穷人一再得到接济，大家的生活就自然而然地处于同一个水平了，就连斯巴达人也没有巴黎人这么贫富均匀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座城市，也许是世界上财富最不平等的地方：富人穷奢极欲，而穷人却衣不蔽体。用不着太多的思考就可明白：那种虚假的济人之急的同情心没多大价值；一见面就和人侈谈永恒的友谊的随口表白的好心，不是真的。

你不需要虚伪的感情和骗人的信任，而要获得启迪和教益吗？这里正是使人获得许多启迪和教益的地方。首先使人感到快乐的是，人们的谈吐很有知识，很合道理；不仅是学者和文人，而且各阶层的男人，甚至妇女，谈起话来都是这样。他们谈话的语气很平易和自然，既不装腔作势，也不轻浮；他们有学问，但无书呆子气；他们很活泼，但不疯狂；他们有礼貌，但不矫揉造作；他们对女人爱献殷勤，但不庸俗；说话既有风趣；而又无下流的双关语。他们不爱发长篇大论，也不说什么俏皮

对于这封信中的议论，读者有什么看法，朱莉有什么看法，我都不管；我认为，我可以这么说：如果由我来执笔写这封信，虽说我不能写得更好，但至少写得和它大不相同。我有几次几乎想把信中的论点通通去掉，改用我的论点，但我最后还是是一字不改地让它们保留原样，并以我断然这么做而感到自豪。我心想：不应当要求一个年仅二十四岁就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像一个有丰富经验的五十岁的人那样来看待这个社会。我还告诫我自己：我既然在这个社会没有起什么大作用，我就无权用不公正的言词谈论它。因此，原信是怎么写的，就怎么发表。陈词滥调依然保留，肤浅的看法也保留；这样做，害处不大。对于朋友来说，重要的是真实：直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的情欲都未玷污他写的信。——作者注

话；他们谈话条分缕析，而又不罗列甲乙丙丁；既妙语连珠，也不做文字游戏。他们很巧妙地把才思和理智结合在一起，既有隽语，又有高论；既有尖锐的讽刺，又有十分得体的夸奖话和严厉的训诫之词。他们什么问题都谈，以便使每个人都有话可说；他们对问题并不刨根问底，以免使人生厌。他们所谈的问题，好像都是顺便提出来的，而且一提出来就立刻讨论，干脆利落地及时解决。每个人都可发表自己的意见，三言两语就说明了自己想说的的问题，谁也不面红耳赤地和别人争论，也不固执己见硬说自己是正确的。他们进行讨论，是为了弄清问题，适可而止，而不彼此驳难。每个人都受到了教益，得到了乐趣，然后高高兴兴地分手散去；甚至哲人也可以从他们的谈话中获得值得他们深思的问题。

不过，从他们有趣的谈话中，你究竟想学些什么呢？学会冷静地观察世界的事物吗？学会如何好好地利用社会吗？学会如何评判和你一起生活的人吗？我的朱莉，我们要学的，不是这些。我们从他们的谈话中，要学会如何为谎言辩护，如何用哲学的力量去动摇美德的原则，如何用巧妙的诡辩给自己的欲望和偏见披上伪装，如何使谬误具有某种符合今天的名言的流行色彩。根本用不着去了解每个人的性格，只须弄清他们的利益何在，便可大致不差地猜到他们对每件事情有何看法。一个人一张嘴，你就可以断定他想说什么话，因为我们只须看他的衣冠，不必看他这个人，就可以知道他的感情。什么时候他的地位一变，什么时候他就可以变换他的装束。你让他时而戴一副长假发，时而穿一身军官服，时而在胸前挂一个十字架，他也就时而使劲地宣扬法律，时而拼命鼓吹专制，时而又为维护宗教裁判所卖力气。穿长袍的人有一番理由，理财的人也有一番理由，佩剑的人也同样有一番理由。每一种人都能头头是道地论证其他两种人的理由不好；三种人的说法，各有千秋。每个人口里讲的都不是心里话，而是他想使别人产生的想法，因此，他们表面上对真理的热爱，只不过是掩盖他们私利的外衣。

你以为离群索居而独自生活的人，至少有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没有；机器是从来不思考的，它们必须借助弹簧的作用，才能启动。你只须打听一下他们结交些什么人，打听一下他们的那个小圈子，他们有哪些朋友，和哪些女人往来，认识哪些作家，你就可以猜想得到他们对一本即将问世的书（尽管他们尚未看到），对一出即将上演的戏（尽管他们尚未看过），对这个或那个作家（尽管他们并不认识），对这种或那种制度（尽管他们对之毫无所知）将发表些什么意见。正如钟摆每走二十四小时要上一次发条一样，这些人每天夜里到他们的社交场合去，只是为了获取他们第二天谈话的材料而已。

这样，就有少数几个男人和女人为其他的人思考问题；而其他的人，无论谈话或办事也为了那少数几个男人和女人。由于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因此谁也不考虑公众的利益；而他们个人的利益，总是彼此

我们应当原谅一个瑞士人有这个看法，因为他认为他的国家是治理得很好的。从事这三种职业的人，在他的国家一种也没有。怎么！一个国家没有保卫它的人，也能存在吗？是的，一个国家需要有保卫它的人，每一个公民都有当兵的义务，但每一个人都不应当兵为职业。同一个人，在罗马人和希腊人那里，在营中是军官，到了城里就当行政官；担任这两种职务，他们都很称职，因为那时还没有后来把他们分开和败坏他们名声的奇怪的等级偏见。——作者注

矛盾的，最终必将形成集团和帮派的没完没了的冲突；敌对的偏见和论调此起彼落地互相冲击；在冲击中，那些受他人挑动闹得最欢的人，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弄不清。每一个小集团都按自己的规章、论点和主意行事，而一到了他处就必然碰壁。这一家中的最诚实的人，到了邻人家中却被看作是骗子；好与坏、美与丑、真理和美德，这些只能在某个地方和范围之内得到承认。谁想广交游和出入于不同的社交场合，谁就必须变得比阿尔西比亚得更能屈能伸，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可以说每走一步都要用尺子量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规格，并根据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方针。他每到另外一个人家，一进门就必须抛开自己的灵魂（如果有灵魂的话）换用一个同那家人的房屋同样色彩的灵魂，如同一个去当仆役的人一样，到了别人的家，就必须穿别人家的号衣，只有在离开那家，在出门的时候，才穿自己的衣服，取回自己的灵魂。

更有甚者，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自己和自己闹矛盾，而且还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于己不利。他们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谁也不对这种言不符行的事情感到气愤，而且容许言行脱节，可以有一个距离。他们并不要求一个著述家，尤其是一个道德学家，发表的言论要符合他自己所写的书，也不要求他的行为要符合他的言论。他写的书，他发表的言论和他的行为，是三码事，用不着非一致不可。这一切，是很荒谬的，但谁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大家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而且还给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披上了一件许多人自以为很体面的外衣。尽管大家都使劲地吹嘘自己的职业如何好，但实际上一言一行却以能模仿另一个职业的人为荣。法院的老爷装出一副骑士的样子，税吏把自己打扮成显贵，教士满口是风流才子的话，宫廷中的人谈起话来是一副哲学家的口吻；自己明明是政客，却偏偏要装成书生；甚至一个只会说自己行话的普通工匠，在礼拜天也要穿上黑袍子，摆出一副贵人的样子。军人看不起所有其他等级的人，只有他们还保持他们原来的作风，因此被好心的人看不起。德·穆拉先生之所以偏爱军界人士，不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是对的，在今天就不对了。文学的进步，已把一般人的作风改好了，只有军人不愿意改；他们的作风，从前是最好的，如今却变成最坏的了。

因此，你与之谈话的人，并不是你想与之交心的人；他们的话，根本不是出自他们的内心；他们的高明见解，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说的话，不能代表他们的思想；你只能见其面，不能见其心。你在一群人当中，等于是站在一幅活动画前面一样；唯一一个内心激动的，是静静地观看画面的人。

以上是我在巴黎看过那些大社交场合之后形成的看法；这个看法，也许与我个人的特殊情况有关，而与事情的真实情况不太符合。当然，

阿尔西比亚得（约公元前四五—四四），古希腊的一位将军，以善于见风使舵，行事不择手段著称。德·穆拉，瑞士伯尔尼市的一位贵族，著有《关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通信》（一七二五年）对当时英国和法国的风土人情与典章制度多有评论。

这个论断，不管是对还是不对，都不能被看作是专指下级军官，也不能被看作是专指驻扎在巴黎以外的军人，因为，王国中所有的著名人物都在军队里，连宫中的官员也全都是军人。不过，就他们养成的作风来说，在战时打仗和平时驻防是有很大差别的。——作者注

等我将来有了新的见解以后，我这个看法会改变的。此外，我经常涉足的社交场合，都是爱德华绅士的朋友带我去的。我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风尚，还须深入到其他阶层，因为，富人这个阶层的人，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以后，我要进一步把所有的情况都了解清楚。此刻，请你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该把这一群人所在的地方叫做荒野？我对我在这个荒野上的孤独处境感到吃惊，因为在这块荒野上，我所看到的，全是虚情假意和真理的外表；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并自己摧毁自己。荒野上的鬼怪和幽灵在你眼前一晃而过；你用手去抓它们，它们马上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的假面具；真正的人的面孔，我何时才能看到呢？

书信十五 朱莉来信

是的，我的朋友，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终将结合在一起；不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终将成为幸福的人。只要我们的心相结合，我们的心就会感到真正的幸福；两心相印，即使相隔万里，也如同近在咫尺；虽远在天涯海角，我们的心也能紧紧相连，互相沟通的。我也同你一样地认为：情人总是有千百种办法来冲淡离别之苦，总是有机会接近的，有时候，两人相见的次数甚至比过去天天见面的次数还多，因为，当两人中有一人感到孤单时，两个人的心立刻就会相聚在一起。如果你夜里才回味这种乐趣的话，我白天却要回味它一百次。我的生活比你孤单，但我身边到处是你留下的痕迹；我一看到我周围的东西，就如同看到你在我的周围。

他曾在这里用柔和的声音歌唱，
曾在这里小憩，在那里漫步；
停下来用迷人的目光窥探我的心，
时而对我低声细语，时而对我微笑。

可是你，你能不能到了这宁静的环境就停下来呢？你会不会领略这心灵相通而又不刺激感官的温情脉脉的爱呢？你从前曾用理智节制你的欲念，而今天，你能否更加理智地对待你未遂的心愿呢？你的头一封信的语气使我感到战栗。我对这种假装生气的语气感到害怕，因为你心里有了妄念，这种语气才会产生；你心中的妄念是无边无际的，所以你这种语气将产生很危险的后果。我很担心：你很可能由于爱你的朱莉而毁掉你的朱莉。唉！你还不知道，你真的还不知道，你那极不敏感的心尚未意识到虚伪的敬意会伤害你的情人。你还不知道你的生命是属于我的。你以为你是在顺其自然，其实你是在自寻死路。你这个贪图肉欲的人，你懂得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吗？你要记住，你要牢牢记住你曾经用那么动人和那么委婉的词句描写的极其温存和甜蜜的感情。如果说那是幸福的情人所能享受得到的最美好的感情的话，则分在两地的情人要享受，就只能享受这种感情，而不能妄想其他。因此，既然你曾一度享受过这种感情，就不应抱怨其他的感情你未曾享受。我还记得，我们在阅读你那本普卢塔克的著作时，曾经对那种败坏天性的低级下流的乐趣发表过什么看法。我们说：“既然那种低级下流的乐趣不是供我们共享的，我们就使它索然无味，加以鄙弃好了。”对于某些过于活跃的谬误的妄念，我们也应当这样办。可怜的朋友，当你单独一个人享乐的时候，你有什么乐趣可言？孤单一人的感官享受，是醉生梦死的享受。啊，爱情！爱的享受是情趣盎然的，心灵的结合使它升华，你给予你所爱的人的乐趣，将使它还给我们的乐趣更值得回味。

亲爱的朋友，请你告诉我，你上封信中的那些话，用的是什么语言，

这里所说的“头一封信”，指本卷的书信十三。朱莉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心相结合”，即书信十三中圣普乐所说的“完美的结合”。

见本书卷一书信五十五。

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用的是什么隐语？你这位才子是不是只偶尔用一次？如果你打算经常对我用这种语言的话，你就应当给我寄一本这种隐语词典来。请你解释一下：一个人的衣冠怎么能表达一个人的感情？人们为什么要像换大衣那样换自己的灵魂？如何用尺子量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规格？你让一个老实的瑞士女人怎么理解这些微妙的话呢？你虽然没有给自己的灵魂涂上别人家的房屋的色彩，难道你就不想给你的思想涂上那个国家的色彩吗？我的好友，你要注意：我很担心那个国家的色彩和你的心田不相配。你认为你经常嘲笑的马兰骑士的“隐语”最接近于讽喻；如果你在的一封信中能使一个人的衣冠表达感情，那你为什么不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让火出汗呢？

“自以为用三个星期去观察一个大城市中的各个社交场合，就可掌握人们在那些场合中的语言特点，把其中的真与假、实际与表面、口头说的和心里想的，弄个一清二楚。”人们指责法国人到了其他国家就是这么做的。既然如此，一个外国人到了法国就不应当这样做了，因为法国人是值得人们研究的民族嘛。我也不赞成一个人对自己受到良好接待的东道国的人说坏话；我宁肯让自己被他们的表面现象所欺骗，也不愿意针对主人的缺点发表一通说教的言论。总之，我对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观察家表示怀疑；我很担心：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便对事情不太深思，忽视事情的真相，而且玩弄辞藻，说话有欠公允。

朋友，你想必知道穆拉曾经说过：法国人有一种爱说俏皮话的怪癖。我发现你本人似乎也有这种怪癖，其间的差别在于：法国人的怪癖是非常的高雅，只不过在世界各国人民当中，对我们不太相宜罢了。在你的好几封信中，也有咬文嚼字和故弄玄虚的话；我指的不是感情的力量所激发出来的热情话和生动的词句；我指的是你信中的笔调十分雕琢，很不自然，而且言不由衷，表现了使用这种笔调的人是自以为了不起的。唉，天啦！对所爱的人竟摆出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对所爱的人怎能这样自命不凡呢？我们没有那么好，而硬要说那么好，这有什么光荣？虽然在无关紧要的谈话场合可以用几句风趣话来活跃气氛，但在两个情人之间用这种语言就不合时宜，而油腔滑调的卖弄风情的话，更是与你应当用极其朴素的语言表达的感情相距十万八千里。我指出这一点，让你自己去考虑。俏皮话，在我们幽会的时候根本不能说。既然在我们情深意浓的谈话中尚且摒弃这种语言，不让它出现，则在我们牵肠挂肚地诉说离别之苦的信中就更不应当有这种语言了。尽管炽热的爱是严肃的，过度的兴奋往往使人流泪而不使人发笑，但我并不因此就主张爱情要常带缠绵悱恻的样子。我认为，情人的欢乐是纯真的，不装模作样，不玩弄花枪，像爱情本身那样完全是出自一片赤诚；它本身很高雅，用不着华丽的才思去装饰它。

那位不可分离的人（这封信就是在她的房间里写的）以为我在开始写信的时候，心情很轻松（轻松的心情产生于爱，而且是为爱情所容许的）但我不知怎么会被她看出来。然而，我愈往下写，我心里愈感到

“火呀，你要出一身汗，才能把铁炼成钢。”（这是马兰骑士的一首十四行诗中的诗句）。——作者注指朱莉的表妹克莱尔。

沉重，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勉强把那些骂你的话照那个坏丫头的意思写在信上。因为，我应当让你知道：如何措词造句对你的批评进行反批评，全由她决定，而不是我；尤其是第一点，她像疯子似地一边笑一边对我口授词句，而且一个字也不允许改动。她说，这是因为你不但不尊敬她所保护的马兰，反而加以嘲笑，所以要教训教训你。

不过，你是否知道我们两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兴致吗？这是因为她即将结婚了。婚约是昨天下午订的，婚期定在下星期一。如果说爱情是件快乐事的话，那她的婚事一定是快快乐乐的。我这一生还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是像她这样如醉如痴地爱的。那位已经被弄得神魂颠倒的善良的多尔贝先生，得到这样痴情的爱，心花怒放，高兴极了。他不大像你从前那样不与人接近；他喜欢和人说说笑笑，并把如何使他的心上人快乐看作是谈情说爱的一大本事。至于她，人们枉自对她说教；人们告诉她要遵守些什么规矩；告诉她结婚的日期快到了，她应当庄重一点，严肃一点，老老实实地像一个即将出嫁的女儿家的样子；这些话，她全不听，她把大家的话看作是故弄玄虚的蠢话。她亲口当着多尔贝先生的面说，举行婚礼那一天，她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尽情欢乐；她说，在婚礼上无论怎样快活，都不为过。然而这个颇有眼心的丫头的話，并不完全真实；今天早上，我发现她的眼睛是红的，我敢断定，她白天的欢乐，已被一夜的哭泣全冲走了。她即将戴上新的锁链，疏远亲密的友人；她将采取一个与过去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前，她总是高高兴兴的，很文静的；但以后，她将遇到即使是最美满的婚姻也将遇到的意外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正如一潭平静的水在暴风雨来临时要掀起波浪一样，在她的命运即将发生变化之际，她羞怯而纯洁的心不能不感到有点儿心惊。

啊，我的朋友，你看他们是多么幸福啊！他们彼此相爱，即将结为夫妻；他们将无忧无虑、顺顺遂遂地享受他们的爱情。好了，好了，我这封信就写到这儿，不多写了。

又及：爱德华绅士急于赶路，所以我们只和他谈了一会儿话。我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之情，很想对他表示一下我的谢意和你的谢意，但我有点儿害羞，没有把话说出口。实际上，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空口道谢，反而是有辱于他的。

书信十六 致朱莉

激动的情绪竟使一个大人变得像小孩子似的！疯狂的爱情容易使人产生幻象，往往把细小的事物当作一心向往的目标！在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我高兴得就仿佛看见你来到了我跟前；我欣喜若狂，竟把这一纸书信当作你本人。分离使人感到的最大的痛苦，唯一不能用理智去消除的痛苦，就是对所爱的人的目前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她的身体，她的生活起居，她的爱情，这一切，我这个忧心忡忡的人全不知道。对目前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将来的情况更难以揣测；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断在一个提心吊胆的情人的心中出现。现在，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看见了，我看见你身体很好，看见你很爱我，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十天以前这一切的确是那样，而今天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唉，你不在我身边！我度日如年啦！处在这奇异而令人沮丧的状态，只能回忆往昔的欢乐，而不敢正视今朝的情景！

即使你不对我提你那位不可分离的人，我也看得出：在你对我上封信的批评中的调皮话是她说的，是她在满腹牢骚地为马兰辩护。不过，如果允许我辩解的话，我也不是没有理由可说的。

首先，我的表妹，（以下的话是对她说的）关于笔调问题，我是根据事情的情况来使用那种笔调的；我尽力想使你对目前时兴的谈话方式有一个概念，并给你举出一些例子，因此按照老样子，我给你写信的语气，也大体上和人们在某个社交场合中讲话的语气是一样的。对于马兰骑士，我责备的，不是他在诗中使用了许多辞藻，而是他对辞藻的选用不当。不管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多么冷漠，他谈话也是需要隐喻和生动的词句，才能使别人了解他的意思。就拿你自己的信来说，也是充满了隐喻和雕琢的词句嘛，只不过你没有意识到罢了。我认为，只有几何学家和傻子说话才不讲究修辞。因为，同一句话，它的表达力可以划分为一百个等级；如何确定它的等级，不凭句子的笔调，又凭什么呢？我承认，我对我自己说的话也感到好笑；经你细心把它们一句一句地单独加以分析之后，我也觉得它们很荒唐。不过，把它们用在我安排它们的地方，你将发现，它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而且是用得很恰当的。如果让你这双善于传情达意的明亮的眼睛彼此分开，并且离开它们在你脸上的位置，表妹，你想一想，它们的目光还能表达什么呢？我敢说，它们什么也不能表达，甚至对多尔贝先生也不起作用。

当你初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引起你注意的头一件事情，难道不是社会上的一般的风气吗？唉！我到了这个国家，首先注意的也是这件事情。我在信中讲述的，是巴黎人说的话，而不是他们做的事。我之所以说上流社会的人的言行之间有矛盾，是因为我一到这里，一眼就看出这个矛盾来了。我发现有些人在什么场合就说什么话：他们在这里是莫利那派教徒，到了那里又成了冉森派教徒；他们在大臣家里卑鄙地溜须拍马，而一到了不满现状的人的家里，又摇身一变，成了敢于批评当道的投石党人；我还看到有些满身锦绣的人大放厥词，批评奢侈，税吏说征收的赋税太多，教士说人们的行为太放荡；还有，宫廷贵妇也在侈谈为人要谦逊，富豪说为人要讲道德，作家说写文章要简练，神父说要笃信宗教；而且，他们的荒唐话，谁也不觉得奇怪——当我发现这些情形的时候，

我难道还不立刻明白：在这里，人们对自己说的或听到的是不是真话，满不在乎；与别人谈话，既不是为了打动人家的心理，也不在乎人家是不是相信他讲的话。

以上的话，只不过是和表妹开个玩笑，现在，我不再使用那种对我们三人来说都是很奇怪的笔调，并希望你不要以为我喜欢讽刺人，而不喜欢像一个有才学的人那样讲话。朱莉，现在要来回答你了，因为我分辨得出哪些话是开玩笑的批评，哪些话是真正的责备。

我想象不出你们两人怎么会把我的用意都搞错了。我所评论的，根本不是法国人民，因为，既然各个民族的性格都有所不同，我这个对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了解的人，怎么敢对法国人民说三道四呢？我也不至于愚蠢到拿首都来作为我观察的地方。我知道：首都与首都之间的差别，不如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大，而且民族的特点在首都大部分都消失和混杂在一起了，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彼此相似的宫廷的共同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个人口众多和范围狭小的社会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几乎对所有的人都要发生作用，而且最终必将淹没民族原有的特征。

如果我要对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研究的话，我就到边远的省份去研究，因为边远省份的人民还保持着他们天然的倾向。我到他们那里去观察；我要慢慢地和仔细地游历几个彼此相距甚远的省。它们之间的差别，将使我能够发现每一个省特有的天才；它们都有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的特点，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天才；到处都可看到的现象，则一般是属于人类共有的特征。不过，我既没有这么庞大的计划，也没有执行这种计划的经验。我的目的是研究人。我的方法是把人放在不同的关系中去研究他。在此以前，我研究的都是地球上分散的、而且几乎是孤立的小社会圈子中的人；现在，我要原地把他们一群一群地集中起来观察。我首先要研究社会的真正影响，因为，如果社会真能使人变好的话，则一个社会的人愈多和愈密集，就愈是尊重，举例来说，巴黎的风气就会比瓦勒的风气纯朴；如果情况相反，我们就应当作出相反的结论。

我认为，这个方法还可增进我对一个国家的人民的了解，不过，这要经过一条那么漫长和那么曲折的道路才能做到，因此，也许我这一生都无法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研究透彻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只好把我现在所在的国家作为我开始详细研究的第一个国家；往后，随着我走过的国家愈多，我就愈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我要把法国和其他的国家一一做个比较；如同人们对照柳树描绘橄榄树，对照杉树描绘棕榈树一样，我要对照我所研究的第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评价其他国家的人民。

我美丽的说教士，你应当把哲学的评论和对一个民族的讽刺加以区别。我研究的，不是巴黎人，而是一个大城市的居民；我不知道我在巴黎看到的情况是不是和罗马与伦敦差不多，也不知道整个巴黎是不是全是这个样子。道德的准则是不以人们的陈规陋习为转移的，因此，尽管有很深的偏见，但我认为，本身不好的东西，还是一眼就可看出来的。不过，我不知道是应当把这些过错归咎于法国人呢还是归咎于整个人类；是习惯造成的呢还是自然造成的。无论在何处看到罪恶的现象，公正的人都是很生气的。正如我生活在人群之中也可指责人类的缺点一样，在这个到处都出现罪恶现象的国家里，虽然我生活在其中，我也可

以对罪恶的现象提出批评嘛，我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嘛。眼下，我自己不也是巴黎的一个居民吗？也许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对我所说的乱七八糟的现象的产生起了点儿作用；也许，如果我在这里住得太久，我的意志会遭到腐蚀的；如果我不力求成为一个配得上你的人，不努力保持一个自由的人的灵魂和一个公民的道德，也许一年之后，我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市侩的。因此，请你让我毫无顾忌地描绘我为之赧颜的事物，让我通过对谄媚和撒谎的情景的描写，激励我对真理的纯洁的热爱。

如果我能自己选择我每天做的事和我的命运，毫无疑问，我将选择其他的写信题材，而你也就不会对我从麦耶黎和瓦勒给你写的那些事情感到不快了。不过，亲爱的朋友，为了要有足够的力量承受我目前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喧嚣，我只好用给你写信的办法来安慰我自己。为了要给你写点什么，我就要努力去寻找题目，否则，我每走一步都会感到灰心；如果你不愿意和我一起探讨这些问题的话，我就只好不这么做了。请你想一想，为了要按照一种不符合我们兴趣的方式生活，我已经做出了足够的努力；为了要弄清楚用什么办法可以把我带回到你身边，请允许我有时要对你讲一讲我们必须知道的行为准则和必须克服的障碍。

尽管我的进度很慢，而且不可避免地有时候有些分心，但令人高兴的是，正当我把你的信全收集好的时候，你这封信寄到了，因此可以把它加进去；你这封信虽然很短，但你的心在很少的篇幅里对我讲了许多事情。是的，我认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读起来是像读你的信这样愉快了，即使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只要他也有我这样的灵魂，他也会有此同感的。的确，在看你的信的时候，我哪能不认出来是你呢？如此动人的笔调和如此温柔的话，除了你，还有谁能写出来？在每一个句子里，不都闪耀着你柔和的目光吗？我在每一句话里都听到了你清脆的声音！除了朱莉，哪里还能找到另外一个女人是像她那样眷恋、思考、谈话、办事和写信的呢？因此，如果我这个对你痴情的人有时候接到你那些如实表现你这个人的信的时候，就感到如同见到了你本人，那是不奇怪的。现在重新看你的信，我竟失去了理智。我头脑里不断地产生了许多幻象，我全身像有火在燃烧，我的血液沸腾，我的心激动不已。我仿佛看见了你，摸到了你，把你抱在怀里……我心爱的人儿啊，你这位美丽的姑娘啊，你这位使我心醉神迷的人啊，在看见你的时候，我怎能不感到如同见到了为有福的人而塑造的仙女呢？……啊，仙女，你快来吧……我感觉到了你……你躲避我，我拥抱在怀中的是你的影子……亲爱的朋友，你太美了，太温柔了，我这颗脆弱的心真是享受不尽；我的心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美和你的温情；你虽不在我的身边，但你妩媚的身影在我的心里，它到处跟随着我；没有它，我就感到孤独；而最使我痛苦不堪的，反倒是我不敢一心老思念着你。

至于他们两人，不管有多大的障碍，他们是终将结合的，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已经结合在一起了。这可敬可爱的一对夫妻啊！愿上天让他们享受他们宁静和甜蜜的爱，享受他们天真的行为和诚实的心灵配享的美满幸福！上天虽不轻易把珍贵的幸福给予所有可以享受这种幸福的人，但愿他能赐与他们两人！唉！如果上天把从我们手中夺去的东西都赐给他们，他们将是多么幸福啊！在我们的巨大痛苦中，难道

你没有感觉到某种安慰吗？难道你不知道我们遇到的苦难将来能得到补偿吗？如果他们能享受到我们被剥夺的欢乐，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将来也将享受他们尚未领略过的乐趣吗？是的，亲爱的朋友，尽管我们不在一起，彼此孤单寂寞，担惊受怕，甚至感到失望，但我们的两颗息息相通的心始终享有那些心灵平静的人未曾享受过的秘密的欢慰。使我们能这样苦中有乐，这是爱情创造的奇迹之一，因此，我认为，要是我们对我们的痛苦麻木不仁，毫无知觉，那是最糟糕不过的。朱莉啊！我们只能悲叹我们的命运不好，而不能嫉妒他人。我们这一生，不论多么坎坷，终将比别人的一生好。正如神从自身获得其幸福一样，我们有圣洁的火温暖的心，终将得到一种不以世上的财富和其他事物为转移的纯洁的和甜蜜的欢乐。

书信十七 致朱莉

现在，我终于进入了一股激流之中。由于我这整理和重抄你的信的工作已经完毕，并把它们订成了一个集子，所以，我已开始经常进城里看戏和上饭馆吃饭，成天在上流社会中厮混。我无论看见什么和听见什么，我都要仔细研究；我还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与你相像的人，因此，我在这熙熙攘攘的喧闹声中一直不露声色，悄悄地暗中和你谈心；这并不是因为这种喧嚣闹嚷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引人喜欢的事物，也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使新到此间的人感到惬意之处；然而，要对它们感兴趣，就需要有庸俗的思想和白痴的心。爱情和理智都使我对它们感到厌烦。由于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一个空虚的外表，而且时时刻刻在变换，所以我没有时间去欣赏，也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它们。

现在，我开始认识到要对社会进行研究，是很困难的，我甚至不知道应当站在什么位置才能很好地观察它。哲学家站得太远，一般的人又站得太近；一个看得太多，以致不知从何着手去研究；一个又看得太少，以致看不到事物的全貌。哲学家对每一件引起他注意的事物都要对它进行个别研究，因此不能看出它们与他无法理解的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关系；他不把事物放在它应有的位置去研究，所以研究不出它的道理和它的真正意义。一般的人什么都看，因此没有时间去思考；事物是动的，所以他只能够瞧一瞧，而不能够仔细观察它们；它们迅速地互相交错，结果使他看起来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也不能够交替地看一会儿又思考一会儿，因为看戏的时候要求注意力集中，所以，顾了看，就顾不了思考。一个人如果把他的时间分在两边用，一会儿出入社交界，一会儿又孤孤单单地一个人过，则他在离群索居的时候，心情必然是激动不安的，而到了社交场合，又必然会感到格格不入，结果是哪边都搞不好。因此，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把一生的时间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用于观看，一部分用于思考；即使是这样，也是很难做得好的，因为理智并不是一件可以一会儿放在这里一会儿又放在那里的家具。一个人如果十年不动脑筋的话，则他一生也是不会动脑筋去思考什么问题的。

我还发现，如果想以一个普通的观众的身分来研究社会，那也是很可笑的。一个人如果只打算观察而不做其他事情的话，那他是什么也观察不到的，因为，什么事都不会做而只会玩乐，那是到处都会碰壁的。我们必须自己要行动，才能了解别人如何行动。在社会这个学校里，也如同在爱情学校里一样，你想学什么，就必须动手做什么。

我这个外国人，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事情与我有牵连，再加上我信奉的宗教又不同，所以没有想得到点什么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我该采取什么做法呢？为了使自己能学点东西，我只好屈尊求教。我既然不能成为一个于他人有用的人，那我就只好使自己成为一个讨他人喜欢的人。我将努力练习，使我能表现得有礼貌但不虚伪，能讨人喜欢但又不低三下四；对社会有好处的东西，我就吸收；尽量做到：身在这个社会而又不沾染这个社会的恶习。一个悠悠闲闲的人，如果他想研究这个社

会的话，他至少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按这个社会的方式行事，因为，一个人如果对别人没有用处，又不善于讨人喜欢，则他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允许他置身在他们中间呢？但是，如果他有讨人喜欢的办法，别人就不要对他要求过高，尤其是如果他是一个外国人。他可以不必去参加什么阴谋集团，也用不着玩什么诡计，或者去参加什么纷争。如果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诚诚实实的，如果他对某些妇女既不冷淡又不过分亲近，如果他保守与他交往的人的秘密，不到东家说西家，不给别人添麻烦，处处保持一定的尊严，那他就能够冷眼旁观地研究这个社会，而且能保持他的个性和正直，甚至能想说什么就坦坦率率地说什么，只要他的坦率态度来之于自由的精神，而不是来之于党派观念。我将根据我从爱德华绅士给我介绍的人当中挑选出来作为向导的有识之士的意见行事，尽量做到以上几点。现在，我已开始被几个人数虽少但选择较严的社交圈子所接纳。到目前为止，我只参加一些定期举行的午餐会，席间唯一的女人就是家中的女主人；巴黎游手好闲而没事干的人，只要稍稍认识，都可受到邀请去参加。餐费视各人的情况而定，或者说几句表现才学的话，或者说几句阿谀奉承之词，就可以了；餐会上闹闹嚷嚷、乱糟糟的样子，和旅馆食堂里的样子差不多。

现在，我已经被接纳进入一些较为神秘的社交场合。我参加了一些只有受到邀请才能参加的晚宴；任何不速之客都是不让参加的；参加这种宴会的人，都是大家合得来的人，虽说不是全都合得来，但至少要和宴会的主人合得来。在这种宴会上，女人的举止言谈都很随便，因此我可以对她们进行研究。人们在这种宴会上说的话比较斯文，谈吐较高雅和风趣。在这种宴会上，大家谈的不是社会新闻和戏剧，也不是某人升了官，某人咽了气或某人结了婚（因为这些事情人们在上午已经谈过了），而是巴黎一桩桩一件件的奇闻轶事；大家谈得都很认真，都要揭开丑事的秘密，把好事和坏事都谈得很有风趣，而且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很巧妙地描述他人特征的同时，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特征更暴露得淋漓尽致。在这种宴会上，由于在仆人面前说话要表现得很稳重，因此人们编造了一些很难理解的语言，以便使他们冷嘲热讽的话更加隐晦，更加刻薄；这样，就可以把匕首磨得快快的，表面上说是为了使人少受痛苦，而实际上是为了刺得更深。

然而，按照我们的概念来评论，如果把他们的那些话看成是讽刺话，那就错了，因为那些话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不伤人；它们针对罪恶的事情少，针对可笑的事情多。一般地说，讽刺话在大城市是不太多的，因为在大城市里，坏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用不着人们去谈论；在美德不受尊重的地方，还有什么事情可指摘呢？既然人们没有发现什么不好，还有什么难听的话好说呢？尤其是在巴黎，人们对一切事情都是从它有趣的方面去看。令人生气和愤慨的事情，如果不把它们编成歌谣或打油诗加以传播，那就谁也不过问。漂亮的女人是不喜欢生气的，因此，她们无论对什么事情都不发火；她们喜欢发笑；由于找不到什么字眼来笑罪恶的事情，所以坏蛋也和大家一样是好人。不过，谁要是受到了嘲笑，那可倒了霉！它给他抹上的一团晦气是永远不散的；它不仅讥刺风尚和道德，甚至还鞭打罪恶；用它来骂那些坏人，最合适。现在，还是回头来谈我在前面提到的晚宴吧。

在这些上层社会人士中，最使我吃惊的，是那六个专门挑出来在一起高谈阔论的人。这六个人往往是有秘密关系的，因此，用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的谈话范围就会涉及到一半巴黎人，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宴会上的人谁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似的。朱莉，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你表妹或你家吃饭的时候，尽管很拘束和有些秘密的话不好说，但我们也能想办法使人们谈论与我们有关的事情；每当一个人讲到一件动人的事情或说一句巧妙的含沙射影的话时，你是否还记得人们比闪电还快的目光和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叹息声是如何把一个人的感情传达给另外一个人的？

如果谈话的内容偶尔涉及到同桌吃饭的人，他们就不约而同地用只有熟悉其中的密码才听得懂的某个社交圈子的隐语进行。他们用这种隐语，根据当时的情况，互相说许多难听的笑话；在他们谈笑的过程中，最傻的人，并不是那个最不出风头的人；至于有三分之一不太懂他们隐语的人，只好莫名其妙地呆着一句话不说，或者不懂装懂地跟着笑。以上是我在此间交际场中所看到的人们表现的亲热情形；当然，两个人面对面地单独谈话的情形不在此例，不过，我目前没有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有机会看到两个人单独谈话的情形。

当大家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只要有一个有身分的人说一句严肃的话或者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大家马上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他提出的新的话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一窝蜂地从各个方面发表意见。这些头脑单纯的人信口开河地说出的话和讲的道理，真叫人吃惊。一个道德问题，哲学家们讨论起来不一定比巴黎的漂亮的女人讨论得更深入，而且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如女人们的结论恰当。因为一个打算言行一致的哲学家，看问题要反复三思，然而在这里，任何道德问题都是一句空话，人们即使是一本正经地讨论，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为了打掉一点儿哲学家的傲气，人们不妨把道德的地位提得那么高，以致连圣人也做不到。此外，男人和女人，由于社会经验的启发，尤其是由于他们思想方法的影响，都把他们的同类看得很坏，总是用悲观的目光来探讨人的天性，毫无根据地把人的天性说得一钱不值；即使人家做了好事，也想在人家身上找出点坏的动机，总是用自己的心去揣度他人，说人的心都坏了。

尽管他们有这种可鄙的看法，但在他们心情平静地谈话时，他们喜欢谈论的题目之一，却是感情问题。这儿的“感情”一词，指的不是深厚的爱情和友情的真诚流露，那是索然寡味极了的。他们谈论的感情，乃是按深奥的箴言表达的感情，是按照形而上学的微妙方式表达的极其高雅的感情。我可以这样说，在我这一生中，我还从未听说过谁是像他们那样高谈阔论地谈感情，也没有听说过谁谈论感情的话是像他们的话那么

但愿不要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令人发笑的事情来破坏这种谈话的严肃气氛，因为这时候每个人都在大发议论，如果有人起哄，就没有办法恢复严肃的气氛了。我记得，有一次在集市戏场演戏的时候，不知是谁向戏台上扔了一包饼干，立刻就把手台上的戏搅得乱七八糟。幸好戏台上哄抢饼干的演员全是动物，不过，就许多人来说，一包饼干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封德耐尔（封德耐尔，一六五七—一七五七，法国哲学家；这里所说的《迪伦特人的故事》，见他的《死人对话篇》——译者）在《迪伦特人的故事》中描写的人是谁。——作者注

难懂。他们的话简直想象不到是那么的文雅。朱莉啊！他们的那些美妙的嘉言警句，我们这些粗浅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担心，上流社会的人的感情，有点儿像荷马时代的冬烘先生的感情；冬烘先生没有领略过真正的感情，所以他们信口开河地侈谈上流社会的千百种美，说它们都是虚幻的。他们把他们的感情都变成精神的东西；尽管他们口头上大谈感情，但谈了之后却实践不了。幸好能用礼仪来补感情之不足，按一般的惯例大致不差地做出好像是出于感情的行为，硬着头皮说几句客套话，或者强忍心中的不快，以便讨得别人说自己的好话。然而，如果使人不快的时间太长，或者付出的代价太高，那就只好把感情置诸脑后，按礼仪行事的表现就到此为止了。除此以外，他们所谓的举止言谈，尽管表现得很谨慎，很有分寸和很稳重，但我们不知道其中有几分是真的。凡是不属于感情范围的事，他们都按规矩办事，一切要做得合乎规矩。这种以模仿为能事的人，有许多难以捉摸的古怪的表现；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以他本来的面貌出现之故。“别人怎么做，就照着怎么做。”这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格言。“这样做可以，”和“这样做不行。”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两句话。

这种形式上按规矩办事的做法，使他们共同的处世之道显得极为滑稽，甚至在极其严肃的事情上也做得很可笑。他们心中有数：什么时候该到别人家去问长问短；什么时候该写信致意，也就是说进行一次信到人不到的拜访；什么时候又该亲自登门看望；什么时候该说自己在家里；什么时候又该说自己不在家里，尽管实际上自己是在家里；什么礼物可送，什么礼物不可收；对这个或那个死者表现的悲伤应该表现到什么程度；在乡下应该哭多长时间；哪一天可以回到城里来寻求安慰；在为死者悲哀的同时，在某时某刻举行舞会或者到戏院去看一场戏。所有的人对这些事情的做法都一样；他们如同军队变换队形似的，很有节拍地进行着。我们可以说，他们简直是钉在同一个木板上用同一根线牵动的木偶人。

要让所有这些一模一样地做同样事情的人，也一模一样地为同样事情所感动，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显然要用其他的办法深入地研究他们，才能对他们有所了解。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隐语只不过是一套毫无意义的废话，不能用它们来判断这里的民风民俗，而只能用它们来判断在巴黎到处可见的人们的举止言行。他们常说的那些话，是可以学会的，但真正可以用来研究民风民俗的东西，从他们那里是一点也学不到的。我这个看法，也适用于大部分新问世的著作；对于戏剧，我这些话也是适用的；从莫里哀时候起，舞台上演的，与其说是民间的生活，倒不如说是风趣的对话。这里有三家剧院，其中有两家演的是虚幻的人物，也就是说，一家演的是穿半绿半黄色衣服的小丑、穿灯笼裤的小丑和穿黑

荷马，古希腊的行吟诗人，据说，古希腊的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他所作。

对某个人的死感到悲伤，这是人之常情，是善良的天性的表现，而不是从道义上说非悲伤不可的，尽管死去的那个人是我们的父亲。在死了人的时候，谁要是心里一点悲伤的感觉也没有，在外表上无任何表现，也是可以的，因为，宁肯不做虚伪的表示，也不要拘泥于礼仪非做作一番不可。——作者注

莫里哀（一六二二—一六七三），法国喜剧作家。

当时的三家剧院是：意大利喜剧院、王家歌剧院和法兰西喜剧院。

衣蓄长须的小丑，另一家演的是神、鬼怪和巫师。第三家演的倒是不朽的剧作，念的台词使我们听起来很高兴，另外还偶尔演一些新的剧目，其中有几个悲剧，但并不怎么感动人；虽说剧中也表现了某些自然的感情和人心的秘密，但对看戏的人的个人道德，无任何教益。

悲剧的教育意义，在编剧人的心目中，有一个足以使它获得成功的宗教基础。此外，它还使希腊人通过他们的仇敌波斯人的灾祸，通过被人民推翻的国王的罪恶和荒唐行为，看到一出既有教育意义又使人感到愉快的表演。在伯尔尼，在苏黎世，在海牙，人们演奥地利王室过去的暴政，演人民对祖国和自由的爱；我们觉得这种戏很有趣。不过，有人问我：在这里演高乃依的悲剧有什么用？还问我：庞贝或塞尔多里乌斯与巴黎的人民有什么相干？希腊的悲剧演的是著名的真人真事，观众看到的就是当时的情景，而且有史事可稽。但是，纯洁的和英雄的火焰，对大人物的灵魂能起什么作用呢？有些人不是说爱情和美德的斗争往往搞得他们夜里难以安眠吗？不是说爱情在国王的婚姻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吗？请你根据那么多以虚构的题材为内容的戏剧的真实性和所起的作用，去判断他们的话对不对！

至于喜剧，它本来就是为人民而编的，因此，它应当如实给观众表演人民的风尚，以便他们在看戏之后，能像人们对着镜子擦去脸上的迹印一样，改正他们的过错和缺点。德朗士和普鲁特把他们写喜剧的目的搞错了，但在他们之前的阿里斯多芳和麦兰德尔给雅典人演的却是雅典的风尚；后来只有莫里哀还能比较客观地描写上一个世纪的法国人的民风民俗。画面变了，画家也就不再来了。现在，戏中的对话，都是从百十来个巴黎人家中的对话抄来的。除此以外，戏中根本看不到法国人的风尚。这个大城市有五六十万人，然而这五六十万人的生活，戏台上就压根儿没有演过。莫里哀既敢描写有资产的市民和手工匠人，也敢描写侯爵；苏格拉底把马车夫、金银匠、鞋匠和泥瓦工的生活也搬上了舞台。但今天的剧作家却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觉得自己如果描写商人柜台上的交易和工人作坊里的劳动，那是很丢人的。今天的剧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是知名人士；他们靠他们笔下的人物来表现他们本身所没有的才华。观众也变得很精明，他们担心：去看喜剧，就等于是去拜访了剧中的人；那是会贬低自己身分的，因此，他们不愿意去看戏中所演的那些比他们身分低的人。他们好像是世界上唯一的居民，他们根本看不起其他人。有一辆四轮马车，一个看门人，一个厨师，这才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为了要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就必须像很少数的那么几个人行事。出门步行，那不能算是上流社会的人，那是小有产者，是普通人，是另一个社会等级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要有一辆四轮马车，

高乃依（一六六一—一六八四），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

庞贝（公元前一六—四八），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

塞尔多里乌斯（公元前一二三—七二），古罗马将军。

德朗士（公元前约一九—一五九），拉丁喜剧作家。

普鲁特（公元前二五四—一八四），拉丁喜剧作家。

阿里斯多芳（公元前四五—一三八六），希腊喜剧作家。

麦兰德尔（公元前三四二—二九二），希腊喜剧作家。

其目的不是为了乘坐，而是为了生存。有那么一小撮狂妄的人，自以为天下就是他们这些人的。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坏事，他们是不值得人正眼去瞧他们的。喜剧演的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在戏中既被人表演，同时也表演了他人，他们两边都沾边；戏台上演的是他们，坐在观众席上装模作样的人也是他们。这样一来，观众和剧作家的距离就缩短了；这样一来，现代戏就离不开它那套令人厌烦的神气样子，靠漂亮的衣服来表现人。你也许会说：这是因为法国只有伯爵和骑士这两种人，老百姓愈穷苦，我们愈应当把他们的生活表现得很美好。这样做，其结果是：在表演那些对他人起模范作用的等级的人的可笑的事情时，不仅没有起到痛斥它们的作用，反而把它们加以扩散；人们都成了猴子，总想模仿有钱的人：他们到戏院去，目的不是拿戏中富人干的那些荒唐事开心，而是去研究富人的做法，学富人的样子，最后变得比富人更荒唐。这种情况的造成，始作俑者就是莫里哀本人。他本想纠正宫廷的习气，结果反而拿宫廷的习气去感染了市民；他笔下的可笑的侯爵，反倒成了那些将成为侯爵的小有产者们学习的第一个榜样。

一般地说，在法国戏台上，台词多而动作少；的确，法国人说得多而做得少，或者，至少是：法国人重言而不重行。有人看了《暴君德尼》这场戏之后出来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听见许许多多人在台上说话。”你听，这就是人们看了法国戏之后的结论。拉辛和高乃依尽管有天才，但他们本人也只不过是能说善道的人罢了。那位继承他们衣钵的人，还是头一个敢模仿英国人那样在戏台上偶尔表演一下剧中人的心情。他们的戏，通常都是用漂亮的对话来进行，对话的句法很严谨，用辞也极其华丽。人们一眼就可看出，每一个对话者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引起观众的注目。几乎所有的台词都用的是很空泛的警句。不管他们是多么激动，但他们心中想到的是要观众叫好，而不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内心；他们重台词的道白，而不重感情的表演：除了拉辛和莫里哀的戏以外，在法国戏剧中，如同波罗亚修道院的文章一样，一律不用“我”这个字，因此，凡是在谈到人的情欲时，尽管像基督徒的谦卑那样克制，也通通用“人们”来代替“我”字。此外，在表情和道白中还有某种矫揉造作的成份，使感情不能通过语言确切地表现出来，使作者的思想不能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得到体现，并在台上加以表演，结果，使作者必然要受舞台效果和观众的反应所制约。因此，在最生动的场面上也要精心安排演员说几句高雅的话和做几个漂亮的姿态。如果表演一个人因绝望而自杀的话，尽管他已在自己的胸口上捅了一刀，他也不会像波丽克丝娜那样

拉辛（一六三九—一六九九），法国诗人和剧作家。

指伏尔泰，卢梭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往往和伏尔泰的看法相左，两人成见甚深，笔战不已。在这一句中的“模仿英国人那样”七字，在卢梭赠卢森堡元帅的《新爱洛伊丝》手抄本中是没有的，很显然，卢梭的这句话，意在讽刺伏尔泰虽在诗剧的创作上有所改进，但不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学英国人的样子。

在这一点上，不能把莫里哀和拉辛相提并论，因为前者和其他的剧作家一样，爱用箴言和警句，尤其是在他的诗句中更是这样。但在拉辛的剧作中，通篇都注重表现人的感情；他善于让每一个角色说自己的话；在这方面，他在法国的剧作家中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波丽克丝娜，传说中的特洛伊国王普里亚蒙斯和王后艾卡柏的女儿。特洛伊被攻破后，阿基里斯的儿子要把波丽克丝娜作为牺牲，杀死在阿基里斯的坟前。她的父亲告诫她“死要死得威严！”事见希腊剧作家

直挺挺地倒下去，他死了也不倒，他死了之后也要昂然挺立；所有那些表演人死的演员，明明刚才已经断了气，却又猛地一下站了起来。

这些情况的产生，是由于法国人不喜欢在戏台上表现自然和幻想；他们偏重于精神和思想的表现，他们重视乐趣而不重视模仿真实的生活；只要看得痛快，就是因此而受到引诱，他们也不在乎。他们到戏院去，不是为了去看戏，而是为了去看人，为了让别人看他们，为了收集戏散之后可供闲聊的话题，因此，他们之所以对他们所看到的東西动脑筋思考，那纯粹是为了先揣摩一下别人将说些什么。在他们看来，演员就是演员，而不真正是他们所表演的人。那位以世界的主宰的口气说话的人，是巴隆，而不是真正的奥古斯都；庞贝的遗孀是阿特里茵扮演的，阿尔齐尔是高荪小姐扮演的，那个高傲的野蛮人是格兰瓦尔扮演的。在喜剧演员方面，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幻想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动脑筋想过幻想的来由。他们把古代的英雄放在六排年轻的巴黎人中间；他们仿照罗马人的服装剪裁法国人的衣服。观众发现哭得很伤心的高尔勒丽脸上还搽了一层薄薄的胭脂，卡托的脸上扑了白粉，布鲁士斯身穿一条用裙环撑开的裙子。所有这些，谁也不觉得不好，对戏剧的成功也无影响。观众表面上看的是剧中人，而实际看到的却是演员；同样，人们看的是剧本，实际上看的是剧作家。既然衣服问题并不严重，则其他一切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人们都知道：高乃依不是裁缝师傅，克雷比翁也不是假发师。

所以，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一切全是胡言乱语、晦涩难懂的词儿和无关紧要的废话。在戏台上也如同在社会上一样，听台上的人说的话，也是白听，学不到什么东西，再说，学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只听一个人讲话，你就能知道他的品行吗？他什么事都没有干过吗？他就没有被人家议论过吗？其实，此间的所谓好人，并不是指行为端正的人，而是指说话漂亮的人；一个人只要不加思索地脱口说出一句不得体的话，就足以给他造成今后做四十年好事也弥补不了的过失。总而言之，尽管他们做的事不符合他们说的话，但我发现，他们观察一个人，也只是听其言而不观其行的。我还发现，在一个大城市里，上流社会的人似乎比行为不故意矫揉造作的人显得更平易近人，甚至更牢靠；然而，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更通情达理和行事更公正呢？这，我就知道了。我所看到的这一切，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在那些极其光明和文雅的外表下面，他们的心比我们的心更深，更阴险。我，一个外国人，与任何事情没有牵连，与任何人也没有关系，对他们的那些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过，我现在也觉察到：这纷纷扰扰的生活也使我像那些过这种生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艾卡柏》。

奥古斯都（公元前六三—一四），古罗马帝国皇帝。

阿尔齐尔，伏尔泰的悲剧《阿尔齐尔》中的女主人公。

阿隆、阿特里茵、高荪和格兰瓦尔，四人都是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一七三一年卢梭第一次到巴黎时，曾看过他们演出的戏。

高尔勒丽（公元前一八九—一一），罗马将军塞皮翁之女，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居孀，以美而贤，教子有方著称。

克雷比翁（一六七四—一七六二），法国剧作家。

活的人一样地感到陶醉；我深深地陷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我眼花缭乱地仿佛看到有许许多多东西从我眼前飞快地过去。虽说在使我吃惊的事物中，没有一样曾打动过我的心，但它们加在一起，就使我的心混乱了，不知道爱什么好了，甚至有时候竟忘记我是什么人，我为谁而活着。我每天在走出住处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感情深深地藏在我心里，同时表现出一副能适应一切我将遇到的无聊事的样子。我听别人怎么分析和判断事物，我不知不觉地也学着他们那样分析和判断事物。虽然我有时候试图摆脱他们的那些偏见，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看它们，但我立刻就被某种似乎颇有道理的空泛的理论弄得哑口无言。人们有根有据地向我论证说：如实地观察事物的人，都是半瓶醋的哲学家，真正的智者是只看事物的表面的；他们还说，应当把偏见当作原则，把社交惯例当作法规；最明智的做法是：要像疯子那样生活。

由于我迫不得已地改变了我的道德情操的准则，迫不得已地给虚幻的妄念以一定的评价，并压制我的天性和理智的声音，结果，我发现，我埋在我心中作为向往目标和行为准则的神圣榜样的形象发生了变化；我做了一件又一件的荒唐事，我的审美观不断为舆论所左右，我没有任何一天敢肯定我今天喜欢的东西，我明天还爱不爱它。

我惶惑不安和十分羞愧地发现：人的天性在我的身上已趋堕落，我在那使我们火热的心互相鼓舞的内心的高尚情操面前已显得非常卑微；我晚间回来，心里深感忧虑，对一切都感到无比的厌倦；我内心十分空虚，宛似一个充满空气的气球。爱情啊！我从爱情中得到的纯洁的感情啊……当我恢复我本来的面目时，我是多么的欢喜！当我重新找到我原来的爱和原来的尊严时，我心中是多么甜蜜！当我再次看见美德的形象发出灿烂的光辉，看见你——朱莉——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一口气就吹散那些幻象，我欣喜若狂，连连鼓掌！我感到我受压抑的心又重新活跃起来了；我认为我又恢复了的存在和我的生命的活力，我和我心爱的人又重新具有了所有一切使爱情配得上它的目标的崇高感情。

书信十八 朱莉来信

亲爱的朋友，我刚刚亲眼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动人场面。这位最聪明可爱的姑娘，现在终于成了最文静贤淑的妻子；那位最诚实的男子（她已满足了他的愿望），对她是十分尊敬，一心一意地爱她，使她感到幸福。当我看到我的女友得到了幸福，或者说当我分享到了她的幸福，我快活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深深相信，你当然也有此同感，因为她一直是非常喜欢你，几乎从少女时候起就把你当作她亲爱的人，并且对你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所以你更应当把她当作亲人。是的，她所感受到的种种感情，也使我的心像她的心那样有同样的感受。她感到快乐，我们也感到快乐；这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友谊的结果。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得福，就足以弥补其他两人的痛苦。

但是，我们也不能假装不知道：这位难得的女友将部分地离开我们，她将把我们在她的心中换一个新的位置，她将受到她对他人的新的许诺和承担的新的义务的限制。她的心，过去完全是属于我们的，而现在就要去爱别人了；友谊必须让位，再也不能占第一位了。我的朋友，事情还不止此；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对她表示的热情，将来也要慎重表示了；我们不应当只从她对我们的友谊和我们对她的需要去看问题，而应当同时注意到哪些事情适合于她的新的身分，哪些事情将使她的丈夫高兴或不高兴。我们用不着从道德的角度去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只须按照友谊的法则去办就行了。一个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损害朋友的人，配作朋友吗？当她是姑娘的时候，她是自由的，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她一片诚心，所以她认为该做的事，她就去做。她把我们两人看作命中注定的一对夫妻，因此，她纯洁而多情的心知道哪些事情她本人做是可羞的，而她有罪的朋友去做则是可同情的，由于这个缘故，对于我的过失，她设法掩盖，但不同我一起做。而现在，一切全变了；她要考虑她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有什么影响，她不仅要忠于她的义务，而且还要牺牲她的自由。由于她掌握了有关我俩荣誉的事，所以她不仅必须为人忠实，而且还需要受到人们的尊重。因此，对她来说，只做好事还不够，而且还需要不做任何不符合情理的事。一个贤德的妻子，不仅需要受到丈夫的敬重，而且还需要得到丈夫的心；如果他责备她的话，那她一定是有可责备之处；即使她是无罪的，但只要她受到猜疑，那她一定是有哪里不对的地方，因为，仪态端庄，也属于她应该做到的事情之一。

我这些看法是不是对，我还不甚清楚，请你去判断吧。不过，我内心深处总觉得：我的表妹是不宜于再继续作我的心腹了，而且，这一点，还不能由她来首先告诉我。我常常发现：我的推理是错的，但使我做出那些推理的内心活动则是正确的；这就使我要相信我的本能更甚于相信我的理性。

根据这个原则，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借口要把你给我的信都通通拿回来；我的借口是：把信放在她那里，怕出意外。她把信都还给我了；我看得出来，她把信还我的时候，心里是很难过的，这就更加证明我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两人没有说什么话，但我们的目光已经把我们的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解释清楚了。她拥抱我，哭得很伤心。我们口里

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们心里是明白的：甜蜜的友谊，是不需要说什么话来帮助表达的。

至于找一个可以代替她那里的通信地址，我开始是想寄到芳烁茵·阿勒处，她那里无疑是我们所能选择的最可靠的地方，不过，虽说这个年轻的女人社会地位比我的表妹低，难道这就构成一个在涉及品德的事情上可以不那么尊重她的理由吗？反之，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她的感情修养没有那么多高，我的事情会不会对她起一个坏榜样的作用呢？这件事，在某个人做起来是亲密的朋友鼎力相助的事，而在另一个人做起来会不会成为导致堕落的开始？如果滥用她的好意，我岂不是会把美德变成了做坏事的工具吗？唉！就我来说，即使不再找别人来帮我犯罪，不再用别人的过错来加重我的过错，我的罪过不是已经够多的了吗？我的朋友，我们不能这么做；我打算用另外一个办法，虽说也不那么可靠，但也不会受到那么多的指责，不牵连别人，也不需要任何人做我们的心腹；这个办法是：给我写信用假名，例如说德·波士格先生，把信装在一个寄给雷吉阿里罗的信封里，此事，我会预先告知他的。这样做，雷吉阿里罗本人什么也不知道，他顶多只不过有点儿怀疑，但他不敢打听，因为他的命运是掌握在爱德华绅士手里的，爱德华对我说过此人是可靠的。我们一方面通过这个渠道继续通信，另一方面，我也要看看我们是不是还能照你上次去瓦勒旅行时采用的办法，或者采用其他固定的和可靠的办法。

虽说我不了解你的心情，但我从你信中的语气也可看出，你现在的的生活是不合你的胃口的。德·穆拉先生的信，在法国谁都说他写得不好，但和你的信相比，他的信也没有你的信用词那么刻薄。你像一个对老师心怀不满的小孩子一样，公然拿那些第一个教你如何研究社会的人出气，把气撒在他身上。最使我吃惊的是：引起你反感的，乃是一件本该讨得所有一切外国人的好感的事，即法国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和他们在社交场合的一般做法，而你自己又承认，你本人对之还是很赞赏的。我没有忘记巴黎这个特殊的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区别，可是我发现，你还没有弄清楚前者或后者的特点以前，你就轻率地大加批评，而不想一想你这样做，是有意诽谤还仅仅是报道见闻。不管怎么说，我是很爱法兰西民族的，要我说这个民族的坏话，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学到的知识，大部分都是得之于从法国买来的好书。我们的国家之所以不再是那么的野蛮，我们该感谢谁呢？在当代的人物中，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两个最有道德的人，卡迪纳和费纳隆，他俩都是法国人。昂利四世，我所喜欢的这位国王，这位好国王，也是法国人。虽说法国不是自由人的国家，但它是诚实人的国家，何况在智者看来，他们的自由还是比别人的自由好。法国人是好客的，是保护外国人的，他们甚至容许人家说不符合他们真实情况的坏话。如果你敢把法国人让你在巴黎骂他们的话，拿一半去骂英国人，你在伦敦一定会遭到人们扔石头来打你的。我

卡迪纳（一六三七—一七一二），法国元帅，以为人仁慈著称。

费纳隆（一六五一—一七一五），法国主教和作家，他的《太累马库斯奇遇记》对路易十四的朝政颇有讥评。

昂利四世（一五五三—一六一），法国国王（一五八九—一六一），法国波旁王朝的创始人。

的父亲一生都是在法国度过的；一谈到这个可爱的国家，他就会眉飞色舞的。他为国王流血效劳，因此，国王在我父亲退休以后也没有忘掉他，对他的劳绩还时有嘉奖，所以，我对我父亲获得光荣的国家的荣誉是很关心的。我的朋友，既然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性格有好也有坏，你至少就应在批评该指责的坏事的同时，表扬该称赞的好事。

我还有话要问你：你为什么要把你余下的时间浪费于到处去瞎串门？在发挥才能方面，是不是巴黎不如伦敦好？外国人在巴黎是不是不像在伦敦那样容易闯出一条路子？让我告诉你：并非每一个英国人都是爱德华那样的绅士，而法国人也不是个个都像你所讨厌的那种夸夸其谈之徒。你可以试一试，做几次试验，深入研究一下人民的风俗，考验一下那些能说善道的人究竟为人如何。我表妹的父亲说你十分熟悉帝国的宪法和君王所关心的事，爱德华也发现你对政治学和各种政治制度颇有研究。我总认为，在这个人们尊重才能的国家，是最适合于你生活的；你只要被人赏识，人家就会来聘用你的。至于宗教，为什么你信奉的宗教比其他宗教对你更有害？人的理性难道不是预防偏执和狂热的良药吗？人们在法国就一定比在德国更虔诚吗？谁不让你在巴黎也像德·圣萨伏兰先生在维也纳那样发迹？你如果有了目标的话，你就马上去追求，这岂不是可以加快你的成功吗？如果你想比较一下哪个方法好，那么，一个人凭自己的本事发迹，岂不是比靠朋友发迹更正当吗？如果你动脑筋想一想……唉！那个大海……那条路长着呢……只有在巴黎比英国远的情况下，我才更喜欢英国。

谈到这个大城市，我是否可斗胆指出一个我在你信中看到的假正经？你，你曾那么津津乐道地谈论瓦勒的女人，却为什么对巴黎的女人只字不提呢？巴黎的风流漂亮的女人，难道不如那些粗犷的山村妇女值得用笔墨描写吗？你是不是担心描写世间迷人的尤物会使我感到不安？你放心吧，我的朋友，你最能使我坐立不安的办法是：闭口不对我谈巴黎女人。不管怎么说，你对那些女人只字不提，反倒比你赞赏她们更加引起我的疑心。

我还要就巴黎的歌剧说几句话。这儿的人都说它好得很，因为，它的音乐也许不好，但戏是很好看的；如果它们不好看的话，那它们早已成为你大加批评的目标了，而你也就不会得罪什么人了。

有件事，我不知道值不值得对你讲：前几天，我这儿来了两个求婚的人，好像是事先约好了在举行婚礼期间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来自依凡尔登，他行踪不定，从这个城堡走到那个城堡，随遇而安；一个来自说德语的地方，是从伯尔尼坐驿车来的。头一个人有点儿像公子哥儿，说起话来显得很神气，如果只听他的声调的话，还以为他是一个巧于应对的人呢；第二个是一位身材高大而表情羞涩的傻瓜；他的羞涩，并不是由于他害怕使人不高兴，而是由于他愚蠢，见了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德·圣萨伏兰，一六六八年生于瑞士沃州，曾在荷兰和英国军队中服务，后来在奥地利军队中任将军，帮助奥地利人削弱法国人在信奉基督教的地区中的势力。

我对那些熟知朱莉的个性和处境的人，评价很坏，因为他们没有及时看出这种奇怪的论点并不是她真正的意见。读者不久即将看到，她的情人并未上她的当；如果他上了她的当的话，他也许就不会再爱她了。

——作者注

他平时行为放荡，见到了正经的姑娘，当然会感到手足无措，左右为难了。当我确实弄清楚我的父亲对这两位先生的看法以后，我便放手利用我父亲让我享受的这一点儿自由，按照我的兴致对待他们。我不相信我这样按兴之所致的做法会使这两位先生把到这里来的胡思乱想的念头继续保持下去。我憎恨他们竟敢来向你所占领的心发动进攻，何况他们手中没有任何一件能与你争夺这颗心的武器；如果他们真有的话，我就会更憎恨他们了。不过，他们（不仅他们，就是其他的人，甚至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又能到何处去拿这种武器呢？不，他们不行；我亲爱的朋友，请放心，即使我将来遇到一个能与你的才能相等的人，遇到另外一个你这样的人，我还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行事：谁第一个来到我这里，我就只听这第一个来到我这里的人的声音。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两个不值一谈的人感到不安。我准备采用完全相同的厌恶态度对待他们，迫使他们两人决定怎么样一起来的，也怎么样一起离开这里；在他们一起走了以后，我就立刻告诉你，要是我做到了这一点，我将多么高兴啊！

德·克鲁扎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对波普用诗体写的情书大加批评，我看了以后，心里很不痛快。我真不知道这两位作者当中哪一个说得对；不过，我看得很清楚，德·克鲁扎的书是绝对不会教人去做好事的，而波普的书，人们看了以后，是有了好事就巴不得去做的。就我来说，对于我读过的书，我判断它们好坏的办法是：在读过之后，看它们使我的心将产生什么感想；我很难想象一本不引导读者向善的书对人有什么好处。

好了，我亲爱的朋友，我本想还要继续写下去，但他们在等我，在叫我，我只好很遗憾地写到这里就搁笔。因为，我很高兴，高兴和你一起分享我的快乐；我之所以这么高兴，这么兴奋，是因为我母亲这几天身体好多了，已经有精力来参加婚礼，当她侄女儿的母亲，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当她的二女儿的母亲。可怜的克莱尔看到我母亲就高兴得哭了起来。你猜想一下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虽然我知道我已经不宜于再把她留在我身边，但一想到要失去她，我心中就感到战栗。的确，我的母亲就自己的体力所及，把这桩喜事办得很漂亮；她那尚带病容的样子，似乎使她朴实大方的风采更加动人。是的，这位无可比拟的母亲从来没有这么好看，这么迷人和这么令人尊敬……你知不知道她曾几次向多尔贝先生打听你的消息？尽管她不对我谈到你，但我知道她是很喜欢你的；如果父亲听她的意见的话，她一定会把你的幸福和我的幸福当做头等大事来办的。唉！愿你的心能懂得感情；它应当懂得感情，因为它有许多必须偿还的债！

德·克鲁扎（一六六三—一七四八），瑞士哲学家；这里所说的他出版的书，指他一七三七年在洛桑出版的《评波普的关于人的论文》。

波普（一六八八—一七四四），英国诗人和散文家；这里所说的他“用诗体写的情书”，指他的诗作《爱洛伊丝致阿贝拉书》（一七一七）。

如果读者赞同这个看法，用这个看法来评论这个集子的话，编者是不会不同意的。——作者注

书信十九 致朱莉

好，亲爱的朱莉，你骂我，和我吵架，甚至打我，都行；我什么都能忍受，但不让我继续把我心中想到的话告诉你，那可不行。你曾启发我的思想，我心中的想法不告诉你，又去告诉谁呢？如果你不听我心中想讲的话，我有话又对谁去说呢？我之所以把我看到的事情和我对那些事情的看法告诉你，是想得到你的纠正，而不是为了要取得你的赞同；我愈容易犯错误，我就愈是应该及时把我做错的事情告诉你。虽说我谴责我在这个大城市中看到的那些恶习，但我并不是私下悄悄对你讲的，因为，谈到第三者，凡是我不敢当面向他讲的话，我也绝不向别人讲；我在信中写的那些关于巴黎人的话，我都是曾经向他们本人一再谈过的。他们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表示，他们对我讲的许多话都表示同意。他们对穆拉不满，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他们都看出，都感觉到他是多么地恨他们，甚至在他称赞他们的话中也有憎恨之词，因此，如果他们对我的批评从相反的方向去理解，我那些话当然是说得很不对。他们对我表示的情谊，使我对他们产生了尊敬和感谢之心，更加要对他们报以坦率；对有些人来说，坦率的话不会是没有用处的，因此，按照那些经得起我口中所讲的真话的被批评的人所表现的态度来看，我敢说，他们都是真诚的：他们真心诚意地听，而我也开诚布公地讲。朱莉，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真诚地责备人的话，比真诚地恭维人的话更值得尊重，因为，恭维人的话往往会冲昏那些爱听恭维话的人的头脑，而且往往是那些最不值得恭维的人巴不得受到人家的恭维，然而，批评的话是很有用的，只有那些有德行的人才经得起批评。我对你说的这些话，是我的真心话。我尊敬法国人，把他们看作是唯一一个真心实意地爱人类的民族，天生就是爱做好事的人，然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不愿意对他们无论什么事都表示称赞，而他们却明知不对也要我对他们说夸奖话。即使法国人一点美德都没有，那我也不会对他们说什么；如果他一点缺点都没有，那他们就不是人了。他们值得称赞的地方太多，所以不必老是那么没完没了地称赞他们。

至于你所说的做几次试验，对我来说，那是办不到的，因为，要做试验，就要使用一些不仅不合于我使用、而且你本人也早就禁止我使用的手段。共和派人士的严厉做法，在这个国家还没有用过；在这个国家需要采取较灵活的办法，以便适合朋友和保护人的利益。人的才能受到尊重，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不过，在这个国家，使人获得荣誉的才能，并不就是使人获得财富的才能；因此，要是我具有后一种才能的话，那我将是很不幸的。朱莉会不会下嫁给一个暴发户为妻？在英国，情况有所不同；尽管那边的风俗不如法国，那也不妨碍人们通过诚实的道路达到目的，因为英国人民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较多，只要赢得公众的尊重，就可保证一个人成功。你想必知道，爱德华绅士正是打算让我走这条道路，而我的计划则是要做到不辜负他的一片热心。在这个地球上，我离你最远的地方，就是我无法接近的地方。朱莉啊！如果要你答应结婚不容易，那么，要我做到配得上娶你为妻，就更难了。现在，爱情要我完成的，正是这项光荣的任务。

你把你母亲的好消息告诉我，这就使我少了心中的一大忧虑。在我

离开你以前，我已经看出你对你母亲的健康感到不安，但我当时不敢告诉你我心中是怎么想的。我发现她瘦了，人的样子也变了；我担心她患了某种重病。你要替我好好地照顾她，因为我很爱她，因为我很尊敬她，因为她的善良的心是我唯一的希望，尤其是因为她是我的朱莉的母亲。

关于那两个“求婚者”，我告诉你，我不喜欢用这个词儿，即使是开玩笑也不能用；此外，你对我讲他们的时候所使用的语气，已使我对他们不感到担心了；既然你已经恨过他们了，那我就不再恨这两个不幸的人了。不过，我很赞赏你的思想之单纯，以为你那样做就是恨了，殊不知你那样做，是以恼怒的形式表现爱，这一点，你难道知道吗？白色的母鸽追逐雄鸽的时候，就是那样咕咕地叫的。好了，朱莉，好了，最可爱的姑娘，将来如果你再对什么事情产生恨，那我就不再爱你了。

又及：你被那两个冒失鬼弄得迷迷糊糊的，我看，这真不应该！为了爱惜你自己，你赶快把他们打发走吧。

书信二十 朱莉来信

我的朋友，我托多尔贝先生给你送来一个包裹；他把包裹先送到希尔维斯特先生处，你到他那里去取。不过，我告诉你，你不要着急，要等你单独一个人在你房间的时候，才能把包裹打开。包裹里有一件供你使用的小东西。

它是情人最喜欢带在身上的类似护身符似的东西。这种东西，使用的方法很奇怪：每天早晨要对着它观看一刻钟，直到心里感到了某种温柔之情为止，然后把它放在你的眼睛上，放在嘴上，还要放在胸口上；据说，这样可以在白天起到一种防护的作用，在风流韵事多的地方，可以预防不良风气的侵袭。人们说，这种护身符还可产生一种非常奇特的电气，不过，这种电气只是在忠实的情人之间才会发生，可以把远在百里以外的情人的亲吻的感觉传给对方。我不敢保证它是不是真的灵验，我只知道这要由你亲自实行。

关于那两个风流人或妄想娶美妻的痴人（你爱怎么叫他们就怎么叫他们）你放心好了；因为，不管用什么名称叫他们，都无关紧要了。他们已经走了，是和和气气地走的。既然我已不再看见他们，我也就不恨他们了。

书信二十一 致朱莉

既然你想知道可爱的巴黎女人是什么样子，那我就描写给你看。骄傲的女人！你的魅力就缺少这一赞词。尽管你装得很嫉妒，尽管你显得很谦虚，很钟情，但我发现，隐藏在这种好奇心下面的是虚荣多于担忧。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要如实地描写，我是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地描写的；即使我要说的都是赞美的话，我也要如实地说。为什么不能够把她们描写得更美一百倍！不把她们的媚态描写够，又怎么能对你的美说新的赞词！

你抱怨我对巴黎的女人一字不提，唉，天啦！我说什么好呢？你看了这封信，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喜欢和你谈你附近的瓦勒的女人而不谈这个国家的女人；这是因为前者不断使我想起你，而后者则……你继续把这封信看下去，就会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此外，像我这样看法国女人的人，虽然不说只有我一个，但为数是不多的。因此，为持论公正起见，我必须事先告诉你，让你知道：我对你谈她们的时候，不是她们是什么样子我就怎么描写，而是她们在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才怎么描写。尽管这样，如果我对她们有不公正的地方，你可以不客气地批评；你也许比我更不公正，因为错就错在你一个人。

先从外表谈起，大多数观察家注意的就是外表。如果在这一点上我学他们的样子，这个国家的妇女就会大为不满：她们有一个性格的外表，也有一个脸孔的外表；在这两个外表当中，从哪一个外表去看她们都不合适，所以单以外表去评论她们是不对的。从面貌上看，顶多说她们还过得去，而且就全体来说，不好看的多，好看的少；例外的情况也有，那另外单说。她们长得瘦小而不能说是长得匀称；她们的身材并不苗条，因此都追求时装的样式，想以此来掩盖她们身材的缺点；在这方面，我觉得其他国家的妇女就比较简单，用不着花那么多的力气去模仿她们用衣装来掩盖自己本来就没有的缺点。

她们走路的样子很自然和随便，她们的举止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地方，因为她们不喜欢受到拘束，当然，她们也有一定的“潇洒”样子；这种样子，虽不无可取之处，但她们做得太过分；以致反而显得有些轻率。她们的皮肤不算太白嫩；一般都不太丰满，所以不显得美。至于她们的胸脯，那更比不上瓦勒的女人，因为瓦勒女人的胸脯极其突出。她们的身子扎得紧紧的，一心想使身材有固定的线条，至于使肤色显得美，则另有法子。虽然我只是从很远的地方看她们，但因为可以自在地观察，所以没有什么情况看不清楚而瞎猜的。巴黎的妇女，看来在这方面还不太明白她们的优势，因为，尽管面孔虽不算太好看，但观察者的想象力是远远比眼睛更能从好的方面去想象她们。按照那位加斯科尼哲学家的说法就是：腹中全然无食的饥饿，远比只有一个感官得到满足的饥饿难受得多。

她们的相貌并不大方，不过，她们虽然不美，但她们的面部却富于表情，可以弥补她们的美之不足。她们的眼睛虽说很灵活和很明亮，但

这里所说的“加斯科尼哲学家”，指蒙台涅。卢梭此处引用的蒙台涅的话，原话是：“腹中全然无食的饥饿，远比只用眼睛饱餐后的饥饿难受得多。”

目光却不柔和。尽管她们企图用在脸上搽胭脂的办法使眼睛显得很机灵，但结果却使她们眼睛显示的是怒火多于情火；自然，她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快活的样子，有时候也好像想人家报以温柔的感情，但它们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她们穿扮得如此之好，或者说，她们在衣着方面的名气是如此之大，以致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她们竟然成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样板。的确，谁也没有她们那么大的兴致，硬要把服装做得稀奇古怪的。在所有的妇女当中，她们是最不拘泥于自己的服装样式的；一个样式出来了，外省的妇女都照着她们的样式做；巴黎的女人爱做什么样式，就做什么样式，她们每一个人都善于使各种款式的服装穿起来合自己的身。前者像无知无识的抄书人一样，甚至连错别字也照抄；而后者则是作者，自己抄自己的文章，知道错了的地方就改。

她们的首饰很考究，但不华丽；她们重样式的新颖，而不重材料的价钱贵。她们衣服样式的变化是很快的；头年的新样式，到第二年就旧了。她们穿衣，讲究得体，所以喜欢对衣服经常加以修改；这样一来，她们在衣服方面的考究程度可以说是到了可笑的地步；她们花的钱不少，但她们也花得比较恰当；不像在意大利，华丽的衣服尽管磨破了，也要穿；这儿的人的衣服虽比较朴素，但常常是新的；在这一点上，男女都同样注意穿衣要穿得得体，穿得合身。我觉得，他们的这种风尚很好。我不喜欢在衣服上加什么装饰带，也不喜欢衣服上有什么迹印。除我们的国家以外，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妇女佩戴的镀金饰物像这里的妇女这么少。各种身分的人的衣服料子都一样，因此很难从衣着上看出哪一个是公爵夫人，哪一个是市民的妻子，如果前者不想方设法使后者难以模仿她的衣服的话。不过，即使是这样，那也很难区分，因为，宫廷里有了什么新样式，城里的人马上就会照着做的。没有任何一个巴黎的有产者的妻子是像外省女人和外国女人那样，别人没有穿什么样式的衣服，自己就不敢穿什么样式的衣服。这里还有一点与其他国家不同：在其他国家，最有地位的人也同时就是最有钱的人，他们的妻子穿着之奢侈，别人根本就不能比。如果这儿的宫廷里的女人也这样办，她们马上就会被金融家的妻子比下去的。

她们怎么办呢？她们采取一个更巧妙的可靠办法，而且是动了一番脑筋想出来的办法。她们知道：羞耻和谦逊这两种观念已深深地刻划在人们的思想里；她们从这一点出发，便想出了一些别人难以模仿的做法。她们发现，老百姓很讨厌胭脂，并粗鲁地把它叫做红泥巴，于是，她们就厚厚地在脸上抹红泥巴而不搽胭脂，因为名称变了，东西也就不一样了。她们知道：袒胸露怀在公众面前是很丢脸的，于是她们就在她们的上衣上开一个很大的半月形缺口。她们还发现……啊！许许多多事情；我的朱莉尽管是一个大家闺秀，将来永远也不会知道她们所知道的那些事情。在仪态方面，她们也按照她们在衣着方面的原则办。可爱的羞羞答答的样子，本来是女人区别于男人并使自己显得更好看的表现，但在她们看来却是俗不可耐的平民气息。她们的言谈举止都是大大咧咧的，

我亲爱的哲学家，让我们为我们自己说几句话。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么幸福？因为，把本应该只给某个人的感情普遍给予大家的风骚女人，只有一个。——作者注

还没有哪一个正经的男人见到她们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目光不低下头去的；这样做，她们就不再像是女人了。她们生怕别人把她们和其他的女人搞混，所以她们宁肯突出表现她们的地位而不表现她们的性别；她们一举一动都模仿妓女，以便使别人不敢再模仿她们。

我虽不知道她们的这种模仿行为将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我知道她们是不可能防止别人模仿她们的。至于胭脂和半月形开口的上衣，那是到处都流行的；城里的女人宁肯不要天然的肤色和情人所看中的她们的美，也要模仿小有产者的女人那样穿扮。这种榜样之所以没有传染给最低层的妇女，那是因为一个贫贱的妇女像她们那样打扮，是很难保证她不挨群众的骂的；这种骂，就是愤怒的羞耻之心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也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群众的粗暴对待，比彬彬有礼的人的礼貌对待更有益，也许能使千百个妇女保持她们谦卑的本色；这正是那种服装的灵巧的女设计师想达到的目的。

至于说她们的动作像大兵，说话的声音像炮手，那不要紧，因为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对新到这儿的人来说，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从圣日耳曼郊区到中央菜市场，几乎没有哪一个巴黎女人的态度和目光不是那么的生硬；凡是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见过这种态度和目光的人，无不感到困惑，非常吃惊，弄得手足无措，反而遭到人家的指责，说外国人都就是这个样子。巴黎的女人一开口说话，情况更糟糕。她们的声音，没有我们沃州女人的声音那么甜，那么柔和；她们声调很硬，很刺耳，咄咄逼人，还带点儿取笑人的口气；她们说起话来，比男人的声音还高。即使在她们的声调中还有点儿女性声音的美，也被她们那种大大咧咧的一心想使男人就范的样子冲得一干二净了。看来，她们是想把那些第一次看到她们的男人弄得窘迫不堪，来开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男人的窘迫样子，对她们来说，并不是那么开心的，如果她们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的话。

不知道是由于我对美人儿的偏爱，还是由于她们有善于表现自己的本能，这些漂亮的女人在我看来还是比较端庄的；我发现，在她们的举止言谈中，做得得体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她们也没有花多大的力气就做到了这一点。她们非常了解她们应当怎样做，才符合她们的利益；她们也知道，为了勾引我们，她们是用不着眉来眼去卖弄风骚的。也许是由于她们大大咧咧的样子令人不快，再加上相貌又丑陋，所以才使人感到不高兴。很显然，对一个不知羞耻的丑女人，人们是只会骂她一通而不会去亲她的嘴的。反之，如果她表现得很羞涩，反倒会引起人家深深的同情，从而说不定还会得到人家的爱。我发现，一般地说，这儿的漂亮女人的风度尽管有某种可爱之处，但在她们的言谈举止上还是有許多矫揉造作的地方；她们总是那么不加掩饰地只管自己顾自己，以致我在这个国家一次也没有像德·穆拉先生那样有时候受英国女人的诱惑，为了想亲近一个女人，就对她说她长得很美。

这个民族天生的快乐性格和一心想模仿大人物的心理，并不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女人言谈举止之那么随便的唯一原因；产生这种随随便便的样子的根源在于风俗，是由于这儿的男女一直是杂乱地混在一起，以致互相染上了对方举止言谈和待人接物的方式。我们瑞士的女人是喜欢

女人和女人在一起的，她们彼此相处得很亲密；尽管她们表面上不讨厌和男人交往，但可以肯定的是，男人一到她们那里去，就会使一群可爱的女人感到别扭的。而在巴黎，情况则完全相反，女人偏偏喜欢和男人在一起，她们只有和男人在一起才感到舒服。在每一个社交圈子里，女主人几乎总是单独一个人和一群男人周旋。我想象不出哪儿来的那么多男人到处跑来跑去。在巴黎，冒险家和单身汉，有的是；他们一天到晚从这家跑到那家；男人就像货币一样，一流通，其数目就会成倍地增加。这样一来，一个女人就可以把他们说话的动作和思维的方式都学到手；而男人也一样，他们也可以把女人的方式全学会。他们之所以亲亲热热地互献殷勤，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此。她满不在乎地领受那些表面上恭维而实际上是侮辱人的话；从说话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恭维话，根本不是真心诚意的，这有什么关系呢？那些话是出自真心的也好还是取笑的也好，只要人家喜欢她就行了，因为她想得到的，就是这一点。只要另外一个女人一来，亲昵的话马上就变成了客套话，就开始装模作样，一本正经了；男人的注意力就要平分对付两个女人；彼此都暗中感到拘束，最后只有大家分手，一走了之。

巴黎的女人爱看戏，也就是说，喜欢到戏院去被人家看。但每次去看戏的时候，难办的事情是要找一个女伴，因为，按惯例，任何一个女人都是不允许没有女伴陪同单独坐包厢看戏的，即使让丈夫陪同坐包厢也不行，让另外一个男人陪同更不行。谁也说不清，在这个社交如此普遍的国家里，要找这样一个女伴是多么难；十次要去，九次去不成；想去看戏的愿望把她们联系在一起，而不愿意一起去的心又使她们各自分离。我相信，妇女们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打破这个荒谬的习惯的。有什么理由不让一个女人单独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呢？不过，使这个习惯得以保持下来的原因，也许正是由于它是荒唐的缘故。其实，凡是不符合社交惯例的事，应当尽量让它符合社交惯例才好。让一个女人有权无女伴陪同也可到戏院去，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让她有权这么做，以便单独会见她的男朋友，这岂不是更好吗？

许许多多与人暗中私通的事情，正是由于她们分散地和孤独地生活在那么多男人当中而造成的。今天，大家都同意，而且实际的经验也证明：光教训人们要战胜引诱，结果，愈教训，引诱的事情反而越多。人们虽不再说与人私通是比较诚实的，但是说与人私通是比较快乐的。我不认为事情果真是这样，因为羞耻之心都没有了，还有什么爱情可言？生活没有爱情和诚实，那还有什么乐趣？正如那些放荡的人的大祸患是厌倦一样，女人心里想的，不是如何为人所爱，而是如何与人行乐，对此，对她们甜言蜜语和卖弄风骚，比对她们奉献爱情更能打动她们的心。她们要的，是你寸步不离地陪着她，而不在于你是否真的爱她。在大家都不喜欢看小说里，在描写男女幽会时，“爱情”和“情人”这两个词已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关系”和“情夫”了。

看来，天然的感情的次序，在这里是被颠倒了。在这里，凭爱情是无法缔结姻缘的；女孩子是不允许有情人的，只有已婚的妇女才有找情

这种情况现在也大为改变了。从信中提到的情况来看，这些信虽好像是二十年前写的，但从风俗和笔调来看，则是上一个世纪写的。——作者注

人的权利，而且，她对谁中意就找谁，而唯独不找的，是她自己的丈夫。宁肯让一个当母亲的有二十个情夫，也不允许当女儿的只有一个情人。通奸的事，没有任何人觉得不好，也不认为它有什么违反礼仪的地方。在严肃的小说里，在人们为受教育而阅读的小说里，这种事情多得很；放荡的行为已不再受人谴责，即使对爱情不忠，也无人过问。啊，朱莉！已经偷了无数个汉子的女人，竟敢用一张肮脏的嘴指责我们纯洁的爱情，公然对两个矢志不渝的真诚的心的结合大放厥词！也许有人说，结婚之事，在巴黎和别的地方不同；据他们说，结婚只不过是两个人相结合而已，而这种结合，并无任何契约的效力，只要两个自由的人同意居住在一起，同意姓同一个姓，承认孩子是他们的，就行了，除此以外，便谁对谁都没有任何其他权利。一个企图追究其妻子坏行为的丈夫所遭到的议论，并不少于在我们国家容忍妻子乱搞的丈夫受到的责难。这里的女人，对她们丈夫并不厉害；我还没有看见过她们惩罚丈夫学她们不忠于爱情的行为。是的，在夫妻关系方面既不讲爱情，怎么能指望彼此真心相待呢？一个只为金钱或地位而结婚的人，是根本不爱她所嫁的那个人的。

至于说爱情，爱情本身早已失去了它的意义；它的性质的变化之大，并不亚于婚姻。这里的夫妻，都是为了能更自由地生活而同居的未婚男女；情夫和情妇都不把爱情看得很重，他们要的是玩乐，是外表和经验，或者只是为一时的需要：只想暗中往来，怎么方便就怎么来，只要外表中意就行了。如果愿意，一拍就合，就作出安排，两相聚会；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简化一点。暗中往来一次的时间，只不过比会一次客的时间稍多一点；其中的经过，可以编成一本充满了人物描写、嘉言隽语、人生哲学和精辟言论的情话录和情书集。至于肉体，他们并不看得太神秘；他们倒是很明智的，认为最好是在有欲望的时候，按方便的办法予以满足；男人女人都一样，先来的先满足，无论是情人还是别的什么人，都可以。男人就是男人，所有的男人几乎都差不多，都挺好，至少能解决问题，要不，对情人为什么要比对丈夫好呢？再说，到了某种年纪的时候，所有的男人个个都一个样，所有的女人也一个样；这些玩偶都是同一个厂家制作的，所以用不着挑挑选选；怎么方便怎么办，只要能到手就行。

以上的情况，我都没有亲眼见过，而人们对我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声调是那么的特别，所以他们的话不能全信。我从他们的话中推知，大多数女人是把她们的情人当仆人看待的，如果他不称职，就把他撵走，另外再找一个；而他如果觉得别处的条件更好，或者他不愿干仆人的事，他就走，另外再找一个女人。据说，有些女人是相当的胡闹，竟拿管家做试验，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个男人嘛。这种胡闹的做法时间不会长，胡闹劲儿一过，就把他打发走了，另外换一个；如果他赖着不走，就把他养起来，照样另外换人。

“不过，”我对那个给我讲这些奇怪的习俗的人说，“一个女人和那些与她分手的人或被她撵走的人以后怎么办呢？”“好办！”他回答道，“她根本不和他一起生活，彼此不再见面了，谁也不理谁了。如果胡闹的劲头又上来了的话，那就另寻新欢；只要她心中还记得他们曾一度相好，那就不错了。”“我明白了，”我对他说道，“我相信你的话

没有夸张，但我不明白的是，他们在那么情意缠绵地相好之后，怎么能在再次见面的时候保持冷静，在听见自己曾经爱过的人的名字时，他们怎么会不心跳；他们再次相逢的时候，怎么会不战栗。”“你真叫人好笑，”他打断我的话说，“什么战栗不战栗的，你以为我们的女人都不中用，一激动就晕了吗？”

必须把这幅显然是描绘得过于详细的图画删去一部分，有些地方不能让朱莉看；只要你还明白我的心，我就再也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了。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些不愉快的印象当中，有些见多了就不觉得奇怪了。虽说坏事常出现在好事前面，但它不能妨碍好事，好事终归有它出现的时候。思想和天性的美，终将使人的高尚品质得到显示。开始时候的厌恶之心一被克服，不久就会产生相反的看法了，对这幅图画就会采取另外一种观点了。说话要公正，不能光说它不好的一方面。

大城市的第一个不好之处是：人在大城市中将变得不像人的样子，社交场合可以说是已经使他们变得与原来的样子完全不同了。情况的确是这样，尤其是巴黎，尤其是巴黎的妇女，因为她们要获得别人的青睐，才能显示出她们所追求的风采。你在大庭广众之中所看到的妇女，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巴黎女人，而是一个穿着时髦衣服的空有其表的人：她高傲神气的样子，她走路的姿势，她的身段和胸脯，她的肤色，她的面容，她的目光，她的举止言谈，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她本来的样子，如果她回到她本来面目的话，你将认不出她来的。这样一种面目的改变，对改变面目的女人不利。一般地说，把本来的样子改变成其他样子，那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不过，她们也不可能把天然的样子完全抹掉，它在某些地方还是保留下来了。观察的艺术，就在于善于捕捉它。对于这个国家的妇女来说，要掌握这项艺术并不难。因为，她们表现自然的地方还是比她们自己想象的多；只要你经常与她们接近，使她们抛弃她们所喜欢的那些过分的表现，你马上就会发现她们还是她们本来的样子；这样一来，你先前对她们的反感，就会变成尊重和友好。

现在让我讲一讲上个星期我在一次乡村聚会上看到的情形。有几个妇女硬要邀请我和几个新来此间的人去参加这次聚会；我们心中无数，不知道我们参加，对她们是否合适；也不知道她们请我们去的目的是不是想拿我们随意开心。这一点，在我们到达的第一天不是没有发生过的。她们开始的时候对我们说了许多开玩笑的俏皮话，但谁也没有答她们的腔，于是，她们就对我们说了许多的怪话。这时候，她们使出了全身解数，但由于无法使我们就范，最后不得不完全照我们的意见办。我不知道她们对这一变化是否高兴，但从我来说，我觉得这一变化是很好的。我吃惊地发现，我和她们谈话，比和许多男人谈话更长见识。她们很有头脑，看问题是那样的明白事理，以致使我不能不对她们错用她们的智慧感到惋惜。在仔细观察这个国家的妇女之后，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么多可爱的妇女之所以缺乏理智，乃是由于她们不愿意自己有理智。我认为，潇洒自然的态度，可以不知不觉地消除一个人在城市染上的矫揉造作的习气，因为，你不故意做出什么样子，你做出的样子反而得体；在一本正经地谈话的时候，即使想做一点儿卖弄风骚的怪相，也是没有办法做的。当她们不刻意打扮的时候，我觉得她们反而更美；我认为，为了使人们喜欢她们，她们是用不着化妆的。根据我刚才所说的道理，

我觉得，巴黎这个据说是善于审美的城市。也许是最没有审美力的城市；巴黎人为了讨人家欢喜而采取的种种做法，反而败坏了这个城市的真正的美。

我们这样在一起呆了四五天，彼此都感到很满意。对于巴黎和巴黎的那些荒唐事，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把巴黎全忘记了。我们心中所想的，是如何尽情享受我们之间亲切的友谊。我们用不着彼此揶揄或开玩笑，也能做到使大家十分开心。我们的笑，不是取笑，而是高兴的笑，和你表妹的笑是完全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使我改变了我对她们的看法。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正当我们谈话谈得最起劲的时候，有一个人走到女主人身边，凑近她的耳朵说话，于是，她走了出去，到她房间去关着门写什么，要过好一阵工夫之后才回来。她这样退席出去，看来是去写情书或类似人们所说的情书之类的东西。另外一个女人插嘴进来轻轻说了一句话，但她的话谁也听不清。这就使我认为，那位退席走开的女人，即使没有情人，至少也是有男朋友的。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开始注意观察。我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几个所谓的巴黎的“穿灰衣的跟班”，原来是本堂区的农民，他们是因为遇到了不幸的事情来向女主人求援的。有的是因为负担了有钱人转嫁到他们身上的过多的人头税，有的是因为自己年纪太大又有孩子还要被政府抽去当兵，有的是和有权势的邻居打官司打输了而有冤无处申，有的是因为庄稼遭了冰雹而还要被人逼交地租。总之，他们都是来求女主人的帮助的；女主人很耐心地听他们讲；没有一个人受到女主人的拒绝，因此，我以为她是去写情书，却原来是去为那些不幸的人写信。我不知道如何向你叙述我弄清这些情况之后是多么地吃惊；我也无法向你描述我是多么愉快地发现：一个那么年轻而又那么放荡不羁的妇女竟能做这么高尚的事情，而且做了以后还不矜夸。“是的！”我很受感动地说，“要是朱莉遇到这些事情的话，她也会这么做的。”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对她十分尊敬，她所有的缺点在我眼中都消失了。

我看问题的角度一转变到这个方向，我原来觉得这些妇女身上许许多多难以容忍的缺点，现在都变成了优点。所有的外国人都异口同声地说，除了爱讲时髦话这个缺点外，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妇女有这儿的妇女这么明智，说话这么通情达理，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善于给你出好主意。除了卖弄风骚和插科打诨的话以外，我们能从一个西班牙女人、意大利女人或德国女人那里学到什么东西？什么也学不到。朱莉，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的瑞士妇女，一般地说，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谁说话欠文雅，敢招惹这些法国女人（实际上她们是不愿意有人招惹她们的）谁就会发现与自己对阵的是什么人：她们吵起架来，不亚于一个男人，因为她们善于讲理，按美德的原则行事。至于她们的良好性格，我暂且不提她们对朋友是如何的热情，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强烈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各国的妇女都是有的。尽管一般地说，她们只爱她们自己，但长久的友谊（只要她们花力气培养，她们是能够获得这种友谊的）是能够唤起她们的热烈感情的：凡是与一个人有十年交情的女

就我所知，这种事，出现在上一次战争，到这一次战争就没有了。已经结婚的男人可以不去当兵，有了这个规定，结婚的人特别多。——作者注

人，一般都能终生与那个人保持关系。她们爱她们的旧交，至少比爱她们年轻的情夫更爱得真，爱得深。

似乎有相当多的人对这里的妇女有所责难，说这个国家的女人什么都干，结果，干的坏事多于好事，但支持妇女的人则说，她们干坏事是由于男人的教唆，而干好事则是出于她们的主动。这种说法，与我在前面讲的话并不矛盾；两性私通，并不是真心的爱，因为法国人对女人献殷勤，便给予了女人一种广泛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需要借助于任何温情就能行使的。一切都取决于女人；没有她们作主，或对她们没有好处，那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奥林匹斯山 和巴那斯山 ，荣誉和财产，在她们看来是同一回事。一本书的价值，作者的地位，完全由女人说了算；高深的学术著作和优美的文学作品是好还是坏，最终由她们决定。诗歌、小说、历史著作、哲学著作，甚至政治书籍，都要写得合乎她们的胃口。首先从各种书的笔调就可以看出，它们是为了取悦漂亮的女人而写的，最近还有人甚至把《圣经》也改编成风流故事。无论办什么事，为了达到她们的要求，她们甚至对她们的丈夫也可行使一种天然的权威，其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是丈夫，而是因为他们是男人，而一个男人是不能拒绝任何一个女人的任何要求的，即使这个女人是他自己的妻子，他也不能拒绝。

这种权威的产生，并不是基于对女人的爱或对女人的尊重，而完全是由于礼貌和社会习惯造成的，何况法国人对女人献殷勤的表现，主要还是出于对女人的轻蔑，而不是为她们效劳；对女人的这种轻蔑，是女人自己招来的，因为，和她们相处的日子多了，就对她们有所了解：谁对她们表示尊重，谁在她们眼中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一个游侠骑士，一个只是从书本中认识女人的男人。她们对自己的评价倒是很公正：谁尊敬她们，谁就不配成为她们喜欢的人。情场老手的头一个本事是：对女人要摆够架子，行事鲁莽。

总之，尽管她们常做坏事，但她们人是好的；在为人方面，她们善良的心地是很有益的。在每个国家都一样，大商人总是令人憎恨和缺乏同情心的；而在欧洲最伟大的人民的商业中心，经商的人都是最心狠的人，因此，穷苦的人们只好向妇女求援。她们是不幸的人的救星；穷苦的人来向她们诉苦，她们是绝不会把他们拒之于门外的。她们耐心地听他们讲，安慰他们，为他们排忧解难。她们虽过着无聊的生活，但在寻欢作乐之余，也抽出时间来做她们善良的天性驱使她们做的事。如果哪一个女人在为别人帮忙的过程中做了缺德事，千百个其他的妇女就会天天用自己的钱去帮助穷人，并运用她们的影响去援救受迫害的人。是的，她们行事往往考虑不周，有时候为了帮助她们认识的受害人，便毫无顾忌地做不利于她们不认识的受害人的事。不过，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里，怎么能够认识所有的人呢？心眼儿好与真正的道德完全是两回事；心眼儿好的人的最高目标，不在于做多少好事，而在于不做任何坏事。因此，哪里还能对这样的人有更多的要求呢？除此以外，她们当然是有做好事的的天性的，她们也的确做了许多好事，而且是真心实意地做的；在巴黎，

奥林匹斯山，希腊神话故事中诸神居住的地方。

巴那斯山，希腊神话故事中阿波罗和缪斯诸神居住的地方。

也只有她们还保留有仅见的一点儿人道主义。如果没有她们，贪得无厌的男人肯定会像豺狼那样互相残杀的。

以上所说，如果我光看小说家和喜剧作家的描写，那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在妇女身上专看她们可笑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也有），而不看她们善良的品质（因为他们自己就没有）。他们的作品，不仅不表彰她们实际做了的好事以鼓励她们一心向善，反而挖空心思地描写那些在她们看来是不真实的，因而不愿意学习的德行。对一个已经相当腐败的民族来说，小说也许是在其他教育手段都难收成效以后才采取的最后—个教育手段了。因此，我主张，这样的书，只能由那些为人真诚并愿把他们的思想倾注在书中的人去写。这样的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类的弱点的，他们也不会一下子把道德描写得神乎其神，让人难以企及；他们将不把道德说得非常严肃，以便使人人都爱道德，然后循循善诱地使人们不知不觉中摆脱罪恶，因此，由他们去写小说才合适。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对一般人对这个国家的妇女的看法毫不赞同。他们全都认为她们的态度最讨人喜欢，她们的风姿最迷人，她们最妖艳，简直把卖弄风骚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我则认为：她们的态度令人反感，她们妖艳的样子令人讨厌，她们的举止言谈一点也不谦逊。我认为：当她们主动来接近你的时候，你应当把你的心扉关得紧紧的。谁也无法使我相信她们在谈情说爱的同时，不暴露她们根本就引不起男人对她们爱的弱点，她们也根本领略不到爱情的美。

另一方面，据说，有些人很不喜欢她们的性格，把她们说得十分轻佻、狡猾、动作冒失、水性杨花；说她们虽能言善道，但不动脑筋深思，更不懂得爱情；还说她们的全部优点就是善于唧唧喳喳地说废话。所有这些表现，在我看来，和她们的穿着和脸上搽的胭脂一样，是表面现象，是在巴黎才有的爱表现自己的毛病，而实际上，她们是很有感情的，有理智的，是通情达理和心地善良的，她们还没有我们国家的妇女或任何其他地方的妇女那样冒失和那样爱找麻烦。她们都很有学问；她们的学问对她们在判断事理方面很有帮助。总之，虽说我不喜欢她们故意歪曲的突出女性特点的表现，但我还是很看重她们也有我们男性才独有的特点。因此，我觉得，与其说她们是可爱的女人，倒不如说她们是很有才能的男人。

结论：即使世间没有朱莉，即使我的心除了爱它钟情的人以外还可爱其他的人，我也不在巴黎娶妻，更不愿意在巴黎找一个情妇。不过，我愿意在这里找一个女友；有了这个女友安慰我，我就不在这里娶妻和找情妇了。

我将不对这封信发表意见；但我怀疑：在一封信中，对她们一个劲儿地罗列一些她们自己也看不起品质，而对她们令人敬重的品质，却一字不提，这样做法，她们是否会接受。——作者注

书信二十二 致朱莉

收到你的信以后，我就天天到希尔维斯先生那里去取包裹，但一直没有寄到。我白去了七次，真是着急死了。最后，第八次去，我才收到它。我一把包裹拿到手，还没有付邮费，也没有问一声里面是什么东西，对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就像一个冒失鬼似地走了出去。由于我巴不得立刻回到我的住处，所以急急忙忙地在我不认识的街上乱跑，以致半个小时后，当我向人打听我所居住的都尔隆街在什么地方时，我才发现我走到了一片沼泽地，已经走到巴黎的另一端去了。我只好雇一辆出租马车赶快往回走；我上午因办事而坐马车，这还是第一次，而平时我只是下午出去拜访朋友才雇车，而且还是迫不得已才雇的；我有两条很结实的腿，如果因为有钱就图舒服而不用它们，那是很令人遗憾的。

我拿着小包裹，坐在马车里，心里很不安；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屋子里才打开它，因为这是你的命令。再说，在日常生活中，虽说感官的享受并不一定就很舒服，但在真正的心情快乐中，我认为就非做到十分舒服不可。我一点也不敢分心，我需要有充分的时间从从容容地领略你给予我的情谊。我怀着一种我自己无法控制的好奇而又不安的心拿着包裹，我透过包裹的封皮仔细摸，想猜出其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谁要是看见我当时的样子，还以为包裹是烫手的，所以才两只手换来换去地摸个不停。我猜测不透的，不是包裹的体积、重量和你信中的语气，而是你怎么找到一个巧手师傅和充分的理由做这么一个包裹？这一点，我至今还是没有弄明白；这是一个爱情的奇迹：它愈非我的理智所能了解，它就愈是诱惑我的心，它给我带来的快乐之一是：对其中的玄奥，最好是一无所知。

我终于回到了我的住处，我飞快地走了进去，把房门关上，气喘嘘嘘地坐下，用一只颤抖的手撕去包裹上的封印。啊，护身符马上就对我产生了威力！我每启开一层封皮，我的心就跳动一阵。我是那样的紧张，以致在启开最后一层封皮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歇了一会儿……朱莉！我的朱莉啊！封皮全都打开了！……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端庄的容貌了！我马上吻你的画像，把它贴近我的心，我双膝跪了下去……多么漂亮啊；你又一次使我看得心醉神迷。我亲爱的人的容貌的魅力，马上就起作用，起了很大的作用！是的，正如你所说的，用不到一刻钟就感觉到了它的威力；只需一分钟或一眨眼工夫就足以使我从内心发出千百次赞美声，你的画像使我回想起过去的幸福。我既得到了这么一个珍贵的宝贝，为什么会十分快乐的同时又掺杂有一种极其痛苦的心情呢？它一再使我回想起过去的时光！看见了画像就等于看见了你，又想起了过去甜蜜的时刻，然而，那过去的甜蜜的时刻，现在回忆起来就成了我一生的痛苦，上天把它给予了我，现在又愤怒地把它夺了回去。唉！一会儿工夫我的头脑就清醒过来了；我心中又感到了与你远远分离的痛苦，刚才那一阵快乐的错觉消逝以后，我的痛苦更加强了。我好比一个正在受刑的人，人们之所以暂时松刑，是为了使他过一会儿后受更大的苦刑。天啊！这个意外得到的东西，使我贪婪的眼睛闪现出一阵火光；它使我内心深处因看到你而产生的冲动更加强了！朱莉啊，要是真的能够把我心中的狂喜和幻象传送给你的心就好了！……这有什么不能够的

呢？心灵产生的印象为什么不能够你在哪里就传送到哪里呢？啊！我亲爱的人儿！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的画像倾听我这个崇拜你的人对你讲话的时候，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你美丽的脸上难道不感觉到有人流下了热爱和悲伤的眼泪吗？难道你的眼睛、脸儿、嘴唇和胸脯没有感觉到我在使劲地狂吻吗？……天啦！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有人来了……好！赶快把我的宝贝东西收好，把它藏起来……原来是一个冒失鬼！……我正在心醉神迷的时候，他来打扰我；这个人真该挨骂……但愿他一辈子谈不成恋爱，或者，一辈子远远地离开他的爱人！

书信二十三 致多尔贝夫人

亲爱的表妹，我应当向你谈一下我对歌剧的看法，因为，尽管在你们的信中对歌剧只字未提，而朱莉又对你保守秘密，但我已经看出她在这方面的的好奇心是从哪里来的，我有一次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而去看过一回，后来又为了你而去看过两回。我希望你看了这封信以后，就不要再提它了。不过，为了你，让我再去一次，在那儿打瞌睡，在那儿再受一次罪也可以，但要我一直睁着眼睛注意观看，那就办不到了。

在把我对这种著名的戏剧的看法告诉你以前，我先把别人对它的看法向你讲一讲。行家的评论可以纠正我的看法，如果我的看法错了的话。

巴黎的歌剧，在巴黎被认为是人类艺术所创造的最豪华的、最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和最值得欣赏的戏。人们说，这是路易十四留下的最宏伟的丰碑。对于这个重大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你想象的那样自由发表意见的。在这里，人们对什么问题都可以争论，但就是不能争论音乐和歌剧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如果不说假话，那是很危险的。法国的音乐是靠一种非常严厉的官方手段来维持的。用上课的方式向所有来到这个国家的外国人灌输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全世界，是再也看不到像巴黎歌剧这么好看的戏剧了。

但实际上，谨慎的人对这个问题只不过不公开发表意见，而在他们之间暗中好笑罢了。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人们在歌剧的布景方面是不惜工本的，不仅有种种自然的奇观，而且还有许多人们从未见过的大美景。因此，波普把这种稀奇古怪的戏形容为大杂烩：上自神仙，下至淘气的小妖精、魔怪、帝王、牧童和仙女，什么人物都有；表演的人一会儿发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生气，一会儿蹦蹦跳跳，一会儿打仗，一会儿跳舞，真是应有尽有。

那么好看和那么精心安排的大杂烩，被认为能表演一切需要表演的事情。台上出现一座庙宇，观众立刻就肃然起敬；尽管台上的仙女并不怎么美，但正厅的观众却有一半马上就会起邪心。歌剧院的观众不像法兰西喜剧院的观众那么难对付。在喜剧院，他们总说一个喜剧演员演不好他所扮演的角色，而一到了歌剧院，他们却认为歌剧演员能演得使你分不清他是演员，还真是他所扮演的剧中人。看来，观众的思想与合理的幻象是矛盾的；幻象愈荒诞不经，他们反而愈能接受。也许他们想象神的样子，比想象英雄的样子更容易。朱庇特与我们的形体不同，你想象他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但卡托是一个人，因此，有几个人敢相信确有卡托其人？

这里的歌剧和其他地方的歌剧不一样，演员们不是一群雇来在戏台上给公众演戏的人；不错，他们也是由公众付的钱，也是在戏台上演戏，但性质完全变了。这里是一座王室音乐学院，是一个有最高裁判权的王室法庭；戏的好或坏，完全按王室的利益来判断。判得公正还是不公正，那不管；演的戏是否符合事实，那也不管。因此，表妹，你看：在某些

如果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更说明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我的看法，只不过不说罢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法律的效力不如人的权力，人们对不公正的事情，还是以忍耐为好。——作者注

国家，事情的实质，全凭一个人的一张嘴说；只要正人君子一出来说话，就能把坏事说成是好事。

这个高贵的学院的成员一有了官职，就不会下台的，相反，他们倒是被开除了宗教的教籍。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的习惯恰恰相反。这也许是由于他们有选择权的缘故，所以他们宁肯当高官和入地狱的人，而不愿意当平民和受上帝的祝福。我在戏台上看见过一个新式骑士；他对他所扮演的角色之骄傲，亦如从前倒霉的拉伯里尤斯对自己的职业之感到羞辱，而拉伯里尤斯是很不愿意干他那项职业的；他朗读的台词还是他自己的著作。古代的拉伯里尤斯在竞技场里不敢和罗马骑士平起平坐，而如今的拉伯里尤斯却天天在法兰西喜剧院与这个国家的头等贵族坐在一起。在罗马，从来没有人在谈到罗马人民的气派时，是像巴黎人谈到歌剧的豪华这么肃然起敬的。

别人对于这种光彩夺目的歌剧的言论，我收集到的就是这些；现在让我对你谈一谈我自己所看到的情形。

你在心中想象一个宽十五尺 长十五尺左右的匣子似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戏台；在戏台两边，每间隔一段距离就放几扇屏风，屏风上潦潦草草地画了一些将在剧中出现的事物。最靠里边是一块大幕布，幕布上面也画有类似的东西，而且到处是窟窿，还有许多撕破的地方。随着配景的不同，它或者表示地上的坑洼，或者表示天上的云彩中间的空处。每一个上台的人触动一下这块幕布，就会产生一种类似地震的现象，令人看起来很有趣。天空是用几块浅蓝色的破布条表示的，像洗衣妇晾衣服似地用棍子支撑或悬挂在绳子上。太阳（有时候在戏台上也出现太阳）是一个放在灯笼里的火把。神和仙女坐的车子，是用四根木条构成的框架，像秋千似地挂在一根粗绳子上；在四根木条上放一块木板，神就坐在木板上，前面挂一块画得乱七八糟的粗厚布，作为这辆漂亮的车子驾乘的云彩。车子的下方有两三根蜡烛照明；蜡烛的气味很难闻，而且还结了许多烛花。当演员东奔西跑，在秋千上一边摇晃一边大声喊叫的时候，蜡烛就冒出大量的浓烟，用来供奉车上的神。

车子是歌剧道具中最主要的东西，你根据它的情况，就可以推知其余。波涛滚滚的海，是用蓝色帆布或纸板做的长灯笼构成的，用几根铁钎平行地把灯笼穿起来，让几个小孩子晃动。雷声是一个笨重的车子在戏台地板上来回推动造成的（这种声音还不算是歌剧美妙的音乐中最难听的部分）；闪电是由人把一把一把的松脂撒在火把上形成的；霹雳是

他是被暴君强迫登台表演的，因此，他写了许多动人的诗句哀叹他的命运，并激起了一切诚实的人的公愤，纷纷指责那个受人吹捧的恺撒。他说：“在体面地活了六十年之后，我今天上午离家时还是一个罗马的骑士，而下午回家时却是一个卑鄙的表演丑角的人。唉！我活的日子太长了；命运啊！如果你一定要使我蒙受一次羞辱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在我身强力壮至少有一张好看的面孔时羞辱我？现在，你为什么要让罗马人民的这些败类看我这么一幅难看的样子？我的声音有气无力，身体虚弱，简直是一具死尸，一具活僵尸；除了我的名字以外，它根本没有一点儿我原本的样子。”他当时朗诵的这一段开场白，恺撒因被他放肆攻击而恼羞成怒地对他施加的不公正对待，他在竞技场受到的侮辱，西塞罗对他的嘲弄手段之卑鄙，拉伯里尤斯针锋相对地对西塞罗的反击，所有这些，奥吕—杰乐都一一记录，留传给我们了。在他那本枯燥无味的书中，我觉得只有这一段最有趣，最耐人寻味。——作者注

这里的尺，为古法尺。每一古法尺约相当三百二十五毫米。

一段烟火燃到末端点燃一个爆竹发出的响声。

戏台上还有许多小方形活门，在需要的时候打开，表示魔鬼就要从地穴中出来了。当魔鬼要升入空中的时候，人们便很巧妙地用褐色帆布内装稻草做的小魔鬼来代替他们升入空中；有时候也用真正的通烟囱的工人代替；他们悬吊在绳子上，在空中晃动。不过，如果绳子系得不牢，或万一断了，那就会酿成真正的悲剧：地狱中的鬼和长生不老的神就会掉下来，摔断胳膊，甚至有时候摔死。此外，使某些场面产生非常感人的效果的妖魔鬼怪，例如龙、蜥蜴、龟、鳄鱼和大蛤蟆，它们露出吓人的样子，在戏台上走来走去的，使人们看歌剧就等于看到了圣安东受诱惑的情景。这些怪物之所以个个都是那么活灵活现的，那要归功于一个不会装疯卖傻的撒瓦的呆子。

亲爱的表妹，就我从观众席上用观剧镜所看到的豪华的歌剧场，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不说你也知道：这些办法都是很隐秘的，因此，产生的效果很好。我向您讲的这些，都是我本人和一切像我这样没什么事干的观众都能看出来。据说，为了使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动起来，使用的机器是很多的；人们有好几次说可以让我去看个究竟，但我还没有好奇到去研究他们为什么搞这些小玩意儿竟愿意花那么多的力气。

为歌剧工作的人数之多，是不可想象的。管弦乐队和合唱队差不多就有一百人；舞蹈演员多得很；所有的角色都配备了两个或三个人，这就是说，经常有一个或两个次要的演员准备去替换主要的演员；他们得了工资，却没有事儿干，他们巴不得不轮到他们，什么事儿也不干最好。尽管这样，去看戏的人仍然是很多。演了几场以后，一号演员（他是主角）就不演了，就让位于他的替换人了，然后，这个替换的人又让位于下一个替换他的人。剧院的门票钱还是收那么多，但演出的戏就差了。每个人买戏票就如同买彩票一样，不知道自己将中什么奖，不论结果如何，谁也不敢有怨言，因为，即使你知道这种情形，王家学院的高贵的院士也是不按公众的意见行事的，相反，倒是公众应当照他们的意见办。

我不和你谈歌剧中的音乐，因为你对这种音乐是了解的。不过，你不了解的，是在演出过程中使整个剧院都震动的可怕的一声和长长的呼啸声；女演员好像抽筋似地使劲扯开嗓门尖叫，两只手攥紧拳头贴在胸口，头往后仰，脸涨得通红，血管都鼓起来了，肚子不停地鼓动。我不知道怎么说她们好：说她们最难看呢，还是说她们最难听。她们的动作是多么使看的人难受，她们的歌声也同样是多么使听的人难受；更不可想象的是：受到观众鼓掌叫好的，几乎全是这种吼叫声。从他们鼓掌的样子来看，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全是聋子，偶尔听到一两句刺耳的声音就高兴得了不得，就鼓掌要求演员再唱一次。在我看来，我认为：人们在歌剧院中对一个女演员的叫声鼓掌，和在杂耍场对一个江湖艺人的硬功夫鼓掌是一样的，对他们表演的样子是感到难受的，他们表演多久，观众就难受多久；不过，看到他们不出事故，平平安安地演完了，心里自然高兴，自然就要鼓掌了。请你想一想：用这样的唱法来演唱吉洛 极

在意大利，就没有听说过同一个角色要配备两个人；观众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因此，剧院的票价也少得多：花钱太多，是反而看不到好戏的。——作者注

吉洛（一六三五—一六八八），法国诗剧作家。

其温柔美妙的歌剧，是什么滋味。你想象一下：用这种方法来表演缪斯、美惠三女神、爱神和维纳斯，是什么样子，然后再评判它的效果！至于那些魔鬼，他们的表演还说得过去，音乐真有点儿地狱的味道，对他们正合适。因此，剧中的魔术、招魂弄鬼的把戏和各种各样巫师的舞蹈，就一直是法国歌剧中最受受欢迎的东西。

与这些唱得又准确又甜蜜的歌声密切配和的，是交响乐的声音。你想象一下，用那么多乐器毫无旋律地没完没了地奏出来的嘈杂声，和用低音拖腔拖调地奏出来的呼噜声，是多么难听。这真是我一生当中听到的最凄惨的和最令人厌烦的音乐；我听半个小时就受不了了，就头痛得很厉害了。这有点儿像唱圣诗似的单调的声音，既不悠扬，也无节拍。偶尔奏出一段稍有变化的曲调时，全场的人就立刻跺脚，活跃起来，跟着管弦乐队中的某一个人使劲地大声嚷嚷。他们一时之间为这种他们不太懂的音乐节奏感动得入了迷：他们的耳朵竖起来了，声音也大起来了，胳膊和腿甚至全身都摇晃起来，跟着他们根本跟不上的节拍哼；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则不同：他们的感受在内心，他们感到了音乐的美，他们也紧跟音乐的旋律，但不做任何动作，从不拍掌跟着音乐打拍子。至少是雷吉阿里罗对我说过这个话，他说：在意大利，歌剧中的音乐尽管是那么动人，但人们也只是静静听，从来没有看见过乐队和观众中有人做任何动作来表明音乐的美。然而在这个国家，大家都说乐器的声音太硬，歌声刺耳，一点也不柔和，音调的变化太猛、太突然，腔调太做作太拖沓，缺乏节奏，没有一点儿民歌曲子中的悦耳的音调。军乐乐器、步兵的短笛、骑兵的喇叭、各种号角、双簧管、街头歌手、小咖啡馆里的提琴手，所有这些，即使耳朵听力最差的人听起来，也是够刺耳的。并不是人人都是多才多艺的；一般地说，看来，在欧洲各国人民中间，法国人的音乐素质是最差的。爱德华绅士认为英国人的音乐素质也差，但区别在于：英国人虽懂音乐，但不怎么为音乐的命运操心，反之，法国人是什么权利都可以放弃，什么事情都可以认输，唯独反对别人说他们不是世界第一流音乐家。甚至有人公然认为：音乐在巴黎是一件国家大事；这也许是学斯巴达人的样，在斯巴达，有人把提摩太的竖琴上的弦割断了两根，那就是一件有关国家的大事嘛。你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实在是令人无话可说了。总之，巴黎的歌剧虽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政治教育，但风雅的人是不喜欢它的。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继续描述我们的见闻。

我只剩下芭蕾舞没有谈了。芭蕾舞是歌剧中精彩的部分；如果单独看，芭蕾舞是很好看的，很优美的，是真正的戏剧舞蹈，不过，它只是一场戏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它。你对吉洛的歌剧是很熟悉的，你知道幕间穿插的歌舞节目是怎样运用的，而吉洛的门徒的做法不是和他差不多，就是比他还更糟糕。在每一场戏演到最有趣的时候，往往戛然而止，让坐着的演员演一个节目，而台下的观众则站起来看。这样一来，戏中的人物全被冷在一边，大家都去看那些不相

指那位伐木工（“伐木工”，是当时歌剧院的管弦乐队的指挥的译名。——译者）。——作者注

我认为：有人把法国音乐中的轻快的歌曲，和奔跑的母牛与一只想飞的肥鹅的跑声相比，是比得不错的。

——作者注

干的演员了。演这种节目的方法是很简单的。如果国王高兴，大家也同他一起高兴，并开始跳舞；如果国王很忧愁，大家就想办法使他快乐。我不知道在宫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习惯：当国王心情不好时就跳舞给他看。我所知道的有关国王的情况是：当人们有时候在幕后决定他的王冠和他的命运的时候，人们是不太相信他能冷静地观看加沃特舞或听歌曲的。不过，有许许多多事情都可以用来做跳舞的题目，生活中的事情都可以用舞蹈来表现。教士跳舞，士兵跳舞，神跳舞，鬼怪也跳舞：一直跳进坟墓才罢休。总之，舞蹈对万事都相宜。

在歌剧采用的艺术手段中，舞蹈是第四种艺术手段。不过，其他三种艺术手段都在模仿它；而它又模仿谁呢？它谁也不模仿。因此，纯粹从舞蹈的角度来说，它是剧外的一种插曲，因为，在一出悲剧中，小步舞、利哥东舞或西班牙慢三步舞，有什么用呢？我还要补充一点：如果它模仿别的什么东西的话，那反而不好，因为，在所有的要素中，除语言这个要素外，就没有任何其他要素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歌剧或一段情节，如果一半用歌声来表演一半用舞蹈来表演的话，比一半用法语来表演一半用意大利语来表演还可笑。

他们不满足于把舞蹈作为歌剧表演的主要部分，有时候还硬要拿它作主题。他们把有些歌剧称作芭蕾舞剧；这个名称真是起得如此之文不对题，以致使舞蹈在歌剧中比在其他戏剧中更显得不恰当。大部分芭蕾舞剧都是有几场戏就有几个单独的主题，而主题与主题之间，是通过玄奥的台词而互相连接的，这一点，如果作者在序幕中不着重讲清楚，观众是根本不明白的。季节、年代、方向和水、火、风、土的变化，我不明白它们和舞蹈有什么关系，不明白它们用舞蹈的形式来表演，将对观众的想象力产生什么作用；其中有些东西纯粹是寓意，如滑稽木偶和疯狂的动作，简直糟透了，因为，尽管花了许多心思，结果反而表现不出人的感情和客观的情景，既不热闹，也没有意义，根本没有让音乐发挥作用的余地，没有任何使观众心里感到舒服和产生幻想的东西。在这种所谓的芭蕾舞剧中，每一场都配有歌曲；舞蹈不是一再打断戏剧的进行，就只是偶尔在戏中出现一次。费了许多劲，但结果是：芭蕾舞反而不如悲剧有趣。芭蕾舞剧中舞蹈打断剧情发展的情形，不像在悲剧中那么引人注目。要是芭蕾舞演得比较冷清的话，观众反而会生气的。不过，一个缺点可以掩盖另一个缺点，因此，为了不使舞蹈让人看起来感到厌烦，作者的办法是：使整个一出戏让人看起来都索然寡味。

这些情形，使我逐渐开始研究起歌剧的真正性质来了。我研究的范围太广，无法在这封信上谈，而且一谈起来就会远远离开我的正题，因此，我只好另外写一篇短短的论文，附在信中寄给你，你可以就我的论文和雷吉阿里罗展开讨论。对于法国的歌剧，我最后要提到的是，就我所看到的情况来说，它最大的缺点是过分地追求神奇，想把不可思议的东西在歌剧中加以表演。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想象的，在史诗中用起来很恰当，而在戏剧中用起来就可笑了。要不是我亲眼见过的话，我很难相信有些艺术家竟愚蠢到想仿制太阳神的车子，而且有些观众也竟天真到去观看他们模仿的东西。拉·布留耶尔 弄不明白：像歌剧这样高雅

的戏剧，为什么花了那么多的钱，反而使他看起来感到厌烦。这个问题，我很清楚；我认为，在每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艺术审美力的人看来，法国的音乐、舞蹈和神奇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必然使巴黎的歌剧成为各种戏剧中最令人厌烦的戏剧。总之，也许法国人不需要什么完美的东西，至少在戏剧演出方面，他们并不追求完美，其原因，并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识别好的事物的能力，而是由于他们对坏的东西比对好的东西更感兴趣。他们爱发笑而不怎么爱鼓掌；他们从对戏剧挑毛拣刺的批评中得到的乐趣，补偿了戏剧使他们感到的厌烦。他们觉得：看完戏以后挑挑剔剔地把戏嘲笑一顿，比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有趣得多。

书信二十四 朱莉来信

是的，是的，我看得很清楚，幸福的朱莉永远是你亲爱的人。我在你上封信中又感受到了从前在你眼睛中闪耀的爱情的温暖，我在你信中又获得了使我恢复活力的热，因此，我的心情又振奋起来了。亲爱的朋友，命运虽使我们分在两地，那也没有用；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将通过书信的往来，用我们心中天然的热情去驱散我们因分离和失望而产生的凄凉。我们要使一切可减弱我们相爱之心的事情反而有助于不断加深我们的爱。

你看我是多么的天真，自从收到这封信以后，我便感觉到信中所谈之事的迷人的魅力。那个小小的护身符，虽然是我自己制作的，但对我也有诱惑力，因此，对我来说也真有护身符的法力。白天，当我孤单一人的时候，我无数次突然全身战栗，仿佛觉得你已来到我的身边。我心中想象你手里拿着我的画像，于是，我一阵狂喜，好像感觉到你在抚摩它，亲吻它；我立刻张开嘴来接受你的吻，让我的心来领略你的吻的甜蜜。啊，美妙的幻觉！啊，甜蜜的遐想！不幸的人们的最后的依靠！唉！这一切，如果能成为事实，那多好啊！对那些毫无幸福希望的人来说，只有你们还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安慰了。

至于我这幅画像的来历，那要归功于爱情，不过，请你相信，如果爱情能创造奇迹的话，则它想创造的，将不只是这一奇迹。现在，让我来告诉你这幅画像的来历之谜。不久以前，我们这儿来了一位意大利肖像画家，他持有爱德华绅士写的信。爱德华绅士的目的，也许正是要他来作画的。多尔贝先生希望利用这次机会给我表妹画一幅像；我也希望给我画一幅。她和我母亲都希望得到一幅我的画像；于是，在我的要求下，那位画家秘密地照着原画又再次给我画了一张副本。之后，我也不管哪张是原画，哪张是副本，只管从三张画中挑选画得最逼真的一张寄给你。我这次是大着胆子捣鬼，从中拣好的挑，因为，画像逼真的程度多一点或少一点，对我的母亲和表妹来说，没多大关系；但是，如果你对一张不像我本人的画像表示敬意的话，那是一种不忠实的行为，尤其是，如果画像画得比我本人好看的话，则你这种不忠贞的行为给你带来的危害就愈大。不管出现哪种情形，我都不希望你喜欢看我没有的那种美。我本来想穿扮得随便一点，但他们不听我的意见；我父亲还几次亲自指示，硬要把我画成这个样子。我必须把这一点告诉你：除了头上戴的东西以外，其他都不是照着我的样子画的。那位画家完全按他自己的想法办，给我身上添加了一些从他头脑里想出来的东西。

书信二十五 致朱莉

亲爱的朱莉，请让我对你的画像谈几点看法。对于你的这幅画像，我并不像你那样感到高兴得了不得，相反，我产生了一种受虚假的希望欺骗的男人的遗憾心情，觉得它根本不能弥补我失去的你。你的像的确画得雍容大方，很漂亮，画出了你的美的丰姿；它画得很像你，的确是一位高手画的然而，要我对它完全满意，除非我没有见过你本人。

我对它的第一个意见是：它画得像你，但没有画出你这个人的天性；它画出了你的相貌，但显得很冷漠。那位画家枉自以为他把你的眼睛和面庞画得一点也不差，他根本没有画出使你的眼睛和脸儿富有生动的感情。没有这种感情，即使你的眼睛和脸儿很迷人，那也毫无意义。朱莉，你面部的表情来自你的内心；这一点，像上没有画出来。我承认，这是由于画法还不够到家的缘故，没有在各个细节上都严格按照你的脸儿画；这至少是那位画家的错误。举例来说，他把头发根画得离太阳穴太远了，这样就使你的前额的轮廓不那么好看，目光不那么美。他忽略了这儿的皮肤下有一块由两三根小脉管形成的紫癜（和我们有一天在克拉朗的花园中看到的蓝蝴蝶花的紫癜差不多），你脸上的红晕太靠近眼睛了，不像你本人的脸儿那样逐渐向下边变成玫瑰色。我觉得，这儿的颜色像胭脂，和这个国家的妇女使用的胭脂很相似。这个缺点可不小，因为它使你的眼睛不那么柔和，表情比较生硬。

不过，藏在你两个嘴角处的爱情窝，只有我在幸福的日子才敢用我的嘴去亲吻的爱情窝，请你告诉我，那位画家画你这两个爱情窝时，是怎么画法的？他没有把两个嘴角的优美线条画好，没有把嘴唇好看而又稳重的轮廓画好，因为，稍一微笑，你嘴唇的轮廓就要变样子，就要给我的心带来从未尝过的快乐滋味，使人立刻感到难以形容的心醉神迷的乐趣。是的，在画像上是画不出你从严肃的表情转变到微笑的过程的。唉！我不满意的，恰恰就是这一点；要画出你所有一切的美，就必须时时刻刻跟着你画一辈子。

那个画家还漏画了几处美的地方，不过这不要紧，而他不应该的是，你那几个缺陷他也没有画出来。你右眼下边有一块几乎看不出来的斑点，还有脖子左边那块斑点，他都没有画。他还没有画……啊，天啦！此人难道是铁石心肠？……你嘴唇下边那块小疤，他也疏忽了。他把你的头发和眉毛画成同一个颜色；这样画法不对；应当把眉毛画得略带褐色，头发略带灰色：

金发、碧眼、褐眉毛。

他把你的脸的下半部画成一个工工整整的椭圆形，他没有注意到那儿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线条，把下巴和脸颊分开，使它们的轮廓虽不那么整齐，但更显得美。这些都是明显的缺点。他还疏忽了好些其他的缺点，因此，我对他很不满意。因为我喜爱的不光是你的美，而是你的全身；你是什么样子，我就爱什么样子。你不愿意他给你添画什么东西，而我则不愿意他给你漏画什么东西。你不美的地方，我不在乎，但你美的地方，我却绝不许可有任何遗漏。

至于打扮，我倒不怎么注意你打扮或不打扮。其实，我看你过去的穿戴，比你现在像上画的穿戴雅致得多。在你的画像上，你头上的装饰太多，可以说满头都是花。嗨！头上的花纯属多余。在有一次舞会上，你的表妹说你穿戴得像一个瓦勒女人，而我跳起舞来却好像一个哲学家，这，你还记得不？当时，你把一绺长发盘在头上，用一根金针别着，活像一个伯尔尼的村姑似的。太阳虽说有万道光芒，它也没有你那样光彩夺目，打动人心。凡是在那一天看见你这么穿戴的人，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朱莉，你的头发应当梳成这个样子，应当让你头发的金色来衬托你的脸色，而不像画像上那样用胭脂来掩盖它，反而使它失去了光彩。我很感谢你表妹的精心挑选；请你告诉她：她插在你头上的那些花，还不如她在《阿多娜》中采摘的花雅致；它们不仅不能增添，反而掩盖了你的美。

至于胸部，真奇怪，一个情人对女人胸脯的看法反而比一个父亲的看法更严肃。的确，我发现你在上身穿的衣服上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朱莉的画像就是应当像她这样朴朴素素才好。爱神啊！这些秘密只有你知道。你说那位画家是全凭他的想象画的。这，我相信，我相信！啊！如果他真的看出了一丁点儿你的隐蔽的美，他的眼睛就会看个没有完的，而他的手也许就画不下去了。他为什么要大胆凭想象画呢？我认为，这不仅是为了要遵守礼仪，而且还由于他缺乏鉴赏力。你的面容太端庄，所以他不敢乱画你的胸脯；他认为，脸和胸脯这两者，总要把其中的一个画得比另一个突出，只有狂热的爱情才能把这两者协调起来；他灼热的手之所以竟敢去揭开羞耻心不让揭开的那一部分，从你神情慌乱的眼睛就可以看出，那是因为你忘记遮掩，而不是故意把它露出来。

我一再详细观看你的画像之后，谨提出以上几点看法。我将根据以上几点，按照我的想法，把它加以修改。我已经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位高明的画家；从他修改过的部分看，我不久就可以有一张很像你本人的画像。因为怕把原画弄坏，我让他照着画了一个副本，先在副本上修改，直到我们对副本的修改都满意，然后才修改原画。尽管我的画技很平常，但这位画家对我的观察之敏锐还是一再称赞的；他不知道教我发表这些评论的人，是一位比他还高明的画师。他有时候觉得我这个人很怪；他说我是第一个尽量把招人观看的部分掩盖起来的情人，而别人还生怕暴露得不够呢。当我回答他说，这是为了更好地看你的全身，我才这么精心设计你的穿戴。他一听我的话，竟把我看作是一个疯子。唉！如果我能发明一个什么办法，把你的心灵和你的面容画在一起，让你的羞怯和魅力在画上都同时得到表现，那你的像就更使人看了动心了！亲爱的朱莉，我告诉你，经过这番修改，你这幅画像一定会好看得多。一般的人只顾着去看画家凭猜想画的样子，而善于观察的人则要根据画像去猜想画中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你身上有什么魔力，凡接触到你身子的人都能感觉出来。只要摸一下你衣服上的一块衣角，就会赞美那个穿这件衣服的人。你这一身衣服，人们认为是专门用来保护丽质的女神的披纱；你的简朴的首饰之美，却使人感到简朴之中含有很大的诱惑力。

书信二十六 致朱莉

朱莉啊，朱莉！你，我有一个时期敢说你是我的人，如今我竟连你的名字也不敢叫了！笔从我颤抖的手中掉下去了，我的眼泪掉在了信纸上；这一封本来是不应该写的信，我不知道开头几句话该如何写。我有些话不能不说，但又不知道怎么说。快来吧，我尊敬的和亲爱的人，你快来使一个羞愧欲死和悔恨交加的心得到纯洁，使它重新充满活力；你要使我恢复我失去的勇气，敢于承认你不在我身边时我不由自主地犯的罪。

你即将以轻蔑的目光看到一个有罪的人，但你对他的轻蔑的程度，还远远不如我本人；尽管我在你眼中是十分的卑鄙，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卑鄙的程度更是难以形容，因为，就我现在的情况来说，我最感到羞愧的是，我已经不配在我心中思念你和感触到你；一想到真正的爱情的乐趣也未能保证我的感官不掉进一个毫无诱惑力的陷阱，我就后悔我在一件根本不美的事情上犯了罪。

我心中是如此的惭愧，即使你心地仁慈，我也担心我这封承认罪过的信会玷污你的眼睛。你这心灵纯洁的人啊，请原谅我给你讲这件事情；要不是这样做可以弥补我误入歧途的罪过的话，我也许就不向你这位端庄稳重的人讲了。我不配受到你的好心的对待，这我是知道的，不过，我虽然是很卑污可鄙的，但我为人至少是不虚伪，不骗人。我宁肯失去你爱我的心和我的生命，也不愿对你有半点欺骗行为。要是我企图找什么借口辩解的话，那我的罪过就更大了。为了不这样做，我只把我遇到的事情向你做一个确切的叙述；我对这件事有多么后悔，我现在的叙述就有多么真实。我要为我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我结识了几个卫队团的军官和几位年轻的瑞士同乡；在他们身上，我发现了一种天然的优点，但我遗憾地看出，他们的这一优点，由于他们模仿一种连我也未曾见过的装模作样的派头而被败坏了，其实，那种派头对他们是很不相宜的。他们看见我在巴黎还保持朴素的瑞士古风，便嘲笑我。他们认为我奉行这样的行为准则和做事循规蹈矩，意在间接教训他们，因此十分生气，决定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改变我的作风。他们做过几次尝试，均未奏效。之后，他们精心安排，又做了一次尝试，结果是大获成功了。昨天上午，他们来约我到一位他们早些时候曾向我提起过的上校夫人家里去吃饭；那位上校夫人听他们说我很聪明，所以也愿意认识我。我这个人真是够蠢的，竟上了他们的当；我对他们说，最好是先去拜访她一次，但他们嘲笑我想得太多。他们说瑞士人非常坦率，不讲究客套，还说礼节性的拜访反而使她对我产生不好的看法。我们上午九点到了那位夫人的家；她在楼梯上欢迎我们。这样接待，我在别的地方还没有见过。我进去的时候，看见壁炉上有几支过去用过而现在刚刚点燃的蜡烛，处处都呈现出一种早有准备的样子；这种情形，使我很不愉快。在我看来，女主人虽已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另外还有几个和她的年龄差不多、样子也相像的女人。她们穿着豪华，一身珠光宝气，但不高雅。不过，我早已知道，在这个国家，判断一个妇女的地位，人们并不怎么以这一点为依据。

大家开头说的那些寒暄话，和其他地方的寒暄话差不多；他们也知

道，这种寒暄话宜加以压缩，或者穿插些逗趣的话，否则就会使人感到厌烦。当话题转而谈到大事或正经事时，情况就立刻不同了。我发现这几个女人立刻显得很拘束，很不自在，好像对这种事情很不熟悉似的。这是我到巴黎以来第一次看到女人们对正经的谈话感到很尴尬。为了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一些，她们开始谈她们的家务事。由于我对家务事一点也不懂，所以她们每个人爱谈什么就谈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多人老称“上校先生”；在一个习惯上叫人是直呼其名而不称其头衔的国家里，这种情形使我感到吃惊，何况在这个国家里，一个有头衔的人通常还有好几个其它头衔嘛。

表面上很庄重的样子，不久就变得比较自然了。大家谈话的声音变低了，并不知不觉地使用起亲密而不严肃的语气来了。他们看我的时候，总面带微笑，嘴里还噘噘喳喳地在说什么。女主人用一种很生硬的语气问我的心情怎么样，很显然，用这种语气问，是问不出真话来的。吃饭的时候到了；在餐桌上大家都很自由，看起来好像是各种地位的人混坐在一起，但实际上是把每一个人排在他该坐的位置上，不管他愿意或不愿意。等我明白了我应当坐在什么地方，要说不愿意，已经为时太晚了。为了不沾惹那些令人反感的事情，我决心在那个晚上作一个旁观者，利用我这一生唯一的一次机会来观察这类女人。我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她们对她们当前的地位是那么的无知，对将来是那么的没有远见；除了精通她们那一行的行话之外，她们在各方面都是那么的愚蠢，以致未隔多久，我起初对她们们的怜悯之心顿然消失，开始对她们感到轻蔑了。即使是谈论玩乐的事情，我发现她们也不懂得玩乐的意义。在我看来，凡是能够引起她们贪欲的事情，她们都非常爱听。除此以外，我没有从她们口中听到过任何一句出自真心的话。我不明白有些诚实的人何以能够忍受这一群如此令人讨厌的人。我认为，罚他们去过他们自己选择的这种生活，这真是一种苦刑。

吃饭的时间拖得很长；大家七嘴八舌，闹闹嚷嚷的。由于缺乏爱心，就用酒来使客人兴奋。他们的谈话，既无柔情蜜意，也不知羞耻。女人企图利用她们乱七八糟的打扮去刺激男人。开始，这些情况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适得其反；她们为引诱我而做的一切努力，反而使我十分厌恶。我在心里说：“美好的羞耻心，高尚的爱情的喜悦，一个女人离开了这两种，她就不美了！如果她们知道羞耻，她们就会爱她们的脸皮，虽然不是真心实意地爱，至少也有点儿羞羞答答的样子。”绝不能拿羞耻之心开玩笑。再也没有什么骗人的把戏比假装害羞的样子更可笑的了。我心里想：这些厚颜无耻和满嘴下流话的女人，与温情脉脉、两目含羞、说话端庄、举止稳重和怀有崇高的感情的你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对于她们……我不敢说下去了，我不好意思再这样乱加比较了……甜蜜的回忆愈不由我自主地浮现在我心里，我愈责备我自己这样妄加比较是有罪的……唉！既然不能使一个可爱的形象离开我的心，我就要尽力把它遮盖起来。

我耳朵听到的那些话和眼睛看到的那些东西，不知不觉地使我的心动起来了。我旁边的两个女人戏弄我；她们是那样地挑逗我，以致使我无法保持冷静。我感觉到我的头脑发热，虽然我喝的都是冲得很淡的酒。我在酒中掺了很多水，最后，我只喝清水了。然而我发现，这种所谓的

水，原来是白酒；我这一顿饭喝的酒，全都掺了这种白酒。我什么话也没有说，要是我有半句怨言的话，那会招人家嘲笑的。我不再喝了，但为时太晚，不良的后果已经产生。一醉了酒，我立刻就失去了最后剩下的那一点儿清醒的头脑。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我在一个幽静的房间里，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我立刻痛心地认识到：我的大错已铸，已经成为罪人了。

这件丑恶的事情，我就讲到这里；我不能再让它污染你的眼睛和我的记忆。啊！我等待着你的审判，我请求你重重地惩罚我，因为我是罪有应得的。不论我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都没有我回想这次罪恶时候的后悔心情难受。

书信二十七 复信

你放心，我不会生气的；你的信，使我感到的痛苦多于愤怒。你此次不是出于本心的放荡行为，损害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我对此感到十分痛心。我宁肯看见你伤害我，也不愿意看见你这样堕落下去；我唯一不能原谅你的，是你对你自己做了坏事。

就你引以为耻的这次错误来说，你的罪过还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大。这件事，我顶多只是责备你不谨慎而已。出现这种事情的原因，不是一天两天产生的，其根源甚深，只是你未早有觉察，因此需要用友好的手来给你加以剖析。

你的第一个错误是，你采取了一条不好的道路进入社会。你愈前进，便愈入歧途。我感到害怕的是：如果你不回头，你就必然会毁灭。你让人家不知不觉地把你引进了我所担心的陷阱。下流不堪的罪恶的诱惑，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你引上钩的。那些坏朋友，是从搞乱你的理智开始，进而败坏你的道德的；他们已经用你自己的品行对你奉行的行为准则做了第一次试验了。

尽管你没有一句话专门给我讲你在巴黎经常干了些什么事情，但从你信上就可看出你结交了些什么人，他们是如何用你自己观察那些事情的方法把那些事情展现给你看的。我一点也不瞒你，我对你的信的写法很不满意；如果你再用这种笔调写信，我痛苦的心情必然会有增无已。真的，人们很可能把你的信看作是一个纨绔子弟写的一封挖苦信，而不是一个哲学家写的论文，更难相信是你从前给我写信的那只手写的。唉！你想通过那帮附庸风雅的女人和游手好闲的男人的小聪明去研究人，你竟拿不堪入目的和变化无常的华丽的外观做你的评论的依据！花那么多的力气去收集一些十年以后将不存在的习惯和社会礼仪，而不去研究人心的永恒的动力和感情的持久的与秘密的作用，这值得吗？就以你这封关于妇女的信为例：对于妇女，我自己是能够想办法去了解她们的，因此，你那封信对我有什么教益呢？把尽人皆知的妇女们的打扮描写一通，对她们举止言谈的方式说那么多的怪话，对少数传说纷纭的放荡行为妄加揣测，好像巴黎所有一切诚实的妇女的感情全都没有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坐豪华的四轮马车上戏院的，通通都是坐在二楼最好的包厢中看戏的！对于她们的审美观和她们行为准则，对于她们真正的性格，为什么一句有利的话也不讲？在评论一个国家的妇女的时候，一个大智大慧的人竟略而不谈她们如何治家和教育孩子，这岂不奇怪吗？在你的信中，似乎只有一件事你做得对，那就是：你怀着愉快的心情赞扬她们善良的天性，并对你自己的天性也有所称道。你这样做，是否只是一般地给妇女说公道话呢？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妇女没有温柔和同情的天性？

亲爱的朱莉，你真叫人好笑！嗨！你对当代的事情一点也不明白！你不知道，现在已经没有“纨绔子弟”而只有“娇小姐”了。我的上帝啊！你知道的事情怎么这么少？——作者注

他怎么会略而不谈呢？这些事情与她们有什么关系？各位大作家，各位著名的院士，如果妇女们都不管文学和国家大事，而去料理家务，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将变成什么样子呢？你们这些人个个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作者注

如果你讲的，是你亲眼见到的，而不是听人家说的，或者，你去向明理的人稍为打听一下，你的描述肯定会大不相同！你这位十分注意于保持判断力的人，现在好像是为了抛弃你的判断力，才特意去结交一些轻浮的年轻人似的。你必须知道，轻浮的年轻人和智者交往的目的，是为了引诱智者，而不是向智者学习！你注意到了他们的年龄与你相配，其实，年龄即使不相配，那也不要紧，因为对你来说，智慧和理智的相配，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点，你却忘记了。尽管你性情急躁，但你是男人当中最随和的男人；你的思想虽已成熟，但你还是让那些与你相交的人这样牵着鼻子走，以致不常去和那些与你年龄相若的人来往，以避免像现在这样堕落，并恢复你的童心。你想与那些人为伍，那就是自甘堕落；你不挑选比你聪慧的人做朋友，你就必然会自己降低你自己。

我不责备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到一个不光彩的地方，但我要批评你是被一些年轻军官引到那里去的；那些年轻的军官，你根本就不应该结识，或至少是你不应该让他们领你去玩。至于你想引导他们按你的准则行事的计划，我认为，你计划中凭热情办事的地方多于谨慎从事的地方，如果说由于你为人太严肃而不能成为他们的伙伴的话，则你又太年轻，因此，不能担当他们的导师。当你自己都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好的时候，你就不应当试图去改造他人。

你的第二个错误，比第一个严重，而且简直是不可原谅的：你公然在一个很不适合于你去的的地方过夜，而且在你发现是在什么人家的时候也不马上逃离。你那些辩解的话是站不住脚的。“要说不愿意，已为时太晚。”好像在那样的地方，某种礼仪的威力比道德的威力还大似的。停止做坏事，是不能借口说什么为时太晚的。至于你所说的：只要你对那些事情感到厌恶，就可以保你平安无事，这我不发表什么意见；事情的经过已经告诉你，你的话是说得不对的。你应当开诚布公地对我这个知道你的心的人说，这是因为你害羞，所以才留在那里的。你担心：如果你离开那里，人家会笑你；一阵嘘声就把你吓住了，因此，你宁肯事后后悔，也不愿意当时受人嘲笑。你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是按什么准则行事的吗？你奉行的是这样一条准则：它首先把罪恶引入善良的灵魂，用众人的喧嚣来窒息良心的呼声；它利用你害怕挨骂的心理来压制你做好事的勇气。能战胜诱惑的人竟屈服于坏的榜样；腼腆害羞的人，竟因为怕人家说他害羞，就变得厚颜无耻了；这种怕人家说自己害羞的不良心理，比不良的倾向更能败坏人的诚实。因此，你尤其要预防这一点；因为，不论你做什么事，只要你怕人家笑你（你平时是不怕人家取笑的嘛），你就要为人家所左右。你敢冒千百次危险，但害怕受别人一次取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如此勇敢的人，竟同时又是如此的胆小。

我不向你罗列改正这个缺点应遵循哪些格言，因为你比我知道得更详细。在这封信里，我只给你提供一个保证你不受这个缺点之害的方法；这个方法，也许比哲学家的种种理论更容易实行，更可靠；具体的做法是：你在思想上把时间稍为挪动一下，提前几分钟想一想你将遇到些什么事情。在那次糟糕的晚餐会上，如果你振作精神，顶住客人们的片刻嘲笑，并想象一下你到了街上将是什么心情；想象一下逃脱了罪恶的陷

阱，你内心是多么高兴；想象一下你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就可多么容易地取得胜利；胜利以后，给我写信描述胜利的经过时，你将是多么的快乐；我收到你的信以后，我又是多么的快乐。所有这些，岂不比采取厌恶那些事情的办法更能使你不错误吗？你厌恶那些事情的心情虽只有一会儿，但如果你先想一下那些事情的后果的话，你岂不就悬崖勒马，不上当了吗？再说，你既然看不起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的取笑又怎么值得你硬要对它采取厌恶的态度？毫无疑问，如果你想到了这些问题，你就不会为了一时怕人家的取笑而犯错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真正感到羞耻，感到后悔，感到危险；我要直言相告，如果你这样做了的话，你的女友也可少流几滴眼泪了。

你说，你原来是打算利用那个夜晚，以观察家的身分做一番研究工作。你这个想法真怪！你真会利用你的时间！你这样辩解，我真替你脸红。你是否还打算在某一天也抱着这样的好奇心到强盗窝里去研究强盗，看他们是怎样打劫行人的？有些事情是那么的肮脏，体面的人是看都看不得的；犯罪的场面，有道德的人对之深恶痛绝，看不下去的，这一点，你难道不知道吗？智者对他们无力制止的公开的道德败坏行为也进行研究；他们一边观察，一边就会露出因看到那种行为而产生的忧虑。至于私下的道德败坏行为，他们是反对的，他们将掉头不看，以免被人家误认为他们也想干那种行为。再说，为了研究那些人做的事或说的话，是否就需要亲眼去看一看呢？我觉得，只需根据他们的一件事情，就无须再看你信上的其他描述，我就能轻易推测出他们所做的其他事情。一分析出人们为什么喜欢到那里去的原因，我就明白到那里去寻欢作乐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我不知道你那种可灵活运用的哲学是否已经采用了据说是大城市中为了容忍这种地方的存在而订立的法则，但我至少希望你不要和那些人一样自轻自贱到利用那个法则去寻欢作乐，还借口说什么自己不知道那些生活放荡的人才有的妄念是怎么一回事：好像男女两性在这一点上的天性有所不同，当一方不在或过单身生活的时候，诚实的男人就需要采用诚实的女人不需要采用的办法似的！虽说你还没有错误到去逛妓院，但我担心你今后还将继续走入歧途。唉！如果你愿意做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那你就做这样的人好了，就别拿什么理由来做借口，更不要去寻花问柳之后还编造骗人的谎言。一切这些所谓的需要，都没有任何自然的因由，而纯粹是由于感官的自甘堕落。两性关系的幻象，在一个纯洁的人的心中将得到纯洁，它只能败坏那些心地已经败坏的人。与心地已经败坏的人相反，心地纯洁的人是能够自持的；受到克制的欲念将不再发生；诱惑的事情之所以愈来愈多，完全是由于自己之愿意去中诱惑的圈套。你我之间的友好情谊，已两次使我克服厌恶之心，和你讨论这样的问题。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我凭什么能指望从你那里得到你拒绝诚实、爱情和理智要求你给予的东西？

现在，让我回头来谈我在这封信的开头所谈的那件重要事情。你二十一岁时，从瓦勒给我写的信，谈的都是很严肃和正经的事情；而到了二十五岁，你从巴黎给我寄来的信，谈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琐碎事。从

你的信上处处都可看出，你的聪明和理智已让位于某种根本不适合于你性格的玩乐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自从你和有才能的人交往以后，你的才能好像就减退了。你和农民交往的时候，你增长了才干；而和文人学士交往，却反倒失去了不少的本领。这个过错，不是你现在所居住的国家造成的，而是你在这个国家结交的朋友造成的，因为，在良莠不齐和鱼龙混处的地方，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慎交朋友更重要的了。如果你想研究社会的生活，你就应经常去请教那些明智的人，因为他们通过长期的经验和冷静的观察，对社会有所了解；你要少和那些鲁莽的年轻人来往，因为他们看社会只看表面现象，只看那些可笑的事情，其实，可笑的事情全是他们自己干的。经常动脑筋思考的学者，在巴黎有的是；在巴黎这个大舞台上，天天都有可供他们思考的问题。你休想使我相信那些行事正派而又勤于治学的人是像你这样走东家串西家，和这伙人交往又和那伙人厮混，专门讨女人和青年小伙子的欢心，而且还喋喋不休地大谈哲学。他们是十分的庄重，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身分和糟蹋自己的才能；他们要用他们的模范行动去纠正他们认为应当纠正的风气。这样做的人，是大多数；而不这样做的人，肯定只有少数几个人，因此，你应当结交的，是前面那种人。

你自己也犯了你所指责的现代喜剧作家所犯的 error；在你看来，巴黎全城似乎都是些有身分的人；而唯一不值得你一提的，是和你身分相同的人；你这种看法，不是很奇怪的吗？看来，你似乎觉得贵族的错误偏见还不足以引起你的恨；和那些诚实的有产者来往，你竟觉得有辱你的身分；然而，你应当知道，在你现在所在的国家中，诚实的有产者是最值得尊敬的社会等级中的人！你休想拿爱德华绅士所熟识的人来为你辩解，因为，通过他们，你不久就可了解那些社会等级低的人嘛。许多人想往上升，但结果却往往是下降。你自己也说过：研究人数最多的社会等级中的人的个人生活，是了解一个民族的真正风尚的唯一办法，因为，如果只看有代表性的人的话，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些喜剧演员罢了。

我希望你的好奇心再走远一点。为什么在一个如此之富的城市里，下层人民却如此之穷？在我们这个从未有过百万富翁的国家，为什么赤贫的人是如此之少？我觉得，这些问题值得你好好研究。不过，要解决这些问题，靠你所交往的那些人，是不行的。在金碧辉煌的住宅里，一个小学生不久也会染上上流社会的习气的；所以智者要到穷人的茅屋里去寻找其中的奥秘。在那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某些人用华丽的辞藻加以掩盖的罪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那里，你可以了解到达官富人使用了什么秘密的不公正手段，如何从他们在公共场合装模作样地怜悯的穷苦人的口中夺走最后一块黑面包的。唉！我完全相信我们的老兵们说的话：在六层楼的顶楼里，你可以了解到许多事情；在圣日耳曼郊区的旅馆里，人们隐藏了许多绝大的机密；许多慷慨激昂的演说家，将因他们说了那么多虚伪的人道主义的话而被弄得惊慌失措，如果受他们所害的穷人都去揭穿他们的谎言的话！

我知道，人们是不喜欢看无法救济的灾难的场面的，有钱的人对他

朱莉所说的“国家”，指瑞士。

们拒绝援助的穷人是连看也不看一眼的，不过，贫穷的人们所需要的，不光是金钱。有一些懒得做好事的人，即使手里有钱，也是不去做好事的。给贫穷的人以安慰，给他们想办法出主意，关心和照顾他们，和他们交朋友，对他们提供保护，所有这些，虽然你没有钱，只要有怜悯之心，就可以做到的，就可以减轻贫穷人的痛苦。受压迫的人之所以受压迫，其原因往往是由于他们缺少为他们诉说苦楚的喉舌。有时候，只是一两句话他们不善于表达，一两个理由他们不善于陈述，一两个达官贵人的门他们进不去。给他们以无私的道义上的坚强支持，就足以消除他们遇到的许许多多的困难。一个善良的人的雄辩的口才，可以使一个处于权力顶峰的暴君感到心惊胆寒。

因此，如果你想做一个真正的人，你就要放下架子，接近下层。仁爱之心宛如一股有益健康的清水，使低洼的土地变成肥沃的土地；它不断调整它的水位；对于那些危害田野，并给四邻的土地投下阴影和乱石的山岩，它就让它干燥得寸草不生。

现在，我的朋友，你应当这样来吸取当前的教训，为未来作准备；仁爱之心将使你早日把智者的教导付之实践，以便在我们取得的知识即使无用的时候，我们也不后悔我们为取得这些知识花费了我们的光阴。要在上层人士当中生活，则对于他们有害的习气无论采取多么多的预防措施，也不为过。只有不断地为人做好事，才能保障善良的心不受野心家的恶劣的影响。你要相信我说的这些话，试一试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因为它比你以前的方法更适合于你。心灵一败坏，思想也将随之变得日益狭隘；你不久就会认识到：实践崇高的道德，将使天才得到增长和发挥；只要对他人的疾苦加以真心的关注，就可找到医治疾苦的办法，并使我们在各方面都远远离开造成那些疾苦的罪恶根源。

我觉得，你现在似乎正处在紧要关头，因此，我应当对你尽到朋友之谊，非常坦率地向你陈述这一切，以免你第二次掉进浪荡行为的陷阱，以致你认识到你的错误时，已悔之晚矣，再也不能自拔了。现在，我不能向你隐瞒的是：你及时的和真诚的忏悔，使我深受感动，因为我觉得，你能克服害羞之心，承认此事，是花了很大的代价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一次并非出自本心而犯的错误的，是可以原谅的，也是容易忘记的。至于将来，你要好好记住我一再说过的话：谁两次犯同样的罪过，那就表明第一次他并非误犯，而是有意干的。

亲爱的朋友，这封信就写到这里。请好好保护你的身体健康，并时时注意，不要让我已经原谅的罪过留有残余。

又及：我刚才在多尔贝先生那里看到几封你给爱德华绅士的信的抄件，因此使我不能不删去一部分我对你信中所谈的事情和写信的笔调所做的批评。我承认，你这几封信上谈的都是重要的事情；你发表的意见，我认为也是很中肯的。不过，很明显的是，对于我的表妹和我，你是很看不起我们的，或者说，你对我们是很不尊重的，因为，你对我们讲述的，全是败坏人的品行的事情；而你对你的朋友，则很敬重，对他讲的都是些有意义的好事情。这在我看来，你对你的教书工作也是不重视的，认为你的两个女学生无法欣赏你的才能，因此，至少是出于虚荣心的驱使，假装相信我们能够理解你的意思。

我承认，妇女是不大过问政治的；我的叔叔给我们讲解政治的那些

话，使我们感到很厌烦。因此，我明白你也十分担心，你怕你也会讲成那个样子。我老实告诉你，政治根本不是我想研究的东西；它对我毫无用处，所以引不起我多大的兴趣：它的道理太深奥，我不大愿意听。可是我不能不喜欢这个政府，因为上天使我诞生在这个政府的治下，至于它是不是一个好政府，我是不打算去研究它的。既然我没有决定政策的权力，我干吗要去研究它呢？只要我周围还有那么多不幸的人需要我去救济，我为什么要动脑筋去思考那些我无力消除的灾祸？但是，我爱你，我对这个题目虽不感兴趣，但我喜欢那个写文章论述这个题目的人。我怀着敬重的心情收集了种种有关你的天才的证据，我为你这个如此称心如意的有才能的人感到骄傲。因此，我要求于爱情的，只是：为了理解你的思想，我需要多少才智，爱情就给我多少才智。你切不可不让我知道和喜欢你所做的种种有意义的事情，难道你要让我感到羞辱，认为上天虽把我们的命运联在一起，但你并不认为你的伴侣配得上和你一起思考问题？

书信二十八 朱莉来信

一切都完了！全被发现了！在我隐藏你的信的地方，一封信也没有了。它们昨天下午还在哩，它们是今天才被人拿走的。只有我的母亲才能这样突然发现你的信。如果是被我的父亲发现的话，那可要我的命了！唉！如果事情发展到必须和你断绝……即使我的父亲没有看到那些信，那也没有用。天啦！妈妈派人来叫我了。逃到哪儿去？我怎么好意思去见她呢？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藏起来！……我全身战栗，一步也走不动了……受到羞辱和严厉的斥责……我完全应该，一切过错在我。然而，让一个忧伤的母亲感到难过和流泪……啊！我的心，全碎了！……她在等我，我再也不能耽搁了……她也许是想知道……把事情全说出来……必须把雷吉阿里罗撵走。在没有得到新的消息以前，请不要再给我写信了……万一有人知道……我也许可以……哼！干脆撒谎好了！对我的母亲也撒谎……唉！如果要靠谎言来救我们的话，天啦，我们就全完了！

卷 三

书信一 多尔贝夫人来信

你给这几个爱你的人造成多么大的痛苦啊！你使一个不幸的家庭里的人流了多少眼泪，你扰乱了他们的安宁！你千万不要使我们伤心哭泣之后再遭遇一场丧事。你要当心，千万不能使一位母亲因你毒害了她女儿的心灵而忧伤地死去，不能让狂热的爱情最终成为你自己终生悔恨的根源。只要有一线希望，即使你犯了过错，我也能以我们之间的友谊的名义加以忍受，然而，如果明知不能实现，还仍然一片痴情的话，这种行为将受到荣誉和理智的谴责，而且必然会造成痛苦和悲哀；这样行事，无以名之，只能称之为固执，因此，叫我怎么能够容忍呢？

你已经知道我的姑母是怎样从你们的信中发现你们热恋的秘密（其实，她对你们的秘密早已有所怀疑）。不管这样一次打击对一个贤良的母亲来说是有多大，但她怪你的地方还没有怪她自己的地方多；她怨她自己太疏忽大意，她哀叹她的想法是大错特错；她最感到伤心的是：她过于相信她的女儿；而对朱莉来说，她母亲的痛苦，比母亲对她的责备更令她难过一百倍。

我可怜的表姐的心情之难过，是难以想象的。你必须亲眼看见，才知道。她的心好像已经碎了；过分的忧伤，使她的面部表情显得发呆，比凄厉的哭叫的样子还可怕。她无论白天或黑夜都跪在母亲的枕边，默默无言地低着头，一句话不说，只小心地侍候她的母亲；她神情忧郁，与以前判若两人了。很显然，由于母亲病了，所以做女儿的才这样勉强支撑。虽说她在侍候母亲的时候，动作还很灵活，但她呆滞的目光，苍白的脸色和极其消沉的表情，使我很担心，觉得她本人也非常需要有人像她侍候母亲那样侍候她。我的姑母也看出了这种情形；她非常不安地再三叮咛我要照顾好她女儿的身体。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她一方面感到愤怒，另一方面又为她的女儿感到忧虑，她的心情矛盾得多么厉害，因此，人们将多么恨你扰乱了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

这种局促不安的心情，愈怕脾气暴躁的父亲发现，愈变得严重；为自己的女儿的生命担忧的母亲，竭力想保守这一危险的秘密，不告诉女儿的父亲。她们定了一个规矩：在他面前仍然保持原来的亲热样子。不过，虽说慈爱的母亲愿利用这个借口，不谈女儿的事，但内心羞愧的女儿却不敢做出假装撒娇的样子，因为，如果她想用这个手段来掩饰的话，她愈是对父亲亲热撒娇，则她愈是对自己假意做出的撒娇样子感到难过。当她受到她父亲的爱抚时，她带着那么羞怯可爱的样子看着她的母亲，以致使人可以看出她在用目光对她的母亲说：“啊！我依然值得你们这样爱抚我！”

德丹治夫人有好几次单独和我谈话；我从她对我的责备的轻微和她对我提到你时的声调的平和就可看出，朱莉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使她的母亲对我们的愤慨有所缓和；她已不遗余力地为我们辩解，把一切责任都归在她自己的身上。你写的那些信，虽然情书的笔调太浓，但它们本身也说明了一个你们要这样写信的理由，这一点，德丹治夫人是不会不注意到的。她对你辜负她的信任的责备，还不如她责备自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不该那么信任你来得严厉。她对你的评价相当好，认为任何

一个人处在你的地位，都不如你这样经得起打击。她认为，你的错误正是由于你的美德造成的；她说，她现在才知道，道貌岸然是没有用的，一个钟情的男人尽管表面上是非常的诚实，但一有可能，也会引诱一个娴静的姑娘，而且，为了满足他一时的冲动，也会毫不犹豫地败坏一个家庭的名声的。但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必须设法掩盖这一丑事，尽量消除它的一切痕迹，但愿上天不让它留下任何明显的证据。这个秘密，只有六个可靠的人知道。你所喜爱的人的安宁，一个失去了一切希望的母亲的生命，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的荣誉，以及你自己的品德，这一切，都要看你如何行事而定。这些都是你义不容辞的义务。你应当补救你所造成的过错，表明你无愧于朱莉；同时与她断绝联系，以表明她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你不存心骗我，你就能做出这一巨大的牺牲，以回答崇高的爱情。根据你的思想和你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我已经代你答应做到这一点。如果你认为我对你的要求过高，那你就不要听我的话，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否则，你今天该怎么做，就必须怎么做。现在只能二者取一：要么牺牲你的情人，要么就牺牲你们彼此的爱情；不做男人当中最可鄙的男人，就要成为男人当中最高尚的男人。

这位不幸的母亲想给你写信，而且已经开始写了几句。上帝啊！她痛苦的诉怨将像匕首似地刺进你的身！她委婉的责备将撕碎你的心！她谦卑的请求将使你无地自容！我已把这封读之使人心情沉重的信撕成粉碎，因为，要是你看到的话，你是受不了的。看见一个受到屈辱的母亲给引诱她的女儿的人写信，我真是难受极了。我认为，用这种降服魔鬼和折磨一个多情的男人的方法对待你，并不为过，只不过这次不用罢了。

虽说这是爱情要求你做的第一件事情，但我怀疑你是否能够做得成功，是否能够保持我们对你的尊敬。不过，你既然能够做到为了朱莉的荣誉而离开这个国家，则你为了她的安宁，也能做到断绝和她徒劳的联系。实践道德的第一步路，总是最难走的。如果你再坚持和她进行毫无结果的通信，必将使你花了那么多心血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而且，这样做，对你的情人来说，是很可怕的和很危险的，不仅对你们两个人都毫无补益，反而会延长你们的痛苦。你快死了这条心吧，你所钟爱的这个朱莉，已不再属于她所喜爱的人了。你不承认这件痛苦的事情，是不行的，因为，从你和她分别之时起，你就失去她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甚至在她委身于你之前，上天就已经把她从你身边夺走了：她的父亲在回家之前就已经把她许配给别人了。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个性情固执的人的话，是说了就决不更改的。不管你怎么做，不可战胜的命运和你的愿望是相反的，你今后是永远也不能得到她了。你剩下的唯一选择是，要么把朱莉投入一个痛苦的和耻辱的深渊，要么使你所钟爱的人保持体面，不再要求她去追求已经失去的幸福，而要使她恢复理智和心灵的宁静。

如果你亲眼看到你这位可怜的女友目前所处的境地，看到她由于心情痛苦变成了多么萎靡的样子，看到她是多么地感到羞愧，你将非常痛心，非常后悔！她显得很消沉！她优美的丰姿已经失去，她温柔动人的样子已令人伤心地变成一副郁郁寡欢、万事无动于衷的神情！甚至对朋友也冷淡了，只有在看见我的时候还有一点儿高兴的样子。她忧伤的心已经分辨不出什么叫爱什么叫痛苦了。唉！她多情善感的性格，她对真

诚的心灵的爱和对他人的痛苦和快乐的关心，是否还能保持？我承认，她现在依然还是那么文静和豁达，对人怀有同情之心；她为人办好事的良好习惯还未失去，然而这一习惯已不像从前那样带有盲目性，不像从前那样不加思索就做了。对人有益的事情，她还是做，但做起来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热心了；她丰富的感情已经减弱，圣洁的火焰已经熄灭，这位天使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的妇女了。唉！你已经夺走了这个有美德的人的灵魂！

书信二 致德丹治夫人

夫人，我怀着今生难以消失的痛苦心情跪在您的面前，其目的，不是为了我压抑不住的后悔之心，而是为了赎一项我身不由主地犯的罪，表明我决心放弃所有一切能使我的生活美满的东西。由于人的感情从来不像您可爱的女儿使我产生的感情那么深，因此，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能像我这样为最敬爱的母亲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朱莉曾反复叮咛我：在应尽的义务面前，个人的幸福必须放弃。她一再勇敢地为我做出了榜样，因此，我至少要照她那样做一次。如果单单用我的血就足以治好您的创伤的话，我将默无言地把我的血流出来，遗憾地表明我只能拿这一件事情来证明我的真诚，然而，要我割断把两颗心紧紧联在一起的最甜蜜的和最圣洁的关系，啊！这件普天之下都无人能叫我做的事情，如今就要看您是不是叫我去做了。

是的，我现在答应您，您要我远远地离开她多久，我就离开多久；我不再去看她，也不给她写信；如果为了让她活着而需要我这样做的话，我对您宝贵的生命发誓，我一定这样做。您打算怎么安排她和安排我，我心中虽然害怕，但也完全服从，不出一句怨言。我还要进一步说明：只要她幸福，我虽受苦，我也感到欣慰；如果您把她嫁给一个配得上她的丈夫，我纵然死了，我也甘心。啊！但愿您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但愿他敢对我说：“我比你能更好地爱她！”不过，夫人，即使他拥有我没有的东西，那也枉然，如果他没有我这样一颗心，他就没有朱莉能看中他的东西，而我所有的，正是这样一颗诚实而温存的心，除此以外，唉！我就别无他物了。爱情能使任何人相结合，但不能提高人的人品，它只不过能增进人的感情而已。如果我敢按照我的感情行事的话，我有好多次和您谈话的时候，就亲切地用“母亲”二字称呼您了！

请您相信我的誓言绝不会成为一句空话，相信我绝非一个骗人的人。如果我将来有一天要辜负您对我的敬重的话，我辜负的一个人，就是我自己。我的阅历虽不多，但我什么危险也不怕；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没有时间远远逃走，我还没有从您女儿那里学会以爱情战胜爱情这一厉害的手法，虽然她曾教过我许多次。我劝您把心中的忧虑通通抛弃。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人的安宁、幸福和荣誉，能比您的安宁、幸福和荣誉更受到我的珍视？没有。我说过的话和我的心，就是我以我的好友和我本人的名义承担的义务的保证。请您放心，我再也不会鲁莽行事了；即使我即将死去，我也不让任何人知道我是因为什么痛苦的事情而死的。请您不要再难过了，否则就有伤您的健康，使我更加担忧。请您擦干您使我心碎的眼泪，养好您的身体。您可爱的女儿为了您，已牺牲了她的欢乐，现在，请您使她重新快乐起来。看到您的女儿高兴，您本人也会高兴。总之，您要活着，才能使她热爱生活。啊！尽管我们在爱情上犯过错误，但您作为朱莉的母亲，仍然是一个没有虚此一生的有福之人。

书信三 致多尔贝夫人
(内附上一封信)

狠心的夫人，现在请看我的回信。如果你了解我的心，而你的心也依然富有感情的话，你一边看信，一边会哭泣的。不过，不要再对我说什么过分的恭维话了，因为，我对你恭维我的话，已经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将终生受其折磨。

我和朱莉的亲密关系，一开始就是在你亲眼看到的情况下缔结的，而且，你作为我们的朋友，还和我们一起分享了我们的快乐，如今，你野蛮的手竟敢把我们的关系割断！现在，我落到了你希望我落入的悲惨境地，我现在已经是悲惨到极点了！啊！你是否知道你使我受了多少痛苦？你夺去了我的灵魂，你使我失去的一切，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我宁愿死一百次，也不愿意我和朱莉不能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我的这种心情，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把我讲朱莉的幸福？不是内心情愿的事情，能幸福吗？你为什么要把她母亲的危险的病情告诉我？唉！她母亲的生命，我的生命，你的生命，朱莉的生命，以及世上的一切，能和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美好的感情相比吗？你这蛮不讲理的疯丫头！我按照你的话去做了，但未得到任何奖励；尽管我完全听从你的吩咐，但我对你是心怀怨恨的。你对我心中的剧烈痛苦说的那些空洞的安慰话，有什么用呢？好啦，不幸的人所崇拜的偶像，你夺走了命运赐与他们的精神力量，必将使他们的苦难愈来愈增加。当然，你的话，我还是要听的，是的，你这个狠心人，我将永远照你的话去做，如果可能的话，我也要变得和你一样的残酷无情。我将忘掉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喜爱的一切；我不愿意再听任何人提到朱莉和你的名字，我也不愿意再回顾那些美好的往事。心中的怨，心中的恨，促使我要和一切恶运作斗争；坚毅顽强的意志，将弥补我的勇气之不足。我为感情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现在是到了把仁厚之心抛弃的时候了。

书信四多尔贝夫人来信

你给我写了一封使人感到忧伤的信，不过，你的行为含有那么多的爱 and 美德，因此可以消除你的怨恨给我带来的痛苦。你为人是那样的宽厚，所以谁也没有勇气和你发生争执。不管你让人看起来是多么的激动，只要你知道为你所爱的人作出牺牲，你就该受到称赞而不该受到责备；尽管你说了些骂人的话，但由于我对你有深深的了解，所以反倒觉得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爱了。

你应当感谢你认为是可恨的美德，它甚至比你的爱情更有益于你。连我的姑母也被你所作的牺牲所感动，完全了解它的全部价值。她看了你的信，不能不表示同情；她的心也软了，把你的信也给她的女儿看了。可怜的朱莉为了看你的信而强忍眼泪和叹息的样子，竟使她伤心得晕倒了。

你的信已深深打动了这位慈祥的母亲的心；她根据她所看到的情况，开始认识到你们两人的心不能用一般的尺度来衡量，你们的爱情完全出自两人的天性和同情，不是时间和人力所能转移。她这个需要别人给予安慰的人，要不是礼仪不许可的话，她反而会主动去安慰她的女儿的。我看她快要成为她女儿的心腹人了，因此，也必然会原谅我曾参与过她女儿的机密。昨天，她竟有欠谨慎，当着她女儿的面脱口而出地说：“要是由我作主……”尽管她的话只说了半句，但我从朱莉使劲吻她母亲的手的样子就可看出，朱莉对她母亲的话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我还知道她曾经有好几次想和她那位固执的丈夫谈这件事情，但由于有使她的女儿受到愤怒的父亲斥责的危险，同时也怕她本人受到丈夫的批评，所以始终不敢说。她身体虚弱和生病的状况是那样地日趋严重，以致我很担心，也许她还未最后拿定主意，就已经无力执行她的决定了。

不论怎样，尽管你做了错事，但这位母亲的心是仁慈的，对你和朱莉的爱情是理解的，因此，对于你们两人说今后不再通信的话，她根本不相信，所以也不打算采取任何措施监视她的女儿。的确，如果朱莉平时得不到她母亲的信任的话，她就不配她母亲这样关心她了。如果你们还想欺骗这位最好的母亲，滥用她对你们的尊重，那就必须对你们两人严加防范了。

我并不打算重新点燃你心中的希望之火（因为我自己就没有抱任何希望），但我要向你如实指出：最诚实的办法，也就是最聪明的办法。如果在你们的爱情上还有什么办法可想的话，那就是：你必须从荣誉和理智出发，作出牺牲。除了朱莉的父亲一个人以外，朱莉的母亲和所有的亲戚朋友现在都是向着你们的。采取这个办法，你必将有所收获；不采取这个办法，你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不论你有时候因失望而如何祈求神的保佑，但你曾经向我们无数次说过：在追求幸福方面，用自己的品德去追求，比用任何其他办法去追求都更为可靠。如果你能达到你的目的，则你通过自己的品德而获得的幸福，那必然是更纯洁的，更牢固的和更美满的，如果达不到你的目的，你也只有依靠品德才能弥补你所做的努力。因此，你要重新鼓起你的勇气，拿出男子汉的气魄，恢复你原

来的样子。如果我真的了解你的心的话，你必然已认识到：如果成了一个配不上朱莉的人，那就一定会失去朱莉。

书信五 朱莉来信

母亲已经去世。她已永远闭上了她的眼睛；她最后亲吻的人，是我；她最后呼唤的人，是我；她最后看一眼的人，也是我。她似乎并不留恋生命，我也束手无策，想不出什么办法使她热爱生命；她舍不得丢下的，只是我。她看见我没有人指导，前途渺茫，我的痛苦尚未消除，我的过失尚未弥补；对她来说，死并不可怕，她心中难过的，是让她的女儿落到了这般境地。她的头脑非常清醒。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值得她留恋？除了天国的荣誉以外，世间有什么东西能在她心目中成为对她的耐心和美德的永恒的奖赏？在这个世界上，她除了为我的耻辱哭泣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心灵纯洁的人，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您现在已生活在光荣和至福之地，您依然还活着；可是我，我陷入了悔恨和绝望的境地，再也得不到您

的关心、教导和亲切的爱抚了。我已心如槁木，把幸福、安宁和天真看得很淡了；我伤心的是我失去了您。我羞于见人；在我的生活中，除了痛苦和悲哀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我的母亲，我慈祥的母亲，唉！我比您更像一个死人。

天啦，是什么使人心醉神迷的事情使一个不幸的女人误入歧途，使她忘记了她的决心？我到什么地方去哭诉，去倾诉我的伤心事？现在，我只能向那个造成这些不幸事情的狠心人去吐露我的委屈；我只有对那个给我的生活带来许多痛苦的人才敢把这些话说出来！真的，的确是真的，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你这个野蛮人，快来分担你给我造成的痛苦。正是为了你，我才刺伤了我母亲的心，因此，你应当为你给我造成的罪过哭泣，和我一起对使母亲忧虑而死的事感到内疚，因为这件事情是你造成的。像我这样可悲的人，还有谁理我呢？我这样受到良心的责备，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呢？除了那个与我一起犯罪的人以外，还有谁了解这些情形？我最感到难过的是，我的心在责备我自己，让人们把我因悔恨交加而流下的不纯洁的眼泪看成是出自天性。我看见，我战战兢兢地亲眼看见痛苦的事情伤害了我可怜的母亲的心，加快了她的死期的来临。尽管她出于对我的怜悯而不承认她是因我而死，那也徒然；尽管她强把病情的发展说成是病因造成，那也没有用；尽管我这位知情的表妹也和她持同一种说法，那也骗不了我：无论怎样辩解都欺骗不了我因悔恨而碎裂的心，因此，作为对我的永恒的惩罚，一想到是我缩短了这个生养我的人的寿命，我便感到害怕，我将把这个可怕的心情一直带进我的坟墓。

啊，你这个上天贬谪下来使我堕落和犯罪的人，请最后一次让我把你使我流下的眼泪流在你的怀里。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前来和你一起分担痛苦，因为这些痛苦我们两人都同样有的。这是我不能不说的最后一句离别的伤心话。事已至此，爱情的火焰在一个陷入绝望境地的人的心中已经熄灭。我将把我的余生用来追思我贤德的母亲，为了她，我将把那些断送她的生命的感情通通抛弃；要是我能付出相当的代价战胜我的感情，抵偿它们使我受到的痛苦，那我就太高兴了。啊！如果她不朽的灵魂能深入我的心里，她将看到我为她作出的牺牲，是对得起她的。你应当来与我一起完成你使我必须做出的这一番努力。如果你对我们既如

此亲密又如此下场的关系还有几分思念之情的话，我将以它的名义请求你永远离开我，不要再给我写信，不要再增加我后悔的心，如果可能的话，让我忘记我们彼此的恩情。但愿我的眼睛不再看见你，我的耳朵不再听见有人提起你的名字，不要再让我对你的记忆来扰乱我的心。我现在还敢以一个不应当继续存在的爱情的名义对你说这些话；我已经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你就别再让我看见我的这个最后的请求遭到你的拒绝。我唯一的亲爱的人，我现在向你最后一次告别……唉！疯狂的姑娘！……永别了。

书信六 致多尔贝夫人

帷幕终于撕碎，长期的幻想终于破灭，甜蜜的希望终成泡影，现在，只有靠痛苦而又美好的记忆来维系我的生命，使我能承受已经不再存在的幸福的幻想对我的折磨；只有依靠它，我才能保持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焰。

我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最大的幸福呢？我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个曾经有一天享受过幸福的快乐的人？能够忍受我所受的苦的人，岂不是生来就该受一辈子苦吗？能够享受我失去的幸福的人，能不能在失去了幸福之后还能活着？如此相反的感情，能在同一个人的心中产生吗？快乐和光荣的日子，并不是一个人一生都有的。它们太美了，所以不应当消失。然而，一次心醉神迷的快乐，就把它们享用尽了，并且把它们当作无穷无尽的时间那样，集中在一件事情上享用。对我来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我一次就把千百个世纪的快乐一下子享受完了。唉！它们已经像一道闪光似地消失了。这永恒的幸福在我一生中转瞬即逝。在我绝望的时候，时间是过得那么慢；在我不幸的余年中，我的烦恼不知道还要有多少年才能了结。

为了最终使我的烦恼变得无法忍受，更多的令人痛苦的事情落到了我的身上；我所钟爱的人似乎离我愈来愈远了。夫人，也许你还是爱我的，然而你还有其他的人要照顾，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心中的苦楚，尽管你过去能做到耐心地听我讲，但现在再对你说，那就不对了。朱莉，朱莉本人已经失去了勇气，把我抛弃了。悲伤的悔恨，赶走了爱情。对我来说，一切都变了；只有我的心还是原来那个样子，然而，正因为如此，我的命运反倒更加悲惨了。

我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和我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这有什么关系呢？朱莉有痛苦，哪里有时间想到我？唉！正是由于她有痛苦，所以我的痛苦才更加深重。真的，我宁愿她不再爱我，获得幸福……不再爱我！……她也这样想吗？……不会，绝不会。她不让我去看她，不给她写信，那是办不到的。唉！她想抛弃的，不是烦恼，而是我这个能给她带来安慰的人。她已经失去了一个亲爱的母亲，难道还要让她失去一个更亲爱的朋友吗？难道她以为再一次失去亲爱的人，就能减轻她的痛苦吗？爱情啊！为了对天性进行报复，难道要以你为牺牲吗？

不，不，她想忘掉我，那是不可能的。她温柔的心，能离开我的心吗？不管她愿不愿意，我不是已经把她的心掌握在我的手里了吗？像我们这样浓厚的感情，她能忘记吗？当她回忆我们的感情时，能无动于衷吗？爱情的胜利，给她的生活带来痛苦；而爱情的失败，必将使她变得比以往更加可怜。她将在痛苦中过日子，受到毫无补益的后悔和不能实现的希望的折磨，既不能使爱情得到美满的结果，又不能实践美德的要求。

不过，你不要以为我只责备她的错误而不考虑我自己是不是也有做错的地方。我作了那么多牺牲以后，要想不服从，已为时太晚。既然她下了命令，那我就照办。她以后再也不会听到什么人谈起我了。你看我的命运可不可怕？我最感到痛心的，并不是和她断绝关系。唉！我最大的痛苦，她心里最明白。我对于她的不幸，比对我自己的不幸还难过。

她爱你，胜过爱其他一切；除了我以外，也只有你知道她是值得我爱的人。克莱尔，亲爱的克莱尔，她现在唯一的财产，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要设法使她的损失不要太大，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别人不安慰她，你必须去安慰她；她不听别人的安慰，但一定会听你的安慰。对她来说，圣洁的友谊可以弥补母亲对她的爱和情人对她的温情，可以给她带来使她高兴愉快的美好感情。如果可能的话，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使她高兴愉快起来。愿她恢复我使她失去的心灵的宁静，这样，也可使我感到她给我的惩罚不算重了。既然我在我自己眼中已经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人，而且我命中注定今后要为她而死，那就请她把我看作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好了。我愿意她这样做，如果这样能使她心灵安宁的话。愿她在你身边能早日恢复她昔日的开朗的性格和快乐的心情！祝愿她在你的细心照料下，即使没有我，也能像从前那样生活！

唉！她还只是一个姑娘，就已经没有母亲了！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也是无法安慰的，何况人们还可以把她母亲的死归罪于她呢。她激动不安的心在时时呼唤她温柔可爱的母亲；在如此剧烈的痛苦中，她悔恨交加，悲伤不已。朱莉啊！这么可怕的事情怎么会让你遇上了呢？你是你可怜的母亲患病和临终时候的见证，我请求你，我哀告你，告诉我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法。如果我有罪，请把我的心撕碎好了。如果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痛苦使她进了坟墓，那我们两人就是不该活在人间的魔鬼。缔结如此有害的关系，只要稍有一点儿这方面的念头，就是有罪的，更不用说真的这样做了。不，我敢说，我们如此纯洁的爱情，是绝不会产生如此恶劣的后果的。爱情使我们产生的情操太高尚了，所以是不可能使我们做出那些天性败坏的人所做的恶事的。上天啊，上天也不公平吗？那个为她生身父母而牺牲自己幸福的人，能干出断送她父母生命的事吗？

书信七 复信

我怎么会有一天比一天更敬重你的同时，又一天比一天地不如从前那样爱你呢？当你每天都值得我对你产生新的感情的时候，我怎么会失去我对你的旧感情呢？不会的，我亲爱的和高尚的朋友，我们青年时候彼此之间是什么感情，我们今后一生也是这种感情。我们互相依恋之情之所以未再增进，是因为它已经不能再增进了。全部差别在于：过去，我爱你，把你看作我的哥哥，而现在我爱你，则把你看作我的孩子，因为，尽管我和表姐都比你年轻，而且是你的学生，但我把你看作我们自家人的。你在教导我们如何思考问题的同时，也教导我们要成为有感情的人。不管你那位英国哲学家怎么说，这种教育方法就是比别的教育方法好。既然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有理智的缘故，则人如何行动，就必须靠感情的指引了。

你是否知道我为什么表面上看来改变了对你的态度吗？我实话告诉你，其原因，并不是我的心不再是原来那颗心，而是由于你的处境变了。只要你的欲望还有一线实现的希望，我总是尽力促成它的实现的。由于你一再追求，想得到朱莉，结果，反而使她落到痛苦的境地。要是真使你心满意足了，那也许反而会有害于你。我宁可看见少一点需要人同情的地方，宁可使你更加不满意，因为，当共同的幸福已经不可能得到的时候，你就应当把你所爱的人的幸福看作自己的幸福；对于没有希望的爱情，你不是只能够这样吗？

我通情达理的朋友，你这样做了，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执行了我的命令，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忠实的情人像你作出这样大的牺牲。断绝和朱莉的关系，你以你的宁静为代价，让朱莉的生活得到安宁，你为了她而牺牲你自己。

我不揣冒昧地向你陈述的以上几点意见，看起来很奇怪，但它们可以起到安慰人的作用，而且使我也敢大着胆子往下讲。首先，我认为，真正的爱情和美德一样，有这样一个优点：它能补偿人们对它作出的牺牲。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它的代价和促使我们这样做的动机，所以我们才乐于失去一些东西。你的行动表明：朱莉曾经为你所爱，因为她值得你爱，而且，你将来还会更加爱她，你也将更加感到幸福。这种美好的自爱心，可以弥补你艰苦的德行所付出的代价，使你既能享受爱情的美，又能体会到德行的高尚。你将认识到：“我知道怎样爱我所爱的人”与“我占有了我所爱的人”相比，前者的乐趣是更持久的和更加甜蜜的，而后者的乐趣，由于已经享受到了，所以将日渐减少；前者的乐趣将始终存在，即使你将来无力追逐爱情的时候，你也依然能享受到它的美。

此外，正如朱莉和你曾经对我多次说过的：爱情是最能够感动人的心灵的甜蜜的感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一切能使爱情延长和牢固的事情，即使需要付出一千倍痛苦的代价，那也是应该去做的。如果爱情是一种愈有障碍愈益强烈的愿望，那就正如你说的，使愿望得到满足，那反而不好；宁可让它持续下去，使人感到痛苦，也不让它在欢乐之中

此处“我的孩子”，系朋友之间的亲昵称呼。

消失。我已经说过，你们的爱情已经经受住了占有的考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经受住了情人远离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考验；它克服了种种障碍，而没有克服的，只是那个最大的障碍，即：需要克服的障碍已经没有了，而你们却自设障碍；这就令人担心了。在全世界，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谁的情欲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你凭什么说你的情欲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呢？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占有的时间一长，再加上年龄的增长，容颜的衰败，必将使人产生厌倦之心。然而，在你们分离期间，她的容貌好像老是保持原来的样子；你们两人互相在对方看起来都仍然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你们彼此都觉得你们还是分别时候的样子。你们愿白头到老的心，将使你们的青春和你们的爱情在美丽的幻想中永远延长。

你之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幸福，那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克服的不安心情在折磨着你；你的心在呻吟，对它没有得到它应该得到的东西而感到惋惜，你活跃的想象力在不断地要你去追求你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然而，爱情对你所要求的甜蜜的乐趣，是无有不满足的，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你一年就把你一生的乐趣都享受完了。请你回忆一下你在一次胆大妄为的幽会之后第二天写的那封情意绵绵的信。我看那封信的时候，我的心情之激动，以前还从未有过：我在信上看到的，不是一个温柔的心灵的常态，而是一个处于热恋和迷于感官享受的心快乐到无以复加的样子。你自己也说，这样的快乐，一生当中是不可能有两次的；要是真能享受两次的话，就是死了也心甘。我的朋友，乐趣已到此为止了；不管命运和爱情对你怎样安排，你的爱情和幸福往后就只有走下坡路了，那一瞬间就是你的不幸的开始，而在你还不知道能在她身边领略到什么新的感情时，就已经有人把她从你身边夺走了。这好像是命运在保护你的心，不要把乐趣享受尽了，在你过去的乐趣中要留下一份你将来还可享受的更大的乐趣。

你应当为你抛弃一项你已失去的财富而感到庆幸，并尽情享受剩下的财富。幸福和爱情也许将同时消失，但你至少是保存了感情。只要你还在爱一个人，你就不会不感到快乐。对一个温存的心来说，已经了结的爱情，比不幸的爱情还令人害怕；对所占有的东西感到厌倦，其难受的程度，比对失去的东西感到的遗憾还大一百倍。

虽说我这位悲伤的表姐责备自己对她母亲的死负有责任，但我认为，这种痛苦的反思，将破坏你们对爱情的回忆；这样做法是有害的，很可能使你们爱情的火焰永远熄灭。不过，这样做法虽很痛苦，但可以使她产生错觉，或者说得明确一点就是：她经常用来严厉责备自己的不切实际的理由，只不过是——一个为她过度伤心辩解的借口而已。这个心地温厚的人生怕自己遭受的痛苦还不够，所以在她看来，凡是能增加痛苦的事情都经历一点，也是一种乐趣。请你相信我的话：这是她自己愿意这样做的，她没有实事求是地对待她本人。啊！如果她真的以为是她缩短了母亲的寿命，她的心能经受得住这种悔恨交加的压力吗？不能，不能，我的朋友，她就不会哭她的母亲了，她就会追随她的母亲于地下了。德丹治夫人的病是早就发现了的；她患的肺水肿，是不治之症。在她发现你们来往的信件以前，人们早就觉得她的命是活不长了。你们书信往来，这对她来说虽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情，但她从中得到的快乐完全可以弥补她感到的忧虑！她对她女儿的错误固然是感到惋惜，但看到

女儿做了那么多符合美德的事情去弥补自己的过失，这位善良的母亲又感到十分安慰，不能不在对女儿的失足感到惋惜的同时，对女儿的心灵感到钦佩！看到女儿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是那样可爱，她是多么高兴啊！朱莉不知疲倦地照料母亲，昼夜不停地侍候！毫不懈怠地守在母亲身边！恨自己给母亲带来了痛苦！她后悔，她哭泣，她安慰母亲，对母亲有说不完的话！从女儿眼睛的神情，就可看出当母亲的人是多么难过。她白天黑夜地守着，无微不至地照料母亲。要是你亲眼看见的话，你一定会觉得朱莉与从前已判若两人。她天生的娇滴滴的样子没有了；她身体长得很结实有力，侍候病人的辛苦工作没有使她的健康受到损害，她的心灵好像使她换了一个身体。她什么事情都做，但表面上看起来又没有做什么事情；人们到处都感觉到有她，但她又从未离开过她的母亲。人们经常看见她跪在母亲床前，吻她母亲的手，对自己的错误和母亲的病感到悲伤；这两种悲伤的心情加在一起，她心里就更难过了。我发现，在最后几天走进我姑母房间的人，没有一个不被这些情景感动得流泪的。人们看到：在即将永别的时候，这两个人为了更加紧密地心连着心，做了多么大的努力啊！人们看到：这母女二人是多么地难舍难分；在她们看来，无论是生还是死，只要两人能在一起，则离开人间或留在人间，都是一样的。

不要把朱莉的情况想象得很惨；请放心，所有我们能指望得到好心帮助和诚心安慰的人，都曾来帮助她延缓她母亲病情的发展；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她的细心照料，我们是不能使她母亲活那么久的。我的姑母亲自对我多次说过，她生命的最后那几天，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天；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她没有亲眼看到她的女儿获得幸福。

如果说要把她的死归因于忧伤的话，则她忧伤的起因是早已有之的，而且唯一无二地是由她的丈夫引起的。他早年是一个爱情不专一的风流人物；他把他年轻时候的爱情浪掷于无数个远远不如他贤惠妻子的女人。在他年岁大了回到她身边的时候，他和其他爱情不专一的丈夫一样，错上加错，对她的态度极其粗暴。我可怜的表姐对此深有感触。他那谁也说不动的高傲倔强的性格造成了你的痛苦，也造成了他女儿的痛苦。她的母亲对你一直是很喜欢的；当她发现她女儿的爱情秘密时，想要制止，已为时太晚。既不能制止她女儿不爱你，又不能改变她丈夫的顽固，这一无能为力的痛苦，一直深深埋在她心里，这是造成她无法治愈的病的第一个原因。在她突然发现了你们的信，知道你们竟滥用她对你们的信任后，她担心，她想挽救一切，反而会失去一切；想保住她女儿的荣誉，反而会危及她女儿的生命。她对她的丈夫进行了几次试探，但都没有成功。她有好几次想把这件秘密的事情告诉她的丈夫，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但她胆小害怕，不敢说。在她能讲话的时候，她却犹豫不决，不敢讲；直至她决定讲的时候，已为时太晚，没有力气讲了，带着这绝大的秘密死了。我虽了解这个严厉的父亲脾气，但我不知道天性的爱能使他的脾气改变到什么程度，因此，只要能看到朱莉平安地活着，我也就感到宽慰了。

我对你讲的这些情况，她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对她表面上后悔的样子，有许多看法，要不要告诉你呢？爱神比她机灵得多。由于她深深

感到对不起她的母亲，所以她想忘记你；尽管她想这样做，但爱情又搅得心绪不宁，使她不能不想念你，使人看出她流的眼泪和她所爱的人有关系。她虽再也不敢直接谈论爱情，但爱情的力量至少能使她在后悔的时候，仍能想起她和你的情谊。爱神用了那么多巧妙的办法捉弄她，以致使她宁肯再受些苦，使你为她的痛苦担心。你的心也许不理解她心中的这些秘密；她心中有这些秘密，是很自然的，因为你俩的爱情尽管在力量上是相等的，但在效果上却是不同的；你的爱情热烈而奔放，她的爱情却很温柔和文静；你的感情流露在外面，而她的感情却含蓄在内心，深藏在她的灵魂里，以致改变了她的性格，使她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爱情使你的心日益活跃，情绪高昂；爱情却使她的心日趋消沉，情绪低落。心中的弦松弛了，力量也就没有了，勇气也就消失了，刚强的性格也就不存在了，她坚毅的品质虽不说是全都消失，但暂时是不起作用了。一刹那间的骤然变化，就能使它或者完全恢复活力，或者一去就不再回来。如果她再产生一次气馁，她就完了，不过，这个心灵美好的人再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她将变得比从前更加高尚，更加坚强和更加勇敢，那时候就不会再出现什么重新堕落的问题了。亲爱的朋友，在此紧要关头，你应当知道如何尊重你所爱的人。你目前的做法，对你本人固然不利，对她就更是危险的了。如果你坚持硬要到她身边去，那是很容易的，然而要想占有这位朱莉，那就办不到了；你是再也得不到她了。

书信八 爱德华绅士来信

我是获得了支配你的心的权利的；我现在需要你，并即将前来你处。我的权利、我的需要和我的着急的心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已经把我忘记了，不愿意给我写信了。我听说，你现在离群索居，不愿和人来往；我已看出你心中的秘密打算。你不愿意活下去。

你这个年轻的疯子，你想死，就去死吧！你这个既性情暴烈而又胆小的人，你要死，就快去死吧！不过，在你死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将使一个真诚爱你的人心中后悔，他为之效力的人原来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

书信九 复信

绅士，你快来吧！我认为我已经不能够再享受人间的快乐了。不过，我们两人应当再见一次面。你不会真正把我看作是忘恩负义之徒；你的心不会结交忘恩负义的人，我的心也不会让我做忘恩负义的事。

朱莉的便笺

现在是彻底与从前的错误决裂的时候了，不能实现的希望应当通通抛弃了。我从此将永远不属于你了。把我交给你的自由还给我，由我的父亲去支配；如果你拒不还给我，你就会把我推进痛苦的深渊，使我们两人都名誉扫地，对你没有丝毫好处。

朱莉·德丹治

书信十 德丹治男爵来信
(内附朱莉的便笺)

如果一个勾引女子的人的灵魂里还有一点儿荣誉感和人道心肠的话，就请对一个你败坏了她的心灵的女孩子的这张便笺写封回信；这个女孩子如果再有什么忘乎所以的越轨行为，我一经查觉，她就休想活命。你教她的那一套哲学是：头一个见到谁，就爱谁，因此，对于她从你那一套哲学中学会如何背叛她的父亲，我并不吃惊，不过，后果如何，你应当考虑。我对任何事情都主张采取温和和诚实的办法；如果这两种办法足以解决问题，我总是希望这样办的。不过，虽然我对你以礼相待，但你切不可以为，当一个有身分的人的荣誉受到一个没有身分的人的损害时，我不知道应当如何对他进行报复。

书信十一 复信

先生，请不要对我进行徒劳的威胁，因为它根本吓不倒我；也不要对我进行不公正的指责，因为它一点也不会使我受到羞辱。您要知道，在两个年龄相同的人之间，引诱女子的是爱情，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您想把您的女儿敬重的人说得很坏，那是办不到的。

您要我作出什么样的牺牲？您凭什么权利要我作出那种牺牲？难道要我把我的最后的希望交给您这位使我遭受种种痛苦的人去毁掉吗？我愿意尊重朱莉的父亲，如果要我听他的话，那他就应当配作我的父亲才行。不，不，先生，不管您对您采取的手段如何解释，都不可能迫使我为了您而放弃我心中如此珍视的权利。您已经使我的生活陷于不幸。我恨您都恨不过来，哪里还能听从您。这个话，朱莉早已说过，我完全同意，唉！可她总是那么顺从您！另外一个人将娶她为妻，而更配作她的丈夫的人，乃是我。

如果您的女儿曾就您的权限问题来征求我的意见的话，请您放心，我会教她对您的不合理的要求进行抵制的。不论您自以为您的权威有多大，我的权利却比您的权利更神圣。有了把我和朱莉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可限制您的父权；即使让众人来评判，也是如此；如果您敢把此事求上天公断，那唯一违背上天律法的人，就是您。

请别再拿荣誉做理由，乱发怪论，说什么要对我进行报复；其实，损害您的荣誉的人，是您自己。尊重朱莉的选择，您的荣誉就有保障了，因为，尽管您侮辱我，但我的心还是尊敬您的。因此，不管古老的格言怎么说，和一个诚实的人联姻，是绝不会有辱他人的。如果我自负的态度冒犯了您，那您就来要我的命好了；我绝不抵抗，绝不还手。至于什么是一个有身分的人的荣誉，我从来就不打听；而一个善良人的荣誉，我倒是很关心的，一定加以维护；我要使她始终保持白璧无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好了，您这位粗暴的、和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不相称的父亲，当一个温柔顺从的女儿把她的幸福牺牲于您的偏见时，您却在暗中筹划，要谋害亲人。您将来总有一天会后悔您给我制造了这么多的痛苦；等您意识到您盲目的和不近人情的仇恨给您自己带来的损害并不少于我时，那已为时太晚了。我将成为一个不幸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万一哪一天您内心深处发出了血亲之情的声音，您将落得比我更加不幸，因为，您为了实现您那些荒唐的想法，竟牺牲了您唯一的骨血，牺牲了世界上在容貌、才能和美德方面独一无二的好女人。上天毫不吝惜地把什么礼物都赐给了她，就单单忘了赐给她一个比您更好的父亲！

附在上封信中的字据

我现在把如何安排她自己的权利交还给朱莉·德丹治；她愿嫁给谁就嫁给谁，无需再征询她的良心。

S.G.

书信十二 朱莉来信

我本想把刚才发生的促使我写那张便笺（你此刻大概已经收到此笺了）的事情，向你详细叙述一下，然而，事情刚一结束，我父亲就赶在邮差出发之前写信。他的信当然是立刻送到邮局去寄了，而我这封信就没有赶上时间去寄；你的决心也许已经下了，你的回信也许在收到此信前已经寄出了，因此，事情的详细经过就用不着说了。我尽我的本分，你也尽你的本分；我们的命运不好，荣誉背叛了我们；我们从此将永远分离，而最糟糕的是，我要到……唉！我能到你家去就好了！本分呀，尽本分有什么用呢？上天啊！……我只能呻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笔从我手中掉落下去了。我已经病了好几天，今天上午的谈话使我十分激动……我感到头痛，心里难受……全身软弱无力……上天是否能对我的病给予同情？……我已经支持不住了……我只好躺在床上，但愿从此就再也起不来。永别了，我唯一的恋人。朱莉的亲密朋友，让我最后再向你道一声“永别了”。唉！要不是为了你我才活着，我不是早就死去了吗？

这是圣普乐用的化名。参见本卷书信十四卢梭所加脚注。

书信十三 朱莉致多尔贝夫人

我亲爱的狠心的朋友，你真要我再活下去，继续受苦吗？我发现我即将去和亲爱的母亲团聚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已经到来，而你真狠心：你照顾我，为的是让我再为我的母亲多哭些日子。当我想离开世间随母亲而去的时候，却又舍不得离开你，因此，又只好留在人世。我虽然还活着，但我希望我没有完全逃脱死亡。我的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在脸上作出的快乐样子，现在已经没有了；这场病，已经把我的这种样子消磨光了。这一损失，反而值得庆幸，因为它使一个很不温存的人的粗俗的爱减慢了进展的速度；我没有答应，他就不敢来和我结婚。他在我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点使他高兴的地方，他就对其他的事情也不感兴趣了。我有办法对付这个令人讨厌的人，而且做得既不违背我答应我父亲的话，也不伤害那位把性命交给我父亲掌握的朋友。我嘴上虽一句话不说，但我的脸色表达了我的内心。惹得他不高兴，他就不来纠缠我了；他将觉得我太丑了，犯不着来找我的麻烦。

啊！亲爱的表妹，你知道有一个心地坚贞和温存的人就不曾在我这里碰过这样的钉子。他喜欢我的，不光是我的容貌；他爱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这张脸。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是我们的心灵。只要朱莉还是原来那个人，即使容颜衰褪，但爱情是依然存在的。可是他居然答应了……忘恩负义的人！……我让他这么做，他也就这么做了。有些人话说得很好听，但他们终归要变心，谁能留得住呢？我会变心吗？……我的心变了吗？上帝啊！周围的一切使我不断回想起过去的时光，回想起本来是不该产生的爱情！我想抹掉我心中的那个可爱的形象，但办不到；我觉得它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即使我把它撕碎了，我也丢不掉它。我愈想消除那甜蜜的回忆，却反而愈使它更深地刻画在我心里。

我发烧的时候，反而觉得挺兴奋；烧虽然退了，但兴奋的心情并未消失，而且，反倒在我病好以后折磨着我的心：这种情况，该不该告诉你呢？应该告诉你；你应当了解和同情你可怜的朋友神思恍惚的心情。感谢上天未曾使你的心被这种可怕的感情搞得像我这样恍惚。在我重病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心情倍加兴奋，竟好像看见了那个不幸的人在我床边，但一点也不像从前在我一生中短暂的幸福时刻那样使我一看就着了迷，而是脸色苍白，形体消瘦，衣冠不整，眼中充满了绝望的目光。他跪在我的床边，握着我的一只手，既不觉得我的手不好看，也不怕可怕的毒素传入他的身；他使劲吻我的手，在我的手上流下许多眼泪。一看见他这个样子，我又感到了他有时候突然来临使我感到的那种快活和甜蜜的心情。我想扑在他的怀里，但有人拦着我，你赶快把他从我这里撵走，但最使我心情激动的是，他愈走得远，我愈听见他在叹息。

我无法向你描写这一梦幻对我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发烧的时间很长，病情很重；我有好几天昏迷不醒，常常心情激动地梦见他，但没有哪一次梦是像这一次在我的心中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要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那是不可能的。我时时刻刻都好像看见他那个样子；他的神情、衣着、姿势和忧郁的目光，都依然留在我的心中。我好像感觉到他的嘴唇在吻我的手，在我的手上流下了许多眼泪；他悲伤的声音使我战栗；我看见他迈着艰难的脚步离开我，我想去留住他：这一切使我产

生的幻象，比实际发生的事情对我的影响还大。

我犹豫了很久之后，才把这件秘密的事情告诉你，因为我害羞，不敢当面对你讲，但我激动的心情平静不下来，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再也不能不对你说了。唉！它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我真想就这样完全失去我的思维能力，因为我仅剩下来的那一点儿思维能力反倒使我更加痛苦！

我还要回头来继续谈我的梦。我的表妹，如果你要取笑我，就取笑我好了，说我的头脑太简单好了。不过，在这种幻象中，有某种神秘的东西使它和一般的谵妄有所不同。难道这是对那个男人当中最好的男人的死亡的预感吗？还是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上天是否能至少指引一次路，让我跟随我喜欢的那个人一起去呢？唉！下一道叫我去死的命令，在我看来，这反倒是上天给我的最大的恩惠。

我回忆了一下哲学家们对那些无知无识的人说的那些空话，但没有什么用处；我不能照着他们的话去做，因此，我觉得可以对他们的话嗤之以鼻。人是看不见神灵的，这话我相信，但两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灵魂是否能直接进行一种不依赖于身体和思维的心灵沟通呢？一个灵魂从另一个灵魂那里直接接收到的印象，难道不能传送给大脑，并收到对方反弹回来的信号，表明收到了它的信息？……可怜的朱莉，这真是异想天开！情欲使我们都变成了头脑简单的人了！一个一往情深的人，虽然已经觉察到她错了，但要和错误一刀两断，那也是很难的。

书信十四 复信

啊！如此可怜的和多情的姑娘，难道你仅仅是为了受苦而生的吗？我白费了许多力气想减轻你的痛苦；你好像在不断地自寻烦恼，你的本命星比我对你的种种关心都更起作用。你已经有那么多痛苦的事情，切莫再胡思乱想了。既然我谨慎的安排对你是害多于利，那就减少一个使你感到不便的错误做法好了；也许，你痛苦的现实将来不会有那么严重。我告诉你：你说的梦，不是梦；你所看到的，不是你朋友的影子，而是他本人；那不断出现在你头脑中的动人情景，是前几天你病重的时候实际发生在你房间里的事情。

那天夜里，我很晚才离开你，由多尔贝先生来替我陪你。正当他准备从家里走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不幸的人猛地扑到我们跟前，样子十分可怜。他是收到你上封信之后马上乘驿车赶来的。他昼夜兼程，接连赶了三天路，直到最后一个驿站才停下来，等天黑才进城。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像多尔贝先生那样立刻去搂着他的颈项；我虽然不知道他来的原因，但我已经预见到他此行将产生什么后果。那么多痛苦的回忆，你危险的病情，他危险的处境，再加上他当时的狼狈样子，这一切，将给本来是令人高兴的突然相见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我太激动了，以致无法对他表示过多的安慰。然而，我还是热情地拥抱了他，他也热情地拥抱了我；我们紧紧拥抱，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的热情比哭泣和眼泪更能表明我们的心。他的第一句话是：“她怎么样了？啊！她怎么样了？她死了，我也不活了。”这时我才明白，他已经知道你病了。我发现他并不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所以我说话的时候尽量缩小你的病的危险程度。当他一听说你得的是天花时，他尖叫一声就昏迷过去了。由于旅途疲劳和缺少睡眠，再加上心里着急，所以他的身体虚弱极了；大家费了好半天工夫才使他苏醒过来；当他能开口说话后，我们就让他去睡觉了。

他太疲劳了，一连睡了十二个小时，不过，由于他激动过度，这样睡下去，他的体力会消耗得多恢复得少的。第二天，又出现了新的麻烦：他硬要来看你；我表示反对，说有使你的病恶化的危险。他答应等到没有危险的时候再说。不过，他住在这里，就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我试图想使他意识到这一点，但他马上打断我的话说：“你少给我讲这么多理由了，”他用愤怒的口气对我说，“这么唠唠叨叨的，简直把我烦死了。你休想像从前流放我那样把我撵走了。我从那么远来，为的就是看她一眼。”接着，他提高嗓门说：“我以我父亲的名义发誓：我没有见到她，就绝不离开此地。我们看：是我使你的心软下来，还是你使我说的话白说。”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多尔贝先生认为，必须想办法满足他的要求之后，才能把他打发走，不致被人发现。目前，我家里的人，认识他的只有昂兹（此人是可靠的），因此，在别人面前，我们用别的名字叫他，而不用他原来的名字。我答应让他在第二天夜里来看你，条件是：只在你房间里停留一会儿，而且不和你说话，第二天天亮以前就离开这里；

我要求他保证做到这几点。这一下，我才放下了心，让我的丈夫陪着他；接着，我又回到了你的身边。

我发现你好多了，疹子都发完了；医生的话，使我又恢复了勇气和希望。我事先和巴比讲好了；你的高烧虽稍减退，但仍然使你感到头痛；这时，我把所有的人都支开，派人去叫我丈夫把你的客人带来；我断定，在他看望你的时间结束以前，你是不会把他认出来的。你伤心的父亲每天晚上都想留在你房间里，这一回，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请走；我生气地对他说，他在这里反倒给人添麻烦；我告诉他，我今晚决定在这里守夜。他当然知道，尽管他是父亲，但照料病人总不如我细心。他悻悻地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多尔贝先生于夜里十一时到达，告诉我说，他让你的朋友在街上等着。我去叫他，我拉着他的手；他的手像一片树叶似地发抖。在经过前厅时，他没有力气了，连呼吸都费劲，只好坐下来。

这时候，他借着很远的一盏灯的微弱灯光，认出几件东西。“是的”，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认出来了，还是原来这个地方；在我一生当中，我只到这里来过一次……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这么神秘……我也像今天这样战战兢兢……心跳得很厉害……啊，胆子要大！我是一个凡人，因此我就敢享受……现在，那个曾经使我神魂颠倒而且和我一起分享欢乐的人，是什么样子了呢？一副将死的样子，病魔缠身，我可怜的淑女，垂危的美人啊！”

亲爱的表姐，这动人的情景的细节，我就不向你详述了。他看着你，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他答应过什么话也不说的，不过，一句话也不能说，是多么难过啊！他跪在地上，一边抽泣，一边亲吻你的床帏；他举起双手，眼睛朝上看，暗暗叹息；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控制住他痛苦的表情和抽泣的声音。你没有看他，只毫无表情地伸出一只手；他马上用手握着。周围嘈杂的声音都没有把你吵醒，但他在你的病手上的热情亲吻却把你惊醒了。我发现你已经认出是他了，于是，尽管他不愿意，并哀求留下，但我还是马上把他拽出房间，以便以后能借口说，这一刹那间的现象，是你在昏迷状态下的幻象。后来，我见你什么话也没有说，我还以为你把它忘记了。我禁止巴比对你谈这件事情，而她也真的照我的话做了。我谨慎提防的措施，全没有用；爱情不仅把它全打乱了，而且使你所见到的情况在心中翻腾；要想消除它，已经太晚了！

他按照他答应的话办：他走了，而且我还让他发誓不在附近停留。不过，亲爱的表姐，事情还不止此，我应当把其他的情况全告诉你，因为这些情况，你是不会永远都不知道的。过了两天，爱德华绅士来了；他赶快去追你的朋友，在第戎追上了他，发现他已经生病了。这个不幸的人也染上了天花。他没有告诉我他还未曾出过天花。我没有问清楚这一点，就把他领来看你。由于他不能医好你的病，所以愿意和你一起病；现在回忆他亲吻你的手的样子，我才明白他是有意使自己感染天花。我们没有防备这一点，不过，这是由于爱你而自愿感染的，虽然病了，他也高兴。这是生命之父特意把这种病留在此时才让这个忠贞温存的情人传染上的。现在，他的病已经好了，从爱德华绅士最近的来信看，他们目前大概已启程去巴黎了。

亲爱的表姐，你听到这个消息，就应当打消那些毫无根据的恐惧心

情了。你早已和你的朋友断了关系；他的身体也安然无恙了。现在，你唯一要注意的，是保护好你自己的生命，要克尽你心中许下的对你父亲的爱。不要再成为无法实现的希望的牺牲品，不要再沉湎于幻想。你说你巴不得变得很丑，变得更卑微；我告诉你，你没有任何理由要成为这样的人。你生过了很重的病，但你的脸上没有任何痕迹。你所说的疤，只不过是一些不久就会消失的红点。我得的天花比你重得多，然而你看，我的情况一点也不严重。我的天使，不管你怎么说，你将仍然是那样美。那个冷冷淡淡的沃尔玛，三年分离也没有使他忘掉他和你相处一个星期的感情，要是他每时每刻都见到你，他还能忘记你吗？如果你唯一的办法是长得不招他喜欢你，那你的办法就一定会失败的！

书信十五 朱莉来信

真了不起，真了不起。我的朋友，你胜利了。我经不起那么多的爱情的考验，我抵抗的办法都用完了，我所有的力气都使尽了，我的良心可以作证，我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但愿上天不要向我索取超过它给予我的东西！你多次赢得其信任的这颗忧郁的心，虽使你付出了许多代价，但它毫无保留的是属于你的。自从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起，它就是你的了，它将永远听从你，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你太值得它爱了，所以它是不会离开你的。我再也不愿以正义做牺牲，去追求什么虚幻的美德了。

真的，我亲爱的气度宽宏的情人，你的朱莉永远是属于你的，她永远爱你；我必须爱你，我心甘情愿地爱你，我应该爱你。我把爱神给你的权威还给你。谁也不能再把它从你手中夺走了。我心灵深处纵有骗人的话想说，也是说不出口的；它再也不能愚弄我了。它所说的毫无实际意义的天职，与我永远爱上天让我爱的人的权利相比，算得了什么？最神圣的天职，不就是应该对你尽的吗？难道不是只对你，我才一切都答应吗？我心中的第一个愿望，不就是永远不能忘记你吗？你忠贞不渝的心，难道不是与我忠贞不渝的心又联系在一起了吗？唉！爱情使我属于你了，而在爱情的欢乐中，我唯一遗憾的是，我曾压制了如此甜蜜和如此正当的感情。天性啊，多情的天性！再行使你的一切权利；我将坚决抛弃那些压制天性的野蛮的道德。你赋予我的爱心，会不会比曾经多次使我误入歧途的理智更迷人？

亲爱的朋友，你要尊重这种温柔的爱心，你得到它的好处太多，所以不能恨它，要允许它一半用于亲人，一半用于恋人；血亲和友谊的权利，不能被爱情的权利所取代。你不要以为我为了跟随你，就永远抛弃我父母的家；你不要指望我会摆脱神圣的权威加在我身上的束缚。失去了我的母亲，这个损失已够惨痛，因此，我再也不能伤我父亲的心了。不，我是他今后的唯一安慰，我再也不能使他愁上加愁了，我再也不能使生我育我的人因我而死了。不，不，我已认识到了我的罪过，但我并不恨它。天职、荣誉和美德，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已无价值，但我绝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我天性柔弱，但我的天性并未败坏。我的主意已经打定，我绝不让任何一个爱我的人伤心。我的父亲，他说话是绝对算数的，他的权利是绝不让与他人的，他说把我许配给谁，就让他把我许配给谁好了；至于我的心，就只有你能支配了；我的苦，就只有向我亲爱的表妹去哭诉了。我愿落到悲惨可怜的境地，但我希望所有爱我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全都得到幸福和快乐。有了你们三个人，我才活着；只有你们的幸福，才能使我忘记我的痛苦和忧伤。

书信十六 复信

亲爱的朱莉，我们又再次获得了生命。我们心中真实的感情又重新恢复了它们向前发展的进程。天性保护了我们的心，爱情使我们获得了新生。你说对吗？你敢说你能从我的心中夺走你的心吗？你不敢；你的心，是上天为我的心制造的，我比你自己对它还更了解。我认为：我们这两颗心是由一种至死方休的共同感情联结在一起的。是否使它们分离，或者愿意使它们分离，难道不是完全取决于我们吗？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纽带，难道是人能制造的和人能割断的吗？不是，不是；朱莉，虽然残酷的命运不让我们结为亲爱的夫妻，但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我们成为忠实的情人；“忠实的情人”这个名称，就是我们悲惨的命运的安慰，我们要把它带进我们的坟墓去。

因此，我们要为重新开始受苦而重新开始生活。对我们来说，生存就意味着痛苦。不幸的人啊，我们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生活？美满的幸福的魅力，到哪里去了？美德使我们的爱情进入的佳境，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唯一剩下的，只是我们相爱之情。爱情虽还存在，但它的美已黯淡无光了。你这个当女儿的太顺从了，你这个情人太没有勇气了；我们的一切痛苦，都是你的过错造成的。唉，也许一个心地不像我这么纯洁的人，反而会使你少做错事呢！的确是这样的，正是由于你的心地诚实，我们才陷入绝境；你心中有了那么多正直的想法，结果淹没了你的聪明。你企图把温柔的孝心和不可控制的爱情加以调和，两者兼顾，结果反把两者混杂在一起，而不能相辅相成。你实践了美德，结果反而成了有错之人。朱莉啊，你不可思议的威力真大！你使用了什么奇怪的力量迷住了我的理性？甚至在你使我对我的情欲感到害羞的时候，你还以你的错误做法使我对你感到钦佩。你使我不能不钦佩你，分担你的后悔之心……后悔！你有什么可后悔的？……我爱你……我钟情于你……糊涂的想法怎么进入了你的心呢？……你这个狠心的人啊！快把你这颗属于我的心还给我，你当初给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我的时候也应当是什么样子。

你对我说了些什么话？……你敢教训我吗？……你，要投入另外一个人的怀抱吗？……让另外一个人占有你吗？……你不再属于我了吗？……而最可恼的是：不再属于我一个人的了吗？……我，我将受到这么可怕的惩罚吗？……我让你孤零零地就你自己一个人生活吗？……不，我宁肯失去你，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你……愿上天给我的勇气和我激动的情欲一样大，以便在你还没有和别人发生应遭受爱情的憎恨和荣誉的谴责的可耻的关系以前，让我用一把匕首刺进你的胸膛，放出你纯洁的心中尚未被不贞的行为污染的血，然后在你的血中，掺进在我脉管中燃烧着任何力量也无法扑灭的爱情的火焰的血，最后，让我倒在你的怀抱里，在你的嘴唇上呼出我最后一口气……吸进你的最后一口气……朱莉奄奄一息了！……柔和的目光被死亡的恐怖熄灭了……你的胸脯——爱情的殿堂——将被我的手撕开，流出一股一股的血和生命！……不，你要活下去，忍受痛苦，承担我的懦弱行为产生的后果。不，我希望你也不要再在人世，不过，我也不能爱你竟爱到用匕首刺你。

啊，要是你了解我这颗心是何等苦恼，那就好了！我的心从来没有

燃烧过这么神圣的火焰；你的天真和美德，对我的心来说，也从来没有这么可贵。我是一个情人，我为你所爱，这我知道；然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要一个普通的人放弃最美好的幸福，那是办不到的。一个晚上，仅仅一个晚上的工夫，就永远改变了我的灵魂。你能消除我心中的这一危险的记忆，我就能恢复我的美德。然而，那一关键的夜晚的情景，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它的阴影将笼罩我今后的一生。啊！朱莉，我亲爱的朱莉！既然我们将永远成为可怜的人，我们何不再享受一个钟头的幸福，否则，我们会后悔无穷的！

你应当听我这个爱你的人的话。为什么单单我们两个人应当比所有其他的人都老实，而且要像孩子那样按照大家只是口头上讲而实际不实行的假的道德行事呢？怎么！为什么我们应当比伦敦和巴黎那些嘲笑夫妻之间的忠贞并把通奸看作是好玩的事情的学者们表现得更讲道德？通奸的事，从来没有人说它是丑闻，甚至不允许人就这种事发表意见。这儿的上流社会的人，对那些尊重婚姻而坚决不受情欲的驱使行事的人，大加嘲笑。他们说，只是在舆论上说来是错误的事情，只要做得秘密，不也就算了吗？丈夫对妻子的不贞洁的行为既然不知道，那有什么害处可言呢？一个女人只要献点殷勤，不也就能弥补她的过失了吗？为了防止或消除她丈夫的怀疑，什么样的软办法她不可以用？丢掉了想象中的财产，他实际上反而更加快乐。人们议论纷纷的这种所谓的罪过，只不过是社会中的一条多余的锁链而已。

我心爱的朋友，我无意拿这种可耻的说法来安你的心！我讨厌这种话，但又不知道怎样驳斥它；我的良心比我的理智更能识破这种话的虚伪。这倒不是说我有足够的恨它的勇气，也不是说我想实行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实行的美德；我觉得：承认自己的错误，总比想方设法辩护，更能减轻自己的罪行；我认为，最大的罪过是：犯了罪而毫无后悔之心。

我不知道我写了些什么；我的心处于一种可怕的状态，甚至比我收到你的信以前的状态还坏。你给我带来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它使那曾经多次指引我们的纯洁的光变黯淡了。你的丰姿虽已失去光采，但却变得更加能吸引人的心。我觉得，你现在温情脉脉，楚楚可人。我的心里已充满了你眼中流出的眼泪，我心情沉痛地责备自己：不该为了享受一次今后不可能再享受的幸福，便以你的幸福为牺牲。

我觉得我心中依然有一股秘密的友情在激励我，使我恢复了因悔恨交加而失去的勇气。唉！亲爱的朋友，你是否知道，像我这样的爱情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才能弥补你的损失？你能否告诉我：一个纯粹是为了你才活着的人，能够使你热爱生活到何种程度？我完全是为了你才活着，才行动，才思考，才有感情，这一点，你想过没有？是的，我心爱的人，今后，我将以你的灵魂为我的灵魂，我将成为你身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将在我的心灵深处发现：有一个人是如此的温柔，以致你根本看不出你到底失去了什么美。唉！我们也许是罪人，但我们绝不是坏人；我们也许有罪，但我们始终爱美德；我们不敢原谅我们的错误，我们因犯了

善良的瑞士人在何处见过这类事情？风流的女人历来干这种事情都是挺公开的。开始，她们满不在乎地把她们的情人留在家，只要丈夫见怪不怪，她们就不怕他在那里。一个偷偷干苟且之事、而且还装出一副对此等事害羞的女人，终归会落得名誉扫地，没有一个正派的女人会理她的。——作者注

错误而悲伤，在一起哭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以我们的善行来弥补我们的过失。朱莉啊！朱莉！你今后怎么办？你能怎么办？你逃不出我的心；我的心和你的心的心，不是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吗？

那些曾使我空欢喜一阵的未来的计划，早已忘记了。今后，我只做我该为爱德华绅士做的事。他打算把我带到英国去；他认为，我可以在英国帮他做些事情。好吧！我就跟他到英国去。但我每年都要跑回来一次；我悄悄来到你的附近。即使不能和你谈话，但我至少可以看见你，吻你留下的脚印；你看我一眼，就可以使我多活十个月。然而，我必须返回英国；但在我离开我心爱的人的时候，我将安慰我自己，记住我只需走多少步路就可到你这里。像这样常来看你，可以使你的情人宽慰他的心，使他觉得刚一启程，就好像已经到了你这里。在他回去的时候，快乐的回忆将使他感到无比的高兴。尽管命运是残酷的，但他忧愁的岁月不会虚度。没有任何一年没有快乐的事情；在你附近呆的时间虽短，但在我这一生中，一定会年复一年地进行。

书信十七 多尔贝夫人来信

你那位情人已经没有了，但我这位女友终于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她曾经是你的朋友，她的心给你的东西，比你失去的东西多得多。现在，朱莉已经结婚；她将使那个把自己的命运和她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诚实的男人得到幸福。在做了那么多不谨慎的事情之后，你现在应该感谢上天挽救了你们两人：使她免受羞辱，使你也不会因曾使她蒙受羞辱而悔恨。请你尊重她现在的身分，不要再给她写信了；她求求你了。你等着她来信；她不久就会给你写信来的。现在是我进行观察的时候：看你是否会辜负我对你的敬重，看你的心是否珍惜纯洁无私的友谊。

书信十八 朱莉来信

你作我秘密的知心朋友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致我不能不按从前的好习惯办事，把我的事情全盘告诉你。在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上，我的心要向你倾诉衷情；亲爱的朋友，请把你的心扉打开，倾听我的心，详细地叙述事情的原委；即使有时候朋友的话太冗长，但听朋友讲话的人，一定要耐心。

由于一条不可斩断的锁链已经把我和一个丈夫的命运——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和一个父亲的意志——联系在一起，我已开始过一个到死方能结束的新的生活。在开始讲述这个生活以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我过去的生活：回顾过去甜蜜的时光，对我们来说，不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也许我还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使我能更好地安排我的余生；也许你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使你能了解我的行为何以在你看来是那么的难以理解。至少，在回顾我们彼此在对方心目中有什么价值的时候，我们的心将更加亲切地认识到：在我们的生命结束以前，它们应如何互相对待。

我第一次见到你，大约是在六年前；那时候，你年轻，长得很好，很讨人喜欢。尽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看来比你漂亮，长得比你还好，但没有一个能打动我的心，因此，从第一次见到你起，我的心就属于你了。我觉得，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我的心灵所需要的心灵美。我认为：我的感官感受到的感情，一定是高尚的，因此，在你身上，我爱的不是我看到的東西，而是我感觉到的东西。不到两个月工夫，就证明了我的看法是对的；我对自己说：“盲目的爱有它的道理。我们互相是为对方而生的；如果人为之事不打乱自然的安排，则我就会属于他；如果允许某些人能够得到幸福，则我们两人都能成为幸福的人。”

我的感情，是我们共同的；如果只我单独一个人感受到的话，则它一定会使我产生错觉。我心目中的爱，是彼此情投意合、心灵相通的爱；一个人如果不为另一个人所爱，则他也不会爱另一个人，至少是不会爱得长久。人们说，使许许多多人落到不幸境地的情欲，是不能长久的，它完全是建立在感官的基础上的：即使其中有些能深入灵魂，那也是通过不久就会被发现是错误的道路而进入的。肉欲的爱，目的在于占有，而一占有之后，爱也就消失了。真正的爱，完全出自内心；产生这种爱的关系能存在多久，它就能存在多久。我们的爱情，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希望，我们好好地加以安排，使它直到我们临终时仍然是这个样子。我发现，我感觉到，我已为人所爱，一定有人爱我的；我口中虽然没有讲，目光也显得拘束，我的心是有人理解的。不久以后，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之间有某种东西使我们的沉默更能说明我们的心意，使我们低垂的眼睛更能表达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眼睛好像是很羞怯，实际是很大胆的，它用害怕的样子来透露我们的心，把我们心中想表达的意思

理查德先生对这种一见倾心、以无法解释的情投意合为基础的爱情，大肆嘲笑。嘲笑这种爱情，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这种爱情实在太多，因此，教导我们如何克制这种爱情，岂不比对它采取嘲笑和否定的态度更好吗？——作者注

即使这种关系是虚幻的，它存在的时间，也能和使我们产生这种关系的幻象一样长久。——作者注

全都表达出来了。

我觉得我的心，我这个人，听你讲头一句话的时候就完全投降了。我看见你有些局促不安，我赞成你这样谨慎行事，我喜欢你这个样子。我费了很大的力气保持必要的沉默；在不损害我的天真的情况下，尽量使你的不安有所减轻。我模仿我的表妹，强装出和她一样活活泼泼、爱开玩笑，以防止你说话过于严肃，把我的千百种情意都当作是在寻开心。我尽量想使你当时的样子温柔一点，哪知你不但不改，反而变得更加庄重。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一个人不受点惩罚，是不会改变他的脾气的。我简直急疯了！我不但没有镇定自己，反而愈来愈乱了套，采取了一些治标的笨办法：本想使你闭口不说话，结果恰恰相反，你反而愈说愈没个完。我只好假装冷淡，与你保持距离，不和你单独在一起。我这样做，纯属徒劳，因为我这种强装的样子，它本身就透露了我心中的秘密。你写信来了，我不仅没有把你的第一封信扔进火里，或者把它交给我的母亲，我反而大着胆子把它拆开看了。从这里开始，我就犯罪了，以后的一切，都是从这件事发生的。我既然禁不住自己不看你的信，也就禁不住自己不对你那害人的信写回信了。这一场可怕的战斗损害了我的健康；我已经看见了我即将坠入的深渊，我对我自己都感到害怕，下不了把你赶走的决心。我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我希望你不再是我原来看到的那个样子，我甚至巴不得你死掉，我真想叫你赶快去死。上天知道我的心，我这样做，是想弥补我的过失。

由于我相信你会听我的话，所以我什么话都说。我从莎约那里得到的教训，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样表露爱情是危险的。尽管我不由自主地表露了我的爱，但仍考虑到了应避免它将产生的后果。你是我的最后一个保护人；我充分相信你能够武装起来，防止我失足。我相信你能够把我从我自身的错误中挽救出来，而我也将有所报答于你。鉴于你对我给你的极其珍贵的东西十分珍爱，因此我认为，我的情欲并没有迷惑我的眼睛，没有使我看错我在你身上发现的美德。我愈觉得我们彼此心心相印，我就愈大胆地爱你。我相信我内心深处的感觉是正确的，因此，我毫无顾忌地尽情享受我们亲密的情谊。唉！我没有认识到，由于我的疏忽，做错事的念头竟进入了我的心；没有认识到凭经验行事，比听从爱情的驱使行事，更有害于人。鉴于你行动是那样的谨慎，所以我觉得，我稍许大意一点也不要紧。我抱着这样天真的想法，想用温柔的友情鼓励你也像我这样做。我在克拉朗的小树林中发现，我对我是太自信了；当一个人不让感官享受某种东西的时候，就不应当给感官以任何刺激。有一会儿，也只是一会儿，我的感官被任何力量也无法抑制的情欲所冲动，虽然我的理智还在抵抗，但我的心从这个时候起，就已经被败坏了。

你和我一起陷入了歧途；你的信，读后使我全身战栗。你我双方都有危险；为了保护你和我，你必须离开我。这是一个即将死去的贞洁妇女所做的最后努力。只要你逃离这里，最后胜利就是你的，而我一见不到你，我忧郁的心就会使我失去剩下的那一点儿抵抗你的力气。

我的父亲在离开军队之后，把德·沃尔玛先生带到家里来了：他感谢德·沃尔玛先生救过他的命，并和他有二十年的交情，所以他是那样地喜欢这位朋友，以致不能和他离开。德·沃尔玛先生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尽管家里有钱，出身也很高贵，但他一直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

女人。我的父亲曾经和他谈起过我，话中含有希望这位朋友作他的女婿的意思。问题是如何安排和我见一次面，因此，他们才一块儿来到我们家。这也是我命中注定：这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德·沃尔玛先生一见我就喜欢。于是，他们两人便秘密说定了这件事情。德·沃尔玛先生的家和他的产业都在北方，有许多事情要到北方的一个宫廷去办理。他要求给他一些时间；他们互相商定之后，德·沃尔玛先生就走了。德·沃尔玛先生走了以后，我的父亲便告诉我的母亲和我说，他已把我许配给德·沃尔玛先生，而且以不容许我反驳的口气命令我接受德·沃尔玛先生的求婚，当时简直把我羞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的母亲早已知道我的心是有所属的，而她自己也是真心偏向你的，因此她试了好几次，想改变我父亲的主意。她不敢直接提出你作他们的女婿，但她的话句句是在设法使我的父亲对你产生敬意，从而承认你。然而，他竟因为你没有某一个优点，便对你所有的其他优点不感兴趣。他虽然承认门第不能代替其他优点，但他又硬说只有有了高贵的门第，才能使其他的优点发挥作用。

虽然不能和你一起幸福地生活，但我心中对你的爱情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更加强烈。在我痛苦的心中，有一个美妙的幻想支持着我。不过，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幻想，我反而失去了忍受痛苦的力量。当时，只要我还有一点儿属于你的希望，我也许就敢说出我心中的秘密了。也许，我和你周旋一辈子，比我与你一刀两断付出的代价还少。一想到要进行一场无止无休的战斗，我就失去了争取胜利的勇气。

忧愁和爱情侵蚀着我的心，你从我的信中就可看出，我已心力交瘁，十分沮丧了。你从麦耶黎给我写来的信，简直使我难过极了；除了我自己的痛苦以外，还要对你绝望的心情感到忧虑。唉！两个人的痛苦都一起落在我这颗最柔弱的心上了。你所说的那个办法，真使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一生的不幸已经注定了，我今后唯一的选择：是连累我的亲人，还是连累你。面对这二者取一之可怕的选择，我真难以决定。人的力量是有一个限度的，这么多令人心烦的事情已经耗尽了精力。我希望摆脱我的生命。也许，上天是怜悯我的；而残酷的死神之所以不让我死，是为了使我落到更悲惨的境地。我看见你了，我的病已经好了，然而我的一切，也从此完了。

虽说我犯了错误而未得到任何幸福，但我也从来没想到用错误的办法去寻求幸福。我认为，我的心是为了实践美德而生的；没有美德，我的心也就没有快乐。我之所以屈服，是由于心地软弱，而不是由于我犯了过错；我也不为我的盲目做法寻找借口。我什么希望都没有了，除了作一个不幸的人以外，别无他路可走了。对我来说，清白和爱情都同样需要，既然两者不可得兼，而你又走上了迷途，我只好选择你，愿意为了挽救你而牺牲我自己。

想完全否定美德，那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将使那些抛弃美德的人感到内疚。道德的美，将使心灵纯洁的人感到欢喜，使坏人感到莫大的痛苦，即使他们还喜欢它的美，但已不知道如何享受了。我有罪，但我并不道德败坏，我也不逃避我应当受到的良心的谴责。我喜欢诚实，即使在我已经做了些不诚实的事情以后，我还是喜欢诚实的。我的可羞的事情，虽说守住了秘密，但使我感到的痛苦是不少的；要是当初大家都知

道此事的话，我对此事的感触也许还没有这么深。我在痛苦中安慰我自己，像一个害怕坏疽的伤员一样，愈了解自己的病，便愈是希望把病治好。

对我来说，这种屈辱的处境是令人难堪的。由于我一方面想堵住大家指责我的嘴，另一方面又不打算从此不再做这种犯罪的事情，结果，我痛苦的心情，变得和那些走歧途而又喜欢愈走愈远的诚实人的心情完全一样了。现在，一个新的幻想减轻了我后悔之心感到的痛苦；我希望从我的过错中找到一个弥补我的过错的办法，甚至还订了一个迫使我的父亲让我们结婚的计划。用我们的爱情的第一个果实来巩固我们美好的关系。我以我重践美德和我们共同的幸福为担保，请求上天使我的计划得到实现。我希望我的计划能够实现，而另外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也许还怕它得到实现。甜蜜的爱情能用它的幻象减轻我良心的责备；我盼望它给我带来我所期待的果实，以安慰我柔弱的心，把殷切的等待变成我生活的乐趣和一生的希望。

我身上一有了表明我的身分的明显的标志，我就要当着我全家人的面，公开向佩雷先生宣布这件事情。是的，我很怕羞，我想象得到我将付出的代价，但荣誉感鼓励了我的勇气。我宁肯遭受一次难堪，而不愿意在心中没完没了地害羞。我知道，我的父亲不是叫我死，就是叫我的情人亡。这两种处置，在我看来，哪一个也不可怕。我横下一条心，准备用这个办法结束我一生的痛苦。

我亲爱的朋友，我原想不告诉你的秘密，你怀着不安的心情多方打听秘密就是如此。当时，我反复考虑，我不能把这些情况告诉你这样一个性情急躁的人，以免使你找到一个新的借口来鲁莽行事。在那么一种危险的情况下，让你远远离开我，是正确的，因为我深深知道，如果你晓得情况是那么危险的话，你是绝不会同意离我而去的。

唉！我心里现在还萦绕着这个美好的希望。然而，犯罪的计划，已被上天所否定，我不配当母亲，我的期待终于落空。上天不允许我以我的荣誉来赎我的罪。在我感到绝望的情况下安排的那次使你有生命危险的大胆的约会，是我狂热的爱情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造成的莽撞行为。这一切，都只怪我想使我的心愿获得成功；我操之过急，想先了我的心愿，然后在将来的某一天使它成为合法的事情。

我以为我的心愿总有一天得到实现，这个错误的想法，是造成我最痛心的事情的根源，由天性培养的爱情，被命运残酷地出卖了。你已经知道了 是什么事情在我身上播下了一颗种子，从而摧毁了我的最后一线希望。这件不幸的事情，正好发生在我们分别的时候，看来，上天是有意安排：要我把该受的罪都受完，把联系我们的一切纽带全部切断。

你一走，我错误的想法和快乐都一起结束了。当我发现幻想害了我时，已经太晚了。正是由于我的爱情已不是白璧无瑕，我的心愿虽已无实现的希望，但又不能从我的心中消除，因此，我认识到：我该多么可鄙，就让我多么可鄙；我的一生该多么不幸，就让我多么不幸。千悔万悔已经没有用了，既令人痛心又没有用处的话，我也不说了，连我自身

当地的牧师。——作者注

从这句话看，还有一些信我们尚未收集到。——作者注

的处境，我也不去考虑了。我将把我的余生用来关心你，你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你得到幸福。我敢告诉你：只有来自你的感情，才能拨动我的心弦。

爱情不仅没有使我对你的缺点产生任何不正确的看法，反而使我对你的缺点感到同情；爱情的狂热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如果你没有那些缺点的话，我也许还没有这么爱你。我理解你的心，理解你的行为，我知道，你做事比我勇敢，但不如我耐心。我心中的种种痛苦，将使你的心陷入绝望的境地。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始终没有将我的父亲已把我许配他人一事告诉你。在我们分别的时候，我利用爱德华绅士为你安排前途的热情，使你自己也热心于你自己的前程，使你心中产生了一个连我自己也没有的希望。由于我对我们可能遇到的危险有所了解，我采取了唯一能保证我们安全的预防措施；我答应，我将尽量拿我的自由向你作担保，鼓励你要有信心，并勉励我自己要坚定；我说过的话，我是不敢违背的，因此，你完全可以放心。我承认，这种做法是很幼稚的，但我将始终不渝地这样做下去。对我们的心来说，美德是如此的需要，即使我们曾一度抛弃了真正的美德，我们也将按照它的样子培养一种美德，而且将更加严格地遵守，因为它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我将不向你详细叙述你走了以后，我心里是多么不安。我最担心的是，怕你把我忘了。你所住的地方使我忧虑，你在那里的生活方式更增加了我的恐惧；我甚至觉得看见你的心已经败坏到使你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有钱的人而已。这种可耻的堕落行为，比我所有的一切痛苦更令人难过。我宁肯听人家说你可怜，而不愿意听人家说你可鄙。在经受了那么多痛苦之后，我唯一不能忍受的，是你的不名誉行为。

尽管从你的信上可以看出，你已经做过了令人可怕的事情，但我是放心的，不过，我所采取的使我放心的办法，要是让另外一个女人用的话，也许会把她吓个半死的。我指的是：你让别人带你去涉足花天酒地的场合。对于这种放荡的行为，你及时自动承认，这在所有一切表明你为人坦诚的证据中，是使我最受感动的证据。我对你太了解了，所以，即使我今后不再为你所爱，你承认这种行为，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爱情战胜了害羞的心，是爱情挽救了你。我深信，一个如此真诚的人，是不会暗中去干不忠贞的事的。在这件错事上，你的过错与你承认过错的勇气相比，就退居次要了。我时时记住你过去的承诺，因此，我已永远消除了我的嫉妒心。

我的朋友，我并不因为消除了嫉妒之心就快活了，因为，一种烦恼刚刚消除，千百种其他的烦恼便接踵而来。我根本没有认识到：到迷茫的心中去寻找只能在清醒的心中才能找到的宁静，那是很荒谬的。很久以来，我时常暗中哭泣：无穷的忧虑使我慈爱的母亲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了。由于我的错误的后果很严重，迫使我向巴比讲述了真情，结果，她把我出卖了，她向我母亲揭发了我的爱情和我的错误。我从表妹那里刚把你的信取回来，就被母亲发现了。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我母亲忧伤得使她病体仅剩下的一点儿精力也失去了。我差一点羞死在她面前。我是该死的，但她没有叫我去死。她看见我羞得无地自容，只好暗自叹息；而你，你这个曾经千方百计地愚弄她的人，在她心目中也不能不是一个可恨的人了。你的信，在她温柔的心中产生的影响，我是亲眼

看见的。唉！她本来是希望你幸福，也希望我幸福；她还曾经不止一次地打算……一个已永远消逝的希望，再谈它又有什么用呢！上天已经另外做了安排。她在痛苦中结束了她的一生，既没有使一个严厉的丈夫听她的话，又留下了一个有负于她的女儿。

遭到了这么令人悲伤的损失，我的心已经不知道怎样哀伤才好了，痛苦的天性的声音，压倒了爱情的悲鸣。我怀着恐惧的心情寻找产生这么多痛苦的原因，我想消灭给我带来这些痛苦的可恨的情欲，并永远断绝和你的关系。毫无疑问，我应当这样做，因为，我今后使人痛哭流涕的事难道还不够多吗？还要不断去寻找新的令人伤心落泪的事吗？周围的一切，好像都赞同我这个决心。如果说忧郁能使人的心肠变软的话，则悲痛就能使人的心肠变硬。当我回忆我母亲病重垂危的情景时，我就不想你了，我们远远地分开了，我完全没有希望了。我这位无人可比的女友，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如此严肃和如此可敬地单独一个人支配我的心，她的品德，她的理智，她对我的友谊和关怀，好像净化了我的心灵。我觉得，我已经把你忘记了；我觉得，我的病已经治好了。不过，这一切都太晚了；我以为熄灭的爱情已经冷却，但实际上只不过因希望未能实现而暂时消沉罢了。

如同一个身体日渐衰弱的病人对更加痛苦的事情必然有强烈的反应一样，当我的父亲对我说德·沃尔玛先生即将再次到来时，我觉得这又勾起了我的痛苦，我必须做出强烈的反应。是不可战胜的爱情使我又恢复了我原以为已完全失去的力量。在我一生中，我第一次敢当面反抗我的父亲。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德·沃尔玛先生，我已决心作一个未婚的女子而死，他可以主宰我的生命，但他不能占有我的心，任何力量也不能改变我的意志。他愤怒的情况和对我的处置，我在这里就不对你讲了。我一点也不动摇，我从胆小害羞一变而为胆大无畏。我说话的声调没有我父亲的声调那么高，但我的语气和他的语气一样果断。

他看出我已经打定了主意，看出他的权威已对我不起作用。有一会儿工夫，我以为我已经摆脱了他的强迫，然而，当我突然发现一贯严厉无比的父亲软化了，泪流满面地跪在我跟前时，叫我怎么办呢？他不让我站起身来，他抱着我的两膝，用泪汪汪的眼睛直盯着我的眼睛，用我现在还仿佛听见在我心中回荡的感人肺腑的声音对我说：“我的女儿，你可怜的父亲已满头白发，年纪老了，别让他像你生身母亲那样痛苦地死去。唉！难道你想让一家人全都死了才好吗？”

请你想一想我当时是多么地吃惊。他的神情，他的声音，他的动作，他说的话和他的可怕的想法，竟把我吓个半死，倒在他的怀里。我泣不成声地抽噎了好半天之后，才用微弱的沙哑的声音回答他说：“啊，我的父亲，我有勇气对抗你的威胁，但我没有勇气对抗你的哭泣，你使你的女儿伤心死了。”

我们两人是如此的激动，以致我们有好一阵工夫都不能恢复常态。我在心中回味他最后一句话，我觉得，他得到的教训比我想象的多，因此，我决定趁他神智尚未完全恢复的时候制服他。我准备冒着生命的危险向他坦率陈述早该告诉他的事情，然而，正在这时，他制止我，不让我讲话，好像已料到我要干什么，而且怕听我要对他讲的话似的。他对

我说：

“我知道一个出生在良好人家的姑娘不该有的奇怪的思想正在你心中滋长。为了尽你作女儿的天职，为了做一个诚实的人，现在是必须把你失去名誉而且只有牺牲我的生命才能使你得到满足的可耻的情欲完全消除的时候了。你现在听我讲：你父亲的荣誉和你自己的荣誉要求你做什么，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应该怎么做。

“德·沃尔玛先生是一个出身高贵的人。他具有种种无负于他高贵出身的品质，并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他救过我的命，我和他约定的事，你是已经知道了的。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当他回国去料理他的事情的时候，正赶上了一场革命，使他失去了他的财产。只是由于一次偶然的侥幸，他才没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现在带着他仅剩下的一点儿财产，按他从来不失信于人的朋友的约定回这里来了。你现在告诉我：在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接待他，难道让我对他说：‘先生，我把女儿许配给你的时候，你是富翁，可是现在你一无所有，所以我要毁约，我的女儿也不愿意嫁给你’？我这样说，虽不表明我拒绝把女儿嫁给他，人家也会这样理解我的意思，你所说的爱情，即使不被他看作是一个借口，也会被看作是对我的顶撞，你将被别人看作是一个已经失身的姑娘，而我则被别人看作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为了一种不正当的利益，便不尽自己的义务和实践自己的诺言，既忘恩负义，又对朋友不忠。我的女儿，我现在已经老了，不能在蒙受这一羞辱之后才结束这清白的一生，不能把六十年的荣誉毁于一旦。”

他继续说道：“所以你看，你对我说的那些话，现在是很不恰当的。你考虑一下：为廉耻之所不容许的爱情和青年时期转瞬即逝的情欲，是否能和一个女孩子应尽的天职与她父亲的荣誉等量齐观。对两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如果现在的问题是：一方必须为另一方牺牲自己的幸福的话，则我就要求你为了爱我而作出这一重大的牺牲，我的孩子，荣誉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从你的血亲关系出发，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考虑到荣誉。”

对于他说的这一番话，我也作了很好的回答，然而，我父亲有他的偏见，他奉行的原则和我的原则是如此之不同，以致在我看来是不可辩驳的道理，对他竟一点也不起作用。再说，由于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了解到有关我的行为的消息，也不知道他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再加上他装模作样地要打断我的话，所以我很担心，他对如何反驳我要对他讲的话，已胸有成竹；何况我还没有完全克服害羞的心理，因此，我说话不能不谨慎，不能不用一个在我看来是正确的理由来说服他，我认为，这样解释，才符合他的思路。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和你已有婚约，我声明我决不对你食言，而且，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没有你的同意，我绝不结婚。

我很高兴地发现，他对我寸步不让的态度没有做出任何不高兴的样子。他虽严厉责备我不该答应你，但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一个充满荣誉感的绅士，对于守约的话自然是很尊重的，而且认为诺言是神圣的，应当实现的！因此，他没有就这个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和我争论（即使和我争论，我也是不让步的），而只是硬要我写一张便笺，附在他的一封信中，立即派人寄出。我心中非常不安，根本就不想要你回我的信！

我是多么希望你马马虎虎把那封信看一下就算了，而不要太认真！然而，我太了解你了，所以感到你真会照我的话办；我深知，你愈是觉得我要你作的牺牲大，你愈会马上执行。你果然回我的信了。不过，在我生病期间，他们把信藏起来没有给我看。而在我病好以后，我担心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我再也找不到什么借口推托了。我的父亲说，他不会接受我的任何解释；当他发现他对我说的这句厉害的话战胜了我的意志以后，就硬要我发誓不对德·沃尔玛先生说任何一句可能使他不愿与我结婚的话。他说：“如果说这样的话，就会使他觉得我们是串通起来捉弄他。总之，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桩婚事必须完成，否则，我就只好忧伤而死。”

我的朋友，正如你所知道的，我的身体很健壮，经得起劳累和天时的恶劣变化，但抵抗不住感情的强烈波动。我的种种苦难，我身体的和心灵的痛苦，其根源都是由于我的心肠太软。或者是由于长期的忧虑败坏了我的血，或者是由于天性要在此时清除我血中的那种有害的祸根，我在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感到很不舒服。我离开我父亲的房间以后，挣扎着给你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写完信后，我全身是那样地难受，以致我一躺到床上，就希望从此不再起来。后来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全知道了。我做事考虑不周，结果也使你轻率行事。你来了，我看见你了，只不过以为是在昏迷的时候像做梦似的与你相见罢了。当我知道你真的来过，而且我看到的确实是你，知道你由于不能治好我的病，便甘愿分担我的痛苦，有意识地使自己也染上天花：当我知道这些情况以后，我的心再也忍受不住了。我发现，我的希望虽已破灭，但甜蜜的感情还依然存在，这时，我费了许多力气才克制住的爱情，再也控制不住了，而且立刻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冲动起来了。我认为：不论我会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爱我所爱的人；即使犯罪，我也要爱他。我认识到：我既不能违背我的父亲，又不能抵抗我的情人；不做不诚实的事，我就永远无法把爱情和亲情协调起来。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的良知完全泯灭了，我的种种才能也衰退了，在我看来，干犯罪的事也不可怕了。被重重障碍逼得发疯的情欲的过度兴奋，使我陷入了更加可怕的绝望的境地，我心灰意冷，对美德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你的信，不仅未能防止，反而促使我做了令人后悔的事情，使我最终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的心已经是如此的败坏，以致使我的理智不能不受你们那些哲学家的理论的影响，我心中从未有过的恐怖感，现在也在我心中产生了。我的意志虽然还能够和恐怖进行斗争，但我的头脑中却经常出现令人恐怖的事情，虽说在我心灵深处未预先就怀有犯罪的念头，但也没有产生抵抗罪恶的决心。

我写到这里，就写不下去了。让我们暂停一会儿好了。请你回忆一下过去幸福和天真无邪的时光，那激励我们的情意绵绵的爱，使我们的感官得到了净化；它神圣的火焰使我们认识到廉耻之心是最可贵的，贞洁是最可爱的；甚至欲望的产生，也纯粹是为了使我们具有战胜欲望的决心，使我们互相称赞对方有战胜欲望的勇气。请你再看一下我们当初

“神圣的火焰！”朱莉！啊！朱莉，对一个像你这样自认为已改邪归正的女人来说，是多么好的字眼啊！

——作者注

写的信，回忆那如此短暂而又未能尽情享受的时刻；那时，在我们的心目中，爱情已穿上了美丽的道德的外衣；那时，我们两人是太相爱了，所以，在我们之间是不可能产生什么不为道德所容许的事的。

我们当时是什么情况，后来是什么情况？两个亲爱的情人悄悄地在一起度过了一年：他们虽不敢倾吐衷曲，但他们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心声。他们虽感到拘束，但他们心里是幸福的；由于互相了解，他们谈起话来句句投机。他们对能克制自己，互相成为对方的心地真诚的光荣见证，感到高兴。他们在一起又度过了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们谨小慎微的样子，并不比头一年减少半分。他们心中虽有许多委屈要互相诉说，但他们的心是感到幸福的。然而，这长期的斗争没有很好的坚持下去，一时的松懈使他们两人都走入了歧途。他们在快乐中忘乎所以；他们现在虽已不是清白之身，但他们彼此是忠实的。至少上天和大自然对他们按它的旨意结成的关系是赞同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德仍然是可贵的。他们爱美德，以敬重美德为荣。他们的心虽已受到败坏，但他们并没有堕落到可鄙的境地。他们虽已不像从前那样幸福，但他们幸福的心依然一如往昔。

现在，这两个如此亲爱的情人，这两个心中燃烧着纯洁的爱情的火焰、并深深知道忠贞的有价值的情人，怎么样了呢？凡是知道他们情况的人，哪一个不叹息？他们已经犯了罪，他们连玷污床第的事也不怕了……他们骂奸夫淫妇！哼！他们自己不也是奸夫淫妇吗？他们的灵魂不是已经变了吗？那极其可爱的形象，坏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而在他们心中曾闪闪发光，现在，为什么从他们心中消失了呢？美德的魅力为什么不能使曾一度爱美德的人永远厌恶不道德的行为呢？经过了多少个世纪才产生了这种奇怪的变化？花了多少时间才摧毁了如此甜蜜的记忆、并使曾一度享受过幸福的人失去对幸福的真正感受？唉！如果说第一次越轨的行为是难为情的和缓慢的，以后的越轨行为就是满不在乎的和容易的了。情欲的魔力啊，你这样蛊惑了人的理性，欺骗了人的智慧，改变了人的天性，而人们还毫无觉察呢！在人的一生中，只要有一分钟走入了歧途，只要有一步离开了正确的道路，那就会走上不可避免的斜坡，跌入深渊，直至清醒过来，才大吃一惊，发现自己虽天生有爱美德的心，但却满身都是罪恶。我的好友，让我们降下这块帷幕；难道我们不应当看清它所遮挡的可怕的深渊，才不致于向深渊走去吗？现在，让我回头继续叙述我这里发生的事情。

德·沃尔玛先生回到我家来了，对于我的容貌的变化，他没有任何不满意的表示。我的父亲不让我有喘息的机会。为我母亲戴孝的日期即将结束，我痛苦的心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我无法以这个或那个理由来推翻我所做的许诺。我答应的话，必须执行。将使你和我永远失去原来的我的那一天，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也许，我看见人们为我筹办丧事，也没有看见人们为我筹办喜事那么害怕。那要命的时刻愈临近，我愈不能从我心中消除我的初恋之情：我为消除它而做的努力，反而使它更加在我心中翻腾。最后，我精疲力尽，只好不再进行毫无成效的战斗了。在我向另外一个人宣誓永远忠实于他的时候，我也向你宣誓永远爱你。我像一个即将被宰杀来献祭神灵的牺牲那样被带到教堂去。

到了教堂，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我从未感到过的不安的心情。在这充满了神圣气氛的庄严朴素的地方，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感袭击着我的心，吓得我全身战栗，差一点儿晕倒在地。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拖着步子走到了讲道台前。我不但没有恢复常态，反而在仪式进行过程中愈加感到心烦意乱。我所看到的种种事物，都使我感到害怕。教堂的光线阴暗，参加婚礼的人鸦雀无声，他们的表情很肃穆。由我的亲友组成的送婚的行列，以及我可敬的父亲的那副威严的样子，使婚礼的进行具有一种庄严的气氛，使我不能不小心谨慎，做出遵从的样子，然而也使我一想到我的誓言是虚伪的，就全身发抖。我看见庄重地主持神圣的婚礼的牧师，就好像看见了上帝的化身，听到了神的声音。婚姻的纯洁性、庄严性和神圣性，在《圣经》中已叙述得十分清楚；它真诚的和崇高的义务，对个人的幸福，对社会的秩序和安宁，对人类的延续，是那么的重要，而履行这些义务又是那么地令人高兴，所有这些，使我的感受是如此的深刻，以致我觉得在我的心中发生了一场突然的革命。一股从前未曾有过的强大力量一下子就纠正了我在爱情上的越轨行为，使我的爱情按照天职和自然的法则走上了正轨。我在我心里说：“那洞察一切的神的眼睛，现在在观察我的内心。它要把我心中隐藏的思想和我口中说的话加以比较：天和地是我承诺的神圣义务的见证，它们将观察我对我的承诺是不是忠实执行，哪一条法律能容忍人类当中出现任何一个敢破坏这第一条法律的人？”

我忽然看见了多尔贝先生和他的夫人：他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他们向我投来的温柔目光，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更能感动我的心。你们这一对可爱的和睦夫妻，虽没有经过那么多恋爱的过程，你们的亲密之情不也是没有因此就少半分吗？天职和真诚把你们结合在一起：亲爱的朋友，忠实的夫妻，你们心中没有那吞噬心灵的火在燃烧；你们相亲相爱，你们的感情是纯洁的和甜蜜的；它滋润着你们的心灵，并得到智慧的赞同和理性的引导，因此，你们的幸福是牢固的。啊！愿我也能和别人结成这样的夫妻，像你们这样纯真，像你们这样幸福！尽管我已不能得到你们这样的幸福，但我要努力向你们学习。这些想法，唤起了我的希望和勇气。我把即将缔结的神圣的关系看作是一个新的起点；它将纯洁我的心灵，并把它奉献给我应尽的天职。当牧师问我是否愿意对那个即将成为我丈夫的人完全服从和忠实时，我的口和心都答应了。我将遵守我的诺言，直到我的最后一口气。

回到住处，我单独一个人经过一小时的静心思考之后，我开始感到十分惆怅。我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到这一小时时间的；因此，不管我是多么希望能好好利用这一小时，我也要不顾矛盾的心情，首先检查一下我自己。我担心，我这短暂的情绪激动，只不过是出于我的身分改变的缘故；我还担心，正如我从前是一个不乖的女孩子一样，将来我也可能是一个不贤的妻子。考验是经得起的，但是是危险的。我从回想你开始。我自己信得过我自己：我没有让任何甜蜜的回忆亵渎我刚才许下的神圣的诺言。我想象不出是什么奇迹能让我这么长时间地保持安静，尽管有许多事情使我回想起你。我怀疑这也许是由于我的心已经冷漠和忘却的缘故；同一种使人感到迷惑的情况一样，这是极不自然的，也是不会持久的。这种幻象并不可怕，我觉得，我还是像从前那样爱你，甚至

比从前还爱得更深，而且不因此而害羞。不过，我认为，我也不要因为思念你就忘记我是另外一个人的妻子。当我自言自语地说：“我是多么爱你”时，我的心都跳了，不过，我的良心和感官是平静的。从这个时候起，我认识到我已完全变了。纯洁的快乐像潮水似地涌进了我的心！早已消失的宁静的感觉，现在又重新恢复，使我这颗因做了丑事而憔悴的心又活跃起来，使我全身有一种新的舒畅的感觉。我觉得：我获得了新生，重新开始过另外一种生活。令人心悦诚服的美德啊，为了你，我重新开始这新的生活；是你使我认识到这种生活的可爱，我要把它奉献给你。啊！我已深深知道，如果失去了你，我将付出什么代价，因此，我绝不会第二次抛弃你！

在我对这么大、这么快和这么意料不到的变化感到惊奇的时候，我开始对我前一天的情况进行思考。我吃惊地发现，由于我忘记了我自己，忘记了我从第一次走入歧途以来所经历的种种危险，我竟表现得那么百依百顺，万般屈从。及时的思想转变，使我认识到了那引诱我的罪恶行为之可怕，唤起了我心中对清白节操的爱。是什么美好的幸福使我对爱情比对我所珍惜的荣誉更忠实？命运为什么会这样保护我，在你的爱情不专一或我的爱情不专一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去另寻新欢？我该不该拿我被第一个情人所战胜的抵抗精神和被欲望所征服的羞耻心去抵制另一个情人？我对一场已经结束的恋爱的权利的尊重，是不是超过了我对现在尚充分发挥作用的美德的尊重？当我在世界上只爱你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心安定过吗？和那些心口不一地发誓要永远相爱、而实际是一有机会就变心的情人有什么两样？每一次都有借口，借口实在多；经常做不道德的事情，我就不觉得不道德的事有什么可怕了。从做不体面的事开始，发展到干无耻的行为，终于无法控制我自己；从一个上当受骗的情人，变成一个失身的少女；我失去了童贞，从而也使我家中的人也失去了他们的希望。谁保证得了我不遭受我第一次错误给我带来的必然影响？谁在我走错了第一步路之后，制止我走第二步路？谁保持了 my 荣誉？谁还尊重我所爱的那些人？是谁把我置于一个有道德的、贤明的、不仅性格可爱、而且人品也好、对我这个不值得尊重和爱恋的人充满了尊重和爱的丈夫的保护之下？是谁设法使我仍然能成为一个贤惠的妇女，并使我有敢于成为这样一个妇女的勇气？我看见了这个人，我感觉到了他；那只领着我走过深渊的有力手，就是这只手在我的眼前拉开遮挡错误的帷幕，不管我愿意或不愿意都要恢复我的本来面目。我内心深处不断低声倾诉的秘密的声音，在我准备死去的时候，像雷鸣似地震响。执掌真理的神不允许我离开他，不允许我成为一个卑鄙的违背誓言的罪人；他使我内心感到悔恨，从而不再犯罪；他向我指出我将坠入的深渊。永恒的上帝，你让昆虫爬行，使天体运转，对我这个在你创造的万物之中的最卑微的人也百般眷顾！你使我又回到了你从前教导我喜爱的善！现在，请接受一个由于你的关心而洗涤了罪恶的心向你表示只有你才能得到的崇敬。

此刻，我强烈地感到我已被救出了危险的境地，感到我的荣誉和安全已得到了保证，因此，我匍伏在地，向上天伸出恳求的手；上天能利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保持和失去他赐给我们的自由，因此我恳求他，我对他说：“我需要你所喜欢的、而且只有你才能创造的善；我要爱你赐给

我的丈夫，我要作一个忠实的人，因为这是在联系家庭和整个社会方面我应尽的第一个职责；我要作一个贞洁的人，因为贞洁是培养其他美德的第一个美德。凡是有利于你所建立的自然的秩序的事，以及符合你赐与我的理性法则的事，我都要尽力去做。我重新把我的心交给你保护，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你手里。请你使我的一切行为都符合我的亦即你的意志，请你不要让我一时的错误影响我一生的选择。”

在做完了这个简短的祈祷（这是我怀着真正的殷切心情做的第一次祈祷）我感觉到我的决心是如此之大，以致认为：要实现我的决定，是很容易的，很快乐的，我觉得我已清楚地看到，为了抵抗我自己的心，我今后应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我所需要的、而我自身又没有的力量。明白了这一点，我就有了一种新的信心，并怨我自己以前简直是瞎子，以致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看出这个道理。我从来不是完全不信宗教的人，不过，也许任何宗教都不信，反而比在外表上装作信一个只安慰良心而不能真正打动内心的宗教好，比只知道几句箴言和只在某些时候信神而在其余时间就忘得一干二净好。尽管我极其认真地去作礼拜，但我从其中没有得到任何有助于安排我的生活的教益。我觉得我的天分很好，因此做事非常任性；我爱思考，认为自己看问题很有头脑。由于我找不到耶稣的教义和世人信奉的教义有什么共同之处，不知道我的信仰和经书有什么关系，我便采取折中的办法，按我自己平庸的智慧行事。我有一套信仰的信条，另外还有一套行为的信条；我到了这个地方，就忘了我在那个地方说过的话；我在教堂里是虔诚的信徒，而一回到家里，我就是爱动脑筋思考的哲学家。嗨！结果我什么都不是。我的祷告，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我的推理纯粹是诡辩。我把摇曳的火光当做指路的明灯，结果，把我引上了堕落的道路。

我不能详细叙述我直到今天才找到的这一内心的准则，使我对那些把我引入歧途的准则是多么地轻视。请你告诉我：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它们的依据是什么？善良的本能使我向善，而强烈的情欲又在我心中产生，而且还是产生于同样的本能，我用什么办法才能消除它呢？我对事物的秩序进行思辨，从而看到了道德的美，认识到了它对大家都有益。不过，这一切为什么和我个人的利益相冲突呢？对我来说，为我的幸福而牺牲他人的利益，或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我的幸福，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是由于怕羞或怕受惩罚，我才没有为我的利益去做坏事的话，那我就悄悄去做坏事，置道德于不顾的，如果我在做错事的时候被人当场抓住，大家将像斯巴达人那样惩罚我做事笨拙，而不惩罚我违犯禁律。好了，愿大自然把美的特征和对美的爱铭刻在我心灵深处；我有我的行为准则；美的形象不变，我的行为准则也不变。但是，我如何才能永远使这个在有感情的生物中还找不到可与之相比的内心的形象保持纯洁呢？难道你不知道放荡的爱将败坏人的判断能力和意志吗？你不知道每一个世纪的意识、每一个民族的和每一个人的意识，都将随着偏见的变化不定而不知不觉地改变吗？

我尊敬的和聪明的朋友，你要敬拜永生的上帝；你只需吹一口气，就能驱散理性的幻象，因为它只有一个空虚的外表，一见到永恒的真理就要逃跑。只有有形的东西才能存在。只有它能使正义有一个目的，使道德有一个基础，使它所喜悦的短暂的人生有一个价值。它不断地大声

告诉犯罪的人：你们暗中犯的罪已被人发现；它告诉被遗忘的正直的人：“你美好的行为是有见证的。”它是真正的完美的典型，它是永恒不变的本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它的形象。我们的欲念想破坏它的形象，那是徒劳的；它所有一切和无限的本质有关的特征，将时时呈现在理性面前，替理性恢复它遭到欺骗和错误行为所破坏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些优点好像是很容易识别的，只要有一般的常识，就可以看出来。人们不能从本质中抽出的观念，是神；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人所制造的。对这神圣的典型进行沉思，就能使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藐视人的卑劣的倾向，战胜他的不道德的习性。浸透了这些崇高的真理的心，是不会沾染人类的低下的欲念的；它向往无限的伟大，而不喜欢人类的骄傲；它向上天默祷，求上天帮助它摆脱尘世的欲念；即使它所敬拜的神不存在，它不断敬拜神，也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它自己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快乐和更加清醒。

你想找一个对某种不言自明的道理进行毫无根据的诡辩的鲜明的例子吗？那就让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你们那些哲学家的言论吧。他们不愧是为罪恶辩护的人，他们专门引诱那些已经败坏了的心。这些凶恶的理论家，采取直接攻击最神圣的誓约的办法，决心一下子就把以契约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彻底毁灭，这一点，难道还不鲜明吗？你看，他们是多么卖力地为一个人秘密通奸的人辩护啊！他们说：“这没有什么坏处，即使对那个蒙在鼓里的丈夫也没有什么坏处。”他们敢肯定那个丈夫永远都不知道吗？发伪誓和对爱情不专一的行为，只要不给别人带来坏处，就可以干吗？犯这种罪的人，所做的恶事难道还不多到足以引起人们的憎恨吗？怎么！背信弃义，浪掷自己履行不可违背的誓言和契约的力量，这难道不是坏事吗？自甘堕落，变成一个骗子和撒谎的人，这难道不是坏事？与人结成使自己想干坏事的关系，并谋害他人，甚至谋害自己曾经发誓要与之白头偕老的最亲爱的人，这难道不是坏事？能引起千百种犯罪行为的事，难道不是坏事？何况无论什么好事，只要因为人们去做，就可能产生许多坏事，则这件好事本身就是一件坏事。

两个人当中，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是自由的，没有违背对他人的誓约，就可以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吗？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的。婚姻的纯洁性，不容许破坏；这不仅是夫妻两人的利益，而且是所有的人共同关心的事情。每当一对夫妻用神圣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人都必须默默承担这样一种义务：尊重他们的神圣的纽带，尊重他们的夫妻关系。这一点，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反对秘密结合的有力的理由，因为，秘密结合不仅不能构成夫妻，而且还有使清白的心沉溺于苟且之事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公众是当众签订的契约的保证人。我们可以说，一个有廉耻心的女人的荣誉，是受到所有善良的人的保护的。因此，谁敢败坏她，谁就是罪人。第一，因为是他使她犯的罪；一个使他人犯罪的人，必须分担罪责，何况直接犯罪的是他，因为他破坏了得到公众承认的神圣的契约；没有婚姻，人类社会正常秩序中的一切，都不可能继续存在。

他们说，这种罪行是秘密干的，因此不会对任何人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既然这些哲学家相信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他们怎么能说秘密犯罪的事情只有在第一个受害人和唯一的真正的法官当场看见才算是罪？

只须躲避众人的眼睛，而不必躲避那些应当千方百计对之隐瞒的人，这种秘密，真是奇怪！即使他们不承认神灵无所不在，他们怎么敢说这种事对任何人都不会造成损害呢？他们怎么能说一个当父亲的对继承他产业的人是不是他的亲骨肉满不在乎呢？他们怎么能说他除亲生的子女以外，再多供养几个孩子也没有关系呢？他们怎么能说他把他的财产分给那些既使他丢脸又对他毫无父子关系的人也无所谓呢？我们反对这些唯物主义理论家；我们必须用天性的亲切的声音来反驳他们；人们在心灵深处是反对骄傲的哲学家的，是绝不会用善良的理性去攻击天性的亲切的声音的。既然是只有有了身体才有思想，则感情的产生就完全要依靠器官。同一个血统的两个人难道不应当有一个更相似的地方吗？难道彼此不应当更加依恋，而且，由于心灵和面孔彼此相像而更加相爱吗？

用外人的血来破坏这种自然的关系，并且实质上是败坏了把一个家庭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爱，你认为这不是坏事吗？在世界上，哪一个诚实的人愿意自己的孩子不养而去养别人的孩子？女人肚子里怀的是别人的孩子，这个罪还小吗？

我之所以特别谈到我们女性的问题，是因为我在他们所说的对别人毫无损害的胡乱行为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坏处！一个坏女人一没有了荣誉感，很快就会失去所有其他的品德，最后必然会堕落的。她以为事情做得很秘密，实则蛛丝马迹，细心的丈夫是早就看出了的，知道妻子已不再爱他了。她的花招，除了更加证明她已不把丈夫放在心里以外，又能表明什么呢？虚假的殷勤能蒙骗爱情的眼睛吗？依偎在爱人的身边，在感觉到他的手在拥抱自己的同时，又感觉到他的心在厌恶自己，这是多么令人难受的事啊！我希望：有了好运气，也要谨慎行事，不要一再忘乎所以。如果以为采取了预防的措施（上天将挫败她的措施）就满可以保住她所谓的清白和他人的安宁，我认为那是靠不住的。为了掩盖一次通奸之事，为了欺骗丈夫和拉拢佣人，为了不让人家把事情说出去，要制造多少假象，说多少假话，耍多少花招，才办得到啊！帮助犯罪的人是多么不光彩啊！给孩子们做出多么坏的榜样啊！为了满足犯罪的情欲而又不受惩罚，竟花那么多心思，这对孩子们的教育将产生什么后果呢？家庭的安宁和夫妻的关系，将变成什么样子呢？唉！能说这种事情对丈夫一点损害都没有吗？谁来补偿他心灵的损害？谁能还他一个可敬的妻子？谁能保证他的安宁和安全？谁能消除他心中有理由的怀疑？谁能使一个当父亲的人在拥抱他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还能保持天然的感情？

至于两个家庭之间由通奸和不忠实的行为而形成的所谓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正当的理由，而是一个荒唐的笑话，除了遭到人们的唾弃以外，是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谅解的。由这种荒淫行为引起的背叛、争吵、斗殴、谋杀和放毒行为，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它们很清楚地表明，由通奸苟合而相爱的人的安宁和关系，也将遭到这种行为的危害。由这种卑鄙可耻的通奸行为形成的结合，是和匪徒的结合相似的，必须彻底摧毁，才能保证合法的婚姻生活。

为了能平心静气地和你讨论那些道德箴言，我尽量不谈它们使我产生的愤恨。我愈发现它们的荒谬，我愈觉得它们不值一驳；一听见人们提到它们，不老远地躲开，就觉得害羞。你看它们是多么地经不起健全的理智的检验啊！然而，健全的理智在哪里？不到它们发源的地方去寻

找，又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呢？它为了指引人们，曾给人们以神圣的火炬，但有些人却用这神圣的火炬把人往毁灭的道路上引；对于这样的人，应该怎样看待呢？我们对那种口头上夸夸其谈的哲学，要加以警惕；我们不能相信那种假道德，因为它对其他的道德将起破坏作用，并为各种罪恶的行为提供借口，使人可以去干种种坏事。要想找到善，最好的办法是真心诚意地去寻找，因此，不追溯到一切善良行为的主导者，任你怎么找，也是找不到的。我认为，自从我开始改正我的感情和思想以来，我就是这样做的；如果你也愿意采取这个办法的话，你一定做得比我好。一想到你经常用高尚的宗教观念培养我的心灵，我就感到欣慰；你对我一向是赤诚相见，毫无隐瞒的，因此，如果你有其他看法，不妨对我谈谈。我觉得，我们谈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最高的神虽然在场，对我们也无妨碍，不仅不可怕，反而给我们带来希望。只有坏人才怕他；我们非常乐于有他作我们谈话的见证，让我们共同向他诉说我们的心声。如果有时候我们受到羞辱，那只能怨我们有短处；他至少是看到了我们的心的，我们的心也因此感到更加安宁。

即使这种安全的心理把我们引入了歧途，则它所依据的原则也将把我们领回正路。一个人言行不一，做的是一套，说的是一套，心思不专，做事没有定见，一生行事没有一件可以说得上完全是由他做的，这种人难道不可耻吗？我认为，只要不尚空谈，我们按照古老的格言去做，我们就有力量。人是有弱点的；创造人的仁慈的上帝，当然会原谅人的弱点。坏人是有罪的，是不会逃脱正义的惩罚的。一个不信神的人，只要幸运地生长在善良人家，他就会按照他所喜爱的美德行事，他做好事，是出于自己的爱好而不是由于自己的选择。如果他的愿望是正当的，他就会无拘无束地按他的愿望去做，即使他的愿望不正当，他也仍然按他的愿望去做，因为，他为什么要自己拘束自己呢？凡是承认并侍奉人类共同的父亲的人，都相信自己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并积极为达到这个目标而热心工作。由于他按照一个比他的喜好更正确的准则行事，所以他知道如何去做他应当做的好事，他将为了履行他应尽的义务而牺牲他心中的欲望。我的朋友，上帝要我们两人果断作出的，就是这种牺牲。把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的爱情，使我们的生活具有了美好的意义。尽管我们的希望破灭了，美好的意义是依然存在的，它不怕时间的流逝，也不因我们相距遥远而失去它的魅力，它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如此完美的感情是绝不会自行消失的。我们应当把它奉献给美德。

我还有话要告诉你。我们之间一切都变了，你的思想也必须改变。朱莉·德·沃尔玛已不再是你从前的朱莉了；你对她的感情必须彻底改变，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摆在你面前的选择：是往坏的方向变，还是往好的方向变。我记得一个你不能不服的作者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不诚实的爱情将失去它所有的魅力。为了要感知爱情的价值，我们的心就必须完全奉献于爱情，在提高我们的同时，也提高我们所爱的人。没有完美的思想，就没有对人的热情；没有敬爱人的心，必然使爱情变得毫无价值。一个女人怎么能尊敬她所轻视的男人呢？一个男人怎么会喜欢一个自甘下贱委身于一个坏蛋的女人呢？他们转眼之间就会谁也看不起

“人类共同的父亲”，在卢梭给雷伊的手稿中是“公正的基督徒的神”。

谁的。爱情，这美妙的感情，就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可耻的苟合行为罢了。他们将丢尽他们的体面，不会过上幸福的日子。”我的朋友，这段话我们必须重温，因为说这段话的人就是你。我们的心就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相亲相爱了吗？在我们的心中，诚实的品德就再也不像写那封信的时候可贵了吗？你看：由使人心醉神迷的甜蜜的乐趣发展起来的罪恶的欲念，今天竟使我们落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两人天生的对罪恶的恐惧心理，在我们犯了错误之后不久就消失了；我们恨我们过去互相爱过了头；一有了后悔之心，爱情也就随之消失了！为什么不净化如此珍贵的感情，使之持续长久呢？有利于保持贞操的事，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呢？最使人心醉的记忆，为什么不永远保存呢？是的，我尊敬的好友，为了使我们能长久相爱，我们应当互相放弃对对方的希望，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你今后作我心中的情人。这个想法是如此之好，以致我一有了这个想法，心中就感到安慰。

以上所说，是对我的生活的真实描述和我心中产生的种种想法的原始记录。我永远爱你，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对你的依恋之情仍然是如此之深和如此之强烈，以致使另外一个人感到吃惊。对我来说，我以前和你的爱情与我今后和另一个人的爱情，将是那么的不同，所以我对我今后的爱情的发展，不能不感到忧虑。我认为它的性质变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过去的错误反倒有助于我如何注意我现在的安宁。我知道，我今后必须严于律己，在品德的表现上要有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只有把你完全忘掉，才能做得让人们满意。我相信我能找到一个正确的准则，并按这个准则行事。我暗暗听从我的良心的引导，它就不会谴责我，它就不会欺骗一个真诚按它的引导行事的人。即使这样还不足以让世人说我做得对，但至少可以使我获得心灵的宁静。这一可喜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变化是我求之不得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的。我觉得，一个人的心一经败坏，就会永远败坏下去，除非有某种根本的变革，或财产和地位的突然变化改变他的关系，通过一次猛烈的冲击，才能使他重新找到一个良好的安排。否则，他是不会自动恢复善良的。他的种种习惯打乱了，他的种种感情也变化了；在大变动中，人们有时候会恢复他原先的性格，好像变成一个刚刚出自大自然之手的新人；这时候，他对过去卑劣行径的记忆，可以当作一种预防剂，防止他重新堕落。一个昨天是卑鄙的和懦弱的人，今天将变成高尚的和坚强的人。通过对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状况的深入思考，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的价值，我们一定要十分珍视这种价值。我的婚姻使我感受到的一些情况，与我对你讲的这些情况十分相似。我过去感到害怕的婚姻关系，把我从一个更加可怕的束缚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我的丈夫使我恢复了我本来的面貌，因此，他在我心目中是可爱的。

你和我，我们两人的关系太密切了，因此，即使我们的关系改变了性质，它也不会破坏的。虽说你失去了一个温柔的情人，但你得到了一个忠实的女友，所以，不管我们在心灵迷惘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我不认为这个变化对你有什么坏处。我告诉你：为了变得更加高尚和聪

慧，为了用基督徒的风俗来消除哲学的影响，你也应当照我这样去做。只有你也幸福，我才能幸福。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感觉到：没有美德，就没有幸福。如果你真正爱我的话，你就应当亲切地安慰我，看到我们两人的心在回到善以后，两心相爱的情意之浓，并不比它们在走入迷途的时候少。

我觉得，我用不着因为把这封信写得长，而需要向你表示歉意。如果我爱你的程度比以前差，这封信就会写得比较短了。在停笔以前，我还要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情。我的心上的有一个沉重的负担。我过去的事，德·沃尔玛先生一点也不知道，然而，毫无保留的真诚，是我对他的忠贞的义务之一。要不是你制止我的话，我也许已把整个经过向他讲一百次了。尽管我了解德·沃尔玛先生是一个很明智和忠厚的人，但一提到你的名字，就会牵连你，因此，我没有得到你的同意，是绝不会谈我们的事情的。我请求你允许我谈这件事情，你会不会感到不悦？我对你或对我，是不是估计过高，所以才这么相信我一定能够得到你的允许？我希望你认识到：不对德·沃尔玛先生讲这件事情，那是不对的，是天天都会使我感到难过的，在接到你的回信以前，我是每时每刻都不得安宁的。

书信十九 复信

你今后不再是我的朱莉了吗？啊！我敬爱的妻子，你不能这么说。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我的人。你是值得普天下的人都尊敬的女人，你是我开始对真正的美有所感知的时候就钟爱的女人；在我死了以后，只要我的灵魂中还保留有在我一生中曾使我的心感到喜悦的圣洁的美的记忆，你就是我情之所钟的女人。你在使你完全恢复美德方面所表现的勇气，更加反映了你原来的为人。不，不，正是在你断绝和我的关系的那一瞬间，你更加显得是我的朱莉。不管在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是多么痛苦，我也要在信上把我的感想告诉你。唉！正是由于失去了你，我才重新得到了你。可是，单单一想到要模仿你的勇气，我的心就战栗，受到既不能忍受又不能克服的罪恶的情欲的折磨，像这样的我，还是原来的我吗？还配得上得到你的欢心吗？我有什么权利拿我的苦衷和失望来打扰你呢？只要我能继续为了你而活下去，就不错了！啊！为了表示我对你的爱，我应当怎么做呢？

真是糊涂！我受的委屈难道还不够，非要再去受人家一番新的羞辱不可吗！我们之间的差别已被爱情消除，为什么还要去考虑呢？我们的爱情培养了我，已经使我和你相等了；爱的火焰激励着我，我们的心已融合在一起了。我们心中的想法是共同的，我的想法也和你的想法一样高尚。可是现在，我又重新跌落到了卑鄙的境地！美好的希望啊！你曾经充满了我的心，但又一再地欺骗了我，现在，你一去就不再回来了吗？她不再属于我了！我将永远失去她了！她去为另外一个人创造幸福了！……啊，太可恶了！哼，真该受地狱的惩罚！……水性杨花的女人！啊！你绝对不该……请原谅，请原谅，夫人；请原谅我在狂怒之下说的这些粗鲁话。上帝啊！你说得太对了，她不再是……她不再是我可以向她吐露衷情的温柔的朱莉了！怎么！我成了一个可怜的人，我可以说出我心中的不满！……她愿意听我说！我可怜吗？我今天是什么样子？……不，我再也不会使你由于你或我而感到羞愧了。我的话是说到做到的。我们彼此应断绝关系，各走各的路；单单从道德的角度考虑，我们也应当这样做。你把分道扬镳的路线画出来好了。我们彼此应当忘掉……你无论如何要忘掉我。我的决心已定，誓不更改；我再不向你谈我的情况了。

我是否可以谈一谈你呢？是否可以对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的事情——你的幸福，继续保持关心呢？你向我讲述了你的思想状况，但对你的命运却只字未提。唉！我的牺牲是多么大，你是完全清楚的，为了报答这一重大的牺牲，你也应当消除我的心难以忍受的疑虑才是呀。朱莉，你生活得幸福吗？如果你幸福的话，就请你在我绝望的时候，给我一个我能感觉得到的安慰。如果你不幸福，也请你千万告诉我，你告诉了我，我也许还没有那么难过。

我愈对你打算向你的丈夫坦白一事进行研究，我愈不赞同你这样做。过去，我总没有勇气拒绝你对我提出的任何要求，但这一次，我非坚决拒绝不可了。这件事情，是再重大不过了，因此，你一定要好好考虑我在下面阐述的理由。首先，我觉得，你为人高洁的气概，将使你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我看不出有什么严格的道德依据，使你非要向他人

坦白我们之间的事情不可。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契约有追究往事的效力。你也不必对过去的事情担负什么责任，更无须答应你没有力量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向你与之结婚的人汇报你婚前自由的时候做的事情呢？你婚前没有对他做过什么忠实的许诺，现在为什么要向他讲什么忠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不能有什么错误的做法，朱莉；因为，你所背弃的，不是你的丈夫，而是你的朋友。在你的父亲独断专行地把你许配给他以前，上天和大自然已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了；你另外和别人结合，无论从爱情或荣誉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罪过，我有权向德·沃尔玛先生索回他从我手中夺去的财产。

如果从义务的角度出发，非坦白此事不可的话，那也只是在有重新堕落之虞的时候，一个谨慎的女人为了保护自己才采取这种把话说在前头的办法。你的信，向我透露的你的真实心情之多，是你没有预料到的。在看你的信的时候，我感到：在我们热恋的时候，你对那种罪恶的结合的厌恶之心，反倒在我们彼此远离的时候完全没有了。

由此可见，你没有义务非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他不可，即使你不告诉他，也不能因此就说你不诚实。保守这个秘密，才是明智之举，因为，一讲了出来，就可能使你婚后应当珍惜的东西——丈夫的爱、夫妻的互相信任与家庭的和睦——有丧失的危险。你对这一步骤，充分考虑过没有？你是否充分了解你的丈夫，是否有把握这样做不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在世界上，有许多男人一听到这类事情就会产生疯狂的嫉妒心和强烈的恨，甚至谋害一个女人的性命，这些情形，你是否知道？如何处理这一微妙的问题，这要看时间、地点和人的性格而定。在我目前所在的国家，这类隐私的事情，不讲也是没有关系的；那些把夫妻关系看得很淡的人，并不把婚前的过错看作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错。有时候也有不能不坦率讲出这类事情的理由，不过，在这封信上，我不打算谈这些理由，因为就你来说，这些理由并不存在。我知道，有一些不甚规矩的女人这样做，倒也没有遇到什么风险就博得了为人真诚的美名，其目的，也许是想用这一点代价去取得她们在必要时可以滥加利用的信任。但是，在婚姻的神圣性受到尊重的地方，在圣洁的婚姻关系极其牢固、丈夫真心实意地爱他们的妻子的地方，他们是要他们的妻子把她们以前的事情一一讲清楚的，他们要求她们的心把一片温情都用之于他们；他们取得了一项他们原来没有的权利，要求她们在嫁给他们以前就把心专注于他们，他们对一个不贞洁的女人滥用自由的行为是绝不原谅的。

你要听我的话，贤明的朱莉，切莫头脑一热，就去做毫无效果和毫无必要的事。没有任何人强迫你泄露的危险的秘密，你一定要严格保守；你把它说出去，会使你身败名裂的，对你的丈夫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如果他值得你向他吐露真情的话，他听了之后会感到很伤心的；你这样使他感到痛苦，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他不值得你向他泄露这个秘密，你为什么还要给他一个找茬的借口呢？尽管你很坚强，经受得起你内心的责备，但你是否经受得起再次发生的家庭烦恼呢？你千万不可自己给自己制造痛苦，最后使自己失去了承受痛苦的勇气，如果顾虑太多，你将跌入比你刚刚摆脱的困境还坏的境地。处事明智，是一切德行的基础，我要求你：在你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事情上，一定要明智行事。如果这个性命攸关的秘密对你的压力太大，非消除它不可的话，那你至少也应当等

些时候，例如说几年以后，等你对你的丈夫有了更深的了解，等他对你的美和你的性格的魅力产生了敬爱之心的时候，再说也不迟。这些理由，条条都很充分，如果还说服不了你的话，你也不要拒绝不听向你阐述这些理由的人的声音。朱莉啊，你要听一个能够实践美德的人的话，他至少可以凭他今天为你作出的牺牲，要求你也为他作出一些牺牲。

这封信，写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我已意识到，我在这封信中又情不自禁地采用了你不愿意再次听到的语气。朱莉，我必须离开你！我这么年轻，就不能不断然舍去自己的幸福！唉，一去就不再回来的时光已经逝去！无穷无尽的悔恨源源而来！喜悦、欢娱、使人心醉神迷的乐趣、甜蜜的时刻、令人销魂的柔情！我的爱情，我唯一的爱情，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事和最迷人的享受！永别了。

书信二十 朱莉来信

你问我是不是幸福。这个问题使我很受感动，你提出这个问题，也帮助了我回答这个问题。要做到你所说的忘记过去，谈何容易，我承认：如果你不再爱我的话，我今后就不会幸福的。目前，我在各方面都是幸福的；在我的幸福中，唯一缺少的，就是没有感受到你的幸福。在上一封信中，我之所以避而不谈德·沃尔玛先生，是为了不给你增添烦恼。我对你的生性的敏感了解甚深，所以不能不担心我一谈到他，就必然会增加你的痛苦。好，既然你对我的命运感到不安，我就不能不谈一下我的命运所依赖的这个人，不过，我对你谈他的时候，采用的方式方法应当与他相称，符合他本人，因为，作为他的妻子和真诚的朋友，我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才合适。

德·沃尔玛先生大约五十岁，他的生活单调，很有规律，情绪也很稳定，因此，他的身体健康，气色很好，看起来好像才刚刚四十岁。除了经验丰富和做事老练以外，他一点也不像是上了年纪的人。他的相貌端正，显得和蔼可亲；他举动纯朴，性格很开朗；他对人的态度诚实多于殷勤；他说话虽不多，而且只谈有意义的事情，但他的话既不矫揉造作，也不咬文嚼字。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子，既不亲近谁，也不疏远谁，为人处事很合道理。

尽管他天生一副冷淡的样子，但他心里赞成我父亲的看法，认为我对他是很相般配的，因此，在他的一生中，他第一次产生了爱恋之情。他用情有节制，但是很持久，表现得合乎礼仪，很有分寸，而且一直是那个样子，从不因他身分的变化而变化；他以前对我是什么样子，婚后依然保持那个样子，有伤夫妻感情的事，从未发生过。我从未见过他有兴奋或忧愁的时候，他始终怡然自得，对一切都很满意。他从来不对我谈他，也很少谈过我。他从未主动来找我办什么事，但我去找他办什么事时，他也不生气，而在离开我时，总显得有点儿依依不舍的样子。他从来不笑出声，表情严肃，但又不是故作正经，相反，他平易近人的神情，好像是在暗示我也要像他那样保持活泼的心情。我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他也才对什么事情感兴趣，这样一来，我必须注意自己，为了他，我应当多做些好玩的事情才行。总之，他希望我生活得很愉快。他这个想法，并没有对我说过，而是我观察出来的。你希望他的妻子幸福，你的愿望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我曾多方留心观察过他，我发现，他除了喜爱我以外，就没有对任何人表现过喜欢的样子，而且，他对我的爱，是那么的平稳，那么的有节制，以致我们可以说，他想爱到什么程度，才爱到什么程度，而且，只有理智允许他爱我，他才爱我。他真有点像爱德华绅士所说的那种人。在这一点上，我发现他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受感情支配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是应当尊敬的，因为，感情使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看错问题；感情用事的依据往往是靠不住的，而理智是择善而行的，理智行事的准则是稳妥的，明确的，在生活中是容易实行的；理智从来不做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这类事情是不该它去做的。

德·沃尔玛先生最喜欢留心观察，他喜欢分析人的性格和他所看到的人的行为。他的分析是很深刻的，而且是非常公正的。即使一个敌人

伤害了他，他也要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敌人伤害他的动机和使用的手段，其态度之公允，简直像是在研究一项与他无关的事情似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听到别人谈起你的，但他本人有几次对我谈起你时，是显得十分敬重的，我知道，他敬重你的样子绝不是假装的。我有几次发现他谈话的时候在注意观察我的表情。很有可能：这种所谓的观察，乃是对我的惊惶的良心的暗中责备。不论后果如何，我都应当把对他坦白陈述我们的事情，当做我应尽的本分；我不应当因为害怕或害羞就有所保留；我已经向他公正地谈过你，所以，我也要向你公正地谈他。

我还忘了给你谈一谈我们的收入和对收入的管理。德·沃尔玛先生剩余的财产，再加上我父亲自留一笔年金之后余下的财产，我们的收入，只要精打细算，一般还过得去；家中虽然没有任何不适用的豪华的陈设，但在周围的贫穷人家看来，生活已经是相当富裕，十分舒适，应有尽有。他把家安排得井然有序，反映了他心灵活动的有条不紊；他好像是在按照治理世界的道理来治理一个小小的家庭。家中没有刻板的规矩，因为这种规矩使人麻烦的地方多于方便的地方，而且，除了订规矩的人自己以外，其他的人都是难以忍受的；家中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因为东西太多，反而会妨碍各种东西的使用。家里处处都可看到主人事必躬亲的痕迹，但是谁也没有产生过他事事都管的感觉。一开始，他就把事情安排得那样井然有序，所以，现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既事事都按规矩办，同时又人人都有自由。

我的朋友，以上是我对德·沃尔玛先生人品的简短的、但是是忠实的描写，把我和他共同生活以来所看到的情况如实告诉你。我第一天看见他是什么样子，他现在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任何变化，这就使我认为，我已把他观察得非常清楚，没有什么尚未发现的地方，因为我不相信他能另搞一套，而又不露马脚。

根据这样的描写，你自己可以先考虑一下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有这么多可以使我感到幸福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相信我是幸福的话，那就太藐视我了。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使我钻了牛角尖，也许也使你钻了牛角尖：我们把恋爱看作是结成美满婚姻的必要条件。我的朋友，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只要为人诚实，有美德，在某些方面情趣相投，地位和年龄虽有差别，但性格和脾气合得来，就可以结为夫妇。有了这些，

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像奢侈和吝啬那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了。本来是应当取法自然，按照快乐和生活的需要办的，却偏偏按别人的议论行事。有些人装饰他豪华的住处，而不管他的厨房里是不是有东西下锅；有些人主张餐具要漂亮，而菜肴不好也不要紧；有些人宁肯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其余时间挨饿也愿意。当我走到一个镶金边的碗橱时，我就知道其中一定有毒害我的酒。你在农家的屋子里，早晨吸到新鲜空气的时候，就一定会巴不得去看菜园的美景。你一早起来就去散步，接着有了胃口，就想吃早饭，可是这时候，偏偏管家不在，或者食物没有了，或者夫人还没有下开饭的命令，要让你等得着急；有时候，人们又告诉你，将很丰厚地供给你各种东西，但你一样也不许拿，要饿着肚子等到下午三点钟，和小伙子一起吃。我记得，我曾经在一座很漂亮的花园散步，据说，花园的女主人爱喝咖啡，不过，除非咖啡只卖四个苏一杯，否则，她是不喝的，但她对园丁却很大方，出手就给一千埃居。至于我，我宁肯花园的树篱修剪得差一点也不要紧，但咖啡是要喝的。——作者注

看来，她还没有透露那后来使她饱受痛苦的重要秘密，或者，她透露了，但不愿意在此刻告诉她的朋友。——作者注

结合之后就必然会产生温柔的眷恋之心。这样的结合，严格说来虽然不是恋爱结合，但甜蜜的程度是一点也不少的，而且是更加长久的。两性的爱，总是有惴惴不安的嫉妒和患得患失的忧虑相伴随的，这对需要保持愉快和睦的夫妻关系来说，是很不相宜的。结婚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互相眷顾，而且是为了共同尽公民生活的义务，为了持家和抚育孩子。而情人的眼睛里，则只有他们自己；心中关注的，也是他们自己；他们全神贯注的唯一事情，是彼此的恋情。夫妻生活的内容，不只是这些，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没有任何一种欲望能使我们产生像性爱那么强烈的幻想了：人们把性爱的疯狂当做爱情持久的表征；充满过多的甜蜜感情的心，以为可以把感情延续到将来，以为性爱继续存在，两人的爱情就不会终结。然而，恰恰相反，正是性爱的狂热，将使相爱之情逐渐减弱，和青春一同衰退，和美丽的容颜一同消失；年岁大了，火热的恋情也就淡了：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未见过哪两个情人到白头之时还彼此求爱的。因此，情人们应当估计到早晚有不再热爱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崇拜的偶像垮了，互相都觉得竟成了这个样子。各人怀着惊异的心情去寻找过去所爱过的对象；如果寻找不到，就反过来恼恨现今还存在的人，在自己的想象中过去把所爱的对象看得是多么的美，现在就看得多么的丑。拉·罗什福戈说：“很少有人在此不再相爱的時候，对过去的相爱感到害羞。”火热的恋情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厌倦，继之是冷淡，再接下去就是互不喜欢，直到最后发展成彼此都感到讨厌，如胶似漆的情人结果变成了互相仇视的夫妻，这是多么可怕啊！我亲爱的朋友，你在我看来，一直是很可爱的，你太可爱了，以致使我不能保持一身的清白和心灵的宁静。不过，我从来没有把你只是看作一个情人，我不知道你不再是我的情人以后将变成什么样子？我承认，即使爱情没有了，你的美德是存在的，然而，这是不是就足以使你乐于保持一种你心里并不喜欢的关系呢？许许多多讲道德的男人，最终不也都变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丈夫吗？根据以上所说，你可尽量发表你对我的看法。

在德·沃尔玛先生看来，没有任何虚幻的想法需要我们互相迎合对方的心：我们彼此都实事求是地以本来的面目对人。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感，不是情欲冲动的心中的盲目的欢乐，而是两个诚实的和理智的人永恒不变的依恋之情。这两个注定要在一起度过一生的人，对他们的命运是满意的，决心要使它双方都值得珍惜。看来，即使人们为了把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而专门训练我们，也只能训练成这个样子。如果他的心也和我的心一样温柔，则双方的一片好心反而有时候会发生冲突，结果是吵架了事。如果我也像他那样恬静，则我们之间就会过于冷漠，我们相处就没有现在这样愉快和甜蜜。如果他一点也不爱我，则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就不好过，如果他过分爱我，则我就会觉得他纠缠不休，令人讨厌。我们两个人，每个人对对方都做得恰到好处；他启发我的思想，我活跃他的心情，我们互相帮助，相处得很亲密。看来，我们是命中注定要在我们之间以他的智力和我的毅力组成一个单一的心灵。他的年纪虽然大了一点，但对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好之处，因为，从那种使我受到

朱莉竟看过拉·罗什福戈的书，而且一有机会就引用，这使我感到吃惊。拉·罗什福戈的坏书，老实人是从来不喜欢看的。——作者注

折磨的情欲考虑，可以肯定，如果他的年纪较轻，我也许更不愿意和他结婚了，如果我过分踌躇，则我心中可喜的变化，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我的朋友，上天使父亲产生的良好意愿得到实现，使孩子的顺从得到报偿。我说这番话丝毫没有想使你不高兴的意思。只要一想到我应当让你对我的命运完全放心，我就还要继续对你讲一讲我的看法。即使有我以前对你的感情，而且现在也承认这些感情，但我仍然是自由的，在选择丈夫方面可以自己作主，我要那照亮我的心、并了解我内心思想的上帝为我的真诚作证：我选择的不是你，而是德·沃尔玛先生。

把我留在心里还没有讲的话，全都告诉你，也许对你的完全恢复健康有好处。德·沃尔玛先生比我的年纪大。既然上天惩罚我的过错，不允许我有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我就下定决心不另嫁他人。他虽没有找到一个贞洁的女子的福气，但他将来至少会留下一个守节的寡妇。你对我是十分了解的，所以请你相信，我这番话对你说了之后，就绝不收回的。

我为了解除你的疑虑而说的这些话，还可以用来部分消除你的反对意见，让我向我的丈夫坦白陈述我应当告诉他的事情。他为人很明智，所以不会因我痛悔前非而采取这一令人羞辱的做法反倒惩罚我。我根本不会使用你所说的那些女人玩弄的诡计，虽说我玩了诡计，他也不会对我起疑心。至于你所说的不必向他坦白我们事情的理由，那完全是诡辩，因为，尽管我对一个当时还不是我丈夫的人没有任何义务，但不能因此就对他示以假象，而不告诉他我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一点，我早就想好了，而且在结婚之前就想好了。我的父亲逼我立下誓言，不谈此事，我觉得那是不对的，因为，发伪誓就是一项罪过，坚持伪誓，那就是罪上加罪了。我还有另外一个连我的心都不敢承认的理由，要是用这个理由来解除我的义务的话，我的罪就更大了。多亏上天，这个理由已不再存在。

有一个理由倒是能站住脚的，而且是很有力量的，那就是：如果我坦白告诉他的话，那将毫无必要地扰乱一个诚实的人的心灵的宁静，因为这个人的幸福，在于他对他的妻子的敬重。当然，是否割断我们之间的关系，已不再取决于他，而要巩固我们的关系，又不能靠我决定，因此，我很可能由于考虑不周而吐露实情，结果是白白使他心里难过，除了消除重压在我心中的一个不光彩的秘密外，便别无好处。

我现在疑虑不定，该怎么办呢？在等待上天启发我怎样更好地尽我的义务的时候，我将按你的友好的忠告行事：我绝口不谈我们的秘密，不向我的丈夫讲我的错误，并尽量用一件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取得他的谅解的行为来将功补过。

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我的朋友，我们之间的一切来往，今后应当停止了。如果德·沃尔玛先生接受我的坦白陈述的话，那就请他决定我们的友情可以继续联系到什么程度，而我们则给他以我们清白无瑕的证据，不过，我不敢征求他对这种做法的意见，我从过去痛苦的经验中知道：表面上十分合理的习惯，往往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因此，现在是应当凭理智行事的时候了。尽管我心里是踏实的，但我不愿意做裁判我自己的事情的法官；作为一个妇女，我绝不自以为是，因为，这种妄自尊大的心理，在我少女时候害了我。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我要求你也不要再给我写信了。不过，由于我对你依然关心，而这种感情又是同照亮我心的阳光一样纯洁，所以，如果有时候能得到你的消息，知道你得到了你应当得到的幸福，我将感到高兴。你得便时，可以给多尔贝夫人写信，把你认为有趣的事情告诉我们。我希望你信中的话都是诚诚实实的。我的表妹是很聪明的和有见识的，因此，只有适合于我看的信，她才能转给我，如果你滥用这点便利，随便乱写，我们的通信就会中断的。

再见了，我亲爱的好友，如果我相信财产会使你得到幸福，我就会叫你“去追求财产”，不过，你也许是看不起财产的，因为你有许多才能，用不着财产，所以，我要叫你“去追求最大的幸福”，这是智者的财富。我们经常感觉到：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智者的财富。不过，要小心“道德”这个过分抽象的词，华而不实，是一个故弄玄虚的词，只能用来迷惑他人，而不能用来陶醉自己。当我想到那些一肚子私通苟合的人却公然满口的道德时，我便不寒而栗。你是否知道：在我们有了私通苟合之事以后，这个既十分庄严同时又遭到极大的亵渎的词，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正是这种使我们彼此欲火中烧的疯狂的爱，给纵情欢娱披上了神圣的热情的外衣，使我们觉得纵情欢娱是非常甜蜜的，结果使我们此后大受其苦。我敢说，我们是真心珍视美德，并愿意按照美德的要求去做的。但是，在我们去追求美德的时候，却搞错了目标，去追求一个虚幻的影子，现在是到了应当终止这种幻想的时候了。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现在是应当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的时候了。我的朋友，迷途知返，这对你来说，并不困难。你本人就是你自己的向导，你虽忽视了向导，但绝不会不要他。你的灵魂是圣洁的，它爱一切善良的东西，它之所以有时候无视了善，那是因为它没有用全力坚持的缘故。请你深深探索你的良心，看你是否还能找到某些被忘却的原则，可以用来调整你的行动，使它们之间更加紧密联系，去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我告诉你，单以道德做你的行为的支柱，那是不够的，如果你不把这个支柱建立在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那是靠不住的。请你回忆一下印度人的话，他们说：“世界是驮在一个大象身上的，而大象又是站在一只乌龟身上的，”当人们问他们乌龟又是趴在什么东西上时，他们就说不出来了。

我希望你记住你的女友对你说的这些话，抛弃使我们长期偏离正确方向的歧路，另外选择一条通向幸福的正确道路。为了你和为了我，我将不断向上天祈求那纯洁的幸福，只有我们两人都得到了幸福，我才心满意足。啊！尽管我们年轻时候犯了错误，但只要我们的心还能互相呼应，我们就至少要做到：知错就改，改了就记住，而且还要对那位古人说：“啊！要是我们未走过错路，我们反倒会误入歧途。”

我这个说教的女人的规劝的话，就说到这里。也许我今后还有很多规劝我自己的话要说。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永别了，铁的义义务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不过，你要相信，朱莉的心是永远不会忘记她所爱……我的天！叫我怎么说呢？……叫我怎么说，你从这张信笺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唉！在向我的朋友最后告别的时候，难道不允许我们

互相温存一番吗？

书信二十一 致爱德华绅士

真的，绅士，我的心灵受到了生命的拖累。生命早已成为我的负担，我已失去一切使我珍惜生命的东西；对我来说，除了烦恼和厌倦以外，就别无其他了。有人说，没有那个给我生命的人下命令，我是无权处置我的生命的。我深深知道，从好几个方面来说，我的生命也是属于你的。你对我关怀备至，救过我两次性命；由于你的恩惠，我才至今还活着。我只有在确信我自杀而又不犯罪的情况下，或者在毫无把我的生命用来为你效劳的希望时，我才处置我的生命。

你说你需要我，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假话？自从我们到伦敦以来，你不仅不要我关心你，反倒是你一心照顾我，你对我的关心照顾纯粹是多余的！我的绅士，你要知道，我恨我的罪过甚于恨我的生命；我崇拜永恒的存在。我的一切都是受你之赐，我爱你，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你，不过，友谊和义务能把一个不幸的人留在人间，但要想把他永远束缚在这个世界上，那是用任何借口和诡辩都不行的。你应当给我以理智的启发，把你的心里话告诉我，我一定洗耳恭听。不过，你要记住：切莫趁我绝望的时候欺骗我。

你要我讲一讲我的理由吗？很好！我就对你讲吧。你要我根据你提出的问题的的重要性来决定我对它思考的程度，这一点，我完全赞同。我们要平心静气地探索真理，在讨论一般的问题时，要把它看作是事关他人而不涉及自己。罗贝克在自杀以前曾对他自杀的原因做过一番解释。我不想学他那样专为此事写一本书，我对他的书并不十分满意，然而，我想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学他处理此事的冷静。

我早就对这个重大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了。这一点，你大概是知道的，因为你了解我的命运，而我还活着。我愈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愈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归纳成这样一个基本的命题：我们应当在不触犯他人的前提下求福而避祸，这是自然的权利。当我们的生命已经成为一种祸害，对谁也没有好处的时候，那就应当允许我们摆脱它。如果在世界上有一个明白无误的准则的话，我认为，这个准则就是。如果谁能推翻这个准则的话，则人的行动没有一桩不是罪恶了。

诡辩学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呢？首先，他们认为生命不是我们原有的东西，因为它是别人给我们的。然而，既然它已经由别人给予我们了，那它就属于我们所有了。他们的两只胳膊不也是上帝给的吗？然而，当他们患坏疽病的时候，他们就截去一只胳膊，如果必要的话，连两只都一起截去。类比法，正是为那些相信灵魂不灭的人创造的，因为，既然我可以牺牲一只胳膊以保全一个更珍贵的东西，即我的身体，则我也可以牺牲我的身体以保全另外一个更珍贵的东西，即我的幸福。虽说上帝赐与我们的一切礼物都自然是我们的财富，但它们是太易于改变它们的性质了，因此，上帝又赐与我们理智，以便我们能够对它们进行鉴别。如果我们不能按这个法则挑选一些礼物和抛弃一些礼物，这个法则对人类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理由很不充分，他们翻来覆去地变着花样说。他们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看作是一个站岗的士兵。“上帝把你安置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说，“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你为什么离开这个世界呢？”不过，单

拿你自己来说，上帝既然把你安置在这个城市里，你为什么未得到他的允许就离开此城呢？上帝的允许岂不是不妥吗？而我，不论他把我安置在什么地方，是安置在一个物体里还是在地上，都只有在我感到舒适的情况下，我才呆在那里，而一当我觉得呆在那里不舒适了，我就要离开。这是大自然的声音和神的旨意。“你必须等待命令，”这我同意，但倘若我是自然死亡的，则我的生命，不是上帝命令我舍弃，而是他夺走的；反之，他可以使生命变得让我无法忍受，然后命令我把它抛开。在第一种情况下，我将全力反对；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服从。

你是否想象得到有那么一些人竟错误到指责自愿死亡是反抗上帝的旨意，是在逃避他的法律。不愿意活，不仅不是为了逃避上帝的法律，反倒是在执行他的法律。唉！难道上帝只是对我的身体才有权力吗？在宇宙中，哪个地方或哪个人不归他掌管？当我净化了的实体更像他的实体的时候，他对我就不直接指挥了吗？不，他的公正和善良使我有了希望。如果我以为一死就可以逃脱他的权威的话，我就不愿意死了。

这是《费登》中的许多诡辩的话之一，看起来还满有高深的道理呢。“如果你的奴隶要自杀，”苏格拉底对塞布斯说，“如果可能的话，难道你就不惩罚他不该以这种手段使你的财产受到损失吗？”好一个苏格拉底，你这是什么话？人死了以后难道就不再属于上帝了吗？情况绝不是这样，我们倒要问一问：“如果你给你的奴隶穿一件使他在为你劳动时感到极不舒服的衣服，但他为了更好地为你工作而脱去这件衣服，你是否会因此就惩罚他呢？”全部错误在于把生命看得太重了，好像我们的存在完全要依靠它似的，好像人死了以后就化为乌有了似的。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眼中是无所谓的，从理智的角度看，也是无所谓的，因此，我们也应当把它看作是无所谓的才好。我们抛弃我们的躯体，只不过是脱下一件不舒服的衣服而已，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我的绅士，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是不怀好心的，他们的理论是非常荒谬的和有害的。他们把这一个所谓的罪行说得很严重，好像此举就自己剥夺了自己的存在似的，因此，他们要惩罚他，好像这个人应该永远活下去似的。

《费登》只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论点，但他们却没有使用。这部对话录，只轻描淡写地讲了一下，便一带而过。苏格拉底遭到极不公正的判决，几个小时后就要失去生命，因此他没有必要仔细探讨是否可以让他自己支配他的生命。假定他真的发表了柏拉图所记述的那些话，我告诉你，绅士，他就会在付之实践之际把他的话更加认真地思考的。卡托在离开人世的那个夜晚，曾把这部书从头到尾地看了两遍，结果他还是自杀了，这就证明：他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没有找到任何有力的论点反对一个人有权支配他自己的生命。

这些诡辩家还问生命是不是一样坏东西。一想到生活中充满了那么多的错误、苦难和罪恶，人们往往就会问生命究竟是不是一样好东西。恶事不断地使最有道德的人感到困惑，只要他还活着，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变成坏人的猎获物，甚或他本人也会变成坏人。不停地战斗和遭受苦难，这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不停地干坏事和遭受苦难，这就

《费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作的一部对话录，记述了苏格拉底和门徒的最后几次谈话。费登是苏格拉底的门徒之一。

是坏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在其他方面，他们之间是不相同的，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生活中充满了烦恼。如果你要有力的证据和事实的话，我可以给你举出许多神的启示、智者的抗辩和以死相报的道德行为。绅士，我们暂时不谈这些，因为我要对你讲一讲我的看法，我现在问你：智者在世上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如果不是潜心修养，努力做到一生心如槁木，又是什么呢？从理智的角度看，我们逃避人类灾祸的唯一办法，难道不是脱离世间的一切事物，脱离我们本身的一切有害因素，收敛自己的心并进行严肃的修养吗？如果我们的情欲和错误给我们带来了不幸，我们应当如何强烈地追求一种能使我们摆脱情欲和错误的心境呢？那些耽于肉欲的人，为什么要追逐感官的享乐，从而毫无节制地增加他们的痛苦呢？可以说，他们活在世间的时间愈长，他们的存在愈将化为乌有；他们留恋的东西愈多，他们身上的锁链愈重。他们的每一种享受，都将使他们痛苦地失去许多东西：他们愈纵情声色，他们愈痛苦；他们的寿命愈长，他们愈可怜。

不过，一般地说，一个人能在世上多活几年，即使活得不愉快，那也是一件好事，这，我同意，我也不希望整个人类都一起死掉，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坟墓。有一些不幸的人的造化特别好，所以不愿意走这条共同的道路，不过，大自然也要他们经过失望和悲惨的痛苦的折磨之后，才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就这些人来说，要我们相信他们活着是好事，那是荒谬的。同样，要我们相信饱受风痛病折磨的诡辩家波西多里乌斯会否认活着不是一件坏事，那也是荒谬的。就我们来说，只要活着是一件好事，我们当然是希望活着，只有在遭遇到极其痛苦的事情时，我们才会放弃这个希望，因为，大自然使我们对死亡有一种很厉害的恐惧感，以致使人间的其他痛苦在我们的眼中看来就不算是痛苦了。一个人在决心不要他的生命之前，总是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受那艰难痛苦的生命之累的，然而，一旦他心中对生命的厌腻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则生命对他显然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应当尽快把它抛弃才好。虽然我们不能确切断定什么时候生命不再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我们至少在它出现坏的苗头以前，应当及早明白生命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就每一个明智的人来说，在产生抛弃生命的念头以前，他是早就有了抛弃生命的权利的。

不仅如此，起先，他们为了剥夺我们摆脱生命的权利，就否认生命可以成为一个不好的东西，后来，为了责备我们经不起生命的折磨，又承认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据他们说，逃避生活中的灾难和痛苦，是一种怯弱的行为，因此只有胆小的人才自杀。啊，罗马，你这个称霸世界的城市，帝国赐与了你多么好的一批胆小的人啦！其中有亚丽、埃波琳和卢克莱修，她们都是妇女；还有布鲁土斯，还有卡西乌斯，还有

亚丽，古罗马的一个妇女，在其夫为暴君尼禄处死时，她为了激励丈夫不怕死，竟决定自杀，向丈夫做出不怕死的榜样。

埃波琳，古罗马军官撒比鲁斯之妻，在其夫被罗马皇帝维斯帕西安判处死刑时，要求把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处死。

卢克莱修，古罗马的一个贞烈妇女，遭到罗马皇帝塔尔昆尼乌斯之子的凌辱后，愤而自杀；其夫科拉廷在布鲁土斯的帮助下，领导人民起义，推翻了塔尔昆尼乌斯的统治。

布鲁土斯，见卷二书信十一。

你这位与上帝一同享受诚惶诚恐的世人的尊敬的伟大圣明的卡托，你的威严样子使罗马人产生了神圣的激情，使暴君吓得全身战栗；你的那些高尚的崇拜者，没有料到如今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一帮摇唇鼓舌之徒竟因为你在铁窗中拒绝把罪恶之事赞为美德，就说你是一个懦夫。现今的作家的威力之大，真了不起，手里有了笔，胆子就壮了。不过，请你这位为了更长久地忍受生命的痛苦而勇敢地退出一场战斗的勇士告诉我，当一块火红的木炭掉在你这只舞文弄墨的手上时，你为什么要赶快把手缩回去呢？哼！你也胆小，怕木炭烫你！“谁也不能硬要我去挨烫嘛，”你说，而我，谁又能硬要我去忍受生命的痛苦呢？对上帝来说，创造一个人，是不是比创造一根麦秸更费事呢？人和麦秸难道不同样是由他创造的吗？

诚然，咬紧牙关忍受不可避免的痛苦，那是要有勇气的，然而，自己偏要去遭受本来可以免受其害的灾祸，那就是一个疯子了，毫无必要地去忍受痛苦，那是大不应该的。一个不善于以速死的办法摆脱痛苦的生命的人，就好比是一个宁肯让伤口感染而不去请外科医生给他开刀医治的人。尊敬的巴里索，快来把我这只可能使我痛死的腿锯掉吧！我看着你给我锯，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我甘愿让那位不敢接受手术而让其大腿烂掉的勇士说我是懦夫。

我承认，由于有对他人应尽的义务，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自己处置自己的生命，然而，应尽义务的人何其多！一个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一个有抚养儿女之责的父亲，一个无力偿还借款就可能使债权人破产的债务人，不管情况如何，他们都是要尽他们的义务的；有许许多多社会的和家庭的关系，迫使一个不幸的诚实人不能不忍受生活的痛苦，以避免遭受更大的痛苦，难道由于这些缘故，就可以不问情况如何，牺牲许许多多可怜的人的利益，去保全只对一个不敢死亡的人才有用的生命吗？“我的孩子，你把我杀了吧，”那个衰老的野蛮人对吃力地背负着他的儿子说道，“敌人已经来了，快去和你的兄弟们一起战斗，救你的孩子要紧，不要让你的父亲被敌人生擒，因为我曾经吃过他们父母的肉。”即使饥饿、疾病、灾祸和比野蛮人还厉害的家庭纠纷允许一个身已残废的人躺在床上消耗一家人勉强够吃的粮食，但一个万念俱灰的人，一个上天已经使他只能在世上孤独生活的人，一个苟延残喘而不能再做任何有益之事的人，其诉怨既已令人感到厌烦，其痛苦对他人又毫无用处，为什么不让他有离开世上的权利呢？

绅士，你好好研究一下我说的这些道理，你把它们综合起来，就会发现它们讲的全是最简单不过的自然权利，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对之有所怀疑的。既然可以让一个人医治他的风痛，又何以不让他医治他的生命呢？这两者不都是同一只手给我们制造的吗？死是难受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药物吃起来是津津有味的吗？宁肯死也不愿意吃药的人是不不少的！须知：人的天性对死和吃药都是很厌恶的。请告诉

卡西乌斯，古罗马将军，谋刺恺撒的主谋之一，公元前四二年自杀。

卡托，见卷二书信十一。

巴里索是里昂的一位外科医生，一个很高尚的人，一个好公民，一个很重交情的好朋友。他虽受到人们的忽视，但不会被那些受过他的好处的人所遗忘。——作者注

我：为什么允许用吃药的办法使人摆脱一种短暂的痛苦，而不允许用自杀的办法使人摆脱一种无法医治的痛苦？用金鸡纳霜治发烧，为什么其罪过就没有用鸦片治结石那么大？就我们用这两种药的目的来说，这两种药都是用来使我们摆脱痛苦的；就方法来说，这两者都是很自然的；就上帝的意志来说，要是他不给我们送来痛苦，我们哪里有什么痛苦需要去搏斗？我们想逃避的痛苦，哪一个不是他的手造成的？他的力量到何处为止？我们能合情合理地抵抗到什么程度？虽说一切事物的现实状况都是出自他的安排，难道就不允许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状况加以改变吗？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怕触犯他的法律，就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了吗？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将触犯他的法律吗？不，绅士，人的天职是很伟大的和崇高的。上帝之所以使人具有生命，绝不是为了让我们永远安安静静无所作为，他给人以行善的自由，给人以向善的良心，给人以择善而行的理智。他使人成为自己行为的唯一的评判者，他在人的心中写道：“做于你有益的事，而又不损害别人。”当我觉得死对我有利的时候，如果还硬要活下去的话，那就是在违抗他的命令了，因为，只要我认为死是可取的，他就会让我去死的。

博姆斯顿，你是很聪明的和坦诚的，请你告诉我：我们的理智能从宗教信仰中推演出哪些有关自愿死亡的可信的教义？基督徒提出了相反的教义，但他们的依据，既不是他们的宗教原理，也不是基督徒唯一的典籍《圣经》；他们纯粹是从异教徒的哲学中推演出来的。他们的那一套新理论，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并无一语道及。第一个提出这种理论的人是拉克丹蒂乌斯和奥古斯蒂努斯；他们唯一的立论依据，是我在前面批驳过的《费登》，因此，信徒们以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在按《福音书》的教导行事，而实际上他们是在追随柏拉图的哲学。的确，在一部《圣经》中，你在哪一页上看到有不许自杀的律条？在哪章哪段有一句谴责自杀行为的话？奇怪的是，在自杀的人的事例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例受到过人们的责备！还有，参孙的事例之所以受到赞同，就是因为他创造了对敌人进行报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也许是为了表明一件罪恶的事情之情有可原；这个因受一个女人的诱骗而丧失其力气的人，他之所以要重新恢复他的力气，难道是为了去犯一项名副其实的大罪吗？难道上帝还会存心骗人吗？

“摩西十诫”说：“不可杀人。”结果怎样呢？如果这一条要在世上严格实行的话，那就连坏人和敌人也不杀了，而那个曾经使许多人丧失性命的摩西，他本人就没有实行他自己的训条了。如果有什么例外的话，第一个例外当然是赞成自愿死亡的了，因为它不存在暴力和不公正的问题，而这两点，恰恰是杀人之所以是犯罪行为的原因，而大自然又对之严加防范的。

他们还告诉人们：“你们要耐心忍受上帝赐给你们的痛苦，把你们所受的苦变成功德。”如果这样来实行基督教的教义的话，那简直是把

拉克丹蒂乌斯（二六—三二五）拉丁雄辩家。

奥古斯蒂努斯（三五—四三）非洲主教，著名的新柏拉图哲学的鼓吹者。

关于参孙为了报仇而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请参见《旧约全书·士师记》第十六章。

摩西十诫，请参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教义的精神完全领会错了！人遭受千百种痛苦，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块由苦难组成的织物，他好像就是为了受苦受难而生的。在他所受的苦难中，有些是可以躲避的。理智当然是希望他能躲避；宗教是从来不违背理智的，因此也会赞成人躲避他能躲避的苦难。然而，理智使人躲避的苦难的数目，与他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被迫忍受的苦难相比，那简直是太少了！仁慈的上帝让人把它们变为功德的，是后一种苦难，他接受他强迫我们缴纳的贡品，让我们今生奉献，来生受益。对人的真正的惩罚，只能来自大自然，而他之耐心忍受强加在他身上的痛苦，那是按上帝对他的要求做的，如果谁硬要多做一点，那他就是一个疯子，应当把他关起来，或者是一个骗子，应当加以惩处。因此，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躲避一切可以躲避的苦难，即使这样，我们躲不过的苦难还是太多。生命一旦成为一个不好的东西，我们就应毫不惋惜地抛弃它；此事可以由我们自己作主，既不冒犯上帝，也不冒犯他人。如果要对最高的存在奉献一件牺牲的话，除死以外，还能奉献什么呢？让我们把经过理智的思考而决定的死奉献给上帝，把他向我们索还的灵魂静静地安放在他的心里。

这是良知对所有的人宣示的大道理，而且是得到了宗教认可的大道理。现在，让我们回头来谈我们自己。你对我赤诚相见，而我也深知你的痛苦，你遭受的痛苦并不比我少。你的痛苦和我的痛苦一样，也是没有办法医治的，而且，愈是没有办法医治，愈是把荣誉看得比财产更重要。我承认，你是咬紧牙关忍受你的痛苦的，你有美德做你的后盾，再前进一步，它就使你解脱了。你要求我忍受痛苦，绅士，我倒是要要求你结束你的痛苦。我现在让你来评判：在我们两人当中，谁对谁更有用。

我们为什么迟迟不走这该走的一步路呢？难道说我们硬要活到年纪老迈，在已经失去了生命的魅力之后还要苟恋余生吗？我们为什么要可怜巴巴地费那么大的力气拖着一副衰败的身躯？以我们现在的年龄而论，心灵的力量可以很轻易地使我们的生命摆脱一切束缚，知道如何去死，往后，就只好呻吟地等别人来夺去我们的生命了。当我们产生了活够了的心情，巴不得死的时候，我们就要趁此时刻死去；我们切莫等待死神带着一副吓人的样子在我们不愿意死的时候来催我们的命。我记得，我有一个时候，曾祈求上天只让我活一个小时，要是那时候我真的死了的话，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很沮丧的。唉！要割断把我们的心与人世相连的纽带，真难啊！因此，一把纽带割断，就马上离开，这才是明智之举！绅士，我认为，我们两人都有资格住在一个更纯洁之地；美德

这封信竟谈这个问题，真是奇怪！一个人为自己研究这样的问题，能如此平心静气地阐述自己的看法吗？这封信是不是捏造的，或者，作者是不是存心让人家批驳？值得怀疑的，是他引用罗贝克的例子，他似乎想用罗贝克的例子来证明他也应当这样做。罗贝克是那么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以致决心把它写成一本书，一本厚厚的长篇巨著，而且书中的语言平平淡淡，笔调十分凝重。罗贝克说，他把书一写好，就可以死了，而且死的时候，也的确像他著书的时候那样安详。我们切莫相信世纪的偏见和民族的偏见。如果不按他的方式自杀，那就只有在自杀的时候暴跳如雷了。一切勇敢的行为，在心灵软弱的人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心忖度他人的心。然而，我们还可举出许许多多经过证实的贤人的事例，他们既无后悔的表示，也不大发雷霆或做出绝望的样子。他们之所以不要自己的生命，唯一的原因是由于生命已经成了他们的累赘，因此，他们死的时候，比他们生的时候还安详。——作者注

已向我们指出了这个地方，而命运也要求我们赶快去寻求。愿友情在我们一生的最后时刻把我们两人紧紧联结在一起。啊！两个知心的朋友互相拥抱，自愿同时结束他们的生命，同呼最后一口气，让两个灵魂同时脱离他们的身躯，那是多么惬意啊！他们的最后一分钟有什么痛苦？有什么可后悔的？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可恋恋不舍的？他们一起走，他们在世上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

书信二十二 复信

年轻人，一股盲目的激动心情使你迷失了道路。你说话要慎重，切莫借征求意见之名，反而向他人乱出主意。除了你说的那些痛苦以外，我还经历过其他的痛苦。我有坚强的灵魂；我是英国人，我知道应该如何生，所以我也知道应该如何死；在痛苦面前，我能拿出男子的气概来忍受痛苦。我已经看见死神来到我的跟前，然而我对他满不在乎，根本不理他。现在让我来谈谈你。

是的，我需要你，我的心灵需要你的心灵；你的帮助对我是很有用的。在有关我一生的最重大的事情上，你的理智可以给我以启迪，如果我不用你的理智的话，你怪谁呢？你的理智到哪里去了？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你还能做什么事？像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用呢？我还能指望你帮我做什么事？一种失去理智的痛苦，使你变成了愚昧和冷漠的人。你不是一个男子汉，你是一个无用之人。如果我不想到你可以变好的话，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是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差的人了。

我拿你自己的信来证明我说的这番话。从前，我觉得你是重感情和爱真理的。你的感情是真诚的，你的见解是正确的。我之所以喜欢你，不单单是出于爱，而是经过选择的，是要在你身上试验我培养智慧的一个方法。然而如今，在你似乎觉得写得挺得意的这封信中，你讲的是什么道理？全是一派罗罗嗦嗦强词夺理的诡辩。在你的理智迷乱的时候，它们使你的心也迷乱了。要不是我觉得你这种糊涂样子的确可怜的话，我对你的心陷入迷乱一事，简直连提都不愿意提。

为了用一句话驳倒你讲的那些道理，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你既然相信上帝是存在的，灵魂是不灭的，人是自由的，那么，我请问你：一个有理智的人之所以有一个躯体并被随意安置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生活、为了受苦和为了死吗？人的一生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归宿和一个道德标准？请你对我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逐段讨论你的信，你将对你写了这么一封信而感到赧颜。

现在，让我把人们说得天花乱坠但从来一条也不实行的大箴言放在一边，不去谈它们，因为人们在实行它们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某种特殊的条件，使事物的状态发生极大的变化，以致使每一个人都觉得应按箴言做的是别人，而不是他。大家都知道，每一个提倡箴言的人都认为别人非照着箴言行事不可，而他自己却是例外。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你的情况。

你说你可以死，是吗？你举出的理由是很奇怪的：因为你想死，所以你就可以死。这个论点，简直是在替恶棍说话；他们应当感谢你给他们提供了武器，可以去干更多的大坏事，并说他们是受了诱惑才干的。当疯狂的欲望发展到使他们不怕犯罪的时候，他们一起了干坏事的心，也就可以找到干坏事的理由。

你可以死吗？我倒是想知道你是否已经开始死了。怎么！你生在地上是一点事情也不做的吗？上天在赐与你生命的时候，没有同时给你一项你必须完成的任务吗？如果在天黑以前你做完了你一天的工作，其余的时间你休息，这是可以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如果最高的裁判问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你怎样回答？请告诉我，你将怎样对他讲？“我诱骗了一个纯洁的姑娘，我使一个朋友落到了悲惨的境地。”可怜的人呀！把那个自称已经活够的人给我找来，让他告诉我应当如何生活之后，他才有权抛弃生命。

你罗列人类的痛苦，你那么详细地去研究那些已经讲过千百次的常识，也不觉得害臊。你说：“生命是一件坏东西。”不过，你到各种各样的事物中去寻找一下，看你是否能在其中找到什么好东西不是和坏东西混杂在一起的。我们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宇宙中没有一样好东西呢？你是想把天生的坏东西与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变坏的东西混为一谈吗？你自己曾经说过：人的被动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它只与一个它不久即将脱离的躯体有关；而人的主动的和有道德的生活，则将影响他整个人生，它的价值在于行使他的意志。对发财致富的坏人来说，生命是一件坏东西，而对不幸的诚实的人来说，生命乃是一件好东西，因为，看问题不能从短暂的变化去看，而要从使他变好或变坏的事物的关系去看。说到底，究竟是什么痛苦竟难受到使你不得不抛弃生命？你装出一副客观的样子罗列人类的痛苦，但就是不好意思说你有什么痛苦，这一点，你以为我没有看出来吗？我告诉你，你不能把你的美德一下子都通通抛弃，你至少要像从前那样坦率，开诚布公地对你的朋友说：“我已经失去了败坏一个诚实的女人的希望，因此我才不得不做好人；与其如此，我还不如死了的好。”

你活得不耐烦了，因此你说：“生命是一件坏东西。”然而，要是你能或迟或早地得到安慰，那你也许就会说“生命是一件好东西”了。你说的虽是心里话，但你讲的道理却不充分，因为，除了你以外，什么也不会变。因此，从今天起，你就要变，既然全部痛苦都根源于你的心灵混乱，你就要改正你的放荡的爱情，而不应当为了省去收拾房屋的麻烦，就一把火把你的房屋烧掉了事。

你对我说：“我有痛苦，要不要受苦，难道还不能由我作主吗？”首先，你这个话改变了问题的性质，因为，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痛苦，而在于对你来说，活着是不是一件坏事。好了，你有痛苦，你就想办法不再痛苦好了。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是不是为了不再受苦就必须死。

你应当知道：心灵的痛苦的自然进程，同肉体的痛苦的自然进程正好相反的，因为这两种实体的性质就是相反的。后者随着年岁的衰老而愈来愈多、愈来愈重，直到最后摧毁终将一死的肌体。而前者则相反，一个不死的质朴的存在的外表的短暂变化，将不知不觉地消失，从而使这个存在保持它永不改变的原来的形状。忧虑、厌倦、悔恨和失望，这几种痛苦持续的时间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的心灵中永远扎根；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使我们把我们的痛苦看作是永恒的痛苦观，是错误的；我还要告诉你：使我们陷于堕落的种种罪恶，同我们的忧虑一样，不是我们固有的。我不仅认为它们将随着引发这种罪恶的身体的消失而消失，而且还深深相信：年岁一长，就可使一个人改正他的过失；要是青春时期有几个世纪之久，它必将使我们懂得世间没有比美德更好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既然我们身体上的病，有一大部分将使我们遭受的痛苦愈来愈强烈，那么，到了它们无法医治的时候，一个人就有权处置他

的身体了，因为它所有的官能都由于病痛而陷于紊乱，何况病痛又无药可治，他已经不能再运用他的意志和理智，在这种情况下，他虽未死，但已不能再过人的生活，倒不如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抛弃自己的躯体，因为，他的躯体已经成了他的累赘，他的灵魂早已离开它了。

然而，心灵的痛苦则不是这样。心灵的痛苦不论是多么剧烈，总是有药可治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一种病痛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呢？原因在于它持续的时间长。外科大夫动起手术来，令人痛苦的程度大大超过他所治的病，但疾病的痛苦是长期的，而手术的痛苦是短暂的，因此，人们宁愿忍受一时之苦。既然痛苦之令人难以忍受，是由于它持续的时间长，如果有些痛苦持续的时间不长，需不需要动手术呢？对于那些能自行消失的病痛，也要投以猛药吗？一个心地坚强、珍惜年华的人，在两个摆脱痛苦的方法中，应当选择哪一个呢？是选择一死了之的方法，还是选择时间的推移？只要你能等待，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唉！要想结束我的痛苦，最好的办法是使我的痛苦成倍地增加！”你对痛苦的这种看法，简直是毫无根据的诡辩！话说得好听，但既不合人情，也没有道理，而且，说不定还怀有不好的念头。既希望结束痛苦，又怕早日结束，这种想法真荒谬。你竟然有这么奇怪的论调；要是在一个伤口上划上几刀，反而能使伤口早日愈合的话，谁不愿意马上加剧眼前的痛苦，使它早日结束呢？如果痛苦有一种魅力，使我们喜欢受苦，那么，用抛弃生命的办法来消除痛苦，那岂不一下就结束了我们对未来的种种担忧吗？

年轻人，好好地想一想，一个不朽的存在只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吗？痛苦和欢乐像影子一样地过去，生命转瞬即逝，它本身并无任何价值，它的价值在于它能得到人的使用。只有人的善行能长期存在，因此，只有通过善行，人的生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你别再说什么活着是一件苦事了，活着能否成为一件好事，完全取决于你，如果说活了这么多年是一件苦事的话，那更是一条应当再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你也不要再说什么你可以死了，因为这等于是说你不愿意做人了，你要反抗创造你的存在的上帝了，你不想达到你做人的目的了。你还说你的死对任何人没有坏处，你考虑过没有，你能对你的朋友说这个话吗？

你的死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我明白了，你以我们作牺牲而死，你认为对你没有什么关系，你把我们的悲伤不当一回事。你轻视友谊，因此我不对你谈什么朋友的权利，然而，难道我就不能凭其他更重大的权利要求你保存你的生命吗？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因为相当爱你，所以不愿意在你死了以后还继续活下去，而且认为你不幸福，她也不幸福；对于这样一个人，难道你也觉得没有什么义务可言吗？如果按你的那些

不，绅士，他的意思并不是说用这种办法结束他的痛苦，而是说最好是使他的痛苦达到极点，才能决心割断把我们和幸福联系在一起的最后的纽带。在后悔失去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的时候，他还依依不舍使他感到痛苦的东西；与那些对任何东西都不依恋的人相比，他这种状态反倒不那么可怕。——作者注

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友谊的权利更重大的权利呢？问这个话的人是一位智者。然而，这位所谓的智者，他本人就是一个多情的人。——作者注

坏计划去做，岂不要打扰一个经过了那么多苦难之后才恢复的她当初的天真的心灵的宁静吗？你不怕在这颗极其温柔的心中再揭开那本来就愈合得不好的伤痕吗？你不怕你的损失将带来另外一项更重大的损失：使这个世界和道德失去它们最美的光彩吗？如果你死后她还活在世间，难道你就不怕使她的心中产生比活着还难过的悔恨心情吗？忘恩负义的朋友，心无半点温存的情人，你是不是成天只知道为你自己打算？你只知道一心考虑你的痛苦吗？你对曾经是你心爱的人的幸福一点也不关心吗？你难道不知道你应当为那个愿意和你一起死的女人活下去吗？

你谈到了当官的人和当父亲的人的义务，因为你未负有他们的那些义务，你就认为你什么义务都没有。然而，你之所以能生存，你之所以有才能和智慧，都是受社会之赐；你是属于国家的，穷苦的人们需要你，难道你对社会、祖国和穷苦的人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啊！你真精明，在你列举的那些义务中，单单忘记了列举你做人的义务和做公民的义务。那位拒绝为一个外国的君主卖命、说他的血应当为自己的国家而流的高尚的爱国者，现在怎样了？他现在在绝望的时候，会不会违犯法律的严厉禁令而抛弃他的生命？法律，法律，年轻人！贤者能藐视法律吗？无罪的苏格拉底出于对法律的尊重，始终未离开监狱，而你为了达到毫无道理地抛弃生命的目的，竟不惜破坏法律，而且还公然质问：“我哪里做得不对？”

你想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你有这样做的权利，还给我举了几个罗马人的名字！你，罗马人！你当然可以例举那几个著名的罗马人！不过，请你告诉我：布鲁图斯是因为失恋而死的吗？卡托是为了他的情妇而痛断肝肠的吗？你这个渺小的和懦弱的人，你能和卡托相比吗？请告诉我：在那个高尚的灵魂和你的灵魂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唉！你这个鲁莽的人，别再多说了。我怕为卡托辩护，反倒有损于他的令名。一听到这个圣洁的威严的人的名字，每一个人都钦佩得五体投地，静静地追思这个最伟大的人。

你所选的这几个例子，都没有选对！如果你认为他们一旦认为生命成了他们的累赘，他们就有权抛弃它，那你简直是在诬蔑罗马人！你仔细看一看共和国的昌盛时期，哪一个公民曾采用这个办法摆脱他的义务，即使他遇到了天大的不幸，他也不会这样做。雷居鲁斯明知迦太基人要处死他，而他之要返回迦太基，其目的难道是为了去找死吗？在戈第乌姆受辱的时候，波士图米乌斯要想采用这个办法的话，还找不到借口吗？对于瓦罗执政官在失败之后，为了继续生存而做的种种努力，元老院哪一项不钦佩？那么多将军为何不怕遭受奇耻大辱，不怕毫无价值地死去，而自愿被送交敌军？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血，他们的生命和最后一口呼吸，应当奉献给他们的祖国，即使蒙受羞辱和遭遇艰险，他们也不背离这个神圣的义务。然而，当法律遭到践踏，国家受暴君专制统治的时候，公民们就应当自行恢复他们天赋的自由和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罗马灭亡之后，如果罗马人不愿意继续活下去，那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已经尽到了他们在世上的责任；他们已经没有祖国了，他们有

指公元前三二一年罗马人在戈第乌姆为萨姆尼特人战败，被强迫从特意建造的一道轭形门下走过，蒙受羞辱。

权支配他们自己了，他们可以享受他们已无法奉献给他们国家的自由了。在把他们的生命用来为奄奄一息的罗马效力和为维护法律战斗之后，他们当然可以像他们曾经豪迈地生过那样，义无反顾地壮烈地死。他们把他们的死，看作是对罗马的英名的一种奉献，以便使他们当中谁也不有辱真正的公民之名，去为篡位的人效劳。

可是你，你是怎样的人呢？你奉献了什么呢？你以为可以用你的不为人知来辩解吗？你柔弱无力，就可以免尽你的义务吗？你以为你在你的国家既没有名也没有地位，就可以不服从法律吗？当你应当把你的生命用来为同胞服务的时候，你竟大放厥词，谈起死的问题来了！不过，你要知道，像你所说的那种死法，是可耻的和见不得人的，是对人类的一种盗窃行为。在脱离生命以前，你应当把得之于人类的东西还给人类。“不过，我和谁都没有关系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用处了……”昙花一现的哲学家！在这个世界上，你活一天，就有一天的义务要尽，每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对人类就是有用的，这个道理，你不知道吗？

头脑糊涂的年轻人，你听我说：我很喜欢你，我对你的错误深表同情。在你的内心深处，只要还有一点儿对美德的爱，你就赶快到我这里来，听我告诉你如何热爱生活。每当你打算抛弃你的生命时，你就对你自己说：“在死以前，我一定还要做一件好事。”然后，你就去找一个需要你帮助的穷人、需要你安慰的不幸的人或需要你保护的受压迫的人。把那些一见我的派头就感到拘束的穷苦的人们带到我这里来；别担心这样做会花用我的钱或损害我的名声。花我的钱好了，把我的钱花光好了，就说我是富翁好了。我这番话，如果能在今天留住你，那它在明天、后天，以至你一辈子，也能留住你，如果留不住你，那你就去死吧：你只不过是一个无用之人而已。

书信二十三 爱德华绅士来信

亲爱的朋友，我原想今天到你这里来，但看来是不行了，他们还要我在金辛顿再呆两天。宫廷的那班人，倒是很努力，但不见效果；事情办了一件又一件，但件件都没有彻底办完。把我在这里羁留了一个星期之久的事，实际上只需两个小时就可以办完。由于大臣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必须装出一副整天都忙个不停的样子，因此，他们对我谈话的时间，比替我办事所花的时间还多。尽管我着急的心情是看得出来的，但也无法使它们不拖拖拉拉，少耽误时间。正如你所知道的，宫廷不是我呆的地方，尤其是自从我们一块儿相处以来，宫廷的生活更是令人难以忍受了。我宁肯和你一起忧愁度日，也不愿意被这个国家的那一大帮臣仆搅得我心烦。

然而，在和这些虽忙碌但效率甚低的人谈话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与你有关的事情；这件事情，只要你愿意，我就可以安排你去做。我认为，你在同痛苦作斗争的时候，你既受苦又缺乏耐力。你之愿意活，并把病治好，虽出于荣誉和理智的要求，但更多的是为了使你的朋友感到高兴。我的朋友，这还不够；你还必须重新对生活产生兴趣，才能很好地尽到生活中的义务；如果对任何事情都那样漠不关心，那将一事无成的。我们彼此都白费了许多力气；单靠说理，那是无法使你恢复理智的，还必须有许许多多新的和引人注目的事物，来分散一部分你贯注在你心中向往的事物上的注意力。为了使你恢复头脑的清醒，你必须摆脱你自己；你只有紧张地繁忙地生活，才能重新得到宁静。

现在，有一件不可轻视的事情可以用来证明我说的话。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大事业，一项百年难遇的大事业。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参加，在其中发挥你的作用。你将看到许多壮观的大场面，看到许多可以满足你喜欢观察之心的事情。你的工作是很体面的；除了你的才能以外，再加上你的勇气和健康的身体，你就可以担任。你将发现，做这件事情，遇到的危险比遇到的麻烦多，所以你去做，是再好不过了，何况工作的期限也不会太长。今天我对你不可能讲得太详细，因为这项正在拟订的计划尚属保密，所以连我也不甚清楚。现在，我只补充一点：如果你失去了这次好机会，你今后也许就再也找不到第二次了，你将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已吩咐替我送这封信的邮差，无论你在哪里，都要找到你；没有你的回信，就不许回来，因为事情很紧急，我在离开此地以前，必须告诉对方。

书信二十四 复信

绅士，就按你的意见办吧，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会使你失望的。只要我还能为你效劳，我就听从你的安排。

书信二十五 爱德华绅士来信

既然你赞同我的意见，我就把计划已完全拟定的消息及时告诉你，并根据我得到的授权，向你说明是怎样一回事。

正如你所知道的，最近在普利茅斯给一支有五艘战船的舰队配备了装备，不久即将扬帆启航。指挥这支舰队的，是乔治·安森先生，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英勇的军官，是我的老朋友。该舰队将开往南海，然后穿过勒美尔海峡，经东印度回国。你看，它走这条路线，几乎是绕地球一圈，此次远航的时间大约是三年。我登记你的名字的时候，说你是自愿去的；为了使你在船员中受到更多的尊重，我让人给你登了一个头衔：海军陆战队工程师；这样对你更有利，比登记为工兵强得多；我知道你少年时候是学过工程的。

我计划明天回伦敦，两天之后就带你去见安森先生。你现在研究一下要带些什么行装，需要带些什么书籍和工具，因为登轮在即，命令一下来就立刻启航。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上帝保佑你此次远航归来时身心都很健康。你回来之后，我们再重新聚首，永不分离。

这一点，我还不明白。金辛顿离伦敦只四分之一里的路程，到宫廷办事的先生们是不会在那里过夜的，而爱德华绅士何以要在那里呆好几天工夫。——作者注

书信二十六 致多尔贝夫人

亲爱的好表妹，我走了，我要去周游世界；我要到另外一个半球去寻求我在这个半球得不到的安宁。我已经成疯人了！我五湖四海到处漂泊，找不到一个能让我的心休息的地方；我要在世界上寻找一个能够远远地离开你们的避难所。然而，我要尊重一位朋友的意愿，一位恩人的意愿，一位慈父般的人的意愿。我的创伤明知没有治好的希望，但也要治，因为朱莉和美德命令我这样做。再过三小时，我就要到海上去随风浪的摆布了；三天之后，我就要离开欧洲了；三个月之后，我将航行在我从前未听说过的波涛汹涌的海洋上；三年之后，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害怕！唉！最大的危险隐藏在我的心里，因为，不论我的命运如何，我已下定决心，我已对天发誓，如果我不能做到无愧于你们，我就永远不和你们相见。

爱德华绅士要去罗马，这封信就请他顺道带给你，他将把我目前的情况详细告诉你。你是了解他的心的，因此你可以猜想得到，有些事情他是不会告诉你的。同样，你也了解我的心，也猜想得到有些事情连我本人也是不会对你讲的。啊！绅士，这些事情，你将来会看到的！

你的表姐和你一样，是该享受作母亲的乐趣的！她快作母亲了吧？……无情的上天！……唉，我的母亲，为什么上天一怒之下就赐给你一个儿子呢？

我觉得，现在是到了应当结束的时候了。永别了，两位表妹。永别了，两位最美的女人。永别了，我的两个天仙似的心上人。永别了，我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温柔的女友，世上唯一的两个好女人。你们两人当中，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心所唯一喜爱的人。你们要互相关心你们的幸福。不过，你们有时候也要想到有一个不幸的人完全是为了要把他内心的感情分给你们才活在世上的；他从他离开你们之时起，就如同一个死去的人了。万一……我听见集合的号声和水手的欢呼声了；我看见风越刮越大，打开船帆了。赶快上船，出发的时候到了。浩瀚的大海啊，一望无边的大海啊，只要我能在你的波涛中找到我激动不安的心未能得到的宁静，我葬身海底，也是愿意的。

卷 四

书信一 德·沃尔玛夫人致多尔贝夫人

你走了这么久也不回来！像这样来来去去的，我可受不了。你到你本该常住的这个地方来，要花许多时间；来了又要回去，更是多添一番折腾！一想到见面的时间那么短，彼此相聚的乐趣就没有了。难道你不觉得一会儿到你家一会儿到我家，这对谁都没有好处？你就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使你能既照顾了这家又兼管了那家吗？

亲爱的表妹，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多少宝贵的光阴都让我们失去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这样浪费了！年复一年地过去，我们的青春已开始消失；我们的生命也衰退了，它把短暂的幸福交到我们的手里，但我们却不知道加以享受！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少女时候的情景？那么美丽的和快活的童年，尽管我们年长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但我们的心的能忘记它吗？有许多次，当我们不得不分别几天甚至几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总要互相拥抱，很伤心地说：“唉！如果我们能自己安排我们的活动的话，我们是绝不分离的！”现在，我们能自己安排我们的活动了，然而一年之中，我们却有半年时间是彼此远远地离开的。怎么，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相爱了吗？亲爱的朋友，我们两人都深深知道：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间这么久，我们的习惯又这么相近，再加上你对我的关心，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互的依恋之情比从前更加牢固和不可分开。对我来说，你不在我身边，我就觉得一天比一天难过；只要有一分钟没有你，我就觉得无法活下去了。我们的友谊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还自然，是由于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性格使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在一起了。我们每天都要失去一些我们以往珍贵的东西，而且一失去就无法弥补。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直到最后只知道自己爱自己的时候，人虽未死，但他的感知和生活的能力已经不存在了。然而，一个多情的人的心将全力抵抗这种早衰的现象：当手脚开始变凉的时候，它就会吸收它周围所有的天然的热；它失去的东西愈多，它愈是抓住剩下的东西不放，可以说它要通过与其他各种事物的联系，紧紧抓住最后一样东西。

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已经体验过，尽管那时我还年轻。唉！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心曾经爱过许多东西！现在，我的心早已冷漠，还不到时候它就衰老了，各种各样的爱盘踞着我的心，以致它再也没有地方容纳新的爱了。你亲眼看见我从一个少女变为男人的女友，接着又变为男人的情人和妻子，最后变为孩子的母亲。你知道，这几个名称，我全都喜欢！在这些关系中，有几个已经断了，其他的也已松弛了。我的母亲，我慈祥的母亲，已不在人世，一想到她，我就流泪，最温柔的天然的感情，如今我只能享受一半了。我的爱情已熄灭，而且是永远熄灭了，它已成为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白。你亲爱的丈夫也已故去；我很爱他，我把他看作是你的珍贵的一半；他配享你的温情和我的友谊。如果我的儿子再长大一点，母爱也许能填补这些空白。然而这种爱，和其他的爱一样，需要有感情的沟通。一个作母亲的人，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那里能得到什么回报呢？对我们来说，孩子是可爱的，然而要许多年之后，他们才懂得我们对他们的爱，反过来爱我们。现在，我们需要向一个能理

解我们的人说：我们是非常爱他们的！我的丈夫是理解我的，但他并不懂得我的心思。他头脑里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他对孩子们的爱，过于理性了；我希望他对孩子们更亲热一些，要像我这样对待他们。我需要一个女友，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疼爱我的孩子和她的孩子的母亲。一句话，我成为母亲之后，更加需要你的友谊，以便常常谈我的孩子，使我的心不致于那样烦闷。当我看到你也心疼我的小马士兰时，我就倍加高兴。当我拥抱你的女儿时，我觉得，这无异于拥抱的是你。这些话，我们曾经说过一百次；看见我们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时，我们的心就交织在一起了，再也分不清这三个孩子，哪一个是你的，哪一个是我的。

不仅如此，我有许多充分的理由，希望你经常在我身边，你离开我，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应该的。你知道，我不喜欢隐瞒任何事情，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对我在世界上最亲爱的人竟保守了差不多六年的秘密。现在，这一见不得人的秘密，对我的压力愈来愈大，以致每天都感到它在逼迫我。我愈想诚实地把它公开，反而愈是谨谨慎慎地守口如瓶。一个心怀疑虑的撒谎的女人，投身在丈夫的怀抱里，不敢把心中的秘密告诉占有她的男人，而且还为了使另一个人的心得到宁静，还要对他隐藏她一半的事情，这种心情是多么难堪，你想过吗？天啦！我是在对谁保守这些秘密和隐藏他还满以为很好的内心？我对之守口如瓶的人，是德·沃尔玛先生，我的丈夫，我最真诚的男子；对于这个男子，上天本该酬谢他的德行，让他娶一个贞洁的姑娘才好。因为已经骗过他一次，所以以后就天天骗他，结果使我一再感到我不配得到他的一片真心。我的心不敢接受他对我的赞赏，他对我的爱抚使我感到赧颜；他对我的敬重的表示，我的良心反倒觉得是在责备我和羞辱我。我尤其难过的是，我不能不一再提醒自己：“他尊敬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女人。唉！如果他知道我的事情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对待我了。”不，我也不能忍受这种可怕的情况了：待我单独和这个可敬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要跪在他面前，坦白我的错误，在他的跟前伤心和羞愧地死去。

然而，一开始就有几个原因吓得我不敢讲，而且，这几个原因每天都要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使我心中所有的和盘托出的打算，反倒变成了使我缄口不言的理由。考虑到我家中的宁静与和睦，我非常担心，也许一句话就可以引起无法消除的混乱。我贤明的好丈夫对他幸福的妻子百依百顺，他唯一的乐趣就是看到家里的生活平平静静，有条不紊；在如此美满地结合六年之后，我怎能去打乱他心里的宁静？我怎能拿家庭的不和去伤害一个对他的女儿和他的朋友的幸福十分满意的父亲的晚年呢？我怎能让我长得很乖的可爱的孩子的教育最后有无人过问和极不完善之虞呢？我怎能让他们成为他们父母感情不合的牺牲品呢？我怎能让他们一方面看见他们的父亲被他有理由发泄的愤怒弄得暴跳如雷，被嫉妒之心搅得坐卧不安，另一方面又看见他们的母亲是那样的不幸，做了错事，经常哭哭啼啼呢？我深深知道，德·沃尔玛先生是很敬重他的妻子的，然而，一旦他不爱她了，情况又将如何呢？他之所以那么克制，也许只是因为还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引他把脾气爆发出来。也许，他无事的时候是多么温顺，他愤怒的时候也将是多么的暴烈。

我对我周围的人是这样尊重，难道我就一点也不尊重我自己吗？六年诚诚实实、规规矩矩的生活，难道就一点也不能消除青年时期的过错，

还要让我受我早已感到后悔的过错给我带来的惩罚吗？我的表妹，我老实告诉你，我一想到过去的事情，就感到十分厌烦，它使我蒙受羞辱，使我完全失去了勇气。我太惭愧了，所以一想起往事，就觉得自己已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我婚后的这几年，应当是我恢复自信的时候，然而我目前的状况使我不能不认为，令人厌烦的记忆将使我丧失信心。我要让我的心充满荣誉感，我相信我是能够恢复我的荣誉的。当我想到作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我的心就很高兴，使我能够顶住我少女时候的过错给我带来的影响。当我的孩子和他们的父亲围绕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觉得周围都洋溢着美德。他们驱散了我心中对过去的过错的记忆；他们的天真保护了我的天真，他们使我成为一个好母亲，因而使我对他们更加疼爱。凡是有损于诚实的事，我都是那么害怕，以致很难相信我是一个曾经把诚实二字忘得一干二净的人。我觉得我和过去已大不相同，对我现在的做人是如此地充满信心，以致把我要说的事情都看作与我无关，全说了，尽管不是非要我说出来不可。

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老是这样时而迟疑不定，时而焦急不安。谁知道这种情况将来在某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的父亲不久即将到伯尔尼去，并决定要把那件旷日持久的讼事告一段落之后才回来，因为他不愿意此事给我们留下麻烦，同时，我想，他已看出我们没有兴趣继续打这场官司。在他去伯尔尼到回来这段期间，就我一个人和我的丈夫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不泄露那个重大的秘密，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这儿有客人的时候，你知道，德·沃尔玛先生经常离开我们，单独一个人到附近去散步，去和农民聊天，观察他们的生活，研究他们耕地的情况，在必要的时候还在经济上帮助他们，给他们出主意。但当我们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和我散步，很少离开他的妻子和孩子，很天真地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这时候，我发现他在某些方面显得比平常更亲切，在这么亲切的时候，他曾给我以说话不必拘束的机会，而且无数次对我说些要我信任他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还不说的话，那就不对了。我觉得，我或迟或早必须把我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不过，你既然主张我们的行动要一致，步步谨慎从事，那你就赶快到我这里来，不要再耽误了，否则，我就不敢保证我不单独行事。

我亲爱的朋友，此事就谈到这里；其他的事情也相当重要，需要对你讲。我不单是在我和我的孩子或丈夫在一起的时候需要你，而且在我独自一人回忆你可怜的朱莉的往事时更需要你。对我来说，孤独之所以那么有害，恰恰是因为我孤独的时候心里感到最美，而且往往是主动去寻求孤独而不自知。正如你所知道的，这并不是因为我心中还有过去的伤痛，不，过去的创伤早已治好，这一点我很清楚，是确信无疑的，我敢说，我的节操是很好的。因此，我一点也不怕我现在的处境，我感到难受的是我的过去，有些往事回忆起来，就如同发生在眼前，令人十分害怕。一个人往往就是由于回忆往事而变得很软弱的。我不好意思哭出声来，然而，愈是不好意思哭，却愈哭得厉害。我的眼泪，是同情的眼泪，惋惜的眼泪，后悔的眼泪，与爱情毫无关系；对我来说，爱情已经毫无意义了，不过，我对它给我带来的痛苦，却十分伤心。我对一个可敬的男人的命运感到惋惜；一时冲动而产生的情欲，竟使他失去了心灵的宁静，也许还会使他失去生命。唉！他是由于完全失去了希望，才不

得不去参加这次危险的远航；他也许已经在航行中丧生，因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无论在天涯海角，他都会给我们写信来的。他离开我们差不多已整整四年了；听说，他们那个舰队遭到了成百上千次灾难，四分之三的船员已经牺牲，有几条船已经沉没，其余的人和船的命运如何，谁也不知。他已经死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死，我早有预感。这个不幸的人，同其他的人一样，是很难幸免的。无情的大海的波涛、疾病和忧虑，也许早已夺去了他的生命。一个曾经在世上显露才华的人，就这样完了。我感到内疚，我责备我自己：是我使这个诚实的人去死的。啊！亲爱的表妹，他的灵魂是多么纯洁呀！……他是多么懂得对人的爱呀！……他是应当活在人间的呀！……他呈献在最高的主宰面前的灵魂是柔弱的，然而却是纯洁的，是热爱美德的。我尽力想驱赶这些悲观的思想，但终属徒劳，每隔一会儿，我不由自主地又想到这些情景。要想驱散它们，或者说要想了结它们，我需要你的帮助。既然我忘不了那个可怜的人，我就希望和你一起谈他，而不愿我独自一人怀念他。

你看，有这么多理由说明我经常需要你和我在一起！你比我聪明和幸福，即使你头脑里没有想到这些理由，难道你的心就感觉不到有此需要吗？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再结婚，对你那个家也不甚满意，那么，你到哪里去找一个比我这里更适合于你住的地方呢？就我来说，一想到你在你家的情况，我就难过，因为，尽管你不讲，我也是了解你如何在你家生活的；你在克拉朗对我们表现的快快乐活的样子，是假装，是瞒不了我的。你曾经狠狠责备我生活中的一些缺点，现在，我要反过来责备你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你总把你的痛苦隐藏在内心，让你一个人难过。你守口如瓶，硬要折磨你自己，好像在你的朋友面前哭泣，就难为情似的。克莱尔，我不喜欢你这样做。我不像你这样做事不公平；我不责备你有悔不当初之心，我不希望你两年之后、十年之后、甚或今后一生都不思念你那温存的丈夫，然而我要责备你把你最好的时光用来和你的朱莉一起哭泣之后，就不让她也来和你一起哭泣，就不让她来用你的纯洁的眼泪洗去她对你倾诉的羞愧。如果你一痛苦就生气的話，那就表明你还不真正了解痛苦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以为能从中得到某种乐趣的话，你为什么不让我和你一起分享？难道你不知道心灵的沟通能使忧愁的人得到快乐的人体验不到的难以形容的温暖吗？难道不是专门为了减轻可怜的人的痛苦，使他们在痛苦的时候感到安慰，我们才需要友情吗？

我亲爱的表妹，你应当多多考虑这些问题，此外，还要补充一点：我不仅是我的名义，而且是以我丈夫的名义邀请你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发现他有几次对我们这样亲密的两位朋友不住在一起感到吃惊，而且差一点生气了。他说他曾经对你本人讲过此事，他这个人说话总是要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才说的。我不知道你根据我的陈述将做出什么决定，但我有理由相信事情的发展一定会像我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不管怎样，我的决心是下定了的，而且是决不更改的。我没有忘记你要跟我一起到英国的事，我真诚的朋友，现在是轮到我和你走了。你知道我是很讨厌城市生活的；我喜欢乡村，喜欢庄稼活儿；在此间住了三年之后，我已经对我在克拉朗的家产生了依恋之情。你也知道：搬家是多么麻烦的事，这样搬来搬去，我的父亲未见得高兴。好吧！如果你不愿意离开

你的家，来管理我这个家，我就决定全家搬到洛桑和你住在一起。请你就此事作出安排，总之，我的心，我的职责，我的幸福，我保有的荣誉，我恢复了清新的理智，我的处境，我的丈夫，我的孩子，以及我本人，这一切，全靠你操心了。我所有的一切珍贵的东西，都是受赐于你；我周围的一切，无一样不使我回想起你对我的恩情，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因此，你必须赶快来；我的好友，我的守护神，你赶快来保护你所创造的业绩，享受你的美好的成果。正如我们只有一个灵魂我们才珍爱这个灵魂一样，我们也只能有一个家，我们才珍爱这个家。你来教育我的儿子，我教育你的女儿，我们共同担负起母亲的职责，我们将得到加倍的乐趣。上天通过你对我的关怀，净化了我的心。因此，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培养得合乎上天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既然再也没有什么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了，我们就在天真和友谊的怀抱里平静地等待来生。

书信二 复信

我的天啦！你的信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快乐！你这个迷人的说教者！……你的话的确让人入迷，你真会说……高谈阔论，使我听得出了神。不过，有些话并无新意。那位雅典的建筑师……那个能言善道的人……你非常熟悉你那本旧普卢塔克的书里的……夸张的描写，漂亮的圣殿！他把话说完以后，另一个人就来了；一个很古板的人，样子很朴实，举止很庄重……就像你的表妹克莱尔所说的那个人……用粗而深沉的声音，慢条斯理地带着鼻音说：“他的话，我全照办。”他的话说完了，接着是一片掌声。好了！夸夸其谈的人。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就好比这两个建筑师，我们所修的圣殿，是友谊的圣殿。

现在，让我把你对我讲的那些美好动听的话简要地归纳一下。第一，我们彼此相爱，其次是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再其次是：因为我们能自由自在地在一起生活，所以我们就应当在一起生活。这一切，都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说实话，你真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唉，好吧！现在让我告诉你：当你在写这封侃侃而谈的信的时候，我在这里忙些什么，然后，你自己判断：是你讲的那些事情重要，还是我做的这些事情重要。

当我的丈夫刚死的时候，你来填补了他在我心中留下的空白。他在生的时候，他和你一起分享了我心中的爱；自他去世以后，我就只属于你一个人了。从你对母爱和友爱的配合问题发表的意见来看，我的女儿又给我们增添了一重关系。我不仅决定今后要和你一起度过我的余生，而且还制定了一项庞大的计划。为了使我们的两家合为一家，我打算，如果各方面都合适的话，将来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的长子。“丈夫”这个词，虽然当初是开玩笑时说的，但我认为是一个很吉利的兆头，将来在某一天就把这个称呼给他好了。

按照我的计划，我首先要努力消除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障碍，并且筹措相当多的钱，用来结算未了的事情。我打算把我女儿的那份财产换成可靠的实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用。你知道我对许多事情都有奇怪的想法。在这件事情上，我的想法也许会使你大吃一惊。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在某一个晴朗的早晨，我走进你的房间，一只手牵着我的女儿，一只手拿着一个钱包，一边说美好的祝福之词，一边就把女儿和钱包交给你，把母亲、女儿和她们的财产，即女儿的嫁妆，都交到你手里，并且对你说：“如何对你的儿子有利，你就如何管教她，因为从此以后，这就是他的事情和你的事情了，而我，我就不管了。”

由于我成天都在思考这个美好的计划，所以需要和一个能帮助我实行这个计划的人仔细商量。现在，请你猜一猜，我打算和谁商量这件心事。“和一个名叫德·沃尔玛的先生商量，你不认识他吗？”“表妹，你说的是我的丈夫吗？”“是的，表姐，我说的是你的丈夫。”这个人，你费了好大的劲才对他隐瞒了不该让他知道的秘密，如今，他却早已知道他将要办一件你听了以后必然十分高兴的事情。这就是那几次你对我们很有风趣地大加反对的神秘的谈话的真正内容。那些作丈夫的人，你瞧他们是多么的虚伪。他们反倒来指责我们有所隐瞒，这岂不令人好笑吗？我还要对你有所要求。我看得很清楚：你也有我这样的计划，只不过你把它藏在心里，要视计划进行的情况而逐渐透露而已。由于我尽量想把

这件事情办得使你出乎意料的高兴，所以我让他在你对他提出我们两家合为一家时不要马上表示赞成，甚至还要装出一点儿不太同意的样子。其实，对这件事情，他早就对我表示过他的态度，他当时对我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得，而且你也应当记住才好，因为，自从世上有了丈夫以来，我还未听说过哪一个作丈夫的人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把他的原话抄录如下：“亲爱的表妹，我了解朱莉……我很了解她……我对她的了解之深，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相信。她的心太真诚了，所以凡是她希望做的事，谁也不加以阻止；她的心太脆弱了，所以要违背她的心意的话，那一定会使她伤心的。我和她结婚五年以来，我自信我没有做过一件使她感到难过的事，我希望我直到死的时候，都不会做出什么事情使她感到伤心。”表姐，你一再想无端打扰其宁静的丈夫是怎样一个人，你必须好好地想一想。

就我来说，我做事不够细致，但我相信你待人的态度的温柔可以补我之不足，因此，对于你心中经常考虑的那件事，我当然压根儿没有想过，结果使你由于无法责备我的心对你有所冷淡，便怀疑我想再次结婚，但事实是：除了我的丈夫以外，我爱你胜过爱一切其他的人。因为，你看，我可怜的朋友，你内心的秘密没有一样能逃过我的眼睛。我猜得出你的心事，我能看透你的心，洞察你灵魂深处的奥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这样始终爱你。使你错把假象当真事看待的这种猜疑心，在我看来，是很容易产生的。我假装风流寡妇的样子，而且装得很像，其目的就是为了骗你。要装扮这个角色，我有本事，只不过我的性格还不甚愿意。我巧妙地使用了原本不会的那种挑逗人的样子，有时候拿几个年轻的花花公子开心，也觉得挺有趣的。你上了我的当，以为我准备找一个男子来接替那个在世界上难找到第二个的人。不过，我这个人很坦率，不能老是那样假装，而不久以后你也明白了我没有那种心意。现在，为了使你更加放心，让我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真实的想法告诉你。

当我还是姑娘的时候，我就曾经向你讲过一百次我这个人是不适合于做人之妻的。如果我的事情能由我作主的话，我是绝不结婚的。然而，就我们女性来说，要获得自由，就需要先当奴隶，必须从当仆人开始，然后有朝一日才能变为主人。尽管我的父亲并不为难我，但在家里也有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我是为了摆脱那些事情才嫁给多尔贝先生的。他这个人是那樣的诚实，又是那样地爱我，所以我也那样真心真意地爱他。我的经验使我对婚姻的看法有所好转，消除了莎约给我留下的印象。多尔贝先生使我生活得很幸福。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怨言。要是另外一个人，我也许会经常尽我作妻子的义务，但我也会同时使他感到不快。我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好丈夫，我才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你以为我在这方面有什么不满意的话要说吗？我的宝贝朋友，我们爱得太过分了，反而一点也不愉快了。淡淡的友谊，也许反而更加风趣。我宁肯要这样的友谊；我认为，如果我的生活不那么满意，我反而会爱得深一点，笑的时候更多一点。

此外，我还要谈一谈你的情况在哪些方面使我感到不安。我无需对

在手稿中原为“六年”，后来卢梭把它改为“五年”，并注明没有把克莱尔成为寡妇到写这封信之间的一年计算在内。

你重提那不加节制的情欲使你遇到的危险，一想起它，我就不寒而栗。如果你遇到的危险只涉及你的生命的话，也许我还不致于愁得连一点儿快活的心情都没有。我的心，当时真是又忧虑又害怕，可以说一直到你结婚以前，我没有一分钟真正高兴过。你知道我很痛苦，你也感受到了我的痛苦。它使你的心大受震动，因此，我将永远祝福那也许会使你重新回到善的幸福的眼泪。

我和我的丈夫一起生活的时候，我的时间一直是这样度过的。你想想，自从上帝使我失去他以后，我是否还能另外找到一个这么称心的人，我是否还有另外再嫁人的打算。没有，表姐，婚后的生活太严肃了，根本不适合我的性情。它使我成天愁眉不展，很不适应，此外，还有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麻烦。你是很了解我的，你想想，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我连舒心地微笑七次的机会都没有，这样一种关系在我心目中还有什么价值！我不愿意在年仅二十八岁的时候就像你这样装出一副老成练达的主妇样子。我现在还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寡妇，还可以再结婚，如果我是男人的话，我就这样舒舒服服地自己过日子好了。但是，让我再结婚，表姐！告诉你：我又非常怀念我那个可怜的丈夫；要是我能去和他在一起，我少活一半的寿命也行；然而，如果他再回到人间，我要是再要他的话，那也只是因为我已经嫁给他了。

我已经把我真实的想法告诉你了。尽管得到了德·沃尔玛先生的帮助，但我的计划尚未开始实行，因为，我愈急于克服种种困难，困难的事情似乎反而愈来愈多。不过，我的热情很高，不用等到夏天过完，我就可以到你这里来，和你一起共度余年。

你责备我对你隐瞒我的苦楚，老是远远地躲开你去哭泣；对此，我要申辩几句：这两种情况我都不否认，我把我在这里的最好时光都用在这两件事情上了。我每次走进我的家，走进这间屋子，总要发现我的丈夫给我留下的使我留恋的痕迹；我每走一步路，每放一件物品，都要看到一些表现他心地善良和温柔的东西。你想想：我的心能不受感动吗？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全是我在这里遭到的损失；当我在你的身边的时候，我就只能看到我残留的东西。你怎么能把你对我的心情的影响反而说成是我的过错呢？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哭，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笑，情况如此不同的原因何在？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这是因为你处处给我以安慰，当我占有你的时候，我就什么痛苦也没有了。

你对我们过去的友谊说了许多赞扬的话，但我不能原谅你的是：你忘了讲我最感到光荣的那段友谊；那时候，尽管你处处胜过我，但我却最喜欢你。我的朱莉，你是为了管理他人而生的。就我所知，你的权威是最绝对的，它甚至延伸到支配他人的意志，这一点，我的体会比谁都深。表姐，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两人都爱美德，我们都同样喜欢诚实，我们的才能也一样，我的头脑也和你的头脑差不多，容貌的俊俏也不弱于你。对于这一切，我知道得很清楚，尽管这样，你还是能对我行使权威，你比我强，你使我怕你，你的天才胜过我的天才，我在你面前简直无法比。甚至在你和别人发生你自己也屡加责备的不正当关系期间，我既然没有学你的样，没有犯你那样的错误，总该轮到我胜过你了吧，但你对我的权威仍依然没有减少。我虽责备过你的失足，但我觉得此事你做得对；我不能不钦佩你对此事的处理，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

会重蹈覆辙。总之，那个时候，每当我来到你的身边，我都不由自主地怀着敬意，当然，你待人接物之温柔与随和，也有助于使我成为你的朋友，虽然我本该是你的仆人。如果你能够的话，请你解释一下这当中的奥秘何在，至于我，我是一点也解释不出来的。

不过，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能说出点道理来的，而且，我记得我以前还曾经说过：这是因为你的心能使你周围的人都活跃起来，可以说是使他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人生，不能不对你这个人表示尊敬，因为，如果没有你，他们是不会这样做人的。是的，我曾经帮你做过一些重要的事情，你经常提到它们，所以不可能忘记。我不否认，如果没有我，你就完了。但是，对于你对我的恩情，我又如何回报呢？长期相处而不感受到美德的魅力和友谊的爱，这可能吗？所有接近你的人，不都是由你自己武装起来保护你的吗？我之所以比别人做得好一点，是由于我本来就是塞索斯特里斯的卫士，和你的年纪相若，而且是女性，是和你一起长大的，这些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不管怎么说，克莱尔自知她不如你；她知道，如果没有朱莉，克莱尔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要对你说实话：我们两个人彼此都互相需要；如果命运真把我们分开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将蒙受很大的损失。

有些事情还需要我留在此地处理，在此期间，我最担心的是：你的秘密经常都有由你自己嘴里说出去的危险。我要你明白的是：你之所以要保守这个秘密，是有一条充分的理由的；而你之所以要泄露这个秘密，只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正是由于我们怀疑这个秘密对那个有关的人来说已不再是秘密，所以我们更应该经过极其审慎的步骤之后，才对他宣布。也许你丈夫的那种稳重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在假装不知道和被迫知道之间，往往有很大的差别。我要求你再等一等，让我们再考虑一下。如果你的预感确有根据，同时你那个可怜的朋友确已不在人间，你应当采取的最好办法是：让他的丑事和他的不幸与他一起埋葬算了。如果他还活着（我希望他还在人世），情况也许就有变化，到时候看情况如何再说。总而言之，既然那个不幸的人的种种痛苦都是你造成的，难道你不听一听他最后的意见吗？

谈到孤独之令人难受，我深深理解和同情你的担忧，尽管我认为你讲的理由不充分。你过去的错误使你变得胆子小了，但我愈从目前的情况看，我愈觉得你的前景是好的，如果你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害怕的话，你反倒不必那么害怕了。不过，我不能略而不谈你对你那个可怜的朋友的命运担心。现在，虽然你的爱情的性质变了，但我对那个人的爱并不亚于你。然而，我的预感却与你的预感恰恰相反，而且更符合理性的推测。爱德华绅士曾收到过你朋友的两封信，在收到第二封信时，他写信告诉我说，你的朋友正在南海航行，已经渡过了你所说的那些危险。这个情况，你和我一样，是知道的，然而你却表现得十分痛苦，好像一点消息也不晓得似的。不过，你所不知道的、而我应当告诉你的消息是：他所在的那只船，两个月前已经到达加那利群岛水域，正在向欧洲返航。这是有人从荷兰写信告诉我父亲的，我父亲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按照

据传说，塞索斯特里斯出生后，其父把所有与他同一天生的男孩子都集中到宫中与塞索斯特里斯一起抚养，使他们建立亲密的友情，以便日后成为保护塞索斯特里斯的卫士。

他对我谈国家大事的习惯告诉我，而且谈得比谈他自己的事情还详细。我的心仿佛在告诉我：我们不久又可收到我们那位哲学家的消息，到时候你又要哭了。他死了，你要哭；他活着，你也要哭，不过，感谢上帝，你再也不会哭得那么厉害了。

唉！他只在这里呆了一会儿，这个可怜的人已受够了苦，不想活了！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话。亲爱的表姐，我将给你带来的、并且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是一个永久结合的美好希望。你看，你的计划的制定，既不是你单独一个人，也不是你首先提出的，而且计划的执行之快，已完全超出你的想象。因此，我的好友，今年夏天你还得耐心地等一等，我们宁肯晚一点聚首，而不要聚首之后又要离开。

好了！漂亮的夫人，我的话是不是说了就办的？我的策划是不是很周密？现在，你赶快跪下，恭恭敬敬亲吻这封信，虚心承认朱莉·德·沃尔玛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被友谊完全征服了。

这个善良的瑞士女人真会开心，她一开心起来就毫无顾忌，一点也不天真。一点也不文雅！她不知道在我们之间要做到心情愉快，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她不知道一个人不能对自己、而只能对别人做出的这副高兴劲儿。我们不能为了笑而笑，我们笑的目的，是为了要得到人家的赞同。——作者注

书信三 致多尔贝夫人

我的表妹，我的恩人，我的朋友，我走遍了天涯海角之后，现在又来到这儿了，我带回来了一颗非常怀念你们的心。我四次越过赤道，跑遍了东西两个半球，观赏了五湖四海的风光，有时候我们正好分处在地球的两个对蹠点上，我整整绕了地球一周，然而，你们的身影却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要想逃避自己亲爱的人，那是办不到的；她的形象，比海水和风的速度还快，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它就紧跟到什么地方。我们人在什么地方，就把我们生活的东西带到什么地方；我吃了许多苦，我看见别人吃的苦比我还多。我曾亲眼看见许许多多不幸的人死去！唉！他们为了生活而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而我却幸存下来了！……其实，不该怜悯的人，应当是我，我的同伴的灾难，比我自己的灾难使我更感到难受。我看见他们真是辛苦极了，他们比我劳累得多。我对我自己说：“我在这里虽然苦一点，但这个世界上总还有一席之地让我得到快乐和安宁。”我在日内瓦湖畔的生活，补偿了我在大洋上所受的苦。我一到达，就很高兴地获知我所希望的事都实现了。爱德华绅士告诉我，你和朱莉都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你虽失去了丈夫，但你现在还有你的朋友和你的女儿，这就足够使你感到幸福了。

我急于想给你寄来此信，所以在这封信中还来不及给你讲我此次远航的见闻，我希望不久以后另外找一个更适当的机会给你详谈。现在我只给你讲一个大概，其目的是为了引起你的好奇心，而不是满足你想知道各地风土人情的要求。我们这次远航，差不多花了四年时间；我回来的时候，坐的仍然是我出发时乘坐的那条船；在整个舰队中，只剩下这条船由舰队司令率领回来。

我们首先到南美洲；这个辽阔的大陆，由于缺少铁器，结果被欧洲人所征服，而欧洲人为了保持他们对这个大陆的统治，竟把它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土地。我们沿着巴西的海岸航行；沿岸的财宝都被里斯本和伦敦大量拿走了；那里的居民脚下，到处是黄金和宝石，但谁也不敢伸手去拾取。我们平安地穿过南极圈内多风暴的海域，在太平洋上遇到了最可怕的暴风雨。

在吉凶难卜的海上和陌生的
极地，我遭到了风吹浪打。

我们远远地观看那些所谓的巨人 的住地。他们之所以称为巨人，纯粹是因为他们很勇敢；他们之能保持独立，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朴素和饮食简单，而不是由于他们的身材高大。我在一个虽很荒凉但却很可爱的岛上住了三个月；那里还保持着大自然原始的动人美景，好像是专门在这与世隔绝的孤岛上为受迫害的纯洁的情人提供一个避难之地。然而贪婪的欧洲人却很粗暴，不让性情温和的印第安人住在这个岛上，而且还说他们自己也不在岛上住。

我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海岸上也看到了和巴西相同的情景：那里的居

民很稀少，而且生活都很苦，是两个强大的民族残剩下来的穷苦人。他们遍地是金银，然而却遭到奴役、耻辱和苦难的折磨；他们抱怨上天赐给他们这么多财宝，反倒给他们招来了灾祸。我曾经看见一个城市被一场大火烧得一干二净，一点救火的办法也没有，谁也不来保护受火灾的居民。这是欧洲很有学问的、讲究人道主义的和彬彬有礼的人之间的战争造成的；他们为了打败敌人，什么坏事都可以干的，即使他们从所干的坏事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也干；他们的想法是：只要坏事使敌人受到了损失，就等于使自己得到了好处。美洲西部的海岸，我差不多都游遍了。看见一千五百法里长的海岸和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在一个手里可以说是掌握了半个地球的钥匙的强国统辖之下，是不能不感到赞叹的。

越过大洋之后，我在另一个大陆上看到另一种情形。我发现：世界上人数最多和最文化昌明的民族，却被一小撮强盗所统治。我详细地观察了这个著名的民族，我吃惊地发现他们全是奴隶。他们屡遭进攻，屡次被人征服，他们历来是捷足先登的人的猎获物；这种情况，也许还要延续好多个世纪。我认为，他们活该如此，因为他们连哼一声的勇气都没有。他们书卷气十足，生活散漫，表里不一，十分虚伪；他们的话说得很多，但没有实际内容；他们的心眼很多，但没有什么天才；他们虚有其表，思想极为贫乏。他们对人有礼貌，也很殷勤；他们处世很圆滑、很奸诈；他们把做人的义务挂在口头上，装出一副很有道德的样子；他们的所谓人情味，只不过是与人打个招呼，行个礼而已。我去过的第二个荒凉的岛屿，比第一个更鲜为人知，但却更漂亮。当我们在岛上的时候，有一件严重的意外事情差一点儿把我们永远困在那里。对这样一种有趣的流放不感到害怕的，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我以后不也是到处流放吗？我在这既令人快活又令人害怕的地方，发现它可以让人施展才能，使文明人摆脱孤独，使他什么也不缺，最后是掉进一个欲壑难填的深渊。

那宽阔的大洋，本来是最适合于人们彼此交往的地方，然而我却看见两条大战船互相追赶，互相猛烈地攻打，好像偌大的洋面容不下它们这两条船似的。我看见它们互相射击，火光冲天。在短短的一场战斗中，我看见了地狱的样子；我听见胜利者的欢呼声压倒了伤员的呻吟和垂死的人的哀鸣。我很不好意思地分到了一份巨大的战利品；我收下了它，但把它保存起来：从不幸的人那里得来的东西，将来也应当还给不幸的人。

我发现那个贪婪的、耐心的和勤劳的民族，通过长期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克服了其他民族的英雄主义未能克服的困难，把欧洲的这套东西搬到了非洲之角。我看到这辽阔的贫困地区好像是专供一群群奴隶居住似的。一看见他们那副卑贱的样子，我就把充满轻蔑、厌恶和同情的目光掉开；看见我的同类有四分之一变成了为他人使役的牲畜，我对于做人一事感到不寒而栗。

最后，我终于在我的旅伴中发现了一种很胆大和骄傲的人；他们行事的榜样和自由自在的样子，在我看来，反映了做人的光荣。他们把痛苦和死亡根本不当一回事；在世界上，除了饥饿和厌倦以外，他们什么也不怕。我发现，他们的首领真比得上一个统帅，一个军人，一个舵手，一个智者，一个伟人，甚至可以说配做爱德华·博姆斯顿的朋友，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没有看见哪个女人能像克莱尔·多尔贝和朱莉·德

丹治那样使一个爱她们的人的心感到安慰。

应如何向你讲述我恢复健康的经过呢？这，我要向你请教。我远航归来后，是不是比我出发前更自由和更明智呢？我相信是的，但不能肯定。我心中装的，还是原来那个形象。它是否能从我心中消失，你完全清楚；她对我的影响更加说明她这个人可佩。这不是我幻想的假象，因为，如同占领你的心一样，她也占领了我这个不幸的人的心。是的，我的表妹，我觉得她的美德胜过我；对她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忠实的好友而已，我将像你爱她那样，永远爱她，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对她的感情并未稍减，但已有所修正。不论我多么仔细地检查我自己，我认为，我的感情，是与那个使我产生感情的人同样纯洁。除了愿受考验（因为它可以教导我如何评判我自己）以外，我还能对你说什么呢？我为人真诚，我希望我能做到名副其实的我，但是，有许多理由使我对自己的心都不信任，我怎能保证它不变呢？过去的事情，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吗？那时候，我能逃避一再发生的爱情之火的吞噬吗？单靠想象力，我怎么能知道今昔之不同？我怎样才能把我一向看作情妇的女人看作朋友？不管你对我这火热的心情的秘密动机抱什么看法，但它的确是一片真诚的，合乎情理的；它应当获得你的赞同。首先，我保证我的愿望是好的，请你允许我来看你，由你亲自来检验我，或者让我去看朱莉；我知道现在我应当以什么身分行事。

我要和爱德华绅士一起到意大利去，我将路过你们这里！我不来看你！你想想这怎么可能呢？啊！如果你狠心不让我来看你，我也不会听你的话的。不过，你为什么硬要这么做呢？克莱尔原来为人既善良又富于同情心，而且还很有魄力和聪明，她在天真的少女时候就爱我，今天更应当爱我，因为我今天的一切全都受赐于她。不，不，亲爱的朋友，你不会这样狠心拒绝我的；我也不该受到这样狠心的对待，千万不能把我推进苦难的深渊。我将再一次——在我活着的时候再一次把我的心放在你们跟前。我要来看你，你一定会同意的。我要去看她，她也会同意的。你们两人都知道我对她是尊敬的。你们想一想：如果我自己觉得不配站在她面前，我岂能自己提出来要去见她。她对她的美德所结的果实，一直感到十分惋惜。唉！那就让她看一下她用美德培养的人吧！

又及：爱德华绅士因为有些事情还未办完，所以还要在这里呆些时间。如果他允许我来看你们的话，我为什么不先期动身，早日来到你们身边？

哪些东西是受赐于这个使他一生遭受许多苦难的女人？你这个可怜的提问题的人！他的荣誉、美德和他所钟爱的那个女人的宁静，都是受赐于她。他的一切，都是她给的。——作者注

书信四 德·沃尔玛先生来信

尽管我们还不认识，但我受人之托给你写这封信。我可爱的贤惠的妻子刚才把心里话都向我说了。我认为你是值得她喜欢的人，因此我欢迎你到我的家。我家中充满了天真和宁静的气氛；你将得到我们的友谊、款待、敬重和信任。请你考虑一下，如果我家没有什么使你感到不便的话，你就放心来好了。你不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是不会离开我的家的。

沃尔玛

附笔：你快来吧，我的朋友；我们殷切地等待着你。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们的邀请，不会使我们难过的。

朱莉

书信五 多尔贝夫人来信
(内附德·沃尔玛先生致圣普乐的信)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你远航归来，圣普乐！我认为，我们应当仍然用这个名字叫你，至少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仍然用这个名字叫你好。我想，这就相当清楚地向你表明，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除非你自己要把你自己当作外人。你从所附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我们所做的工作比你要求的还多，因此，你要对你的朋友更加信任，不要责备他们给你造成了忧伤，因为这在当时，他们经过理智的考虑，不能不那样做。德·沃尔玛先生希望你和他见面，他让你住在他的家，他将给你以友谊，并向你提供建议；要消除我对你远航归来后的种种担忧，他这样做，再好不过了，而我如果对你有丝毫不信任的话，那等于是我在侮辱我自己。他还要为你做更多的事；他说他能治好你的创伤。他还说，不这样做，无论是朱莉还是他，是你还是我，都不会百分之百的高兴。尽管我相信他能十分明智地对待此事，也相信你在这件事情上能发扬美德，但我不知道这样安排能取得多大的成功。我有把握的是：有他这位妻子，他对你的这些安排一定是出于至诚的。

因此，我可爱的朋友，你快来吧，来享受这个诚实的人为你安排的安安稳稳的生活，来满足我们急于想见到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你心灵宁静和快乐；你快回到你的家乡和你的朋友中间，消除你旅途的劳累，忘掉你沿途所受的苦。你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我是一个严肃的已婚妇女，而我的朋友正陷于绝望的境地；现在，她身体很好，而我又成了一个单身女子，和我结婚以前一样的活泼，一样的漂亮。至少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我对你的态度一点也没有变，即使你再绕地球几圈，你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爱你的人。

书信六 致爱德华绅士

我这封信，是半夜起来给你写的。我一点也睡不着。我的心很激动，很高兴；我压抑不住我自己，我要把我心里的话都倾吐出来。你是从来不使我失望的。因此，请让我把我隔了这么久才第一次得到的欢乐告诉你。

绅士，我已经看见她了，已经亲眼看见她了！我已经听见她的声音，她的手抚摩了我的手；她把我认出来了，她看见我的时候很高兴，她称我为她的朋友，她亲爱的朋友，她把我接到她的家里。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我和她同住在一座房屋里，在我此刻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离她只有三十步路之远。

我的思想太活跃，所以无法一件事情讲完之后才讲另一件事情：它们一齐涌上心头，互相争先恐后。我只好停下来，歇一口气，整理一下思路之后再写。

分别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回到你身边，刚刚开始享受拥抱我的朋友和慈父般的恩人的快乐时，你就要到意大利去了。你希望我也到意大利去，以此表明我不是对你没有用处。由于你不能马上办完你在伦敦的事情，你建议我先动身，到这里等你，这样，就可以在这里多呆些时间。我要求到这里来，他们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到这里来了。尽管朱莉先出现在我的眼前，但一想到我离她近，就离你远了，我就感到后悔。绅士，现在我们的心愿都了结了，单单用这一感情，就足以报答你对我的种种关心了。

不言而喻，我一路之上都是在想我到这里来看望的那个人，但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我已经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从未离开过我的心的人了。到那时为止，我总觉得朱莉还是那样清秀，保持着她少女时候的魅力；从前，我经常看见她美丽的眼睛闪耀着引起我的情欲的明亮的目光；她可爱的容貌，在我看来就是我的幸福的保证，她的爱情和我的爱情是那样地和她的容貌连接在一起，以致很难说我的爱情和她的容貌没有关系。现在，我去看望的，是已和他人结婚的朱莉，是已经当母亲的朱莉，是和从前不同的朱莉。相隔八年后，她美丽的容貌会产生什么变化，我感到非常不安。她患过天花，因此她的样子一定变了，但变到什么程度呢？我极不愿意想象那张漂亮的脸上有麻点，如果我发现脸上有麻点的话，那肯定不是朱莉的脸。我还想象我们将如何会面，她将如何接待我。这第一次会面，我在心里想过千百种不同的样子；这顷刻即过的一刹那间的情景，却每天无数次来回在我的心里翻腾。

当我看见这里的山峰时，我的心蹦蹦直跳，我自言自语地说：她就在那里。不久前，我远航归来看见欧洲的海岸时，也产生过这种心情。从前在麦耶黎找到德丹治男爵的房屋时，也产生过这种心情。对我来说，世界只划分成两个地区：她住的地区和不是她住的地区。第一个地区，我走到哪里，她就延伸到哪里，而当我走近时，它就缩小，缩小成一个我永远走不到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已被她的房间的墙围起来了。啊！只有这个地方是有人居住的，宇宙中的其他地方都是空的。

我愈走近瑞士，我的心愈激动。当我从汝拉山的高处看见日内瓦湖的那一刹那间，我真感到心醉神迷，兴奋极了。令人心潮起伏、喜上眉

梢的故国风光，我亲爱的家乡的景色，如此纯洁的和有益健康的阿尔卑斯山的空气，比东方的香水还芬芳的祖国的柔和的风，富饶的土地，令人赏心悦目的天下独一无二的田园，我环绕地球一周也未发现可以与之相比的舒适的村镇，幸福的和自由的人民的面貌，风和日丽的季节，晴朗的天空，千百种唤起我对往事的怀恋的美好记忆，所有这一切，使我产生了一种远非笔墨所能形容的陶醉心情，觉得我一生的快乐一下子全都享受到了。

在走向湖边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我以往未曾有过的新感觉：我感到害怕，我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紧张，心里一片混乱。我害怕的原因何在，我也弄不清楚，而且，我愈是快到城边，我害怕的程度愈是增加，减缓了我急于想到达的心情：在此以前，我怨我的马走得太慢，现在我又嫌它走得太快了。在进入韦威的时候，我的心情很不轻松，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几乎使我的呼吸都很困难。我说话的声音也变了，有点儿发抖；我费了很大的劲，才使人家听懂我是来找德·沃尔玛先生，因为我不敢提他的妻子的名字。人们告诉我说：他住在克拉朗，这句话好像搬走了压在我胸口上的一块五百斤重的大石头，使我的心情立刻为之轻松，像缓缓散步似地走完最后剩下的两里路。在过去使我感到伤心的东西，现在却使我感到很高兴，然而，当我得知多尔贝夫人现在在洛桑时，心里真是懊丧极了。此时，我已精疲力竭，只好先进一家旅店休息，恢复一下我的体力，可是我一口东西也吃不下，连喝饮料也感到困难，一杯饮料要好几次才喝得完。当我看见车夫又给马车套上马，准备继续赶路时，我害怕的心情又来了，而且更厉害了。我真希望马车在路上坏掉一只车轮，不能走才好哩。我不想去看朱莉了，我的心思很乱，觉得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我心里真是乱透了。尽管我知道痛苦和绝望的滋味很难受，我也宁肯痛苦和绝望，而不愿意产生这么可怕的心情。总之，我可以这么说：在我一生中，我还未曾有过在这短短的一段路上产生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觉得，要是整天都如此的话，我是受不了的。

到达克拉朗时，我让马车停在栅栏旁边。这时，我觉得我一步路也走不动了，我让车夫去说有一个人要和德·沃尔玛先生说话。他和他的妻子散步去了。有人去告知他们，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而我的眼睛却盯着那条大路，十分焦急地想立刻看到有人出现在眼前。

朱莉一看见我，马上就认出来了。她立刻叫我的名字，跑步过来投入我的怀里。我听见她叫我的声音，身子顿时震动了一下！我转过身去，我看见她了，我感觉到她了。啊，绅士！啊，我的朋友……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担忧的心情没有了；害怕、惶惑和稳重的样子也没有了。她的目光，她的声音，她的姿态，立刻使我产生了信任、勇气和力量。我在她的怀抱中吸取她的热和生命。我高兴得像发疯似地把她搂在我怀里。一种圣洁的快乐感，使我们长时间默默地拥抱着在一起；这样亲热地拥抱着之后，我们才开始互道衷曲，我们的眼泪流在一起。德·沃尔玛先生就在旁边；这，我知道，我已经看见了。不过，看见了又怎么样呢？不怕，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联合起来反对我，在我的周围都摆满了刑具，我也要让我心尽情享受我们将带到天上的圣洁的友情和爱！

在第一次狂热的冲动暂时停止之后，德·沃尔玛夫人拉着我的手，转身向她的丈夫走去，用使我深受感动的天真和坦率的语气对他说：“ 尽

管他是我过去的朋友，但不由我把他介绍给你，而要我让你接待他。只有在你把他视为朋友之后，我今后才能以朋友待他。”他一边拥抱我一边说：“虽然新朋友没有老朋友那么亲热，但早晚会成为老朋友的；在友谊方面，我不会做得比别人差的。”我接受了他们的拥抱，而我心中的热情刚才已表达完了，所以，除接受他们的拥抱外，我没有另外的表示。

经过这短暂的交谈之后，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看见我的行李箱已经从马车上搬下，马车已经拉到车房里去了。朱莉挽着我的胳膊，我和他们一起向他们的住宅走去；看见他们全家都欢迎我，我心里非常高兴。

这时候，我才静下来仔细端详那张可爱的面容；我原来以为她这张脸会变丑，但我发现她比从前反而更秀丽。她迷人的风姿更美了，她只比从前稍微胖了一点儿，这就更加使她柔嫩的白皮肤显得更好看。天花只在她的脸蛋儿上留下几处几乎看不出来的痕迹。她不仅没有了过去那种低着头害羞的样子，我从她的目光中发现，她心里充满了对美德的信念，因而显得很温柔和很富于感情。她的外表虽然还是那样谦逊，但不像以前那样胆小。她过去是那样含情脉脉，十分拘谨，而现在一举一动非常自然。如果说她过去的错误曾使她显得可怜，而今天，她心地的纯洁则使她显得落落大方，仪态端庄。

我们一进入客厅，她就走开了，隔了一会儿才回来。她不是单独一个人回来的；你猜她带着谁来了？绅士，她把她的孩子带来了！两个比天使还漂亮的男孩子，他们童稚的脸上已经显示出她们母亲的美和特征！看到这样的面貌，我心里有何感想？这既不能言宣，也不能意会，而只能感知。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感情一齐向我袭来。我心中同时涌现出许许多多对过去甜蜜而又伤心的回忆。啊，多么美好的情景！多么难过的心情！我感到我的心既痛苦得要完全碎了，同时又高兴得心花怒放。可以说，我看见我所喜爱的人变成几个人了。唉！在此时刻，我已经看到充分的证据表明她和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她变成了多少人，我的损失就增加了多少倍。

她牵着两个孩子的手，把他们带到我面前，用足以使我心碎的声音对我说：“你看，这是你的女友的孩子。他们终有一天会成为你的朋友；从今天起，你就做他们的朋友吧。”两个小家伙立刻偎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很天真地一个劲儿地亲我，使我激动的心情变成了对他们的爱。我抱着两个孩子，把他们紧紧搂在怀里。我带着叹息的声音对他们说：“乖孩子，你们必须完成一项重大的使命：愿你们长得像你们的父母，仿效他们的德行，并在将来用你们的德行去安慰他们的不幸的朋友！”德·沃尔玛夫人十分高兴，立刻走过来第二次搂着我的脖子，好像要用她的爱抚来感谢我对她的孩子的爱抚。不过，第一次拥抱和这一次拥抱完全不同！我吃惊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一次，我拥抱的是一位母亲，我看见她身边有她的丈夫和孩子，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簇拥在她身边的意义。我发现她脸上有一种很庄重的样子；这种样子，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我也不不得不对她表示一种新的尊重；对我来说，她亲切的表现几乎成了一种负担，不论她在我看来是多么的美，我也宁肯亲热地吻她的衣服的边，而不愿意去吻她的脸。总之，从这个时候起，无论是她还是我，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事了，我开始感觉到这一切对我是

一个好预兆。

德·沃尔玛先生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他们给我安排的住处。在走进房间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住这儿。这个房间原来是不让外人住的，今后也不让别人住；从现在起，就由你住；你不在的时候，就让它空着。”你想想，这几句话听了让人多么高兴，不过，就我来说，我听了之后还不能不感到有点儿困惑。德·沃尔玛先生一句话就打消了我的不安的心情，他邀我到花园去转一圈。在花园里，他的举止言谈是那样的随便，我也因之心情感到轻松。他以一个很有修养的的人的语气谈到我过去的错误，但表示相信我这个人正是派的。他像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讲话似的，使我油然而起敬，不能对他有所反驳。是的，绅士，他的眼力不错；我不会忘记：我今后行事，一定要不辜负他对我的敬重。也不辜负你对我的敬重。既然他对我这么好，我的心为什么要对他紧紧关闭呢？为什么一个赢得我的敬爱的人竟是朱莉的丈夫呢？

这一天，好像是专门用来让我经受种种考验似的。当我们回到德·沃尔玛夫人那里时，有人来叫她的丈夫去办什么事情。于是就我一个人和她在一起。

这时，我又陷入了一种新的困境，而且是最令人尴尬、最令人预料不到的困境。我对她说什么话好呢？怎么开头呢？我敢不敢对她重提我们以往的关系和记忆犹新的往事呢？我会不会使她觉得我好像已经把过去的事情完全忘了，或者无所谓了？如果把过去的心上人当路人看待，这是多么令人难堪！如果对她说一些不适合于她听的话，这岂不是卑鄙地滥用主人对我的好心！面对这些令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我失去了常态，我的脸红了，既不敢开口说话，也不敢抬头看她，甚至连动都不敢动，我想，如果她不打开僵局的话，在她的丈夫回来以前，我只好一直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至于她，她好像觉得两个人面对面地单独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她还是原来那种言谈和表情，用原先那种声调和我说话，只不过还试图表现得更高兴和随便而已；另外，她的目光不仅不显得羞怯，反而含有温柔和怜爱之间，似乎是在鼓励我要安下心来，抛弃已被她发现的拘束样子。

她和我谈起我这次远航的事情。她想知道一些详细情况，尤其是想听我讲我遇到的危险和我吃的苦。她说，她知道她对我的友谊可以补偿我吃的苦头。“啊！朱莉，”我伤心地对她说，“我只和你呆了一会儿，你又想把我打发到印度去吗？”“不，不，”她微笑着回答我说，“这一次该轮到我去。”

我告诉她，我给你写了一篇我此次远航的游记，并抄了一份带给她。于是，她急忙打听你的消息。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她，在谈话中也难免提到了我经历痛苦和我给你造成的麻烦，她听了很感动。接着，她开始用严肃的口气说明她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理由，说她该做的事情她都做了。当她的话讲到一半的时候，德·沃尔玛先生回来了；使我惊愕不已的是：她当着他的面继续说她的，好像他不在旁边似的。她看见我惊奇的样子，不禁微微地笑了一下。在她讲完以后，他对我说：“你已经看到我们家里凡事都坦诚相见的样子，如果你真心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话，你就照这个样子做好了。对于你，我只有这个要求，我要教导你的，也就是这一点。做坏事的第一步是：把不诚实的事情办得很神秘。无论

何人，只要他喜欢背着别人做事，他总是找得到需要背着别人做事的理由的。有一条可以概括一切箴言的道德的训谕是：凡是你不愿意让大家看见或听见的事，你就不做也不说。有一个罗马人希望把他的房屋建造得让大家都可以看见他在其中做了些什么事情；就我来说，我认为，这个罗马人才是男人当中最值得尊敬的人。”

“对于你，”他继续说道，“我提出两个办法，你可以自由选择最适合于你的办法，你可以选择这个，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这时，他握着他妻子的手和我的手，他握紧我的手说：“我们的友谊现在开始了，我们的亲密关系现在建立了；我们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现在，拥抱你的妹妹和朋友，你今后就这样看待她；你愈对她亲切，我愈认为你好。不过，你们单独会面的时候也像有我在场呢，还是在我面前也像我不在似的。我要求你选择的，就是这两个办法。如果你选择后一个办法，你也不要感到不安，因为，虽然我保留有随时告诉你我对哪些事情不高兴的权利，但只要我没有说什么话，你就可以放心，说明你没有做什么使我不喜欢的事情。”

他这番话，使我惶惶不安了大约两个小时，但德·沃尔玛先生在我面前已开始有如此之大的威信，以致使我几乎像出于习惯似地对他的话句句表示服从。我们三个人又开始很安静地谈话；我每次对朱莉说话的时候，都要叫她一声“夫人”。“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他的丈夫终于打断我的话说，“刚才谈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叫了一声‘夫人’？”“没有，”我有点儿不安地回答说，“不过，礼仪上……”他接着说：“礼仪是坏事的假面具。在崇尚美德的地方，礼仪是没有用处的！我是不需要什么礼仪的。你当着我的面叫我的妻子‘朱莉’，或者在特殊场合称她‘夫人’，这对我来说，没多大关系。”这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和我打交道的是怎样一个人。我下定决心对他要始终开诚布公，让他看见我的心。

我感到身体疲乏，需要吃点东西，我的头脑也需要休息。我和他们两人同桌用餐。经过这么多年的分别和痛苦之后，经过那么远的长途旅行之后，我感到有点儿陶醉似地对我自己说：“我现在和朱莉在一起，我看见她，和她说话，和她同桌进餐；她看我时，丝毫没有不安的样子；她接待我时，也没有害怕的样子；没有任何事情来干扰我们在一起聚首的乐趣。甜蜜的和珍贵的天真，我从前未曾领略到你的美，从今天起，我才开始过没有痛苦的生活。”

晚上，我回到我的房间去，我从男主人和女主人的房间前面经过时，看见他们一起进入他们的房间，而我则心情忧郁地进入我的房间。对我来说，这个时候，不是一天当中最高兴的时候。

绅士，以上所述，是我久已渴望但又十分害怕的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当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赶快集中心思沉思，探索我的内心，不过，头一天的激动心情的余波还在，因此还不能过早地判断我真正的状况如

这个罗马人名叫德鲁苏斯。据蒙台涅说：德鲁苏斯请工人给他修造房子，工人告诉他，只要舍得花三千金币，就可以把他的房子修造得十分严密，谁也窥探不到其中的情形，而德鲁苏斯却说，恰恰相反，他希望把他的房子修得谁都可以从各个方面看见其中的情形，如果能修成这个样子，他花六千金币也愿意。（见蒙台涅《论文集》卷三）

何。我确切知道的是：即使我对她的感情的性质没有改变，但至少是改变了形式，我总希望我们之间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我过去是多么希望单独和她在一起，现在就多么害怕和她单独见面。

我打算过两天就到洛桑去。如果我没有见到她的表妹，那我只是见到了半个朱莉。这位可爱的朋友，曾给我那么多恩惠；她曾和你一起分享我的友爱和感激之情；凡是我心中的感情，我都将分给她一份。我从洛桑回来后，再写信详细告诉你我在此间的情形，我需要听一听你的意见，我愿意严格检查我自己。我知道我应当做什么，我将尽我应尽的义务。不论住在这座房子里是多么的舒适，我都下定决心，而且发誓做到：一旦我发现自己在这里太耽于安逸，我就立即离开这里。

书信七 德·沃尔玛夫人致多尔贝夫人

如果你按我们的要求推迟行期的话，则你在启程前就会见到你所保护的那个人。他是前天到的，原想于今天来看你，但因旅途疲劳，他感到一身酸软，只好在他房间里休息，再加上今天早上他又放了血，而且，为了惩罚你，我已决定不让他马上就来看你，因此，只好你到这里来看他，否则，我告诉你，你要等好久以后才能见到他。看见我们两个不可分开的人竟分开了，他一定会认真想一想其中的道理的！

表妹，实际上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他这次来，老是那样没有根据地感到担忧，因此，我对我一再坚决反对他来，感到很不好意思。我愈害怕和他再次见面，我愈对今天没有见到他而感到懊丧，因为，有他在，就可消除迄今还使我感到不安的恐惧心情，而如果令我老惦记着他，则这种心情就会经常出现的。我对他的依恋，一点也不使我害怕；我认为，如果我不那么爱他了，那等于是我不相信我自己了。我爱他之心依然和从前一样，只不过爱他的方式不同罢了。正是把我在看见他的时候产生的心情和我从前的心情加以比较，我才对我目前的处境感到放心；在各种各样的感情之间，它们的差别将随着它们的迅速变化而显现出来。

至于他，尽管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但我发现他已经变了许多；过去我认为办不到的，现在在我看来，他在好几个方面都变得比从前好了。第一天，他显得有点举措不安，而我自己也难以对他掩饰我不安的心情，但没隔多久，他就恢复了反映其性格的坚定的声调和开朗的神情。过去，我老是觉得他有点儿害羞和害怕似的；也许是因为他怕使我不高兴，再加上对一个不适于诚实的人扮演的角色暗暗感到不好意思，所以他在在我面前才有你曾多次嘲笑过的那种低人一等的奴隶样子；现在，他已完全没有了那种奴隶样，他赢得了知道如何尊敬朋友的人的尊重，他说话很真诚和自信，他不怕他奉行的道德准则和他的利益相冲突，他不怕对他自己不利，也不怕冒犯我，他认为该称赞什么就称赞什么；我们在他所说的话中感到了正直的人对自己的信心；他赞成什么就说什么，而过去他是要看我的脸色行事的。我还发现：社会的习惯和经验使他丢掉了他从书斋中学到的那种说话武断的语气；由于他见人见多了，所以对于人就不那么轻易下结论了；由于他见到过许许多多特殊的例外，所以也不那么老爱说一些随处都可用的笼统之词，因此，总的说来，他对真理的热爱，治好了他遇事偏执的怪脾气；他虽变得不如从前那样才气外露，但却更有理智了；由于他在学问上比从前大有长进，所以和他谈话，可以受到许多教益。

他的相貌也变了，而且变得很不错。他的步态更稳重了，他的举止更大方了，他的姿势更神气了；他此次远航归来后，真有了几分军人的风度，一举一动显得很灵活和敏捷，而表情则比以前稳重多了。他成了一个态度冷漠、语言粗犷的海员。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人，看起来就像一个完全成熟的人，既有青春的活力，又有年龄成熟的人的庄严。他的脸色已大变了，黑得像一个摩尔人，而且有明显的小麻点。亲爱的表妹，

应当把我心里的话全都告诉你：尽管我觉得他脸上的那些小麻点不大好看，但我往往又禁不住自己偏偏要看他。

我好像发现：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也在仔细观察我。分别了这么久之后，怀着好奇之心互相仔细瞧瞧对方，这也是很自然的，不过，这种好奇心与过去的冲动有些近似，但在方式和动机方面却大不相同！虽说我们目光相遇的时候不多，但我们彼此相看的时候却更自由了。我和他之间好像有一个默契：我们互相交替地看对方。可以这么说：当我看他的时候，他把眼睛掉开，然后又轮到他转过眼睛来看我。再次看到过去那么热恋、今天又这么纯洁相爱的人，虽不产生感情的冲动，还能不感到高兴吗？谁知道我们是否会出于自爱之心，找个理由为过去的错误辩解呢？当情欲不再使两人盲目行事的时候，谁知道我们会不会对自己说：“我的选择不错吧？”不管情况如何，我都要毫不害羞地对你重复我过去说过的话：我这一生都将对他保持深厚的感情。我不仅不责备我有这种感情，反而以有这种感情而感到高兴。如果我对他没有这种感情的话，那将是我性格上的一个大缺点，是我心地不好的标志，我将因此而感到赧颜。至于他，我深信，在这个世界上，他爱我是仅次于爱美德的。我觉得，他是以对我表示尊重为荣的，而我也是以对他表示尊重为荣的，我必须保持对他的尊重。啊！表妹，如果你看见他是多么喜欢我的孩子，看见他一谈起你就显得那么高兴，你就知道他仍然是爱我的。

我之所以更加相信我们两人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是因为德·沃尔玛先生也赞同我的观点。自从认识他后，德·沃尔玛先生也发现他有我们所说的那些优点。这两个晚上，德·沃尔玛先生和我谈了许多，对他自己所采取的做法表示满意，对我采取的与他相反的做法，很不赞成。“不，”他昨天对我说，“我们绝不能让这么一个诚实的人对他自己有丝毫疑虑；我们要告诉他如何发扬他的美德；我们对他的关怀，也许将来结出的果实比我们想象的还多。现在，我已经对你说了：我喜欢他的性格；他对我虽显得冷淡，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敬重他；这个情况，他本人是不会不知道的。他对我表示的友谊愈少，反而愈激起我对他的友谊。我不知道如何向你形容我是多么害怕他向我表示亲热啊。这是我让他经受的第一次考验；还有第二次，我将看他是否经受得起第二次考验。第二次考验以后，我就不再考验他了。”“这一次，”我对我的丈夫说，“只是证明了他的心地是坦率的，因为他从前总是显得没有自己的主张，老是做出俯首帖耳的样子讨好我的父亲，尽管他那样做对他大有好处，而我当时也一再要他那样表现。我看见他失去了这个唯一的手段，既感到难过，同时又不能怪他对人不会虚情假意。”“情况大不相同，”我的丈夫说，“你的父亲和他，由于各自奉行的行为准则完全相反，所以在他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情绪。至于我，我做事既没有一套模式，也没有什么偏见，所以我相信他不会恨我的；谁也不会恨我；一个没有私欲的人，是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反感的。不过，我夺走了他心爱的人，这件事情，他不会马上就原谅我的。当他深信我虽给他造成了痛苦，但我始终是以善意对他的时候，他必然会更加喜欢我的。如果他现在就对我表示亲热的话，他一定是个骗子；如果他永远不喜欢我

的话，那他就一定是个没有心肝的人。”

亲爱的克莱尔，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些。我相信上天将降福于我们纯正的心，降福于我丈夫的善意。该告诉你的，我都详细告诉你了；其他的事情，你就休想我对你细说了；我已决定不再给你写信了；如果你还想知道其他的情况，你就到这里来吧。

又及：我还要把刚才发生的有关这封信的事情告诉你。你知道，德·沃尔玛先生是多么宽宏大量地原谅我直到这个人出乎意料地回来才不得不把过去的事情告诉他；他非常温柔地擦去我的眼泪，消除我害羞的心理。或者是由于我告诉他的事情，他早已知道（这一点，你已预料到了），或者是由于我出于忏悔之心而采取的步骤感动了他，所以他继续像从前那样对我，而且好像还对我加倍关心、信任和敬重，尽量设法消除我由于坦白了真情而感到的不安。表妹，你是了解我的心的，你想想，他这样做，将在我心中产生多么好的印象啊！

当我看见他决定让我们过去的老师来我们家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今后做事，要处处留心，并索性选择我的丈夫亲自作我的心腹，我和任何人单独谈话之后，我都要向他汇报；我给任何人写的信，也要拿给他看。你将发现，这封信就是用这种方式写的。在写的时候，我根本不考虑他是不是真的要看，因为，我可以亲自作证，即使他看了，他也不会让我改动一个字。果然，当我把信拿给他看的时候，他就笑我，说他没有看信的兴趣。

我承认，对于他拒绝看我的信，我有一点儿生气，认为他对于我的好意不相信。我这种心情，没有逃脱他的注意；这个最坦率和最豁达的男人马上安慰我说：“你必须承认，在这封信中，你谈到我的地方比平时少。”我同意他这句话，不过，既然要把我谈他的地方给他看，谈他谈得太多，是不是合适呢？“好！”他微笑着说道，“我倒是愿意你把我的情况多谈几句，至于怎么谈，我并不想知道。”接着，他用更郑重的语气对我说：“婚姻关系太庄重、太严肃，以致好友之间能说的一些知心话，在夫妻之间反而不能说，因此，有时候要适当利用朋友的关系来缓和一下极其严酷的夫妻关系。一个诚实的和聪明的女人，到一个忠实的女友那里去寻求安慰，请她帮助分析问题和出主意，这完全是可以的，因为有些事情她不敢向她的丈夫说嘛。尽管在你们之间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不愿意告诉我的话，但不要把这搞成一条死规定，以免使你们感到拘束，使你们彼此虽愈来愈信任，但同时也愈来愈不如从前亲切。我告诉你，尽管朋友之间能互相吐露自己的知心话，但有人——不论是什么人——在场的时候，总是有所顾忌的。有许许多多的秘密，虽然是三个朋友都该知道，但讲的时候，只能够两个两个地分开讲。你对你的女友和你的丈夫谈的虽然都是同样的事情，但谈的方式却不一样，如果你不加区别，混为一谈，结果，你的信就是给我写的而不是给她写的；你让我看了不好，让她看了也不好。我说这番话，既是为了我的利益，也是为了你的利益。你难道没有觉察到你已经不好意思当着我的面夸奖我了吗？你为什么不敢大胆向你的女友说你是多么地爱你的丈夫？为什么不让我想象你们秘密谈话的时候喜欢谈论我？”接着，他紧握我的手，很深情地看着我说：“朱莉！朱莉！你为什么要降低自己，这样谨小慎微？难道你还不明白你要尊重你自己的价值吗？”

我亲爱的朋友，这个无人可与之相比的男人究竟有什么打算，我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我在他面前已不再那么感到害羞了。尽管我心中有可羞的事，但他帮助我提高了我的思想，使我能够正确加以对待。我觉得，由于他信任我，因此也使我懂得了要如何行事，才不辜负他的信任。

书信八 复信

什么！表姐，我们那位旅行家已经到了，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他来向我呈献他从美洲带回来的战利品哩！我告诉你，他耽搁了这么长时间，我并不责怪他，因为我知道，正如我不愿意他耽搁一样，他自己也是不愿意耽搁的。不过，我发现，他并没有完全改掉你所说的奴隶样子，因此，我对他的疏忽的埋怨，比对你的专横的埋怨少。我发现你真是够厉害的，竟要我这样一个一本正经的规规矩矩的人采取主动，把其他的事都停下来不办，首先跑去亲吻那个曾四次越过赤道、而且到过香料之国的人的又黑又满是繁星的脸。尤其是，为了不让我第一个发牢骚，你自己就抢先发牢骚，你这样做，真使我好笑。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专门爱吵架，我觉得吵架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每次都能吵赢，所以吵架这件事，我是很擅长的。可是你，你不会吵，人家也帮不了你的忙，所以吵嘴闹架的事，你可不能干。相反，如果你明白你办笨事倒笨得挺有趣，你惊惶的样子和央求的目光使你显得很动人，你就不仅不会对我发火，反而会求我原谅你，即使不是出于尊敬我，至少为了讨好我，也应当对我说声对不起。

现在，不管怎么说，你都应当请求我原谅你。你的计划真妙：拿你的丈夫当心腹，而对我们如此圣洁的友谊却百般提防！你这个偏心的朋友和胆小的女人，如果连你自己的感情和我的感情都不相信，你在这个世界上又相信谁呢？在你现在的神圣关系中，你不相信你的心和我的气量宽宏，这能不伤害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筋，公然想把两个女人的秘密通信拿给第三者看。就我来说，我是愿意对你畅所欲言，无话不谈的，但是，一旦我知道有一个男人曾瞧过我的信，我就再也不愿意给你写信了，我们之间就会不知不觉地互相冷淡，彼此说话有保留了；我们两人的感情，就和其他女人的感情一样了。你看，你这种愚不可及的疑虑之心，将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害，如果你的丈夫不比你明智的话，岂不糟糕。

他不看你的信，这一点，他做得很对。也许，他对你这封信不怎么满意，不满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但没有我本人不满意的情绪大；我从你过去的情况中已吸取教训，所以能更好地判断你当前的处境。所有那些用毕生的精力研究人心的哲人，虽爱动脑筋思考，但他们对人心的了解，还不如知识最浅陋的多情的女人根据真正的爱的迹象了解得深。德·沃尔玛先生也许开头是看了你这封通篇都是谈我们那位朋友的信的，但没有注意到你信末对那个人只字未提的附言；你这段附言，如果是在十年前写的话，亲爱的表姐，我不知道你将如何写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关那位朋友的话，总会转弯抹角说几句的；你的丈夫愈不看，你谈那个朋友的话就一定愈多。

德·沃尔玛先生也许还注意到了你是多么留心观察你这位客人和多么高兴地喜欢对他加以描述，但他忘记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话：女人只知道观看情人而不知道观察情人。要进行观察，就必须冷静从事，而女人一看到她所喜爱的人，就不冷静了。

总之，他以为你所观察到的那些变化，别人也许会看不出来，而我恰恰相反，我非常担心，他有些变化，很可能逃过你的眼睛。尽管你的客人已经和他从前的样子大不相同，但他还会变化，如果你的心不变，你将觉得他永远是原来那个样子。不管怎样，他一看你，你就把眼睛掉开；这是一个好迹象。不过，表姐，你真的把眼睛掉开了吗？你不再把眼睛低下去？当然，你不会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你是否看出我们的那位智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另外一件很可能使你的丈夫感到不安的事情是：我不知道你在谈到你过去所爱的人时，你是否使用过动人感情和过于亲昵的词儿。德·沃尔玛先生在察颜观色和听你讲话的时候，当然要非常清楚地了解你的心，以免根据你的话而看错了问题；他当然要弄清楚：这些词儿，你只是对一个朋友用，还是对所有的朋友都用。在这一点上，从你的性格来说，你用词造句，纯属自然；你的丈夫对你的性格非常了解，所以不会对此感到吃惊。不过，在一个极其温柔的心中，在表达纯洁的友谊时难道就一点儿爱情的色彩也没有吗？表姐，你要记住：我对你讲的这些话，可用来增加你的勇气，而不可用来使你行事冒失。你的进步是很明显的，而且是巨大的。从前，我信任你的美德，现在，我又开始信任你的理智了。目前，我觉得，你的创伤即使尚未完全治愈，但至少是容易医治的；你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如果你不把它彻底完成的话，那是不可原谅的。

在看你那段附言以前，我已经注意到了那个小问题，你既没有删去，也没有修改；这表明：你已经考虑到它也许会被你的丈夫发现，但你心地坦然，仍然保持原样。我相信，你的丈夫看了之后，会对你更加敬重的，不过，他对那个问题是不见得喜欢的。总的说来，你的信虽可使他对你的行为十分放心，但另一方面又可使他对你的倾向感到不安。我老实告诉你，你所看到的那些小麻点，我觉得是很可怕的；陷入情网的人是觉察不出某些危险的伪装的。我当然知道，在别人看来，麻点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表姐，你要经常记住：一个女人，尽管能顶住情人青年英姿和容貌的引诱，但一想到情人曾为她受了那么多苦，她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当然，上天是希望他留下天花的痕迹来使你表现你的美德，而不希望你脸上有麻点来使他表现他的美德。

现在，回头来谈你这封信中的主题，你知道，当我收到我们朋友的信，我巴不得马上飞到你这里来，因为情况很严重。但是，如果你知道我目前稍一离开我的家，就会给我平添许多麻烦；我手上有许多事情要办理，不能立刻离开这里，如果此时离开的话，就一定会产生新的问题，使我脱不开身，不得不在这里过冬；这种情况，我和你都不希望发生。如果我们不着急这两三天，就可提前半年聚首，这岂不更好吗？我觉得，让我单独和我们这位哲学家从容谈谈，这也有好处：可以试探和坚定他的心，也可在他和你丈夫与你相处的方法方面，给他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因为，这些问题，我觉得你是不会和他无拘无束地谈的，而且，我从你的信上就可看出，他是需要别人给以指点的。我们管他已经管了那么久，所以，从我们的良心上说，理当对他负点儿责任；在他的理智还未完全恢复以前，我们就要代替他的理智，指导他的行为，就我来说，这项工作我是很愿意承担的，因为他过去对我的意见是那样的尊重，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从我的丈夫去世以后，在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

个男人能像他这样得到我的尊重和爱了。为他着想，我也希望留他在这里帮我办点事情。我有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文件，他可以帮我整理；还有几件棘手的事情，我需要他帮我出主意，帮我办理。总之，我留他在这里顶多呆五六天，也可能第二天我就打发他走，因为我很好面子，不愿意看见他先露出着急要走的样子。我的眼睛很尖锐，他要骗我，是骗不了的。

他的身体一复原，你马上就把他给我送来，也就是说，你让他来；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开玩笑的。你知道得很清楚：在我伤心的时候，即使让我笑，我也不会因此就少受痛苦；同样，在我生气的时候，即使让我笑，我也不会因此就少生气。如果你很明智，做事大方，我就答应在他回你处的时候，给你捎一件漂亮的小礼物，你看到这件礼物一定会高兴的，而且会很高兴的，但是，如果你让我等得着急，我告诉你，我就什么也不给你。

又及：想起来了，请告诉我：我们的这位海员吸不吸烟？说不说粗话？喝不喝酒？身上是不是带有一把大刀？他的面貌像不像海盗？我的天啦！我真想看看这个从对蹠地回来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

书信九 克莱尔致朱莉

表姐，现在我把你的奴隶给你送回来了。在这个星期里，我也把他当成我的奴隶使唤；他是那样诚心诚意地套上奴隶的锁链，以致使我不能不认为他生来就是为他人效劳的。请原谅我没有留他再呆一个星期，因此，你不要不高兴，如果我要等他露出不愿意和我在一起的样子，我也许就不会这么早就把他送回来了。我可以毫无顾虑地留他，但我不能毫无顾虑地让他住在我家里。我有时候有骄傲的心理，不喜欢见人就打躬作揖的礼仪；这种心理，和美德是非常符合的。我不知道我此次为什么行事比从前胆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我倾向于应当加以谴责，而不应当加以赞成。

可是你，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朋友为什么会如此安静地耐下性子呆在这里吗？首先，他是和我在一起；我认为：他能耐心呆在这里，这已经就够难为他了。他不仅没有给我添麻烦，反而帮我办了许多事。一个朋友对帮人办事，是绝不会感到麻烦的。第三个原因，尽管你假装不知道，但你是猜也猜得到的，那就是：他要对我谈你。如果我们从他在这里呆的时间中减去谈你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他在这里为我办事的时间是很少的。为了能高高兴兴地谈你而离开你，这种做法奇怪吗？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且我认为，他这样做很好。因为，他在你面前感到拘束，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一点儿微小的苗头，就可能变成罪过；在危险的时刻，真诚的人的心是一定会恪守自己的本分的，不过，当我们远远地离开我们亲爱的人的时候，思念之心又会油然而生的。如果他能抑制某种可能犯罪的感情，使之不致于发展到犯罪的程度，我们又为什么要去责备他呢？对过去的正当的幸福的甜蜜回忆，会不会终有一天酿成犯罪的行为？这些道理，也许你不愿意听，但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可以说他已经重新开始想重温旧梦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青春时候的样子又第二次表现出来了，他把他心中的全部秘密又重新向我述说一遍了；他回顾了過去他可以尽情爱你的时候的情景，他向我描述了一个天真女人的魅力。当然，他把她的魅力描写得很美。

对于他目前和你相处的情形，他谈得很少，而且，即使谈到，他话中尊重和敬仰的成分比爱的成分多，因此，当我送他回你处时，比他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对他更感到放心。这并不是因为在谈到你的时候，我没有在他极其敏感的心灵深处发现感人的友谊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的某种柔情，不过，我早就注意到，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看到你或想到你的时候能保持冷静，如果他在见到你的时候，除一般的感情以外，还有不可磨灭的回忆给你留下的温情的话，我觉得，即使他有极严格的道德素养，他也很难或者根本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样子而不以他现在这个样子出现在你面前。我仔细地询问过他，观察过他，分析过他，我已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对他进行过研究，但我还是摸不透他的心，甚至他本人也未见得比我能更透彻地了解他的心。但我至少可以告诉你：他对他的义务和你的义务是深深了解的，因此，一设想朱莉是一个卑鄙的堕落女人，他就感到害怕，而且害怕的程度比想到他的死期来临还严重。表姐，我现在只提醒你一点，而且希望你注意做到：只要你不对他再提过去的事情，我就能保证你的前景美好。

至于你说的要他归还那件东西，你就不用再考虑了。讲完了所有一切可以想到的理由之后，我请他，强迫他，恳求他，与他赌气，亲吻他，抓住他的两只手，如果他让我跪下的话，我真可以跪在他面前，但不论我怎么讲，他都不听，他大发犟脾气，甚至说，他宁肯不再见你，也不愿意归还你的肖像。最后，他一气之下，竟命令我去摸挂在他胸前的你的肖像。“在这儿哩，”他以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声音对我说，“她的肖像在这儿哩；我就只剩下这个财产了，你们还想拿去！告诉你，你们要拿，就连我的命一齐拿走好了。”表姐，我们做事要明智，就把那个肖像留给他好了。让肖像留在他那里，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硬要保存它的话，对他来说，那是很糟糕的。

他把心中想说的话都痛痛快快地说完以后，他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这时候，我就可以对他谈他的事情了。我发现，时间和理智一点也没有改变他的思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这一生都要和爱德华绅士在一起。他这个想法是如此的真诚，如此地适合于他的性格，如此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对从无先例的善行的感谢之情，所以，我只能表示赞成。他告诉我说，你也有这个想法，但德·沃尔玛先生保持沉默，没有发表意见。我倒是有一个看法：从你丈夫相当古怪的做法和其他迹象看，我怀疑他对我们的朋友有一些秘而不宣的看法。我们让他有他的看法好了，我们要相信他的明智；他处理此事的方式，已相当清楚地表明，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话，他对他花了这么多力气保护的人，是只会从好的方面去考虑的。

你对他的相貌和举止的描写，写得很不错；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迹象，说明你对他的观察之正确，连我也没有想到。不过，他长时期来所过的苦难生活和从中养成的习惯，反倒使他的相貌更动人了，这，你难道没有发现？尽管看了你的描写，但我原来也担心他身上有假情假意的礼貌样子和装腔作势的举动，因为他在巴黎是难免沾染上这些东西的；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成天就拿这些东西打发他们无聊的日子，而且还炫耀自己比别人做得好。或者是这种虚假的外表对某些人的心灵不起作用，或者是海风替他把这些东西完全吹掉了，所以我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任何这些东西的痕迹。在他对我的亲切表现中，我看到他只有一个愿望：他对一切事情都要做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和我谈到了我那位可怜的丈夫，但他宁愿和我一起哭泣而不对我做出安慰的表示，也不借此机会说一些献殷勤的话。他爱我的女儿，但他不仅不赞同我对我女儿的夸奖，反而像你一样指出她的缺点，说我太娇惯了她。他很热心地帮我办事，而且几乎在任何事情上都采纳我的意见。再说，要不是他想到去把窗帘拉上，一阵大风也许就会吹迷我的眼睛；要不是他手里摇摇晃晃地拿着一件衣服的下摆来请我帮他缝上，我也许也懒得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了。我的扇子昨天掉在地上好半天，他都不从房间的那端过去火速把它拾起来。每天早上，在来看我以前，他一次也没有让人来打探我的动静。在散步的时候，他从来不为了表示自己的风度而硬要在头上戴一顶大帽子。在吃饭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向他要他的鼻烟盒（他不叫它为“烟盒”）

在巴黎，人们特别热衷于使社交场合变得很随便和轻松，不过，轻松之中也是有一大套规矩的。在高雅之士的圈子里，一切都要按习惯和规矩行事。他们的规矩，像闪电似地一下就出现，也像闪电似地转眼就

他总是用手递给我，而不像仆人那样把它放在小盘子里递给我；他也没有忘记每餐至少两次举杯祝我的健康。我敢打赌，如果他今年和我们一起过冬的话，我们将看到，他和我们一起围炉烤火的样子，一定会像一个老有产者似的。你觉得好笑吗？表姐，那就请你告诉我，在新近从巴黎到这里的人当中，哪一个还保持着这种憨厚的样子。此外，我觉得，你大概已经发现我们这位哲学家只是在有一点上不好，那就是他对与他谈话的人所表示的关注稍为多了点；这对你不利，不过，我认为，他尚未发展到与贝隆夫人言归于好的程度。在我看来，他比过去稳重和严肃多了。我的宝贝，在我到你这里来以前，你要替我把他仔细照顾好；我现在正需要他是这个样子，这样才好成天捉弄他。

你要听从我的安排。现在，我要开始谈我送你是什么礼物了，而且还要告诉你：正是由于送了这件礼物，不久以后还将送来另外一件礼物。此刻，你先把礼物收下，然后才看我的信。你知道我是一个多么溺爱孩子的人，而且有理由溺爱我的孩子。你这个贪心的人，早就想得到这个礼物了；你将发现，我给你的比我答应的还多。啊！可爱的小女孩！在你开始看这封信的时候，她早已投入你的怀里了。她比她的妈妈幸福，但再过两个月，我就比她幸福了，因为我比她更善于领略我的幸福。啊！亲爱的表姐，我的一切不是全都归你所有了吗？你在什么地方，我的女儿就在什么地方，即使还缺少我，哪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你看，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已经来了。你把她当作你的女儿收下；我把她让给你，我把她送给你了。我把作母亲的权力交给你，请你改正我的缺点，担负起我没有很好地按你的意愿完成的工作。从今天起，你就是你未来的儿媳的母亲。为了使她长得更加可爱，如果可能的话，你就把她培养成第二个朱莉好了。她的样子很像你；从她的个性看，我可以断言，她将来一定是一个很严肃的说教人。如果你纠正了你说是我把她娇惯成的任性，你将发现，我的女儿将变成我的好朋友，不过，她将比我更幸福，不会像我这样流这么多眼泪，也不会像我这样去和人家吵那么多的架。要是上天让她慈祥的父亲还活着，而他又不对她的天性的发展设置障碍的话，我们就更不会对她设置障碍了。当我看见她的天性的发展完全符合我们的计划时，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你知道吗，她现在已经不能没有她的小马里了；我之所以要把她送到你这里来，一部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昨天和她谈了一次话；我们的朋友听到我们的谈话，几乎笑死了。首先，她对于离开我，一点也不感到难过；我这一天简直成了她谦卑的仆人，她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点也不敢反对，然而，她却害怕你，怕你一天要对她说二十次“不”字；你是一个好妈妈，她很愿意到你这里来，她宁肯听你说“不”字，也不愿意要我给她的糖果。当我说给她时，我要把她送到你这里时，她高兴的劲儿，你是想象不到的。为了捉弄她，我说你将把小马里送到我这里来，这就不合她的心意了。她吃惊地问我小马里来做什么；我回答她说，我要他来和我在一起；她噘着嘴，满脸不高兴。我问她：“昂莉叶蒂，你不愿意把小马里让给我吗？”她很干脆地回答说：“不。”“如果我也不愿意把他让给你，我们的争论，

消失。适应之道在于：必须经常注意观察，不失时机地跟上，并加以模仿，以表明自己是懂得当今的时髦的。然而，还是一切从简为好。——作者注

由谁来解决呢？”“由干妈，由亲爱的干妈来解决。”“我也希望由她来解决，因为，正如你所知道的，我要怎么办，她就怎么办的。”“啊！亲爱的干妈是只服从真理而不服从人的。”“什么，小姐，这不是一回事吗？”这个小调皮笑了。我继续说道：“她有什么理由不把小马里给我呢？”“因为他不适合于你。”“为什么不适合于我呢？”她又诡谲地笑了一下。“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年岁太大，不适合于他？”“不是，娘，我觉得他太年轻了，所以不适合于你……”表姐，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竟说出这样的话！……真的，如果我没有头晕的话，她也会把我气得头脑发晕的。

我还想逗逗她。“亲爱的昂莉叶蒂，”我装出严肃的样子对她说，“我告诉你，他也不适合于你。”“为什么？”她吃惊地问我。“因为他太蠢，所以不适合于你。”“啊！娘，就只是这个原因吗？我会使他变聪明的。”“万一他使你变得疯疯癫癫的呢？”“嘿！我的娘，我要处处都像你！”“像我这样说话办事毫无顾忌吗？”“是的，娘，你天天说你爱我简直爱疯了；这就好嘛！我，我爱他也会爱得发疯的，和你一个样。”

我知道你是不喜欢听我这样唠唠叨叨讲得这么详细的，要是由你来讲，你会少说几句的。我也不想找一个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话，尽管我认为我讲的都挺有趣。我只是告诉你：你的女儿已经很喜欢她的小马里了。虽说他比她小两岁，她也完全可以仗着她的年岁大而对行使权威。把你的事例和我的事例，与你母亲的事例一加对比，就可以看出，如果由女人来当家的话，那个家是不会搞得乱糟糟的。好了，我亲爱的朋友，我永不分离的人，收获的季节快到了，收葡萄的时候，没有我是不行的。

书信十 致爱德华绅士

这三个星期我才享受到了我早该享受的乐趣！在恬静的友情中安度时光，避免了强烈的情欲的疯狂袭击，是多么令人陶醉！绅士，一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洋溢着安宁和真诚气氛的家，令人看起来真感到愉快和激动。家里的布置十分和谐，没有豪华的陈设和五光十色的装饰，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真正的用途，符合人的生活的需要。田园的风光，远离闹市的环境，悠闲的生活，宜人的气候，一望无际的一大片湖水，巍峨的群山，所有这些，使我想起了那个美丽的蒂里安岛。我觉得，我在那个岛上多次产生的美好愿望，现在都实现了。我现在过着一种称心如意的生活，我交往的人都合我的心。在这里，只差两个人，我憧憬的幸福就全齐了。因此，我希望不久就能见到这两个人。

在等待你和多尔贝夫人来使我在这里享受的如此甜蜜和如此纯洁的乐趣达到最高程度的时候，我想通过一些细节的描写，使你对这个家庭的治家有方有一个大致的概念，知道这个家庭的主人对他们的幸福是如何享受的，住在这个家里的人又是如何与他们一起分享的。我希望我的叙述有朝一日对你制定的计划有用处，而且，正是这一点鼓励着我要在这封信上讲。

我不向你描述克拉朗的房屋的样子，因为你对它是很熟悉的。它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是不是喜欢它，我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和回想到了什么，你完全能猜测到。德·沃尔玛夫人宁愿住在这里而不愿住德丹治的房子，是有道理的，因为，尽管德丹治的房子是一座又大又很有气派的城堡，但已经旧了，样子不好看，住起来不舒服；它周围的环境与克拉朗周围的环境简直是无法比。

这座房屋的主人从住进之日起，就把原来只作装饰用的东西都利用起来；房屋的布置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住人。为了改变开得不适当的门，他们把一间间彼此相通的房门都封闭了，他们把面积太大的房间分隔成若干大小均匀的单间；把豪华的旧式家具都换成朴素实用的家具，屋里的东西看起来令人舒服，样样都显得很大方和整洁，而炫耀富有和奢侈的东西，则一样也没有。没有一个房间不使人觉得是住在乡村里，但城里的种种舒适设备却应有尽有，一样也不缺。房屋外面也发生同样的变化：减少了几个堆放工具的地方，以扩大家禽饲养场；把一个破旧的弹子房改建成了一个漂亮的压榨机房；奶品加工房也重新整修了，原来养在那里的爱叫的孔雀全都卖掉了。菜园太小，不够用，因此把一部分花园改为第二个菜园；这个菜园收拾得如此整齐，以致使经过这一改动的园子反而比原来的花圃好看。遮挡着围墙的难看的紫杉，全都砍掉，顺着墙垣改种了一行好看的果树。在原来种没有什么用处的印度七叶树的地方，改种的小黑桑树已开始枝叶繁茂，可以给院子遮荫了。路边的老椴树，已被两行胡桃所代替。尽管处处都重实用而不重美观，但美观却几乎到处可见。在我看来，至少觉得：公鸡的鸣唱、牛群的哞声、其他家禽的叫声、马车声，以及在庄稼地里用餐的情景、工人收工回来的情景和乡村生活的那一套方式，使这座房子比原来死气沉沉的样子更具有浓厚的田园景色，更有生气，更活泼，更痛快，使人感到有那么一种说不出的欢乐和幸福的气氛。

他们的土地没有出租，由他们自己耕种。耕地，是他们一天的主要工作；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和大部分乐趣，就是地上种的东西。德丹治男爵只有牧场、麦田和林地，而克拉朗种的是葡萄，葡萄的收成相当好；由于种植的东西不同，产生的效益比种麦子的效益大，这也是他们宁肯住在这里的经济原因。他们几乎每年都要亲自到地里收葡萄；德·沃尔玛先生经常单独一个人去。他们奉行的准则是：地里出产的东西，必须一颗一粒都要收回来，其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收益，而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德·沃尔玛先生认为，土地的出产，是和耕种土地的人数成正比的；耕种得好，收成才好；庄稼丰产了，又为更好的耕作提供更多的资金，投入的人力和畜力愈多，地里就会生产更多的东西供人使用。他说：“人们不知道产量和耕地的人数的继续增加，将增加到什么程度才停止。反之，经营不善的土地，产量必将减少：一个国家的人愈少，它生产的东西也愈少；由于缺少人力，所以连它那么少的人也养活不了。在人口日益减少的地区，那儿的人早晚会饿死的。”

由于土地多，而且要细心耕种，所以除了管理家禽饲养场的工人以外，他们还雇了许多日工：养活了那么多人，而对自己又无损害，这在他们看来，也是一件好事。在日工的挑选方面，他们是宁肯要当地人和附近的人，而不要外地人不认识的人。即使他们由于雇的不是体力最强壮的人而有所损失，但他们因坚持这样的雇人办法，所以能鼓励他们所雇的人；这些人在他们的附近多的是，随时可以雇用，一年之中只有一部分时间才付他们的工钱，所以有这几点好处，就满可以把他们的损失补回来。

付给这种工人的工资有两种。一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工资，全国都一样的工资，只要雇用一名工人，就必须按照规定支付。另外一种则稍为多一点，是奖励工资，工资的多少，视工人劳动的好坏而定，因此，他们为了使主人感到满意而干的活儿，其价值往往超过了主人付给他们的附加工资。德·沃尔玛先生是一丝不苟，非常认真的，绝不允许这种奖优赏勤的办法变成官样文章，出现流弊。在工人当中有监工，督促他们干活。这些监工都是在家禽饲养场劳动的人；他们之所以来督促别人干活，是为了在他们的工资之外多挣一点儿钱，主人从他们监督劳动增收的东西中分一些给他们。此外，德·沃尔玛先生每天都要亲自去察看，往往一天要去察看好几次；他的妻子也喜欢和他一起去。在劳动紧张的时候，凡是主人认为在一周当中天天都非常努力劳动的工人，不分日工和长工，都一律加付二十巴特。这些鼓励竞赛的办法，看起来好像是要多支付很多钱似的，但由于运用得当，所以不知不觉中使大家都努力劳动，创造的收益比付给他们的工钱还多。但是，由于人们只知道劳动强度大和劳动时间长，收益才多，所以，知道和愿意采用这种奖励竞赛的办法的人是很少的。

另外还有一个更有效的办法，连经济学家也没有想到，而且只有德·沃尔玛夫人才能运用，那就是：对那些忠厚诚实的人处处关心，以此赢得他们对她的爱戴。她从来不相信单用金钱就可以抵偿别人为自己付出的辛劳，因此，她认为，谁帮了她的忙，她也应当帮谁的忙。工人、

仆人以及所有一切为她服过务的人，即使只干了一天，她都视之为自己的孩子。她分享他们的快乐，分担他们的忧虑，关心他们的命运，对他们问寒问暖，把他们的利益看作是她自己的利益；她处处关心他们，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调解他们之间的纷争；她对他们十分亲切，但她的亲切，不是停留在甜言蜜语和毫无意义的空话上，而是真正帮助他们，继续不断地为他们做好事。至于他们，一见到她有所示意，他们就马上行动；她一发话，他们就赶快去办；她只要看他们一眼，就立刻能激起他们的热情；她在场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她不在场的时候，他们就念叨她，都巴不得为她效力。她的魅力和她的语言很起作用，她的温情和美德给她带来了许多好处。啊！绅士，善良的美的权威，才是可崇敬的和有力量的权威！

至于主人生活上的事情，他们家里一共有八个仆人（三位妇女和五个男人）为他们料理，此外还有男爵的一个随从和几个管理家禽饲养场的人。由于仆人少，而服务不周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他们说，由于仆人们都很热情，所以每一个人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都自觉地兼做其他七个人的事情。由于他们协调一致，所以干起活儿来就像是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懒洋洋地没有事干，在客厅里玩或者在院子里做淘气的事；他们都经常忙于做一些有用的事：在家禽饲养场、贮藏室或厨房里帮忙；园丁的唯一下手就是他们；更加使人高兴的是，他们干起活儿来总是那么高高兴兴的快乐样子。

要仆人和工人这样真心实意为主人劳动，主人是早就下了工夫，做了许多工作的。在这里，选择仆人和工人的标准，和巴黎与伦敦的标准不同。在巴黎与伦敦，选的都是已经定了型的仆人，也就是说，都是一些老油子，贪财图利之人；他们每走一家，就会把那一家的主人和仆人的缺点全都学到手。他们干这一行，对谁都伺候，但对谁都不亲。在这些人当中，根本就无诚实、忠心和热情可言。这一帮坏蛋，每到一有钱的人家，就会把那家的家业败坏，带坏那家的孩子。在德·沃尔玛先生的家，他们把挑选仆人，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不把仆人只看作是用钱雇来干活儿的人；他们把他看作是家庭的成员，如果选得不当，就会给他们的家带来许多麻烦。他们对仆人的要求，第一要诚实，第二要爱主人，第三要实心为他们服务。只要主人通情达理，仆人稍机灵点儿，这第三条，必然会同前两条一样做到的。因此，他们雇的仆人，不是城里人，而是乡下人。这些人出来帮工，这是第一家，而且也肯定是最后一家，只要他们能干出点成绩。他们雇的都是家里人口多、孩子多，而且是自愿出来帮工的人。他们挑的都是年轻的、身材匀称的、十分健康的、容貌好看的人。德·沃尔玛先生首先要问他们一些问题，考一考他们，然后把他们交给他的妻子。他们要使他们的两个主人都感到满意，才会受到雇用。开始是试用，然后由多数人评议，也就是说由家里的孩子们评议。主人要用几天时间耐心细致地教他们做他们应做的工作；工作是那样的简单，那样大同小异，主人的脾气又是那么好，仆人对主人又是那样喜欢，所以他们很快就可学会。他们的工作条件是很好的，他们感觉到了一种在他们自己家里未曾感到过的舒适，但主人绝不允许他们懒洋洋地磨洋工，因为这样会产生许多弊端。主人不允许他们有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不允许他们因在这个家庭帮工便盛气凌

人；他们应当始终像在他们自己家里那样劳动，只不过换了家长，挣的钱更多点罢了。这样，他们也不会看不起他们原来的农家生活；万一他们离开这里了，可以肯定，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不再是农民而是另外一种身分的人。总之，我还没有看见过哪家的仆人是像这家的仆人这样，个个都努力工作，但谁也不觉得是在伺候他人。

正是由于他们这样训练和教育自己的仆人，所以他们绝不会产生如此心胸狭隘的想法：“我也许是在为别人培养这些仆人！”该怎样培养仆人，就怎样培养仆人；仆人会报答主人的，他们是不会到别家去的。如果你只是为了你自己才培养他们，他们在离开你的时候，就只想到他们自己，而不想到你了。你多关心他们，他们就会永远依恋你；使人感激的，是你的善意，而那些只想从创造的财富中得到好处的人，是不会对主人有任何感激之情的。

为了加倍提防这种不良现象，德·沃尔玛先生和夫人还采取了另外一个在我看来是很好的办法。在开始组织他们的家庭的时候，他们仔细研究了一下：在一个大体上按他们的地位布置的家里，需要用多少仆人才够；他们觉得需要用十五或十六个人，然而，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他们把人数减少一半；人数虽减少了，但工作却做得更好。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他们还想办法使所雇用的人能长期为他们工作。一个仆人在刚进他们家的时候，领的是一般的工资，然后每年增加二十分之一，二十年后他的工资就将增加一倍多。用多少仆人，大体上和主人的财力成正比；即使不是大代数学家也可看出，工资的支出表面上是增加了许多，但实际上并不多，因为工资增加一倍的人是很少的，而且，即使给所有的仆人都付加倍的工资，但他们二十年间得到的优质服务，其效益不仅补偿了甚至还远远超过了增支的工资。绅士，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断提高仆人工作积极性的办法。主人关心仆人，仆人也关心主人。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厚道是不够的；在这样的家庭里，还需要办事公平。一个新雇用的仆人，对主人是不会有感情的，而且说不定还是一个坏人；如果他一进门就与一个其热心和忠诚已经过长期考验、而且年岁日增、即将不能挣钱吃饭的老仆人一样拿同等的工资，这公平吗？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在这个家庭里当然是不会出现的。我告诉你，那些没有恻隐之心的主人夸耀他们对仆人是负责的；他们所夸耀的责任，这一家如此仁慈的主人是不会忽略的，他们是不会抛弃那些由于年老体弱而丧失谋生手段的人的。

我此刻就可举一个说明他们对仆人负责的好例子。德丹治男爵为了酬谢他多年的随身男仆便让他光荣退休，给他找到了一个人们尊称为“阁下”的公职；这是一个报酬优厚而又不累人的工作。朱莉最近收到这位老仆人寄来的一封信，他请求朱莉想办法不让他去接受这个职务。“我已经年岁大了，”他在信中对朱莉说，“我家里的人都没有了；除了我的主人以外，我没有别的亲戚。我唯一的愿望，是在我生活了一生的这个家庭里平平安安地度过我的晚年。……夫人，你出生以后，是我把你带大的，我请求上帝允许我将来有一天像带你一样带你的孩子；上帝会恩准我这个请求的，因此，请你不要拒绝给我这个恩赐，让我看到你的孩子成长，像你这样幸福……我，我已经在一个宁静的家庭中生活惯了，我到何处去再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安度晚年呢？……请你费

心给男爵先生去信，替我说情。如果他对我不满意的话， he 可以把赶走，但不要给我找什么工作。我对他忠心耿耿地服务了四十年，现在请他让我把我的余年用来伺候他和伺候你。他这样来酬谢我，那是再好不过了。”朱莉是不是照他的意见写了信，这你不问也知道的。我认为，如果她失去了这个忠实的仆人，她的心情也将和那个仆人离开她时的心情同样难过。绅士，我把如此善良的主人比作父亲，把他们的仆人比作孩子，这难道不恰当吗？你看，这样一比，他们自己就可互相看出应当怎样为人了。

在这个家庭里，仆人辞职不干的情况，还没有发生过。辞退某个仆人的事情，也是极其少的。辞退一事，只能吓倒那些工作细心和工作勤奋的人；最好的仆人是最怕辞退的，所以只对那些辞退之后也不觉得可惜的人才真的实行辞退。在这一点上，还有一条规律。如果德·沃尔玛先生对一个仆人说：“我不用你了。”仆人可以去请夫人说情，有时候还真可以说准，得到原谅，又回去工作；如果夫人说辞退的话，那就无法挽回，没有得到谅解的希望了。这样配合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使仆人不致于过分欺女主人的心软，也不致于过分害怕男主人的心硬。不过，尽管这样，仆人们也不敢因此就不害怕一个为人公正和从不发脾气的主人，因为，除了能不能得到主人的原谅没有把握以外，即使得到了，也只能得到一次，不能有两次，而且，一辞退之后，过去的成绩就完全失去，如再回去工作的话，就要从头开始，另外干一种新的工作。用这个办法可以防止旧仆人骄横傲慢，使他们愈怕丢掉工作，便愈加小心谨慎地劳动。

那三个女佣人，一个是收拾房间的，一个是看孩子的，另外一个厨师。这位厨师是一个很爱整洁和处事精明的农妇；德·沃尔玛夫人已教她学会了做菜的本领，因为在这个地区，风俗固然是很纯朴，但各阶层的年轻女子都要学会自己做她们将来的家中的女佣人做的工作，以便在必要时指导她们，不受她们的欺骗。收拾房间的女佣人已不是巴比了；他们已经把她送回她出生的地方埃丹治家去了；埃丹治家的主人又叫她去管理城堡和检查收支的帐目，这就使她有点儿像家中的财务管理似的。德·沃尔玛先生早就催他的妻子这样安排，但未能使她舍得让她母亲的这位老佣人离开她，而且她还有不愿意这样安排的其他理由。经过几次商量之后，朱莉终于同意，接着，巴比就走了。这个女人很能干，也很忠实，不过，做事有点儿冒失和爱唠叨。我怀疑她曾不止一次泄露她的女主人的秘密；我猜想德·沃尔玛先生大概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种向外人透露秘密的事情，这位精明的主人就想办法只利用她的长处而避开她的短处。代替巴比的，就是你以前曾津津有味地听我谈过的芳烁茵·雷加尔。尽管朱莉曾占卜说大吉大利，尽管朱莉和她的父亲与你都对她好，但这个如此贤惠和诚实的年轻女人在她自己的家里并不幸福；克洛得·阿勒虽很好地经受住了他的苦难，但未能善于利用一个较好的环境；他生活一舒适了，就忘记了自己的本分，而且行为不轨，最后逃离本乡，扔下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也死了。朱莉把她从她家接来之后，教她做收拾房间的工作。在我到达

那一天，我看见是她在做这个工作，我真是高兴极了。德·沃尔玛先生很看重她；他和朱莉把孩子和照看孩子的保姆的工作都交给她负责管理。这个保姆是一个很纯朴和不太动脑子的乡村妇女，但她做事非常仔细和耐心，人很温顺。正是由于主人对任何事情都不麻痹大意，城里的恶习才一样也没有传入这个家；这一家的主人，自己没有那些恶习，也没有遭到过那些恶习之害。

尽管所有的仆人都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但男仆人和女仆人之间却很少交谈：这一条规矩，大家都非常重视。有些主人，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对其他的事情便漠不关心；只要仆人把他们的工作做好，则其他的事情就一概不管，对于这样的主人，他们是不以为然的。他们认为，那些只知道要求仆人把工作做好的主人，是不会长久得到仆人的良好服务的。男仆人和女仆人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就不可能永远不出问题。一个家庭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有一大部分是由收拾房间的女佣人私下密谈时泄露出去的。如果有一个女佣人和膳务总管相好，他一定会引诱她把主人的秘密告诉他的。男人与男人来往，或者女人与女人来往，无论多么密切，都没有多大关系；只有男人和女人密切来往，才能获得这种独家的秘密，慢慢败坏富有的人家。因此，对女人的言谈和举止要监督，不仅要用善良的风俗和诚实来监督，而且要用非常明显的利害关系来监督。因为，不论你怎么说，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职责，他是不会很好地去做好他的工作的。只有重荣誉的人才热爱他们的职责。为了防止男仆人和女仆人过分亲密，主人并没有制定什么明确的规定来限制他们，因为，即使有规定，他们也会偷偷违犯的；主人的做法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对这种问题并不在乎，但有一套甚至比权威更有力量的习惯。主人不禁止他们互相见面，但想办法使他们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私下约会。他们的办法是：使男仆人和女仆人做的工作完全不同，使他们养成完全不同的习惯、爱好和兴趣。由于这个家庭一切都井井有条，所以他们感觉到：在一个治理有方的家庭里，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应有不正当的往来。在这一点上，尽管有人把主人的意志说成是任性，但也毫无怨言地过一种主人并未正式规定的生活方式，而且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的和最自然的。实际上，朱莉就是持这样看法的；她认为，无论是恋爱或婚姻都不会使男女之间非不断私下往来不可。在她看来，妻子和丈夫是应当生活在一起的，但生活的方式不同，他们应当同心协力，但所做的工作可以不一样。她说，在一方看来是挺美的生活，也许另一方就觉得难以忍受。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倾向，和大自然给他们安排的工作一样，也是有差别的。他们的爱好和他们的职责也是不同的。总之，两个人应当从不同的道路为共同的幸福而共同努力，因此，这样划分他们的工作和职责，是他们婚姻结合的最有力的保证。

就我来说，我自己的看法和他们的这种看法是相当接近的。男人和男人在一起，女人和女人在一起，男女有别，这难道不是除了法国人和模仿法国人的人以外，世界各国人民都习以为常的吗？如果他们互相会面的话，那只能是短暂的会晤，就像拉塞德蒙人的夫妇一样，只能偷偷见上一面，而不能永久混杂在一起，以免使他们天性的明显区别搞得混

住在古希腊名城拉塞德蒙的人，即斯巴达人。

杂不清，变了样子。在野蛮人当中，就没有男女混杂不清的情形；晚上，家里的人虽住在一起，但各人和各人的妻子过夜，天亮之后就分开，顶多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其他的时间就各做各的事。这种秩序，普天之下都是一样的，是极其自然的，即使在这种秩序已经瓦解的地方，现在也可看到它的遗迹。在法国，男人被弄得按女人的方式生活，成天和女人关在房间里；他们在房间中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不安的样子，说明他们不该按那种方式生活。当女人静静地坐着或躺在长椅上时，你瞧，男人就站起身来，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来回走了一会儿后又坐下；这种无意识的本能，在和他们受到的束缚作斗争，不管他们愿意或不愿意，都要驱使他们去过大自然给他们安排的积极劳动的生活。在世界上，只有法国的男人在戏院里是站着看戏的，好像他们是因为在沙龙里坐了一天，要到戏院来站着看戏才舒服似的。总之，他们对这种像女人似的成天呆在家里没事干的生活，是极其厌烦的；为了使这种生活多少有一点儿活跃的气氛，他们就把他们在自己家里的位置让给外人，自己去和别人的妻子厮混，以缓解他们的这种厌烦的心情。

从德·沃尔玛夫人家的例子看，她的安排是很好的：妇女和男人分开，每个人都可以说是在做适合于自己性别的工作。为了防止他们之间发生可疑的联系，她的秘诀是：使男人和女人都不停地劳动，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如此的不同，所以只有在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才能聚集在一起。上午，各人去干各人的活儿，谁也没有工夫去打扰别人；下午，男人去侍弄菜园、看管家禽饲养场或其他的其他田间活儿，而女人则在孩子们的房间里一直工作到散步的时候，带着孩子们出去散步。她们的主人经常和她们一起去；到户外去走走，是她们唯一感到舒服的时候。男人们因为白天的工作太累，没有心思去散步，只好留下来看家。

每个礼拜天，在晚间讲道以后，妇女们还要和她们经夫人的同意而轮流邀请来的亲友集合在孩子们的房间里，一边等女主人给她们预备的小吃，一边聊天、唱歌、玩羽毛球或孩子们爱玩的其他游戏，一直玩到他们学会能自己玩。接着，点心端来了，有乳制品、蜂窝饼、松糕、美味叶儿和孩子与妇女们爱吃的其他东西。酒是不让喝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进入这间后房的男人，是不能到这里来吃经常是由朱莉亲自招待的点心的。到现在为止，只有我一个人获得这种允许，到那里吃过点心。上个礼拜天，由于我的一再要求，她终于让我和她一起去了。她精心准备，为我做了特别的安排。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她只允许我去这一次；还说，连德·沃尔玛先生本人想去，她都拒绝了。你想象一下：如果女人的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如果除男主人以外，一个男仆来要求允许他进入这个房间，又当如何呢？

我吃了一些很好吃的点心。在世界上，哪里的乳制品比得上这里的乳制品？你可以想象得到，由朱莉主管的乳品房制做的乳制品味道是多么美，在她身边吃起来心里是多么愉快。芳烁茵给我端来了格鲁、色拉色、蜂窝饼和小甜饼。我把这些东西一下都吃光了。朱莉笑我的胃口好。

当地的一种点心。——作者注

妇女们的房间。——作者注

在萨勒夫山上制做的乳制品。我仿佛记得，在汝拉山一带，尤其是在湖的那一边，人们把这种乳制品叫

“我看，”她一边说，一边又递给我一盘奶油酥，“你的胃口真好，到哪儿都能饱餐一顿，不过，你和妇女们付一样多的钱，那可不行，应当按一个瓦勒的男子吃的量算帐。”我说：“不能罚我多付钱；谁都一样，有时候见到这个也喜欢，见到那个也喜欢；正如在林中的小木屋里失去理智一样，到了食物贮藏室，理智也不起作用了。”她把眼睛低下去，没有回答我；她的脸红了，她用手抚摩她的孩子。这使我感到后悔莫及。绅士，我在她家说话不谨慎，这是头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在这种小型聚会里，洋溢着一种使我心向往之的古代的淳朴气氛。我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快快乐乐的样子。她们彼此之间交谈之坦率，也许比男人还有过之。女仆和女主人之间的亲密，是建立在信任和情谊之上的，因此，她们对女主人十分尊重，听从她的指挥。服务的人和接受服务的人，都表现出相互的友谊。甚至在宴会的食品的选择上，也没有一样不有助于使宴会令人感到很有趣味。乳制品和糖，是女人天生爱吃的东西之一，是最能表现女人之美的温存和纯洁的象征。与她们相反，男人一般都喜欢味重的食品和含酒精的饮料；他们之喜欢这些东西，是由于他们的活动和劳动的时间多，而不是由于天生就喜欢这类食品。如果这些不同的口味有所改变和混乱，那就可以说是确切无疑地表明男女混杂不清了。的确，我注意到，在法国，女人老是和男人混在一起，她们已经失去了对乳制品的兴趣了，而男人对酒的爱好却非常强烈；在英国，女人和男人混杂在一起的时间少一点，因此，女人的口味还保持得比较好。一般地说，我认为，从人们对爱吃的食品的选择上，往往可以看出一些表明其性格的迹象。意大利人吃素食吃得多，所以显得很柔弱，有点儿萎靡不振。你们英国人爱吃肉，所以你们的性格坚毅刚强，有点儿像野蛮人。瑞士人天生就是很冷静的，他们为人平和和朴实，但一生气，脾气就暴躁；他们素食和肉食都喜欢，也喝牛奶也喝酒。法国人灵活多变，什么都爱吃，什么性格都有；朱莉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尽管她每餐都贪吃美食，但她不喜欢吃肉，也不喜欢调味品放得太多和味道太咸，她滴酒不沾，平时爱吃的食品是新鲜蔬菜、蛋、奶油和水果；除了喜欢吃鱼以外，她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素食主义者。

如果不同时管束男人，那就一点也管不住女人；这一条规矩的重要性，并不比前一条小，而且更难于执行，因为进攻总比防御的行动灵活：这是大自然的安排。在共和国里，人们用风尚、行为准则和美德来约束公民，但如何才能既不采用限制和约束的办法，又能管束仆人和雇工呢？主人的做法是表面不管暗中管，让他们知道必须高高兴兴地劳动，才能得到好处，这样一来，主人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一定会乐意做什么。要是他们星期天闲着没事干，而且，在工余外出的时候，他们又有不可剥夺的哪里好就可到哪里去的权利；那么往往在一天之内就可把其余六天的示范和教育的功效化为乌有。只要他们有了爱上小酒馆的习惯，和伙伴们有不正常的往来，经常和坏女人厮混，那就用不了多久，必定会使他们陷于堕落，既害了他们的主人，又害了他们自己，沾染上许许多多不好的毛病，使自己不能再为主人服务，不配享受自由。

为了纠正这一点，主人的办法是：在家里给他们提供那些引诱他们

外出的东西，用这个办法把他们留在家里。是哪些东西引诱他们外出呢？到小酒馆去是为了喝酒和玩牌。那就让他们在家里喝酒和玩牌好了。唯一的差别是：酒不用他们花钱，不让他们喝醉；牌桌上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主人在这方面采取的做法，就是如此。

在房屋后面有一条林荫小道，在小道上设有一个游乐场。夏天，以及礼拜天讲道以后，仆人和家禽饲养场的人就聚集在那里，分几堆玩牌，但赌的不是钱（赌钱是不许可的），也不是酒（酒是主人提供的），而是主人慷慨捐赠的奖品，通常是一样小家具或一块实用的服饰。赌的次数，视奖品的价值而定，如果是一件相当值钱的奖品，例如银耳环、领饰、丝袜、细呢礼帽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一般就要经过几场争夺，才能争到手。玩的方式不是一种，而是有好几种，一则是不让玩得最好的人一个人把所有的奖品都夺走了，再则是让大家都熟悉各种各样的玩法，大家都可玩得挺好、挺棒。有时候是看谁先跑到设在小道那端的终点，有时候是看谁掷石头掷得最远，有时候是看谁负重的时间最长，有时候是打靶中奖。玩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举行小小的仪式，以便延长玩的时间，并使大家感到高兴。男主人和女主人经常到场观看，有时候还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去。甚至外面的人也会被好玩的场面吸引，也来观看；有些人还想参加，但是，除非得到主人的允许和玩的人的同意，是不让参加的。玩的人觉得，如果轻易就答应外面的人参加的话，那对他们是很不利的。这种玩法，逐渐逐渐地就变成了一种表演；演员在观众的目光鼓舞下，他们是宁要观众鼓掌，而不在乎是不是得奖。他们变得比从前勇敢和灵巧，彼此都比从前更互相尊重了。他们已认识到，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的自身，而不在于他们手中的财富，因此，尽管他们是仆人，他们全都把荣誉看得比金钱还重要。

如果给你详细叙述这个办法带来的好处，那是很花时间的；这个办法表面上好像很简单，思想平庸的人还看不起，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花费少而收效大的好办法。德·沃尔玛先生对我说，这些小小的按时举行的娱乐活动，是他的妻子首先想出来的，每年的花费也只不过五十埃居。“在我的家务和事业上，”他说，“虽然花了这笔钱，但由于那些把主人的欢乐看作是自己的欢乐的忠心耿耿的仆人工作十分勤奋和仔细；由于他们把我的家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家，因而对我的家极其关心；由于他们在劳动中可以发挥他们在游戏中获得的精力；由于可以经常保持他们的身体健康，保证他们在这样的年龄不会产生通常见到的生活没有节制的行为，不会患因生活没有节制而常患的疾病；由于防止了他们因生活越轨而必然产生的欺诈行为，从而使他们永远作诚实的人；最后，由于在我们家里花很少的娱乐费用，我们就可获得这么多的乐趣，我得回来的好处，将几倍于我花的钱，这，你相信吗？在我们的仆人当中，如果有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不适应我们的办法，想找各种借口到他觉得是好玩的地方去，我们一律允许，不过，我们将把这种喜欢放荡的倾向看作是一种值得怀疑的迹象；有这种迹象的人，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把他辞掉。因此，这种娱乐办法既可以为我们的保留好人，也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挑选仆人。”绅士，我承认，我在这里还没有见到过哪一个主人是像他们这样能同时把他们雇用的人既培养成为他们生活服务的好仆人，又培养成为他们耕地的好农夫；既培养成保卫祖国的好士兵，又培养成

将来在命运召唤的时候跻身于各阶层的人。

到了冬天，娱乐的种类变了，劳动的内容也变了。礼拜天，家中所有的人，甚至住在附近的邻居，不论男人或女人，在劳动之后都来到一个大厅；大厅里有炉火，有酒、水果和点心，供大家吃；还有一个人拉小提琴，让大家跳舞。德·沃尔玛夫人每次都要到大厅去，至少要在大厅里呆一会儿，使厅里的秩序井然，大家玩得很有节制。她自己跳舞的次数也不少，虽然是和她自己家里的人跳。这种做法，我起初觉得它和耶稣教徒的严峻作风不大符合。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了朱莉；她对她的回答，大意如下：

“纯道德的清规戒律是如此之多，如果再给它增加一些不同的规矩，就很可能使主要的东西受到损害。有人说，大部分僧侣就是这样的；他们在千百条没有用处的清规的束缚下，竟连什么叫荣誉和美德都搞不清楚。这个缺点，在我们这里虽不太严重，但也不是完全不受它的影响。就拿我们教会里的那些人来说，正如我们宗教信仰的圣洁性高于其他的宗教一样，他们的智慧也超过所有其他的教士，然而，他们也有一些看来是根据偏见而不是根据理性制定的信条；他们对跳舞和聚会的谴责，就是其中之一：好象跳舞比唱歌的坏处多似的，好像这两种娱乐活动并非同样来自大自然的启发似的，好象大家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进行天真无邪的诚实的娱乐活动是一种罪恶似的。就我来说，我的看法与他们相反。我认为，尽管男人和女人聚在一起，只要他们的娱乐活动是公开进行的，那就是无罪的；反之，即使是最高尚的事情，只要是私下进行，那就是值得怀疑的。男人和女人是彼此互为对方而生的；大自然的目的，是要他们通过婚姻而结合在一起。凡是虚伪的宗教信仰，都是和天性相矛盾的。只有我们的宗教信仰是符合天性的发展，并能纠正天性的谬误，给我们以适合于人的神的教诲。因此，在婚姻问题上，它不在世俗的障碍之外，再增加另外的规矩，因为那些规矩，在《福音书》上没有讲过，而且是与基督教的精神相违背的。让那些已达结婚年龄的年轻人有互相表达爱慕之情的机会，在集会上大大方方地互相认识；在众人的眼睛的不断注视下，他们是一定会自尊自重的。让他们通过一种愉快的、健康的并适合于青年人活泼的天性的活动，两情款洽地相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无任何非礼的行为，请问，这在哪一点上违犯了上帝的旨意？你是否能想出一个比这样做法更诚实的办法，至少做到在外貌上不欺骗别人，并且向那些想认识我们的人展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让他们下决心爱我们？彼此既然相爱，难道不理所当然地应互相使对方高兴吗？两个想结合在一起的贞洁的基督徒，在心中萌发上帝要求他们产生的互爱，这难道不好吗？

“在有些地方，只知道对人们没完没了地采取约束的办法，把天真无邪的娱乐当作罪恶，加以惩罚；男青年和女青年不敢在公众面前会面；牧师的作法过于呆板，只知道以上帝的名义宣讲把人管得死气沉沉的清规戒律，在这些地方，情况如何呢？人们想办法躲避那些受到大自然和理性谴责的硬性约束。不让活泼的年轻人享受他们可以享受的快乐，他

从我的《就戏剧问题致达朗贝先生的信》中，我抄录了后面这一段和其他几段话，但由于该书的出版工作当时尚处于准备阶段，所以我认为，应当等到它出版以后，才引用我从其中抄录的段落。——作者注

们便去做那些有害身心的事情。不让他们公开会面，他们就巧妙安排，私下会面。因为怕犯罪而偷偷摸摸地幽会，结果反而真的犯了罪。天真无邪的娱乐都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而罪恶的事情往往是在黑暗中产生。贞洁和神秘是不可能长期并存的。”说到这里，她好像是为了向我表示她的忏悔，为了把她心中的纯洁传达给我的心，便握着我的手说：“亲爱的朋友，谁能比我们更好地了解这句格言的重要性呢？我们两个热爱美德的人，如果能早日发现在私下幽会中遇到的危险，我们在这些年可少受多少痛苦和折磨，可少做多少令人痛心的事，可少流多少眼泪啊。”

接着，德·沃尔玛夫人以平静的声调说：“在人数众多的聚会上，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为大家所看见和听见，而私下幽会则是秘密的和自由的，因此，在私下幽会的时候，就很可能做出有伤风化的事情。根据这个道理，当我的男仆人和女仆人聚会的时候，我很放心，他们全都会来的。我甚至还允许他们在附近的年轻人当中邀请那些对他们不会带来损害的人参加。我很高兴地得知，人们在称赞邻村的青年的品行时，往往有这样一句话：‘他曾经到德·沃尔玛夫人家作过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在我们家工作的男人，都是未婚的男青年；在女仆人当中，孩子的保姆还没有结婚。如果他们在这里受到约束，没有诚实的交往的机会，那也是不对的。我们尽量在这些小型的聚会上，在我们的关心下，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以帮助他们进行更好的选择。在帮助他们建立美满家庭的同时，也增进了我们家的幸福。”

“最后，我要解释一下我和这些人跳舞的理由。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责备我自己，并坦率地承认我最大的动机是：我要从中得到快乐。你知道，我和我的表妹一样，是喜欢跳舞的，但从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决定，我今后一生都不参加舞会和公共聚会。我说话是算数的，甚至在结婚那天我也没有跳舞；我没有料到我会违背我的决定，有时候在我家里和我的客人与仆人跳舞。当我们冬天呆在屋里没事做的时候，跳舞就成了一项有益于健康的活动。它使我玩得很开心，因为，即使我尽情地跳，我的心也不会责备我的。德·沃尔玛先生也觉得很有趣；我跳舞时的种种媚态，都是想使他看了高兴。因为我去跳舞，所以他也到舞会那里去，仆人们看见主人来观看他们跳舞，就更加快乐；他们看见我在他们当中，也感到十分高兴。我发现，这样一种适当的接触，可以使我们之间建立亲密的联系，减少仆人的自卑心理和主人的过分威严，从而给我们的关系更增添了一点自然的人情味。”

绅士，关于跳舞问题，朱莉对我讲的，就是这些。我感到钦佩的是：他们用和蔼可亲的办法把仆人管得服服帖帖的。尽管她和她的丈夫经常到仆人中间去，把仆人看作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但仆人却不敢抓住主人的话，把自己看作是和主人平等的人。我不相信亚洲的那些帝王在宫廷里得到臣下的忠心，比这两位主人在他们家里得到仆人的忠心多。我还没有看见过谁的命令是像他们的命令这样不带命令的口气而又立刻得到执行。他们用请求的语气叫仆人办事，仆人马上去办；他们说一声对不起，仆人就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出了差错。我至今还不明白，他们的话说得那么少，为什么效力却那么大。

这使我对那些表面上故作神气的主人有了另外一种看法，我认为主

人之所以被仆人看不起，是由于他有缺点，而不是由于他待人谦和；而仆人之所以桀骜不驯，是因为主人的毛病太多，而不是因为他懦弱。仆人之所以那么大胆，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主人的把柄；他们在主人身上每发现一个过错，就对主人少一分服从，少一分尊敬。

仆人学主人的样，而且乱学一气，结果，在他们的行动中，把主人因受过教育而能遮掩一二的缺点全都暴露出来了。在巴黎，我就可以从一个女仆的面部表情和说话声调判断我所认识的女主人的作风。用这个办法来判断，还从来没有错过。一个女仆一成了女主人的秘事的知情人，必将使女主人为自己的秘密付出很高的代价，因为她的一言一行都反映了女主人的心意，在笨头笨脑地按女主人的话行事的时候，把主人的秘密全都泄露出去了。无论做什么事情，主人的榜样总是比他的权威更有力量。仆人做事比主人还诚实，这种情况还很少有。任你如何训斥、责骂、用严厉的手段处置，甚至赶他出门，或者把所有的仆人都另换一批新人，都无济于事，都休想他们为你忠实地服务。如果主人觉得自己未受仆人的轻视和恨，便以为他们是在忠心为他服务，那就错了，因为他所看到的，只是他能看到的表面现象，他根本不知道仆人们一直在对他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坏事，更不知道他们要干那些坏事的原因。哪个男人的荣誉感能丧失到竟容忍他周围的仆人看不起他？哪个女人会堕落到对他人给她的侮辱一点也不在乎？在巴黎和伦敦的那些自以为很体面的贵妇人，如果听到她们客厅里的人是如何在议论她们的话，她们一定会大把大把地流下眼泪的！好在她们还能自己宽自己的心，以为那些密切注视着她们的人都是傻瓜，发现不了她们想隐瞒的事情。因此，仆人们在勉强听从主人的使唤时，也往往不掩饰他们对女主人的轻蔑。从此，主人和仆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再互相尊重了。

我认为，仆人的评论，最能准确无误地反映主人的德行。绅士，我记得，我在瓦勒的时候，曾经对你的品德进行过研究。那时，我对你还不甚了解，仅仅看到你即使相当粗暴地对你的仆人说话，你的仆人也照样爱你，而且，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无论你在场或不在场，他们都同样尊重你。曾经有人说过，谁也不敢在自己的随身仆人面前逞英雄。这话也许是说得很对的。不过，一个正派的男人是会受他的仆人的尊敬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英雄的风度，只不过是虚伪的假象而已，只有美德才是坚实的东西。特别是在这个家庭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德在仆人对主人的评价中所占的地位。仆人对主人的评价是信实可靠的，因为他们的评价不是空洞的赞颂之词，而是他们的感情的自然流露。他们在这里，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什么使他们认为其他的主人与他们的主人不一样，因此，他们不称赞他们的主人有大家都共有的那些美德，他们只是用朴素的语言赞美上帝在地上创造了这么多财富，使他们所服务的主人获得幸福，使穷人的痛苦得到减轻。

为他人做奴仆的事情，是如此的不符合人的天性，所以做起来不能不令人产生不快，然而朱莉家的仆人却尊敬主人，对主人什么意见也没有。即使有时候对女主人略有微词，那也比称赞的话好。谁也没有诉说她对仆人照顾不周，说她给这个仆人的好处比那个仆人多。谁也不愿意自己所表现的热情落后于同伴，每个人都想争第一，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对她忠心耿耿，所以应该当第一。他们唯一的怨言和最不应有的想法，

就是这一点。

除了上下级的关系外，还需要有同级关系的配合；在一个家庭的这一部分的管理上，其难处也是不少的。嫉妒和利害关系，使一个家庭的仆人不断分化，即使在这个仆人很少的家庭里，也是如此。他们几乎是从来没有统一过，其结果，不能不使主人遭到损失。他们也有齐心的时候，那是为了一起去偷东西才齐心。即使他们忠实地干活儿，他们每个人也会想办法抬高自己损害别人。他们不彼此为敌，就互相勾结，串通一气，因此，很难找到一个能同时防止他们进行欺骗和发生纷争的办法。大多数主人只能够在这两个弊端当中避免一个。有些主人把利益看得比诚实还重要，因此，他们鼓励仆人打小报告，以为最好的办法是使他们都变成密探，彼此监视。另外一些主人则比较懒散，他们觉得仆人偷他们点东西没有关系，只要平平安安不惹事就行。他们认为：要保持尊严，就不能接受仆人的意见，即使是忠实的仆人有时候出于至诚而提出的意见。这两个做法都不对。第一个做法，将在仆人当中继续不断地引起与家规和良好的秩序不相容的麻烦，结果，势必招来一大堆狡猾的人和爱告密的人，他们将千方百计地出卖他们的伙伴，而且将来有一天也许会出卖他们的主人。第二个办法，不愿意过问仆人中间发生的事情，就等于是在允许他们勾结起来反对自己，使坏人得到鼓励，好人受到挫伤；花了很多钱，结果，养的都是些傲慢的坏蛋和懒蛋；他们串通起来损害主人的利益，把对主人的服务，看作是他们对主人的恩惠；把偷盗主人的财物，看作是他们应有的权利。

在家庭和社会的治理方面，有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企图用一种坏事去对付另外一种坏事，或者在两种坏事之间求得平衡，好像那些破坏秩序的基础的事情，还可以用来建立秩序似的！采取这一错误的做法，其结果，必然会造成种种恶果。在一个家庭里得到容忍的坏事，都不是孤立的，只要让其中的一个发生，千百件坏事就会接踵而来。不用多长时间，它们就会使那些做坏事的仆人陷于毁灭，使容忍那些坏事的主人的家受到破坏，使耳濡目染的孩子们也遭到败坏，或者也跟着去干坏事。哪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敢为了一点点儿利益就容忍那些坏事？如果在自己的家里得不到安宁和忠心，如果要牺牲相互的善意才能买到仆人的积极服务，哪一个诚实的人还敢当家长？

只要到这个家庭来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在这个家庭里不会有这种麻烦；家中的成员的团结，来自他们对家长的依恋。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明显的事例说明：谁不爱所有一切属于主人的东西，谁就不会真心实意地爱主人；这个真理，是基督教的爱德的基础，同一个父亲的孩子，彼此以兄弟相称，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的吗？人们天天在教堂里向我们讲这个道理，但从未使我们对它有深刻的认识；而住在这个家庭里的人，虽然没有谁对他们讲过，但他们对它的理解却非常之深。

这种和谐的安排，是从人员的选择开始的。德·沃尔玛先生不仅是

我曾经相当仔细地观察过大户人家的管理办法，我很清楚地发现：要求一个有二十名仆人的主人，弄清楚仆人当中哪一个是诚实的人，而且不把最坏的仆人当好人，那是不可能的。单单这一点，就使我不愿意到有钱的人家去住。生活的甜蜜的乐趣之一，即得到信任和尊重，对那些坏人来说，已完全失去了。他们的黄金，是花了很高的代价才买到的。——作者注。

在雇用他们的时候观察他们是不是与他的妻子和他本人合得来，而且还要看他们之间是否合得来；即使是两个顶好的仆人，只要发现他们两人之间有龃龉，就马上把其中的一个辞掉。“因为，”朱莉说，“一个人人数这么少的家，一个他们天天在其中生活和朝夕相处的家，应当说是对他们大家都是很相宜的，如果这个家不是一个安宁的家，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地狱。因此，他们应当把这个家看作是他们父母的家，家中的人是一家人。只要有一个不为大家所喜欢的人，就可能把这个家搞得乱七八糟。如果这个不招人喜欢的人在家里成天碍他们的眼睛，他们在这里，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经过尽可能仔细地挑选之后，主人就不管他们愿意或不愿意，都让他们在一起做交待给他们的工作，而且让每个人都认识到：得到所有的同伴们的喜爱，是有好处的。来求情的人，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因此，凡是想得到主人宽恕的人，都请别人去为他说情。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因为，去求情，无论主人准或不准，主人都会把此举看作是自愿当说情人的人的一个功绩。反之，对于那些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的人，主人是一定会严词拒绝的。主人将对他说：“你从来没有为任何人说过话，我怎么能答应他们为你提出的请求呢？他们比你乐于助人，而你反倒比他们幸运，这合适吗？”此外，主人还要求他们暗中互相帮助；而且做得既不动声色，更不要自我表扬。这一点，是不难做到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主人是这一秘密的见证人，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将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样，大家都可得到好处，而又不失去自尊心。仆人们对这种面面俱到的做法，是如此地信服，在他们之间是那样的信任，以致谁要提什么要求，就在吃饭聊天的时候提出来，往往不必作更多的努力，就会发现所要求的事情已经办了。此事，由于不知道该感谢谁帮这个忙，就只好感谢大家。

通过这个办法和其他类似的办法，使他们之间因大家都敬爱主人，所以他们也彼此敬爱。这样，他们不仅不勾结起来损害主人，而且会齐心协力为主人更好地服务。不论他们是多么注意于互相爱护，但他们更注意于使主人感到高兴。他们为他服务的热忱，胜过了他们彼此的互相关心。如果由于某些损失使主人不能不对一个勤勤恳恳的仆人少付报酬，他们就会把它看作是大家的损失，因此，他们不能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做有损于主人的事，默不作声。我觉得，这个家庭的这种管理办法，有某些颇为高明之处；对于德·沃尔玛先生和夫人把一种卑鄙的告密人干的事情转变成一种热心的、正直的和勇敢的工作，我怎么佩服也不为过，因为这种工作，他们的仆人做起来，虽不像罗马人做得那么高洁，但至少能像罗马人做得那么令人称赞。

他们的做法是，首先非常明确地和直截了当地用突出的事例说明：这种卑鄙的犯罪行为，这种互相包庇而坑害主人的行为，一个品行不良的仆人借口好处大家有份而教唆品行良好的仆人去干的行为，必须消灭或防止。主人让他们懂得，掩饰身边人的过错这一条，指的是于任何人都无损害的过错，如果一个人看见不公正的事情而说不说，以致损害了别人，那就等于是自己也做了这件不公正的事，而且，他之所以要纵容别人犯错误，是因为他自己也犯了错误，如果自己不是骗子的话，他是绝不会容忍别人的欺骗行为的。按照这些原理处理问题，就个人对个人来

说，大体上是对的，而在更加密切的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中，那就需要更加严格要求了。因此，在这个家庭中明确规定：凡是看见有人做损害主人的事而不揭发，其过错比做那件事情的人还大，因为做那件事情的人之犯错误，是想得到某种利益。而知情不举的人之所以无动于衷，默不作声，是由于他对正义，对他服务的这个家庭的利益，根本就漠不关心，而且暗中还想学他秘不检举的干坏事人的榜样。因此，即使错误是相当的大，犯错误的人有时候还可以得到原谅，而知情不举的人则必定被视为天性很坏的人而遭到辞退。

另一方面，也不容许任何人有诬告或诬蔑他人的事情，也就是说，当被告不在场时，主人是不听取任何人的指控的。如果有谁专门打报告告发他的伙伴，或私下对他的伙伴发牢骚，主人就要问他是否把情况弄清楚了，也就是说，要问他是否和他所告发的人谈过。如果他说没有，主人便要进一步问他：既然没有把一件事情的动机弄清楚，又怎么能断定某人干了坏事。“这件事情，”主人对他说，“也许涉及的是另外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也许是在某种情有可原的情况下做的，只不过你对那个情况不了解罢了。你还没有弄清楚那个人为什么要做那件事，你怎么就敢指控他呢？你稍为问一问，也许就可以把情况弄清楚。你怎么不怕把他告错了，而且还连累我也一起错呢？”如果他说他已经把被指控的人的情况弄清楚了，主人就会这样反驳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同他一起来？你是不是怕他揭穿你说的话？你为你自己这样谨慎从事，为什么不为我想想，让我也同样谨慎呢？一件事情你不亲自调查调查，就要我根据你的报告处理，这合适吗？如果我单单根据你的陈述，我的处理就可能是不公正的。这你难道没有责任吗？”然后，让他把他所指控的人叫来，如果他同意去叫，这件事情很快就解决了；如果他不叫，则把他严厉训斥一顿之后，就打发他走开。不过，对他的事情要保密，要仔细观察他们两个人的情形，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弄清楚他们两人当中，哪一个不对。

这个办法，大家都非常清楚，遵照执行，因此，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家庭中的仆人有背着他的伙伴说坏话的情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办法是用来收拾干活疲塌的人和撒谎的人。如果他们当中有谁要指控一个人，那就公开地、坦率地，不仅当着被指控的人的面，而且还当着所有的伙伴们的面讲，以便在听他的陈述的人当中有人出来担保他说的是实情。如果事情是私人之间的口角争吵，通常是由中间人来调解一下就了结了，用不着去麻烦德·沃尔玛先生和他的夫人。如果事情涉及到主人的神圣的利益，那就保不住秘密，不是犯错误的人去自首，就会有人去告发。小小的扯皮的事情是很少的。每天在仆人吃午饭或晚饭的时候，朱莉都要去巡视一次；德·沃尔玛先生笑着说，这是她每天最高兴的时候，因此，即使有扯皮的事情发生，朱莉去巡视的时候，在饭桌上就解决了。她平静地听完一方的指摘和另一方的答辩之后，如果事情涉及到工作，她就感谢提出指控的人办事热心。“我知道，”她对他说，“你很喜欢你的伙伴，你经常对我说他好，我很称赞你这种把责任和公理摆在私人感情之上的做法，一个忠实的仆人这样做是很对的。”如果被指控的人没有错，她就说几句表扬话来替他辩解。如果真有过错，她不会当着别人的面把他羞辱一番。她想，他也许有什么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说

的话，她就安排一个时间，单独听他讲。这时候，她或她的丈夫就可以把该讲的话对他讲清楚。在这种场合，奇怪的是，两人当中最严肃的人，反而最不令人害怕，仆人们怕德·沃尔玛先生的严厉申斥，不如怕朱莉的感动人心的批评怕得那么凶。一个开口就要弄清事实，依法办理，把犯错误的人搞得很狼狈；另一个则使犯错误的人深深后悔自己犯了罪；她对他说，她深感遗憾，不能再姑息他。她往往使犯错误的人痛苦和羞愧得流下了眼泪；看到他后悔的样子，她的心也软了，希望不要出现非按说了的话办不可的情况。

那些根据自己家或邻居家的情况来评估这些办法的人，也许觉得这些办法没有用处，而且做起来也很费力气。可是你，绅士，你对当家长的人的责任和乐趣是非常清楚的，对天性和道德对人心的自然影响也是深有所了解的，所以你十分明白这些做法的重要意义，对他们成功的关键何在，也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玫瑰花的故事》曾经说过：“家富不在钱多”，看一个人的财富，不是看他钱柜里有多少钱，而是看他对他的钱如何使用，因为只有把钱用出去，才能获得自己想拥有的东西。钱财的滥用是无止境的，而财力总是有限的，因此，一个人对钱财的享用，不在于他花得多，而在于他花得恰当。一个疯子把大把大把的钱扔到海里之后，也可以说他享用了他的钱财，不过，这样一种胡乱使用，怎么能和一个聪明人对一笔小小的款子的巧妙使用相比呢？按照一定的法则和规律使用金钱，才能使金钱得到反复使用和长期使用，从而把金钱的享用变成幸福。既然真正的财富产生于事物与我们的关系，既然不是财富的拥有而是财富的使用才能使我们获得我们想占有的东西，那么，对一个家庭的家长来说，当家中的良好关系要直接由他负责的时候，当每个家庭成员的财产都将构成他的财产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比他对仆人的管理和家庭的治理更重要呢？

最有钱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吗？财产的富有，对人生的最大幸福起什么作用？每一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家，都是家长的心灵的反映。金壁辉煌的房屋和豪华的摆设，只不过表明炫耀这些东西的人有爱虚荣之心而已。无论在什么地方，你只要看到秩序井然而无愁眉苦脸的样子，生活安适而无奴役人的情形，富足而无奢侈的表现，你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治理这个地方的人，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依我看，我认为，真正的精神上的满足的最可靠的标志，是隐居的家庭生活。那些经常到别人家去寻求快乐的人，在他们自己家里是得不到快乐的。一个喜欢家庭生活的家长，不断操持家务而得到的报酬是：他始终能享受到最甜蜜的自然的情感。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他是自己的幸福的主人，因为他像上帝那样快乐，除了他所得到的享受以外，别无其他的希求。像这个伟大的神一样，他所考虑的，不是扩大他拥有的财产，而是如何通过最美满的关系和最完善的管理，使他的财产真正为他所用。他之所以富，并不是因为他获得了什么新的财产，而是由于他更好地运用了他现有的东西。他所享受的，完全是他的土地的收益；由于地上的庄稼是由他管理，他经常到田间巡视，因此，他从自己的土地上又得到了一番乐趣。他的仆人都不是外姓人，但他把他们看作是自家人，

看作是他自己的孩子：他把仆人变成了自己人了。他有指挥别人行动的权利，他也有约束别人意志的权利；他之所以是主人，只是因为他付了工钱而已，因此，他必须尊重别人和给别人以恩惠，才有神圣的权威，才能真正掌握他人。尽管命运可以夺走他的财富，但夺走不了他所喜爱的人的心，它也夺走不了他的儿女；全部差别在于：今天他抚养他们，明天就由他们来供养他。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享受了他的财产，享受了天伦的乐趣，享受了他的人生。这样一个家庭的琐碎事情，在一个了解家庭价值的人看来，是很有趣味的。这样，他不仅不把义务看作是负担，反而把它看作是乐趣；他尽他令人感动的高尚的职责，从而也获得了做人的光荣。

这些巨大的好处之所以受到轻视或很少为人所认识，而且，即使有少数人去寻求，也很难得到，究其原因，这两者都是相同的。有一些简单的和高尚的义务，只有少数人才喜欢，才愿意承担，例如作父亲的义务，就属于这一类；世人的闲言碎语和瞎议论，必然使人对作父亲的义务产生厌恶，如果再加上天性吝啬，处处从利害关系考虑，那就更难尽好这种义务了。这样的人，自以为是好家长，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精明的管家；他的财富也许会增长，但他的家庭关系必然会愈来愈坏。必须有更高的眼界才能明白和做好这项重要的管理工作，使他获得很大的成功。在治家方面，应当着手的第一件事情是：家里只能雇用不暗中破坏家庭的诚实人，不过，仆人的身分和诚实，是不是能够那么统一，以致可以说要找仆人就找诚实的人呢？不，绅士，诚实的人不是找到的，而是培养出来的。只有善良的人才懂得培养诚实的人的艺术。伪君子想假装一副道德面孔，是装不出来的，他不可能启发人们对道德的爱。如果他知道如何使道德为人所爱，他自己就爱道德了。不断被事实戳穿的冷冰冰的说教，除了使人认为说教的人以为别人都轻信以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那些要求我们只听其言而不观其行的人，真是荒唐！光口头上说而实际不做的人，是怎么也不能把事情说清楚的，因为，他所说的话里没有真心话，而只有真心话才能感动人和说服人。我有时候听见有些人在仆人和孩子们面前故意那么矫揉造作地谈话，其目的，是想对仆人和孩子起到间接教育的作用。我认为，他们根本就骗不了人。我经常发现仆人暗中嘲笑主人把他们当傻子，其实，真正的傻子是主人，因为仆人们早已看穿，尽管主人大谈特谈什么行为准则，实际是假的。

所有一切虚假的做法，在这个家庭里是没有的；为了把仆人培养成他们所需要的人，主人的巧妙办法是：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在仆人面前就以怎样的面貌出现。他们的一言一行是坦率的和公开的，因为他们不怕自己有言行不符的事情。由于他们从来不对自己是一套标准，对别人又是另外一套标准，所以他们说话用不着那么含糊其辞，即使偶尔说错了一句话，也不会因此就推翻他们所制定的规矩。他们从来不随便谈他们的事情，但对于他们要实行的准则，要讲就讲个透彻。无论是在吃饭的时候，或是在散步的时候或单独会见的时候，他们的谈话都是一样的；对一件事情是怎么看法，就如实地怎么说。他们的话不针对任何一个人，但每一个人都从中受到教益。对于他们的公正的主人，仆人们从无损害之心，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要求他们为人正直是对穷人的苛求，是强加在不幸的人的身上的枷锁或灾祸。主人十分注意：不让工人们跑冤枉路，

不让他们把每天的时间浪费于来领取工资，从而使他们逐渐养成重视时间价值的习惯。看到主人是那样地爱惜别人的劳力，每个人都觉得应当把自己的劳力用之于主人；干活儿磨磨蹭蹭，是一项大罪过。由于仆人对主人的为人正直是充分信任的，因此主人所订的规章制度具有一种使他们不能不遵守和不敢违犯的威力。在每个星期的发奖会上，仆人们不担心女主人会存有偏心，不担心她总把最年轻的或身体最好的人看作是干活儿最勤奋的人；老仆人也不担心主人会挑他的小毛病，从而不增加他的工资。谁也不钻两个主人意见不一致的空子，不想使劲夸自己的功劳，从一个主人手中得到另一个主人不给的东西。准备结婚的人也不担心主人会因为他们工作好就把他们留下来继续工作，从而耽误他们的婚期，使他们勤勤恳恳的工作反倒给他们带来麻烦。如果别家的仆人来对这家的仆人说某个主人和他的仆人之间出现了真正的战争；说仆人对主人进行了正当的报复，用各种办法损害主人；说主人是窃取者、说谎者和骗子；说仆人应当仿照主人对待国王和一般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说主人公开损害仆人，仆人就悄悄地损害主人；说这些话的人，是找不到人听的，这家的主人也不打算批驳或制止他说这些话，因为，这应当由引起说这些话的人来加以澄清。

在服从主人的命令方面，从来没有人闹过情绪或表示过反抗，因为主人的命令不是随便发的，他要求仆人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是不合理的或没有用的。尽管他们处于仆人的地位，但主人对他们是相当尊重的，让他们去做的事情，对他们没有什么害处的。此外，在这个家庭里，大家认为：最卑鄙不过的事是犯罪，而一切有用的和正当的事，都是诚实的和合乎礼仪的。

他们不容许仆人在外边搞阴谋诡计，而且也没有人想搞阴谋诡计。仆人们很清楚，他们最可靠的收入，是和主人的收入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主人的家兴旺发达，他们就什么也不会缺少。在为这个家庭服务的时候，他们就要为主人的家业操心，把工作做好，使主人的家业得到发展；这样做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不过，“利益”这个词在这里用得不甚恰当，因为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还有哪个家庭所采取的办法能使仆人的利益得到如此正确的引导，使其影响比在这个家庭小。所有一切都靠感情来推动；我们可以说，心术不正的人，一走进这个宁静和睦的家，他的心灵也会得到净化。我们可以说，男主人的智慧和女主人的感情，有一部分已经浸染了每一个仆人的心：他们发现主人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他们对人厚道和诚恳，不愧为他们的主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受到主人的重用，发挥他们的才能；他们把主人对他们说的问寒问暖的话，看作是对他们的奖励。

绅士，这个家庭对仆人和雇工的主要管理情况，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些。至于主人的生活方式和对孩子的管教，这两项，每一项都值得单独写一封信。你当然是知道我开始谈这些看法的意图何在，不过，说实在话，所有这一切，构成的画面是如此地令人神往，以致，不提别的，单是我在这里所感到的快乐，就足以使我爱观赏这幅图画了。

书信十一 致爱德华绅士

不，绅士，我一点也不夸张，我在这个家庭里，还没有发现任何一样东西不是把美观和实用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在实用方面，并不局限于只使人得到益处，它还包括给人以淳厚和朴素的享受，使人从隐居、劳动和恬淡的生活中得到乐趣，并使喜爱这种生活的人保持一个圣洁的灵魂和一颗不受欲望干扰的自由的心。如果说无所事事的懒惰生活将给人带来忧愁和烦恼的话，则勤劳的生活可给人以悠闲愉快的享受。他们把劳动看作是享受；操心一阵之后接着便享受一阵，这样安排才能使我们真正生活得好。休息的目的，是在劳动之后使身心得到轻松，并为下一次劳动做准备，因此，对人来说，休息的必要性并不次于劳动。

我不仅赞赏女主人兢兢业业地治家，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发现，在一个她称之为她的“爱丽舍”（她喜欢到那儿去散步）的僻静地方举行的娱乐活动也很成功。

几天以前，我听人谈起这个被他们看作是神秘之地的爱丽舍。昨天午饭后，天气很热，无论室内或室外都使人受不了。德·沃尔玛先生建议他的妻子下午放假休息，但不要像往常那样回到她的孩子的房间，一直呆到傍晚；他建议她和我们一起到果园去呼吸新鲜空气；她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就一起去了。

这个地方，尽管离她家的房子很近，但被夹在他家和这个地方之间的林荫小道遮挡得那么严实，以致无论从哪个方向都看不见它。周围的树叶很密，从外面是看不见里面的，而且门经常是锁着的。我一进去，门马上就被桤木和榛树遮挡住，只在旁边留下两条很窄的通道。我回头去看，也看不出是从哪儿进来的，门也看不见了；我好像是从天上掉在这里似的。

在走进这个所谓的果园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浓密的树荫，绿茵茵的草地，周围盛开的鲜花，一道潺潺的流水，许许多多鸟儿的鸣唱，不仅使我的感官感受到了此处的清新，而且也使我的想象力也像我的感官那样活跃起来。但同时，我也觉得，这里好像是天地间最原始和最孤立的地方，我是迄今第一个走进这个荒野之地的人。这出乎意料的景象使我感到惊讶，心情豁然开朗，因此，我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一会儿，不自觉地高兴得大着嗓门说：“啊，蒂里安！啊，朱安—费尔南德兹！朱莉，天边的地方就在你家的门前！”“许多人都像你一样把这里看作是世外之地，”她微笑着说道，“再走二十步，就可看到它将重现克拉朗的情景，让我们看看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的美。你从前曾经在这里散过步，还和我的表妹互相扔桃子打闹；你知道这儿的草是相当的少，树木是相当的稀疏，没有树荫，也没有流水。现在你看，空气清新，到处是一片碧绿，花草繁茂，树木成荫，而且还有流水灌溉。把这里整治成这个样子，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力气吗？我是这里的总管，我的丈夫把它交给我全权管理。”“不过，”我说道，“我看你没有怎么管嘛；是的，这个地方很美，但是是一片荒原的景色，我没有看见任

爱丽舍，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天堂，理想中的乐土。

南海中的荒岛，在安森海军司令的游记中对它们有详细的描述。——作者注

何人工整治的痕迹；你把门关上，我不知道水是怎么流进来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大自然创造的，你本人是永远不会做得像它这么好的。”“是的，”她说道，“一切都是大自然创造的，但是是在我的指导下创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我安排的。你再猜一猜，我是怎么安排的。”“第一，”我说道，“尽管你肯花力气，也肯花钱，但要安排成这个样子，是需要时间的。这些树……”“说到树，”德·沃尔玛先生说道，“特别大的不多，那几棵树是原来就有的。此外，这里的工作，朱莉在结婚以前就开始做了。她母亲去世以后，她和她的父亲就到这里来过清静的生活。”“是吗！”我说道，“不过，你在这七八年间搞这么多花圃，这么一大片草地，种这么多藤萝，培育这么茂密的丛林，而且还搞得很好看，我估计，在这么一大块土地上搞这些东西，无论怎么节省，也得花两千埃居。”“你估计花了两千埃居，”她说道，“其实，我一个埃居也没有花。”“什么，一个埃居也没有花？”“没有，一个埃居也没有花，只不过我的园丁一年花十二三天时间搞一搞，两三个仆人也花十几天时间来侍弄一下，德·沃尔玛先生也花几天时间来看看，他有时候还放下架子，做我的园丁做的活儿哩。”这个谜，我一点也不明白。朱莉把我留在这里一直谈到此刻，才让我继续前进，对我说：“往前走吧，你会明白的。再见，蒂里安；再见，朱安—费尔南德兹；再见，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你一会儿工夫就从天边的地方回来了。”

我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游览了这个景色多变的果园。我没有发现任何从外地引进的花草，也没有看见来自印度的植物；一切都是就地取材，把当地的花草树木搭配得非常好看，看起来特别舒服。草地绿油油的，长得浅而密，还间杂有欧百里香、薄荷、芸香、茉莉栾那和其他的芳草。地上有许许多多盛开的野花；我还吃惊地发现，其中有几种是园艺花卉，看来，它们原本就是在这里和其他的野花一起生长的。我时而还看到一些阴暗的树丛，宛如密林一样，连阳光也照射不进去；树丛是由一些木质松软的树构成的；他们仿照美洲红树天生的样子，把树枝弯到地上，让它在地上扎根。

在较为空旷的地方，我看见一些既无一定行列而且又不对称的零零散散的花丛，如玫瑰花、覆盆子和醋栗；还有一些灌木丛，如丁香、榛树、接骨木、山梅花、染料木和三叶木，把这块地方装点得像荆棘丛生的荒野似的。我循着弯弯曲曲的和不规则的小路前进，小路两边有开花的小树，路上还有数不清的花饰，如野葡萄、爬山虎、啤酒花、旋花、马兜铃、铁线莲和其他类似的植物，甚至还有忍冬和茉莉花。它们像我有时候在森林中看到的情形一样，漫不经心地从这棵树长到那棵树，结果，形成了替我们遮挡太阳的帘子。我们脚下的路面是柔和的、舒适的和干燥的，有细嫩的苔藓，但没有沙子、野草和从树根部长出的高矮不齐的萌芽条。这时，我才有点儿吃惊地发现，这些绿色的树荫，从远处看来是那么的可怕，实际上乃是由攀缘植物和寄生植物构成的；它们顺着树身攀缘，使树顶的叶子显得更加浓密，树根处更加荫凉。我还发现，他们用一个相当简单的办法，使有几种植物把它们的根寄生在树干上，结果，它们占的空间大了，使路面窄了。你可以想象得到，有了这些寄生的东西，树上的果子当然就结得不好；只有在这个地方，他们才重美观而不重实用。在其他地方，他们对植物和树木的管理是那样细心，即

使这个果园的面积缩小了，水果的收获量也比以前多。如果你想象一下：有时候，当我们在密林深处突然看见一个野果，把它摘下来吃的时候心里是多么高兴，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人工布置的荒野看见水果时，我心里是多么快乐：尽管它们在树上结得稀少，样子也不好看，但味道甘美，一个个都熟透了，这就更加引起我去寻找和挑选这些水果的兴趣。

所有这些小路的两旁都有清澈明净的流水，有时候在花草丛中几乎看不见的密如蛛网的水沟里缓缓流动，有时候在大水道里的五颜六色的砾石上奔腾，闪烁着耀眼的水光。我还看见几处从地下冒出的泉水，有时候还看见一些较深的水渠，渠中水清如镜，把周围的东西全都映入眼帘。“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我对她说道，“不过，我所看到的这些水……”“它们是从那边流过来的，”她指着她的花园的土堤的方向说道，“我们花了很多钱，利用这条水道的水，在这块地方形成一个无人注意的喷泉。这是我的父亲设计的；出于对我父亲的尊敬，德·沃尔玛先生不愿意让它毁掉，我们每天来看这股在花园里很难看到的水在果园里流，我们心里是多么快乐啊！喷泉的水是供外人观赏的；水流到这里来，是供我们用的。是的，我引来的是那个顺着大路流入湖里的大喷泉的水，因为它将冲毁大路，对行人不利，使大家都受到损失。它在果园尽头处的两排柳树之间拐一个弯，就流进我的地里来了，接着，我又从另外一条道路让它流出去。”

我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合理的办法使这些水弯弯曲曲分散开，然后在适当的地方又汇合，尽量绕过斜坡，以便延长水流的时间，并在几个小瀑布处发出潺潺的水声。小水道的底是一层粘土，上面铺着一寸厚的从湖里取来的砾石，并点缀了许多贝壳。这些小水道的水，有时从有泥土和草皮覆盖的大瓦筒中流过，在出口处形成人工造的水泉。在高低不平的地上，架有引水的虹吸管，水从管中落下时，激起了许多水泡。经过这样灌溉的土地，不断地开出无数的鲜花，使草地常青，非常好看。

我愈在这块幽静的地方转游，进来时候的那种美妙感觉便愈强烈；好奇之心使我想把这个地方看个究竟。我急于观赏事物的心情多于研究它们给我的印象。我喜欢细细静观，而不愿意花力气去思考。然而，德·沃尔玛夫人把我从幻境中拉了回来，挽着我的胳膊说：“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寂静之物，不论你怎么看，它们都只能给人以忧郁的寂寞感；只有在你看见活动的和有感情的东西时，你才能时时发现新的自然的美。”“你说得太对了，”我对她说道，“我听到了叽叽喳喳的鸟叫，但我看见的鸟儿却不多，看来，这里有一个大鸟栏。”“是的，”她说道，“我们快到那里了。”我不敢把我关于鸟栏的看法说出来。把鸟养在鸟栏里，我不太赞成，我觉得这和周围的景色根本就不协调。

我们转了好几个弯，绕了好远的道才走到果园的尽头。在这里，所有的流水汇合成一条清澈的小溪，从两排经常剪枝的老柳树中间缓缓流过。半光秃的树梢，被人们用我在前面所讲的巧妙办法盘成花盆状，从其中长出一株株忍冬。有一部分忍冬的枝叶互相缠绕在树枝上，另一部分则悠闲地吊在小溪的水面上。在靠近尽头之处，有一个周围长满了小草、灯芯草和芦苇的水池，供鸟栏里的鸟儿饮水之用。这里，是这股得

到极其合理利用的珍贵的水的最后一个发挥作用的地方。

在水池的那一边，有一道土堤；它一直延伸到围墙拐角处一个长有各种灌木的小山丘那里。小山丘的高处是小灌木；愈往低处，灌木愈高大，这样，两种灌木的树梢就差不多一样高，或者，将来总有一天会长得一样高。前面有十几株目前虽然还小但终将长得很高大的树，例如山毛榉、榆树、白蜡树和刺槐。我在远处听见鸣叫的小鸟就栖息在这些小树林中；我们站在这块像一把大阳伞似的树荫下观看它们；它们飞来飞去，尽情歌唱和嬉戏，好像没有看见我们就站在它们下面似的。当我们走近的时候，只有很少的几只鸟飞走，我原先以为它们是关在大铁丝栏里的，但当我们走近水池时，我却看见有几只鸟飞下来，在一条横亘在水池和鸟栏之间把土堤分成两段的小路上向我们走来。德·沃尔玛先生在水池周围转了一圈，从衣兜里掏出几把谷物撒在路上，他走开以后，那些鸟就跑过去像小鸡似地啄食；他们啄食谷物的样子是那样熟练，以致我认为它们是经过这种喂食方法的训练的。“真好看！”我惊叫道，“开头，你用‘鸟栏’这个词儿，的确使我吃了一惊，现在我明白了：你是让它们作客人，而不作囚徒。”“你说谁是客人？”朱莉问道，“其实，我们是它们的客人，它们是这里的主人，我们要向它们交纳贡金，它们才允许我们有时候到这里来玩。”“好得很，”我说道，“这些主人是怎样占有这块地方的呢？用什么方法使这么多鸟儿自愿到这里来定居的呢？这样的方法，我以前没有听说谁尝试过，即使有人尝试，如果我没有亲眼见到的话，我也不会相信他能成功。”

“要创造这个奇迹，”德·沃尔玛先生说道，“需要的是耐心和时间。富人在享乐中是想不到这两条的。他们急于享受，只好用他们所仅知的暴力和金钱这两种手段。他们把鸟关在笼子里，每个月花许多钱把这些朋友关起来养。当仆人走近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鸟儿就飞走了。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鸟，是因为原来就有这么多，如果原来没有的话，那就谁也没有办法使它们来的。如果原来就有鸟，只要预备点它们吃的东西，就可招来更多的鸟；不惊吓它们，让它们在这里安心孵卵，不去掏它们的窠，不去捉它们的雏鸟，这样，原来就在这儿的鸟，当然留在这里；而后来的鸟，也会留在这里的。这个小树林，是原来就有的，只不过是和果园分开的；朱莉让人用一道绿篱把它圈在果园里，把原来将它和果园隔开的篱笆去掉，把小树林的范围扩大了，并种上各种草木。你看这条通向那里的小路的左边和右边，两块空地上都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草、各种农作物和其他植物。她每年都叫人在这里种麦子、向日葵、线麻和巢菜，这些都是小鸟爱吃的东西，我们都不收，留给小鸟吃。此外，无论冬天或夏天，她或我每天都要带东西来喂它们；如果我们不来，这件事通常由芳烁茵代做。正如你所看到的，它们走几步路就有水喝。德·沃尔玛夫人每年春天甚至还供给许多马鬃、稻草、羊毛和其他各种适合于筑巢的材料。除了提供材料以外，还给它们预备许多食物，特别注意提防敌人对它们的侵害。它们周围的环境很宁静，可以让它们在一个什么东西也不缺少而且又无人打扰的舒适的地方产卵。老鸟住过的地

一种野生的豌豆。——作者注

指山鼠、小田鼠、猫头鹰，尤其是小孩子。——作者注

方，接着由小鸟住，它们的种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和繁衍，其原因就在于此。”

“啊！”朱莉说道，“你不能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每个人要是只顾自己，则形影不离的夫妇，仆人的热心服务，父母的慈爱，这一切全都会失去的。如果能早两个月到这里来看一看那令人神往的景象，让你的心享受一下大自然的最甜蜜的感情。那是多么好呀。”“夫人，”我面带忧郁的表情说道，“你已经有丈夫和孩子，这些乐趣应当归你享受了。”德·沃尔玛先生立刻拉着我的手，把我的手紧紧握着说：“你有我们作朋友嘛，你的朋友已经有孩子了；父母之爱，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朱莉，他们两人互相看了一下，并向我投来一道如此感人的目光，以致我把他们两人分别拥抱一下之后，用深表赞同的声音对他们说：“我也会像你们这样爱他们的。”尽管我不知道一句话怎么会产生那么奇妙的效果，竟改变了人的心灵，但从此刻起，在我看来，德·沃尔玛先生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发现，他以我最钟爱的人的丈夫的面貌出现的时候，不如以两个孩子的父亲的面貌出现的时候多，为了这两个孩子，我愿意献出我的生命。

我想围着水池走一圈，以便到更近一点的地方去看一看那些小鸟和它们的栖身之地，但德·沃尔玛夫人不让我去。“谁也不能到它们那里去惊动它们，”她对我说道，“在我的宾客当中，你是我头一个带到这儿来的客人。这个果园有四把钥匙：我的父亲和我们两人各人一把，第四把在芳烁茵手里，她是这里的视察员，有时候也带孩子们来玩；我们极其谨慎，不轻易让人到这里来，即使孩子们，也要求他们处处留心。居斯丹也只能和我们四人当中的一个人一起来；他春天要在这里干两个月的活儿，除此以外，就几乎不到这里来了。在一年的其他时间，这里的活儿就由我们自己做。”“你这样做，”我对她说道，“固然没有让你的鸟儿成为你的奴隶，但你自己却成了它们的奴隶。”“你这句话，简直像一个暴君说的，”她说道，“只有暴君才认为必须损害他人的自由，他才能享受他自己的自由。”

在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德·沃尔玛先生往水池里扔了一把大麦；我往水池里一看，发现里面有几条小鱼。“啊！啊！”我立刻惊叫道，“原来这里有几个囚徒。”“是的，”他说道，“这几条鱼是战俘，我饶了它们的命。前不久，芳烁茵从厨房里偷了几条小鱼，趁我不知道的时候，放到水池里养起来。我让它们在这儿养着，如果我把它们再送回湖里，芳烁茵一定会心里难过的。与其使一个诚实的人不高兴，还不如让她把鱼放养在这个小水池子里。”“你说得对，”我说道，“它们虽然被监禁在狭小的水池里，但逃脱了油煎之苦，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喂！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从水池边往回走的时候，她问我，“你还觉得是在天边的地方吗？”“不，”我回答道，“我现在已经不在天边，你把我领到爱丽舍了。”“她给果园起的这个响亮的名字，”德·沃尔玛先生道，“很好，用来形容这个好玩的去处最恰当。对小孩子的游戏也略有夸奖之意；你知道吗，他们在这里玩的游戏，都不是他们的母亲教的。”“我知道，”我说，“我完全相信；我觉得，这样的儿童游戏，比大人干的活儿更有趣。”

“这里，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我继续说道，“一个完全改变

了过去面貌的地方，只有经过人的经营和管理，才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我在哪儿也没有看见有人经营管理的痕迹，到处是那么的碧绿、清新和生气勃勃，一点也看不出是经过园丁的侍弄。当我刚进来的时候，我觉得这里处处都像一个荒岛，我没有看见任何人的足迹。”“啊！”德·沃尔玛先生说，“他们把人的足迹都去掉了，我就看见过好几次，有时候还玩弄骗人的花招。在人整治过的地方撒上干草，用干草来掩盖人的工作的痕迹。冬天，在土质贫瘠的地方铺上一层又一层的肥料，肥料腐蚀苔藓，使草和其他植物恢复生机；树木也要吸收一部分肥料，因此，到了夏天就看不见施肥的痕迹了；至于生长在小路上的苔藓，那是爱德华绅士从英国来信告诉我们培养的方法之后，特意培养的。这两边都有墙围着；每道墙都有遮掩物，不过不是贴墙种植的果树，而是密密的灌木丛，表明这块地方到此为界，过此就是一座森林了。那两边是高高的坚固的篱笆，篱笆前边种了许多槭树、山楂树、枸骨叶冬青、女贞树和其他杂树，使人看不见篱笆，而只看见一片树林。你看它们都没有排成一定的行列，高矮也不整齐。我们从来不用墨线；大自然是从来不按一条线把树木笔直地一行一行地种的。它们看起来不整齐，弯弯曲曲的，实际上是动了脑筋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延长散步的地方，遮挡岛子的岸边，这样既扩大了岛子的面积，而又不在不该拐弯的地方硬要拐弯。”

我对这一切一加思考，便发现，他们想了那么多办法去掩饰他们曾经在这里花了许多工夫，这真是奇怪；不费这一番心思岂不更好吗？“尽管我对你这样详细地讲了，”朱莉说道，“如果你根据效果来评判我们所做的工作，那你一定会评判错的。你所看到的植物，都是野生的，或者是生命力很强的，一种在地上就会自己生长的。再说，大自然似乎不愿意人们看见它真正的美，因为人们的眼睛对大自然的美太不敏感，即使摆在他们的眼前，他们也会看错它本来的样子的。大自然躲开人常去的地方，它把它最动人的美陈列在山顶上，陈列在密林深处和荒岛上。所以，喜爱大自然而又不能到远处去寻找它的人，只好对它使用暴力，想办法强使它来和自己在一起，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也非要有一点想象力不可。”

听完了她的话，我心中产生了一番使他们好笑的遐想。我对他们说：“如果有一位巴黎或伦敦的富翁来做这座房屋的主人，而且还带来一位用重金请来破坏这里的自然美的建筑师，他走进这个简朴的地方，一定会看不起的！一定会叫人把所有这些不值钱的东西通通拔掉的！他要把一切都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小路要修得漂亮，大道要分岔，美丽的树木要修剪成伞形或扇形！栅栏要精雕细刻！篱笆要加上花纹，弄成方形，篱笆的走向要拐来拐去的！草坪上要铺上英国的细草，草坪的形状有圆的、方的、半圆的和椭圆的！美丽的紫杉要修剪成龙头形、塔形和各种各样的怪物形！花园里要放上漂亮的铜花瓶和石头雕刻的水果！……”

这不是当时流行的小树林的样子。当时的小树林是那样地弯过来又拐过去的，以致人们在林中只好按“之”字形走路，每走一步都要转一个方向。——作者注

我相信，人们在花园里不让任何乡间的东西存在的时刻即将到来：他们在花园里不让草和灌木生长，他们摆设一些瓷花和瓷人；花园周围有栅栏，地上铺一层各种颜色的沙，并放几个里边空无一物的好看的花

“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好以后，”德·沃尔玛先生说道，“这个地方固然是很漂亮了，但人们也就不常到这里来了；即使来了，也巴不得赶快离开，到田间去散步。一个令人沉闷的地方，是没有人去散步的，顶多也只是在出去散步的时候，从这里经过一下罢了。而目前，当我在田间漫步的时候，我可是经常急着回来，在这里散步。”

在这块面积如此广阔、草木如此众多的地方，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样反映主人和艺术家的虚荣心的东西。有虚荣心的主人和艺术家，都急于炫耀自己：一个炫耀自己的财富，一个炫耀自己的本领；他们花了许多钱，搞出来的东西却令人生厌，谁看了也不喜欢。对高大的偏爱，是不符合人的天性的，是有害于人对事物的追求的。又高又大的样子是很难看的，它使人觉得假装高大的人很可怜：站在他的花圃和宽阔的道路中间，他小小的个儿也不会因此就大起来。一株本来只有二十法尺高的树，一和他相比，就显得有六十法尺高似的；他所占的空间从来不超过三法尺，因此，在他庞大的花园里，他小得简直像只虫子。

另外还有一种做法，和前面那种做法不仅截然相反，而且还更加可笑，因为它连散步的乐趣都不让人享受，虽然修建花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在其中散步。我告诉他：“我曾经看见过一些追逐新奇的人，一些可笑的花卉家，他们一见到毛茛就害怕，而一看见郁金香就爱如至宝。”关于这一点，绅士，我对他们叙述了我有一次在伦敦的花园里遇到的情形：我被人们用挺隆重的仪式领进花园；我看见种在四层厩肥上面的荷兰的珍奇花卉正在盛开。我永远记得，有人献给我一把阳伞和一根手杖，以表示对我的尊敬。可是我说我不敢当，其他在场的人也有同感。我对他谦卑地承认：尽管我想尽力而为，见到颜色鲜艳的郁金香就硬装出狂喜的样子，但我还是遭到那些学者的嘲笑和讥刺，对我大喝倒采，那位园艺教授用轻蔑的目光把花和我这个赏花的人瞥了一下之后，一直到终场，对我都保持着一种不屑于正眼看我的样子。“看来，”我说道，“他有点儿后悔，不该白送我一根手杖和一把阳伞。”

“这种爱好，”德·沃尔玛先生说，“一旦成癖，就会使人显得小气，看问题很幼稚，而且还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前面所说的那种人的爱好，至少还显得高雅和大气，而且也有某些好的地方；一棵银苗菜或一个葱头，正当人们拿它去卖的时候，却被虫子咬了，甚至把它咬坏了，这时候，它有何价值呢？一朵在中午盛开而到了太阳落山时就凋谢的花，有多少价值呢？一般的美，只有好奇的人才欣赏，而它之所以美，也只是因为它使好奇的人感到喜欢，这种美的价值如何呢？总有一天，人们对花卉的看法，将与今天的看法完全相反；将来的看法有将来的道理；到那时，就数你博学，而那些好奇的人显得无知了。通达事理的人，对花卉并不细细观赏或进行品评，因为他看花的目的，是使身体得到适

瓶。——作者注

有些人喜欢修剪树枝，把树修剪得光秃秃的，把漂亮的树梢和浓密的树叶都剪掉，使树汁流尽，不让树长得枝叶繁茂；这真令人好笑，因此，对这种做法，需要多讲几句。是的，这个方法可以使园主得到木柴，但却使国家遭了殃，因为国家的树木本来就不多；有人以为法国的大自然和其他国家的大自然不同，因此硬要毁坏它的容貌，把它搞得面目全非！公园里种的尽是树干细高的树，看起来好像全是桅杆或五月树似的，人们在树下散步，连一块遮荫的地方都没有。——作者注

当的运动，和朋友边散步边聊天，使他的精神得到休息。种花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在漫步的时候观赏，而不是为了让人乱加解析。你看那花中之王在这个果园中到处显示它的存在：它使空气芳香，使人赏心悦目，看入了迷，但它却几乎没有让人操多少心和花多少力气。然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花卉家们看不起它；大自然已使它长得如此之美，以致他们无法给它添加任何习俗的美；他们苦于不知道如何种植它，所以就觉得它不合他们的心意。那些所谓的高人雅士的错误在于：他们到处都想搞点艺术，而出自天然的艺术，他们又不喜欢；他们不知道善于审美的人是着重于看那藏而不露的美的，尤其是对大自然的作品，更是如此。为什么要修那些铺有沙子的笔直的小路？为什么要把几条道路交汇成星状，结果不像他们所想象的使人觉得花园大，反而弄巧成拙地使人看出了花园的局限？你在树林里可曾看见过河里的沙子？人的脚在沙子上走，难道比在苔藓或草地上走更感到柔和？大自然使用过角规和尺子吗？他们把大自然弄得面目全非之后，是不是还害怕人们根据某些现象去寻找它？他们散步走直线，似乎是为了早到终点，好像刚开始散步就对散步感到厌倦似的，这岂不令人好笑？他们抄近道走；我们根据这一点，不就可以说他们是在赶路而不是在散步，说他们刚进花园就急着想出去吗？

“风雅的人是生活而生活的，他们知道如何自得其乐，他们寻求的是朴朴素素的真乐趣，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散步；他们是怎样做法的呢？他们散步是如此的悠闲和愉快，以致一天当中时时刻刻都可以去散步，而且散步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和自然，好像若无其事似的。他散步的地方有流水、草地、树荫和清新的空气，因为大自然把这些东西都给他预备好了嘛。他不让任何东西形成对称，因为一形成对称，就显得不自然，缺少变化。一般的花园中的路，彼此是如此的相像，以致使人认为一直是在一条路上走似的。为了能舒舒服服地散步，他将把路上不必要的东西通通去掉，但路的两边并不需要绝对的平行，方向也不必笔直，而且路面起起伏伏，宛如一个悠闲的人随波逐流，信步而行的步态似的。看见远方有美好的景致，他也不急于想去，而大多数人都有这么一种倾向：他们总觉得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够意思，因此对遥远的风景地特别感兴趣，硬要到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去才高兴，而园艺家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使这种人对他们周围的环境感到满意，便只好撵掇他们到远方去消磨他们的时间。然而我所说的那种人，是没有这种倾向的；他们在哪里，就觉得哪里好，从来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举个例子来说，这里虽没有远方的景致，但主人也很满意了。他们认为，大自然的美，这里面全都有了；因此，我很担心，万一有什么景致外面有而里面没有的话，就会使这个散步的地方大为减色的。当然，凡是不喜欢在如此质朴和令人

聪明的沃尔玛没有仔细研究这个问题。这位如此之善于观察人的德·沃尔玛先生，对大自然观察会如此之差吗？他难道不知道大自然的创造者在大事上是伟大的，在小事情上也是很伟大的？——作者注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试过把汇合成一个星状的几条长道稍稍弯成弧形，使人们不致于一眼就看到底，不致于看到路的那端的尽头。是的，这样也许会使它们看起来不那么好看，但主人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巨大的好处：他在想象中把他所在的地方扩大了，就在一个范围有限的道路汇合之处的中心，就好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公园里似的。我相信，在这样的地方散步，尽管令人更加感到孤独，但可减少索然无味的感觉，因为，

愉快的地方度过美好时光的人，是没有纯洁的审美观和圣洁的心灵的。我承认，我们不能摆阔气，讲排场，去招引外人；恰恰相反，我们倒是应该在其中自寻其乐，无须把它展示给任何人看。”

“先生，”我对他说道，“那些修建极其漂亮的花园的富翁，不喜欢单独一个人散步，不让花园只供他们享用；他们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他们做得对：他们在这一点上想到了别人。此外，我在中国曾经看见过你所说的那种花园，虽然用了那么多的能工巧匠修建，但修得一点也不符合艺术的原理，而且修的时候要花那么多钱，往后的管理费用又是那么的大，以致我一想到这些，就兴趣全无，不想去看它们了。他们在平坦多沙、靠井水生活的地方，却硬要用岩石砌假山和假岩洞，还要造人工瀑布，把中国和鞑靼不同气候的奇花异草栽种在同一块土地上；园中既没有幽静的道路，也没有整齐的间隔；人们在园中看到的，是数不清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东放一块，西放一块，显得很零散；他们用千百种不同的形式表现自然，但结果却使整个布局看起来很不自然。而在这里，既不需要从他处取土运石，也不需要打井或修水池，更用不着什么温室、炉子或防寒罩和草席。一块大部分是平坦的土地，它所需要的装饰是很简单的，普普通通的草、普普通通的灌木和几条畅通无阻的细细的流水，就足以把它装点得很美了。这是一项不需要花大力气的工作，做起来很容易，看起来挺有新意。我觉得，如果把这块地方弄得更好看一点的话，我反倒不喜欢了。例如，柯布汉绅士在斯塔修建的著名的花园就是这样：园中确有几处风景如画的地方，它的布局在好几个国家都被选作样板；除了它的主体是像我刚才所讲的中国式花园以外，其余各部分还是显得很自然的。这座漂亮的园林的主人和设计人甚至还命人在园中仿建了几处古遗迹、庙宇和古式建筑，园中时间和空间的结合，真是巧夺天工，然而，正是这一点，我很不喜欢。我认为，人的享乐，实现起来务求容易，以免使人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实现不了。在观赏这些美妙的花园的时候，如果想到它耗资之多，工程之大，就不敢继续看下去了。命运使我们受的辛苦，难道还不够多，硬要我们在享乐方面，也要辛苦一番之后才能享受吗？”

“对于你的爱丽舍，我只有一个意见要提，”我看着朱莉说道，“也许你会觉得我的意见提得很尖锐；我觉得，你到这里来玩，完全是多此一举，在你的住宅周围就有那么多漂亮的小树林，你不去，为什么偏要到这里来散步呢？”“你说得很对，”她有点儿难为情地回答道，“不过，我喜欢这个地方。”“如果你的问题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才提的话，”德·沃尔玛先生说道，“那就表明，你太考虑不周。自从我们结婚以后，我的妻子就没有到你所说的那些小树林去过；虽然她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去，但我知道其中的原因，而你也是知道的。你要敬重你现在所在的这些地方，因为这里的花草树木都是由有美德的人之手种植的。”

我刚挨完了这一顿正确的责备，我们准备走出花园的时候，孩子们

凡是能引起想象的东西，都将刺激人的思维，培养人的智力。不过，设计园林的人，并不都是能了解这些好处的人。如果他们也像勒·诺特尔设计圣雅姆公园那样，了解哪些东西能赋予自然以生命力，使它的景观令人看起来感到愉快，他们在田园似的地方，将不知道有多少次把手中的铅笔放下，细心思考啊。——作者注

在芳烁茵的带领下，进来了。三个可爱的孩子扑上去搂着德·沃尔玛先生和德·沃尔玛夫人的脖子；他们也亲吻了我。朱莉和我又走进园子，和他们一起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又回到德·沃尔玛先生那里，他正在和几个工人谈话。在路上，朱莉对我说，她自从当了母亲以后，就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要美化这个供散步用的园子。“我要为我的孩子们的娱乐和他们长大以后的健康着想。对于这个地方的管理，我所花的心思比所花的力气多。我把重点放在教他们把树枝修剪成一定的形状，而不放在耕种土地；我希望有一天把我的孩子们培养成小园丁。为了增强他们的体质，他们需要多少锻炼，就让他们得到多少锻炼，而不仅仅是使他们劳其筋骨而已。此外，他们也要做一些就他们的年龄来说是很艰苦的工作，然而只限于让他们做他们觉得有趣味的工作。一想到我的孩子们忙着做我让他们做的有趣的工作，我心里的愉快，真是难以向你表述；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母亲在他们亲手种植的树下高高兴兴地散步，他们快乐的心情，也非言词所能形容。我的朋友，”她用激动的声音说道，“过这样的日子，实际上就是来生的幸福了，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叫做‘爱丽舍’，不是没有理由的，是有所感受才给它取这个名字的。”绅士，这个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妇女，真是一位好母亲，也是一位好妻子，好朋友，好女儿；尤其使我念念不忘的，她还是一位好情人。

住在这样一个迷人的地方，我心中感到非常高兴，因此，有一天下午，我请求芳烁茵把她的钥匙交给我，在我住在他们家期间，由我去给那些小鸟儿喂食。朱莉立刻把装谷物的袋子送到我房间里，并把她自己的钥匙交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接过她的钥匙时感到有点儿为难，我觉得，我最好是用德·沃尔玛先生的钥匙。

那天早晨，我一早就起床，像小孩似地赶快跑到那个荒岛，我要把美好的思想带到那个孤独的地方。在那里，单是大自然的生气勃勃的样子，就足以使我完全忘掉那使我落到如此可怜的境地的人为的社会秩序。所有一切即将出现在我周围的东西，都出自我从前的最亲爱的人之手。我将仔细观察我的周围：周围的东西无一样不是她曾经亲手摸过的；我将亲吻被她脚踩过花，我将和朝露一起吸进她呼吸过的空气；我从她在娱乐方面的爱好，就可看出她的美；我到处都可看到她，仿佛她就在我的内心深处一样。

当我怀着这种心情走进爱丽舍的时候，我立刻想起德·沃尔玛先生昨天在这个地方对我说的最后那句话，一想起那句话，我的心情马上就改变了。我来寻求的是快乐，而我所看到的却是美德。美德的形象和德·沃尔玛夫人的形象，在我心中混合在一起了。自从我回到这里以后，我在想象中看见朱莉，这还是第一次；不过，不是她从前的样子，也不是我臆想中的样子，而是天天出现在我眼前的样子。绅士，我仿佛看到这个如此迷人和如此贤惠的女人像昨天那样站在孩子们当中。我看见三个可爱的孩子（他们是婚姻和真诚的友谊的保证）围绕在她周围，他们没完没了地对母亲撒娇，母亲也没完没了地亲吻他们。我看见她身边是庄重的沃尔玛；这位得到妻子真心的爱的幸福的丈夫，是完全值得他的妻子爱他的。我好像看见她敏锐的目光射进了我的心，使我感到赧颜；我好像听见她在指摘和教训我；她的指摘是完全正确的，但她对我的教训，我却不怎么听得进去。我看见跟在她身后的，还是原来那位芳烁茵·雷

加尔，这就充分表明美德和人的灵性已战胜了火热的爱情。啊！要想越过这个不可逾越的卫队，对她起非分之心，那怎么可能呢？我要怀着多么大的愤慨的心情，才能压住这罪恶的和难以克制的情欲的邪恶的冲动啊！对于这幅如此令人欣羡的天真的画图，稍有亵渎之意，我就会惭愧得无地自容的！我在心中回忆她在我走的时候对我说的话，然后又和她一起探索了她心向往之的未来。我观看这位慈祥的母亲擦她们的孩子们额头上的汗，吻他们绯红的脸儿，让她慈爱的心尽情享受那出自天性的感情。单单“爱丽舍”这个名称，就足以纠正我想入非非的邪念，给我的内心带来宁静，排除那诱人的情欲的纷扰；它在某种程度上给我描绘了那个想出这个名称的人的内心。我认为，如果她还有动荡之心的话，她就不会给这个地方起这个名字。我对我自己说：“和她所命名的宁静的地方一样，她的心灵深处也是非常的宁静。”

我陷入了一阵遐想，遐想的境况之美，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我在爱丽舍呆了两个小时；在我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有这两小时这么令人陶醉。这两个小时尽管转瞬即逝，但我在扪心自问的沉思中得到了心地不良的人永远也领略不到的幸福的享受：我独善其身，自得其乐。对于这一点，只要不带偏见的话，我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乐趣可以和它相比了。我至少认为，无论是谁，只要他也像我这样喜爱孤独，他就不会自寻烦恼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原理中得到启示，找出人们关于为恶之利和为善之利的结论为什么都不对的原因。因为，行善的喜悦在心中，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体会得到；而为恶之利则难逃别人的眼睛，因此，只有得到为恶之利的人才知道它使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那吞噬人心的隐秘的烦恼，
如果能出现在人的脸上，
许多心怀不良的人
就转而会心怀恻隐了

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还没有回去，所以德·沃尔玛先生来找我，并告诉我，朱莉在等我去喝茶。“是你们不让我早一点回来的，”我一边抱歉一边对他们说，“昨天下午我过得非常愉快，所以今天早上我又去享受那里的美景了。尽管让你们久等了，但我这一上午的时间没有白过。”“你说得对，”德·沃尔玛夫人说道，“我们就是等到中午，也要等你回来一起吃午饭。早晨，是不让客人进我的房间的，他们在他们的房间里吃。午饭是供朋友们吃的，仆人不在这里吃，也不让讨厌的人来，所以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把心中的秘密全说出来。有什么想法，不要藏在心里不说；你尽管说好了，不要怕影响我们对你的信任和与你的亲密关系。这是唯一让人以真正的面貌出现的时间，而不是整天都如此！”“啊！朱莉，”我差一点儿脱口说出，“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但我赶快闭着嘴不说。我话到口边而临时与爱情一起压下不说的第一件事情是夸奖。当面夸奖某人，除非对方是自己的情人，否则，不是责备对方爱好虚荣又是什么？绅士，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责备

下面这几行诗，也写得很好，也可以用来说明我想阐述的问题，因此，最好是把它们补引如下：他们表面得意，心厌倦，厌倦之心毁他们，所谓的幸福乃虚幻，只好强装快乐掩忧烦。——作者注

德·沃尔玛夫人？不是，不是，我尊敬她，就要默默地尊敬她，我看她做事，听她讲话，观察她的举止言行，这不就是在十分尊敬她吗？

书信十二 德·沃尔玛夫人致多尔贝夫人

亲爱的朋友，上天早有安排：你应当时时刻刻保护我不受我自己的损害；你费了许多力气把我从爱情的陷阱中救出来以后，还应当保护我不掉进我的理智的陷阱。经过了那么多残酷的考验之后，我已经学会如何才不犯错误，不受那经常使我犯错误的情欲的驱使。我要步步小心，事事留意！如果在过去我不那么自以为聪明的话，我在爱情方面就会少发生一些令人羞愧的事情了。

请不要对我开头这番话感到吃惊。如果我还要来和你商量重大的问题，那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了。我的心已不再有犯罪的念头；我敢说，这种念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离我的心。表妹，你要静下心来听我说，你要相信我，单单靠诚实就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我不再需要你给我出什么主意了。

我和德·沃尔玛先生极其美满地共同度过的这六年夫妻生活期间，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他家的情形和他本人的经历。我遵照一个对女儿的幸福极其关切、对家庭的荣誉极其珍惜的父亲之意嫁给他以后，我从来没有流露过急于想从他口中知道的样子；他是否告诉我，我让他自己去决定。我十分清楚：我父亲的生命，我的名誉，我心灵的宁静和清醒的头脑，我的孩子，以及一切在我看来还有一定价值的东西，全都受赐于他。因此，我深深相信，即使他有些情况我还不知道，那也不会和我已知的情况差得太多。因此，对于他，我不需要再知道更多的情况，我也能尽我的力量爱他和尊敬他。

今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他向我们提出建议，趁天气不热，到外面去走一走；接着，他借口穿着睡衣在田间散步不合适，把我们领到一个小树林里，而且，亲爱的表妹，恰恰就是那个开始我一生痛苦的小树林。在快到那个令人不安的地方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要不是害羞的心使我不敢表示反对，要不是想起有一天在爱丽舍所说的一句话使我不敢提出异议，我也许会拒绝到树林中去的；我不知道这位哲学家心里是不是很镇定，但一会儿后，我偶尔转过眼睛去看他，我发现，他脸色苍白，样子也变了；我无法向你形容当时的情形使我多么难堪。

在走进小树林的时候，我看见我的丈夫瞧了我一眼，而且微微一笑了一下。他坐在我们当中，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拉着我们两个人的手说：“我的孩子，我已看出我的计划不会落空，我们坚贞的爱，使我们三个人能够生活在一起，创造我们共同的幸福，并在我晚年苦闷的时候给我以安慰。不过，我对你们两个人的了解，比你们两个人对我的了解要详细。要使我们互相了解的程度都一样，那才公平。尽管我没有特别有趣的事情需要告诉你们，但你们既然对我不保守秘密，我也要做到对你们不保守秘密。”

接着，他向我们透露了他的家世；到现在为止，他家世的秘密，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知道。你知道以后，你可以想一想：这样的秘密，他对他的妻子竟六年守口如瓶，可见他的头脑是多么冷静，是多么能克制自

朱莉在这里所说的“重大的问题”，指爱情问题。她和她的情人初恋时，曾经常和她的表妹商量；现在她已结婚，所以不能再有什么爱情问题要去和多尔贝夫人商量了。

己。不过，这个秘密，在他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也很少考虑，如何小心谨慎，只字不提。

“我不光是向你们讲我一生经过的事情，”他对我们说道，“对你们来说，了解我的经历，没有了解我的性格那么重要；我的经历和我的性格一样，是很简单的。因此，只要充分了解我现在的为人，你们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我过去所做的事情。我的心灵天生是很平静的，我的心是冷静的，我属于人们骂为凡事无动于衷一类的人，这就是说，没有任何欲望可以动摇他们跟随人类的真正导师的心。我对高兴和忧虑的事情都不太重视，因此，我对那些可以左右我与他人感情的利害关系和人情世故都淡然处之。虽说我看见好人受苦，就很难过，但这并不是出于怜悯之心，因为看见恶人受苦，我也是一点也不怜悯他们的。我的一切行动的动因，完全来自我对秩序的天然的爱；人的财力和行为的正确结合，就像图画上的巧妙的对称或舞台上演得非常成功的戏剧一样，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如果说我有什么特殊的爱好的话，那就是我特别喜欢观察。我喜欢观察人的心：由于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幻象，所以我能非常冷静地和不偏不倚地进行观察；长期的经验已经使我养成了见微知著的能力，因此我的判断很少错误。这是我一贯公正观察所取得的成绩，因为我不扮演任何角色，而是看他人表演，我之喜欢社交场合，是由于我要观察它，而不是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如果我能够改变我这个人的天性，并换上一双灵活的眼睛，我是愿意改变的。因此，尽管我对人冷冷淡淡，但我绝不会不和他们联系；虽然我不想他们来看我，但我要去看他们；虽然我不爱他们，但我需要他们。

“我有机会观察的上流社会中的头两种人是朝臣和奴性十足的奴才；这两种人，实际的差别没有表面的差别那么大，不必花多少工夫就可弄清楚，因此，我一看见他们就感到厌恶。宫廷的情况，是一眼就可看明白的，所以我离开宫廷之后，就走得远远的，躲开宫中时刻都可能遇到的危险，否则，那是很难逃脱的。我改名换姓；我打算观察一下军人的生活，因此，我就到一个外国的君主的部队中找了一份工作。正是因为我当了军人，我才有幸为你的父亲效劳；他因为杀死了一个朋友，感到很伤心，决心去自首，请求免去他的军职。这个勇敢的军官的善良的和知过认错的心，使我从那个时候起，便开始对人类有了较好的看法。他待我以友好的情谊，因此我也不能不报他以友谊；此后，我们经常往来，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在我所处的新环境中，我认识到，利益并不是像我以前想象的是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在许许多多与美德相冲突的偏见中，也有一些偏见有利于美德的实践。我认为，人普遍具有的性格是自爱；由于他要爱他自己，所以他对他人就不关心；由于有许多受风俗习惯、法律、社会地位、财产和管理办法制约的事情，在使他发生变化，因此，他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所以，我由着我的性子去做，置空泛的社会舆论于不顾；我相继干过几种不同的职业，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把它们加以比较，通过一种职业去了解另外一种职业；我认为，”他转身对圣普乐说，“正如你在有一封信中所说的，如果光是看的话，那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必须自己行动，才能了解别人如何行动；要当

观众，我自己就先当演员。到下层去生活，那是很容易的：我试做过许许多多像我这种身分的人绝对不愿意干的事情，我甚至当过农民，当朱莉叫我去给园丁当助手的时候，她发现，我一点也不像她所想象的是一个生手。

“随着对人的真正了解（安闲自在的哲学家是只看人的外表的），我还得到了另外一个未曾料到的好处，那就是：通过活跃的生活，加深了我得自天性的对秩序的爱；由于我乐于为善，我对善有了新的认识。现在，我虽不像从前那样耽于沉思，但比从前更注意我自己。作为这一进程的自然的結果，我发现，我是孤单的；使我经常处于烦恼状态的孤独，使我感到害怕，我几乎没有办法躲避它。我虽然没有抛弃对人的冷淡态度，但我需要他人的爱；无人安慰的衰老的样子，使我还没有到晚年就感到悲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产生不安和忧伤的感觉。我把我的痛苦告诉了德丹治男爵。‘你不要未老先衰嘛。’他对我说道，‘拿我本人来说，我虽然结了婚，但我几乎一直是单独生活的。我觉得，我现在需要重新过做丈夫和做父亲的生活。因此，我想退休，回到我的家人中间。现在，只有你也成家，才能弥补我失去儿子的损失。我有一个独生女儿还未结婚；她人品好，心地善良；她热爱她的天职，因此也热爱一切与天职有关的事物；她并不特别漂亮，天分也不特别高，不过，你可以去看看她。我敢说，如果你见到她都不动心的话，那你在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到能使你动心的人了。’于是，我到这里来了，我看见了您——朱莉；我发现您父亲对您的描述是很谦虚的。您拥抱的时候的高兴样子和流下的快乐的眼泪，使我一生中第一次，或者更确切地说，唯一一次动了感情。虽说这一次印象不深，但它是其他任何印象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感情要付诸行动，就需要有力量，而且，力量的大小，必须和起对等作用的感情成正比。我虽有三年不在这里，但我的心一点也没有变；在我回到这里的时候，您的心也没有离开我，因此，我要在这里为您洗刷您在此处因向人表露爱情而蒙受的羞辱。”亲爱的表妹，请您想一想：当我知道我的全部秘密在结婚以前已完全泄露，我是多么吃惊，何况他明明知道我已属于另外一个人，他还要娶我为妻。

“这件事情是不可原谅的，”德·沃尔玛先生继续说道，“但我顶住了别人的议论，甘冒人家说我不慎重考虑的指摘，我把您的荣誉和我的荣誉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也害怕使我们两人一起陷入无法医治的痛苦。然而，我爱你，而且只爱您一人，其他的一切，我就不管了。即使是最轻微的情欲，如果没有抵销的力量，让人怎么去克服呢？性格冷漠平静的人的缺点，就在于此。只要他们冷漠的性格保证他们不受诱惑，那就一切都好，但万一有某种诱人的东西来侵袭他们，他们一受到攻击，马上就会被征服的，理智只有在单独作用的时候，才能发挥它的功能，因此，稍一遇到一点儿攻击的力量，它就无法抵抗了。我一生只受过这么一次诱惑，所以我投降了。如果我还遇到过其他欲望的诱惑，使我摇摆不定，也许我还会多走许多错路，多跌几次跤。只有火热的心才能战斗和取得胜利；所有一切巨大的努力和高尚的行为，都由它产生。冷静的理智从来没有产生过出色的行动；只有使各种各样的欲望互相制约，

读者可以看出，这里的沃尔玛，实际就是卢梭。

我们才能战胜它们；对美德的爱产生之后，它就可以控制其他的欲望，使它们保持平衡。真正的智者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也像一般人那样受到欲望的引诱，只不过能像利用狂风加快船速的舵手那样，利用一种欲望去战胜另一种欲望。

“你们可以看出，我并不想把我的错误说成不是错误，如果真是一个错误的话，我也肯定是愿意犯的。不过，朱莉，我了解你，我娶你为妻，一点也没有做错。我深深知道，只有依靠你，我才能得到我的幸福，如果有什么人能够使你幸福的话，这个人就是我。我知道你的心需要保持纯洁和宁静，而你心中思念的爱情，是永远不会使你得到这两样东西的。只有对犯罪的行为感到害怕，才能打消你心中的爱情。我看出你的心中有一种沉重的负担，必须进行一场新的战斗，才能把它从你的心中完全解除；只有认识到自己依然能受到人的尊敬，你才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为了爱情，你已心力交瘁。我虽觉得年龄的悬殊毫无关系，但我并不妄想得到已许给他人的爱情，因为，即使那个人不能享受，其他任何人也是不能得到的。相反，在我的生命已经过了一半多的时候，我感到我心中只有一个心愿；我认为这个心愿是持久的，我要把我今生余下的时间都用之于它。经过长期寻找之后，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能比得上你；我觉得，凡是办不到的事情，世界上就没有其他的人办到了。我完全相信美德，因此我愿意和你结婚。你对我保守秘密，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也知道你要保守秘密的原因；我在你谨小慎微的行动中已看出了你为什么保守这么久的理由。为了你，我也要像你这样把话装在心里，使你有一天自己向我说出我多次看到你欲言又止的真情。我的看法一点也没有错；你完全做到了我希望你做的事情。当我选择妻子的时候，我就希望我选择的伴侣是可爱的、聪明的和快乐的；头两个条件你已经有了，我亲爱的宝贝，我希望第三个条件你也要具备。”

听到这番话，尽管我想大哭一场，打断他的话，但我还是禁不住扑过去搂着他的脖子说：“我亲爱的丈夫，我最可爱的朋友，请你告诉我，在我的幸福中，还缺少什么，即使不是为了你，单单为了使我能更好地享受我的幸福……”“你已经是很幸福的了，”他打断我的话说，“你得到这样的幸福，完全是应该的。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应该平平安安地享受你花了许多心血直到今天才得到的幸福。如果说只要对我忠实就够了的话，那么，自从你答应对我忠实之时起，你就已经做到了，不过，我希望你是心情愉快地对我忠实，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两个人即使不互相叮咛，也能做到同心协力。朱莉，我们的成就之大，也许是你想象不到的。据我看，你唯一做得不够的是：你还没有恢复你原有的信心，你把你自己的价值低估了。过分谦虚，同过分骄傲一样，是很有害处的。鲁莽冒失，往往使我们做超过我们能力的事，结果弄得我们力不从心，而怯懦畏缩则使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结果使我们的力量得不到发挥。真正的谨慎是：要充分了解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行事。你改变了身分以后，便获得了新的力量。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哀叹自己图一时的快乐而失足的不幸的姑娘了；你现在是妇女当中最贤德的妇女，你把你的天职和荣誉放在高于一切其他准则的地位。如果说你还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你把你过去的错误看得太重，使它成了一个包袱。你不要

再这样自己对自己过不去了；你要相信自己，才能更好地依靠你自己；你要排除那些不必要的疑虑，因为它们有时候会使你畏首畏尾，不敢前进。相反，你倒是应当庆幸你自己，在极容易交友不慎的年龄选择了一个诚实的人，庆幸你今天还能把你以前的情人当着你丈夫的面待为朋友。当我知道你们的关系以后，我由此及彼地敬重你们两个人。我认为，迷惑人的感情使你们两人都误入了歧途：它能迷惑心地纯洁的人，有时候甚至使他们铸成终身的大错，但它用来引诱他们的，完全是美丽的外表。我认为，使你们结为情侣的原因，在你们的情侣关系行将犯罪的时候，会立刻使你们的关系开始疏远的；罪恶的念头可以进入你们这样的人的心，但它不可能在其中扎根。

“从那时以后，我认为，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必中断，你们相互依恋之情的值得称赞之处太多，所以只能加以调整，而不应一笔勾销。你们两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忘记了对方，就必然使自己的价值也受到很大的损害。我知道，激烈的战斗反而会刺激强烈的欲望；艰苦的努力固然可以锻炼心灵，但它将给心灵带来许多痛苦，痛苦的时间一长，将使心灵陷于消沉。我利用朱莉的温柔来缓和她的过分持重。”接着，他对圣普乐说：“我鼓励她对你的友谊，而消除与友谊无关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我在她心中为你保存的东西，也许比我让她自己安排留给你的东西还多。

“我的成功，鼓舞了我。因此，我打算像医治她那样来医治你，因为我很看重你，所以，尽管对罪恶有偏见，但我始终认为，要得到心地纯洁的人的善意，就要待之以信任和真诚。我仔细观察过你，你没有对我说过假话和做过欺骗我的事；尽管你现在还没有做到处处都尽如人意，但我对你的评价比你自己想象的还好，我比你本人对你还感到满意，我知道我的做法有令人觉得奇怪的地方，不符合一般的法则，然而，当我们对人的心有了更好的了解的时候，就不能按一般的法则行事了。朱莉的丈夫不能像别人那样看问题。亲爱的孩子，”他以一个心灵平静的人的动人的语气说，“你们是怎样的人，就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好了，这样，我们才高兴。闲言碎语，让别人去说吧！不要怕你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们的将来，由我负责。今天我对你们就不多讲了；如果我的计划能够实现，我的希望就不会落空，我们的命运就会更加美好，你们两人就一定比你们彼此再按过去的方式相处更幸福。”

他站起身来拥抱我们，而且要我们也互相拥抱，在这个地方……就在我们从前那个地方……克莱尔，啊，亲爱的克莱尔，你一直是很爱我的！我没有露出任何为难的样子，啊！如果我做出为难的样子，那反而错了！我对这一次亲吻的感受，与从前那次使我对这座小树林感到害怕的亲吻的感受完全不同：我暗自庆幸这一点；我发现，我的心态的变化，比我过去想象的大得多。

在我们往回家走的路上，我的丈夫拉着我的手，并指着我们刚才所在的那座小树林，笑着对我说道：“朱莉，不要对这个隐蔽的地方感到害怕，我们刚才在那里把它隐藏的秘密全都说出来了。”表妹，你也许不相信，但我向你保证，他的确有洞察人心的超自然的才能，但愿上天让他永远保持这种才能！我有那么多遭人轻蔑的事，但他对我仍然这样

宽容，这显然是由于他有这种才能的缘故。

你也许还没有看出他的谈话中包含有一句忠言：做事要耐心。亲爱的表妹，这一点，我现在是明白了，不过，我刚才向你详细叙述的这次谈话，也使我了解了其余问题，这对我来说也是必要的。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的丈夫告诉我：德丹治家的人早已来信要他去，他打算明天就动身；他还说，他将顺道来看你，他要在德丹治那里住五六天。我觉得他现在离家不是时候，不过我没有把这个看法说出来；我认为，德·沃尔玛先生不能把他自己请来的客人留在家里而他自己单独一个人去。但是他说：“难道你要我使他觉得他不是在自己的家吗？我要像瓦勒人那样款待客人，我希望他在我家也能享受到瓦勒人的那种真诚，同时也希望他像对待瓦勒人那样，让我们自由安排我们的活动。”看到他不听我的话，我便改变办法，要我们的这位客人提出和他一起去；我对这位客人说：“你将发现那里有它特殊的美，有你所喜欢的美丽的风光；你可以看一看我的亲属和我的产业；你对我很关心，因此，我不相信你会认为去不去看我的产业都不要紧。”当我正想说我家的那个城堡很像爱德华绅士的城堡，并且告诉他爱德华绅士……，这时，幸好他开了口，使我把话又咽了回去。他的话很简单，他认为我说得对，还说我喜欢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不过，德·沃尔玛先生好像是有意与我为难似的，说最好是让我们的客人自己决定：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觉得哪个办法好？是去还是留下？”“留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好！你就留在这里吧。”我的丈夫握着他的手说道，“真是诚实的人！我对你的回答很满意。”在有第三者在旁边听我们谈话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对这件事再继续说下去。我默不作声，虽然使劲掩饰我的忧虑的心情，但还是让我的丈夫看出来。“怎么啦！”当圣普乐走开的时候，他带着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道，“我为你辩护的话，是不是都白说了？难道德·沃尔玛夫人的美德还需要选择表现的时机吗？就我来说，我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希望我的妻子之所以忠实，是由于她有忠实的心，而不是由于偶然的会促使她如此；我认为，她光做到遵守诺言，这还不够；如果她心中还有疑虑的话，那我是很不高兴的。”

接着，他把我们带进他的房间；当我看见他从抽屉里，把我们的朋友写的几篇游记的抄件（这是我抄给他的）和我以为早已被巴比在我母亲房间里烧掉的全部信件的原件取出来给我们看时，我差一点儿晕倒在地上。“你们看，”他指着那些信件说道，“这就是我说我很放心的依据；如果信上的话欺骗了我，我还相信人类所具有的天性，那就太愚蠢了。现在，我把我的妻子和我的荣誉交托给那个在少女时期曾被人引诱但如今却愿做善行而不愿与人悄悄单独约会的人。我把现在已经结婚并已做了母亲的朱莉，交托给那个虽有充分的机会满足其欲望但知道应当尊重在少女时期曾做过其情人的人。如果你们两人当中，有谁认为我这句话错了，就请告诉我，我可以立刻收回。”表妹，你想想，谁敢贸然回答他的话？

不过，到了下午，我找了一个机会单独和我的丈夫谈话；当然，我不敢走得太远，不敢和他争论。我只要求他给我两天时间考虑；他马上答应给我两天时间。我利用这两天时间专门就此事给你写信，并等待你回信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很清楚，目前我必须请求我的丈夫不要马上动身，并请求这个对我的要求从不拒绝的人，此次切莫拒绝我这个小小的要求。然而，亲爱的表妹，我发现他硬要对我表示信任，他才高兴。我担心，如果他认为我还需要他允许我再多加考虑，我就会失去他对我的一部分尊重。我当然知道，只要我对圣普乐说一句话，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和我的丈夫一起去的。不过，这样一来，我的丈夫会不会发生误解？我采取这个办法的时候，要如何才能做到既不让别人看起来我是在对圣普乐行使权威，又不让他反过来以为他有归我安排的特权。此外，我还担心他从这一谨慎的做法中推测我有采取这种做法的必要。因此，这个在开始看来似乎是最容易的办法，也许实际上是最危险的办法。我完全明白，遇到真正的危险，不论用什么办法去对付，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一点漏洞都没有。不过，这一危险，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我要你解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愈探索我的心灵的现状，我愈发现我心灵中有使我放心的东西。我的心是纯洁的，我的良心是安宁的；在我的内心中，我对我丈夫的真诚，那是不需要我花多少力气就能做到的。这并不是因为对往事的不由自主的回忆，使我有时候产生一种我宁可没有的怜悯心；然而，对往事的回忆，也不是由于看见这个造成那些往事的人而产生的；自从他回来以后，我回忆往事的时候就比较少了。不论看见他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我也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奇怪的原因，我觉得，我在想他的时候，比看见他的时候更高兴。总之，我觉得，我不需要运用美德的力量也能在他面前保持平静；即使罪恶的可怕的情景不存在了，被它消灭的感情也很难再生。

不过，亲爱的表妹，当理智对我敲起警钟的时候，单单我的心感到泰然就够了吗？我已经失去依靠我自己的权利。谁能担保我的信心不是一个罪恶的幻影？我怎么能够信任那些曾多次使我看错问题的感情呢？罪恶的事情不总是由骄傲开始的吗？人有了骄傲之心，就会看轻诱惑人心的事情的危险。已经跌过跤的事情还要去做，这岂不是还想跌跤吗？

亲爱的表妹，请你斟酌一下我的这些看法。你将发现，虽说它们本身无多大意义，但从它们的目的来说，则是相当的重要，值得好好地想一想。你应当使我从这些看法引起的疑虑中解脱出来，告诉我在这件微妙的事情上，我应当如何行事；因为我过去的错误已经破坏了我的判断力，使我在这些事情上拿不定主意。无论你怎么看你自己，我相信，你的心是平静的，对事物的看法是非常客观的；而我的心却像激浪那样动荡不宁，对事物的看法是混乱的和扭曲的。我对我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事物都不敢相信。尽管我已忏悔多年，但我仍然很痛苦地感到：我以往的错误，将像一个沉重的包袱，终生压在我的身上。

书信十三 复信

可怜的表姐，你有那么多过平静的生活的条件，但你却没完没了地自寻烦恼！你的种种痛苦，都来自你自己；啊，上帝的选民！如果你按照你自己的准则行事，在有关感情的事情上你只听你内心的声音，你心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不要去问你的理智，你就会心安理得而无任何疑虑，就不会明明问心无愧，还对纯粹来自你本身的危险感到害怕了。

我了解你，我很了解你，我的朱莉，你不应故作矜持，而应相信自己；你借口说是为了防止犯新的错误，就拿你过去的错误来压你自己；你之所以疑虑重重，不是为了长远的未来，而是为了不让从前使你失足的胆大行为重新发生。然而，现在和过去不同了！这一点，你想过没有？你应当比较一下从前和现在的条件；你要记住：从前我曾经责备过你太自信，而今天，我要责备你太胆怯了。

亲爱的表姐，你的看法错了，你绝不能再这样自己欺骗自己了；虽说一个人只要不去想自己的处境，就可以懵懵懂懂地过日子，但只要他一动脑筋思考，他就会如实地看待他所处的环境的。一个人是不会对自己隐瞒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的。你温柔的情性和奉献的精神，使你事事表现得很谦卑，你必须改掉这一有害的做法，因为它使你的自爱之心发展到把整个注意力都贯注于自身。我告诉你：与其貌似谦卑实则骄傲，毋宁直率而真诚。如果说端庄的态度应有适当的分寸，则由此态度而采取的谨慎做法，也应切合时宜，以免某些有伤刚强性格的顾虑损害心灵，使一个本来是想象中的危险，由于我们的惊慌失措反而成为事实。你难道不知道跌过跤站起来以后，就应当堂堂正正地为人吗？如果从这边倾斜到那边，它不是又将重新跌倒？表姐，你是爱洛伊丝那样的情人，同她是一样的虔诚；愿上天保佑你取得更大的成功！说真的，如果我对你的天生的羞怯心理不是了解得这么深的话，你的错误也会使我感到吃惊的；如果我也像你这样疑虑重重，为你担惊受怕，你也许会使我对我自己的处境吓得发抖的。

亲爱的朋友，你应当再好好地想一想，你这个性格温柔随和、心地诚实和纯洁的人，你不觉得你这样做法是很粗暴的吗？何况从你的性格来说，硬要男女有别，岂不是太死板了吗？我同意你的意见，男人和女人不应当生活在一起，也不应当按同样的方式生活，不过，你要考虑一下这条重要的规矩，在实践中是不是应当有一些区别：难道对已婚的妇女和未婚的少女来说，对一般的社交和私人交往，对工作和娱乐，都毫无区别和毫无例外地适用吗？这条规矩的出发点是要求人们行为稳重和诚实，在大家都做到这两点的情况下，则这条规矩的执行，是不是有时候可以放松一点？你认为，在一个主张婚姻要门当户对的风俗良好的国家里，青年男女可以在某些集会上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和互相挑选，然而你又举出许多理由禁止他们单独会面；这条禁令，你不觉得应当恰好相反，应当适用于做妻子和做母亲的妇女吗？因为她们没有任何需要在公共场合露面的正当理由嘛，她们的家务事使她们不能不留在家里，凡是家庭主妇该做的事，她们不能不做嘛。我不喜欢看见你把商人带进你的酒窖里去尝酒，也不喜欢看见你放下孩子不管，跑到钱庄去结帐。但是，如果偶然有一个诚实的人来看你的丈夫，或者来找他办什么事情，

正好你丈夫不在家，在这种情况下，你难道就拒绝接待他的客人，不让他进屋，不和他面对面地单独谈话吗？你仔细想一下其中的道理，就完全明白该按什么原则行事了。我们为什么要妇女们呆在家里，和男人隔离开？我们这样不公正地对待我们女性的理由，是因为女性软弱；难道单单是为了使女性不遭受他人的引诱，就该这样做吗？不，亲爱的表姐，这种不必要的担忧，对一个善良的妇女，对一个周围经常有培养其光荣感的环境并无限忠于其天职的家庭主妇来说，是用不着的。大自然使我们和男人有区别，它要求我们和男人做不同的事情；女人最可靠的保护手段是：保持温柔的和羞怯的稳重态度，而不是大谈贞洁。这种小心的和引人注意的谨慎态度，使男人既产生欲望也产生敬重之心，起到了以娇羞来表现美德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连丈夫也不能不受这条规矩约束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最诚实的妻子一般对丈夫都有巨大的影响力的原因，因为，采取这种聪明的谨慎态度，既可使自己不任性行事，也不使丈夫为难；她们懂得，即使在最亲密的结合中，也要对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使他们永远不对她们感到厌烦。我认为你的做法太笼统，所以不能不遇到一些例外的情形难以处理；它没有一个严格的义务做基础；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它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人们可以不按这种做法去做的理由。

你因过去犯过错误，如今便事事小心；这样做，是有害于你目前的处境的。在这一点上，我绝不会原谅你的心让你这样做；我也很难原谅你的理智没有使你看出它的危害。你有一道保护你的墙，怎么还会产生怕出丑事的心理呢？我的表姐，我的朋友，我的朱莉，你怎么能把一个痴情的少女的失足和一个有罪的女人的不贞洁的行为混为一谈呢？你看一看你周围的人，你将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是你的心灵的支柱。你的丈夫，他是那样地高度评价你的心，你得到了他应有的尊敬；你的孩子，他们都将成为你所希望的善良的人，他们终有一天将以有你这样一位母亲为荣；你敬爱的父亲，他以你的幸福为幸福，他不依靠他的祖先而主要依靠他的女儿为他赢得名声；你的表妹，她把她的命运从属于你的命运，你应回报她为你所做的奉献；她的女儿，你应当为她做出你希望她效法的德行的榜样；你的朋友，他对你的美德的崇敬，超过对你这个人的崇敬一百倍，他对你的关心已远远超出你对他的担心；最后，还有你自己，你的智慧已使你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报偿，你绝不会把你花了那么多心血才得到的成果毁于一旦；有这么多能够使你鼓起勇气的因素，而你却偏偏不相信你自己，这你难道不感到羞愧吗？不过，为了对我的朱莉负责，我根据什么来分析她现在的心情呢？我只需了解她在她深感后悔的那段犯错误的时期中的情形，就够了。啊！如果你的心真有过不忠贞的念头的话，我就会提醒你对不忠贞的行为时刻保持警惕了。然而，正是在你认为将来有可能萌此念头的时候，你想到了这种行为的可怕，因此，即使想犯这种罪过，也吓得不敢犯了。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非常吃惊地得知：在有些国家里，少女失足，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而少妇与人通奸，却被人们誉为风流，当姑娘时候觉得难为情的事，一旦结了婚，就公然不在乎了。我知道上流社会的人在这方面奉行的是什么行为准则；在上流社会里，美德是一文不值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外表；犯罪的事情因难以抓到证据，就不了

了之；即使抓到了证据，但社会的风气如此，只好一笑置之。然而你，朱莉，你这个心地纯洁和忠贞的人，只是在他人的眼睛看来是有罪的，但在上天和你之间，你是没有任何可指摘之处的！你虽然有错误，但仍然是受人尊敬的；你尽管做了感到后悔不已的事，但我们仍然钦佩你的德行；你恨自己有令人轻视的地方，但从各方面来看，你是可以原谅的；你对你失足的事情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之后，还在担忧这件事情吗？你担心你今天人们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不如从前那一段使你流了那么多眼泪的时期吗？不，我亲爱的朋友，用不着对你过去的误入歧途那样惶惶不安；你应当以此为戒，鼓起你的勇气；痛哭流涕地后悔一阵，并不等于真正在思想上有了深刻的认识；谁太害羞，谁就不敢和可耻的行为作斗争。

如果一个软弱的人需要有人帮助才能克服其软弱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的；但是，一个坚强的人如果能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你还需不需要别人来帮助你呢？现在，请把你感到害怕的真正原因告诉我。你的生活是一场继续不断的战斗，即使在失败以后，你还依然在为保持荣誉和克尽天职而继续斗争，并终于取得了胜利。唉！朱莉，经过了这么多艰难和痛苦之后，经过了十二年的伤心事和六年的幸福生活以后，你还害怕一个星期的考验，这能叫我相信吗？以下两种情况，你自己认真考虑一下：如果危险真的存在，那就保护好你的身体，并克制你的心；如果危险不存在，对一个不可能遇到的危险感到害怕，那就表明你没有运用你的头脑，有损你的德行。有一些败坏人的事情尽管能诱人，但对一个心地诚实的人是根本不起作用的，即使战胜了它们，也不值得夸耀；如果对这样的事情大惊小怪，那不仅是在羞辱自己，而且是在贬低自己的德行；这一点，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不敢说我讲的这些道理是驳不倒的；我只是告诉你，我有些看法和你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我应当把它们说出来。我的看法是否正确，不由你这个连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一个公正评价的人来判断；也不由我自己来说，因为我虽看到了你的缺点，但没有看到你的毅力，而且一味地偏爱你，因此，我的看法是否正确，要由你的丈夫去判断，因为他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得出对你的评价的，是根据你的才德对你做出恰如其分的估计的。同所有那些感情容易冲动的人一样，我原来对那些感情深沉的人往往是没有好评的，我不相信他们能看出温柔多情的人心中的秘密。然而，我从他在我们那位旅行家回来以后写给我的信上看出，他对你的心是很了解的，你内心的活动没有一样能逃脱他的眼睛。我发现，他对你的观察是那样的细致和正确，以致使我从这个极端走向那个极端，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觉得凭眼睛观察而不凭想象行事的头脑冷静的人对人的感情的评价，比我这样性情冲动和自以为是的人的评价正确得多，因为我往往一开始就爱站在别人的地位去想象，因此永远看不出别人的真正感情。不管怎么说，德·沃尔玛先生是很了解你的；他尊重你，爱你；他把他的命运和你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为什么要你完全按照他的意见去安排你担心犯错误的活动呢？也许，由于他感觉到他已接近老年，他希望通过一些适当的考验，使他能够放心不会出现一个年轻的妻子容易使年老的丈夫嫉妒的事情；也许，他认为你可以和你的朋友亲密相处，但不会做出使你的丈夫和你本人感到不安的事

情；也许，他只是向你表示他对你应有的信任和尊重。对于他在这件事情上提出的意见，不能拒绝，不能做出任何令人看起来是受不了这种意见的压力的样子；依我看，你最好是完全相信他对你的爱和他的智慧，小心谨慎地去做就行了。

你想惩罚你骄傲的态度（其实你一点也不骄傲）和预防危险的发生（其实危险并不存在）并使德·沃尔玛先生不产生不愉快的感觉吗？你就单独留下来和这位哲学家在一起，对他采取以前也许是十分必要的而现在却完全是多余的预防措施，极力做出那么谨小慎微的样子，以致使人觉得即使你有这样的美德，你也不能相信你的心和他的心。避免过分亲热的谈话，对过去甜蜜的回忆一句也不提；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不要太长，或者最好是避免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让你的几个孩子经常在你周围；切莫在房间里、在爱丽舍或者在那个倒媚的小树林里单独和他在一起。尤其是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要做得极其自然，好像是偶然这么做的样子；不要让他以为你害怕他。你本来是喜欢乘船游览的，但因你的丈夫怕水，同时又不让你的孩子到水上去玩，所以你才不去乘船游览。现在，你可以趁你丈夫不在的时候，把孩子交给芳烁茵看着，你们乘船游览去。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可以让你们尽情倾诉友谊的办法，在船夫的保护下，可以安安静静地两个人单独长时间在一起；船夫虽然看得见你们，但听不见你们的谈话；在他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以前，你们就舍舟登岸，离开他了。

我还有一个也许会使许多人觉得好笑的想法；不过，我敢肯定，这个想法你听了以后一定很喜欢：在你丈夫不在家的这段期间，备一本日记，忠实地记下每天发生的事情，在他回来以后拿给他看，这样，在你们进行认为该记入日记的谈话的时候，就要好好想一想这本日记的作用了。的确，我认为，这个办法对许许多多女人来说是没有用的，但是，一个真诚而没坏心的女人，是有其他的女人所没有的防备邪恶的办法的。凡是有利于保持清白的办法，没有一个是不可采取的；正是在小处注意，才能在大处保持美德。

此外，既然你的丈夫要顺道来看我，我希望，他将把他此行的真正的理由告诉我；如果我认为他的理由不充分的话，我将或者使他改变主意，不作此行；或者不管后果如何，我都要做出他不愿意接受的安排；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这样一来，我想，对于你安然通过一个星期的考验，就绰绰有余了。亲爱的朱莉，你放心好了；我了解你，因此不能不对你的前途像对我自己的前途那样负责，甚至还要过之。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使单单依靠你心灵的诚实，你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不相信你会遇到什么预料不到的麻烦。自己愿意犯的错误，是不能用“软弱”二字来掩盖的；一个女人只有自甘堕落，她才会堕落的。如果我认为你有落到这种地步的可能的话，请相信我，请相信我的真挚的友谊，请相信你的亲爱的克莱尔的心中的全部感情，我一定会时刻保护你，绝不会抛下你孤单一人不管的。

德·沃尔玛先生把他所了解到的你结婚前的事情告诉你，这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早就料到他已经知道了此事。我告诉你，我并不认为这单单是由于巴比不小心泄露的。你的父亲对你的事情至少是有怀疑的，我绝不相信像他这样一位正直和真诚的人会欺骗他的女婿和朋友

的。他之所以极力设法使你一直保守这个秘密，是由于他觉得此事由他透露比由你透露好，他用的方式将不像你用的方式那样容易使德·沃尔玛先生感到不快。现在，让你派来的人把我的回信带给你；再过一个月，我们再从容谈论这些事好了。

再见，亲爱的表姐，对你这个善于说教的人来讲，我说的这些话已经是够多了；现在该轮到你说教，原因就不必说了。目前，我还不能马上到你这里来，对此，我心里十分不安。我愈急于把我的事情办完，我愈把我的事情办得茫无头绪，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莎约，莎约！……如果我不这么疯疯癫癫就好了！……不过，我倒是希望我永远如此。

又及：我还忘了向夫人表示祝贺。请你告诉我，你的夫婿是阿特曼还是勒斯或波亚尔？就我来说，如果要我称呼你为波亚尔夫人，我是感到很别扭的。亲爱的朋友，你对你生来是一位千金小姐，感到很委屈，如今又走运当上了一位王子的夫人！不过，在我们之间，对一个身分如此高贵的女人来说，我发现，你担心的，全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情，只有小人物才那么担忧，有人在笑那个企图做你的父亲的儿子的人，竟是一个名门的后代，这，你难道不知道吗？

多尔贝夫人显然不知道，头两个称呼实际上是显赫的头衔，而波亚尔，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绅士而已。

——作者注

书信十四 德·沃尔玛先生致多尔贝夫人

亲爱的表妹，我即将动身到埃丹治去，我打算顺道来看你，但由于动身的时间有所推迟（推迟的原因是你造成的）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赶快启程。我希望回来的时候，在洛桑过夜，以便和你再多呆几个小时。因为我有些事情要和你商量，所以在这封信中先对你讲一下，以便在你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以前，你有时间考虑。

我并不是想在我确知那个年轻人在我家中的表现的确符合我对他的好评以前，就向你解释我对他制定的计划。不过，我对他已相当的信任，所以可以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的计划是：把教育我的孩子的工作交给他。这件重大的事情，是一个当父亲的人的主要责任，这一点，我不是不知道，不过，当到了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我的年岁已经太大，不能承担了。再说，由于我的性情好静，好沉思，不太活泼，所以不能负起教育青年的责任。其次，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如果朱莉看见我担任这项工作，做得不合她的心意，她也会心里不安的。由于许许多多其他的原因，女人也不适宜于做这件事情；他们的母亲将集中精力培养昂莉叶蒂；至于你，我将把管理家庭的责任交给你，由你按照我所制订的并得到你的同意的计划，管理家中的事情，而我的任务是：期待着三个年轻人共同为家里的幸福作出贡献，并在晚年享受他们所创造的安适的环境。

我早已看出，我的妻子极不愿意把她的孩子交给受金钱雇用的人去教育，我不能责备她这种看法不对，教师担任的令人尊敬的工作，要求他必须具有许多不能用金钱购买的才能；他有许多美德是无价的，是无法用金钱去买的。只有在一个有天才的人的身上才能找到一个当教师的人的智慧；只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他的心才能使他产生做父亲的人的热情；天才是不能卖的，深厚的情谊更不能卖了。

我发现，你们的朋友具备了当教师必须具备的才能，如果我对他的看法不错的话，我想象不出他除了在这些可爱的孩子的身上实现他们母亲的愿望以外，还能找到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可做。在我看来，唯一的障碍是他对爱德华绅士的深厚的感情，要爱德华绅士舍得这么一位好友是很难的，何况他对这位好友还有一些答应做而尚未做的事情，因此，除非爱德华绅士本人不要求他这位好友非去不可，你们的这位朋友是不会长期留在这里的。我们期待着那个特殊的人物不久就会到这里来，由于你对他的思想很有影响力，如果他真是一个像你向我描述的那样的人的话，我就委托你和他商谈此事。

亲爱的表妹，你现在已经了解了我的全部想法，我的想法，不经过这番解释，在你看来也许是很古怪的，然而，我深信，朱莉和你了解以后，是一定会赞同的。有了像我妻子这样一个女人，我就可以尝试他人无法实行的办法。如果我单单因为她有美德，就完全放心让她和她过去的情人在一起的话，那我的做法就很荒谬了，我就不应当在尚未弄清他是不是已经没有再做情人的念头以前，就把他安置在我的家里。如果我的妻子不可靠，我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我有时候看见你觉得我对爱情的看法很好笑，但这一次，我手中确有折服你的论据。我发现了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妇女，即使具有人们所说的女人特有的精明和细致，也是永远发现不了的。虽然乍看起来，你也许觉得是明摆着的事，但在我向你讲明我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以前，你至少是觉得此种情况还有待证明。如果我告诉你，我的这两个年轻人彼此比以前更加相爱，这对你来说，当然不稀奇，反之，如果我告诉你，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已得到了彻底的纠正，你也许会说这是理智和美德的功劳，而且，就他们两人来说，也算不上是一大奇迹。然而这种截然相反的事实却同时存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恋，但行事却不超过朋友的界限。这一点，我想，是你没有料到的，也是很难理解的，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就是你在他们的谈话或通信中早已注意到的经常出现的矛盾的谜。你给朱莉的那封关于肖像的信，比其他一切都更清楚地把这个谜给我解开了；我认为他们是真诚的，尽管还不断出现反反复复的情形。当我用“他们”二字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你的那位女友，我对她的看法纯属猜测；她用了一道聪慧的和诚实的帷幕把她的心遮挡得那么严密，以致使人的眼睛看不透，就连你的眼睛也是无法看透她的心。她只有一点被我猜到了，那就是，她还有某些需要克服的怀疑；她不断在那里思考：如果她完全改正了的话，她将做些什么事情，而且要做得那么一丝不苟，以致，如果她真的改正了的话，她也许还做不到那么好。

至于你的这位男朋友，他很有毅力，对于他自己的心中还留下的一些思念之情，他倒不怎么害怕。我发现，他还保有他青春时期的感情，但我认为，他没有权利用他的那些感情来伤害我。他现在爱恋的不是朱莉·德·沃尔玛，而是朱莉·德丹治；如果他恨我的话，并不是因为我占有了他现在所爱的人，而是因为我诱拐了他过去的情人。另外朱莉是一个人的妻子，当然已不可能再做他的情人了；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也不再是他过去的女学生了。是的，在他看来，她依然是他的学生，而且经常使他回想起以往的事情。他爱的是过去的她：真正的谜底就在于此。消除了他的记忆，他就不再有爱恋之情了。

亲爱的表妹，我说的这些话，并非强词夺理，而是有实在的依据，如果用它们来解释其他有关爱情的问题的话，也许应用的范围还要更广泛。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用你自己的观点也是不难解释的。你把这两个情人分开的时候，正是他们的爱情达到狂热的时候。当时，如果让他们在一起再多呆一些时间的话，他们也许会逐渐冷下来的，但是，他们活跃的想象力不断把他们分别时候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呈现在他们的心里。这个年轻人在他的情人身上没有看出由于时间的流逝而造成的变化，所以爱的是他过去看到的她，而不是分别以后的她。要使他幸福，

你们这些女人竟想要爱情这样一种脆弱和短暂的感情永远不变，真是荒谬。在自然界，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继续不断地流动，而你们竟想要火热的爱情保持永恒！难道说你们昨天为人所爱，今天也要人家爱你们吗？只要你们能够保持原来的容貌、原来的年龄、原来的风趣，始终是原来那个样子，人们就会永远爱你们，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但是，你们在不断地变，而又总想人家依然爱你们，这种想法等于是希望人家时时刻刻都可以停止爱你们；这不是在寻找永恒不变的心，而是在寻找和你们同样变化不已的人。——

那就不仅仅是把她给他，而且还要使她回到原来的年纪，并且回到他们初恋时期与她相会时候的环境。这几个方面稍有变化，就会使他失去他心中憧憬的幸福。她现在比以前更美了。但她这个人已经变了，在这一点上，她有所得，而他则有所失，因为他爱恋的是原来那个人，而不是另外一个女人。

他的错误和苦恼，是他把前后两段时间混为一谈了，因此，他往往把只不过是甜蜜的回忆当作目前的感受，不过，我不知道是彻底改正他的错误好呢，还是让他自己醒悟。在这一点上，让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也许比让他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克制他的行为好，向他指出他真正的心理状态，这等于是告诉他：他所爱的人已经死了；也等于是利用他在爱情上一贯多愁善感的心情去折磨他，这样做法是很危险的。

他摆脱了使他感到苦恼的顾虑以后，也许会对他应当熄灭的回忆更感到得意，谈起往事来就不会那么欲言又止了；他的朱莉的容貌的特征，就不会因为她变成德·沃尔玛夫人而完全消失，只要在她的身上寻找，还是找得到的。我看，如果他要说他已经取得了进步，就让他说好了，因为这样可以鼓励他继续前进；反之，倒是需要使他忘记他应当忘记的过去，巧妙地用其他的理想来代替他所喜欢的理想。他对他的那些理想，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因此，你比任何人都更适合于帮助他抛弃那些理想。不过，这要等你来和我们朝夕相处以后，我才能悄悄告诉你怎样进行。这个工作，如果我的想法不错的话，对你来说并不太难。目前，我将尽量使他熟悉他感到害怕的事物，使他觉得它们对他并无害处。他很热情，但很怯弱，易对他人的意见表示屈从；我就利用这一点来改变他的思想。对于他的情人，我将使他始终记住：他原先的情人，现在已成为一个诚实的人的妻子，已经成为我的孩子的母亲了：我把一幅图画换成另外一幅图画；我用现在的情景来掩盖过去的情景。我要把一匹易惊的骏马领到它感到害怕的东西那里，使它逐渐熟悉，不再怕它们。尽管他们的心已经冷下来了，也需要用这个办法来磨练这两个还沉湎于想象的年轻人，同时，使他们看到远处有魔鬼，但当他们向魔鬼走去时，魔鬼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深信，我对他们各自的力量已十分了解，我要用他们能够承受的考验来考验他们，因为，人是不是聪明，不表现在对各种各样的谨慎做法都不加区别地通通采取，而要看他是不是善于选择有用的和抛弃不必要的。我让他们两人在一起过一个星期，这就足够用来让他们理顺他们的真正感情，认清他们互相之间的真正关系。他们单独会面的时候愈多，他们便愈会把现在的感觉和他们过去在同样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感觉加以比较，从而对他们的错误有一个彻底的认识。此外，他还要养成亲而不乱的习惯；当他们亲密相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意识到我对他们的行为已了如指掌。我从朱莉的行为中看出你给她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如果她不按你的话办，她就不能不犯错误。我是多么想向她表明：我已充分认识她的品德，认识到了她是她的丈夫信得过的女人！不过，即使她克服不了她的心，她也会按她的美德行事的，这样，她固然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但她取得的成功也将是不小的。如果说她今天还有某些内心的

痛苦，那只不过是回忆往事的谈话中才有所感触而已，这一点，她完全可以想办法加以预防和避免。所以，你看，衡量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办法对不对，不能用通常的尺度，而应当根据我采取这个办法的环境和那个女人独特的性格来评判才行，因为我的办法是针对她的。

亲爱的表妹，这封信就写到这里，其他的话，等我回来时再谈。尽管我这封信上的话，一句也没有向朱莉讲过，但我不要你把这件事情做得很神秘。我有一条行为的准则，那就是：在朋友之间不搞秘密的事情。因此，我把我心中的这些想法通通告诉你，你就本着谨慎和友谊的原则去办就行了。我深深知道，你凡事都是从最好的方面并用最诚实的方法去做的。

书信十五 致爱德华绅士

德·沃尔玛先生已于昨天启程去埃丹治。他走了之后，我很难想象我将陷入什么样的忧虑的境地。我觉得，如果是她的妻子走的话，我感到的痛苦，也许还没有他走了之后使我感到的痛苦大，因为，他走了以后，我觉得比他在的时候更感到拘束：我心里感到一种死一般的宁静，我心中暗暗害怕得不敢出声；我心神不安的原因，不是由于有什么欲望未得到满足，而是由于有所畏惧：我怕犯罪，虽然此间已没有引诱我犯罪的因素。

绅士，你是否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我的心才踏实并消除无谓的恐惧？只有到德·沃尔玛夫人身边。我一接近她，她的面容立刻就使我混乱的头脑恢复清醒，她的目光净化了我的心。她的影响力就有这么大，使别人不能不受到她的纯洁和由纯洁而产生的心灵宁静的感染。可惜，她有一套生活的规律，使她不能整天和她的朋友呆在一起。当我一天之中想见而又不能见她的时候，我难受的心情，比我从前远远地离开她时，更有过之。

我心中本来就很不愉快，而昨天她丈夫走了以后，她对我说的那番话，使我心中的忧郁感就变得更加严重了。直到她丈夫启程的时候为止，她的言谈和举止始终是相当的泰然，她带着伤感的样子目送他很久；起初，我以为这仅仅是因为那位幸福的丈夫要远行的缘故，但我从她的谈话中发现，她的伤感还有我所不知道的另外的原因。“你看我们相处得多好，”她对我说道，“我是不是爱他，你现在已完全知道了，所以，你切莫以为使我和他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和爱是同样的甜蜜和强烈，但也有薄弱的地方。我和他亲密相处的生活虽暂时中断，并使我们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一想到不久就会恢复，我们心中就感到安慰。一个十分稳定的状态，纵有波动，也不足怕；尽管他有几天不在这里，我们对这短暂的分离感到难过，但一想到这短暂的分离不久就可结束，我们就感到十分高兴。你在我眼睛中所看到的痛苦样子，是由于另外一件更严重的事情造成的。因此，尽管我的伤感与德·沃尔玛先生有关，但绝不是他离开此地之故。”

“我亲爱的朋友，”她用激动的声音继续说道，“世界上是没有真正的幸福的。我的丈夫是男人当中最诚实和最热情的人；我们相互的敬爱之情，与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天职是相联系的；他处处按我的心意去做。我有几个现在和将来都将给我带来欢乐的孩子；我衷心崇敬的那位女友，其热情和高尚的道德与和蔼可亲的为人，是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因此我要和她生活在一起；至于你本人，你也可以为我的幸福生活作出贡献，从而表明我对你的敬重和感情是正确的；我亲爱的父亲的那件拖了很长时间的麻烦的官司即将了结，所以不久也将到这里来和我们团聚；我们百事顺遂，家业兴旺，家中治理得井井有条，充满了和睦与安宁的气氛；我的仆人都很能干和忠实，邻居对我们也很关心，我们赢得了公众的爱戴。我处处都得到上天的庇佑，得到命运和众人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在为我的幸福而努力。然而有一件秘密的伤心事，也只有这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在损害我的幸福，因此，我的心并不快乐。”她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叹息了一声，使我的心受到很大的震动。不过，我觉

得这件事情绝不会是由我引起的。我也叹息了一声，在心中自言自语地说：她不快乐，但使她不快乐的人，不会是我！

她那句令人沮丧的话，顷刻之间打乱了我的思路，扰乱了我刚刚开始享受的宁静。我十分着急，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因此，我逼着她一定要对我把她心里的话说完，最后，她终于向我透露了她最重大的秘密，并允许我告诉你。不过，现在已经到了散步的时候，德·沃尔玛夫人已经离开她的寝室，带着她的孩子去散步了；她刚才派人来叫我，绅士，我得赶快去。这封信就写到这里，在下封信中接着谈这封信中没有谈完的事情。

书信十六 德·沃尔玛夫人致她的丈夫

我按照你的吩咐，星期二在此等你；你将发现，一切都照你的意见安排好了。你回来的时候，要去看多尔贝夫人，她将把你离家期间我经过的事情告诉你。我倒是希望你从她那里而不是从我这里了解经过的情形。

沃尔玛，的确，我认为我应当受到你的尊敬，但你的做法却不甚合适，你冷酷无情地拿你妻子的美德来开心。

书信十七 致爱德华绅士

绅士，我想把我们这几天经受的危险，向你作一汇报，好在我們已安然度过，只受了一场虚惊，身体略感疲劳而已。这件事情，值得单独写一封信来叙述：看完这封信以后，你就会意识到是什么原因使我非给你写此信不可。

你知道德·沃尔玛夫人的住宅离大湖不远，而她又很喜欢乘船游览。三天前，由于她的丈夫不在，我们闲着没有事情可做，同时，下午的天气又很好，因此我们计划第二天去湖上乘船游览。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到了湖边，我们雇了一条船，并带着鱼网准备捕鱼；三个桨手，一个仆人，我们还带了些食物上船做午餐。我带了一枝枪，准备打比左勒，但她说，单单为了取乐就乱打飞鸟，是干坏事，是可羞的，于是，我只好时不时地用食物召来许多肥大的金鹮、青足鹮、麻鹮和矾鹮，看它们吃食真好玩；我瞄准离我们很远的一只鹮鹮，只打了一枪，但没有打中。

我们在离湖岸五百步的地方捕了一两个小时的鱼，捕获的鱼很多，但除了一条被船桨打伤的鱒鱼以外，朱莉让我们把其他的鱼都放回水里。她说：“这些鱼吃了不少的苦头了，把它们都放了吧。看它们逃脱厄运之后的喜洋洋的样子，我们也高兴嘛。”放鱼的工作进行得很慢，大家都不愿意，还有人说了几句怨言；我看得很清楚：船上的人感兴趣的，是他们所捕的鱼，而不是救它们的命的道德原则。

接着，我们把船划到湖心去；出于年轻人的一时的冲动（现在是应当纠正这种毛病的时候了），我开始“破浪”，我把船一直划向湖心，转眼之间就离开湖岸有一法里之远。在那里，我把我们周围的美丽的风光一一讲给朱莉听。我把远处的罗讷河指给她看，奔腾的河水流到四分之一法里处便突然停止，好像怕它浑浊的河水会污染碧蓝的湖水似的。我让她观看那重重叠叠的山峦，它们互相对称的和平行的山峰把夹在它们中间的空间形成了一条宛如流经其间的江河。我把她的注意力从我们的湖滨转过去看那沃洲的富庶美丽的河岸风光，岸上的城镇和数不清的人群，以及到处可见的绿树成荫的小山丘，构成了一幅景色迷人的图画。岸上的土地，到处都种满了庄稼，土质肥沃，保证了农夫、牧民和葡萄种植人的辛勤劳动可以得到丰硕的果实，就连那贪婪的税吏怎么吞噬也吃不完。接着，我把对岸的沙布勒指给她看：那里尽管也同样地得天独厚，但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幅贫穷的景象。我让她非常清楚地看到：从财富、人口和人们的生活来看，这两个政府治理的结果是多么不同。

“你看，”我告诉她，“大地给人们肥沃的土地，向那些为自己的利益而耕种土地的幸福的人民提供了大量的财富；它看到自由的景象就喜悦，就到处呈现一片生气；它喜欢供养人们。反之，那半已荒凉的土地上的那些破房子和欧石南与荆棘丛生之地，使人老远就可看出：它是被一个不理政事的长官在统治，因此它只能勉强为那些奴隶生产少量的东

一种飞经日内瓦湖上的候鸟。比左勒的肉不好吃。——作者注

日内瓦湖上的几种鸟，它们的肉都很好吃。——作者注

日内瓦湖上的船夫的用语，意思是划领头那把桨。——作者注

怎么会有一法里之远呢，因为从对面的克拉朗算起，这个湖的宽度有两法里。——作者注

西，使他们得不到多大的利益。”

当我们正在愉快地观赏邻近的湖边景色时，突然刮起了一阵使我们的船偏往对岸的东北风，而且风很凉；我们想掉正方向，但风的阻力是那么大，以致我们小船的方向怎么也掉不过来。转眼之间水的浪头也变得很大了，看来只好向萨瓦的岸边驶去，争取在对面的麦耶黎村上岸，只有在这条岸边的沙滩停靠还比较方便。不料风向又变了，而且风越刮越大；尽管我们的船夫很使劲，也无法靠岸，我们只好顺着风向，沿着陡峭的岩石漂航，找不到一个避风的地方。

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起划桨；然而这时，我发现朱莉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样子；她支撑不住，把身子靠在船边。幸好她在水上已习惯了，她不舒服的感觉一会儿就过去。这时，危险愈大，我们愈需拼命划船；太阳晒，人又疲劳，满身是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大家都筋疲力尽了。正在这时，朱莉的精神恢复过来了，她用亲切的话鼓舞大家；她给我们一个一个地擦去脸上的汗；她怕我们喝醉了，就在一瓶酒里掺些水，先给力量快要使尽的人喝，然后又依次给大家喝。你的这位可敬的女友，在大热天来回奔忙，把满脸弄得通红的时候，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美丽，她妩媚的风姿更是格外动人；大家从她亲切的样子看得很清楚：她之所以这样鼓励我们，不是由于害怕出危险，而是由于她怜惜我们的身体。突然，有两块木板裂了；随着一声巨响，湖水灌进来，把我们全身都弄湿了；这时，她以为船身破了；这位温柔的母亲一声惊叫；我很清楚地听见她喊道：“啊，我的孩子！我以后就见不到你们了吗？”至于我，我心里想的，不只是眼前的糟糕的情况；尽管我已看出没有多大危险，但我还是时而觉得船在往下沉似的；我恍恍惚惚地似乎看见这位迷人的美人在波涛中挣扎；她玫瑰色的脸儿看起来像死人那样苍白。

最后，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的船终于到了麦耶黎；奋战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在离岸边只有十步路的地方踏上了陆地。在上岸的时候，我们全都忘记了疲劳。朱莉把每个人的努力都牢记在心；在危急关头，她考虑的是我们的安危，而一到了陆地，她却说大家都是为了救她一个人。

午饭的时候，我们吃得很香，因为拼命划船，大家都饿了。我把那条鳟鱼做成红烧鱼；特别喜欢吃鳟鱼的朱莉，这次却吃得很少，我知道，这是为了消除她让船夫把他们捕获的鱼放回湖中而产生的怨气；她也不希望我本人吃鳟鱼吃得太多。绅士，你说过无数次，无论大事小事，都可看出她的心处处都想到别人。

午饭之后，湖里依然波涛汹涌，同时船也需要修理，因此我建议去散步。朱莉不赞成，说是风很大，天气也很热，还说我已经累了。我有我的想法，因此我对她说：“我从童年时候起，就干苦活儿，它不仅不会损害反而会增进我的健康。我上次参加远航，使我的体魄更加强壮了。至于说到太阳和风，你戴上草帽就行了；我们可以到躲风的地方去，到森林中去，只要躲在几块岩石中间，就没有问题了。你这位不喜欢平原的人，就是累一点儿，也是一定会跟我一起去的。”她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在船上的人还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去散步了。

正如你所知道的，十年前，我被她们流放到瓦勒之后，曾经有一次回到麦耶黎来等朱莉允许我到她那里的消息；在那里，我度过了许多虽

然忧愁但也很有意义的日子。当时，我心中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见到她。我给她写了一封使她很受感动的信。此后，我一直想再去看一看那个与世隔绝的僻静地方；那时，周围都是冰，它是我唯一的避寒之处；我在那里，感觉到我的心可以和我在世界上最亲爱的人的心交融在一起。现在，在此美好的季节有重访这块如此可爱之地的机会，而且是和那个其身影早已和我一起在那里呆过的女人同行，这才是我提议和她一起去散步的秘密动机。我将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把留有一个人的极其坚贞但又极其不幸的爱情的痕迹的纪念地指给她看。

在弯弯曲曲鲜有人迹的小路上走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了那里；小路在树林和岩石之间蜿蜒盘旋，除了路长一点以外，倒也没有什么其他令人不舒服之处。当我们走进那里，认出了我以前做的记号时，我心里顿时感到难过，但我还是克制住自己，没有露出难过的样子；最后，我们走到了那个地方。这个僻静之处很荒凉，但充满了各种各样为易动感情的人所喜欢而为其他的人所害怕的美。有一股由积雪融化的水构成的激流在离我们二十步远的地方哗哗奔流，水很浑浊，水中夹杂着泥沙和小石。在我们的后面，有一排无法攀登的岩石间隔在我们所在的这块高地和人们称之为“冰库”的那段阿尔卑斯山之间；这段阿尔卑斯山所以叫做“冰库”，是因为有许多继续不停地升高的冰层从开天辟地以来就覆盖着山顶。右边，有阴沉沉的黑松林给我们遮荫；左边，在激流对面是一大片橡树林；在我们的下边，环抱在阿尔卑斯山中的那一片辽阔的湖水，把我们和沃州富饶的土地分开；该州雄伟的汝拉山峰是这幅美景的最高处。

在巍峨的群山中，我们所在的这一小块土地，展示了阳光灿烂的乡间居住地的迷人的美。有几条小溪从岩石中流出，在草地中形成一条晶莹的水带；有几株野果树的树枝伸展在我们的头上；潮湿清新的土地上长满了野草和野花。在周围的景物陪衬下，这里正是天造地设地给两个情人预备一个躲在这里不受争奇斗艳的大自然的景色干扰的单独幽会的寂静处。

当我们到达这个僻静的地方时，我先观赏了一会儿；我的眼睛已经湿润，我望着朱莉问她：“怎么！你到了这里，心中一点感受都没有吗？你看见一个到处都刻有你的姓名的地方，你的心不暗自跳动吗？”说完，我不等她回答，就把她带到岩石那里，把无数个刻在岩石上的用她姓名的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指给她看，另外还有佩特拉克和塔索的几首可用来表述我刻那些图案时的情景的诗。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我自己再看见这些图案时，感到它们强烈地激励着我，站在它们前面不能不产生深深的感情；我有点激动地对她说：“啊，朱莉，我心中永远赞美的人！在这个地方，世界上最忠实的情人曾向你表达过他的爱慕之情；在这里，你可爱的身影使他感到幸福，并最终得到由你亲自使他享受到的幸福。那时候，没有这些野果树和树荫，地上也没有草和花；这些小溪的水也没有分流；也没有鸣啾的小鸟；山谷中只有贪食的鹰、忧伤的乌鸦和阿尔卑斯山的可怕的雕。所有的岩石上都挂着巨大的冰柱，这些树

那些山峰是那么的高，在日落半小时后，山顶上还有阳光照射；阳光中的红色，在白色的山顶上构成一种美丽的玫瑰色，人们在很远的地方都可看到。——作者注

上的唯一装饰是雪花；这里的一切都显示着冬天的严寒和白霜的可怕，全靠我心中的火热的爱情才使我能够呆在这里，把一天的光阴都用来思念你。我坐在这块石头上远远看你的幽雅的住房；我那封感动你的心的信，是我坐在那块石头上写的；我用这些锋利的碎石当雕刻刀，在岩石上刻画用你姓名的头一个字母组成的图案；我走过这条冰冷的流水去拾回被旋风刮走的你的一封信之后，又回到这里，把你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重新看了又看，并千百次地吻它；我站在山边用一双忧伤的眼睛估量这些深渊的深度；最后，在我怀着悲伤的心情离开这里之前，我来到此处哭泣：我想象你已经死了；我发誓，如果你死了，我决不留人间。我永远钟爱的姑娘啊，我是为了你才活在世上的！我是不是需要和你一起在这里痛苦地回顾我在你不在我身边时的忧郁的日子呢？……”我还想继续说下去，但朱莉看见我向山边走去，便感到很害怕，立刻抓住我的手，把我的手紧紧握住，一句话不说，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我，并用力控制她本想发出的叹息声；接着，她突然转过脸去，挽着我的胳膊，用激动的声音对我说：“我的朋友，我们走吧，这里的风我受不了。”我叹息一声，什么话也没有说，便和她一起离开那里；从此，我将永远离开那块令人伤心的地方，也许，我将来离开朱莉时，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绕道走了一会儿，慢慢回到我们停船的地方之后，我们便各自做各人想做的事情了。她想单独一个人呆在那里，而我则想继续散步，但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好，只好随便走一走。在我回来时，船还没有修好，风浪也没有平息；我们心情沮丧地吃晚饭，大家都没精打采的样子：饭吃得很少，话讲得更少。晚饭后，我们坐在沙滩上等开船的时刻到来。月亮慢慢地升起来，风浪也逐渐平静。于是，朱莉建议开船。我伸手过去牵着她的手，帮助她上船；我在她旁边坐下，一直拉着她的手不想放开。我们静静地一句话也没有说。均匀而有节奏的桨声使我陷入了梦境；沙锥的欢快的叫声，使我回想起童年时候的快乐情景，不过，此时此刻它不但没有使我感到快乐，反而使我感到忧伤。我逐渐地感觉到我心中忧伤的心情愈来愈重。明净的天空，柔和的月光，在我们周围溅起的银白色的水花，各种各样愉快的感觉，再加上这个亲爱的人在我眼前，要我心中不泛起一阵阵痛苦的回忆，是不可能的。

我回忆起我们初恋时有一次和她散步的情形，与这次散步的情形很相像。当时使我心中充满了美好憧憬的事物，现在回想起来使我感到悲伤。我们青年时候的种种事情，我们的学业，我们的谈话，我们来往的书信，我们的约会，我们的欢乐，

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亲密，
绵绵此情，天长地久。

所有这些向我展现我过去的幸福的事物，如今再次呈现在眼前，反倒更增加了我目前的痛苦，而不是给我以甜蜜的回忆。“一切都完了，”我心里自言自语地说道，“那样的时刻，那样幸福的时刻，已不会再有

日内瓦湖中的沙锥，并不是法国人所说的那种沙锥。我们的沙锥的轻快活泼的叫声，在夏天的夜晚，使湖上的具有一种生趣盎然的和清新宜人的气氛，使湖岸的风光更加迷人。——作者注

了，已永远消失了。唉！它们已一去不再回来了！而我们还活着，还在一起，我们的心是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她死了或者不在我身边，我也许还能忍受；在我远远地离开她的那段期间，我的痛苦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在远远地离开她的时候，我虽然常常哀叹，但一想到有再见到她的希望，我心中的痛苦就减轻了；我总以为一见到她，我的痛苦就可以完全消失；我盼望，至少是不会像我现在这个样子。然而，我现在在她身边，看见她，接触她，和她谈话，爱她，亲近她，而且差一点儿就占有她，我却感到永远失去了她，这就是使我生气，而且是使我逐渐陷入失望的原因。我开始在心里反复考虑一些可产生严重后果的计划；我愈想愈激动，真想抱着她一起跳进波浪涛涛的湖水，在她怀中了此一生，永远结束我心中的痛苦。这个可怕的想法，最后竟如此强烈地促使我想加以实现，以致我不得不突然放开她的手，转身向船头走去。

在船头上，我激动的心情开始有所转变，逐渐逐渐地平静下来，怜悯和同情战胜了悲观失望；我大把大把地流下了眼泪；这时的心情和方才的心情相比，反而稍觉愉快，我哭得很厉害，哭的时间也长，结果使我的心情大为轻松。当我恢复常态以后，我又回到朱莉身边，拉着她的手。她手里拿着手绢，我发现她的手绢已经湿透了。“啊！”我轻声对她说道，“我发现我们的心时时刻刻都是互相沟通的。”“是的，”她用激动的声音说道，“不过，今天晚上也许是它们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互相交流了。”接着，我们开始平静地互相交谈；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平安地到达岸边。我们回到家中，在灯光下，我看见她的眼睛已经哭得通红，有点儿发肿；她大概也发现我的眼睛红肿的程度并不比她轻。经过一天的疲劳之后，她需要马上休息；她回到她的房间，而我也回到我的房间去睡觉了。

我的朋友，以上是我那天经过的事情的详细叙述；在这一天中，我的心情无时无刻不处于十分激动的状态；我希望这种激动的心情能成为使我完全恢复本来的我的转折点。此外，我还要告诉你，那天经过的事情，比一切有关人的自由和美德的作用的论点都更有说服力。稍受引诱就堕落的人，有多少？拿朱莉来说，我的眼睛看见她，我的心感觉到了她：她这一天中，经历了人的心灵所能经受的最激烈的战斗，而且终于战胜了。而我为什么做得比她如此之差呢？啊，爱德华！当你受到你的情人的引诱时，如果你能同时克制你的欲望和她的欲望，你岂止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你，也许我已经犯下大错。在那充满危险的一天中，曾经有许多次，一想到你的美德，我爱美德的心便油然而生。

卷 五

书信一 爱德华绅士来信

朋友，不要再那么孩子气了，你的头脑应当赶快清醒过来。不要把你的一生都沉湎于理智的思考。岁月流逝，你已经没有时间作聪明睿智的人了。过去的三十年，是一心只考虑自己的三十年。现在，你应当反躬自问，在临死以前，头脑清醒地做一次人了。

亲爱的朋友，长期以来，你的心总是要求你按你的理智行事。你还没有具备用哲学的眼光看问题的能力以前，你就想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你把感情当作理智，满足于凭事物给你的印象来判断事物；你始终没有弄清楚它们的真正价值。我承认，一颗正直的心，是真理的第一个器官；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的人，是什么也学不到的。因此，他必然是犯了一个错误又犯一个错误；他得到的知识是没有用的，无补于实际的，因为，事物与人的真正关系，他依然是不甚了了，而了解事物与人的真正关系：恰恰是他的主要课题。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只研究这个课题的前半部分，而不研究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那是不行的。如果不知道如何评价客观的事物，则对人的感情就不可能知道得很多，因此，后半部分的研究工作，应当采取静静沉思的方式。

一个有大智慧的人的青年时期，是他获取经验的时期；他的欲望是他用来获取经验的工具。然而，把他的心灵用来感知外部事物之后，他就把他的心收回来，以便对外部事物加以思考、比较和认识。你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更急需做的，正是这一步工作。一个敏感的心对苦与乐的种种感受，你的心都已经感受过了；一个人所能看到的，你都亲眼看到过了。在十二年的时间里，你把可以分散在长长的一生中使用的感情全都用尽了；因此，在你年纪尚轻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个老年人的经验。你开头研究的，是普通人，几乎都是出自大自然之手的人，以使用他们来做比较的标准。你被她们流放到世界上最著名的国家的首都以后，你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用天才来代替起中间作用的经验。你来到这个在地球上的众多人群中唯一堪称人民的国家里，虽说没有看见法律占统治地位，但至少看见它们是存在的；你已经学会了根据何种迹象来了解那个表达人民意志的神圣机构的作用和构成自由的真正基础的舆论的威力。你到过许许多多不同气候的地方，凡是太阳照射之地，你都去过。值得聪慧的人的眼睛观赏的罕见景象，值得能战胜自己的情欲并能自己控制自己的人的高尚心灵思考的景象，你都观赏过和思考过。第一个吸引你的目光的人，就是那个现在还在吸引你的人；你对她的敬慕，只是在观察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之后才得到巩固的。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用心去感知和观察了。目前，需要你注意的，是你自身；除了发挥你的大智慧以外，你再也没有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做了。你没有虚度你这短暂的一生，现在，应当考虑的是，她为你长远的将来作出的安排。

你的情欲，尽管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使你成了它的奴隶，但它却使你成了一个有德行的人。这是你的光荣，你的光荣虽大，但不要因而而骄傲。你的力量的本身，也是由你自身的软弱锻炼而成的。你是否

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你永远爱美德吗？那是因为在你的眼睛里，它好像就是个能充分代表它的可敬的女人的样子；要这样一个可爱的形象不引起你的兴趣，那是很难的。不过，你岂能单单为了她而爱美德；朱莉靠她自己的力量达到至善，难道你就不能像她那样靠你自己的力量达到至善吗？对于她的美德，你只是空话连篇地赞叹，而不效法她，像她那样去做吗？对于她如何尽她做妻子和做母亲的天职，你谈得很起劲，但你要到什么时候才像她那样尽你作男子汉和作朋友的义务呢？一个女人能战胜她自己，而一个哲学家却反倒难于自己克制自己！你是不是打算像其他人一样光说不做，只著书立说而不身体力行？亲爱的朋友，请注意，在你信中还有一种哀声叹气的语气；我很不喜欢这种语气，这是你的情欲尚未完全克服的表现，而不是由于你的性格使然。我恨透了懦弱，我不希望我的朋友有这种表现。没有毅力，就不可能有美德；不坚定的人必然会犯罪的。像你这样一个没有勇气的人，靠得住吗？你这个可怜的人啊！如果朱莉是一个不坚定的人的话，你明天就会堕落，成为一个卑鄙的奸夫。你现在单独和她在一起，看看她是什么表现，你就会对你自己感到赧颜的。

我希望我不久就能前来和你见面；此行的目的何在，你是完全知道的。十二年的错误和烦恼，使我对我自己也产生怀疑。要顶住女人的诱惑，我一个人就够了，而要在几个女人之间进行选择，就需要有一位朋友的帮助。我把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凡事共同商量，互相了解，互相爱护，视为一件乐事。不过，你也不要有所误会；在我对你完全信任以前，我还要看一看你是否值得信任，看你是否能回报我对你的关心。我了解你的心，我感到很满意，但这还不够；在我只能单靠我的理智行事，而我的理智又可能使我失误的时候，我就需要你的判断能力对我进行帮助。我并不害怕情欲，因为它对我们进行的是公开的战争，使我们有时间加以防御，不管它怎么做法，它都能让我们的良心觉察到我们的过错，因此，对于它，我们愿意迁就多少才迁就多少。我担心的，是它的幻象，因为它对我们不加强迫而是采取诱骗的手段，使我们做了不符合我们本心的事还不知道。我们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只需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够了，但要辨别哪些欲望应当得到满足，有时候就需要别人的帮助；一个贤明的人的友谊的作用，就在于此：他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我们想了解的事物。因此，你好好反省一下，像你这样没完没了地空自悔恨，是

不，在这个哲学盛行的世纪，并不是连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都没有产生过的。我就认识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的，仅仅只认识一个，不过，这已经是够多了，而且，令人荣幸之极的是，他就出生在我的国家。他这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自甘寂寞而不到处扬名；我敢在这里把他的名字说出来吗？博学的和谦逊的奥保齐特，但愿你真诚朴实的心能原谅我火热的心丝毫没有拿你的名字到处张扬的意思！不，我并不想让这个不值得你爱的世纪知道你，我只是想利用你的故居使日内瓦成为名城；我想表彰的是我的同胞，因为他们给你带来荣誉。能让韬光养晦的人受到尊敬的国家，必然是治理得很好的！能使所有的青年都去掉说话武断的语气，并以在大智若愚的贤明的人面前卖弄浅薄的知识为可羞的人民，必然是很有教养的！你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你是不会受到那些学者和名流吹捧的；他们的那些闹闹嚷嚷的学院，也是不会为你唱赞歌的。你不像他们那样把你的学问写在书里，而是在生活中处处加以实行，为你所定居和热爱的国家做出榜样，因此这个国家的人民很尊敬你。你的一生很像苏格拉底的一生，但他被他的同胞所杀害，而你却受到你的同胞的爱戴。——作者注

不是对人对己都毫无益处；反之，如果你终于能掌握自己，你就能够用你的心灵来启发你的朋友的心灵。

我的伦敦的事情，再有半个月就可以处理完毕；我将路过我们弗朗德勒军团的驻地，我打算在那里也呆半个月时间，这样，在下月底或十月初以前，你就用不着等我。你如给我写信，请别寄到伦敦，而按我所写的地址寄到军团的驻地。请继续叙述你上次信中所叙述的事情：尽管信中的笔调有些哀婉，但使我很受感动，使我很受教益，使我产生了退休的念头，我要好好安排适合于我的行为准则和年龄的生活。你上一封信，使我对德·沃尔玛夫人深感不安；你下次来信，对她的近况，务望谈及，以便使我放心。如果她的命运都不幸福的话，谁还敢学她的样子？在看了她向你讲的那番话以后，我就想象不出她的幸福还缺少什么东西。

。

这封信中杂乱无章的令人难懂的话，我觉得很有趣；我认为，它完全符合这位好心的爱德华的性格，因为，他只有在说傻话的时候，才能说出如此深奥的一篇大哲理，而且，只有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的时候，他才能把道理讲得如此透彻。——作者注

书信二 致爱德华绅士

是的，绅士，我很高兴地向你承认，在麦耶黎经过的那件事情，是我的糊涂思想和痛苦心情的转折点。德·沃尔玛先生的那番话，使我对真正的心态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那颗太软弱的心已得到了尽可能好的医治，因此，我宁可假想有一件令人悔恨交加的事使我感到悲伤，也不愿意时刻觉得被罪恶包围而感到恐惧。自从这位可敬的朋友回来以后，我就不再犹豫，立即用朋友的称呼称呼他；对于这个称呼，你已经使我充分感觉到了它的价值。谁帮助我恢复美德，我就应当把这个最起码的称呼给他。同我所居住的这座宁静的房屋一样，我心灵深处是宁静的。我已开始在这座房屋里无拘无束地生活，就像在我自己的家里一样。虽然我还未完全具有一个主人的权威，但我觉得，把我看作是这家人的孩子，我反而更快乐。我在这个家庭中所看到的不拘礼节和平等待人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不能不油然而敬。我有许多天都是在一个有深沉的理智的人和—个有深情的美德的人之间头脑清醒地度过的。在和这一对幸福的夫妇的频繁接触中，他们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我不知不觉地受到他们的感染：和什么人近，就学什么人；我的心逐渐逐渐地和他们的心中的想法—致了。

此处是多么幽静的隐居之地啊！住在这里是多么惬意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更加增添了住在此处的乐趣！这座房屋的外表尽管初看起来不怎么漂亮，但一旦熟悉了它，就不能不欢喜它！德·沃尔玛夫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尽她高尚的天职，使所有接近她的人都感到幸福和满意。她这种精神，感染了所有她为之克尽天职的人，感染了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客人和她的仆人。在这个安静的住宅里，没有乱哄哄的嘈杂声，没有闹闹嚷嚷的嬉戏声，也没有嘻嘻哈哈的大笑声，但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是高兴的，面部的表情是快乐的。虽说有时候这里也有人流眼泪，但那是同情和欢乐的眼泪。忧虑、厌倦和悲伤从来不降临这个家，因而从来不会产生它们必然造成的罪恶和令人后悔莫及的事。

就她来说，当然，只有那件使她一直深感不安的秘密事情令她痛苦（我在上封信中，已经对你讲了造成此事的原因），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使她感到很幸福，然而，尽管有这么多幸福的理由，但处在她的地位，也有千百个使她感到懊恼的原因。她所过的单调的和隐士式的生活，他人是忍受不了的。她和多尔贝夫人都不喜欢孩子们的吵闹声；她们对仆人的殷勤伺候主人，感到厌烦；她们也不容许谁胡言乱语；一个很少有亲昵的表示的丈夫，为人虽很贤明和稳重，但也抵销不了他对人的冷漠和他年岁太大的缺点。她们觉得，有他在场和他做出的恋恋不舍的样子，反而成了她们的负担。有时候，她们想办法把他支走，好让她们自由自在地活动；有时候，她们远远地离开他，不理他；她们鄙弃她们眼前的乐趣，她们喜欢到远处去寻找带危险性的乐事；她们在自己家里，反而像陌生人那样感到很不自在。一个具有健全的心灵的人，才能领略隐居生活的美。喜欢生活在家人中间，并自愿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好人，是很少的；如果世界上确有一种幸福的话，那无疑就是他们所过的生活

了。不过，创造幸福的工具，对于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们的人来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人们只有在有能力享受真正的幸福的时候，才知道真正的幸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要很确切地说明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采用什么办法，才生活得这样幸福，我认为用“他们知道应如何在家中生活”这句话，就能解答这个问题。不过，这句话，不能按法国的意思来理解，因为，法国的意思是：用某些流行一时的装腔作势的样子对待别人。这句话应当从人生的意义来理解，因为人就是为了这种有意义的人生而生的；应当从你对我所说的那种生活去理解，你已经为我树立了这种生活的榜样；它延续的时间比它本身还长；使人在临终那一天，不会认为他是虚度此生。

朱莉有一位对她家的幸福很关心的父亲；她还有需要妥善抚养的孩子，这是过群居生活的人的主要事情，也是她和她的丈夫共同操心的第一件事情。结婚之后，他们清点了他们的财产；他们并不怎么考虑他们的财力是否能使他们过与他们的身分和需要相称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忠厚人家对自家的财产是不知足的，所以他们不怕孩子们因为他们遗留的财产不够用而有所埋怨；他们把他们的心思用之于改善他们家业的使用，而不是扩大他们家业的规模；他们宁可把他们的钱稳妥地存起来，而不用它们去生息。他们不新买土地，但他们要努力使他们原有的土地产生新的价值；他们唯一想留下的财产，乃是他们以身作则所树立的榜样。

是的，财产如不增加，就往往会由于许多意外的事情而减少，但如果因此就需要把财产翻一番的话，那要到什么时候才不以这个理由为借口而无止境地增加财产呢？财产将来是要分给孩子们。不过，他们因此就可以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做吗？每个孩子的劳动所得，不是可以用来添加他分得的那份财产吗？他的技艺，不也是可以算作他的财产吗？欲壑难填的贪心就是在为将来着想的幌子下而愈来愈膨胀的，甚至因为一心想一劳永逸，享受终生而发展到犯罪。“有些人企图使人间的事物固定不变，”德·沃尔玛先生说道，“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这不符合事物的本性。甚至有些通达事理的人，也希望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处理全碰运气；如果我们的生命和财产不由我们掌握而全碰运气的话，那又何必没完没了地自找罪受，硬要千方百计地去预防令人痛苦的灾难和不可避免的危险呢？”在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唯一措施是，先用本金生活一年，把当年的收入留作下一年用，这样安排，就可做到：一年的开销，提前一年准备。他宁可让他的老本略有减少，也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追求地租。他从不采取那些稍有一点儿意外就会导致破产的赚钱的办法，反而稳稳当地得到了几倍于他投入的资金的利益。这样，他的家治理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这种情况，无异于他家有一大笔储蓄；因此，他富就富在他善于使用他的金钱。

按照一般人对财产的观念来看，这个家庭的主人的财产并不太多，只能说是中等，但实际上，像他们这样富裕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富裕”二字，只不过表明富人的欲望满足之后，其财力尚有剩余。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即使你仅仅只有十阿尔榜土地，你也是富人，如果做不到

古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约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这一点，哪怕你有金山银山，你也是穷人。生活放荡和胡乱花钱，是没有边的；因生活放荡和胡乱花钱而穷的人，比因得不到真正的需要而穷的人还多。在这个家庭里，欲望和财力的比例，是建立在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夫妇二人协同一致的基础之上的；丈夫负责收租，妻子掌握租金的使用。正是由于他们之间配合得非常和谐，所以他们的家庭很富裕。

在这个家庭里，使我最感惊异的头一件事情是：在秩序井然和按部就班的生活环境中，充满了怡然自得和自由快乐的气氛，这个有条不紊的家庭的最大缺点是：空气太单调，使人感到沉闷。两位主人对大家虽无微不至地关怀，但使人感到他们的手面不大方。大家在他们周围都有些拘谨；生活秩序之严格，宛如机械，使人不免感到难受。仆人们虽尽心尽力地工作，但做的时候，表情不高兴，有点儿害怕的样子。客人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但他们对主人给他们的自由不敢放手使用，唯恐冒犯了家庭的规矩，所以一言一行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做得不得体。我发现，有些当父亲的，一生劳碌，不为自己，专为儿女；他们不想一想：他们不仅是父亲，而且是人；他们应当为他们的孩子做出如何生活的榜样，让孩子们知道：只有行事明智才是福。这个家庭中的规矩，都是很合情合理的。他们认为，一个好父亲的主要职责之一，不仅仅是要使他的家庭欢乐，让孩子们在家中感到愉快，而他本人的生活也要过得很舒服的悠闲，让家中的成员都感觉到像他那样生活才快乐，而不致于为了贪图安逸便采取与他相反的生活方式。在谈到两位表姐妹的娱乐时，德·沃尔玛先生一再反复告诫她们的话是：父亲和母亲的生活如果忧心愁愁，过于平淡，那肯定会成为导致孩子们不循规蹈矩的主要原因。

就朱莉来说，她唯一用来指导她的行动的，是她的心；她还没有发现过其他比心更为可靠的指针，因此，她毫不迟疑地听从她的心心的指导，她的心要求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它对她的要求不多，因此，她比谁都更珍视生活的情趣。这么一颗易动感情的心，能对感官的享受不感兴趣吗？不，她很喜欢感官的享乐，她追求这种享乐；凡是能使她的感官得到愉快的东西，她都不拒绝。我发现她善于领略其中的乐趣；不过，这里所说的“乐趣”是朱莉心目中的乐趣。她既不忽略她自己的舒适，也不忽略她所爱的人即她周围的人的舒适。凡是对一个明智的人的生活有益的东西，她都不认为是多余的，然而，凡是用来向他人炫耀的东西，她便一律视之为不必要的，因此，她的家里虽有供感官享乐的物品，但这些物品既不太精致，也不太奢侈。至于炫耀豪华和虚荣的奢侈品，她除了不能不按照她父亲的爱好而必须有的东西以外，其他的东西就一样也没有；此外，我还注意到：她的东西，光彩夺目的少，淡雅大方的多。当我和她谈到巴黎和伦敦天天都有人发明使四轮马车的车厢更加舒适的办法时，她也甚表赞赏；然而，当我告诉她马车的油漆要花多少多少钱时，她就有点显得不明白，并一再问我上了漂亮的油漆，马车坐起来是不是一定更舒服。她当然相信我的话并非夸大：人们花很多钱在马车车厢上涂上花里花哨的油漆，而不像从前在马车上只装饰一些纹章，因此，这种做法，无异于向过路的人宣告车上坐的是一个行为浪荡的人，而不是一个行为规矩的人！最使她感到厌恶的是，有些女人还公然采用或支持这种做法，而且，她们的马车还比男人的马车多画上几幅挑逗色情的

图案。在这个问题上，我只好引用你那位著名的朋友所说的一句话来向她解释。不过，这句话，她很难领会。有一天，我到你那位朋友家里去，正好碰见有人给他看这种类型的两人对坐的马车。他把车厢扫了一眼之后，一边转身走开，一边对车主说：“把这辆马车给那些宫廷妇女去坐吧，一个正派的男人是不敢坐这种马车的。”

为善的第一步是不作恶；幸福的第一步是不吃苦。这两句话，如果真正让人懂了，就可以少说许多有关道德的箴言，因此，德·沃尔玛夫人对这两句话十分欣赏。过苦日子，她是极不愿意的；她自己不过，也希望别人不过。当她自己幸福而看着别人受苦的时候，她心中的滋味，并不比那些自己一身清白但却不得不与恶人在一起生活的人好受。在她可以帮助人家减轻痛苦时，如果她只把眼睛掉过去不看别人的痛苦，而不帮助人家减轻，这种表面上心怀惻隐而实际上野蛮残酷的行为，她从来没有做过。她主动去找那些受苦的人，帮助他们减轻痛苦：只要有穷苦的人存在，她就感到难过，而不只是在看到他们受苦的那一刹那间才难过。对她来说，光是没有听到穷苦人受苦，还不够，而必须确知没有——至少在她周围没有穷人受苦，她才感到高兴；当然，她把她的幸福与所有人的幸福联系在一起，这样做，也不一定合适。邻居是多么热情地关心她，她也多么热情地关心邻居，积极打听他们有什么需要。所有的邻居，她都认识，可以说她把他们都包括在她家的范围里了。为了使她不遭到生活中常遇到的令人悲伤和痛苦的事，她从来不吝惜她的精力。

绅士，我要利用你的经验来观察她，不过，请原谅我一谈到她，我的兴趣就这么好，而且，我想，你也有同样的兴致。世界上只有一个朱莉，上天关心她，凡是与她有关的事情，没有一样是纯属偶然。上天把她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好像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人的心灵可以达到何种美好的境界，并在不损害她自己的美德和荣誉的情况下，她在不为人知的私生活中可以享受何种快乐。她的过错（如果那件事情可以算作过错的话）反而有助于发挥她的力量和勇气。她的父母、她的朋友和她的仆人都很幸运，他们都是为了爱她和为她所爱而具有那么好的天性。她的家乡，是唯一适合于她生活的地方；她落落大方的言谈举止使她周围的人受到感染；为了生活得很快乐，她使所有和她在一起生活的人都快乐。如果她不幸生在遭受压迫和在贫困中苦苦挣扎而毫无出头之望的穷人家，则饱受生活熬煎的穷人家的每一件令人痛苦的事都将使她感到悲伤，破坏她的生活的宁静；她将把众人的苦难视为自己的苦难；烦恼和伤心的事将折磨她的心，使她不断受到她无法减轻的痛苦。

这些情况，不仅没有发生，恰恰相反，这里的一切，都有利于她善良的天性的成长：她没有听说过什么使她伤心落泪的大灾难，也没有看见过什么贫困和绝望的可怕景象。悠闲的村民请她出主意的时候多于求她给予物质帮助的时候。对于不能自己谋生的年幼的孤儿，对于孤苦伶

在克拉朗附近有一个叫做姆特鲁的村子；该村相当富裕，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养活所有的村民；它没有一寸土地是归私人所有的。和伯尔尼一样，要在该村取得城市自由民的身分是很难的。为使姆特鲁的先生善于社交，使人不那么难于取得城市自由民的身分，那里就找不到一个好的代理人帮他们办这件事；这是多么可惜啊！——作者注

的寡妇，对于丧失了劳动力而又无子女照顾的孤老头，她不怕她给他们的金钱帮助会变成他们的负担，让政府来课他们以重税，反倒让那些为富不仁的人免交他们应交的税。她乐于做好事，看见她做的好事使人受益，她感到很高兴。她得到的快乐愈来愈多，而且扩大到了她周围的人。她走到哪家，就把她自己家中的气氛带到哪家；使人的生活安闲和舒适，这是她到任何一家都要起码做到的事；她挨家挨户地传播和谐与善良的风俗。在走出她家的时候，她看到的都是使人愉快的事物；在回到她家的时候，她看到的情景更加令人喜悦，她到处都看到使她心里高兴的事情；这个不太注意爱惜自己精力的人，现在也学会了在行好事的同时，要自己爱自己。是的，绅士，我要再说一次，凡是朱莉过问的事情，没有一件不与美德有关。她的魅力，她的才能，她的爱与憎，她的过错和悔恨，她的家人和亲友，她的痛苦和欢乐，以及她的整个命运，这一切，使她的一生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典型；想学这个典型的妇女并不多，但她们都不由自主地爱她。

在关心别人的幸福方面，最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们的做法很明智，因此从来没有发生过做得过头的事情。一个人想做好事，但并不见得事事都做得好，而且，往往还出现这样的情况：见到某事对别人有一点小小的好处，就去做，以为这样是帮了别人的大忙，但结果是反倒给别人添了大麻烦，而自己还不知道。在一般的心地善良的妇女身上很少见到而在德·沃尔玛夫人身上却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对他人做好事方面，她要很仔细地加以选择，一是要选择最有利于他人做好事的方式，二是要选择她为之做好事的人。她制定了一些她自己绝不违背的原则。对于他人向她提出的要求，是答应还是拒绝，她善于掌握其间的分寸；答应的时候不显得是由于心肠软，拒绝的时候也不显得是由于一时的任性。无论何人，只要一生中做了一件坏事，就休想得到她的宽恕，如果冒犯了她，也很难得到她的原谅。对于好人，她也绝不偏袒；我曾经看见她有一次就直截了当地拒绝答应一个这种类型的人请求她办一件只有她才能办到的事。“我祝你好运，”她对那个人说道，“但这一次我不想帮你的忙，因为我担心在帮助你成功的时候，会损害别人的利益。世界上有为难之事的好人并不少，因此，我不能只是为你着想。”是的，对她来说，采用这种生硬的态度代价是很大的，因此她采取这种态度的次数并不多。她的信条是：无论何人，只要她没有掌握他做过坏事的证据。她都认为是好人，而手段高明到不露痕迹的坏人，总是极少的。有些富人行善的办法是懒办法，他们以为把钱给了穷人，自己就有权可以不去做祷告；如果有人求他们做好事，他们以为施舍财物就行了；她从来不采用这种办法。她钱袋里的钱并不是用不完的，自从她当了母亲以后，她就更加精打细算地用她的钱了。在帮助穷人减轻他们的痛苦方面，施舍财物实际上是最省事的办法，但同时也是效果最短暂和最不好的办法。朱莉绝不会撂下穷人不顾，她要努力做到对他们有所帮助。

无论是给别人出主意或给别人办事，她都是要区别对待的，她总要考虑一下她出的主意或办的事情，对方是否能用得合理，用得恰当。无论何人，只要确实需要她保护，而且值得保护，她是不会拒绝对他提供保护的。然而，那些成天到处钻营，不安于他们已很安适的环境的人，如果去求她帮助的话，那是很难成功的。大自然对人的要求，是耕种土

地，靠自己劳动的果实生活。平平安安地居住在农村的人，只要明白这一点，就会感到很幸福。人的真正快乐，是完全能够得到的。谁都有与人生不可分离的痛苦；有些人以为自己摆脱了这种痛苦，但实际上他们并未摆脱，只不过是换成了另外一种更严重的痛苦而已。农村生活，是居住在农村的人唯一需要的和有益的生活方式；只有在其他的生活方式强烈地干扰他或用罪恶的坏榜样引诱他的时候，他才会觉得他不幸福。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兴盛，要看它的农村；一个民族的力量和伟大，不依靠其他的民族，而全靠自己；他们从不采用攻打其他民族的办法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有可靠的自卫的办法保护自己，在估量一个国家的国力时，文人学士去看国王的宫殿，去看他的海港、军队、武库和城市，而真正的政治家则去看他的土地，深入到农夫的破茅屋去看他们的生活情形；前一种人看的是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而后一种人看的是它能够做什么事情的潜力。

根据这个家庭奉行的原则，他们在这里，尤其是在埃丹治，都尽量使农民的生活条件好一点，而不鼓励他们脱离农村的生活。生活富裕的和生活贫穷的乡下人，都拼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城市：前者是把孩子们送到城里去读书，以便有朝一日变成老爷；后者是把孩子们送到城里去找个职业，以使他们的父母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青年人都喜欢离开家庭，到处去走一走；姑娘们都羡慕城里人的穿着打扮。到外国军队中去当兵的男孩子，将来带回他们村庄的，不是对祖国和自由的爱，而是雇佣军的又高傲又俯首帖耳听人指挥的样子，而且对他们原先的身分抱着一种可笑的蔑视态度。朱莉给他们指出：这些做法是错误的；它们将败坏孩子的品德，使他们变成连父老乡亲都不认的人，而且使他们的生命、命运和道德品质都将继续不断地遭到危险，而最后能成功的，一百个人当中却只有一个。如果他们坚持要那么做，她是不会对他们胡思乱想的做法有一丝一毫的帮助的；他们要去冒罪恶和苦难生活的风险，她就让他们去；她集中力量去帮助那些听从她的劝告的人，对他们因按道理办事而遭到的损失给以物质的帮助。她告诉他们要尊重自己，给他们出生的家庭带来荣誉。她从来不用城里人的态度对待农民，她对他们非常诚恳和亲切，使每个人都知道要按照自己的身分行事。一个好农民，只要你向他指出他和那些在村子里神气一时但却使自己的父母脸上无光的小暴发户之间的差别，他就会自己尊重自己的。德·沃尔玛先生和男爵在这里的时候，经常一起去观看体育训练和竞赛，到村里和附近的地方去游览。那些争强好胜的青年看见年老的军官来参加他们的集会，便愈加认真从事，对自己的青春的活力更具信心。这两位年老的军官告诉年轻人，有一些从外国军队中退役回来的士兵，在许多方面都不如他们，因为，不管怎么说，一个只挣五个苏的薪饷并经常挨棍子揍的人，是不可能像一个自由人那样，在自己的父母、邻居、朋友和情人面前，为了本村的光荣而努力向前的。

因此，德·沃尔玛夫人的大原则是：绝不帮助那些想改变自己身分的人，但尽力使每一个按自己身分生活的人的日子过得愉快，尤其是不

失去了纯朴之心的人，竟会变得如此之愚蠢，以致不知道他们还有更高尚的事物可以追求。他们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便感到很幸运，因而不冉追求达到至福的境地。——作者注

要让那些就一个自由的国家的农村来说是最幸福的人的人数有所减少，从而使那些生活条件差的人的人数有所增加。

在这一点上，我对她提出了异议；我认为，大自然之所以把各种各样的才能分赐给人们，似乎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各有所长，而与他出生在什么社会阶层无关。她回答我说，有两件比才能更重要的事情需要首先考虑，这两件事情是：风俗和人的最大幸福。“人是非常高尚的，”她说，“因此，不能单单作人家的工具。谁也不应因某事于己有利，就让别人去替他做，而不管对做那件事情的人本身是否有益，因为，人不是为了社会地位而生的，而是社会地位为了人而设的。为了适当地分配地位，每一个人都不必过于追求非要最适合于自己的工作不可，而只要有一项工作能使自己尽可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就行了。绝不允许为了他人的好处而去做败坏人的心灵的事，也不允许为了为好人服务而使他人变成坏人。

“在一千个离开农村的人当中，在城里不堕落的，或者说堕落的程度不超过教他们做坏事的人的，不到十个；而在城里有所成功和发迹的人，差不多都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达到目的。那些在城里未走好运的可怜的人，此后就再也不愿过他们原先的那种生活了，他们宁肯当乞丐或小偷，也不愿意再当农民，在这一千个人当中，即使有一个人不去学做坏事，而始终作一个诚实的人，你想想：此人今后还能像他当初在农村那样不受强烈的欲望的影响而平平静静地快乐生活吗？

“一个人要发挥他的才能，就需要对自己的才能有所了解。识别人的才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连我们这些已经到了能做出决定的年龄的人，对我们极其熟悉的孩子的才能都很难识别，一个小小的农村孩子怎么能知道他自己有什么才能呢？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人童年时期表现的倾向更使人发生误解的了。在孩子们表现其倾向的动作中，往往是出于模仿的多，出于才能的少。迹象的出现，全靠偶然的机遇，而不取决于一定的倾向，何况倾向本身并不总能表明才能的大小呢。真正的才能，真正的天资，是朴实无华的，它不像外露的假才能那样浮躁，那样急于表现；人们把外露的才能看作是真才能，其实它是一时的热情冲动，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的。有些人听见鼓声响，就想当将军；有些人看见别人修房子，便以为自己也能成为建筑师。我的园丁居斯丹，因为曾见过我画画，他便对绘画感兴趣了；我把他送到洛桑去学画，之后他就自以为成了画家，其实仍然是一个园丁。一个人选择什么职业，完全取决于机会和上进心。光觉得自己有天才，这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发挥自己的天才的意愿。一个君主会不会因为自己善驾四轮马车就去当马车夫呢？一个公爵会不会因为自己会做烤肉就去当厨师呢？人们之所以要有才能，完全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为了降低自己的地位；这是大自然的意思，你知道吗？即使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才能，而且愿意加以发挥，但真正发挥了自己才能的人，有几个呢？能克服不应有的障碍的人，有几个呢？能战胜卑鄙的对手的人，有几个呢？自知力量薄弱的人，便玩弄阴谋诡计；面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的人，是不愿意这么做的。有许许多多传授艺术的学校，反而损害了艺术；这不是你本人多次对我说过的吗？由于乱增加科目，结果反而把各种科目搞得混乱不清；真正有才能的人被埋没在下层，有才干的人应得的荣誉，全都被玩弄阴

谋诡计的人夺去。如果真有一个社会能严格按照个人的才能和功绩分配工作和地位的话，则每个人就可望得到他最能胜任的职位；在这样的社会，想发财致富的，只是那些品行最恶劣的人，但他们也不能不按严格的规矩行事，不能利用他们的才能胡作非为。”

“我还要告诉你，”她继续说道，“我并不认为各种各样的才能都应得到发挥，因为要实现这一点，拥有才能的人的人数就要和社会的需要恰成比例。如果地里的活儿只让那些精通农活的人去做，或者从农村中把那些更适合于干其他工作的人全部抽走，那么，在农村剩下来种庄稼的劳力就不够，就不能养活我们。我认为，人的才能和药物一样，药物是大自然给我们用来治病的，但它并不希望我们真要吃药，只不过是备无患而已。有些植物对我们是有毒的，有些动物是要吃我们的，有些才能对我们是有害的。如果每一样东西我们都要按它的特性来使用的话，也许我们人类得到的好处，还不如它们给我们造成的坏处多。忠厚的人是不需要那么多才能的，他们单单靠自己简朴的生活就比那些靠投机取巧过日子的人的生活过得愉快。”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即帮助乞丐的问题，我也不甚赞同他们的意见。由于这里是一条大路，路过此地的乞丐很多，他们对每个乞丐都一律施舍。我对她说：这样做，不仅是把财物白白地浪掷，把应当给予贫苦人的钱给了他们，而且还将使叫花子和流浪汉的人数愈来愈多，因为他们乐于干这一门不花力气的懒职业，结果，他们不但成了社会的负担，而且还使社会得不到他们应当为社会做的工作。

“我看出来了，”她对我说，“你在大城市里听信了那些自命不凡的理论家经常用来为富人的冷酷无情的态度辩解的话；你话里用的词儿都是他们的词儿。你以为用‘叫花子’这个轻视人的名称来叫穷人，就贬低了他们的人格吗？像你这样富有同情心的人，为什么也公然对他们用这个名称？以后别再用这个词儿了，我的朋友，这个词儿不能出自你之口。这个字眼不仅无辱于那些背上这个名称的穷人，反而骂了那个使用这个词儿的人是狠心人。我不敢说那些贬低施舍的作用的人是对还是错，但我知道的是：我的丈夫对你们那些哲学家是一点也不买帐的，他经常对我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将泯灭人的天生的怜悯心，使人变得冷酷无情；我常常发现，他颇不以你们那些哲学家的话为然，而对我在这方面的行动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不赞成的意见。他的道理很简单：‘穷人在受苦，’他说，‘而有些人却花大量的金钱让人去从事那么多毫无用处的职业，而且其中有几种职业完全是用来败坏风俗的。如果把讨乞看作一门职业，人们对它不仅用不着那么害怕，反而可以从中找到用来激发我们的人道之心的东西，把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从才能方面考虑，一个戏剧演员使我流了几滴干巴巴的眼泪，我尚且给他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对那么打动我的心，使我不能不帮助的乞丐的口才给予报酬呢？如果说前者使我喜欢他人的良好行为的话，后者则使我自己去做好事。尽管看悲剧的时候有所感触，但一离开戏院，就把剧中的情景全忘了；然而，当你一想起你曾帮助过穷苦人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你便有一种回味无穷的快乐的感觉。虽然那么多乞丐是国家的沉重负担。但还有许多受到鼓励和容忍的其他职业，人们对之却一句话也不说！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应当想办法使社会上一个乞丐也没有；而为了使乞

丐不以讨乞为生，公民们就该对他们采取毫不同情的冷漠态度吗？就我来说，我不管穷人是不是该由国家管，我只知道他们是我的弟兄，我不能拒绝他们向我要求的小小的帮助。我承认，其中有一大部分人是流浪汉，但我对生活的艰苦了解甚深，所以知道一个诚实的人要经过多少艰难才堕落到他们这种地步。一个以上帝的名义来向你乞求帮助和讨一小块面包的陌生人，难道说非要我弄清楚他是一个即将饿死的诚实人，我才给他面包吗？如果我拒绝帮助他，他岂不就陷于绝望的境地了吗？我在门前布施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个半克鲁兹 和一块面包；来一个人就给一份；对于那些显然是有残疾的人，就给双份。如果他们在沿途的富裕人家都能讨到这么多的话，那就够他们在路上吃的了；对于路过此地的外乡乞丐，能够帮助的，就是这些。虽说这点布施对他们来说算不上是真正的帮助，但至少能表示人们对他们的关心，减轻他们遭到生硬的拒绝的难过心情，得到人们的一点安慰。一个半克鲁兹和一块面包，花钱不多，给得起，比光说一句‘愿上帝帮助你！’更真诚；因为，即使人们的手里没有上帝恩赐的礼物，在世界上除了富人的粮仓以外，还有其他的粮仓嘛！总之，不管人们对那些不幸的人有什么看法，即使不给要饭的穷人什么东西，但至少要对有苦难的人表示尊重，在看到他们受苦的样子时，自己切莫一副铁石心肠。

“对于那些不借口任何原因而真正需要讨乞的人，我就是这么做的。对于那些自称是找不到工作做的工人，这里经常给他们预备有工具，经常有工作等待他们来做。我们用这种办法来帮助他们，考验他们是不是好人；爱撒谎的人对于我们的做法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是不会到我们家来的。”

绅士，这个天使似的人，就是这样以她的德行和心狠的人的刁钻进行斗争的。所有这些事情和类似的事情，她都非常喜欢做，每天除了尽她最珍视的天职以外，剩下的时间，一部分就用来做这些事情。把对别人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她也想到她自己；她为了使她的生活愉快而做的事情，也处处表现了她的美德；她做事的动机，始终是善良的和诚恳的；行事既要满足她的心愿，又要做得有节有理！她尽力讨得她丈夫的欢心，因为他喜欢看见她生活得很满意和快乐；她启发她的孩子们去玩那些无害的游戏，但要玩得有节制，有规矩，而且要玩得天真，心中不产生任何强烈的欲念。她像母鸽把喂小鸽用的谷粒先放在自己胃里消化一下一样，一切游戏，她都自己先玩一遍，然后才让孩子们玩。

有人说，拿食物给乞丐吃，等于是在培养强盗，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拿食物给他们吃，是为了防止他们变成强盗。不能鼓励穷人去要饭，这我完全同意，但一旦他们已经成了乞丐，那就要给他们食物吃，以免他们去当强盗。由于干乞丐这门职业，难以养活自己，所以再也没有哪种职业的人是像他们那样亟愿改行了。不过，有一些尝过这种游手好闲的职业的甜头的人，是不愿意再去从事劳动的；他们宁肯去当强盗，被人吊死，也不愿意用他们的两只手去干活。有时候能讨到一文钱，有时候就讨不到；二十文钱也许就够一个穷人吃一顿饭了，但如果讨二十次，一文钱也讨不到，那他们就可能会去铤而走险了。只要想到这么一点儿施舍可以挽救两个人，使一个人不去犯罪，一个人不饿死，谁又舍不得给一点施舍呢？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一篇文章说乞丐是依附于富人的寄生虫。当然，孩子们是要依附于父亲的，但有些有钱而心硬的父亲，并不怎么管他们的孩子，还得穷人替他们养哩。——作者注

这个国家的一种小钱币。——作者注

朱莉的心思和身体都很灵活；她的感情细腻，五官灵敏。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她都会，而且很喜欢。她对美德极为珍视，一直把实践美德看作是最甜蜜地享受。今天，她一方面平平静静地享受这种最高尚的乐趣，另一方面也不拒绝那些与最高尚的乐趣相配合的乐趣，但她享受的方式，颇像那些拒绝享受的人一样，有严格的规定；她玩的方法，令人看起来等于是在不让自己玩，不过，不是违背天性地强忍着不玩，因为这种不合情理的敬上帝的办法，上帝是不赞成的，因此，我们说她不让自己玩，是说她玩得有节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各种娱乐活动加以适当的调配，而不致让人玩得过度，感到腻味。她认为，一切只满足感官的享受而不是生活必需的事情，一旦成了习惯，就立刻会改变人的天性，就会变成一种需要而不是娱乐了，这样，不仅给自己套上一条锁链，而且还让自己失去了一种享受。但是，如果处处都顺着人的欲望去做，那就不是在使欲望得到满足，而是在使之消失。即使是最小的娱乐活动，她也要克制二十次想玩的欲望，才让自己玩一次。这个心灵纯朴的人，就是用这个办法保持她玩的劲头的：她的兴味始终不衰，无须用什么不合理的办法去刺激它；我经常看见她津津有味地玩在他人看来是毫无乐趣可言的小孩子的游戏。

在这方面，她还抱着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自己始终要作自己的主人，使自己的欲望服从自己的意志，按规矩行事。这是一个使自己生活愉快的新方法，因为，我们只有对那些即使失去了也不要紧的东西，才能真正无忧无虑地享受。真正的幸福之所以属于智者，是因为智者乃人类当中最不怕命运会使他失去什么东西的人。

在她事事都有节制的表现中，使我感到最奇怪的是：她节制的理由，同那些贪图享受的人之主张放浪形骸的理由是一样的。“的确，人生是短促的，”她说道，“因此，在生命结束以前，我们要巧妙地作出安排，尽可能充分地使用我们的生命。如果抱着宁可一年不玩，也要在一天当中尽量玩个够的想法的话，那是很不好的；想百分之百地满足我们的欲望，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事业没有到头，而我们的精力已经用尽；我们人还在，而我们枯竭的心早已死去。我发现那些有纵情享受的浅见的人，对享乐的机会次次都不放过，反而把所有的机会都通通失去，经常在玩得正高兴的时候露出厌倦的样子，结果什么也没有玩好。他们以为那样是节约时间，其实是浪费时间；正如吝啬的人在该花钱的时候不花，结果花费的钱财反而更多。我的做法与他们相反，在这件事情上，我的掌握是宁严毋松。有时候，一种游戏正是由于它使我玩得太高兴，我反而中途停止，过一段时间再玩，这样，就等于是玩了两次。然而，我始终保持头脑的清醒，我宁可让人家说我心性不定，也不愿意让我受一时的兴致的支配。”

这个家庭的甜蜜生活和有益的娱乐活动，就是按这些原则安排的。朱莉很讲究美食；在各种家务活儿当中，她特别关心厨房的工作。桌上的菜通常是极丰富的，不过，虽极丰富，但花钱并不太多；他们虽贪口腹，但不特别考究，吃的菜都是普普通通的，但品种却很齐全；烹调的方法虽简单，但做工很细致。所有一切只是为了讲究排场才吃的东西，凡是要别人说好才算好的东西，凡是因稀罕难买故此价钱昂贵和令人艳羡的名菜，他们是从来不吃。他们的菜做得很精致，也有所选择；每

天少做几样，把东西攒起来，以后吃一顿像节日吃的饭，这样，吃起来更香，而且也不用多花钱。你是否知道他们调制得那么清淡的菜，究竟是些什么菜吗？是很稀罕的野味吗？是海里的鱼吗？是外国食品吗？他们吃的东西，比这些东西还好；他们吃的东西是：本地产的蔬菜、我们花园里生长的野菜、按一定方法烹调的湖鱼、我们山区制作的奶制品和按德国方式制作的糕点，此外，还有他们自己猎获的野味；我所看到的特殊的東西，就是这些；桌上摆的就是这些东西；在欢乐的日子，让我们大开胃口吃个够的，就是这些东西。餐具很朴素，都是乡下人用的东西，但很干净，也很好看。进餐的时候，大家欢欢喜喜，很有兴致；有了快乐的心情和食欲，一顿饭吃起来便很有滋味。反之，尽管餐桌上摆着金色器皿，围坐在它们周围，如果没有东西吃，也会饿死的；用插有鲜花的漂亮的水晶瓶当餐后点心，那是不能吃的；虽有这些东西，并不等于就有了佳肴。这个家庭的人都知道：供眼睛观赏的东西，是不能用来填饱肚子的。不过，他们也注意于把饭菜做得漂漂亮亮，十分好看，让人多多地吃，但又不吃得过饱，痛痛快快地喝，但又不喝得头晕；一顿饭吃很长时间也不觉得厌烦，而且饭罢之后也没有倒胃口的感觉。

在二楼上，有一个小餐厅；它和一楼平时吃饭的餐厅不同。这个特别的餐厅位置在二楼的拐角处，两边都阳光充足。它一边朝向花园；在花园那边，从树林望去可以看见日内瓦湖；在另一边，可以看见一个种葡萄的大山坡，葡萄园里已开始呈现出两个月后即将丰收的好景象。这个餐厅很小，但陈设雅致，令人看起来很舒服。朱莉在这里为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她的表妹、我和她本人举行小小的宴会，有时还让孩子们参加。当她吩咐摆餐具的时候，人们就知道她想做什么，因此，德·沃尔玛先生戏称这个餐厅是“阿波罗厅”，不过，这个餐厅和鲁居鲁斯的餐厅一样，在宾客的挑选方面，也像挑选菜肴那样，十分严格。一般的客人，是不让进这个餐厅的；陌生人来的时候，也是不在这里吃饭的。这里是不让他人擅自进入的、信任、友谊和自由活动的清净地。在这里同桌进餐的人都是知心人；这样的聚会，是彼此交心的聚会，只有决心彼此永不分离的人才能在这里聚会。绅士，丰盛的宴席在等待着你；你的第一餐饭，将在这个餐厅里吃。

开头，我也没有得到这个荣幸，只是在从多尔贝夫人家回来以后，我才被请进阿波罗厅的。他们对我的招待，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感谢的话要补充的了。不过，这顿晚饭使我产生了其他的想法。在进餐的时候，除了亲密、愉快和如同一家人似的自由自在的感觉以外，我还感到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乐趣。我感觉到非常自由，虽然主人没有告诉我可以自由；我觉得，我们比从前更加互相了解了。仆人们离开餐厅以后，我心里就不再感到拘束了。这时候，在朱莉的要求下，我又恢复了已经戒掉多年的饮酒的习惯，餐后和我的主人一起喝纯葡萄酒。

这顿饭，我吃得很高兴，我非常希望以后顿顿如此。“我还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餐厅，”我对德·沃尔玛夫人说，“你们为什么不每天三餐都在这里吃呢？”“你看，”她回答道，“它多么漂亮！把这个餐厅用坏了，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吗？”我觉得她这句话说得不符合她的性

格，所以不能不怀疑她还有什么想法藏在心里没有说。“你为什么经常在你周围也像在这里一样，做出使人感到方便和舒适的安排，把仆人遣开，让主人更自由地交谈呢？”“这是因为那样一来就太好了，老是那样惬意，就必然生腻了，一感到腻味，就反而令人难受了。”用不着她更多的解释，我就可以想象得出她的思路。我认为，使欢乐的事始终津津有味艺术是：乐得有节制，不过度。

我发现她在穿着方面比过去更注意了。人们责备她的唯一缺点是：她不注意打扮。这个骄傲的女人有她的理由，而且不让我有任何借口对她妄加猜测。她不让我猜测，那是办不到的；她的魅力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它不是天然的；我下定决心要找出她不注意打扮而又那么好看的原因何在；要是她在头上挽一个髻，我就要指责她想卖弄风骚。今天，她的影响力一点也没有减少，但她不愿意使用，因此，要是我没有发现她这层新的用意的话，我也许会认为她之所以这么讲究打扮，别无他意，只不过使自己像一个美人而已。开头几天，我真是弄错了，没有去细想她的穿着和我初到那天（那天她根本未料到我会到的）为什么没有什么不同，我还以为她是为了我才那样特意打扮的哩。在德·沃尔玛先生不在此间的时候，我明白过来。从他离家的第二天起，她那种百看不厌的漂亮样子不见了，也看不到她从前令我心醉的那种楚楚动人的朴素样子；她穿扮得很淡雅，让人一看就会动心，不能不表示尊敬，她美好的面貌显得非常端庄。我们可以说，她雍容大方的仪态，给她美丽的姿色披上一层面纱。这并不是说她的风度和举止言谈一点变化都没有；她心情的稳定和行为的天真，绝不是装出来的；只要善于利用妇女们天生的才能，改用不同的打扮方法，改变一下发型，改穿另外一种颜色的衣服，有时候就能改变我们的感情和思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对我们心中的审美观产生影响。在她等她丈夫回来那一天，她又毫不掩饰地打扮得那么俊俏，处处显示出她天生的美；在她走出化妆室的时候，真使人看入了迷；我发现，她不是不知道应当去掉那些珠光宝气的首饰，而用最简朴的饰物来打扮。在看穿了这样打扮的目的以后，我心里很生气，我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地说：“她在和我相恋的时候，为什么不这样打扮呢？”

这个家庭的女主人的穿着和打扮方面的这种做法，也影响了她家中的一切：她的丈夫、孩子、仆人、马、房屋、花园和家具，无不可以打扮和装点得很美，不过，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如果说美的表现，不在于某些东西之富，而在于一切都要井然有序，各部分要协调，能反映设计人的意图的统一，那么，这个家庭的确可以说是很美的。就我来说，我至少是觉得：到一个人数虽然不多但共享天伦之乐的普普通通的人家去参观，比到一座乱糟糟的王宫去参观，有意义得多；住在王宫里的人，个个都想整垮别人，浑水摸鱼。治理得有条不紊的家，是一个让人看起来感到很愉快的统一的整体；而在王宫里，各种各样的东西乱凑在一起，

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一座大宫殿的美，美在它的建筑物成对称；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的一大群房屋，是一点也不美的。一个着清一色的军装的军队，那是很美的，而站在一旁观看的群众，那是一点也不美的，尽管群众之中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平民服装比士兵穿的军装价钱便宜。总之，真正的美，要在总体上使人感到秩序井然。在所有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景象中，最美的是大自然的景象。——作者注

它们之间的联系完全是表面现象。乍一看，你以为处处都很美妙；再仔细观瞧，你马上就明白是看错了。

如果根据自然的印象行事，我觉得，要做到鄙弃豪华与奢侈的事物，人们用不着刻意求俭，只需具有审美的能力就行了。对称和整齐，那是谁看了都喜欢的。舒适和愉快的样子，是必然会打动渴望舒适和愉快生活的人的心的。讲究虚荣的排场，对秩序和快乐毫无助益，其目的完全是为了炫耀于人；在一旁观看的人的心里，怎么能对讲究排场的人产生好感呢？是出于爱好吗？朴素的事物岂不比华而不实的事物好一百倍？是图舒服吗？还有什么东西比只是为了摆阔气而用的东西更令人难受的？是显示自己有气魄吗？然而效果却恰恰相反。当我看见有人想修建一座大厦时，我心里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他还能把这座大厦修建得更大些吗？那位有五十个仆人的主人，为什么不用一百个仆人？那套漂亮的银餐具，为什么不换成一套金的？他把他的马车涂成金色，还能把他的墙涂成金色吗？能把墙涂成金色，还能不能把屋顶也涂成金色？那个想修一座高塔的人，最好是把它修得与天一般高，否则他把塔无论修得多高也是白费劲，因为他修到某个高度就停止，那就表明他没有再往上修高的能力，渺小的和爱虚荣的人啊！你把你的能力表现给我看，然后我才告诉你：你究竟可怜在什么地方。

相反，一个家庭中的安排，如果不受舆论的左右，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真正的用途，合乎真正的自然的需要，则这个家庭所呈现的景象，不仅为理智所赞许，而且使眼睛和心都感到满意，因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很舒服的，能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无自己的能力不足之感。这么美好的图画是不会使人产生忧虑的。我敢说，凡是理智正常的人，如果连续不断地观赏一个国王的宫廷和宫中豪华的摆设一个小时，是有一个不感到心情忧郁，并对人类的命运感到惋惜的。而这座房屋的样子和居住在其中的人的简朴而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使观看的人的心暗自喜悦，而且愈看愈着迷。性格恬静的人，人数虽不多，但由共同的需要和互相关心而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齐心协力地工作。每个人按自己在家中的地位，都可得到满足其需要的东西，谁也没有非分之想；大家对这个家都非常依恋，好像都想在这里呆一辈子似的。他们唯一的抱负是：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发号施令的人很有分寸，而服从命令的人都很热情。在他们之间，工作的分配非常平等，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所分的工作有过怨言。谁也没有对他人所分的工作产生过嫉妒心；大家都认识到：只有增加共同的财富，才能增加个人的财富。两位主人也认为，只有他们周围的人都幸福，他们才幸福。这里的東西，不需要添加什么，也不必减少什么。凡是需用的东西，这里一样也不缺；而不需用的东西，

一个家庭里的人的窃窃私语，不断打扰主人的宁静；对那么多眼尖的人，任何事情也是瞒不住的。他的债主借钱给他去养一大帮追随他的人。他的家尽管是那样豪华，但他还是要到一间小屋子里去睡，才睡得舒服，他养的猴子有时候还比他住得好呢。他何时进餐，那得听他的厨师的安排，而不管他的肚子饿不饿；他外出的时候，他的性命就要听他的马的摆布；他沿途要遇到数不清的麻烦和障碍；他急于赶到某地，但他不知道利用他的两条腿。施洛美在等他，但路上到处是烂泥，衣服上的黄金饰物太重，因此连步行十步也困难。不过，他虽耽误了和情人幽会的时间，但路上的行人使他得到了满足：人人都看到他有一大群仆人跟随，都对他表示羡慕，都高声说：这是某某老爷。——作者注

则一样也没有。所以，这里看不到的东西，谁也不想要；而这里看得到的东西，有多少就是多少，谁也不会说：“为什么不多增加一点？”如果真要在这里再添什么饰带、绘画、珠光宝气的东西或金银器皿，那马上就会大杀风景的。大家看到需要的东西是这么丰富，而又没有一样是多余的，所以每个人都认为：如果某样东西没有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话，那一定会大量供应的。看见他们继续不断地把东西拿出去周济穷人，我不能不说：“这个家已经容纳不下它所有的财富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富足。

当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保持这种富有的样子时，我感到大吃一惊。“你们这样做，会破产的，”我对德·沃尔玛先生和夫人说，“用这么一点收入来应付这么多开销，那是不行的。”他们觉得好笑，并向我解释说，他们家里的财产并没有减少，只要多方节约，就不仅不会破产，而且还可使收入有所增加。“我们家庭富裕的秘诀是，”他们对我说道，“钱不必太多，但在财产的使用上，尽可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避免中间交换。每交换一次，就必然有一次损失；损失的次数一多，就把相当多的财力和物力化为乌有了，如同一个漂亮的金匣子，经过几次交换，就变成一个铜匣子了。我们收获的东西，就在此地使用，所以用不着运输；我们所消费的东西都是自己生产的，这就避免了交换。当我们要把我们过多的东西拿去换成我们缺少的东西时，我们并不先把东西拿去卖成钱，然后用钱去买，因为这样会造成加倍的损失；我们采用以物易物的办法，这样，彼此都感到很方便，对双方都有利。”

“我明白这个办法的好处，”我对他们说道，“不过，在我看来，这个办法也不是没有缺点的，除了麻烦以外，其好处是看起来多，实际上少；用这个办法经营你的产业，其损失很可能超过你的雇工给你带来好处，因为，地里的活儿，由一个农民做起来，总比你做得好，收获的时候也比你细心。”“你这个看法不对，”沃尔玛对我说道，“农民对提高产量的关心，不如对节省费用那样仔细考虑，因为投入资金，尽管将来的收获会给他带来利益，但对他来说是难以负担的。由于他的目的不在于拿一笔资金去发挥效益，而在于地里的花费要少；如果他眼下的收益有了把握，那他关心的重点就不是如何改良土地，而是如何使用地力。如果他不把地力用尽，而只是不节约使用，那已经是够好的了。有些懒于自己经营的地主，就是为了不劳神费力收那么一点儿租金，就反而给他本人或他的子孙带来很大的损失，添很多麻烦，有时候还会搞得败坏家业。”

“此外，”德·沃尔玛先生继续说道，“我也不否认，我种地的花费，比一个雇工的花费多，因此，雇工的利益，是我要加以注意的。这样，庄稼才长得好，产量才高，所以，花费虽多，但收益很大。再说，所谓花费多，只不过表面上看来是多，而实际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很大。因为，如果把我们的土地交给别人去耕种，我们会闲着没事干，就得搬到城里去住；城里的生活费用高，城里的娱乐活动比我们这里的娱乐活动更花钱，所以，在我们看来，还不如这里好。这些做法，你说它麻烦，但实际上都是我们该做的事，而且做起来很有趣味；何况我们有远见，早有安排，所以做起来也不难，而且可使我们不去做那些花费大量金钱的荒唐事。在农村生活，我们是不会去做那些事情的，而且也没有

兴趣去做。所有一切有利于我们幸福生活的事，在我们看来，都是有趣的事情。”

“你把你周围的东西看一看，”这位贤明的一家之主继续说道，“你将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实用的，但几乎不花我们什么钱，省去了我们许多无谓的开销。我们餐桌上的食品都是本地产的。我们用的和穿的，都是本地织的布。没有任何东西因为它是普普通通的，我们就看不起；也没有任何东西因为它很稀罕，我们就特别喜爱。由于远地来的东西有些是冒牌的或掺假的，所以我们非常仔细地 and 慎重地选用我们附近出产的质量最好的东西。我们吃的东西很简单，但都是经过挑选的。要是在外地能吃到我们桌上的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很阔气了。因为桌上的东西每一样都很好，都很难买到，有那么一种讲究美食的人，硬说湖里的鱈鱼只有拿到巴黎去吃，味道才特别好。”

在穿着打扮方面，也是按这样的原则行事的；正如你所知道的，他们对穿扮并不是不重视；不过，对穿扮的唯一要求是大方，而不管它的价钱是不是贵，更不管它是不是时新的样式。人们所说的事物的价值和真正具有的价值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朱莉重视的是后者；例如一块衣料，她不考虑它是旧的还是新的，而只考虑它的质量好不好，对她是不是合适。有些东西，往往正是因为它们新，她才不要，因为东西新了，价钱就特别贵，不值那么多钱，不能买。

还要谈到的是，在这里，每一样东西的价值，来自它本身的少，来自它的用途和它与其他东西的配合多，因此，各种东西的价值虽然不大，但朱莉把它们组成为一个整体，价值就大了。她喜欢创新，单是这一点，就可以给事物增添许多价值。时新的样式变化无常，耗费钱财，而她的样式则很简朴，可以经久不变。经过良好的审美观认定了的东西，那必然是好的，虽说它不时新，但它不会令人好笑。它又简朴又大方，用起来很方便；这些原则是不会变的，很稳定的。当时新的样式不再流行时，这些原则依然在发挥作用。

最后要提到的是：他们的必需品虽很丰富，但不能因之就随便滥用，因为必需品有它自然的限度，而实际的需要是从来不漫无节制的。你可以把做二十套衣服的钱用来单独做一套衣服，把一年的收入一顿饭就吃光，但你不能同时穿两套衣服，一天吃两顿晚饭。个人的想法是漫无边际的，而大自然对我们在各方面都是有限制的。一个家境小康的人，只要在享用方面有节制，就不会有破产的危险。

“亲爱的朋友，你看，”贤明的德·沃尔玛说道，“一个人只要能处处节约和细心安排，就可以过绰绰有余的生活。只要我们能增加我们的财产而又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能办到这一点。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毫无目的地超支过；我们所花的钱，都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收益。”

咳！绅士，所有这一切，没有一样不是一讲就明白的道理。所以，看起来到处都要花很多的钱，但其中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我们需要花好些时间才能看出使他们的生活既舒适快乐而又不奢侈的规律；首先我们就不大明白他们何以有那么多储蓄。但仔细一研究，就明白了，因为他们的财源是取之不尽的，再加上他们享受生活乐趣的方法得当，所以可延长享受乐趣的时间。对于一个如此符合自然状态的生活，哪里会令

人感到厌倦呢？他们的产业天天都在增加，哪里能用得完呢？他们量入为出，哪里会破产呢？每一年都对下一年的情况早有考虑，谁又去打乱安排好了的事情呢？过去的劳动果实在用，现在的劳动果实将来用；既有花出去的，也有收进来的；不管年成是好是坏，今天的生活都有保证。

这个家庭的治理情况，我都详细观察过了，我发现，家中的一切事情都是按这个精神办的。刺绣品和花边，都是家中的妇女们自己制作的。所有的布，都是由他们雇贫家妇女到家中纺织的。他们把剪下的羊毛送到毛纺作坊去换呢绒来给大家做衣服。酒、油和面包，是自己家里制作的。他们林中的树木，有计划地砍伐，用多少才砍多少。用家畜到屠户那里去换肉，用小麦和杂货商交换日用品；雇工和仆人的工钱，用他们耕种的地里的产品支付。用城里的房屋的房租，就足够他们自己住的房屋添置家具之用。债券的利息，用来聘请师傅和买少量的餐具；把用不完的酒和小麦拿去卖，把卖回来的钱存起来，以备特殊的开支用；这笔钱，朱莉精打细算，所以绝不会全部用光，但也不会积存得很多，因为她要用它来周济穷人。对于纯粹娱乐的事情需用的钱，她用家庭劳动的收益、开垦土地的收益和栽种的树木的收益等去支付。因此，他们的收入和消费自然而然地始终保持平衡；这个平衡，不能打破；谁想打乱计划，也是打乱不了的。

另外，像我在前面所讲的，她在享受方面是有克制的，她强使自己在生活上处处节俭；她这样做，是一种新的享受方法，又是新的管理家庭经济之道。举个例子：她爱喝咖啡，从前在娘家的时候天天喝，但后来丢掉了这个习惯，其目的是为了以后偶尔喝一次，便觉得咖啡更有滋味。她限制自己只是在有客人的时候才喝，而且一定要在阿波罗厅喝，以便让大家喝起来更高兴，更有趣味。这种浅尝辄止的小小的感官享受，不但使她感到更有味道，而且花费也少，既满足了口福，又对它有所节制。相反，她经常注意她的父亲和她的丈夫喜欢吃什么东西，她就给他们准备这些东西，而且准备得又多又好，使他们吃她针对他们的口味做的东西觉得好吃。他们二人都喜欢按照瑞士人的方式把进餐的时间拉长一点，因此，晚餐之后，她都要给他们准备一瓶比普通的酒好得多的陈年老葡萄酒。开始，我被他们给那些味道很好的酒取的响亮的酒名蒙住了；我一边像出产那些酒的地方的人一样大喝大饮，一边对朱莉开了一个显然是讥刺她用外国酒款待客人的玩笑。她笑了一笑，对我引述了普卢塔克书中的一段故事：据说，弗拉米尼乌斯把安提奥朱斯手下有各种各样野蛮名称的亚洲军队比作各种各样的红烧肉，因为，名称虽然不同，但正如一位朋友所揭露的，全是同一种肉。“同样，”她说道，“你责备我给你喝的这些外国酒，其实都是同一种酒。你觉得津津有味的兰琪奥、谢尔兹、玛拉加、沙赛涅和西拉居斯，其实都是拉渥产的酒，只不过酿造的方法不同；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生产这些远近闻名的酒的葡萄园；它们的质量虽不如前面提到的那几种名酒，但它们没有那几种名酒的缺点。由于我们对酿造它们的人信得过，所以喝起来至少是没有害处。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酒愈少，我的父亲和我的丈夫便愈爱喝。”“她

拉渥，瑞士沃州的一个小镇，以酿酒著名。

酿造的这些酒，”德·沃尔玛先生对我说，“我们觉得有一种其他的酒所没有的滋味，即：她酿造它们时的快乐心情。”“啊！”她接着说道，“它们的味道真美。”

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都很忙，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谁也不会懒懒散散，闲得无聊，非要到外面去搞社交活动不可。他们常常和邻居愉快地交往，但人数并不太多。尽管他们对客人很欢迎，但他们并不希望有客人来。他们认为，他们的人数正好符合他们保持隐居生活的乐趣的需要；他们把田间的活儿当作很有趣味的东西做；觉得在家里生活最舒适的人，认为其他活动都是淡而无味的。他们消磨时间的方式太简单，太单调，所以许多人都不愿意采取他们的方式；然而，由于采取这种方式的人有这种心情，所以他们觉得这种方式最有趣。只要有一颗健全的心灵，人们对尽人类最高的天职和共同过快乐的生活，怎么会不愿意呢？每天晚上，朱莉既然对她一天的工作感到满意，就不会在第二天另换花样的；每天早晨她都要向上天请求让她能像昨天那样生活。她每天都做这些事情，因为它们是好事情，而且，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她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毫无疑问，她这样做，就是真正享受到了人类所能享受的至福了。愿意长过这种状态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在这种状态中生活得很幸福的明证吗？

虽说在这里很少见到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他们称这种人为“高等人士”）但聚集在这里的人，个个都能以某种优点使人感到高兴，以千百种才能博得他人的喜欢。性情平和的乡村居民，虽不懂社交场合繁文缛节的礼仪，但他们本性是好的，朴实的，诚恳的，对自己的命运是满意的；从部队退伍的老军官，不愿意发横财的商人，以谦逊和良好的品德教育儿女的贤惠的母亲，朱莉喜欢结交的是这些人。她的丈夫有时候和那些闯荡江湖的人在一起，也并不感到不快，因为他们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已大有进步，已经吃尽苦头，变得很老实了；他们毫无怨言地回乡来耕种他们先人的土地，以后就永远不离开家乡了。如果有人吃饭的时候要讲他一生的经历的话，他绝不会像富有的辛巴德那样讲他如何在贪图逸乐的东方赚取金银；他讲的是那些明白事理的普通人的故事，讲他们虽因命运作祟和他人不公正的对待而未得到他们枉自追求的虚假的财富，但他们终将得到真正的幸福。

这两位连智者也喜欢向他们求教的心灵高尚的人，竟觉得和农民谈话很有趣味；这你相不相信？贤明的沃尔玛发现，憨厚的乡下人个性非常鲜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方法，不像城里人那样戴着一副假面具，每个人让人看起来都是另外一副面孔，而不是他本人的真面貌。朱莉发现乡下人的心很重感情，对人们给他们的小小的安慰都十分感激；他们非常高兴在生活上能够得到她的关心。他们的心和他们的头脑没有受到过人为的塑造，他们从来不学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

我相信，那些曾到这里来旅游过的文人士大夫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受过这家人的款待，他回去之后，一定会向他的朋友津津有味地叙述这儿乡下人的生活方式。此外，我从《凯茨比夫人致友人书》中得知：拿客人开玩笑的习惯，不光是法国所特有，显然在英国也有这种习惯；他们把客人取笑一通，就当客人所付的招待费。——作者注

辛巴德，《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人物，曾七次远航，经商致富。

当你看见他们像来自大自然的人而不像文明社会的人，你用不着害怕。

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形：德·沃尔玛先生若在路上遇见一个其感官和头脑都清楚得使他吃惊的长者，他便喜欢和老者聊天。他把老者带去见他的妻子；她非常欢迎，她对他接待之热情，倒不是出于作主人的礼貌，而是出于她的性格的善良和仁慈：她安排他坐在她的旁边，给他布菜，很有兴趣地和他交谈，详细问他的家庭和生活情况；当他流露出局促不安的样子时，她一点也不取笑他，她从来不用使人难堪的目光看乡下人；她表现得非常平易近人，从而使老者感到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舒适。不过，她对他的态度，又不超过对一个无可指摘地度过了漫长的一生的年老体弱的人应有的真诚的尊敬。老者感到很开心，一时间好像又恢复了他青年时期的活泼样子。当老者为一个年轻的妇女的健康干杯时，他半已冰凉的心又活跃起来了。他兴奋地讲述他的经历、他的爱情故事、他的乡村生活、他参加的战役、他的同胞的勇敢精神和他回到故乡时的情景；此外，他还谈到他的妻子和孩子，谈到他从事的农活和他所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他所想到的救治良方。在老者滔滔不绝的谈话中，常常有一些很精辟的见解和农业知识；他所讲的事情都是很有趣的；他津津有味地讲，朱莉也津津有味地听。

饭后，她回到她的房间去取来一份小小的礼物：适合于这个忠厚的老人的妻子或女儿用的服饰。她让孩子送给他，而他也拿一些孩子们喜欢的东西送给孩子（当然，这些东西是她悄悄交给那个老人送给孩子的）。这样，可以从小就培养孩子们具有能和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交往的仁厚之心，让孩子们养成尊敬老人和崇尚朴实的习惯，并学会观察各种人物优缺点的本领。农民们虽得知他们乡里的长者在一个可敬的人家受到热情的款待，并和主人同桌进餐，他们一点也不因为自己没有受到这种待遇而不高兴。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没有受到邀请，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地位低，而是由于他们的年纪轻。他们从来不说：“我们太穷了，”而只说，“我们太年轻了，所以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看见他们乡里的老人受到这样的尊敬，并想到他们终有一天有受到这种尊敬的机会，所以，现在虽然没有得到这种待遇，他们心里也感到安慰，要努力使自己将来配受这种待遇。

那个因受到热情款待而高兴得心情难以平静的老人，一回到他的茅舍，就赶快把朱莉让他带回的给他的妻子和女儿的礼物，拿出来给她们看。几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使全家的人都感到快乐，知道有人还想到他们。他用夸张的语气讲述主人如何接待他，给他做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说了哪些令人感激的话，如何对他的家庭表示关心；总之，主人对他十分亲切，仆人对他也很有热情；他受到的接待，处处表现了主人对客人的尊敬和好意。他一边讲，一边觉得自己又一次享受到了主人的盛情；全家人对他们家长受到的尊敬感到很高兴，同声祝福这个有名望的和慷慨大方的人家，说他们为大人物树立了榜样，为小人物提供了帮助；说他们不轻视穷人，对白发老人也尊敬。这是对乐善好施的人的最好的赞美之词。如果上天要赐福人间的话，它赐给的，不是那些当着所吹捧的人的面用阿谀奉承的话所祈求的福，而是一颗铭记他人恩惠的朴实的心在农家的茅舍暗暗祈求的福。

欢乐愉快的气氛，就是这样使冷漠的人认为平淡无味的生活具有了

魅力；家中事务、田间的劳动和隐居生活的闲适，通过巧妙的安排而变得很有趣。如同身体健康的人吃普通的饭菜也很香一样，心灵健全的人做普通的工作也感到很有意思。那些对生活感到厌倦的人，尽管人们用了许多办法想使他们感到快乐，但由于他们自身的恶习，所以始终无法唤起他们对生活的乐趣；他们之所以失去了快乐的心，是由于他们不喜欢尽他们的天职。就朱莉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从前由于某种忧郁的心情而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由于有了促使她去做那些事情的动力而喜欢做了。凡事都无动于衷，当然就没精打采，毫无生气了。过去使她活泼的天性受到压制的原因，现在却反过来使她的天性得到了发展。她希望过隐居和寂静的生活，以便静静地享受她心中感受的爱。现在她结识了许多新人，生活中又增添了新的活动内容。她不是那种懒懒散散的家庭妇女一类的人；懒懒散散的家庭妇女，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却去看书；她们把时间浪费于去打听别人如何尽天职，而不把时间用来尽自己的天职。她今天要把她过去所学的东西付诸实践，她再也不研究什么问题了。她再也不看什么书了：她要行动。由于她比她的丈夫晚起床一小时，所以她要比他晚睡一小时。这一小时是她唯一用来学习的时间；她要做的事情很多，白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

绅士，关于这个家庭的家政和管理这个家庭的主人的个人生活的情形，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他们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意，因此他们怡然自得地享受命运给他们安排的生活；他们对他们的财产感到满足，因此，他们辛勤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他们的孩子增加财产，而是为了在给他们留下遗产之外，还要给他们留下良好的土地和忠诚的仆人，要使他们养成爱劳动、爱秩序和事事节俭的习惯，要他们像明智的人那样，快快乐乐地享受既是诚实地挣来又是经营得很妥善的微薄的家业。

书信三 致爱德华绅士

这几天，我们这里来了客人。昨天，他们都走了，因此我们三人又聚在一起，彼此毫无隐瞒地无话不说了。我能获得新生，成为值得你信任的人，我是多么快乐啊！朱莉和她的丈夫对我的敬重的表示，无一次不使我怀着某种骄傲的心情对我自己说：“我一定要最终向他表明我是怎样一个人。”在你的关怀和督促下，我要惩前毖后，做到无愧于我今天的身分。如果熄灭的情欲将使心灵消沉的话，则成功地克制爱情，便可使它更加高尚，更加努力追求一切伟大和美好的目标。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才获得的成果，我们能让它白白丢失吗？不能，绅士，我希望我的心能按照你的榜样，使它所克制的火热的感情发挥有益的作用，我认为，必须经历过昨日之我，才能使今天的我成为我心目中的那种人。和各种各样的人漫无边际地闲聊了六天之后，我们今天按照英国人的方式，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度过了一个上午，既享受了亲切聚首的乐趣，又享受了静心沉思的悠闲。这种方式之美，知道的人并不多！在法国，我还没有看见哪一个人对此略有所闻。他们说：“朋友之间的谈话，是谈不完的。”是的，摇唇鼓舌，叽叽喳喳，乱说一阵，那是很容易讨一般的平庸之辈的喜欢的。可是友谊，绅士，友谊！圣洁而丰富的感情，用甚么样的语言才能表达呢？谁能充当代言人呢？朋友说的话能代替在她身边的感受吗？我的上帝啊！握得紧紧的手，充满激情的目光，紧贴胸脯的拥抱和随之而来的叹息，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多少问题啊；然而在这一切之后，她说的头一句话却是冷冰冰的！啊，在到达贝藏松的前夕！默默无言和真诚友爱的时刻！啊，博姆斯顿，你这位高尚的人，真诚的朋友！是的，我完全赞同你对我的种种安排，尽管我对你一句话也没有说。

可以断言的是，这种沉思的状态是富于感情的人最喜欢的状态之一。但我经常发现，令人讨厌的冒失鬼总来打扰，不让人享受这种乐趣。知心的朋友要畅所欲言，无话不谈，就不能有他人在场。我们要聚精会神，互相交心；而稍一分心，就会使人感到不快；稍有拘束，就会使人感到难以忍受。如果心里突然想到一句话要说，能够无所顾忌地把它说出来，那是多么痛快啊！看来，不敢说的事情，就不敢自由自在地思考；只要有一个局外人在场，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使我们感到别扭，而如果没有他，我们就能谈得很开心了。

我们怀着满心的喜悦，在一起静静地度过了两个小时，比伊壁鸠鲁的神冷冷清清地休息快乐一千倍。早饭后，孩子们像平常那样走进他们母亲的房间里，但这次她没有按她的习惯把孩子们领进她的工作室，而

有两封在不同的时间写的信。都谈的是这封信中论述的问题，因此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复。为了删去那些重复的地方，我把两封信合并为一封。此外，我也不打算为这本书中有几封信写得太长而辩解，只想说明离群索居的人的信都写得长，但写得很稀少，而社交场中的人的信则写得密，写得短。只要了解两者之间的这点差别，就可马上知道这封信写得这么长的原因了。——作者注

参见本书卷二书信二“我们抵达贝藏松……他对我一句话也不说，我对他也是一言不发……忧伤和沉默在此刻反倒成了真正表达友谊的语言。”

伊壁鸠鲁（约公元前三四二—二七一年）古希腊哲学家；据他说，天上的神，对人间的事情是毫不关心的。

是让他们留在她的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一直呆到吃午饭的时候。昂莉叶蒂已会做针线活儿了；她坐在芳烁茵面前开始工作；芳烁茵坐在一张小椅子上绣花边。两个小男孩在翻看一本放在桌上的图画书；哥哥给弟弟讲图中的故事；当他讲错了的时候，细心的昂莉叶蒂（书中的故事她都记得）就帮他改正。她往往假装不知道他们在看哪一幅图画，用这个借口站起来离开她坐的椅子走到桌子跟前去看，接着又从桌子那里回去坐在她的椅子上；这样来回走动，她并不嫌烦，引得小马里老对她做鬼脸，甚至还想吻她一下，但他小小的嘴还不知道怎样吻法，而聪明的昂莉叶蒂也不让他吻她。看图讲故事，是一点也不费劲的，因此小弟弟不停地玩他藏在书本下面的小黄杨木棍。

德·沃尔玛夫人坐在孩子们对面的窗子旁边刺绣；她的丈夫和我坐在茶桌那里看报纸（她不大喜欢看报），当我们谈到报上有一条消息说：法兰西国王生病时，臣民们对国王爱戴的感情之深，只有古罗马人对日耳曼里居斯的感情可与之相比，她马上对这个遭到各国憎恨而它却不恨任何一个国家的温和善良的民族的天然的优点发表了几点看法，并且还补充说：她也想身居那种令人爱戴的高位。“你别不知足了，”她的丈夫用只有我才该用的语气对她说，“我们已经给你当了多年的臣民了。”一听这句话，她放下手中的活儿，掉头过去把她的好丈夫看了一眼；她的目光是那样的温柔和动人，以致使我也震动了一下。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她要说多少话才顶得上这一眼所表达的意思呢？我们互相对看了一下。我从她丈夫握我的手的方式感觉到，我们三个人都同样动了感情；这个感情奔放的人对她周围的人都产生了美好的影响，甚至把感情冷漠的人也征服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开始进入我向你叙述的那种沉默无言的状态。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谁也不感到冷清和厌腻；如果孩子们不捣乱的话，这样的沉默状态不会中止；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我们一停止讲话的时候，孩子们也学我们的样，放低了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不打扰我们的沉思；那个小小的女班长第一个放低她说话的声音，向两个男孩子做手势打招呼，用脚尖轻轻走路：这可爱的小心的样子，使他们的游戏增添了新的乐趣，玩得更加开心。好像是为了延长我们愉快的心情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幕情景，产生了它自然的效果：

口虽不言，但心儿在说话。

我们谁也没有开口，但实际上讲了许多事情！我们炽热的感情互相交流而没有无用的话语在当中阻碍。朱莉不知不觉地被占据中心位置的人物所吸引：她两只眼睛注视着三个孩子，她乐开了花的心使她美丽的面孔表露出动人的母爱。

沃尔玛和我对那位母亲与孩子们的表情看入了神；我们陷入了沉思——使我们陷入沉思的，是孩子，而使我们停止沉思的，也是他们。那个看图画书正看得有趣的大孩子，看见他的弟弟分心去玩小黄杨木棍，就趁他弟弟去抓小棍的时候，在他弟弟的手上打了一巴掌，结果把小黄

日耳曼里居斯（约公元前一五一—公元一九年）古罗马屡立战功的将军。

杨木棍撒得满屋都是。马士兰哭了起来；德·沃尔玛夫人并不急于叫孩子不哭，她只是让芳烁茵把小黄杨木棍拿走。孩子立刻就不哭了；正如我所预料的，要是不把小黄杨木棍拿走的话，孩子反而会大哭特哭的。这件事情，固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使我回想起许许多多我当时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细细想来，在我的记忆中，我还没有看见过哪家的大人对孩子说话是像他们这样少；也没有看见过哪家的孩子是像这家的孩子这样不一举一动都被父母管住。他们几乎一步也不离开他们的母亲，但也很少见到他们缠着母亲不走。他们很好动。动作大大方方，非常活泼，和他们的年龄十分符合，但他们从不令人讨厌，也不闹闹嚷嚷的；我发现，他们说话很谨慎，尽管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谨慎。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是：这一切，他们做起来都很自然。尽管朱莉很喜欢孩子，但她为他们操心的时间却很少。的确，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硬要他们讲话或不讲话，也没有看见过她规定他们做这件事或那件事，或者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或那样做。她从来不和他们争辩；他们要玩，她就让他们去玩，从来不阻挡。我们可以说，她一看见他们，她心里就快乐，就爱他们；只有当他们和她一起过完了一天，她才认为她尽到了做母亲的职责。

尽管朱莉对孩子好像是淡然置之似的，但在我看来，她比那些对孩子没完没了地操心的母亲还令人感动；不过，我总觉得她那种懒于管孩子的样子不好，我不大赞成。我倒是希望她，尽管有许多不管孩子的理由，但最好还是不这么做：多余的操心，正是母爱的表现嘛！我在她的孩子身上看见的种种优点，我都归功于她；我倒是希望他们的好的表现，归功于天性的少，归功于他们的母亲的多；我倒是希望在他们身上能找到一些缺点，以便看她如何去纠正。

在沉默不语地思考这些问题很久以后，我打破沉默，把我的想法告诉她。“我认为，”我对她说道，“上天以孩子们的良好性情来奖励作母亲的人的德行，但良好的性情是需要经过培养才有的，从他们出生之时起，就应当开始对他们进行教育。在他们还没有任何必须去掉的缺点以前，就早早地培养他们，岂不是更好吗？如果你从他们童年时候就放任自流，那要等到他们长到多大年纪才听话呢？即使你什么都不教他们，你至少应当教他们听你的话。”她问我：“你发现过他们不听我的话吗？”“这，很难发现，因为你什么都不叫他们做嘛。”她一边笑，一边看了她的丈夫一眼；接着，她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进一个我们三人谈话不被孩子们听见的小房间。

在这个小房间里，她不慌不忙地向我讲她教育孩子的方法，说她表面上漠不关心，实际上凡是母亲该管孩子的地方，她都非常细心地管到了。“在早期的儿童教育方面，”她对我说道，“我和你的看法一直是一样的。在我怀第一胎的时候，对于我即将承担的义务和要做的工作，我感到害怕，因此常常怀着不安的心情和德·沃尔玛先生谈这个问题。他这位知识渊博的人，既有父爱又有哲学家的冷静的头脑，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哪里还有比他更好的导师呢？他尽到了他的责任，而且还超过了我的预期；他消除了我的忧虑，并告诉我如何少费力气又能取得更大

的成效。他使我认识到，首要的教育，被所有的人都忘记了的教育，是首先要使孩子能接受的教育。所有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父母，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以为他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懂道理的；在孩子还不会说话以前，他们就像对大人说话那样对孩子说话。人们想用理智来作为教育孩子的工具。而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用其他的工具来培养理智。在人们所受的各种教育中，孩子受得最晚的和最难的，正是理性教育。如果在他们幼年时候就对他们讲一种他们根本听不懂的语言，那就会使他们养成一些坏习惯：爱玩弄字眼，爱对他人说空话，爱打断别人的讲话，自己认为自己同老师一样的高明，凡事总爱争辩，总不服气；所有一切你想用合理的动机叫他们去做的事情，今后都只能以恐惧或虚荣的动机叫他们去做了。

“这样培养的孩子，无论你多么耐心，最终都会被他弄得厌烦不堪的；孩子们没完没了地纠缠，乃是作父母的人自己使孩子们养成这种坏毛病的，结果被弄得筋疲力尽，心里十分烦躁，再也忍受不了孩子们制造的麻烦，只好把他们远远地打发开，交给老师去管，指望老师比作父亲的人更耐心，更脾气好。

“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还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儿童是有他们独特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我宁愿让一个孩子到十岁的时候长得身高五尺，而不愿他有什么判断的能力。

“理智应在几年之后才开始训练，这时候，身体已经长得相当结实了。因此，大自然的意思是：先让身体强健，然后才开发智力。儿童总是经常活动不停的；在他们那种年龄，他们是很不愿意停下来休息和思考的。老坐在那里专心用功，是有碍于他们身心的成长的；他们的心和他们的身体不能忍受束缚。成天关在一个小房里念书，他们的精力将消耗得干干净净；他们将变得体弱多病，非常娇嫩，心思迟钝而不明白事理：他们的心灵将终生吃身体衰弱之苦。

“过早地教育孩子，即使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判断力，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损害，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缺点，那就是：不加区别地对他们实行这种教育，便不能做到针对每个儿童的天赋因材施教。除了体格是大家都共有的外，每个人在出生之时还带来了他特有的气质；人的天才和性格，就是由他特有气质决定的。人的气质既不能加以改变，也不能加以束缚，而只能对它进行培养，使之完善。”

德·沃尔玛先生认为，人的性格本身是良好的。“人的天性都不错，”他说道，“归咎于天性的种种罪过，都是由人们所受的不良教育造成的。一个恶人，其习性如果得到良好的引导，也可做出大好事，这种事例不

洛克，那位贤明的洛克，他本人就忘记了这种教育。他在人们可以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方面发表的意见，远远超过了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应当做的事情。——作者注

这个如此透彻的道理，是由德·沃尔玛先生说出来，使我大吃一惊；读者不久就可看出是什么原因。——作者注

是没有的。从某一个侧面看一个虚有其表的人，也可看出他有可用之才，这种事例也是有的，正如把奇形怪状的图像放在适当的地方观看，也会觉得它们是好看的，图像的比例是很匀称的。宇宙万物都归向于善。每个人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都有他一定的位置，问题在于如何找到这个位置，而又不打乱社会的秩序。在孩子摇篮时期，采取的教育方法，如果一成不变地进行下去，而不随人的才智的变化而变化，其结果将如何呢？如果给大多数孩子的教育都是有害的和不适当的，如果不让他们受适合于他们的教育，如果从各个方面阻碍他们天性的发展，如果急于想使他们能表现华而不实的聪明而牺牲他们的大智慧，如果不加区别地让不同禀赋的孩子都受同样的教育，其结果，尽管能培养出一些孩子，但同时也将贻误一些孩子；人们花了许多心血之后，反而扼杀了儿童的天赋；在他们身上昙花一现的天才的火花不久就完全熄灭，而被破坏了的天性就再也恢复不过来，最后落得不仅白花了许多力气，而且使那些小神童既无强壮的身体，又无美好的德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百无一能，没有用处的人。”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我对朱莉道，“你自己曾说过，培养每个人的天资和才能，无论是对他的幸福还是对全社会的利益，总是有好处的，因此，我很难把你的这些道理同你自己的看法一致起来。先塑造一个有理智的、诚实的人的完美的典型，然后经过教育，把每一个儿童和这个典型加以比较，鼓励这个，约束那个，克制其欲望，增进其理智，匡正其天性，这样做，不是好得多吗……”

“匡正其天性！”沃尔玛打断我的话说，“这句话说得很好，不过，在实践这句话以前，你必须先对朱莉刚才向你讲的那些道理表明你的看法。”

我觉得，最好是干脆利落地回答说我不赞成她的意见，我决定这样回答她：“你经常说，人与人之间在才智和天分上的差别，是大自然造成的，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人的才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人的才智的多寡不相等，而大自然之所以使人的才智的多寡不相等，是因为它有偏向，赐给某些人的灵敏的感觉，博闻强记的能力和专心致志的注意力，比赐给另外一些人多。不过，就感觉和记忆力来说，经验证明，它们的广度和完善的程度，并不是衡量人的才智的尺度；而专心致志的注意力，则完全视刺激我们的欲望的力量的大小而定。经验证明，所有的人天生就是容易受欲望的影响的，当欲望的影响相当强烈时，人的注意力就会首先贯注于欲望的满足。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才智上的差别，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教育的结果的话，也就是说，是由于各种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是由于我们从童年时候起所见到的事物和所处的环境以及得到的印象使我们产生的思想决定的，那么，为了培养我们认为有天分的儿童，我们不仅不能等待，反而应当早日通过适合于他们的教育使他们具有人们所希望的才智。”

对于我说的这一番话，他回答说，当他不能解释他所看到的事物时，他不会因此就否认他所看到的事物是真实的。“你看，”他对我说，“院子里的那两条狗，它们是同一胎生的，他们吃同样的食物，受同样的待遇；它们从来没有彼此离开过。然而两条狗中，有一条很活泼，很聪明，见人就摇尾巴，而另一条则很笨，脾气凶恶，无论教它做什么，它都学

不会。只因它们的禀性不同，所以它们的个性便有所差异；同样，人的才智之所以有差别，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人的内在素质不同。其他方面都是相似的……”“相似吗？”我打断他的话说，“差别很大嘛！有许许多多的小事情，对这个人起作用，而对另一个人则不起作用。有许多环境对人的影响大不一样，这一点，你并未发现！”“好！”他接着说，“你这番话，是星相学家的说法。当我们问星相学家：为什么在同一个星座下出生的两个人的命运竟完全不同，他们避而不谈这一点。他们说：星辰的移动是很快的，一个人的星宿和另一个人的星宿相距很远，因此，你发现，两个人出生的时刻尽管都是在同一个时刻，那也会出现两个人的命运完全不同的情况。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很难弄清楚的问题放在一边，集中精力谈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它告诉我们说，有些人的性格几乎在出生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有些儿童，我们看他们在乳母怀中吃奶的情况，就可推知他们的性格。这样的儿童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他们从出生的时候起就可开始培养了。至于那些性格的表现不那么快显露出来的儿童，如果在没有弄清楚他们的天资之前就进行培养的话，那等于是糟蹋大自然创造的财产，给儿童带来更多的害处。你的教师柏拉图不是说过吗：即使我们用尽所有的化学方法，我们从一种混合物中分离出来的黄金，也只能是它含有多少，我们才能分离出多少；同样，即使我们运用我们的全部知识和哲学方法，我们从一个人的心灵中培养出来的才智，也只能是大自然在他心灵中存放多少，我们才能培养出多少。就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思想来说，柏拉图的话说得不对，不过，就我们希望能培养的才能来说，柏拉图的话是对的。要改变人的内心，要改变人的性格，就要改变产生这种性格的气质。你可曾听人说过一个脾气急躁的人会变得很冷静吗？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头脑冷静的人能变成充满幻想的人吗？我认为，把一个棕色头发的人变成金黄色头发的人，把一个傻子变成聪明人，那是容易的，然而，要把各种不同才能的人按照一个共同的模式重新塑造，那是办不到的。你可以管束他们，但不能改变他们；你可以不让他们表现出他们的真面目，但你不能使他们变为另外一种人。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即使能以伪装的面目出现，但你将发现，在遇到重大的事情时，他们又将恢复他们原来的面貌，而且将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他们是怎样一种人。再说一次，要想改变人的性格和扭曲人的天性，那是不可能的；相反，最好是，它能如何发展，就让它如何发展，对它加以培养，不让它退化。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尽量发展他的才智，大自然的目的才能通过教育最终在他身上得到实现。不过，在培养一个人的性格以前，应当先对它进行研究，耐心地观察它如何表现，向它提供表现的机会；宁肯什么事也不做，也千万不可做对它有害的事情。对有些有天才的人，应当给他们添上翅膀，而对另外一些有天才的人，则应给他们加上羁绊；有的应当加以鼓励，有的则应当加以约束；有的需要给以夸赞，有的则需要施加威吓；有时候需要多加启发，有时候则应使之少知道一些事情。有些人生来就是适合于做大学问的，有些人如果能识字念书反倒是对他大有害处。我们应当耐心等待理智的第一道火花；正是通过第一道火花，观察人的性格，弄清它到底是什么类型，从而对它进行培养，因此，在具有理智以前，人是无法接受什么真正的教育的。

“你对朱莉的意见表示反对，我不知道你发现她说的道理哪些地方不对。就我来说，我认为它们是完全正确的。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具有一种性格、一种天才和特有的才能。命中注定过乡村简朴生活的人，用不着发挥他们的才能就可生活得很美好；宛如不许开采的瓦勒的金矿一样，他们的才能被埋没了。但在社会生活中，需要动脑筋的时候多，需要用体力的时候少。无论人对己都要尽到最大的努力，因此，应当让一个人尽量发挥大自然赋予他的才能，指引他向最有前途的方向走去，尤其要用有助于他们的倾向的发展的事物培养他们。就身居乡村的人来说，他们接触到的是他们的同类，每个人看别人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照人家的样子做，按习惯办事，使用大家都共有的那一部分才能就可以了。但身居城市的人，不仅要注意自己，而且要注意所有的人，因此应当教他一些可以用来胜过他人的东西，大自然让他走多远，我们就让他走多远，使他成为人类当中最伟大的人，如果他有成为伟大人物的资质的话。对这两种人的做法，并不互相矛盾，所以在他们幼年时候都可以采用。不必对农村的儿童进行教育，因为他们用不着受什么教育；也不必对城里的儿童进行教育，因为你还不知道他适合于受什么教育；总之，在儿童的理智未开始活动以前，应当尽量让身体成长，然后才是对他进行教育的时候。”

“我认为你讲的这些方法都对，”我说道，“不过，我发现其中有一个缺点，对你所讲的方法带来的好处大有损害；这个缺点是：让孩子们养成本来可以用好习惯防止的千百种坏习惯。你看那些没有人管的儿童，他们看见别人做坏事，他们也学着做坏事，因为做坏事的榜样容易学，而做好事的榜样他们却不学，因为好事做起来要花力气。他们已经习惯于要什么就有什么；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变得性情执拗，顶撞大人，一点也不听话，谁也管不了……”“看来，”德·沃尔玛先生说道，“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看到了相反的情形，这一点，正是引起我们有这一番谈话的原因。”“我承认这一点，”我说道，“使我感到惊奇的，正是这一点。为了使孩子们听话，她采取了哪些办法呢？她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她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纪律的桎梏呢？”“用一个很结实的枷锁，”他马上接着说道，“用生活的需要来代替纪律的约束。不过，在向你详细讲述她的做法以前，她将先向你更明确地阐述她的观点。”于是，他请她向我说明她的做法；稍稍休息一会儿以后，她就开始向我讲了；我把她讲的话记录如下：

“亲爱的孩子，这两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长得很好！我并不认为我们将像德·沃尔玛先生所说的那样，要花那么多的心血。尽管他说的都有道理，但我怀疑，一个脾气坏的孩子，我们能把他的脾气变好，我并不相信任何人的天性都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变，不过，由于我深信他的方法是好的，所以在家庭的管理方面，我尽量使我的做法和他的做法相配合。我的第一个希望是：我不生坏孩子；第二个希望是：在他们的父亲的指导下，我把上帝赐给我的孩子抚养好，以便他们将来长得像他们的父亲。为此，我尽量按他给我规定的方法去做，只不过不像哲学家那样冷漠，多给他们一点母爱，使孩子们时时都很快乐。这是我作母亲的人的心中的第一个心愿。我每天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实现这个愿望。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大儿子抱在怀里的时候，我在心里想：拿寿命活得比较长

的人来说，童年的光阴几乎占了他一生四分之一的的时间，而能活满余下的四分之三时间的人是很少的，因此，如果为了保证这四分之三的时间的幸福，就不让孩子过好第一个四分之一的的时间，这种做法虽说是出于谨慎，但是是很残酷的，何况那四分之三的时间也许还活不满呢。我认为，在儿童幼小的时候，大自然有许许多多的办法约束他；如果在大自然的约束之外，我们再任意剥夺他不仅极其有限而且不可能滥用的自由，那就太不合情理了。因此我决定尽量少管他，让他使用他的那一点点儿力量，尽量不妨碍他的天性的活动。我这样做，有两个大好处：一个好处是，使他正在成长的心灵不受谎言、虚荣、忿怒、嫉妒，一句话，由于管得过多而产生的种种恶习的浸染，而有些人则不然，他们为了让儿童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反而利用这些恶习去熏染儿童。另一个好处是，让他不断地自由活动，增强他的体质。现在，他已经能像农民那样光着头在烈日下或在寒风中奔跑，他跑得气喘嘘嘘，满身是汗，也不在乎；他像农民那样不怕风吹，身体长得很结实，生活得快乐。这样做，才真正是为他日后长大成人着想，使他能应付一个人可能遇到的种种意外事件。我担心那种害死人的胆怯心理使一个儿童变得很柔弱和娇嫩，受到没完没了的束缚的折磨；我绝不管得过多，绝不处处提防，把他限制得死死的，最后让他一辈子没有应付不可避免的危险的能力；我绝不为了使他一时不遇危险，使他小时候不患伤风感冒，反而让他长大后死于胸部的炎症，死于胸膜炎或死于中暑。

“那些放任自流的儿童之所以有你所说的那些缺点，其原因是，他们不仅不满足于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且还要别人也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这种情况，是由于母亲的过分纵容造成的；这样的母亲，人们只有完全按照她们的孩子的无理要求去做，她们才感到高兴。我的朋友，我感到庆幸的是，你在我家中的人当中，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觉得我独断专行，即使是最低级的仆人也没有这种感觉；你也没有见过我听人家说我孩子的恭维话，我就暗暗高兴。我在这件事情上，走的是一条可靠的新路子，使一个孩子既能享受自由，又表现得很文静，能体贴他人，听大人的话。我们做到这一点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使他认识到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娃娃。

“从孩子的本身来看孩子，也可以看出：在世界上，还有哪一种生物比儿童更柔弱、更可怜、更受他周围的一切的摆布，而且是那么地需要他人的怜惜、爱和保护呢？大自然之所以让他们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哭声和哀告声，他们之所以长那么一张漂亮的脸儿和那么动人的神情，难道不是为了使所有接近他们的人都爱惜他们柔弱的身体和积极帮助他们吗？所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看见一个盛气凌人、桀傲不驯的孩子指挥他周围的一切人，而且还厚着脸皮以主人的口气向那些只要一不管他就可致他于死地的人说话，更令人气愤和违反事理呢？头脑糊涂的父母听任他们的孩子胆大妄为，让他成为他的乳母的暴君，直到最后成为他们自己的暴君，这难道不令人生气，不说他们做得不对吗？

“至于我，我已竭尽全力，不让我的儿子有作威作福和颐指气使的可恶样子，不让他有任何借口说别人该伺候他而不是因为怜惜他才帮助他。这一点，也许是整个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和最难做到的事情；为了使孩子养成对仆人的雇佣劳动和父母的关心爱护一看就可区别清楚的本

事，我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就数这件事情做起来最零碎，而且也永远做不完。

“正如我已经向你讲过的，我采用的主要办法之一是：使他充分认识到，在他这样的年纪，没有我们的帮助，他就活不了。之后，我就告诉他，一个人不能不接受别人给予的帮助，这是一种依赖行动；仆人们比他强，所以他不能没有他们；而他对于他们，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这样，他便不会因为他们在伺候他，便自以为了不起；反之，他倒是感到了自己的弱点，觉得很不好意思，巴不得赶快长得身强力壮，能够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这些做法，”我说道，“在作父母的人也像孩子那样要人伺候的家庭里，是很难实行的；但在你们家里，从你开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是互相关心和互相照顾，所以我相信，你的做法是行得通的。不过，我还有两点不明白：有些孩子的需要尽管经常得不到满足，但他们总会要这要那，提出更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知道不应当再有更多的奢望？如果一个仆人把孩子的真正需要误认为是多余的要求，而不满足他们，我们如何才能使他们不因此而感到难过？”

“我的朋友，”德·沃尔玛夫人接着说道，“缺乏远见的母亲，把孩子们都养成了脾气很怪的孩子。其实，无论儿童或大人的真正需要都是很有限的。我们应当关心的是他们的长久的舒适，而不是一时的快意。你以为一个不受束缚的孩子在母亲跟前能听任保姆不让他舒舒服服地活动吗？你列举了一些由于养成恶习而产生的缺点，但你不知道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于不让他们沾染恶习。女人自然是很爱孩子的。孩子和保姆之间的矛盾，完全是由于一方要另一方听从自己的摆布而产生的。不过，这种情况在我们家里，既不会出现在孩子身上，因为谁也不强迫他做什么，也不会出现在保姆身上，因为孩子从来不用命令的口气叫她办什么事。在这一点上，我和其他当母亲的人的做法完全不同：她们假装要孩子听仆人的话，而实际是要仆人听孩子的话。在我们家里，谁也不命令谁，谁也不完全按谁的指使行事。孩子要对他周围的人好，他周围的人才对他好。这样，他意识到他对周围的人除了亲切相处以外，便无其他的权威，因此也就变得听大人的话，讨大人的喜欢了。由于他力求别人拿真心对他，因此他也要拿真心对待别人。任何人都希望自己为别人所爱，这是自爱之心的必然结果。从这样的互爱中便产生了平等，从而用不着费多大力气便可养成良好的品行；反之，如果一刻不停地向孩子们说教，反而使孩子任何一样好的品行也养不成。“我认为，儿童教育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在精心设计的教育中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部分，是要使儿童感觉到他是可怜的，柔弱的，需要依靠他人的，而且，正如我的丈夫向你说的，要让儿童知道在他身上还有大自然给人类戴上的沉重的生活的枷锁；不仅要使他知道人们为了减轻他的枷锁，做了哪些工作，尤其是要及早让他认识到上帝给他安排的是什么地位，他不能超过他能够达到的地位；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一样不与他有关。

“年轻人由于出世后就娇生惯养，受到大家的关心；他们要什么，大人就给什么，想怎么胡闹，大人就让他们怎么胡闹，因此，他们在进入社会的时候便狂妄自大，往往要碰了一鼻子灰，遇到许多屈辱和不顺

心的事以后，才知道改正。为了不让我的儿子去受这种凌辱人的教育，我一开始便使他对事物有一个较正确的看法。“由于我深信初期的天性的活动一定是好的，对身体有益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决定，他想要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但我也及时发现：孩子以为要人家服从他，是他的权利，因此，他几乎是一生下来就脱离了自然的状态，学我们的样子，沾染我们的恶习，由于我们的做法不对，使他养成了一些坏毛病。我发现，如果他所有的无理要求，我都一一满足的话，则他无理的要求将随着我对他的迁就而日益增加，因此，必须对他的无理的要求设置一个界限，到了这个界限，就应当加以拒绝。如果他平时很少遭到拒绝的话，则对此时的拒绝将感到十分难过。我不能让他一点难过的事情都不遇到，但我使他遇到的难过的事情要小，而且遇到的时间愈早愈好。为了使他遭到拒绝时候的难过心情小一点，我首先设法使他对我拒绝他的要求表示服从；为了使他心中难过的时间不致于过长，不致于叫苦连天地发展到表示反抗，我每一次拒绝，只要一出口，就不再更改。当然，我拒绝的次数要尽可能少，而且要反复考虑决定之后才说。凡是打算给他的东西，他一说要，我马上就无条件地给他，而且出手大方；但是，如果他纠缠不休地硬要什么东西的话，那他是任何东西也要不到的。无论他哭也好，说好话也好，都是没有用的。这一点，他是完全知道的，所以他已经不采用这两个办法了。我一说不行，他就马上丢掉他要东西的念头，因此，当他看见我把他想吃的糖果收起来，把他手里捉的鸟放走，他也不呕气，因为他知道，要得到这两样东西，是办不到了。我把他手中的东西拿走，他也觉得无所谓，无非是自己不占有罢了；我拒绝给他的东西，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无非是得不到罢了。他不拍桌子（拍桌子会伤他的手）也不打拒绝他的人；在种种使他难过的原因中，他知道，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要求不当，是他自己力量柔弱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别人有什么坏心……等一等！”她看见我要打断她的话的样子，便赶紧说道：“我早就看出你不赞同我的意见；现在，让我来详细给你解释。

“孩子们之所以哭闹，是由于大人一听见他们哭闹就着急，对于他们的要求，不是迁就，就是拒绝。他们一看大人怕他们哭，他们就偏要哭，而且，有时候一哭就哭一天。为了制止他们的哭闹，无论是采取迁就的办法还是威吓的办法，都不对，几乎都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如果一听见他们哭，大人就赶快去瞎操心，这恰恰成了他们要继续没完没了地哭的理由，反之，如果大人不理他们，他们是不会哭个没有完的，因为，无论是大人也好，小孩也好，谁都不愿意白费力气的。我的大孩子就是这样；开头，这个爱乱叫乱嚷的小娃娃，把大家弄得没有办法。你看，现在在家里就一点也听不到他的吵闹声，就好像家里没有小孩子似的。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哭，这是自然的声音，这就不能命令他不要哭，但是，只要他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他马上就会停止哭闹的。因此，我对他的哭声非常注意，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哭的。这样，我就可以很准确地弄清楚他身上是不是真的感到哪儿痛，他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对于那些因为他们的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和只是为了让人家去哄他而哭的孩子，许多人都没有用这个好办法去处理。此外，我也承认，乳母和保姆也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听见一

个孩子哭闹更令人心烦的了。好心的乳母和保姆是只顾眼前的，她们没有想到：今天叫他闭嘴不哭，明天他将哭得更凶。更糟糕的是，他将因此养成执拗的脾气，在他长大后对他产生严重的后果。正是这个使他在三岁的时候常哭闹的原因，使他在十二岁时常和大人顶嘴，二十岁时常和人家吵架，三十岁时盛气凌人，一辈子令人难以忍受。

“我现在来解答你的疑问，”她微笑着对我说，“孩子们当然知道我给他们东西，是为了让他们高兴，而在我要求他们做什么或者不让他们做什么时，他们当然也会猜想其中必有原因，只不过他们不问是什么原因罢了。这是我在必要时对他们行使权威而不采取说服办法所得到的另一个好处，因为，他们有时候虽看不出我行使权威的原因，但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明白其中必有道理。相反，你只要有那么一次让他们说了算，他们以后就会认为什么事情都得听他们的，他们就会变成诡辩家，机灵鬼，心眼儿多，非常狡猾，爱讲歪道理，想方设法把那些不善于阐述自己看法的人弄得哑口无言。当你不得不向他们讲一些他们难懂的事情时，如果他们听不懂你煞费苦心的讲解，他们就会把你讲的话当作耳边风。总之，使他们事事听话的唯一办法，不是对他们讲一番大道理，而是让他们明白，在他们那样的年纪，他们还没有明白事理的能力，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总是从正面去理解事物的道理，除非你有意让他们产生另外的想法。他们是知道我爱他们的，因此他们也相信我不会为难他们，在这一点上，孩子们很少有弄错的时候。因此，当我拒绝把某种东西给我的孩子时，我根本不和他们讲什么道理，我不向他们说明我为什么不给，但我在方式上要尽量使他们看出其中的道理，有些时候是事后告诉他们。通过这个方法，他们便逐渐明白我之拒绝他们的要求，一定是有一个正确的理由的，尽管他们不可能每次都把这个理由看出来。

“根据这个理由，我也不允许我的孩子在大人谈话的时候乱插嘴，即使让他们随便说几句，我也不允许他们因此就傻里傻气地自以为同别人是一样的身分。当人们问他们的时候，我要求他们答话要稳重，语句要简练；不允许他们主动说这说那，尤其不能向年龄比他们大的人乱问一气，因为他们对年长的人应当表示尊敬。”

“实际上，朱莉，”我打断她的话说，“一位如此慈爱的母亲，这样做，已经是够严的了！毕达哥拉斯对他的弟子，也没有你对你的孩子这么严厉；你不仅没有把孩子当大人看待，而且可以说还生怕他们过早地脱离孩子气。他们对于不知道的事物，除了请教那些知识丰富的人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自己去搞明白呢？巴黎的太太们，与你的做法不同，她们认为她们的孩子开始贫嘴的时间既不早也不长，而且想从孩子小时候说的那些傻话中看出他们长大的时候有多少才干；她们对你的这番理论将怎样看法呢？沃尔玛先生也许会说，巴黎的太太们的那些看法，在一个以善于贫嘴薄舌为首要长处的国家里，也许是对的；在那样的国家里，你只要能说，就可以不动脑筋思考了。不过，既然你们想给你们的孩子创造一个美好的命运，你们将如何把那么幸福的生活和那么束缚人的规矩协调起来呢？你说你给了他们的自由，但清规戒律一大堆，你给的自由又如何使用呢？”

“什么？”她马上反问我道，“难道说不让他们侵犯我们的自由，就是妨碍他们使用他们的自由吗？难道说非要大家都静下来听他们的，那

些傻话，他们才高兴吗？不使他们产生虚荣心，或者，至少是不让他们的虚荣心有所发展，这才是真正为他们的幸福着想，因为人的虚荣心是造成大痛苦的根源；一个即使是十全十美的人，只要有了虚荣心，他从中得到的痛苦也将多于他所得到的快乐。

“一个小孩子，如果看见围绕在他周围的人都洗耳恭听他的话，都鼓动他，称赞他，都迷迷糊糊地好像是在等他嘴里说出什么惊人的话，对他的每一句放肆的话都连声叫好，他对他自己将怎样想法呢？一个大人的头脑是受不了那种虚假的叫好声的，你想想，一个小孩子的头脑怎么经受得住呢！在小孩子的天真烂漫的话中，也可能有一些像历书上的预言似的话的。在那么多废话当中，不偶尔碰巧有一两句精彩的话，那倒是怪事。你想象一下：对一个已经被自己的宝贝儿子弄得糊里糊涂的可怜的母亲，对一个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和自己为什么受到人家夸奖的孩子，连声叫好，其情状多么令人难堪！你不要以为我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我自己就没有犯过这种错误；不，我知道那是错误的，但我也犯过这种错误。不过，尽管我夸我的儿子巧于应答。但我总是暗暗称赞。他虽看见我对他回答的话鼓掌，但他绝不会因此就变成一个喜欢碎嘴唠叨的爱说废话的人；那些吹捧的人，虽要我让孩子再说一次，但他们绝不会笑我有爱听吹捧话的弱点。

“有一天，我们家里来了客人。当我去吩咐仆人做事的时候，我进屋就看见四五个大傻瓜在和我的孩子玩；他们夸大其词地向我叙述他们刚才听见他说了许多殷勤待客的话，而且说他们听了以后感到很惊奇。‘先生们，’我相当冷静地对他们说道，‘我知道你们有许多办法使一个木偶说好听的话，不过，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长成大人后他无论做事或说话都自己作主，都很得体，我心里那才真正高兴呢。’他们看见没有讨到我的好，就开始把我的孩子当孩子看待，而不当作木偶戏中的木偶；我不和他们一起串通捉弄孩子，他们很明显地感觉到我是不赞同他们先前那种对待孩子的做法的。

“至于向大人提问题，我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什么事情都不许他们问。我首先对他们说：他们想知道什么事，就有礼貌地直接问他们的父亲或者问我；但我不允许他们一想到点什么，就冒冒失失地打断别人严肃的谈话，让人家听他们的。提问题的方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这方面，老师总是比学生做得好；必须知道许多事情之后，才知道问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有一个印度人说得好：有学问的人无所不知，但不懂就问；而无知的人什么都不懂，甚至连该问哪些事情也不晓得。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初浅的知识，所以放肆的孩子问的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傻问题，或者问一些非他们的智力所能弄懂的难问题。他们无须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们也用不着什么都问。他们之所以通常从大人问他们的问题中得到的教益，比他们从自己问的问题中得到的教益多，其原因就在这里。

“既然这个方法对他们非常有用，那么，他们应当掌握的最重要的

如果虚荣心真能在地球上使一个人感到幸福的话，我敢肯定，那个幸福的人必定是一个傻子。——作者注

这段话，引自沙尔丹的著作，卷五第一七 页，十二开本。——作者注

头一门学问，难道不是如何慎于发问和语言谦逊吗？难道要他们放下这门学问不学而去学其他的学问吗？孩子们还不到能发表意见的时候，就听任他们毫不礼貌地对大人随便乱提问，这对他们将产生什么后果？有些爱提问题的小孩子之所以问这问那，其目的，不是为了增长知识，而是为了纠缠别人，使大家都为他们办事；另外，他们发现，乱问问题，有时候会把人问得窘态毕露，只要他们一开口，每个人就感到紧张，他们便觉得絮絮叨叨地乱问一气，是挺好玩的。这样做，不仅对他们毫无教益，而且将使他们变成莽撞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我认为，这个方法的害处大于他们得到的好处，所以是不能采用的，因为，他们无知的程度虽将逐渐减少，但爱虚荣的心是必然会愈来愈大的。

“过多地要求孩子说话谨慎，很可能产生这样一个害处：我的儿子到懂事的年龄时，与人谈起话来，显得不那么轻松，讲的话不那么生动，不那么多；不过，即使这个不把光阴浪费于说废话的习惯可使一个人的思路变得狭窄，但我认为，慎重的寡言少语是一个优点，而不是一个缺点。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成天闲得无聊，才觉得会说废话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而且还说待人接物的要诀是：对人说话，尽说空话；送人礼物，尽送无用的东西。人类社会是有一个高尚的目的的；一个人即使在非常快乐的时候，也应当保持庄重。他不能把表达真理的器官，把人身上至为重要的器官，把唯一使人和动物有所区别的器官，用来像动物那样闹闹嚷嚷乱说一气，他应当用它来表述他的好的思想。如果他言之无物，尽说废话，那他就连动物都不如了，而一个人即使在消闲的时候，也应当保持人的尊严，在运用这个器官方面，高于动物。有一种表达礼貌的方式是尽说空话，把人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而我认为，最好的表达礼貌的方式是：尽量让别人说话，听别人讲，而少让自己讲；要尊重别人，切莫以为说几句蠢话就可使别人感到高兴。处世的良法，使我们成为大家都乐于接近和喜欢的人的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如何使自己引人注目，而是要多让别人去出风头；自己处处谦逊，让别人的骄傲尽量表现出来。我们不必担心一个聪明人由于克制和谨慎而说话不多，会被人家当作傻子。即使在某些地方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对一个什么话也没有说的人，是不可能做出正确评价的，人们是不会因为他少言寡语就轻视他的。相反，人们都认为默不作声的人是很厉害的，在他们面前说话要多留神。这种人一讲话，大家都注意听；这样一来，把选择讲话的时机和权利都交给他们了，一字不漏地听他们讲，把好处全都奉送给他们了。即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要他在交谈过程中每次都聚精会神地讲，也是很难做到的，不过，他偶尔出言不慎，事后后悔的情况也是不多的；他宁可把中肯之言放在心里不说，也不愿意犯说话说得不对的错误。

“从六岁长到二十岁，这中间相隔的时间很长；我的儿子不能永远是小孩，他的理智一开始活动，他的父亲就让他加以运用。至于我，我的任务到这时候就结束了。我生养孩子，但我没有承担教育孩子的任务，我没有这个奢望；我希望，（她一边说，一边看着她的丈夫）有更适当的人担任这个工作。我是丈夫的妻子，又是孩子的母亲，我知道如何尽我的职责。再说一次，我承担的任务，不是教育我的孩子，而是使他们做好接受教育的准备。即使在这方面，我也是一步一步地按照德·沃尔

玛先生规定的办法做的。我愈是按他的办法做，我愈感到他的那套办法是正确的，而且和我的办法完全吻合。你看一看我的孩子，尤其是大男孩；在世界上，你还见过比他更天真快乐而又不纠缠大人的孩子吗？你看他们成天笑嘻嘻的，跑呀，跳呀，但从来不使人感到心烦。在他们这样的年纪，能这样玩耍，这样独立活动，他们怎能不快活，怎么会滥用他们的自由？无论我在他们面前或不在他们面前，他们都不感到拘束；相反，在他们的母亲面前，他们反而觉得心里更踏实。尽管那些约束他们的严格规矩是我定的，但他们并不觉得我特别厉害，因为，如果我不能成为他们在世界上最亲爱的人，我心里是会非常难过的。

“当他们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要他们非遵守不可的唯一的规矩是：要尊重自由，即别人不妨碍他们，他们也不能妨碍别人；他们闹闹嚷嚷的声音不能比别人谈话的声音高；我们不要他们伺候我们，他们也不要指望我们去伺候他们。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些正确的规定，他们就要吃苦头：我们马上把他们打发走；我的诀窍是：把所有这些规定归结为一条，那就是：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到任何地方都没有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好。除此以外，我们对他们就没有任何别的限制了。我们也不强迫他们学这学那；我们也不自以为是地去改正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把他们弄得不高兴；我们从来不责备他们，他们唯一的功课，是到大自然纯朴的环境中去实践。按照前面讲的那些方法教育，他们每个人的举止言行都很合我的心意，说话和办事都十分聪明和细心，使我找不到什么可挑剔的，即使出现了什么错误，由于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也易于防止和纠正。

“举个例子来说；昨天，哥哥硬把弟弟的一个小鼓抢走了，弄得弟弟大哭一场。芳烁茵什么话也没有说，但一小时以后，正当那个抢劫者玩鼓玩得起劲的时候，芳烁茵从他的手中把鼓夺走了。他跟在她身后，要她把鼓还他。这一回，又轮到她哭了。她对他说：‘你仗着你的力气把鼓从你弟弟手里抢走了，我也照你的样子，用我的力气把鼓从你手里抢走。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的力气不是比你大吗？’接着，她也模仿他的样子使劲敲鼓，好像玩得挺高兴似的。直到这时，方烁茵都做得对。但过了一会以后，她想把鼓还给小弟弟，我便制止了她，因为这样做，不仅没有让当哥哥的受到自然的教育，反而在他们弟兄之间播下了记恨的种子。由于失去了小鼓，弟弟忍受了严酷的需要的规律之苦，而哥哥也知道了他那样做是不对的，两个人都认识到了他们的弱点，一会儿以后，又都很高兴了。”

一个如此之新，而且和通常的做法如此相反的办法，起先是使我大吃一惊，后来，他们进行一番解释，使我对他们的办法不能不感到钦佩。我认为，在培育人方面，自然的进程永远是最好的进程。我发现，他们的办法的唯一缺点，而且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忽视了孩子们目前正处于能力的旺盛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能力将愈来愈衰弱的）。我觉得，在理解的能力愈是微弱和不足的时候，孩子们愈是应当锻炼和增强他们的记忆力，这样才能使培养工作收到成效。“在理智产生以前，”我说道，“应当用记忆力来代替理智，而在理智产生以后，也应当使它更加充实。一个人的头脑如不运用，就会变得很迟钝。在没有耕耘的土地上，种子是不会生根发芽的。为了把孩子们训练得有

理智，竟先把他们弄得很愚蠢，这种做法是很奇怪的。”“什么，愚蠢！”德·沃尔玛夫人立刻就嚷了起来，她问道：“你要把记忆力和判断力这两个极不相同、而且几乎是正好相反的东西混为一谈吗？把许多未彻底理解而且又毫不连贯的事物灌输给一个幼小的头脑，这对理智来说，是害多于利的！我承认，在一个人的所有的官能中，记忆力是第一个发展得快，并在儿童时期最容易加以培养的能力。不过，依你看，是优先教他们最容易的东西呢，还是优先教他们最需要知道的东西？”

“你看一看人们是怎样训练孩子们的这种能力的，看一看人们是多么粗暴，为了要孩子们死记一些东西便采取了多么强迫的做法；你比较一下他们从这些做法中得到的益处，和为了这点儿益处而受到的痛苦。什么？在一个孩子还没有把语言学好以前，就强迫他去学他将来根本不说的话，就硬要他没完没了地背诗和做诗（而实际上他对诗是一点也不懂的，对诗句的和谐是一点也不明白的），拿一些他毫无概念的圆圈和球形的东西把他的脑筋搞糊涂，硬要他记千百个城镇与河流的名称，结果，经常把名称搞混，每天都得重学。为了增进他的判断力，就用这样的方法去训练他的记忆力吗？为了学那些零零碎碎的知识，他流了好多眼泪，这值得吗？”

“如果那些东西仅仅是没有用处，我也不致于提出这么多的批评；不过，教一个孩子尽说废话，并自以为已经知道了他根本就不懂的东西，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吗？那么一大堆东西，不影响我们吸收充实我们头脑的必须的知识，这可能吗？岂不是宁肯让孩子一点记忆力都没有，也比给他塞进那一堆有害的东西强吗？因为，有了那一堆东西，哪里还有存放必要的知识的地方？”

“不，虽说大自然使孩子们的头脑具有接受各种印象的能力，但不是为了让他死记历代国王的名字和他们登基的日期以及纹章、天体和地理的名称；硬要孩子在智力贫乏的童年时期学这些东西，不仅在他这样的年纪毫无意义，而且以后无论他长到什么年纪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应当使一切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关的概念，和所有涉及他的幸福并对他在履行其天职方面有所启迪的东西，用不可磨灭的文字及早地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在一生中按适合于他的身分和能力的方式，用它们来指导他的行为。”

“即使不读书，儿童的记忆力也不会因此就闲着没有用处。凡是他们看见的和听见的事情，他都要加以注意，把它们记在心里。他把大人的一言一行都记在心中；他周围的事物就是书，不知不觉地使他所记的东西得到丰富，从而使他的判断力也得到增进。培养他的智力的最好的办法是：对用来教育他的东西慎加选择，不断把他应当知道的事物告诉他，而把他不应当知道的事物隐藏起来；用这个办法给他建立一个有利于他青年时期的教育和指导他终生行为的知识宝库。是的，这个办法不能培养出小神童，也不能给家长和老师增添光彩，但它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很精明的人，身强力壮，身心都很健康；他们小时候虽不受到人家的夸赞，但长大以后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的。”

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对。对判断力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记忆力更是它所需要的了；当然，我所说的记忆力，并不是记单词的能力。——作者注

“不过，你不要以为我们完全忽略了你所关心的那些事情。一位细心的母亲，是充分掌握她的孩子们的思想的。有许多办法可以用来刺激和培养孩子们读书或做这做那的欲望的；只要那些办法能够和孩子们享受的自由相协调，而且在他们身上不产生恶习的种子，我当然乐于采用，但一旦发现它们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我也不会还要坚持那样做，因为，读书的时间总是有的，而培养他有一个良好的天性，那是一分一秒也耽误不得的，因此，德·沃尔玛先生对儿童的理智的初期发展有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即使他的儿子长到十二岁的时候什么事情也不懂，那也没有关系，只要他到十五岁的时候受的教育不算少就行了，何况孩子将来是不是一个学者，那并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是，他为人要明智和善良。

“你知道，我们的大孩子识的字已不少了。现在让我把他产生学识字兴趣的经过告诉你。我隔三插五地给他讲一段拉·封登的寓言，他听了很高兴，但是，当他问我乌鸦是不是会说话的时候，我便有所警觉了。我发现，要使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寓言和谎言之间的区别，那是很难的。我要尽力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认识到寓言是为大人写的，而对于小孩子，就应当讲真话。因此，我决定不再给他讲拉·封登的寓言；我给他选了一本很有趣味的和有教育意义的小故事书，其中大部分故事都是从《圣经》上摘录下来的。我发现，孩子对我给他讲的故事很喜欢，因此，我想，我还须使我讲的故事对他有好处；于是，我就自己试编了一些好听的小故事，在必要的时候讲给他听。我陆陆续续地把我编的故事抄在一本有图画的本子上，把本子合起来，拿在手中，时而给他念几段。故事不多，也不太长，而且经常重复讲，并在讲新故事以前，还要对老故事讲几句评语。当贪玩的孩子听《圣经》上的故事听腻了的时候，我就拿这些小故事来解除他的厌烦，但是，当我看见他听得正入神的时候，我就说 I 想起了一件事情要去办理，在讲到最有趣的地方走了，故意漫不经心地把本子放在那儿。他立刻去请他的保姆，或者请芳烁茵或别的什么人，把故事念完。但是，由于他没有命令任何人的权力，而且我早已告诉大家怎么对付他，所以大家并不是每次都照他的要求办；有的表示拒绝，有的说另外有事情，有的故意结结巴巴、慢慢吞吞，把故事念得乱七八糟，有的模仿我的做法，把故事念到一半，便放下书走了。当他发现自己每次都要这样依靠别人的时候，有人就悄悄建议他学识字，以后就可以不依靠别人，自己想什么时候看书，就什么时候看书。他赞成这个办法。这时候，就要有一些相当热心的人教他识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难题，不过，我们用难学的字难他，难到适可而止。尽管采取了这些办法，他也有三四次表示厌烦了；大家不管他，让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努力把故事愈编愈复杂，于是他又很高兴地来找我教他。尽管他开始学识字才六个月，但他已差不多能够自己单独一个人看书了。

“我大体上就是采用这些办法引起他求知的热情和愿望，使他不断去寻求能够加以应用而且又适合他年龄的知识。尽管他已学会看书，但

拉·封登（一六二一—一六九五）法国著名的寓言故事作家。卢梭不赞同用拉·封登的寓言故事教孩子，他以《乌鸦和狐狸》的故事为例，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参见卢梭《爱弥儿》第二卷第一二九—一三二页（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版）。

他的知识并不是从书本上得来，因为在书中是学不到这些知识的，而且，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啃书本是不适合于儿童的。我希望使他早日养成用思想而不用书上的词句来充实头脑的习惯，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来不让子背书的原因。”

“从来不！”我打断她的话说道，“这不可能，因为他要学教理问答课本和学念祷告词嘛。”“这你就知道了，”她说道，“关于祷告，我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都在我的孩子们的房间里大声祷告，这已经足够他们学了，用不着另外再强迫他们照书本背了。至于教理问答课本，他们根本就不学。”“什么！朱莉，你的孩子不学教理问答课本？”“不学，我的朋友，我的孩子不学教理问答课本。”“为什么？”我吃惊地问道，“一位如此虔诚的母亲！……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的孩子为什么不学教理问答课本？”“为的是他们将来有一天会真正信仰宗教，”她说道，“我希望他们将来有一天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啊！我明白了，”我大声说道，“你不希望他们的信仰只是在口头上，不希望他们只知道他们属于哪一个教，而希望他们要信仰它。你的看法很有道理。要一个人相信他不懂的事物，那是不可能的。”“你真会说话，”德·沃尔玛先生微笑着对我说道，“你能由于偶然的原因成为基督徒吗？”“我要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坚定地对他说，“在宗教问题上，凡是我能懂得的东西，我都相信；而对于不懂的东西，我表示尊重而不否认。”朱莉向我做了一个表示赞成的手势，接着，我们又继续谈论我们的话题。

在谈到其他的问题时，她的话使我想象得到她对孩子的爱真是无微不至，而且有远见。她说，她的方法完全适合她自己确定的两个目标，即：一边让孩子的天性自由发展，一边对它进行研究。“在任何事情上，我的孩子都不会遇到什么人与他们为难，”她说，“而他们也不滥用他们的自由；他们的个性既不会变坏，也不会变得过分拘谨。我们让他们自由活动，以增强他们的身体，并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我们不用奴役人的事情去败坏他们的心灵。别人对他们的恭维，也不会使他们因此就自以为了不起；他们既不把自己看作是有力量的人，也不把自己看作是戴着锁链的动物，而是把自己看作自由自在的幸福儿童。为了保证他们不受外界的罪恶的侵害，我认为，他们拥有一种比大人说的千言万语更为有效的预防药，因为，大人的千言万语，他们是不听的，听不到几句就感到厌烦的。他们的预防药是：他们周围的人的模范行为和言谈（在我们家里，大家谈话都是很自然的，我们没有专门为小孩子编造一套话）以及他们身在其中的和睦气氛、彼此协调与言行一致。

“在他们天真烂漫的活动中，他们没有看见过罪恶的事例，他们怎么会做出罪恶的事情？他们没有任何机会接触使他们产生贪欲的事情，他们怎么会产生贪欲？没有人对他们灌输偏见，他们怎么会产生偏见？你看得很清楚，他们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不良的倾向。他们虽没有什么知识，但他们的头脑并不笨；他们虽也有欲望，但并不是非要人家满足其欲望不可。他们往坏的方面发展的倾向，早已得到防止；大自然的安排是正确的；我认为，我们所指摘的孩子们身上的缺点，其根源，不在大自然，而在我们自己。

“我们的孩子，完全按照他们心中没有被外界事物所扭曲的倾向行

事，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外露的和虚假的样子。他们严格保持他们原来的性格；我们天天都能看到他们原来的性格有所发展，并对天性的活动进行研究，深入探讨它们最奥秘的原理。孩子们深信他们不会遭到大人的斥责或处罚，所以他们也就用不着撒谎或做事躲躲藏藏的。无论是在他们之间谈话，或是对我们说话，都让人一眼就可看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活动。他们之间成天自由自在地说个没完，甚至在我们面前也没有一时一刻停止过。我从来不责备他们，也不命令他们闭着嘴巴不说，也不假装在听他们讲话；即使他们说的是一些应当加以斥责的乱七八糟的话，我也装作不知道，但实际上，我对他们讲的话是非常注意地听的，只不过他们没有看出来就是了。我把他们做的事或说的话都如实地记下来。应当加以培育的，是地上自然生长的东西。他们嘴里的一句难听的话，就是一株杂草，而它的种子，则是由风从别处刮来的。如果我用斥责的办法把那株杂草割掉，它不久又会重新长起来的。我不这样做，我暗中查找它的根源，我要除它的根。我只不过是园丁的助手而已，”她微笑着对我说，“我要锄去园中的杂草，把有害的草都除尽，而培育好草的工作，则由他去做。

“你要知道，尽管我花了许多心血，但要取得成功，还须得到他人的支持；我的工作的成功，有赖于也许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找到的各种因素的配合。我们需要有一个知识渊博的父亲的指导，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偏见，找到从孩子诞生之时起就开始培养的好办法。在实行这个办法方面，我们需要他的耐心，我们不能有任何与他的指导相矛盾的做法；孩子需要有相当充实的先天所得和令人喜爱的健康的身体；他周围的仆人必须是很聪明的有心人，在主人家里要不停地工作，只要有一个仆人是粗野的或爱吹牛拍马的，就会使大家的苦心安排破坏无遗。我当然知道，有许许多多外来的因素会使我们精心设计的方案遭到破坏，把我们齐心协力进行的工作全盘打乱；感谢命运的帮助，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过，应当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实行这种明智的做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认为，”我大声说道，“家庭的幸福也有赖于做法的明智。难道你没有发现，你所强调的各种因素的配合，都是出自你的安排，使你身边的人都不得不学你的样子吗？操持家务的母亲们，你们抱怨得不到人家的支持，这要怪你们没有正确理解你们的权利；只要你们按自己的身分行事，则一切障碍都可克服；只有你们很好地尽你们的义务，你们才能迫使他人尽他们的义务。你们的权利，不就是自然的权利吗？尽管有人散布邪恶的说法，但你们的权利是永远受到人们的尊重的。啊！你们要以作贤妻良母为荣；世间最温柔的权威，才是最受人尊敬的权威。”

在结束这次谈话的时候，朱莉说，自从昂莉叶蒂来了以后，所有的工作都进展得更加顺利。“当然，”她说，“如果我在他们弟兄两人之间采用互相竞赛的办法，我也许就用不着那么操心和想那么多办法了，但我觉得这个办法太危险，我宁可多辛苦点，而不愿冒任何危险。在这方面，昂莉叶蒂可以辅助我，因为她是女孩子，是他们的姐姐；他们都非常喜欢她。她的聪明远远超过了她的年龄；在一定程度上，我使她成了他们的第一位女教师；他们愈听她的话，我的计划便愈能获得成功。

“至于她，她的教育，由我负责；不过，对她的教育方法完全不同，

值得我们在另外一次谈话中单独谈。目前，我可以这么说，除了大自然赋予她的天资以外，我们还想给她增加点什么的话，那是很难的，因为，在世界上如果要找一个能赶得上她的人的话，那就只有找她母亲本人。”

绅士，我们天天都在盼望你到来。这封信，是我从这里发出的最后一封信。我当然知道你还要在军队里多呆些日子的原因，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寒而栗。朱莉也为此感到不安；她请你常来信，把你近来的情况告诉我们。她还希望你想到：你把你的生命拿去冒种种危险的同时，也使你的朋友寝食难安。就我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别的什么话要对你说。你要好好地忠于你的职责；我愈是绝口不说一句叫你胆怯的话，我的心才愈是贴近你的心。亲爱的博姆斯顿，我知道：只有为了你的祖国的荣誉，才值得你去流血牺牲；不过，难道你一点都不为那个纯粹是为了你才活在人间的人而爱惜你的生命吗？

书信四 爱德华绅士来信

从你最近的两封信来看，我发现，在这两封信之前，还有一封信。这封信，显然是寄到我的部队，信中谈的是德·沃尔玛夫人为什么暗自伤心的原因。这封信我没有收到。我猜想，是由于我们的信使遭到抢劫，把邮包丢失了。因此，我的朋友，请你把信中的内容再写信告诉我。我现在忧心如焚，急于想知道详细的情形，因为，让我再说一次，如果愉快和宁静不来到朱莉的心里，它们在世间哪里还找得到容纳它们的地方呢？

她担心我会遇到危险，对于这一点，请她放心。我们的敌人真狡猾，弄得我们疲于奔命，他们就是那么一点儿人，竟耗尽了我們所有的力量，使我们处处都无法对他们发动进攻。不过，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克服最好的将军也无法克服的困难，最后迫使法国人和我们打一仗。我估计，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打赢头几仗。在德廷格，我们固然是打了一次胜仗，但很可能因此使我们在弗朗德勒吃一次败仗。他们有一位伟大的统帅指挥，而且，这位统帅对他所指挥的部队深有信心。法国的士兵对自己的将军完全信任，因此是不可战胜的。反之，如果他们的指挥官是他们所轻视的朝中的宠臣的话，我们要打败他们，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是如此之多，所以只需等待对方在朝廷中彼此倾轧，就肯定有能战胜本大陆最勇敢的国家的机会。这种情况，他们知道得很清楚。马尔巴勒爵士看见一个在布莱汉之战被俘的士兵精神饱满和斗志昂扬的样子，便对他说：“在法国军队中，如果有五万个像你这样的士兵，法国就不会被打败了。”“哼！”那个投弹手反驳道，“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有的是；我们缺少的，只是一个像你这样的统帅。”现在在指挥法国军队的，就是他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我们却没有，不过，我们对这一点，考虑得不多。

不管情况如何，我都想看一看这一仗的结尾怎么打法，因此，我决定在部队撤回原驻防的地方以前，继续留在部队里。这样拖延下去，我们将得到许多好处。冬天已经提前到来，要越过那么多崇山峻岭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将到你们这里过冬，要明年春初才能到意大利。请告诉德·沃尔玛先生和夫人，我这样重新安排，是为了能从容不迫地欣赏你描写得那么动人的景致，并看望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多尔贝夫人。亲爱的朋友，请继续像从前那样给我写信；你的信将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我的行李已被人拿走，因此我手边没有书看，只好看你给我写的信。

书信五 致爱德华绅士

你来信说，我们将一起在克拉朗过冬，这使我心里感到无比高兴！不过，你要延长你在军中服务的时间，又使我感到十分惆怅！尤其使我感到难过的是，我现在才明白：在我们分别以前，你要参加战斗的主意已经打定，但你对我却只字不提。绅士，尽管我知道你这样秘而不宣的原因，但我并不感谢你。你是不是太藐视我了，让我继续活下去，是为了我好吗？或者，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爱情的旨趣太低，以为我宁要恋人而不愿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战死？即使我不配跟你一起去，你也应当把我留在伦敦。你把我留在伦敦，也不致于像这样把我打发到这里来，让我如此生气。

从你上封信中得知，我写给你的信，有一封你没有收到，因此使你对其后的两封信中谈的事情，有许多地方不清楚。不过，要详详细细地补叙得让你完全明白，只好等到我有闲暇的时候再说了。目前，最急迫的事情是：要设法使你对德·沃尔玛夫人秘密的伤心事不要感到担忧。

在她的丈夫走了之后，我和她谈话的内容，就不向你叙述了，因为涉及的事情太多，所以有一部分已经忘记了，而且，在她的丈夫不在家期间，我们谈了好几次话，因此只能简单扼要地讲一讲，而不能一一重复。

她告诉我说，她的丈夫为了使她生活得幸福，对她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然而，使她心里十分痛苦的，不是别人，也正是她的丈夫。他们相互依恋之情愈笃，反而愈使她感到难过。绅士，这个话，你相信吗？这个如此明智、如此通情达理和毫无邪恶与贪欲之心的人，却对美德之所以能受人称赞的道理一点也不相信，而且，在他无可指摘的清白的一生中，他心灵深处却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对宗教持可怕的冷漠态度；把这两种情况一加对比，便引人深思，使朱莉的心更加忧虑。看来，她是能够原谅他不敬神的，无论他是由于害怕神也好，还是由于傲慢之心促使他敢于和神对抗也好。一个有罪的人为求得良心的安宁而牺牲理智，一个武断的人非要自以为是地和一般人的看法有所不同，这种错误的做法至少是正在形成。“不过”，她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道，“一个如此诚实和一点也不自炫博学的人，怎么会是一个不相信宗教的人！”

必须了解这夫妇两人的性格，想到他们两人的心都集中在他们的家庭里，互相把对方看作自己的一半，在所有其他的问题上都步调一致，你才能想象得到他们单单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就足以破坏他们家庭的美好气氛。德·沃尔玛先生是在信奉希腊教的环境中长大的，因此对可笑的宗教崇拜的荒唐做法，是无法忍受的。他的理智不容许人们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合理的枷锁，不久就满不在乎地把它摆脱了；他把一个如此可疑的权威强加在他身上的东西都通通抛弃，成了一个不信宗教的人，一个无神论者。

以后，由于他陆续在几个天主教国家中生活过，所以不可能因为我们信基督教，他就对基督教的教义产生好感。他觉得，基督教的教义，和基督教的教士讲的不同。他认为，教义中的话，都是用一些毫无意义的词儿七拼八凑堆砌而成的空话和假话。他发现，所有一切诚实的人都一致赞同他的看法，而且不隐瞒他们的这一观点，就连行事谨慎的牧师

也在暗中嘲笑他们对公众宣讲的东西。他经常对我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说他经过许多时间的探讨之后，他一生中只发现三个信神的教士。由于他真心实意地想搞清楚这些问题，他竟坠入了形而上学的深渊。在这个深渊里，除了他自己带去的那套方法外，便没有其他的向导。由于他看见到处都是可怀疑的事物和矛盾，因此，当他最后来到基督徒当中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的心已经对真理关闭了大门，他的理智再也不能理解真实的东西；人们向他论证的一切事物，不仅没有使他确立反而使他彻底改变了他对宗教的看法，结果，不论什么教，他都一律反对；他虽不再是无神论者，但却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

正如你所知道的，朱莉的信仰是那樣的朴实和那樣的虔誠，然而上天賜與她的，却是這樣一個丈夫。不過，你必須和她以及她的表妹與我親密相處一段時間之後，你才能了解這個溫柔的人之篤信宗教，是多麼的出自天性。我們可以這麼說：沒有任何一樣塵世的东西能滿足她對愛的需要。多餘的感情必須回到它的源泉去。她與聖泰雷茲完全不同；她的心不迷於愛情，不輕易受騙，弄錯目標。她的心是一個真正的取之不斷的愛的源泉；無論是情人或朋友，都不能享盡她心中的愛；她把她多餘的愛奉獻給那個唯一配得到它的神。她愛上帝，但她的心不會因此就脫離其他的人，對人冷酷無情。所有這些由同樣的原因產生的愛，互相激勵，從而使它們變得更加溫柔和打動人心。在我看來，我認為，如果她不那麼愛她的父親、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表妹和我，她就不會那麼虔誠了。

奇怪的是，她愈是虔誠，她反而愈不相信自己是一個虔誠的信徒，而且忧伤地覺得自己的心靈，是一個不愛上帝的冷漠的心靈。“我的努力純屬徒勞，”她常常說，“我的心只有通過感覺或想象才能有所依附；我用什麼方法才能看見或想象偉大的神的力量是無限廣大的呢？當我想達到他那樣高的境界時，我不知道我應當從什麼地方做起；由於我覺得他和我之間沒有聯繫，因此我不知道應當通過什麼途徑才能達到他那里；我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感覺到，我发现，我已经落到了一种精疲力竭、极其颓丧的境地。如果我以我自己的情况去和他人相比的话，我很担心，我对神秘的事物的崇拜，不是出自充实的心，而是出自

但愿我没有听错这一句十分武断的话！我只想说明一点：说这种话的人，的确是有的，然而，各个国家和各个教派的教士的行为证明，说这种话的人的确是过于轻率。我加这个脚注的目的，不是我胆小怕事，不敢把这个意思写在正文里，相反，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教徒是排斥或迫害异教的人。如果我是法官，如果法律规定不信神的人必须处死，谁来告别人不信神，我首先就把他当作不信神的人处以火刑。——作者注

怎么！上帝只能够得到他所创造的人的剩余的爱吗？恰恰相反，世上的人能够用来占据人心的东西是如此之少，以致在人们认为已经使它充满的时候，它实际上还是空的。必须要有一个没有止境的目标，才能使它得到充实。——作者注

当然，要把人的心灵提到神那么高的境界，是需要动脑筋思考的。举行一次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礼拜仪式，便可以使一般人的心灵得到宁静；他们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些礼拜神灵的东西，使他们不必再动脑筋去思考神是什么样子。天主教徒根据这些原理去写圣徒传、定历法、建教堂、绘制小天使和漂亮的小男孩与美丽的女圣徒，难道做得不对吗？在一位美丽的和端庄的母亲怀抱中的小男孩耶稣，是虔诚的基督教展现给忠实的信徒观看的打动人心的美妙图像之一，——作者注

空虚的头脑。

“要怎样才能躲避已误入歧途的理智产生的幻影呢？我用一种粗俗的、但是是我能够理解的敬拜方式来代替那种超过我的智慧的文雅的静修。我违心地降低了神性的尊严，我在它和我之间放进了一些可以感知的东西，这样，我虽看不到它内在的实质，但至少能看到它产生的结果；我是因它做了好事才爱它的；不过，不论我采取什么方式，我奉献给它的，不是它所要求的纯粹的爱，而是私心的感谢。”

这样，在一个易动感情的人的心里，一切都以感情为准绳。朱莉认为，普天下的人都是能动之以情和义的；她到处都看到神的善行：她的孩子，是神交给她保管的珍宝；地里的出产，是神赠与她的礼物；她认为桌上的食物是神的恩赐；她在神的保护下安睡；她静静醒来，是受到神的召唤；当她受委屈的时候，她认为是神在教育她；她高兴的时候，是神在宠爱她；连她亲爱的人所享受的美好生活，都成了她敬拜神的新的理由。虽说她温柔的眼睛看不到宇宙的神，但她到处都看到人类共同的父亲在造福于人。她这样来敬拜神的崇高的善行，难道不是在尽她最大的努力来侍奉永远存在的神吗？

绅士，你想想，同一个虽采纳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又不赞同我们喜欢过这种生活的理由的人一起过隐居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我们既不能让他同我们一起请求神给我们以引导，又不能让他同我们一起祝愿神赐与我们美好的未来；我们看见他虽行善事，但又发现他对一切使善事值得去做的原因不理解；尤其不合逻辑的是，他一方面按不信宗教的人的方法思考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按基督徒的方式行事！你想象一下朱莉和她丈夫一起散步的情形：一个看见大地五彩缤纷的景色，便赞叹创造宇宙的神的伟大和巧妙的安排；而另一个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偶然的组合，是由一种盲目的力量使它们组合在一起。这两个恩爱夫妻，由于互相都怕使对方感到不快，使一个不敢深入地谈论问题，另一个不敢尽情抒发他们周围的事物使他们产生的感情；他们相亲相爱，然而，正是由于相亲相爱，他们反倒必须不断地自己限制自己。朱莉和我，我们几乎从来不单独去散步，以免看到动人的景色，使她想起这些痛苦的情形。“唉！”她很有感慨地说，“大自然的景色，在我们看来，是那么的活活泼泼，充满生机，但在不幸的沃尔玛看来，却是死的。在这个人人都用极其柔和的声音称颂神所创造的万物大和谐中，他所看到的，却是永恒的寂静。”

你是了解朱莉的，你知道这个感情外露的人是多么喜欢把自己的感情传给他人，因此，你可以想象得到：她这样限制自己，心中是多么痛苦，何况限制的原因，不是别的，而纯粹是由于本该事事都有共同看法的两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很不协调的情形，而且，更有甚者，除了这个不协调的情形外，她心中还产生了一些更可怕的忧虑。她想丢掉那些不由自主的可怕的忧虑，但始终丢不掉，它们每时每刻都来扰乱她的心。对一个温柔的妻子来说，一想到最高的神对其神性遭到轻视要进行报复；一想到她死后，那个为她带来幸福的人的幸福，将随着她的死而化为乌有；而且必然使自己的孩子把他们的父亲看成是被天主弃绝的人；一想到这些，她的心就感到害怕！面对这些可怕的情景，多亏她性情温柔，才使她没有陷入绝望的境地。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她对她丈夫的

不信神，感到难过，但也正是依靠宗教信仰，她才有了忍受这种难过心情的力量。“如果上天拒绝使这个诚实的人皈依宗教，”她常常这样说，“我只好请求上天让我第一个死去。”

绅士，这就是她心中暗自悲伤的真正原因，这就是她内心的痛苦：她觉得，她的良心要对他人之硬不信仰宗教担负责任，而且，她愈想掩饰她内心的痛苦，她内心的痛苦反而愈增加。无神论在天主教徒中已公开流传，然而在理智允许人们信神的国家里，尽管不信神的人的唯一借口已不存在，但无神论还是不得不躲躲藏藏。这种状况使人感到忧虑，虽然有某些大人物和富翁赞成无神论，但它却到处使受压迫的穷苦人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发现，它可以使他们的暴君摆脱自己所受到的唯一束缚，但同时也使穷苦的人们失去来生得到今生未能得到的唯一安慰的希望。德·沃尔玛夫人看出了她丈夫的怀疑一切的思想可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不良的后果，因此，特别注意不让她的孩子受这个危险的榜样的影响，不过，她也不要这个心地真诚、行事谨慎而又毫无虚荣之心、从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人把他的怀疑一切的思想非隐藏起来不可。他对人处事从来不武断；他也和我们一起去教堂，按固定的习惯行事；他不宣讲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信仰，不做受人指摘的事情；凡是国家要求一个公民做的事，他都按照法律规定的礼拜仪式去做。

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将近八年的时间里，只有多尔贝夫人知道这个秘密，因为朱莉告诉了她。此外，由于他们在表面上做得很好，一点破绽也没有，所以，尽管我和他们一起极其亲密地相处了六个星期，但一点儿可疑的现象也没有看出来；要不是朱莉亲自告诉我的话，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她决定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么深，还有什么可保密的？没有一个朋友分担她的忧虑，她的忧虑岂不愈来愈严重？再说，她也不希望我在她家期间，碍于我而不谈论这个使她极其伤脑筋的问题。最后，由于她知道你不久就要到我们这里来，因此，她希望，在取得她丈夫的同意后，把她的看法预先告诉你，想依靠你的聪明练达，来弥补我们的努力之不足，并取得只有你才能达到的效果。

从她选择把她的忧虑告诉我的时间来看，我怀疑她还有另外一个不愿意告诉我的原因：她的丈夫已经走了，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心是相爱的，还记得往昔的情形，如果两颗心有一时一刻彼此忘记了的话，我们立刻就会做出可耻的事情。我看得很清楚，她害怕和我单独见面，尽量避免和我单独谈话。在麦耶黎发生的那段插曲，使我深深认识到：在两个人当中，那个最相信自己的人，必然不相信另一个人。

她天生的胆怯心理，使她产生了不必要的恐惧；她觉得，最可靠的办法是：在身边经常有一个受到尊敬的见证人，让一个能明察秘密行动和了解内心思想的正直的和令人畏惧的监察官作为在场旁观的第三者。她周围都有最威严的评判人，我不断看见上帝站在她和我之间。什么样的犯罪的念头能逃过这样的守护人的监督？我的心被她的热情的火所纯洁，因此，我也像她那样处处遵循美德的引导。

当她的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我们面对面的单独谈话的内容，几乎都是这些严肃的问题；他回来以后，我们也经常当着他的面重谈这些问题。他也参加谈论，好像谈的不是他，而是别人似的；他对我们心中的担忧，不仅没有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态度，而且经常对我们与他辩论的方法提供建议，然而，正是这样，反倒使我们失去了成功的希望，因为，如果他不那么耐心的话，我们就可以严厉批评他心灵上的大缺点，向他指出，正是由于这个缺点，才使他不相信宗教。不过，如果问题只是在于说服他的话，我们到哪里去找到他尚未具备的知识和尚未听说过的道理来说服他呢？当我想和他争论的时候，我发现，我能够运用的论据，已经被朱莉用完了；我贫乏的知识，与她出自心灵的辩才和她分析入微的说服力相比，差得太远。绅士，我们将永远不能把这个人拉到信仰宗教的轨道上来，因为他头脑太冷静，但他绝对不是一个信奉异端的人；谁也无法感动他：他在内心上即感情上还没有得到神的存在证明，而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使其他的论据不为他所驳倒。

不论他的妻子多么注意，不让他看出她的痛苦，但他还是感觉到了，而且尽力分担她的痛苦；想瞒过那么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那是不可能的；她愈想隐瞒，反而使他对这使人备受折磨的忧虑更有所觉察。他对我说，他曾经有好几次准备在表面上让步；为了使她的心灵得到安宁，他曾经想假装表现某些他心中实际上没有的感觉。不过，这种可鄙的想法，他是绝不会实行的。掩饰内心真实思想的做法，不仅不能使朱莉产生好感，反而会给她增添一层新的痛苦；他们之间的真诚和坦率以及能使许多痛苦得到减轻的两心相印的感情，将受到不良的影响。为了使他的妻子不致于那么担忧，他就非得降低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吗？他不仅没有对她有所隐瞒，反而很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不过，他的话说得很简略，既没有对一般人的庸俗之见说什么轻蔑的话，也没有对大人物的狂妄自大的嘲笑反唇相讥，因此，他平平淡淡的一番表白，虽没有使朱莉生气，但却使她感到苦恼。由于她不能使她的丈夫接受她的观点，按她的希望去做，她便更加细心地使他周围的一切都能使他感到温暖，而他也使自己享受的幸福到此为止，不再多求。“唉！”她温柔地说，“如果这个不幸的人要把他的天堂建筑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们就要尽可能把他的天堂建筑得很美好。”

他们在感情上的这个矛盾给他们夫妻生活中所投下的忧郁的阴影，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更清楚地表明朱莉的巨大的影响力是不可战胜的，通过她温暖人心的做法，使忧郁的阴影大为冲淡，也许，在世界上只有她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所有的争论，他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不仅不会发展成尖锐的对立，不会发展得谁也看不起谁，互相吵起来，反而最终总是以某种动人的场面结束，使他们比以前更加相亲相爱。

昨天，我们谈的是平常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谈的问题，即：恶的起源问题。我力图证明，在生物界中，不仅没有绝对的和普遍的恶，而且，即使是有个别的恶，它也没有初看起来那么严重，何况它

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做法，岂不是比狂热的迫害更符合人的天性吗？那些迫害他人的人，成天忙于折磨不信宗教的人，他们甘愿充当魔鬼的马前卒，好像非把不信宗教的人今生就打入地狱不可似的！这一点，我要继续不断地说，因为那些迫害人的人根本不是信徒，而是骗子。——作者注

又远远被特殊的或个别的善所克服。我向德·沃尔玛先生举出他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对他所享受的幸福做过深入的观察，因此，我描述起来是如此地符合实际，以致使他大为感动。他打断我的话说：“朱莉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她经常以感情来代替理智；她的感情是那样地动人，使我只好用拥抱她的方式来回答她。”接着，他微笑着对我说：“她这个辩论的方法，不是从她的哲学老师那里学来的吗？”

他这句开玩笑的话，要是在两个月以前说，那会使我大吃一惊的；好在使人感到拘束的时候已经过去，因此我只是笑笑而已；朱莉尽管有点儿脸红，但她并不比我显得更难为情。我们继续谈论。对于恶的数量问题，他并没有争论，并承认这一点应当详细谈一谈，因为不论是多还是少，恶总之是存在的。他单单从恶的确存在这一事实推论它产生的第一原因，是由于缺乏权威，缺乏理解或善意；而我则竭力指出，身体上的痛苦的根源在于物质的性质，而精神上的痛苦的根源在于人的自由。我告诉他，除了创造像他那样完善的而且不受任何恶侵袭的人以外，其他任何事情，神都能办到。当我们讨论得正热烈的时候，我发现朱莉忽然不见了。她的丈夫看见我东张西望地找她，便对我说：“你猜她到哪里去了？”我回答说：“她去布置家务活儿了。”“不是，”他说道，“在这个时候，她是不会去办别的事情的。她用不着离开我，就会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闲着没有事做的时候。”“她到孩子们的房间里去了。”“她很少到她的孩子的房间去，她不会把她的孩子看得比拯救我更重要。”“喔！”我说道，“她做什么去了，我虽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她做的事情都是有益的。”“更不对了，”他冷冷地说道，“来，来，你看我猜得对不对。”

他开始放轻脚步向外走去，我脚尖着地跟在他身后。我们走到她的房间的门口：门是关着的。他猛地把门推开。绅士，真想不到！我看见朱莉跪在地上，两手合掌，两眼直流眼泪。她急忙站起来，擦一擦眼睛，把脸藏起来，想赶快跑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样的羞愧样子。她的丈夫不让她跑掉，他心情激动地向她跑过去。“亲爱的妻子，”他拥抱着她说，“从你祝愿的真诚样子，就可以看出你这样祝愿的原因。为了使你的祝愿产生效果，还缺少什么呢？好啦，如果你的祝愿能上达天庭，上天很快就会满足你的心愿的。”“我的心愿一定能得到满足。”她用很坚定的和有信心的语气说道，“不过，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得到满足。要是我能用我的生命去换取我的心愿早日实现就好了！我的生命的最后一天将得到很好的使用。”

快来吧，绅士，别再去打那些给人类带来灾祸的仗了；你赶快来这里来履行一项更高尚的义务。难道说明智的人竟以把人杀光为荣，一个人也不救吗？

此处原来有一封绅士致朱莉的长信，接下来本该披露这封信，但由于一些合理的原因，我只好把它删去了。——作者注

书信六 致爱德华绅士

什么！在离开部队之后，你还要到巴黎去一趟！看来，你把克拉朗和住在克拉朗的她完全忘记了。在你的心目中，我们是不是没有海德绅士那样重要？这位朋友，是不是比在这里等待你的人更需要你？你迫使我们不得和你的愿望相反，巴不得法国当局不让你得到你所需要的护照，你应当知足了；快来看望你的可敬的女友。不管他怎么说，也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将对你偏心的做法进行报复；不论你和他在一起是多么快活，我敢断定，当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你没有把你的时间用在我们这里。

在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我开始还以为你有秘密的使命……多么适当的奔走和平的人啊！……不过，双方的国王对正直的人是不是相信呢？他们敢不敢说真话呢？他们是否尊重真正有才能的人呢？……不，不，亲爱的爱德华，你不是一个适合于当使者的人。我敢说，要不是你一生下来就是英国的绅士的话，你一辈子也不会当绅士的。

朋友，快到这里来吧！你在克拉朗，比在宫廷里还舒服。如果我们重新聚首的希望得以实现的话，我们将在一起度过一个多么美好的冬天！每天都在准备这件事情；这两个互相视为亲人的相亲相爱的妇女中的那一位妇女，不久就要到这里来；现在，她们好像是只等你来，就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要了。当你得知和德丹治男爵打官司的对方碰巧要从这里经过时，你就预言过他们见面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你所预言的事情果真发生了。那个爱打官司的人，尽管和他的对手是一样的固执和不容商量，但也未能顶住那股使我们大家都屈服的影响力。在见到朱莉之后，在听了她说的道理以后，在和她交谈之后，他感到羞愧，说他不该去告她的父亲。他已经心情愉快地回伯尔尼去了。双方和解之事，正在顺利进行；从男爵最近的一封信看，他几天之后就会到我们这里来的。

这些情况，你也许已经从德·沃尔玛先生那里知道了，而你大概不知道的是，多尔贝夫人把她的事情料理完毕之后，已经于星期四到这里来了；她今后将以她朋友的家为家。她把她到达的日期只告诉了我，所以我瞒着德·沃尔玛夫人（因为多尔贝夫人想使她喜出望外，大吃一惊）悄悄去接她，在快到鲁特黎的地方接到之后，就立即和她一起回来了。

我发现她比从前更活泼、更漂亮多了，但表情变化无常，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不怎么听，回答得更少，而她自己讲起话来，也杂乱无章，前后不连贯。每当我想从她那里知道我想知道的事情时，她就显得非常不安，可以说她急于想再返回她家去一趟。她这次来的日期尽管推迟了很久，但看来还是走得非常匆忙，以致把女管家和仆人们都搞得很忙乱。在她带来的小小的行李包中，各种杂七杂八可笑的东西都有。她贴身的女仆担心她忘记了什么东西，而克莱尔总说已经让人把东西都放在马车的车厢里了；有趣的是，到车厢里去找，车厢

指朱莉的表妹多尔贝夫人。

我觉得，如同在其他几个地方一样，这当中还缺少几封信。读者也许会说，像这样删去几封信，效果反而会更好；我完全赞成读者的意见。——作者注

里却什么东西也没有。

由于她不愿意让朱莉听见她的马车到达的声音，她在街上下车，像发疯似地跑过院子，而且是那样飞快地往楼上跑去，以致刚刚跑过头一段楼梯，就不得不停下来歇口气，才能继续向楼上跑去。德·沃尔玛先生向她迎了上去，可是她对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打开房门的时候，我看见朱莉面向窗子坐着，小昂莉叶蒂像往常那样坐在她的两膝上。克莱尔本想说一番充满激情和欢乐的动人的话，但她的脚跨上门槛时，把想好的那番话全都忘记了。她向她的朋友扑过去，用难以形容的兴奋的声音说道：“表姐，我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死也不离开你了！”昂莉叶蒂一看见她的妈妈，便跳下地，向她妈妈跑过去，高声喊道：“妈妈！妈妈！”这个小女孩用劲太猛，以致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克莱尔的突然出现，昂莉叶蒂的突然跌倒和大家高兴的忙乱情景，使朱莉吃惊得猛地站起身来，张开双臂，尖叫一声，她自己也跌倒在地上，而且还受了伤。克莱尔原来是想搀扶她的女儿，但一看见她的朋友脸色苍白，竟吓得停住脚步，不知道该去搀扶哪个好。她看见我把昂莉叶蒂扶了起来，便跑过去搀扶晕倒的朱莉，然而，最后连她自己也跌倒在朱莉身上，晕了过去。

昂莉叶蒂看见她们两个人动都不动了，便哭了起来，高声叫喊，使芳烁茵闻声赶来：一个跑去扶起母亲，一个跑去扶起主人。而我，既感到吃惊，又感到高兴，搞得手忙脚乱，大步在房间来回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连声叹气，身子不由自主地颤动。沃尔玛，冷静的沃尔玛，也受到了感动。感情啊！感情！温柔的心灵！哪一个铁石心肠不被你所感动？哪一个不幸的人不被你感动得流下眼泪？但这位幸福的丈夫，不仅没有跑过去搀扶他的妻子，反而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目不转睛地观赏这动人情景。“别害怕，”他看见我们忙乱的样子说道，“这只不过是令人欢乐的事情在一瞬间耗尽了她们心灵的力量，其目的，是为了使它获得新的精力。这没有什么危险。让我来享受我所感到的快乐，你们也来和我一起分享。刚才的事情你们都参加了！这种机会，我可没有得着，因此，在我们六个人当中，我的运气最不好。”

绅士，根据开头这几分钟的情形，你就可以推知其余了。这次聚会，使家里的人都感到欢欣，沸腾的气氛到现在还没有平静下来。朱莉高兴得忘乎所以；她这么激动的样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大家欢喜得说个没完，一再互相拥抱。这一天，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甚至连阿波罗厅也不想去了，到处都是令人高兴的事，用不着到那里去了。到了第二天，大家才冷静下来，准备办一次庆祝会。如果没有沃尔玛，事情很可能办得不妥当。每个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怎么玩得痛快，就怎么玩。庆祝会办得虽不铺张，但很有乐趣；会上七嘴八舌，乱作一团，使庆祝会开得更加激动人心：那乱哄哄的样子，它本身就是会场上的最好的装饰。

今天上午，确定让多尔贝夫人担任总务即女管家的工作。她立即开始执行任务；她那股积极肯干的天真劲头，我们看了都觉得好笑。在走进那间漂亮的餐厅吃午饭的时候，这两个表姐妹看见餐桌周围用她们名字起首的字母构成的图案是用鲜花组合而成的；朱莉马上看出是谁做的：她高兴得拥抱我，而克莱尔却一反她过去的习惯，迟迟不敢向我致谢。沃尔玛用开玩笑的口气责备她，她只好红着脸儿学她表姐的样子拥

抱我。她这种羞答答的样子，尽管我曾经看到过多次，但这一次却对我产生了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效果；她两臂拥抱我的时候，我的心不能不有所感触。

下午，在妇女们聚会的内室举行丰盛的茶话会，沃尔玛和我被邀请参加。男人们玩多尔贝夫人安排的游戏，那个新来的人玩得最好，尽管他比其他的人练习的时间都少。克莱尔的技巧并不比他差，昂兹也玩得不错，但他拒绝领奖，但所有在场的人都非要他接受奖品不可；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了为人诚实的作风。

晚上，家中所有的人（又增加了三人）在一起跳舞。克莱尔好像是由仙女的手打扮过似的，她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漂亮。她又是跳舞，又是和人又说又笑；她指挥一切，什么都管。她发誓说，一定要把我累得筋疲力尽；一口气跳了五六次快步舞之后，她也没有忘记照例责备我一句，说我跳舞也像一个哲学家，而我则说她跳起舞来活像一个小妖精，劲头不小。我担心她白天黑夜都不让我休息。“恰恰相反，”她说，“再跳一次，就让你去好好地睡一觉。”说完，她就拉着我的手去跳舞了。

她一点也不知道疲倦，而朱莉则不行：她勉强支持，跳舞的时候腿好像在发颤，她太激动了，所以反倒乐不起来。我好几次看见她流下欢乐的眼泪。她出神地看着她的表妹，她喜欢把自己看作是局外人，虽然这个庆祝会就是为她举办的；她把克莱尔看作是可以对她发号施令的一个家庭的女主人。晚饭以后，我放了几响从中国带回来的鞭炮，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很新奇。我们一直玩到深夜才散会。多尔贝夫人累了，或者说大概也感到累了，因此，朱莉让大家早些回去睡觉。

逐渐逐渐地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一切又秩序井然。克莱尔尽管性格开朗，成天笑嘻嘻的，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会摆出一副发号施令很有权威的样子。她办事很有头脑，很有判断力；她还具有沃尔玛那样锐利的眼睛和朱莉那样善良的心，因此，她的举止言谈虽然是非常的随便，但也十分谨慎。尽管那么年轻就成了一个寡妇，并掌握她未成年的女儿的财产的享有权，但无论是她女儿的财产还是她自己的财产，在她掌管期间都有所增加。所以，我们毫不担心，都相信这个家在她经营之下会比从前好。这样，就可以使朱莉把她的全部精力用之于她喜欢的工作，即教育孩子。我深信，这样安排，对昂莉叶蒂有极大的好处，让她的两个母亲，一个减轻另一个的负担。我之所以说她有两个母亲，是因为从她们对她的态度来看，很难看出哪一个是她的生身之母。今天来的客人，有几位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她的亲娘。两个人都叫她昂莉叶蒂或“我的女儿”，都这样叫法，毫无分别。她管一个叫“妈妈”，另一个叫“好妈妈。”她对两个人都同样亲热，对两个人的话都同样地听。如果客人们问这两位夫人：昂莉叶蒂究竟是谁的孩子，每个人都会回答“是我的孩子。”如果问昂莉叶蒂，她会回答说她有两个母亲。结果，弄得谁也搞不清。最有辨别力的人认为朱莉是她的亲生母亲。昂莉叶蒂（她的父亲是金色头发）跟朱莉一样，长一头金发，样子很像朱莉。深情的母爱，在朱莉的温柔目光中，比在克莱尔活泼的目光中表现得更明显。小昂莉叶蒂对朱莉总带着一种更加尊敬的样子，对自己的言谈举止更加注意。她不由自主地经常来到朱莉身边，而朱莉也总有事情要告诉她。应当承认，从表情上看，她对“好妈妈”是比较偏向的。我发现，这一错误，

在这表姐妹两人看来是如此有趣，以致使她有时候干脆故意这样做，好让她们二人感到高兴。

绅士，再过半个月，你就要到这里来了。来到这里以后，谁要是再说他要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去寻找他在这个家庭里没有找到的美德和欢乐，我们就要另眼看他了。

书信七 致爱德华绅士

这几天，我每天晚上都想给你写信，但劳动一天之后，我一回到屋里就想睡觉：早晨，天一亮我就又要去干活。一种比酒还令人陶醉的兴奋劲儿使我的心灵深处感到：虽成天忙个不停，但忙得很有趣。我想有片刻工夫不去看那些使人快乐的事情，都办不到，因为，每一件使人快乐的事情，在我看来都有它的新意。

我只要和我在这里结识的这些人在一起，住在哪里都是快活的。不过，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使我对克拉朗这个地方这么喜欢呢？这是因为我在这里真正领略到了农村的美。这句话，几乎是我头一次敢这么说。城里的人是不喜欢农村的，他们在农村甚至不知道怎么生活；即使他们到了农村，他们也看不懂农民在地里所干的活儿。他们看不起农活和住在农村的乐趣，他们对农村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到了农村，就好像到了外国似的。他们在农村感到不舒服，这我一点也不奇怪。到了农村，就要像一个农村人的样子，否则，干脆就别到农村去；要不，你到农村去干什么呢？自以为到农村去过的巴黎人，到了农村也没有和农村生活沾边：他们把巴黎的那套生活方式带到农村去了。什么歌唱家呀，自诩为有才学的人呀，作家呀，寄生虫呀；这一帮人都跟着巴黎人到农村去了。赌博、听音乐、演喜剧，他们到了农村，就只知道干这些事情。他们桌上的饭菜跟巴黎一个样，而且按原来的钟点吃，仍然按巴黎的派头吃巴黎菜。他们到了农村，也按原来在城里的那套规矩办；这样，还不如呆在城里，不来农村的好，因为，不管他们多么富有，不管他们准备得多么周到，他们终归会感到缺少点什么，他们总不能把整个巴黎都随身带到农村去吧，所以，这种变化，对他们来说，代价太高，想方设法避免；他们只会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总感到生活十分乏味。

农村的活儿，谈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其实它本身并不辛苦到需要人家表示怜悯。它既对大众有益，也对个人有益，所以是很有趣味的；它是人应尽的第一个天职：它使我们心中感到愉快，回想起黄金时代的美。看到耕作和收获的情景，我们的想象力是不会一点也不活动的；田园生活的朴素无华，的确有它感动人心之处。你看：人们在牧场上一边翻晒牧草一边歌唱，远处有成群的牛羊；我们的心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感动，而感动的原因何在，连自己也不清楚，所以说，大自然的声音有时候能软化我们残忍的心。尽管我们听到它的时候，心中有一种不必要的惋惜的感觉，但它是那样的柔和，使人听了不能不感到快乐。

我承认，在税吏大量吞噬土地果实的地区，田园的荒芜，吝啬的农夫的贪得无厌，无情的主人的苛刻待人，所有这些，严重地损害了农村风光的美。在鞭打之下几乎要断气的瘦马，又饿又累、衣衫褴褛的贫穷的农民，房屋破烂不堪的小村庄，构成了一幅悲惨的景象：当人们想到

还有打猎。不过，他们打猎也是舒舒服服地打的，既不感到累，也不会领略打猎的乐趣。在这里，我不准备谈打猎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太多，在一条脚注里是谈不完的。这个问题，我以后会有机会在其他地方谈的。（后来，卢梭在他的《爱弥儿》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在今天还是值得借鉴的。请参看卢梭《爱弥儿》第四卷第四六七和五二一页，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版——译者。）

出卖血汗的穷苦人时，几乎都后悔不该做人。但是，看见善良和聪明的理财家把耕种土地看作是创造财富和带来欢乐的手段，那是多么令人高兴啊！看见他们大把大把地将神的赐与分给众人；用他们仓里、窖里和阁楼里装得满满的粮食，把他们周围的人都养得很健壮，使他们周围的人愈来愈富足和欢乐，把他们用以发家致富的劳动变成无穷的乐趣，那是多么惬意啊！谁能不产生这些事物使人产生的美妙的幻想呢？人们忘记了现今是什么时代，也忘了他们同时代的人；他们又回到了《圣经》上所说的族长统辖的时代，每个人都愿意自己动手劳动，分担一份田间的农活，并分享农活带来的幸福。啊，在天真无邪的爱时代，妇女们是那样的温柔和端庄，男人是那样的诚朴，生活得那样美满！啊，拉结！你这个迷人的、被人执着地爱慕的女子，那个为了能够娶你为妻，当十四年奴隶也不后悔的人，是多么幸福！啊，拿俄米的好学生！那个善良的老人，有你温暖他的脚和他的心，他是多么幸福！不，美的事物，只有在田间劳动中才最能表现出它们的魅力。在田间，执掌美和欢乐的女神坐在她们的宝座上，她们朴朴素素，表情十分欢乐；不论你愿意或不愿意，你都将敬拜她们。好了，绅士，现在让我们继续谈我们的事情。

这一个月以来，秋天的阳光催促着欢乐的收获葡萄的时刻早日到来；已开始下了几次霜，为收获工作拉开了序幕；葡萄架上挂着一串串的葡萄，把里埃老人送来的礼物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好像是在邀请大家都去摘取。所有的葡萄园都结满了上天为了让穷苦的人们忘掉忧愁而赐与他们的美好的果实；酒桶和酒缸发出碰撞的响声；人们从四面八方搬来勒格列发斯；收葡萄的姑娘们的歌声传遍了各个山岗；川流不息的人把收获的葡萄运到压榨机那里去；乡村制作的乐器发出催人们加油干的粗里粗气的声音；人人皆大欢喜的情景此时已到处呈现；最后，那浓雾迷漫的烟幕，宛如戏台的幕布一样，在早晨被太阳拉开，让人们观赏那动人的戏剧；所有这一切，使收获葡萄的工作具有节日的气氛。这节日的气氛，事后回想起来更加有趣，因为，只有在这种场合，人们才能把劳动的乐趣和效益结合在一起。

德·沃尔玛先生把最好的土地都用来种植葡萄，所以他预先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酒缸、压榨机、食品柜和大木桶，全都准备好了，只等装甜甜的葡萄汁了。德·沃尔玛夫人指挥葡萄的收获工作，如工人的挑选，工作的分配和工作进度的安排，都由她负责。多尔贝夫人则主管伙食和按照制定的规章发放工人的工资；他们制定的规章，是绝对不许违犯的。我负责检查工作；朱莉受不了酒缸的酒气，所以就由我去监督操作压榨机的工人执行朱莉的指示；克莱尔对我做这个工作极表赞成，

指雅各。雅各为了娶拉班的二女儿拉结为妻，先后两次服侍拉班共十四年。事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十九章第十五—三十节。

指路特。

指波阿斯。关于路特和波阿斯的故事，请见《圣经旧约全书·路特记》。

在沃洲，开始收葡萄的时间相当晚，因为葡萄主要是用来酿造白葡萄酒的；下霜对葡萄有好处。——作者注

酒神巴卡士的别名之一。

当地人使用的一种大酒桶。——作者注

她知道我是一个品酒的行家。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分配的：摘葡萄的工作，大家都得会，哪里缺人，就去补上。所有的人都天一亮就起床，大家集合起来一起到葡萄园去。多尔贝夫人觉得她的工作还不够她忙，又自动增加任务：去监督和训斥那些懒人。我可以这么说：她对我也照样执行她的任务，而且还存心对我更加严格。至于那位老男爵，当我们大家都在劳动的时候，他却端着一支猎枪到处转游，而且还常常把我从摘葡萄的女工那里叫去和他一起去打斑鸠。这件事情，难免让人们认为是我暗中要他这样做的，结果，我逐渐逐渐地失去了哲学家的称号，被人们改称为游手好闲的懒汉，当然，懒汉和哲学家实际上却也没有什么区别。

你从我刚才关于男爵的叙述就可看出，我们的和解是真诚的，因此，德·沃尔玛先生有理由对他的第二次考验感到满意。我，我对我的女友的父亲怀有仇恨！没有！如果我是他的儿子，我也许还不像现在这样十分尊敬他。说实在的，比这位善良的绅士更正直、坦率、宽容并在各方面令人钦佩的人，我还没有见过。不过，他的偏见之古怪，也真让人难以理解。自从他确知我不会成为他家的人以后，他就对我大为夸赞；只要我不当他的女婿，他就甘愿拜我的下风。我唯一不能原谅他的事情是，当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往往拿我这个所谓的哲学家过去所教的功课开玩笑。我觉得，他的玩笑开得太尖刻，很难令人接受。他看见我生气，反而发笑，并且说：“好了，我们去打斑鸠吧，我们的争论，进行到这里就够了。”接着，他一边走一边喊道：“克莱尔，克莱尔，给你的老师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我要让他吃个痛快。”他岁数那么大，可是他端着猎枪在葡萄园里跑得跟我一样快，而且枪打得极准。使我感到对他的嘲笑有所报复的是，他在他的女儿面前噤若寒蝉，不敢吭声。那个可爱的女学生，对她的父亲也像对她的老师那样威严。现在，让我继续谈我的收葡萄的事情。

自从我们开始这项有趣的工作以来，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但就整个工作来说，只仅仅完成了一半。预备拿到市场上卖的和平常储存的酒，只要细心酿造就行了；除了这类酒以外，那位仙女般的好心人，还特别为我们这些贪杯好饮的人酿制了味道更美的酒。在像变魔法似的酿造工作中（工作的详细情况，我以前跟你讲过了）我当她的助手，用同一个葡萄园的葡萄酿出世界各国的酒。有一种酒的酿造法是：当葡萄熟了的时候，她让人把葡萄枝弯到葡萄树的根部，让太阳把葡萄晒蔫，然后才摘下来，拿去造酒；另一种酒的做法是：她让人把葡萄一颗一颗地摘下来，除去籽粒之后，才放进酿酒桶去酿造；还有一种酒，她让人在日出之前去摘红葡萄，趁葡萄上还留有花和露水的时候，很仔细地放进压榨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从没有收入这本集子的朱莉的一封信中，摘录一段如下：“你看，这就是我对他的第二次考验，”德·沃尔玛先生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道，“如果他不亲近你的父亲，我就对他不信任。”“不过，”我说道，“如何把他对我父亲的亲近和你的考验，与你所发现的他们之间的反感调和起来呢？”“他们之间的反感已不存在了，”他说道，“你父亲的偏见，已经对圣普乐造成了莫大的创伤；现在，他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他不仅不再恨你父亲的那些偏见，而且还表示理解。男爵也不再担心他了；圣普乐的心是善良的，他知道男爵对他造成了许多伤害，但他对男爵表示同情。我认为，他们在一起是可以相处得很好的，彼此都将感到愉快。从此刻起，我完全信任他了。”——作者注

机榨出葡萄汁来酿制白葡萄酒。她还酿造了一种含酒精的葡萄酒，方法是：把在火上炼成糖浆状的未经发酵的葡萄汁放进桶里，如果要酿成干酒，就不要让它在桶内发酵；如果要酿成健胃的苦艾酒或麝香酒，就在酒中加药草。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酒，都各有特殊的酿造法，酿出来的酒，都是有益健康的纯酒。这样，除了地上的各种出产之外，他们又增添了一种节约开支的办法，单单用他们自己的葡萄就能酿造出二十个不同地方的酒。

你想象不到这些工作他们做起来是多么认真和多么快乐。他们一天到晚都喜笑颜开，歌声不停，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大家相处得极其亲密，人人平等，谁也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女士们都不拿架子，农妇们说话做事都很得体；男人们虽爱开玩笑，但不粗野。他们唱的歌最好听，讲的故事最动人，说的话最有风趣。大家在一起，还常常贫嘴薄舌、插科打诨地争吵几句。他们之间互相顶牛，为的是表明他们彼此之间是多么的互相信任。谁也不自以为是地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他们的白天全都是在葡萄园里度过的；朱莉让人在葡萄园里搭了一间小屋子，以便大家在天冷的时候到屋里去暖和暖和，下雨的时候可以到屋里去躲雨。我们和农民们在一起吃，而且是按他们的钟点吃，以便吃完之后和他们一起劳动。他们的饭菜做得虽然粗糙了一点，但味道很好，合乎卫生，都是些新鲜蔬菜。谁也不说三道四地取笑他们笨手笨脚的样子和土里土气的话。为了使他们感到轻松自在，我们和他们交谈的时候都不装模作样。我们的这番好意，他们也看出来，他们在这方面是很敏感的。看见我们对他们不拿架子，他们愈是循规蹈矩地守自己的本分。吃午饭的时候，有人把孩子们带来，让他们午后在葡萄园里玩。看见孩子来了，朴实的农民们是多么高兴啊！“啊，乖孩子！”他们用粗大的胳膊抱着孩子说道，“愿慈悲的上帝折我们的寿数去增加你们的岁数！你们要像你们的父亲和母亲一样，为本乡本土造福！”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当过兵的，使枪使剑，就跟使小截枝刀和锄头一样熟练，而朱莉在他们当中是那样地受到尊敬，她和她的孩子都受到他们的真心喜欢，这使我想起了勇敢的亚格丽娉让日耳曼里居斯的士兵看她的儿子的情形。朱莉啊，你这个无人可比的女人！你个人生活的朴实风范等于是明智的专制权威，大家都把神圣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每个人都愿意为了保卫你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你在爱你的这些人当中，比各国的国王在他们的士兵当中还生活得更安全和更光荣。

傍晚，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地一起回家。在收葡萄期间，他们对工人管吃管住。即使是星期天，在晚间布道之后，他们也和工人们呆在一起，跳舞一直跳到吃晚饭的时候。在其他的日子，大家回到住处以后，也是呆在一起的；只有男爵例外，他从来不吃晚饭，而且睡得很早，因此，朱莉也带着孩子到他的房间去，一直呆到他上床睡觉后才走开。此外，从开始收葡萄之时起，一直到最后结束，他们都不让乡村生活中搀

在瑞士，人们爱喝麝香葡萄酒，由于阿尔卑斯山上的药草比平原上的药草的效力大，所以通常都使用药草浸剂。——作者注

罗马皇帝日耳曼里居斯怕自己的士兵反叛，便让他的妻子亚格丽娉带着儿子远离军营，但当士兵看见亚格丽娉和她的儿子时，都大受感动，后悔不该有反叛的行为。

有丝毫城市生活的气息。他们庆祝丰收的狂欢活动，比罗马人的狂欢活动更有趣味和更有道理。罗马人颠倒主人和奴隶的位置的做法，实在是毫无意义，对主人和奴隶都起不到教育作用；而这里所实行的真正的平等，才合乎大自然的秩序，对主人有教育意义，对仆人也有安慰，因此，使大家建立了友好的联系。

集会的地方是一个古式建筑的大厅，有一个大壁炉，燃着一炉好火。大厅里有三盏用来照明的灯；德·沃尔玛先生给三盏灯都加上白铁灯罩，一则遮挡灰尘，再则可反射灯光。为了防止有人产生嫉妒和羡慕之心，主人特别注意：凡是朴实的客人们家里没有的东西，他们就不摆出来给客人们看；唯一能表现他们家境富裕的是：他们拿出来的虽然是普通的东西，但都是经过挑选的好东西，在分送大家的时候，送得稍为丰厚一些。晚餐是在两张长桌上吃；筵席上没有什么奢侈和讲排场的东西，但菜肴很丰盛，大家吃得很快活。主人、短工和仆人，大家同在一桌吃。每个人都要离座起来为大家上一次菜，毫无例外，也不偏心只给谁上，而且，上菜的时候，姿势很优美，表情很高兴。酒让大家随便喝；唯一的限制是，必须老老实实，能喝多少才喝多少。有这样受人尊敬的主人在座，就能管住大家，不过，并不因之就让大家感到局促和不快乐；万一有谁忘乎所以，主人也不因此就加以斥责，以免影响宴会的气氛，但第二天就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他辞退的。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的快乐气氛和季节的美，我按瓦勒人的生活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常常喝一点纯葡萄酒，不过，我喝的酒，一定要由这两个表姐妹之一亲手倒的；其他人倒的酒，我一律不喝。她们根据我的酒量倒，对我的酒量掌握得很适当；谁能比她们更善于控制我的酒量，掌握什么时候让喝或不让喝呢？如果一天的劳动很有成绩，加上进餐的时间长，而且吃得很痛快，则她们倒给我喝的酒就更有劲儿，我就开怀畅饮，喝个痛快，即使头脑清醒的德·沃尔玛先生在座，我也要喝，一点也不在乎。我不怕他明察秋毫的眼睛能看出我心中的思想。如果我心中想的是一件甜蜜的往事，只要克莱尔的眼睛看他一下，就把他骗过去了，而朱莉的眼睛看我一下，就立刻会把我看得满面通红的。

晚饭之后，大家还要在一起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梳麻。大家轮流一人唱一首歌；有时候，摘葡萄的姑娘们在一起合唱，有时候又依次由一个人单独唱，其他的人合唱歌词末尾的迭句。她们唱的歌，大部分都是老的抒情歌曲，曲调并不生动，但有一种我难以形容的古朴幽雅的韵味，使歌声在我心中久久萦回。歌词很简单朴素，往往还带有伤感的意思，不过听起来使人很喜欢。当我们听到歌词中有些词句我们从前曾经说过时，我们都禁不住有所感触：克莱尔禁不住微微发笑，朱莉的脸儿发红，

古罗马人在庆祝农神节那一天，主人要和奴隶颠倒位置：主人成奴隶，奴隶成主人。

如果能由此产生一个可使大家都快乐的等级，使等级下降的人看来，其状况并不比等级上升的人差，如果能这样的话，岂不说明：只要人们有时候能够和愿意脱离自己的等级，则谁是什么等级，就无所谓了。乞丐是可怜的，因为乞丐始终是乞丐；国王是可怜的，因为国王始终是国王。而中等等级，使人们可以享受到既高于自己又低于自己等级的乐趣，并扩大占有这种等级的人的知识，让他们去了解各种偏见，比较不同的等级。人们为什么说通常是处在中等条件的人最快乐和最有见识，在我看来，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作者注

而我则禁不住发出叹息的声音。我抬头看她们，回想起过去的事情，我感到全身战栗，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压力，给我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令人悲伤的印象。不过，在晚间的聚会中，我发现了一种我无法向你解说清楚的美，给我的感受极深。地位不同的人的这种聚会，聚会方式之简朴，对快乐、友情和安闲的追求，每个人的心灵感到的宁静，所有这些都确有某种动人心弦的魅力，使人感到他们唱的歌别有一番情趣。女声合唱的歌声很柔和。就我来说，我认为，在一切和声中，没有任何声音像齐唱这样好听，而我们之所以需要添加和弦，是因为我们的鉴赏力已经衰败的缘故。实际上，任何一种和声不都是出自一种普普通通的声音吗？我们对它可以添加什么，而又不破坏大自然对各种和谐的声音相对的音量定好的比例呢？把这个加一倍，而其他的又不加，我们岂不一下子就把比例破坏了吗？大自然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得尽量的好了，如果我们还想给它添加什么的话，结果必然会搞得一团糟的。

无论是晚间的工作或白天的工作，大家都要很起劲地搞竞赛。我昨天采取了一次弄虚作假的办法，结果使我遭到了一场羞辱。由于我不大会梳麻，同时又常常分心，而且又不愿意老让人家看见我梳的麻最少，我就用脚轻轻把我旁边的人梳的麻弄到我的麻堆里，结果被不讲情面的多尔贝夫人发现了。她给朱莉做了一个手势，朱莉立即把我当场抓住，狠狠地把我训斥了一通。“你这位坏先生，”她大声对我说道，不过说的话还不算不公正，而且语气也有点像开玩笑似的，“一个人就是这样逐渐变坏的，而且，最糟糕的是，觉得这样做，是很好玩的。”

那天晚上的情况就是这些。当回房间休息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德·沃尔玛夫人说：“好了，我们去放烟火。”于是，每个人马上拿着自己梳过的一捆麻茎（他劳动的光荣标志）很神气地把它放在院子当中，集中在一堆，做成一个纪功碑的样子，把它点燃；不过，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点的，这要由朱莉来安排：把火炬交给当天晚上干活干得最多的他或她；如果劳动成绩最好的是她本人，她也毫不客气地把火炬拿在自己手里，自己去点火。庄严的仪式一开始，大家就鼓掌欢呼。麻茎燃起一团明亮的火，直冲云霄。这是一团欢乐的火，大家围着它跳呀，笑呀。接着，主人请大家喝酒，为夺得冠军的人的健康干杯，然后，带着对一天的劳动感到满意、高兴和没有枉过一天的心情回房间去睡觉；大家第二天，第三天，一辈子这样干下去，也不觉得累。

那位贪污奶油的人，我觉得，这句话用在你身上最合适不过了（这句话，指的是德·拉士底克伯爵，因为他拒不把该交给德莱丝·勒瓦瑟尔的一罐奶油交给她。——原编者）。——作者注

书信八 致德·沃尔玛先生

亲爱的沃尔玛，请享受您一番心血培育的果实，请接受一颗净化了的心的敬意；这颗心没有辜负您对它花费的那么多精力。从来没有哪一个人曾经从事过您所从事的事业，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尝试过您所实行的计划，也从来没有哪一颗感恩的心感受过您对我的启发。我的灵魂早已失去了它的活力和它存在的意义，是您使我失而复得，我所失去的一切又回来了。我对美德和幸福已完全灰心；多亏了您，我的精神才获得了新生。啊，我的恩人！啊，我的父亲！我把我的整个身心都交给了您，不过，我奉献于您的，也像我奉献于上帝的一样，全都是得自您的恩赐。

我是否需要向您承认我的弱点和我的忧虑呢？到现在为止，我始终不相信我自己。仅仅在一个星期以前，我还感到十分羞愧，认为您所花的心血已付诸东流。对美德来说，这段期间是严峻的和令人担忧的；感谢上天，感谢您，这段期间已经过去。我不仅仅是因为您对我说我的弱点已经消除，而是我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不再需要您对我担什么责任，您已经使我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我应当离开您和她，以便看一看，没有你们的支持，我将成为怎样的人。正是在远远离开她居住的地方，我才能够学会不害怕接近她。

我已经把我们旅途的详细情况写信告诉多尔贝夫人，在这里，我不再向您重复了。我衷心希望您了解我的弱点。但我没有勇气把我的弱点告诉您。亲爱的沃尔玛，这是我最大的错误；我认为，我现在已经把这个错误改正得如此彻底，以致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骄傲，但彻底改正的时间毕竟尚短，所以，要我承认，那也是很难的。您对我的错误曾屡加原谅，您哪能不原谅我羞于提及此事的心呢？

我真是高兴极了；爱德华已经把事情详细告诉我了。亲爱的朋友，您要我为您效劳吗？您要我当您的孩子的老师吗？要三个孩子当中最大的孩子来教其他两个孩子吗？这个工作，我真是满心欢喜，求之不得啊！我承担这一如此高尚的工作之后，一定要加倍努力，才能不辜负您的期望！我曾经许多次大胆向朱莉说我打心眼里想担任这个工作；我一再很高兴地把您讲的话和她讲的话理解成对我的提议表示赞同！不过，尽管她对我的热心表示欣赏，而且似乎同意我这样做，但我发现，她不敢贸然和我正式谈及此事。我知道，要有幸做这个工作，必须具备做这项工作的才能，而不是请求就能请求到手的，因此，我等待着您和她对我做出信任和器重的表示。我的希望没有落空；我的朋友，请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

正如您所知道的，在我们对你们的孩子的教育问题进行过几次讨论之后，我根据讨论的结果，写了几条意见，并得到了您的赞同。我离开你们以后，对这个问题又再次思考了一番，并把我的想法归纳成一套完整的教育方法，等我把它更加完善之后就寄给您，由您仔细加以审定。此事，要等我们到了罗马之后，才有时间写信告诉您。这套方法，等朱莉对孩子的教育一结束，就开始实施，也就是说，这套方法是朱莉的教育方法的继续和发展，因为，全部方法的重点是：在使大自然创造的人适应社会生活的同时，要保护他的天性不遭到破坏。

经过您的细心照料，我已经恢复了理智，又重新成为自由的和

心境安泰的人。我认为，我已得到了我所喜爱的人的爱，美好的未来已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不过，同时也注定了我的心灵今后将永远不会平静。在接近我们旅途的终点时，我看出了我这位好友此行的关系之重大，涉及到他的命运，而且可以说，事情的成败要由我来决定。我是否能像他经常为我办事那样，至少为他办好这件事情呢？我是否能忠实地尽我一生中最重大的职责呢？亲爱的沃尔玛，我内心深处永远记得您的教导，但要使您的教导发挥作用，还必须像您这样行事明智才行。啊！要是我有一天看到爱德华幸福就好了！如果按照他的计划和您的计划，我们真的聚首在一起，今后不再分离，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心愿有待实现呢？只有一个，而这个心愿的实现，既不取决于您，也不取决于我或世界上的任何人，它取决于那个对您的妻子的美德准备了一份奖励并暗中记录您的善行的上帝。

书信九 致多尔贝夫人

亲爱的表妹，你现在在哪里？我这颗软弱的心，你曾经多次分担过它的痛苦和分享过它的快乐，并多次给它以安慰；你这位深知我心的朋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快来吧，让我的心今天向你的心诉说它的最大的过错。要洗涤我的心，这项工作难道不该由你来承担吗？尽管我已经就我的过错向你做过忏悔，但我的心是否知道它还应该自己责备它自己呢？它不知道；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了，而这个变化还是由你造成的：你给我换了一个新的心，而这颗新的心，现在要向你呈现它新生的感情。但我只是在把它交给你手中之后，我才认为我是真正解脱了我过去的心。啊，你这位看见它诞生的人，请听取它沉痛的哀鸣吧！

有一件事情你没有想到吧？我一生当中对我自己最感到满意的时刻，正是我此次离开你的那一瞬间。走过了漫长的歧路之后，我要把那一瞬间定为我今后补尽我早该尽到的义务的开始。我终于开始偿还这巨大的友谊债了：我将离开一个如此美好的住所，去跟随一个恩人，一个智者；他假称说是需要我的帮助，实际上是要看他对我的帮助是否能收到成效。我对于这次远离愈感到痛苦，我愈是以作出这样的牺牲为荣。我半生的时间已浪掷于追求一种痛苦的欲望，因此我要把我后半生用来挽回我前半生的损失，用我美好的德行向那个受到我这么多年衷心尊重的女人献以更真诚的敬意；我要以高尚的行为给我的青年时期打上标志，表明在那个时期，我没有使你和她以及我所爱的一切人因我的行为而感到羞愧。

爱德华绅士怕见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因此，我们决定不让你们发现，悄悄地走。虽然所有的人都在熟睡，我们也未瞒过你对我们友好的警觉。当我们看见你的房门半开着，你的贴身女仆在暗中警戒，而你前来迎接我们，并摆好了一桌茶点，我不禁想起了从前的事情；我把此次分别和上次分别做了一番比较，我觉得，我此次的心情和上次的心情迥然不同。我感到高兴的是，爱德华亲眼看到了两次离别的差异；我希望，到了米兰，能使他忘记那次在贝藏松的令人惭愧的场面。我从来没有感觉过我心中有这么大的勇气。我以我能向你表明我的勇气为荣，我要在你面前表现出你从未见我有过的坚决的样子；我认为，在离开你的时候，我必须有那么一瞬间让你看看我今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了这个想法，更增加了我的勇气；你对我的尊重，坚定了我的决心。也许在我向你道别的时候，我的眼睛是干的；当时，如果你的眼泪流到我的脸颊上的话，必然会使我两眼的泪水和你的眼泪流在一起的。

我走的时候，心中充满了责任感，尤其是你对我的友谊使我不能不把承担的责任铭记在心，决心要把我余下的生命用来尽我的责任。爱德华把我的错误一一加以回顾，在我面前展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情景。他义正辞严地指出我身上的弱点尽管是那么大，但他并不害怕会沾染上这些弱点。不过，他还是装出很害怕的样子，并怀着不安的心情对我讲述了他的罗马之行，并且说，他不应当有那样的依恋之情，以致情不自禁地又旧事重提。但是，我很清楚地发现，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我，使我远远地离开我面临的危险，而冒此更大的风险的。

当我们即将到达维尔勒弗的时候，一个骑一匹劣马的仆人从马上摔

了下来，头部受了轻微的挫伤。他的主人给他放了血，并打算就在这里过夜。我们早早地吃完午饭后，就骑马到贝克斯去看盐场。由于有许多特别的原因，绅士说他要进行一次仔细的考察。我做了测量，并画了分区晒盐场的草图。我们天黑才回到维尔勒弗。晚饭后，我们一边喝潘趣酒，一边聊天，直到深夜。这时候，他才告诉我要把什么事情交给我做。他还告诉我，为了使这样的安排能见诸实行，他已经采取了哪些步骤。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消息对我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我们谈了这件事情之后，就不想去睡觉了，然而，不管怎么说，觉还是需要睡的。

当我走进指定给我的房间时，我发现就是上次到锡昂时住过的那一间。一见到这个房间，我得到了一种难以向你描述的印象。它使我受到如此强烈的震动，以致使我觉得我顷刻之间又变成了那个时候的我。十年过去了，我的种种痛苦已完全忘记。唉！那件错误的事情是短暂的，而这第二次来到这个房间，使我感到我过去的痛苦对我的压力更加沉重。刚刚高兴了一阵之后，接踵而来的竟是这些痛苦的回忆。我心中产生了多么令人痛苦的前后对比啊！青春的美，初恋的甜蜜，你们为什么还要向我这颗充满厌倦的沉痛的心再次呈现昔日的情景？啊！美好的时光，幸福的时刻，你们已经一去就不再回来了！那时，我爱一个人，我也为一个人所爱。我怀着天真无邪的宁静心情尽情享受与她相爱的乐趣。我贪婪地品尝那使我心情愉快的生活的美妙感情，希望的憧憬使我的心为之陶醉。使人神魂颠倒的欢娱和如痴如狂的欣喜与难以控制的兴奋，耗尽了我所有的才情。啊！站在麦耶黎的岩崖上，时值霜天雪地的隆冬，眼前是可怕的深渊，在世界上，哪一个人的命运像我？……我哭泣！我觉得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我的心感到悲伤！……如果我一切都得到了，我今天将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一切都失去了，又将如何呢？……既然我得不到我的幸福，则我遭受苦难，就是命中注定的……因此，我哭了……你哭了？……不幸的人啊，你不要哭了……你甚至还没有哭的权利……万一她死了！在狂怒的时候，我要大声叫喊；是的，我不会那样怯懦；我敢面对我的苦难，我将毫不犹豫地亲吻她冰冷的坟墓，尽情向她表达我的思念；我要这样告诉人们：“她将听见我的呼唤，看见我在哭泣；我哀哭的声音将感动她的心，她一定会领受到我真诚的敬意。”我至少有和她重逢的希望……然而，她还活着，而且还很幸福。她还活着，她活着就意味着我要死；她幸福就意味着我很痛苦。上天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以后，还不让我有追思她的机会！……她活着，但不是为了我；她是为了使我灰心绝望而活着的。我现在与她的距离，比她不在人世还远一百倍。

我怀着这些伤心的思想去睡。它们在我梦中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使我看到了许多忧郁的情景。痛苦、悔恨和死亡，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以往遭受的苦难又重新呈现在我的眼前，以便第二次折磨我。尤其是有一个幻象，一个最令人伤心的幻象，始终在追逐我；一个虚幻的影象刚刚过去，另一个虚幻的影象又接踵而来，变来变去，最终还是那个幻象。

我好像看见你朋友的母亲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她的女儿跪在她的床前，泪流满面地亲吻她母亲的手，听她母亲临终的遗言。我又看见了你以前向我描述的那个令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情景。“啊，我的母亲，”

朱莉用一种使人心碎的声音说道，“您给我生命，然而使您失去生命的却正是我！唉！把您给我的恩赐收回去吧！没有您，生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令人伤心之物。”“我的孩子，”她慈爱的母亲对她说道，“……你要完成你的使命……上帝是公正的……你将来也要作母亲……”她已没有力气把她的话说完。我想抬眼看她，但我看到的，不是她而是朱莉。我看到的是朱莉，我认出是她，尽管她脸上罩着一层薄纱。我惊叫一声，我扑身过去，想把薄纱揭开，但我没有抓着它；我伸开双臂，用尽全身力气，然而，我什么也没有抱住。“朋友，你冷静一点，”一个微弱的声音对我说道，“可怕的薄纱一罩在我的脸上，任何人的手都揭不开的。”听到这句话，我激动起来，又使劲去抓薄纱。接着，我突然醒来，发现我全身酸痛地躺在床上，周身都是汗水和泪水。

我心中的恐惧一会儿就消失了，我筋疲力尽地又重新入睡；那个幻象又来搅得我心神不宁，我又惊醒过来，接着，又第三次入睡，又重新看到凄凄惨惨的情景，看到那些为死者准备的东西；我的手还是达不到那模模糊糊的薄纱，我的眼睛仍然看不清那个被薄纱罩着的人。

最后一次醒来，我心中的恐惧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在我醒着的时候也无法消除。我猛然一下跳下床来，但又不知道干什么。我在房间里乱转一气，宛如一个在夜里遇见阴影的小孩子，觉得我周围都是幽灵；我耳朵里还仿佛听见那使我不能不伤感的凄楚的声音。晨曦虽已开始照亮我周围的东西，但却使它们听任我已经错乱的幻想把它们幻化成许多可怕的样子；我的恐惧感愈来愈大，以致使我失去了正确判断的能力。我费了很大的劲把房门找到之后，赶紧跑出房间，猛地一下冲进爱德华的屋里去，拉开他的窗帘，倒在他的床上，气喘嘘嘘地大声嚷道：“完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爱德华惊醒过来，以为有强盗来突然袭击，扑身过去端起他的枪。这时，他看见是我，而我自己也头脑清醒过来：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二次非常狼狈地站在他面前，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情景是多么地令人难堪。

他让我坐下，冷静下来，讲一讲是怎么一回事。当他知道事情的经过以后，他开始是把它当作一个笑话，但是，他看见我是那样地受到惊吓，我心中的印象不易消除，于是就改变了语气。“你不配作我的朋友，也不值得我尊敬，”他语气相当生硬地对我说道，“如果我把我在你身上所花的心血的四分之一用在我的仆人身上，我也许已经把他培养成一个人材了。可是你，真是没有用的人。”“唉！”我对他说道，“你说得太对了。我身上的一切好的优点，都受赐于她，而我今后永远也见不到她了，我什么用处也没有了。”他笑了，并拥抱我。“今天你好好地冷静一下，”他对我说道，“明天你的头脑就清醒了。那件事，由我来办好了，”之后，我们便转变话题，谈其他的事情。他建议我们动身，我表示同意。于是，我们让人去把马套好；我们穿好衣服。在上马的时候，绅士对着车夫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话，接着，我们就出发了。

在路上，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心中还一直在回想我做的那个梦，因此，我什么也没有看，什么也没有听，甚至连湖上的风景我也没有看一眼；这个湖，它昨天在我的右边，现在是在我的左边。一阵路面的碎

第一次是圣普乐向爱德华认错，承认他不该毫无根据地对他的朋友产生疑心。参见本书卷二书信十。

石声把我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使我吃惊地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克拉朗；在离栅栏门三百步远的地方，绅士让马车停下，拽我一下，对我说道：“你现在明白我的计划了吧，”他握着我的手说道，“用不着详细讲了，去吧，幻想家，去看她吧；很好嘛，你去把你发疯的样子表演给那些爱你的人看吧！快一点，我在这里等你，不过，你必须把你头脑中的那块要命的薄纱撕破以后，才能回来。”

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没有回答他的话就走了。我的步子很急，但快到那座房屋时，我心潮起伏，步子也就减慢了。我做出什么表情好呢？我怎么敢出现在她面前呢？用什么借口来解释这次突然回来的原因呢？我有什么脸面来解释我那可笑的恐惧感呢？见到那为人宽厚的沃尔玛的轻蔑的目光，我将如何是好呢？我愈走近沃尔玛的家，我愈像一个小孩子似的感到害怕；我觉得，我荒谬的想法实在可怜。不过，我的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里很不踏实，尽管步子很慢，但我还是愈走愈近了。当我听见爱丽舍的门打开之后又关上时，我已经走到院子旁边了。我没有看见有人出来，我在外面转了一圈；我沿着水池边，尽量贴近养禽场走过去。我顿时发现有人向养禽场走了过来。我仔细听，我听见你们两人都在说话，我虽然一句也听不清楚，但我从你的话声中听出了一种使我心情激动的忧郁和温柔的语调，而她的话声中仍然有她平时那种亲热甜蜜的声调，但她说话的语气是很平静的和从容的，这就立刻使我放下了心，使我真正从梦中清醒过来。

顷刻之间，我的心情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使我觉得我自己委实可笑，我那场惊慌实在是毫无根据。一想到我只要穿过一道篱笆和几个小树丛，我就可以看见那个我以为再也看不到的人精力充沛，十分健康，我便彻底抛弃了我的恐惧、忧虑和无中生有的虚幻的想法。这时，我立刻决定，虽未和她见上一面，我也要马上离开。克莱尔，我告诉你，我不仅没有和她见面，而且在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反而以我没有和她见面而骄傲，以我没有任何意志薄弱和多疑的表现而自豪；我至少可以让我的朋友爱德华以使我走出了梦境而感到光荣。

亲爱的表妹，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件我必须向你坦然承认的事情。我们旅途中的其他情况，没有什么有趣的细节可讲；我只需向你说明这一点就够了：从那时以后，不仅绅士对我感到满意，而我自己尤其感到满意。他觉得，我的病症的消除，比他想象的还要彻底。为了不让他有一点儿不必要的怀疑，我对他隐瞒了我根本没有和你们见面的实情。当他问我是否把那块薄纱去掉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去掉了。此事，我们谈到这里就停止了。那块很久以来使我的心智陷入迷茫的薄纱从此永远去掉了，我极度不安的心情已完全消失。我已清楚地认识到我有哪些职责，我很喜欢我的职责。你们两人，在我心中比从前更加可爱；不过，我的心不再把你和她看作两个人，绝不会把不可分离的人分别对待。

我们已于前天到达米兰，并决定于后天离开米兰，继续前进，预计一星期之后到达罗马。我希望在到罗马的时候能收到你的信。我深深盼望能早日见到你们这两个把男人当中最伟大的男人长期搞得心绪不宁的令人佩服的女人！啊，朱莉！啊，克莱尔！必须是和你们相般配的人，才值得你们使他得到幸福。

书信十 多尔贝夫人的复信

我们都很焦急地等待你们的消息，因此，你的信使这一家人感到的高兴，那是不用我说，你也是知道的。但你料想不到的是，在全家人当中，也许只有我不高兴。他们以为你们刚刚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而我，我知道你们已经在山那边走了好远好远了。

你在信中向我叙述的详细情况，我们对男爵只字未提；我把信中无关紧要的事情，用我自己的话讲了一下，德·沃尔玛先生便信以为真，说你们遇到的那些事情令人好笑，但朱莉一想到她母亲弥留时候的情景，又悔恨交加，流了许多眼泪。她非常注意的是：你梦境中使她再次感到痛苦的那些情节。

至于我，我告诉你，亲爱的老师，看见你继续不断地有自尊自重的表现，不再有某些荒谬的想法，开始做头脑明智的人，我是一点也不惊奇的，因为很久以来，你已经和昨日之你告别，准备迎接明日之你的到来了。

我还要告诉你的是，你既然已经走到了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却又转身像来的时候那样，悄悄地离去；这样做，固然是有勇气，但我并不像你那样把它看得有什么了不起。我觉得，你这样，出于虚荣的成份多于深思熟虑。总而言之，我倒是宁肯你行事少一点勇气而多一点理智。既然你采取那种方式走，我们就有权问你：你来干什么？似乎与朋友见面的喜悦，远远不能抵销朋友的取笑，所以你才不好意思露面！你是不是不愿意让我们看见你惶恐的样子取笑你？唉，说实在的，当时我不会笑你，而今天我却非笑你不可，而且要加倍地笑你；尽管我没有使你生气的意思，但不能不开怀大笑一番。

更糟糕的是，你心中的种种恐惧，我并不像你那样认为已经完全没有。你这场梦，有某些令人害怕的情景，使我不能不感到忧虑和悲伤。在看你的信的时候，我责备你不该那么激动，而在看完以后，我又转而责备你不该那么心安理得，认为没有事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一会儿是那么激动，一会儿又是那么平静。你把最令人悲伤的预感一直隐藏在心里，直到你能够消除它们的时候，你又不消除，你怎么这样古怪呢？只要多走一步路，做一个手势，说一句话，就全解决了。你惊吓得没有道理，放心得也没有道理；你倒不害怕了，然而却把恐惧的心理传给了我。原来，你一生当中幸而有这么一次有那样的勇气，是牺牲了我，你才有的。自从收到你那封令人伤心的信以后，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我每和朱莉见一次面，就生怕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时时刻刻都觉得她的脸仿佛像死人那样苍白。今天早上，当我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我感到难过，并流下了眼泪，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难过。那块薄纱！那块薄纱！……我每次想起它，心中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不祥的感觉把我搞得不安宁。是的，我不能原谅你在能够去掉那块薄纱的时候，你不去掉它。我很担心，今后，在未看到你回到朱莉的身边以前，我是不会有片刻高兴的时候了。请你想一想：你讲了那么多年哲学之后，到最后，遇事不善于处置，成了一个很蹩脚的哲学家。啊！但愿你再做一次梦，来看一看你的朋友，这样，远远比逃避她们和当一个哲人好得多。

从绅士写给德·沃尔玛先生的信来看，他好像在认真考虑到我们这

里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此事，等他一拿定了主意，并下了决心，你们两人就赶快高高兴兴地来，定居在这里。这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中的人的愿望，尤其是你那位女友的愿望。

克莱尔·多尔贝

又及：如果你真的没有听见我们在爱丽舍的谈话，这也许对你反而有好处，因为，你知道我是非常善于发现别人，而又不让别人发现我的。我能想出许多办法把偷听别人谈话的人狠狠地揶揄一番的。

书信十一 德·沃尔玛先生的复信

我已经给绅士去信，跟他谈一谈与你有关的事情；信写得很详细，已经没有什么还需要给你单独写信补充了；整个情况，你去看我写给他的那封信就全知道了。我之所以还要给你写这封信，只是从我这方面再表示一下必要的礼貌，把你请到我家来，把你看作我的兄弟和朋友，让你把你过去的情人当作你的妹妹，把管教我的孩子的权力交给你；在夺取了你的权利之后，现在把我的权利委托给你；用这几句话来表示我对你的敬意，我认为是最适当不过了。在你这方面，如果你认为我的做法和想法是正确的，说一句赞成的话，我就相当满意了。我要以我对你的敬重使你感到光荣，而你则以你的德行为我赢得别人的尊敬。除此以外，我们之间就用不着再说其他赞颂的话了。

听说你被一场梦中见到的情景吓坏了；我觉得，这用不着大惊小怪，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要那样自己责备自己。我认为，对一个有才学的人来说，做一两个梦，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

不过，我要责备你的，不是你的梦的影响，而是你的梦的类型。我说这话的理由，与你可能想到的理由大不相同。从前有一个暴君，曾经因为有一个人说他梦见自己用匕首行刺暴君，那个暴君就把这个人处死了。你想必还记得那个暴君杀那个做梦的人的理由，你就照他所说的话办好了。什么！你想左右你的朋友们的命运，你还在怀念你往日的爱情！要不是有前天晚上那次谈话，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你做了那样一个梦。白天，你多想一下你在罗马该做些什么事，夜里就可以少想一点过去在韦威的事情了。

芳烁茵生病了，因此我的妻子很忙，没有时间给你写信。这里有一个人愿意代替芳烁茵的工作。幸运的年轻人！你将诸事如意，生活得很快乐。美德的奖赏在等待你努力去争取。至于对我的善行的奖赏，我不委托任何人，而只委托你亲自去代我领取；我之有得到这份奖赏的希望，只是因为有了你。

书信十二 致德·沃尔玛先生

请注意，这封信中的内容，只让你我两人知道。但愿有一道厚厚的秘密的帷幕遮挡着那个男人当中最高尚的男人的错误。我发现我承担了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啊，我的贤明的和乐于助人的朋友，正如我要把你对我的关怀铭刻在我心里一样，我也要把你给我的忠告牢记在我的脑海里！我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感到行事需要谨慎，然而，正是由于怕我行事欠谨慎，我反而做事愈来愈欠考虑。啊！你对我的慈父般的关怀，我怎能忘记？你对我的教导，我怎不牢记在心？没有你，我将如何处理好这件事情呢？在这紧要关头，我宁愿拿我一生的前途来换取你到这里呆一个星期。

我的推测完全不对；到现在为止，我所做的一切全都错了。我唯一害怕的人，就是那位侯爵夫人；看见她以后，我对她容貌之美丽和手腕之高强，感到吃惊，因此，我要想尽办法，使她旧日的情人的高尚心灵与她完全脱离。我很高兴，我终于把他带到了我觉得是毫无危险的偏僻地方。我怀着敬仰的心情与他谈到洛尔；我用另外一个人的爱来冲淡他对这个人的眷恋之情，希望最终能割断这两个人的关系。

开始，他对我的计划表示赞同，甚至还故意作出很高兴的样子，而且，也许是想用一点儿惊人的举动来报复我对他的纠缠不休，他假装对洛尔作出比以往更甚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热乎劲儿。你知道他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吗？他表现得还是那样热乎，但不那么做作了。他的心已经被那么多的战斗搞得筋疲力尽，处于一种被她利用的软弱状态了。要长时间假装对她的爱，任何另外一个人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要对付他所喜爱的人是多么不容易。的确，只要他一看见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要被她的风度和容貌所打动；她身上总有那么一种楚楚动人的样子；她脸上没有机灵活泼的表情，反倒使她更加讨人喜欢；正如透过乌云的阳光一样，她那双带有忧伤之情的眼睛射出的爱情的火焰，反而更加强烈。她谦卑的样子，本身就具有极其端庄的美：他一看见她，就很同情她；一听她说话，就尊敬她；总之，我可以这么说，从我的朋友讲的那番道理来看，我认为，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呆在她身边不会掉进陷阱。

他的心已经乱了，啊，沃尔玛！我已经看出来，感觉到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个情况告诉你。心神的纷乱，将使他忘记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忘记他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全身战栗。我担心的是，他这样不顾一切地疯狂地爱，将使他不把公众的舆论放在眼里，促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不遵守行事稳重和诚实的神圣的准则。爱德华·博姆斯顿要缔结这么一桩婚姻！……你想想！……在他的朋友的眼皮下！……而他竟允许他！……容许他……而这个朋友是全靠他才有了今天！……只要他不怕辱没他的手，就让他来亲手摘我的心好了。

现在，怎么办呢？我采取什么态度呢？你知道，他的脾气是很暴躁的……长篇大套的理论，对他是一点作用也不起的，而他的那一套理论又解除不了我的忧虑。开始，我假装不听他的，我用一般的格言，从理智的角度间接谈及此事，而他也照样假装不听我的。如果我稍稍激他一下，他就用重话回敬我，而且还以为把我驳倒了；如果我坚持我的观点，

他就发火，说一些一个朋友不该说的话；对于他那些话，从友谊上说，是不能针锋相对地回答的。请你相信我，我之不回答他，既不是因为胆怯，也不是因为不好意思，而是因为一个人有责任心的时候，无论怎样挑动他，他也是不会从保全面子的角度行事的。在这件事情上，问题不在于保全面子，而在于取得成功；错误的想法，是有害于良好的办法的实行的。我几乎不敢和他进行正式的讨论，因为我每天都觉得你对我提出的忠告是很有道理的：他比我更善于讲理论；绝对不能用争吵的办法刺激他。

看来，他对于我已经有点儿感到心凉了。你也许会说，这是因为我搞得他心情不好的缘故。一个在各方面都有许多优点的人，怎么会由于一时的失误便如此地放纵自己！豪放的爱德华怕他的朋友，怕他的知心人，怕他的学生！在选择他的住处时，他话中的意思似乎是，无论他是否结婚，他都要考验一下我是否忠诚。他很清楚：我不应当也不愿意离开他。啊，沃尔玛！我一定会尽我的责任，我的恩人在哪里，我就追随到哪里。如果我是胆怯的和卑鄙的人，我背信弃义，有什么好处呢？朱莉和她可敬的丈夫能把他们的孩子交托给一个背叛朋友的人吗？

你常常对我说：小欲望一产生，虽往往执著地追求，有不达目的不休之势，但我们可以用高尚的情操去克服。我相信，我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运用这个原理。的确，同情之心，对偏见的蔑视，生活的习惯，所有一切使爱德华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都是由于太微小而逃脱了我们的注意，而且，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便于指摘。真正的爱和心地忠诚推己及人是分不开的；我用这样的态度对他，一定能影响他。我已试过这一间接的办法，相信能取得成功。这个办法看起来是令人痛苦的，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采取这个办法的。不过，从各方面权衡，我认为，对洛尔本人也是有益的。如果她真的得到了那种地位，又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暴露她从前的丑行以外，还能得到什么呢？但是，如果她保持她现在的身分，她反倒成了一个高尚的女人！如果我对这个奇特的女子的了解不错的话，从她的素质看，她作此牺牲，得到的好处将远远超过她得到不该得到的地位。

如果上述办法达不到目的，我就利用宗教信仰的不同来约束他；不过，这个办法，只有到最后别无他法可想的时候才使用。总之，不管怎样，我都要尽一切努力，不让这一不相般配和不体面的婚姻成为事实。啊，尊敬的沃尔玛！我衷心钦佩你料事如神的本领，不论爱德华给你的信上怎么说，也不论你对他的话如何理解，只要我的心还在我胸中跳动，洛尔达·皮萨娜就不会成为博姆斯顿夫人。

如果你赞成我的办法，就不用回我的信。如果我的办法不妥，就请来信告诉我。不过，回信要快，因为事情紧急，刻不容缓。此信的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我将请另外一个陌生的人写。你给我回信，也照此办理。你研究好应采取的办法以后，就把这封信烧掉，把信中的话通通忘掉。这是我一生中两个表妹隐瞒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秘密，如果我再大胆一点，认准我这个办法是正确的，那就连你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了。

书信十三 德·沃尔玛夫人致多尔贝夫人

从意大利来的邮件，好像是特意等你启程以后才到达，以便惩罚你由于它而推迟你启程的时间。发现这个有趣的奥秘的人，不是我，而是我的丈夫；他注意到：马车八点钟就套上了马，而你却延迟到十一点钟才动身，其原因，并不是舍不得我们；你问了一二十次是不是十点钟了，十点钟通常是邮差经过此地的时间，可见你是在等邮差。

可怜的表妹，你已经被当场抓住，想赖也赖不掉了。不管莎约的预言准不准，这位如此疯狂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如此聪明的克莱尔，已经不能一直聪明到底了。现在，你已中了你花了许多力气才把我解脱出来的圈套，未能为你自己保住你给我的那种自由。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来笑你？亲爱的朋友，要像你这样会开玩笑，就需要具有你这样的魅力和风度，并使玩笑本身具有亲切的和动人的格调。我们彼此都一样，有什么区别？拿由我引起的麻烦开玩笑，这，我怎么好意思呢？何况你是为了解脱我的困境才自找这份麻烦的。你心中的感情，没有一样不使我的心也产生一种激情；你的一切，甚至连你的弱点在内，都是你自己的美德的产物，而使我感到欣慰和高兴的，也正是这一点。对于我的错误，我当然会自己责备自己，感到痛心，但我觉得，你对于和你一样纯洁的感情也感到赧颜，这种假害羞的样子，就实在令人好笑了。

现在，让我们回头谈来自意大利的信件，暂时把道德问题放在一边，不去谈它们。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到处都长篇大论地说教，因为，我们可以使读者打瞌睡，但不能使读者着急。现在，好了！我盼了许久才盼到的这封信，谈了些什么呢？除了我们那两位朋友的健康和给你的一封信以外，其他什么消息也没有。啊！好嘛！我看见你在笑，舒了一口气，因为，信既然到了，信中的内容，你早一点知道或晚一点知道，也不要紧。

不过，这封信尽管让我们等了很久才收到，但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散发出一种如此……不过，我只想跟你讲点新闻，当然，我讲的新闻，已经不新了。

与这封信一起寄到的，还有爱德华绅士给我丈夫的一封信，他一再向我们问好。在这封信中，的确有许多消息，而第一封信中，什么消息也没有。他们第二天要动身去那不勒斯，绅士在那里有些事情要办理；然后，从那那不勒斯去游览维苏威……亲爱的表妹，你是否知道那里的风景有什么好看的吗？他们回罗马之后，克莱尔，你想一想，猜一猜他们回罗马去……爱德华要结婚……天啦，要娶那个可鄙的侯爵夫人为妻，可是，他又说她很坏。到底娶谁呢？洛尔，可爱的洛尔，她……唉……这桩婚事！……我们的朋友对这桩婚事只字未提。他们三人一起动身之后，就会到这里作最后的安排。我的丈夫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安排，不过，他深深相信圣普乐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

这本集子，但再一考虑，我觉得，我不能用他的浪漫行为来破坏这两位情人的故事的朴素性质。最好是留点事情，让读者去猜想。——作者注

我本想用“圈套”二字的，但由于多尔贝夫人有浓重的日内瓦女人的口音，所以没有用。参见本书卷六书信五。——作者注

我对你说实话，他不告诉我，倒真有点儿使我感到不安。我不知道其中的究竟，我觉得有些情况很奇怪，有些人的心理活动实在叫人不明白。一个如此高尚的男人，怎么能对这位侯爵夫人这么坏的女人如此情深？而她本人，脾气是那么的急躁凶狠，怎么会对一个与她的脾气大不相同的男人如此喜爱呢？怎么能够把一种足以促使人做出犯罪行为的疯狂的迷恋美其名为爱呢？一个和洛尔的心同样宽厚、同样温柔和同样无私的年轻的心，怎么能容忍她当初的放荡行为呢？使许多诚实的妇女失足的爱情，为什么还要使她成为一个堕落的女人？亲爱的克莱尔，请你告诉我，把两个相爱但不相配的人分开，使两个相配但不互相了解的人结合，以一个人的爱情去战胜另一个人的爱情，把罪恶和不名誉的行为变为幸福和美德，既把他的朋友从一个泼辣的女人的手中救出来，同时又为他可以说是造就了一个伴侣……是的，她是不幸的，但是是可爱的，而且是诚实的，我相信，人们至少可以使她重新成为一个诚实的女人，克莱尔，请你告诉我，能做好这几件事情的人，反倒成了罪人吗？忍辱负重的人，反倒该加以谴责吗？

博姆斯顿夫人要到这里来了！到这里来，我亲爱的表妹，你以为如何？这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女子，尽管她受的教育害了她，但她的爱情又把她挽救回来了；对她来说，爱情是通向美德的道路，这样一个女子，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奇女子。我过去的一切，和她恰恰相反，在周围的人都对我循循善诱的时候，我却走入了歧途，因此，谁有我这样钦佩她呢？是的，我堕落的程度比她轻，但我像她那样挺起身来了吗？我躲过了那么多的陷阱，做了那么多的牺牲吗？她从最可羞的境地上升到最光荣的地位；尽管她过去有罪，但她现在却比过去可敬一百倍。她是多情的，性格刚强的；她哪一点不如我们呢？尽管我已不再犯青年时期的错误，我也没有权利得到更多的宽容；我能得到人们的原谅吗？我不尊敬她，难道还要人家来尊敬我吗？

唉！表妹，当我的理智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也在这么思考。我隐隐觉得爱德华的这桩婚事是好的，我的朋友进行干预是对的。啊，舆论！舆论！人们真难摆脱它的束缚，它经常使我们做出不公正的事情。过去做的好事，被现在的坏事抹去了；而过去做的坏事，难道今后不论做了多少好事也把它抹不掉吗？

我让我的丈夫看出了我对圣普乐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感到不安。“他好像不好意思对我的表妹讲，”我说道，“他倒是不怯懦，但他太优柔……对一个朋友的错误太宽容……”“不，”他对我说道，“他已尽到了他的义务；我知道他还将继续这样做。除此以外，我就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了。圣普乐是一个诚实的年轻人，我保证他不会把这件事情办坏的，你放心好了……”克莱尔，沃尔玛是不会骗我的，他也不会自己骗自己的。如此肯定的一句话，使我把心放下来了。我终于明白，我的种种疑虑，纯粹来自不必要的操心；如果我少一点虚荣，多一点公正，我就会觉得博姆斯顿夫人和她的地位是相称的了。

现在，让我们把博姆斯顿夫人暂且放在一边不谈，回头来谈我们的事情。当你看这封信的时候，你难道不觉得我们的朋友回来的时间比我们预期的时间太提早了一点？你心里一点想法都没有吗？你的心很温柔，与我的心非常相似，它现在难道不比平常跳得更厉害吗？它难道不

想一想：和一个喜爱的人亲密相处，天天见面，住在同一座房屋里，是不是太危险？虽说我的错误不会使我失去对你的尊重，但我过去的事情你不引以为戒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是多么理智，多么重视友谊和荣誉，为我担心，怕盲目的爱情会使我遭到别人的轻视！我亲爱的朋友，现在是轮到我来为你担心了；为了使你能听我的话，我要把我从过去的事情中得到的令人心酸的经验告诉你。你要及早听从我的忠告，以免你为我的错误伤心了半生之后，在后半生又为你自己的错误而哭泣。不要再把这件事情拿来闹着玩了，因为，把这件事情拿来闹着玩，有时候固然不要紧，有时候会出麻烦的。克莱尔，克莱尔！你曾经拿爱情开过一次玩笑，不过，这是因为你不了解它的缘故；由于你还没有意识到它的特点，你就以为不会受到它的损害。它将进行报复，它会捉弄你的。你要提防它用使你得到快乐的办法来出卖你，使你将来有一天感到后悔和哭泣。亲爱的朋友，现在是到了你反躬自问的时候了，因为，到现在为止，你对你自己并不十分了解，你看错了你自己的性格，没有正确估计你自己的长处。你把莎约的话信以为真；她根据你爱开玩笑的活泼天性，就说你是一个不太动感情的人。然而，你的心思，是远远超过她的理解力的；像莎约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你的；在世界上，除我一人以外，其他的人都难以理解你，甚至我们的那位朋友，也只是感觉到而未真正认识到你的可贵之处。只要你的错误对你有好处，我就让你继续错下去，但现在，它很可能把你毁了，因此，应当把它加以消除。

你很活泼，并自以为是不太动感情的人。我可爱的朋友，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是大错特错了。你如此活泼，这本身就表明你是很有感情的。不正是在有关感情的事情上，你才表现得如此活泼吗？你活泼的优美表情，不是来自你的内心吗？你开玩笑的话，比另外一个人的恭维话更能打动人心：你说是开玩笑，实际是表示亲热；你笑，你的笑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你笑，竟使他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我发现，对其他不相干的人，你的表情几乎时刻都是很严肃的。

如果你只不过是你说的那种人，请告诉我：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彼此联系得这么紧密？什么是我们之间绝无仅有的友谊的纽带？由于什么奇特的原因，一个怀有如此依恋之情的人偏偏要寻找一个对他人的依恋之情无动于衷的人？什么！一个只是为了自己的朋友才活着的人，能不懂得爱吗？一个为了跟随自己的朋友而甘愿离开自己的父亲、丈夫、亲戚和家乡的人，能不把友谊看得高于一切吗？我这个有一颗敏感的心的人，连这些都看不出来吗？表妹，我已经完全接受了你的爱，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我的全部感情用来向你奉献一份与你对我的友谊相称的友谊。

这些矛盾，使你在思想上产生了你这样泼辣的女人很容易产生的极其古怪的想法，认为你自己是一个热情的朋友，但是是一个冷淡的恋人。由于你不能摆脱你所感受到的亲密的友情，你就以为你只能接受这种感情。除了你的朱莉以外，你认为世界上谁也打动不了你的心；好像天生的多情人只能为一个人动感情似的；你只知道爱我，你就想做到比我本人还更加爱我这个人！你曾经很风趣地问我：灵魂有没有男女之分。没有；亲爱的朋友，灵魂没有男女之分，但它对所爱的对象是有所选择的；在这一点上，你早已有所表现了。因为第一个来向你求爱的人未曾打动

你的心，你就以为你的心不可能被人所打动；你对那个来向你求爱的人不感兴趣，你就以为你对任何人都感兴趣；然而，当他一成了你的丈夫，你就很爱他，而且爱得那么深，甚至使我们亲密的友谊都受到了影响。你这个不太动感情的人，也知道为了使一个诚实的男人感到满足，必须对爱情添加温情。

亲爱的表妹！今后要由你自己解决你自己的疑虑了；如果

一个冷淡的恋人

必然是一个不可靠的朋友。

这句话说得不错，我很担心，我现在又多了一个我依靠你的理由。现在，让我把我想讲的话通通讲出来。

我怀疑你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一个人，而且，开始爱的时间比你想象的早得多，至少是，如果我不及早提醒你的话，使我堕落的那种爱恋之心早已把你引上了钩。你以为那么自然和那么甜蜜的感情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产生吗？你以为在我们这样的年纪，可以和一个可爱的年轻人亲密交往而不招来麻烦吗？我们的爱好有那么多共同的地方，难道单单对他这个人的看法不一致吗？不，我亲爱的朋友，要不是我先爱他的话，我敢说，你也许早已经爱上他了。你虽不像我这样容易失足，但同我一样易动感情；你也许比我冷静，但并不比我更聪明。在你真诚的心灵中，是什么力量战胜了你对背叛和不忠的恐惧？友谊把你从爱情的陷阱中救出来，你才把你女友的情人只看作是一位朋友；你就是这样牺牲我的心，来拯救你的心的。

这些推测，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纯属假设；如果我回忆一下那段应当忘掉的往事的话，我就会发现一些事情表明，在你以为你只是关心我一个人的时候，你对我心爱的人也有关心的表示，而且程度之强烈，并不亚于对我。由于你不敢爱他，你就让我去爱他；你认为，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幸福所需要的人。那位举世无双的人，我们两人都爱。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自己没有此心的话，你也许对我就不会那么放任了，你就不会怕人家说你嫉妒，对我采取应当采取的严厉态度了。你没有认识到你有权与我身上应当克服的倾向作斗争；你怕人家说你无情无义，所以处处谨慎行事，你为了我们的幸福而牺牲你自己的幸福，你认为这样做才合乎美德。

我的克莱尔，这就是你真实的心情；这就是你一味以友谊为重的做法促使我做出可羞的事情和犯错误的原因。你对我的用心是好的，但得到的效果竟是如此。你不要以为我在这件事情上会仿效你的做法；你以我为榜样，我可不愿意以你为榜样。既然你不怕我犯错误，谢天谢地，我就可以不按你的话来放任你，因为，除了帮助你保持美德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运用你对我培养的美德呢？

因此，我必须把我对你目前的状况的看法告诉你。尽管我们的老师已经很久不在这里，但你对他的好感并未改变。你已重新获得自由，而

我把原诗的词序颠倒了一下，不过，漂亮的太太小姐们是不会因此就不高兴的。作者的话说得很真实，句子也很美。——作者注

他也将回到这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可以让爱情充分发展的机会。你心中并未对其他的人产生感情，而埋藏在你心中如此之久的感情，只须稍稍用力，就会迸发出来。要是你敢自己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就请赶快告诉我。我认为，必须承认这一点，才能使它成为纯朴的感情。对你的女友来说，这是一件有罪的事情，但对你来说，就不是有罪的事情了。也许，你放心进行你反对过多年的坏事，反倒能更好地纠正我的过错。

亲爱的表妹，这些话，我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我并不因为我利用一个人的爱情来保护我而感到不安，因此，你也不必自己责备你自己。我们一起平平安安地在友谊的怀抱里度过的那个冬天，看见你快乐的心情不仅没有失去，反而有所增加，我就有了更大的信心。我看见你对人十分亲切和热心，办事很周到，有啥说啥，对人非常真诚；玩的时候，表情天真，不故作神秘，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玩弄诡计；即使在你毒嘴毒舌地逗弄人的时候，也可以看出你有一颗天真无邪的快乐的心。

然而，自从我们在爱丽舍的那次谈话以后，我对你就不再是那么信心十足了。我发现你表情忧郁，若有所思；你只有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有高兴的样子。你的语言没有变，但音调变了，不大爱和人说说笑笑了，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经常谈到他了，好像是怕他听见了似的。从你心神不安的样子就可看出，你经常在等待他的消息，尽管你没有向人打听。

我的好表妹，一想到你对你的失态的样子毫无觉察，我就不寒而栗；你好像害怕那枝箭，其实那枝箭早已深深地射中了你的心。我告诉你，你应当好好地探查一下你已经纷乱的心。我再说一次，你要仔细思量：不管你多么谨慎，长期和你所喜欢的人在一起，会不会出危险？我相信他，结果毁了我自己，而你相信他，会不会也要毁掉你呢，你们两人都是自由的，但正是这一点，才使事情愈受到人们的猜疑。一个心灵坚强的人是不会做令人后悔的事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你是相当坚强的，完全能够不受罪恶的引诱，不过，唉！谁能保证自己永不失足呢？因此，你要注意后果，要好好想一想，那是多么令人羞愧。必须自己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自己不尊重自己，是否能赢得人家的尊重？在罪恶的道路上，一个敢大胆迈出第一步的女人，到哪里才能停止得下来？我要向上流社会的妇女提出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对她们来说，道德和宗教是一文不值的；别人怎么说你，她们也就怎么说你。可是你，一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一个深深知道并始终忠于自己天职的人，一个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行为准则的人，应当以自己的良心给予的荣誉为第一荣誉；你应当保持的是这种荣誉。

你想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错在哪里吗？我再次告诉你：你错就错在，本来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只要一公开表明，就毫无罪过，但你却一提起它就脸红，就羞于启齿。尽管你爱闹着玩，但谁也不像你这么害羞。你开玩笑，那是为了假装勇敢。我已经看出，你可怜的心在颤抖；你嘻嘻哈哈地笑，那是假装的，你实际上是在谈情说爱，同小孩子夜里害怕就唱歌壮胆是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千次：表

编者为什么要在这封信中，把这些话和他的论点一再加重复？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毫不怀疑它们将使那些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感到高兴。——作者注

面上假装害羞，实际是心甘情愿，而有德行的人，是只有在做了错事的时候才害羞的。爱情本身有什么罪？难道它不是最纯洁的和最温柔的天性的倾向吗？它的目的不是很好的和值得称赞的吗？它所鄙弃的，不是那些奴颜婢膝的人吗？它所激励的，不是那些坚强勇敢的人吗？他们的行为之所以那么高尚，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忠于爱情吗？他们的人生，难道不是因为有了爱情才更有意义吗？使他们达到忘我境界的，难道不是爱情吗？唉！如果说为了做一个诚实的和谨慎的人，就不能对爱情的美有所感受的话，请你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重德行的人去追求呢？就只有大自然抛弃的废物和人类当中最邪恶的人了。

你究竟做了什么错事，要那样自己责备自己？你所选中的人，不是很诚实的吗？他不是自由的吗？你不也是自由的吗？难道他不值得你的尊敬吗？他不是很尊敬你的吗？为一个如此真诚的朋友创造幸福，用你的心和你的身为你的女友偿还旧债，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与一个因为没有财产而遭到羞辱的好人作伴侣，使他感到光荣，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吗？

我认为，阻挡你进行此事的，都是一些不必要的顾虑：改变了你当初宣布的决定，给你死去的丈夫找了一个后继的人，让大家都发现你产生了爱情，竟嫁给一个闯荡江湖的人为妻；让那些爱说三道四的小人发现你的对象原来就是此人；就是由于这些顾虑，你才对你的心愿加以责怪而不赞许，你才把你的爱情藏在内心而不光明正大表现出来！不过，我且问你：是嫁给你所喜爱的人可羞呢，还是光爱他而不嫁给他可羞？现在，你必须对此作出抉择。你应当为你死去的丈夫争的面子是：他的遗孀是堂堂正正地嫁人的，而不是光与人相恋而不与人结婚。你还年轻，如果不能不有一个人来填补你死去的丈夫的位置的话，选择一个他所喜欢的人，岂不表明你对他更加怀念吗？

至于两个人的条件不相等的问题，我认为，在一件需要尊重理智和善良风俗的事情上，去和一个如此之微不足道的反对理由作斗争，那是在自己贬低自己。就我所知，只有性格和教育程度不相等，才是不合适的。一个一肚子坏心眼的人，无论他上升到什么地位，都是不能与他为伍的，但是，一个受过尊重荣誉的教育的人，和所有的人都是相等的，可以和任何地位的人生活在一起。在我和我们的朋友的关系方面，你是知道你的父亲的看法的。他的家庭虽非名门，但是是一个忠厚的家庭；他受到公众的尊重，他是值得公众尊重的人。有了这一条，即使他是地位最卑微的人，那也用不着犹豫，因为，我们宁肯丢掉贵族的身分，也不能丢掉美德；一个烧炭工人的妻子，也比一个王侯的情妇更值得尊敬。

我发现，另外还有一个难处，使你不敢第一个表明你的态度，因为，正如你也许已经感受到的，只有你愿意答应他，他才敢来求你。这是地位不相等的人正确往来的方式之一；这样做，往往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的。这个难处，我能原谅你。我觉得，如果我不设法消除它的话，后果是严重的。我希望你相信我的话，我不会害你的；在我这方面，我有信心促成这件事情，我对事情的成功是有相当的把握的，因为，关于把一个朋友变成一个情人的问题，不论你们两个人过去对我讲了哪些为难之处，如果我对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的了解不错的话，我不相信此次办这件事情颇费力气。因此，请你允许我和他商量，以便能够高高兴兴地看

到他回到这里来，而不要扭扭怩怩或做出后悔的样子。此事，不会有什么危险，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表妹，能把两个彼此如此称心如意的人永远结合在一起，这对我来说，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更何况你们两个人的心早就和我的心融合在一起了！如果可能的话，愿我们的心融合得更紧密，把你的心和我的心合为一个心。真的，克莱尔，你让你的爱情得到美满的结果，就等于是再一次帮我的忙了；当我不能在你们之间区别哪一个是他的心哪一个是你的心的时候，我就更加满意了。

尽管我讲了这么多理由，但如果你觉得这个计划不合适，我认为，我们就应当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把这个对你和我都是很危险的可怕的男人打发走，因为，不管情况如何，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孩子的教育问题，总不如他们母亲的品德问题重要。我给你充足的时间，让你在旅途中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好好地想一想，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再详谈。

我决定把这封信给你直接寄到日内瓦，因为你只能在洛桑住一晚上，如果寄到洛桑，你是收不到的。请把你在这么小小的共和国里的见闻来信告诉我。至于人们所说的这个美丽的城市里的种种好东西，如果我请你为我的朋友代买几样的话，我想你是一定会去买的。我从来不喜欢奢侈，我现在恨它使你离开我这么长时间。亲爱的表妹，你和我都没有到日内瓦去买过结婚用品；不管你的弟弟是多么好，我觉得，你的弟媳妇即使有弗朗德勒的花边和印度绸子，也未必有我们这样朴朴素素穿着舒服。不过，尽管我有点生气，但我还是要委托你请你的弟弟到克拉朗来举行婚礼。为了请他们来，我的父亲给你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我的丈夫也给你的弟媳妇的母亲写了一封信。现在，把他们的信附上，请你代为转交。请你运用你愈来愈大的影响力，使此次邀请获得成功。为了我能参加这次热闹的婚礼，我能做的工作，就是这些。我要事先向你说明的是：不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是不愿意离开我的家的。再见了，表妹，请来信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你无论如何要来信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回来。今天是你启程之后的第二天，要是你老不回来，我真没有办法活下去。

又及：当我埋头写这封信的时候，昂莉叶蒂小姐好像也在写信。由于我希望孩子们讲的都是他们心里想讲的话，而不是别人告诉他们的话，因此，我让这个好奇的小女孩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个字也没有改她的；这是我信中附来的第三封信。不过，我敢说，它不是你打开邮包就急于想看到的信。你想看的信，你不必在邮包里找了，因为你是找不到的。它寄到克拉朗去了，只有到克拉朗才能看到：如果你想看这封信，你就赶快回来。

书信十四 昂莉叶蒂给她妈妈写的信

妈妈，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你在日内瓦，路很远，要整整走两天才能走到：你走那么远，是想周游世界吗？我亲爱的爸爸今天上午到埃丹治去了，我亲爱的外公打猎去了，我亲爱的妈妈刚才把房间门关上，准备写信了，只剩下我的朋友佩尔尼特和我的朋友芳烁茵了。我的上帝呀！我不知道倒底是怎么一回事，自从我们的好朋友走了以后，大家都东奔西散了。妈妈，开头第一个走的就是你。当找不到人玩的时候，我就生气。啊！自从你走了以后，情况更糟了；因为亲爱的妈妈的情绪没有你在这里的时候好。我亲爱的马里身体很好，不过，他不喜欢你了，因为你昨天没有像平常那样跟他一起玩。我，我相信，如果你赶快回来的话，我还是依然爱你，我不会生气的。如果你要我完全不生气的话，你就给我的小马里带回几样他喜欢的东西。至于他，你要他不吵不闹的话，还得开动脑筋想办法才行。唉！我的上帝啊！如果我们的好朋友在这里的话，他早已经想出办法了。我那把漂亮的扇子已经破了，那条蓝色披肩已成了一块破布了，那条金黄色饰带也破了，那双玩的时候带的独指手套也不能用了。祝你身体好，妈妈！我的信写到这里就该停止了，不写了，因为亲爱的妈妈已经把她的信写好了；她走出房间的时候，我看见她两只眼睛都红了，但我不敢告诉她，要等她看我这封信的时候，她才知道我已经看见她的眼睛哭红了。我的好妈妈，如果是你把我亲爱的妈妈气哭的话，你就是一个坏妈妈了！

又：我拥抱我的外公，拥抱我的叔叔，拥抱我的新婶婶和她的妈妈；所有的人，我都拥抱，就是不拥抱你。妈妈，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拥抱你吗？因为我的胳膊没有那么长，没有办法拥抱你。

卷 六

书信一 多尔贝夫人致德·沃尔玛夫人

在离开洛桑之前，我应给你写一封简短的信，使你知道我已到了这里，不过，此行并不像我原来想象那样愉快。我本来把这次你本人也很希望的短期旅行看作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由于你拒绝和我同行，我就感到这次旅行可以说是毫无乐趣，因为我一个人有什么趣味可言呢？如果这次旅行令人烦闷，我只好一个人烦闷；如果令人愉快，我觉得，没有你，我一个人也愉快不起来。当初你提出了种种不来的理由，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你就以为我认为你的理由很充分吗？唉，表姐，你大错特错了，而更使我恼火的是，我还没有权利生你的气。你这个坏表姐，你对我老是强辞夺理，硬是不做几件使我高兴的事情，而且还不许我发脾气，你说说，你这样做，不感到害羞吗？即使把你的丈夫、你的家务事儿和那几个娃娃撂在家里一个星期不管他们，人家也不会说这一家人就完蛋了吧？当然，你这样做，是有些冒失，但如果你真那样做了，人家也许会说你做得很对的。如果你想把什么事情都做得十全十美，你必然会落得一无是处，只好到天使那里去交朋友了。

尽管过去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我回到我家人中间，心情还是十分激动的。他们见到我都很高兴，对我很亲热。至于我的弟弟，等我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后，我才能把我的看法告诉你。尽管他的脸盘儿相当漂亮，但显得呆板，具有他家乡的一股土气。他表情严肃，对人冷漠，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傲慢；我担心这个年轻人会长成一个爱摆架子的绅士和老爷，而不会成为一个你我的丈夫那样的好丈夫。

我父亲见到我真是高兴极了；他当时正在看一份报道法国最近在弗朗德勒打了一场胜仗的报纸；他马上把报纸放下，迎上前来拥抱我；这次胜仗真是应验了我们的朋友的朋友的预言。幸亏他当时不在那里！你想象一下：勇敢的爱德华看见英国人逃跑，他本人会逃跑吗？不，绝对不！……他宁愿死一百次，也不愿临阵脱逃。

我们那两位朋友已经很久没有给我们写信了。我想，昨天是该来邮车的日子吧？如果你收到了他们的信，请不要忘记让我也看一看。

再见，表姐，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估计我们明天晚饭时到达日内瓦，我希望在日内瓦接到你的信。另外，我要预先通知你：我弟弟结婚那天，你无论如何都要来，如果你不愿意到洛桑来，我就要带领我全家的人到克拉朗来大吃一顿，把你们家的酒全喝光。

“我们的朋友的朋友”，指圣普乐的朋友爱德华·博姆斯顿。他对英国在弗朗德勒必败的预言，见本书卷五书信四。

书信二 多尔贝夫人致德·沃尔玛夫人

好极了，你这个爱说教的姐姐！可是我觉得，你的说教不会像你想象那样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不知道它们是否会使你那位朋友听了打瞌睡，但我告诉你，我听了你那番说教，直到今天也毫无睡意；昨天晚上我看了你的信，我不仅没有昏昏欲睡，反而一夜没有合眼。真担心我那位明察秋毫的人看见你这封信，会把你教训一通！此事由我来处理好了；我劝你：不要把信给他看，以免自找麻烦。

如果我逐条驳你，就显得我对你不尊敬，因此，最好是按我的思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过，为了表现得谦虚，但又不把主动权全交给你，我首先不谈那两位旅行家和从意大利寄来的信的问题。如果非要我谈不可，我就要把这封信重新写过，把开头谈的事情移到末尾。现在，让我们先谈那位所谓的博姆斯顿夫人。

单单这样称呼，就让我生气。我不能原谅爱德华这样称呼她，也不能原谅圣普乐允许那个女人接受这个称呼，不能原谅你承认能用这样称呼称呼她。朱莉·德·沃尔玛竟让洛尔达·皮萨娜到自己家里来！容许她生活在你身边！唉！我的表姐，你想过这些问题没有？你对她能这么亲热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周围的空气对做过丑事的人是致命的吗？那个可怜的人敢来和你一起呼吸吗？她见到你，一定比一个被魔鬼附身的人见到圣物还难受。单单你的目光就会把她吓得想钻进地缝；在你面前，她必然会羞得无地自容。

上天作证，我丝毫没有看不起洛尔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很尊重和佩服她，因为，她能痛改前非，就足以证明她有很大的勇气，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但是，你能因此就辱没自己，让她和你相提并论吗？真正的爱，也不能爱到不保持自己身分，不珍惜自己的荣誉嘛！不过，我理解你，原谅你。现在，远处的东西和低处的东西，你已经看不清了，你站得太高，看不清地上的情形，看不清世上的事物有高有低，根本不平等。你居然把你这样自轻的态度看作是美德。

唉！你那样做的用意何在？你天生的好恶之心，现在不像从前那样强烈了吗？你的自尊心不像从前那样起作用了吗？尽管你口上不说，但你心里是厌恶的，只是你把厌恶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你为人傲慢的缘故罢了；你想克服它，说它是由社会舆论造成的。好心的女人，你凭什么说一个人的严重缺点之可羞，是由社会舆论造成的？你想一想：一个女人一听见人家谈起贞操、诚实和德行就羞得哭泣，就想起从前的痛苦，即使人家不羞辱她，她也感到后悔莫及，这样的女人，谁愿意接近她呢？你听我的话，亲爱的表姐，你可以尊重洛尔，但不能见她。诚实的女人躲避她，就是在尊重她了；她和我们在一起，反而会感到非常难过的。

你听我说。实际上，你心里也认为这桩婚姻不合适；你是不是也巴不得它不成功？……依你看，我们的朋友在信中谈不谈这件事？……你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谈不谈此事？……你猜想他这封信写得很长吗？……还有，把你丈夫的意见告诉我！你的丈夫，他这个人呀，真让人捉摸不透！……你们这一对坏蛋，跟我耍心眼儿，其实……

在这件事情上，也用不着他发表什么意见……特别是对你，因为你已经看过那封信了……也用不着对我说些什么，因为我还没有看到那封信……我相信你我二人的朋友，他的见解胜过所有的哲学家。

唉！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又想起了那个纠缠不休的人！天啦，我不想他，他偏要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既然要我谈他，现在就让我把有关他的话谈完，以免以后还要谈第二次。

我们切莫陷入虚妄的幻想。如果你不是朱莉，如果你的朋友没有成为你的情人，我不知道他对你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我本人和他有什么交道可打。然而。我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他当初是打我的坏主意，那他那个脑瓜子就把主意打错了；不管我是不是疯子，我都肯定会把他变为疯子的。至于我的结果如何，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来谈谈我做了些什么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爱你；从童年时候起，我的心就和你的心融为一个心了。不论我是多么的多情和敏感，我自己是不会懂得什么叫爱什么叫情的。我的一切感情都是来自你，你是我的一切，我活着就是为了作你的朋友，这一点，莎约是看出来了的，她就是根据这一点来评价我的。表姐，请你回答我，她的看法对不对？

我把你的朋友当作我的哥哥，这你清楚。我的女友的情人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同母弟兄。我这样待他，不是出自理智，而是出自我的感情。不管我是多么多情，我也不会以另外的方式爱他。我拥抱你时，也就同时拥抱了你最亲爱的一半。我以我自己特有的活泼方式与他相处，反而保证了我对他的关心纯属至诚。一个女孩子能这样对待她心爱的人吗？你是这样对待他的吗？不，朱莉，我们爱的表现是羞羞答答的，开始总表现得很矜持和不好意思，往往还要推三推四；可是，温存之情一旦变成情有所钟，两者的表现程度就大不相同了。友谊是慷慨的，而爱情是吝啬的。

我承认，在他和我这样的年纪，接触过于密切，毕竟是很危险的，但我们两个人都一心一意地爱你，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你置于我们中间，除非你不存在，我们是谁也不会靠近谁的。我们之间已形成良好习惯的亲密关系，在其他情况下是很危险的，然而在当时却成了保护我的盾牌。我们的感情取决于我们的思想，当我们一形成某种模式后，就很难改变。这种情形，就如同我们用某种腔调说话说惯了，要改用其他腔调就难了；好比走路一样，我们已经走了那么远，就不可能再折回去了。爱情有它自己的前进道路，它不喜欢有一半路走的是友谊路。总之，我以前曾经说过，而且现在也这样认为：在天真无邪的人吻过的那张嘴上，我就不能犯罪去吻它了。

除了这些理由以外，何况上帝又为我选定一个人，让我和他在一起度过了短暂的幸福生活。表姐，你是知道的，他年纪轻，很漂亮，对人很诚实、温存、随和；他不像你的朋友那样懂得爱，但他的确是爱我的。当我们的还是自由的时候，别人向我们表达的炽热感情总是容易感染人的。我把我心中剩下的爱全都给了他，他所得到的那份爱，足以使他对他的选择毫无遗憾。做到了这一点，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甚至得承认，有一段时间，由于享受两性的爱，再加上我对我的天职的爱，

这句话的意思是：她首先是爱朱莉，把爱朱莉剩下的爱全都给了她自己的丈夫。

已经影响到了我对你的爱，因为按我的新的身分，我首先是妻子，然后才是朋友。现在我又回到你的身边，我带给你的不是一个人的心，而是两个人的心；我不会忘记我成为单身以后要偿还这笔双重债。

我亲爱的朋友，我对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以前的老师回来以后，可以说，我们对他应当重新加以认识。我应当用另外的眼光看他；当我拥抱他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我从未感到过的颤栗。这种感受愈使我高兴，就愈是让我担心。我警告我自己：尽管我这样做，不能算什么大错，但实际上现在是不应该这样做了。因为我很清楚：他已不再是你的情人，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成为你的情人了；我完全明白：他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我亲爱的表姐，后来的情况，你全知道；你也跟我一样，感到害怕，有所顾虑嘛。在这么一种新情况下见到他，我没有经验的心感到如此之恐惧，以至我埋怨自己那样着急回到你这里来；即便要回来，也最好是赶在他的前面回来。我丝毫不愿意他来到的地方正好是我早就想到的地方，我觉得，要是我想到你这里来的心没有那么强烈，同时也不是完全为了你，我也许没有这么难过。

最后，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我的心随之也就踏实下来了。我把我心里想法如实告诉你以后，我就不那样责怪自己心虚了；和你在一起，我就更不怕了：现在轮到你来保护我，我不再为自己担心了。我听从你的劝告，决定不改变我对他的态度。但是过分的矜持反倒会成为一种爱的表示；有许多次我的确是无意中把冷若冰霜的样子做过了头，但没有一次是故意的。因此，我只好愈是害羞，便愈是和他开玩笑；愈是怕他，反倒愈是和他亲近。我的举止不如过去自然，也许也没有从前那样掌握得有分寸。我原来爱打打闹闹，现在简直就是疯疯癫癫的了。我之所以放心大胆地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我做了，也不会受到责备。这或许是你为我树立了恢复信心的榜样，使我有学习你的勇气，也可能是我的朱莉净化了她周围的一切，使我完全放下了心；的确，当初的紊乱心情，现在都变得很甜蜜而平静，它要求我的心一定要永远保持这种状态，不要再起波澜。

是的，亲爱的朋友，我和你是一样温柔、多情，但我的表现形式不同。我的爱表现得比你热烈，而你的爱则比我的爱更能打动人心。也可能由于我的性格活泼，所以我有好多办法遮掩自己的感情。这种活活泼泼的作风使那么多妇女丧失了贞操，而我却恰恰靠它保持了的名节。可是我得承认，要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像我这样年纪轻轻守寡，叫我怎么守法呢？我怎么不有时候感到白天好过，夜里难熬呢？但是正如你说过的和经历过的：保持头脑清醒，是做头脑清醒的人的最好的办法，尽管你的仪态大方，但我并不认为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当时，正是这种乐呵呵的样子帮了我的忙，在保持美德方面，它所起的作用也许比那些严肃的理性的教条还大。在寂静的夜晚，有许多次我不能自己时，我就思考明天该怎么玩，以驱赶心中的烦恼！有多少次，我用一句荒诞的俏皮话就避免了两个人幽会的危险！噢！亲爱的表姐，当一个人处于脆弱的状态时，快活的性格往往在某一刹那间变得很严肃，不过，这一刹那间的变化，我还从未经历过。以上所说，都是我真实的思想，我敢向你保证，句句话都是真的。

谈了我心中的真实思想以后，我要毫无保留地讲一讲我在爱丽舍告

诉你的我心中萌发的恋情，我还要讲一讲我去年冬天度过的幸福时光。我的心沉浸在甜蜜的喜悦之中，因为我与我所爱的人在一起，别的我什么都不想了。如果这样的时光无限地延续下去，我永不再寻求别的时光了。我的喜悦来自对生活的满足，所以不是假装的。我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他，我把为他办事当做一件闹着玩的事情来做，我感到，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笑，我就不哭了。

表姐，说真的，有时候我发现他对我的玩笑并没有什么很不高兴的表现。这个狡猾的人生气也不是真生气；他之迟迟不消气，是为了让我多哄他一些时候。我趁此机会表面上对他讲好话，实际是在嘲笑他。我们两人争相耍小孩子脾气。有一天你不在家的时候，他和你丈夫下棋，我和芳烁茵在他们下棋的房间里打羽毛球。她打得很起劲，而我则注意观察我们那位哲学家。从他那抑制不住的得意神情和挪动棋子的敏捷动作来看，我知道他走了一着高棋。桌子很小，棋盘比桌面还大。我看准时机，做出不是故意的样子，打了一个反手球，球拍一下打翻了即将把对方将死的棋盘。他大为光火，那样子，你一生中也许还没有见过。我把脸伸过去，让他决定是打我一下耳光还是亲我一个脸蛋来惩罚我，可他却转过身去不理我。我向他道歉，他还是不理我。如果我给他跪下，他也不会拦我的。后来我又捣了一次乱，才使他忘掉这一次的恶作剧，并使我们两人比以前更亲密了。

如果换一下做法，我肯定不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得这样好；有一次我发现，玩笑如果开过了头，就会弄假成真。有一天晚上，他为我们两人演唱勒奥的那首又朴素又动人的《好友瓦多之死》伴奏。你漫不经心的唱；我也唱得不认真，我的一只手放在羽管键琴上，在唱到最令人悲伤的地方，我很激动，就在这时，他在我手上吻了一下，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没有经历过爱情的吻，但我知道，在朋友之间，即使是在你我之间，是不能这样吻的，万一人家这样吻你，你也不能接受！噢！亲爱的表姐，当一个人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怀着美好的回忆独自遐想时，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子呢？当时，我中断了歌唱，借口说该跳舞了；我请哲学家去跳舞。我们在露天吃完夜宵，一直玩到深夜；我睡下时已筋疲力尽，一觉睡到天亮。

我觉得当时大可不必表现得忸忸怩怩或改变自己的态度。因为需要改变态度的时候即将到来，所以用不着提前改变，不能过早地做出老成持重的样子。我现在只有二十几岁，我要赶快享受我的权利，该玩就玩，因为一过了三十岁，再疯疯癫癫，就惹人笑话了。你那位爱挑刺的朋友竟然说我再过六个月，就会用手指拌沙拉。等着瞧吧！为了报复他挖苦我，我说六年后我一定用手指给他拌一份沙拉，他必须吃下去。好，我们言归正传，继续谈我们的。

我们即使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至少也要掌握自己的行为。当然我希望上天给我一颗更为平静的心，让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听到最高的审判说我的一生也像去年冬天那样没有太多的过错，我就满意了。事实上，我在这个唯一能使我犯错误的人的身边没有做过一件可以指摘的

在十八世纪，青年妇女拌沙拉用手指而不用工具，动作不利落，因此“用手指拌沙拉”一语，用来比喻年轻妇女说起话来像老太婆。

事。噢，亲爱的朋友，自从他走了以后，情况反倒不一样了：他不在时，我总想他，白天时时刻刻都在想他；我发现，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比他本人对我的危险还大，如果他离我远去，我就爱他；如果他来到我身边，我就装疯卖傻；让他回来好了，我不再怕他了。

他远离而去，已使我感到难过了，现在又增加了一层忧虑，不知道他的近况如何。如果你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爱情的话，那你就错了；我的忧愁有一部分起因于友谊。自从他们走后，我看你面色苍白，容貌憔悴，我时时刻刻都担心你会病倒。我这不是瞎疑心，而是有些担忧。我当然知道梦就是梦，而不是事实，但我总担心梦过后，事情也就随之发生。直到我看见你恢复健康，脸上有了血色，我才不做这种可恶的梦，睡觉睡得踏实。不论我心中是否夹杂着我自己也没有觉察到的个人目的，只要他呆头呆脑地回来，在我们这里露个面，我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愿意。最后，你的气色好了，我的无谓的担心也就随之消失了。你的身体健康，有了食欲，这比你说笑话更使我心里高兴。你在饭桌上大发议论，说我不该那么担忧（其实我的忧虑早已完全消失）。幸运的是他回来了，不管从哪方面说，他的归来都让我高兴。他回来，我不但不害怕，反而会使我放心。从我们见到他的那一时刻起，我就不再为你的生活操心，我也不会休息不好了。表姐，你永远是我的朋友，你放心，我也永远是你的朋友。我起誓只要我有了你，我就永远是你的知己……天哪！我总觉得有些事情还不放心，令人十分忧虑。究竟是什么事，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噢，我亲爱的表姐，我们两人当中是不是总有一个人在某一天看到另一个人先死去？遭到这样残酷的命运打击的人真是太不幸了！她继续活下去就没有意思了，还不如死在前头好呢。

你能告诉我，我为什么这样无病呻吟吗？让这些毫无根据的恐惧心理见鬼去吧！让我们把死的问题抛开，谈一谈婚姻问题吧，这个问题谈起来比较愉快，你的丈夫很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他不向我谈这个问题，我也许永远也想不到。自从他和我谈了以后，我有时候思考这件事情，但总觉得此事毫无意义。唉！还是不考虑为妙！否则，我这个年轻的寡妇会变成老太太的。如果我再结婚，再生孩子，那时候我也许已经到了给我的前夫的孩子当祖母的年龄了，我觉得你太热心，以致把你的女友的名誉不当一回事，而且还说你这样做，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善意，好嘛！我告诉你，你出于好心而要我再婚的那些理由，只要我稍加驳斥，就站不住脚了。

让我们严肃认真地来谈这个问题。我反对这桩婚事。我反对的理由，既不是羞于违背我自己立下的不再嫁人的誓言，也不是怕我再次履行妻子的职责会遭到人家的非议，更不是因为两人贫富悬殊，其实，富有的一方把自己的财产给予另一方，这对后者来说是一件光彩的事，我还不至于如此庸俗，把这些作为反对的理由；我也不重复我多次对你说过的自己的独立性格和对婚姻束缚的天生的反感；我只坚持一条理由，而这条理由的根据是如此神圣，以致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会像你那样尊重它。如果你能驳倒这条理由，我就认输。这些感情上的纠葛，你是那样地担惊受怕，而我心里却很坦然。我没有做过任何羞见我死去的事，我可以请他来做我的清白的见证人。他在世时我敢做的事，为什么在他死后我反而不敢做呢？朱莉啊，如果我违背了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

神圣誓约；如果我敢向另一个男人许下我对我丈夫许过无数遍的山盟海誓；如果我的心厚颜无耻地被两个男人所爱，偷偷把应该倾注在另一个男人身上的感情用来怀念我的丈夫，如果我向两人当中的一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必然伤害另一个人，我的心还能像原先那样坦然吗？我丈夫亲切的音容笑貌将使我惊慌和恐惧，不断扰乱我的快乐的心情，对他的怀念本来是我生活中的慰藉，那时反倒成了我的生活中的一大痛苦。你怎么敢在自己发誓决不再嫁之后，要我再去嫁人呢？你对我说的那些理由似乎对你就不适用了！你以我的丈夫和他的感情融洽为理由吗？那就更是大错了。当我的丈夫得知自己的好友夺取了自己的权利，使自己的妻子做出不忠贞的行为，他该多么气愤啊！是的，我现在对我丈夫已不再负有任何义务，但我对他的爱情就可以不珍视了吗？如果他能料到我将把我们的独生女儿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混杂在一起，他当初还会娶我为妻吗？还有一句话，我就说完了。谁对你说过一切障碍来自我这一方？当你一方担保说这桩事必定很美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问一下你自己的愿望是否妥当，而只认为你能左右他就可提出此事？尽管你对他的心事了如指掌，但他的心已被另一个人的爱情折磨得不成样子，你怎么能毫无顾忌地把这颗受伤的心交给我呢？你以为我的心喜欢这样一颗心吗？你以为我和一个我不能使之得到幸福的男人在一起，我能幸福吗？表姐，你把这些问题好好地想一想；我不要求对方给予我的爱多于我给予他的爱，我只希望我所付出的爱能得到同样的回报；作为一个诚实的女人，如果我不能使我的丈夫感到高兴，那怎么行呢？你有什么依据，认为你能把我们两人撮合在一起呢？因为我们相见时两人都感到高兴吗？其实，这完全是出于友谊嘛；因为我们曾经有过短暂的心醉神迷吗？其实这是我们这样年龄的人，男女接触很容易产生的感情嘛；你怎么能认为有了这些理由就足够了呢？如果那短暂的心醉神迷真产生了某种持久的感情，他为什么不但对我闭口不说，而且对你，对你的丈夫，也只字不提呢？只要他一提出此事，我们三个人，谁不赞成呢？他向别人提过此事吗？当我和他单独在一起时，我们不谈别的，不都是专谈你吗？而你们两人在一起时可曾谈到过我？我很纳闷：如果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难言之处，可他在我面前又从未有欲言又止的表现，莫非他真能做到滴水不漏，守口如瓶？请问：自从他走后，他来信谈我们两人之中的哪一个人谈得多？他梦中萦怀的，是我们两人之中的哪一个？我佩服你看出我是一个多情的人，但你却没有料到我会提这么多问题！我的小宝贝，我已经发现了你的阴谋。你之所以指责我过去牺牲你而保全我自己，是为了使你有权报复我。我不是傻瓜，我不会上你的当的。

表姐，以上所说，都是我的心里话，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向你解释清楚，而不是批驳你。我还没有谈到的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做了什么决定。现在，你对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已与我本人一样清楚，甚至比我更清楚；和我本人一样，你也非常珍惜我的荣誉和幸福，当心情平静下来时，理智将使你更清楚地知道我应该到何处去寻求我的荣誉和幸福。请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完全服从你的指挥。让我们还像昔日那样相处在一起；只不过把我们的工作调换一下罢了，我们两个人都会把

事情处理好的。一切由你掌握，听你的话，我的行动由你来决定，你的愿望由我来实现，把我们两人的心合为一颗心，既然我们永不分离，又何必必要两颗心呢？

啊！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那两位旅行家。不过，我已经对其中的一个谈了很多，所以我不敢再谈另一个了。以免你觉得我谈这两个人所用的语气迥然不同，认为我对那位英国朋友之所以表示友好，实际上是在对那位瑞士朋友传情。何况那些信我没有看过，有什么好说的呢？你至少应该把爱德华绅士的信寄给我，但是你又不敢寄他的信而又不同时寄另一个人的信。你干得真不错……看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咳！还是二十岁的监护人好！她们比三十岁的监护人容易对付。

我一定要进行报复；告诉你，我已经识破了你这样捣鬼的目的，是要我猜想那封信……那封信是不是……千真万确已经丢失。我巴不得信上写的都是一些天花乱坠的话。好吧，如果信中没有赞美我的话，我就要罚你在信上补写。

说实话，我不明白，有了这番经过以后，你怎么还敢和我谈论那封意大利的来信。你想证明：我的错误不在于等那封信，而是我等的时间不够长。再等那么短短的一刻钟，我就会收到邮包，成为最先拿到信的人，从从容容地把它看完。这一次，该轮到我要发表意见了。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尽管有人扣下了我两封信，但我收到了另外两封信；不管你信不信，我还是要对你说，即使从意大利来的信还在，我也绝不会用我收到的这两封信去换那两封信。我告诉你，我之所以没有把昂莉叶蒂和你的信放在一起讲，那是因为她的信比你的信写得好；无论是你还是我，都写不出生活中如此美好的事物，而你竟公然指责这个小天才放肆！啊！这纯粹是出于嫉妒。事实上，你不是有时候也跪在她面前，重重地吻她的手，吻了左手又吻右手吗？在你的熏陶下，她已经变得像圣母那样端庄，像卡托那样严肃；她尊重所有的人，包括她的母亲，因此，她说的话或写的信，没有一句是闹着玩的，都是很有意思的。自从我发现她这种才能以后，为了防止你像歪曲她的话那样篡改她的信，我就在她的卧室和我的卧室之间派一名专差传送意大利来的邮件，以免有人偷拆邮包。

再见，亲爱的表姐，你看了我的回信，就会重新信任我的。我原来还想谈谈这个地方的景物和这里的居民，但这封信已写了这么多，应当搁笔了，再说，你那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已经把我搞糊涂了，而你的丈夫又使我几乎忘掉了我们的客人。我们在这里还要逗留五六天，因此，我还有时间再仔细观察一下我所见到的事物；在我离开这里之前，你还可以收到我一封信，那封信不会使你失望的。

书信三 爱德华绅士致德·沃尔玛先生

不，亲爱的沃尔玛，你没有看错这位年轻人，他办事很稳妥，而我还没有他那样步步踏实。我险些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认识到这一点。我本想考验他，结果要是没有他，我自己反倒掉进了圈套。正如你所知道的，为了让他能实现他想报答我的心愿，用新的事物来充实他的心，我故意夸大了这次旅行的重要性。我之所以要做这次旅行，一是为了去了清一笔旧债，再一次去看望一位相识已久的女友，二是为了去办理一些和圣普乐有关的事情。我希望这次旅行结束后，既能与我青年时代的恋人一刀两断，又能带回一位身心完全恢复健康的朋友。

我曾对你说过，他在维尔勒弗做的梦使我感到不安。后来，当我告诉他，你将把负责教育你的孩子的工作交给他，并让他和你们住在一起时，他就欣喜若狂，这使我不能不从他所做的那个梦，推测他之所以那么兴奋，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为了更好地观察他内心的感情活动，我开始是想把他今后将遇到的困难告诉他，并让他知道，我也要和你住在一起，使他从友谊出发，不同意也得同意。但由于种种其他的原因，我改变了主意。

圣普乐和侯爵夫人只见了一两次面，就对她产生了和我一样的看法。她的做法很不对：她想赢得他的心，但她对他使用的尽是诡计。这个女人真笨！她资质不错，但品德欠佳！她如痴如狂地爱，但不讲究体面！她真心实意的狂热的爱打动了我的心，使我入了迷，激发了我对她的爱；但她的爱情带有她丑恶灵魂的阴暗的色彩，结果使我感到十分厌烦。现在我和她的事情已经了结了。

当圣普乐和洛尔见了面，了解了她的心，发现了她的美和才情，认为她那样狂热地爱我反而不能使我得到幸福后，我便决定利用洛尔来弄清圣普乐的思想状况。“如果我娶洛尔为妻，”我对他说道，“我不打算带她去伦敦，因为怕人家认出她来。我带她去一个人人都敬重美德的地方，这样，你就可以担任教师的工作，而我们也能永远在一起。如果我不和她结婚，我就隐居。你知道我在牛津郡有一座房子；你可以选择：是去教育你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呢，还是陪伴另一个朋友去隐居。”他的回答不出我的预料，但我还要看他的行动。不管是他为了到克拉朗来便赞同一桩他本该反对的婚姻，还是在这紧要关头，把朋友的荣誉看得比自己的幸福更重要，他都会感到进退两难，经受一场考验，暴露他真正的心意。

一开始，他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坚决反对我故意骗他的计划，而且还摆出种种理由，劝我不要和洛尔结婚，他那些理由，我知道得比他更清楚；我继续不断地去看洛尔，我发现她内心十分痛苦，而对我仍非常温柔。我的心早已背离了侯爵夫人，我现在天天去看洛尔，我这颗心全都扑在她身上了。我发现她的感情中有某种东西吸引我，使我对她更加依恋。我一向蔑视舆论，而这一次却迫于舆论的压力，我没有给她以应有的敬重，对此，我深感惭愧。即使我口头上没有说过什么爱她的话，但我至少曾对她表示过关心，从而使她对我产生了幻想，在这一点上，难道我一点责任也没有吗？即使我没有作过任何许诺，但对她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就等于是欺骗她，而且，这样的欺骗，性质更狠毒。因

此，在我对她的感情中终于增添了责任感，考虑自己的幸福的时候多，考虑荣誉的时候少，结果，出于理智的驱使，我终于爱上了她；我决心假戏真做，使事情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即使将来陷入不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就不能自拔的境地，也在所不惜。

不过，我对我这位年轻的朋友越来越担心，因为他没有尽力去完成他承担的任务。虽然他不同意我的想法，反对我与洛尔结婚，但他并未怎么阻止我对洛尔萌发的爱情。而且，和我谈到洛尔时总是赞不绝口，表面上好像是在劝我打消与洛尔结婚的念头，但实际上反而使我更加爱她。他这种矛盾的做法令我感到惊异。我觉得他根本没有他本应该有的坚决态度：他似乎不敢正面顶撞我，我一坚持，他就让步，他怕惹我生气；他平时总鼓励那些喜欢大胆发表自己意见的人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此次他没有把大胆对我进献忠言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这一点，我很不满意。

另外，还有一些现象加深了我的疑心。我知道他偷偷去见过洛尔。我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些心照不宣的迹象。洛尔并不因为有和她热爱的人结合的希望而感到高兴。我发现她的目光虽和以往一样充满柔情，但不仅没有平时见到我时的那种喜悦的神情，反而显得很忧伤。接着当她向我倾吐衷曲时，她总要偷偷看一眼这个年轻人，还悄悄流下几滴眼泪，不让我发现。这些令人迷惑难解的迹象终于发展到使我十分担心的程度。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当时是多么吃惊。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尽心竭力挽救的这个人，难道是一条毒蛇吗？我还要忍耐到何时，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进行报复？我们人类是多么懦弱和多么不幸啊！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好人尚且互相倾轧，我们何必抱怨坏人害我们呢？

我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尽管我还不了解他们玩弄的是什么花招，但我觉得洛尔对我的爱始终如一，有了这一点，我反倒比过去更加爱她了。我本想在下结论之前和她谈一谈，但我觉得还是等一等，等我自己把情况搞清楚以后再说。对于他，我决心不露声色，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尽管我断定和他绝交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我并不愿意仅凭一点可疑的迹象就去为难一个天性善良的人，败坏他二十年的好名声，因此，我下决心等最后掌握了使我和他都信服的证据以后，才找他理论。

侯爵夫人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她在洛尔的女修道院里她有她的耳目，所以她终于知道我和洛尔要结婚。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她恼羞成怒，给我写了许多威胁我的信，她不光是写信，还采取了其他行动，不过，由于我不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事，加之我们又有提防，所以她的企图没有得逞。通过这件事，我欣慰地看到，圣普乐肝胆照人，在朋友有难时，能不惜自己的生命，挺身而出。

在盛怒之下，侯爵夫人一病不起，她的痛苦和罪恶到此即告终结。我知道她生病的消息后，心里很难过。我请埃斯万大夫去给她看病，派圣普乐代我去问候她：她执意不见这两个人，甚至不愿意听人提起我；当她一听到我的名字，就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诅咒我。我感到悲伤，我觉得已断的旧情又将复活，不过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只是一想到我曾

经热爱过的女人已生命垂危，我就对结婚之事毫无兴趣。圣普乐担心我禁不住还是要去看她，就劝我去那不勒斯旅行，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们到达那不勒斯的第二天，他走进我的房间，表情十分严肃，手里拿着一封信。我失声说道：“侯爵夫人死了！”“但愿如此！”他冷冷地说道，“活着做坏事不如死了好。不过我不是来和你谈她的事。听我说。”我默不作声等他讲下去。

“绅士”他对我说道，“你不但赋予我‘朋友’这个神圣的称号，而且还教我如何行事才无愧于这个神圣的名称。我已经完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现在，我发现你有些忘乎所以，因此，我要提醒你注意你的行为。你挣脱了一个枷锁又套上了另一个枷锁，其实，这两个女人都配不上你。如果这桩婚姻仅仅是因个人的地位悬殊，那我就会对你说：‘你要记住，你是英国的绅士，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你要么就丢掉你在上流社会的荣誉，否则就按一般的舆论行事。然而这桩婚姻有损你的名声！……你……你要慎重选择你的妻子。她为人贤慧，这还不够，她还应该白璧无瑕，一生清白……爱德华·博姆斯顿的妻子不是轻易就能找到的。你看我说的这番话对不对。”

说到这里，他递给我一封信。信是洛尔写的。我心情激动地把信打开。“爱情胜利了，”她写道，“你想娶我为妻，我很高兴。但你的朋友向我指出我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照他的话做了，我毫不懊悔。败坏你的名声，我的生活也不会幸福的；能保持你的体面，我也体面。尽管尽一项严峻的义务而牺牲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我这样做，却能使我忘记我青年时期的耻辱。永别了，从此刻起，你就不用管我了，我要自己管自己。永别了，唉，爱德华！不要因为我在你的生活中消失而苦恼，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但也不要让另外一个女人在你心中占据我没有占据的位置。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颗心是为你跳动的，这就是洛尔的心。”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看我不说话，便接着告诉我说：在我走了以后，她就到她原先住过的女修道院里当了修女，罗马教廷知道她想嫁给一个路德教徒，就禁止我再去见她；他坦率承认这一切都是他和洛尔协商后安排的。“一开始，我没有作出竭力反对你的打算的样子，”他接着说道，“因为我担心你又会回到侯爵夫人身边，我就想用你对洛尔的感情转移你对侯爵夫人的旧情。以后，当我看到你走得太远时，我首先想用理智来感化你，然而，鉴于我过去走过的弯路，我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理智能解决问题，于是，我便去试探洛尔的心，我发现她具有那些真正懂得爱情的人所具有的宽阔的胸襟，因此我极力促使她为你作出这么大的牺牲。当她深信她以后不会受到你的轻视，就勇敢地采取了这个行动，从而使她更值得你的尊敬。她已经做了她应该做的事，现在该轮到你了。”

接着，他心情激动地走到我面前，紧紧搂住我说：“上帝为我们安排了共同的命运，为我们制订了共同的行动准则。谈情说爱的时期已经过去，以友谊为指针的时期现在开始了；我的心只听从友谊的神圣的呼唤，它把我和你紧紧联系在一起，你想去什么地方定居，由你选择：是去克拉朗，还是去牛津、伦敦、巴黎或罗马；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去哪里都行。去你愿意去的地方，寻找一个安身之地，即使到天涯海角，我也永远跟随你；我向永生的上帝宣誓：我只有死，才离开你。”

我十分感动。这个满腔热情的青年的眼睛里闪耀着虔诚和激动的神情。我忘记了侯爵夫人，也忘记了洛尔。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朋友，我们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从他在这件事上采取的果断决定看，我认为，他心中的创伤确已痊愈，你在他身上花的心血没有白费。总之，根据他发自肺腑的愿与我永远在一起的誓言看，我敢断言他把美德的实践看得比旧日的恋情更重要。因此，我怀着充分的信心把他带回你的家。是的，亲爱的沃尔玛，由他来教育你的孩子，尤其是住在你家，那是一百个令人放心。

几天以后，我得知侯爵夫人已经去世。其实在我心中，她早已死了，所以我并不怎么难过。在此以前，我一直把婚姻看成是人出生之后对自己的同胞和自己的国家所欠的一笔债务，因此，我之所以决定结婚，与其说是为了爱情，不如说是为了尽自己的义务。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非尽这个义务不可的，尽不尽这个义务，这要取决于每个人命里注定的社会地位：就平民百姓、手工匠人、农民和真正有用的人来说，他们不结婚是不对的；对于统治阶层的人（大家都想当这样的人，所以这种人的数量总是过多）可以允许他们过独身生活；让他们过这种生活，甚至是件好事。否则老百姓的数量就会减少，而由老百姓负担的人就会增加。发号施令的人将比比皆是，英国缺少的是农夫而不是贵族。

我认为，既然上天在我出生时就为我安排好现在的社会地位，我就可以自由行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我这样的年纪，感情上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今后我要把我的心用来存放我剩余的感情，只有在克拉朗我的心才能完成这项使命。因此我接受你的提议，到你家定居，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把我的财产和你的财产合并在一起，否则它毫无用处。由于圣普乐发过和我永远在一起的誓言，我也只有和你生活在一起，才能使他留在你的身边；万一有一天我成了多余的人，我离开就是了。唯一的麻烦是：我要经常去英国，因为，我尽管对议会已不感兴趣，但只要我还是议会成员，我就要始终如一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过我有一个同僚和一个可靠的朋友，我可以委托他们以我的名义处理日常事务。在我觉得我非亲自去不可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可以陪我去，甚至他的学生们在稍大一点的时候，只要你放心把他们交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带他们去。这样的旅行对他们颇有好处，而且旅行的时间不会太长，他们的母亲也不会舍不得。

这封信我没有给圣普乐看，你也不要让两位夫人看，我策划的这次考验，除你我两人外，也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但是，能给我们尊敬的朋友带来荣誉的事情，你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她们，即使有损我的名誉也无妨。再见，沃尔玛。我随信寄来我的院子的图纸：你可以随意修改和变动，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立即动工。我原来想去掉其中的音乐室，因为我对音乐的爱好已完全消失，但在圣普乐的请求下，我保留了它。因为他打算在这个房间里教你孩子练习音乐。你还将收到一些书。丰富你的图书室。不过在这些书中哪有什么新东西？啊，沃尔玛！若想成为世上最聪明的人，你只要善于阅读大自然这本书就行了。

书信四 复信

亲爱的博姆斯顿，你那多年的恋爱关系如此结局，我早已料到。但我感到奇怪的是：你已经和自己的感情做了长期的斗争，想不到还需要有一个朋友来帮助你，你才能最终战胜你的感情，其实，我们最好是凡事依赖自己，不要指望别人。说实话，当我接到你上封信说你和洛尔的婚事已完全决定时，我的确感到吃惊。尽管你话说得很坚决，但我还是半信半疑，而且，如果这件事情不像我所预料的那样结局，我这一生就不愿意再见到圣普乐。你们两个人都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你们的行为完全证明，我对你们的判断十分正确，你们赞同我最初的安排，我心里非常高兴。来吧，超凡脱俗的人，给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带来更多的欢乐，与我们一起享受这幸福的乐趣。不管那些信奉宗教的人向往的来世生活是多么美好，我都宁愿与你们一起过这现实的世间生活；我觉得，你们是怎样的人，就怎样和我在一起，这很好，如果你们的思想和我完全一样，那反而糟糕。

此外，在你临行之前，我已向你说过我对圣普乐的看法。没有你这次考验，我也能对他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我已经考验过他。我认为，我对他的了解，比任何一个人对他的了解都深。再说，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心，我对他的评价，比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还好。尽管他似乎要步你的后尘，抛弃结婚的念头，但到这里后，你可能有办法使他改变主意。此事等我们见面时，我再向你细谈。

至于你，我发现你主张独身生活，颇有新意，很值得玩味，从政治上说，为了平衡国家的各种力量，使之保持安定，我认为，你的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不明白的是，根据你所讲的那些道理，是不是就足以免去个人繁衍后代的义务。我觉得生命如同一笔财产，你在接受它的同时，就承担了把它传给下一代的任务，代代相传，永无穷期。因此，无论是谁，只要是父亲所生，他本人也应该成为父亲，留有后人。你以前是这样看法的，你此次罗马之行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我知道你的新的见解是怎样产生的，我在洛尔的信中发现了一个你无法反驳的论点。

我们的表妹和她的家人在八天或十天之前已去日内瓦购买物品，并办理其他事情。我们天天盼着她回来。我把你信中该告诉我妻子的事情都告诉她了。我们从米奥尔先生那里得知你已解除了婚约，但我妻子不知道圣普乐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请你相信，当她知道他为了报答你的恩德和不辜负你对他的敬重而做的一切努力时，她肯定是万分欣喜的。我把你的院子的图纸给她看，她觉得房子的式样极其雅致。因建房地点条件的限制，我们要做一些改动，使你住得更舒适：我想，你肯定会同意的。但是，我们要等克莱尔同意后才能着手修改图纸，因为，正如你所知道的，没有她，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在此期间，我已经令人破土动工，我希望在冬天来临以前，砖瓦活儿可大部分完成。

谢谢你寄给我们的书。不过，我已经知道的东西，我就不再到书上去寻找了；至于不知道的东西，要我到书上去学习，那又为时太晚了。我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无知。自然界里的真正的书，在我看来是人的心，我受益于这本书的证据，就是我对你所怀有的友情。

书信五 多尔贝夫人致德·沃尔玛夫人

表姐，我悔不该到这里来住这么些日子，因为，问题已经严重到我越住就越想住下去。日内瓦是一座迷人的城市，市民很殷勤好客，风俗很敦厚，尤其是在我心目中高于一切的自由，看来，在这里真是找到了安身之地。我愈观察这个小国，我愈是感到有祖国的人是多么幸运；愿上帝保佑那些希望有一个祖国，而实际上只不过希望有一个家园的人，不要遭受灾祸！就我来说，如果我出生在这里，我也会拥有十足的罗马精神。不过，目前我不敢夸口说：

罗马精神已不在罗马，
我在哪里，它就在哪里；

因为我怕你的坏心眼想到反面去了。不过，为什么要谈罗马呢？为什么要三句话不离罗马呢？我们还是谈谈日内瓦吧。

我不和你谈日内瓦的风光。因为它与我们这里的样子很相似，只是它丘陵少而田园多，没有鳞次栉比的乡间别墅。我也不和你谈这里的政府。如果上帝肯帮助你，他会让我父亲来告诉你的：他整天津津有味地和官员们议论政治；我发现，由于报纸上很少谈日内瓦的事情，所以他的消息很不灵通。你从我给你的信中就可想象得到他们谈论了些什么问题。每当我对他们的谈话感到厌烦时，我就躲到一边，给你写信，为了消除我的厌烦，我只好让你厌烦。

对于他们没完没了的长篇议论，我还能记得的，是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良好的秩序的许多赞美之词。看到这个国家靠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来保持平衡，人们不能不认为这个小小的共和国政府的治国术和使用的有本事的人才，比那些疆域辽阔的帝国政府的治国术和使用的人才强得多。庞大帝国之能够得到维持，全靠它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在这样的国家里，权力很可能是掌握在一个傻子手里，然而国家的事务仍可照旧进行。我向你保证，这个国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形。每当我听见父亲谈起宫廷的那些高级官员时，我就不能不想起那位可怜的音乐师，他在洛桑的一架大风琴上神气十足地乱弹，他自以为弹得不错，其实弹得乱七八糟，一片噪音。这儿的人用小小的斯频纳琴弹的曲子也很和谐，虽然谈不上是非常和谐。

我也不和你谈……你看，我说不和你谈，结果，反而觉得有些话还没有说完。为了快些说完，我们抓紧时间谈几件事情。日内瓦人是世界上最不掩饰自己性格的人，人们与他们一接触，很快就能了解他们。他们对自己的善良习俗，甚至对自己的恶习都直言不讳地一块儿讲。他们心里觉得自己好，所以不怕在外人面前以自己的本来面貌出现。他们为人宽厚，通情达理，思想敏锐，但他们太看重金钱：我把这个缺点归咎

编者认为，“鳞次栉比”一词应为“彼此相邻。”——作者注

“大风琴”这个词中的“大”字，也有用阴性形式的形容词（法语的形容词和名词，有阳性形式和阴性形式、单数和复数之分。——译者），我发现，我们瑞士人和日内瓦人为了炫耀自己的法语纯正，认为“风琴”这个词，单数时为阳性，复数时为阴性，用单数或复数都可以，不过用单数比用复数好。——作者注

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使然。因为他们的土地少，不能养活所有的居民。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散布到欧洲各国去赚钱，他们学外国人的样子，大摆架子，染上了所在国家的人民的恶习后，就把那些恶习连同他们赚到的钱财一起带回国来。学会了外国人的奢侈，他们便蔑视自己的古朴，原来引以自豪的自由精神，他们现在认为可悲可鄙了。他们用银子打造项链，不仅不认为那是套在脖子上的枷锁，反而认为它是一种装饰。

噢，你看，我这些话不还是在谈讨厌的政治问题吗？它们装满了我的脑子，把我都搞糊涂了，我烦死了，不知该怎么办，才能摆脱这类问题。只有当我父亲不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邮差来的时候，他才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才能谈别的问题。亲爱的表姐，我们走到哪里，就要把自己的影响带到哪里，因为，关于国家问题的谈话，总是有用的，可谈的话题也是很多的，我们从谈话中可以学到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由于英国风俗对这个国家的影响甚深，因此，男人和女人的接触不像我们这里这么密切；男人谈起话来，态度很严肃，语气很庄重，但这个优点，显然伴随有缺点。他们的谈话的句子太长，爱讲理论，开场白太多，稍稍有些做作，有时候有点咬文嚼字，轻松的字眼很少用；使别人容易接受的只表达感情而不表达思想的天真朴实的话，也从来不说。法国人写文章像说话一样，而这里的人说话却像写文章一样；他们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念论文，是在做论文答辩。一张口就是 ABCD，段落分明，他们用著书立说的手法来谈话，他们是作家，而且是大作家。他们谈话就像是在念书，抑扬顿挫，吐字发音十分讲究！他们使劲咬音，一个音节也不漏。“葡萄‘渣’”这个词中的“渣”字，从他们口中说出来，就好像是在叫一个姓“查”的人；他们不说“烟草”而硬要说“烟草叶儿”；不说“阳伞”而硬要说“太阳伞”；不说“前天”而硬要说“前一天”；不说“书记”而硬要说“书记官”；不说“争风吃醋的情场”而硬要说“自投罗网的情网”。总之他们的语言非常雕琢，说起话来，就好像是在发表演说，甚至闲谈也像是在说教一样。

奇怪的是，尽管他们说话冷冰冰的，口气十分武断，但他们却很活跃，容易冲动，而且对人特别热心。如果他们谈话不是那么面面俱到，或者只是点到为止，他们的话还是富于感情，很有意思的。可是，他们那种有板有眼，一句一个停顿的说话方式，也真叫人受不了；本来是心里紧张，情绪十分激动的话，他们却慢慢吞吞，从容不迫地说，因此当他们把话说完后，大家都要看一看他们周围的人，看哪一位听懂了他们所写的文章。

应当承认，我是花了一番心血，付出许多代价才对他们的风俗习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发现他们并不庸俗。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此间有一位漂亮的未婚男子（据说他家里很富有）曾对我大献殷勤，一听他那番柔情蜜意的话，我不用打听，就知道他是谁。啊！如果他一年半以前来找我，那才好玩呢，我准会把这样一位公子变成我的奴仆，把这位阔少爷迷得神魂颠倒！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个兴趣了，也不觉得这种事有什么好玩了；我疯狂的劲头已完全消失，处处按理智行事了。

现在我回头来谈谈日内瓦人喜欢读书求知的问题。在这里，各阶层

的人都喜欢读书，读书已蔚然成风，都觉得读书有好处。法国人读的书很多，但是他们只读新书，更确切地说，他们读得并不认真，只不过大致看看，浏览一遍，以便日后可以炫耀自己读过哪些书。而日内瓦人只读好书；他们认真地读，认真地消化，他们对书不妄加评论，尽管他们对一本书的好与坏完全清楚。对书的评价和挑选，是在巴黎进行的。送到日内瓦的书，都是经过挑选的。因此，日内瓦人读的书少而精，从中得到的益处也比较多。妇女们关在房间里看书，她们的观点都是从书上来的，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像我们这里一样，日内瓦的漂亮女人都是女学士，风雅的女才子。城市里的姑娘们也从书中学到一套优美的语言：宛如儿童有时候也会说几句乖话似的，她们口中有时候也会说出某些经过精挑细选的词语，让人听起来感到吃惊。必须具备男人的智慧，必须具备女人的细心，而且还要具备男人和女人都有的才情，才体会得到日内瓦的妇女并非故意卖弄学问，日内瓦的姑娘也非故作风雅。

昨天，在我窗口对面，有两个当工人的女孩子，她们长得很美，在她们的工作坊前面聊天。她们谈得很起劲，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侧耳细听，一位姑娘笑着说，她们两个人都应该写日记。“是的，”另一位立刻回答道，“我们每天上午写日记，到了晚上再把上午写的日记，拿来对照自己的言行检查一遍。”表姐，你对那位姑娘说的话有何看法？我不知道这两个女孩子说的话是不是办得到，但是我知道，如果一天之中，她们要到晚上才能抽出时间检查日记，那么她们一天的工作安排一定是非常紧张的。毫无疑问，这位姑娘肯定看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尽管日内瓦女人说起话来有些做作，但她们仍然保持了做事干脆利落的泼辣性格，在这里也和城里的上流社会一样，也有许多钟情的妇女，她们的穿扮很朴素，但却显得很大方，懂得什么是美。她们的举止谈吐都很朴实。日内瓦男人温存有余，但风流不足，而日内瓦女人则感情丰富但缺乏魅力。这种丰富的感情使最老实的日内瓦女人显得楚楚动人，让人看了不能不动心，觉得她们非常聪明。只要日内瓦妇女保持日内瓦女人的特点，她们就永远是欧洲最可爱的女人，但后来，她们却偏偏去学法国女人的样子，结果，让法国女人占了她们的上风。

因此，风俗坏了，一切都跟着坏了。正确的审美观取决于美德，它随美德的败坏而败坏，人们的矫揉造作，崇尚浮华都是追逐时髦的结果。有学问的人几乎都染上了这种习气。我们女人难道不是因为天生是害羞的，才不能不用巧妙的办法来对付男人的纠缠吗？虽说他们能玩弄花招，想方设法让我们听他们的那些花言巧语，但我们又何必费那么多心机？只要我们不理睬他们，不就行了吗？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我们才必须才思敏捷，口齿伶俐，善于反唇相讥，对他们百般奚落吗？不管你怎么说，做出某种调皮、撒娇的样子反倒比采取沉默和轻蔑的态度更能把那些痴心妄想的人弄得狼狈不堪。看见一个来求婚的漂亮的先生被我们伶牙俐齿的话问得慌慌张张，手足失措，那是多么开心啊！我们用不冷不热，似爱非爱的态度对他，用干巴巴的严肃的问题把他问得张口结舌，

请注意，这封信是老早以前写的，这一点，我担心很多人看不出来。——作者注

应当写作 *risposte*，意大利文为 *risposta*，但也有写作 *riposte* 的，所以我就这么写了。多一个书写错误，也不要紧。——作者注

那是多么好玩啊！你也一样，别看你装得若无其事，你以为凭你天真和娴静的态度以及羞涩和温柔的举止，就比我莽撞冒失的做法更能掩盖你的诡计和狡猾吗？天哪，可爱的表姐，如果统计一下我们两个人各自嘲弄的风流男子的人数，很难肯定用你假装正经的样子嘲弄的人数没有我用大大咧咧的样子嘲弄的人数多。直到现在，我一想到那个可怜的孔弗郎，还忍不住要笑，他曾经气冲冲地跑到我这儿来埋怨你爱他爱得过了分，“她是那样的温柔，”他对我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不过，她和我说话时，总是那样的理智，以致我不敢在她面前稍有差池；我是如此明白无误地发现她处处以朋友待我，以致我不敢成为她的情人。”

在这个城市里，夫妻关系之和睦和家务安排之有条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比的。他们的家庭生活很愉快和温馨，丈夫对妻子百般体贴，而妻子可以说个个都像朱莉。你那套做法在这里得到了实行。男女双方都各自想方设法找点活儿做，找点好玩的事情玩，因此他们非但不互相感到厌烦，反而更愿意常在一起。智者就是这样享受快乐的。为享受而克制，这是你的哲学；这是有理智的享乐主义。

可惜的是，这种古老的享乐要有节制的传统已开始消失。人与人之间也往往貌合而神离。在这里和在我们国家一样，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日内瓦人的优点是固有的，而他们的缺点则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日内瓦人不仅去过很多地方，而且喜欢模仿其他民族的风俗和习惯，他们会讲各种语言；尽管他们自己有拖长重音的毛病，但他们学别人的腔调，还是一学就会，尤其是妇女，虽然她们旅行的地方不多。他们不为自己所享有的自由而自豪，却因自己国家的疆域狭小而自卑。可以说他们心里是巴不得与居住国的人同化，从而忘记自己的祖国；也许，由于他们有贪财的坏名声才使他们产生了这种不应有的自卑感。其实，他们最好是把钱财看淡些，努力洗刷日内瓦人的坏名声，否则，他们将愈怕说自己是日内瓦人，就愈给日内瓦人的脸上抹黑。不过，即使别人尊敬日内瓦，日内瓦人也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他们还有一个错误是：不知道用自己的功绩为祖国带来荣誉。

无论日内瓦人多么贪财，他们都从来不采取卑劣的手段去谋取金钱。他们不喜欢结交权贵，不愿意讨好宫廷。在他们看来，个人被奴役，就等于国家被奴役。他们像阿尔西比亚得那样能屈能伸，但不愿受制于人。当他们不能不照别人的习惯办时，他们也只是大体上模仿，而不做别人的习惯的奴隶。在众多发财致富的手段中，商业是最能够与自由相和谐的，所以，日内瓦人最喜欢的职业就是经商。他们几乎人人都是商人或银行家，而且为了实现经商致富的目的，他们往往宁愿埋没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少有的天才。这些情况，我在这封信的开头已经提到。他们有智慧，也有勇气，他们的思想活跃，看问题也能够看得很深刻。他们本可以成为最体面的和最高雅的人。但是由于他们把金钱看得高于荣誉，所以他们宁愿一生默默无闻，也要挣一个万贯家资；他们为子女积攒钱财，他们给子女树立的唯一榜样是：珍惜这些钱财。

以上这些都是日内瓦人自己对我说的，他们对自己的评价非常公正。就我来说，我不知道他们在别的国家的表现是什么样子，但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是讨人喜欢的，因此，要我离开日内瓦而又不感到遗憾，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表姐，你知道是什么办法吗？啊！我的天啦，你不要假装谦虚了，如果你说你猜不出来的话，那你是在撒谎。后天，我们这一群快乐的人将乘坐一只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帆船，启程回来，因为，这个季节的天气不好，同时为了大家都能同行，所以我们选择了水路，我们打算当天晚上在莫尔日过夜，第二天到洛桑参加婚礼，到第三天……你就能见到我了。当你看到远处火光熊熊，旗帜招展，当你听见炮声隆隆，你就会像疯子一样地满屋子乱跑乱叫：“快拿起武器呀！快拿起武器呀！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又及：虽然分配住房的权利已不容置疑地交给了我，但这一次我不想行使这个权利。我只希望我父亲住在爱德华绅士的房间里，因为他有许多地图，只有这个房间才挂得下。

这怎么可能呢？洛桑又不靠湖滨；从码头到城里还有一段半法里难走的路，而且，要实现这些乐观的估计，还不能碰上顶头风。——作者注

书信六 德·沃尔玛夫人来信

当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多么愉快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你写信不感到胆怯和羞涩。我对于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友谊终于得到了无比美满的结果感到高兴。有些人能够抑制强烈的爱情，但能使爱情变成纯洁的友情的人却很少。我们能为了荣誉而忘却我们珍贵的爱情，这是我们诚实的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之能从昨日之我成为今日之我，乃是美德的真正的胜利。制止我们两颗心继续相爱的理由也许是很错误的，但使我们缠绵的爱情变成深厚的友谊的原因则是无可非议的。

单凭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吗？不能，我的朋友，永远不能；这样的成就，我们甚至想都不敢想。我们两人应互相躲避，这是我们从前必须遵守的第一条规矩，无论如何不能违犯。尽管我们互相把对方依然放在心里，但我们已不可能再次聚首或互通音讯；我们要尽力做到彼此不再思念，而我们为了互相维护荣誉的最好办法，就是断绝我们之间的一切往来。

这一切都已成过去，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目前的情况。世间还有比我们目前的情况更令人称心的吗？我们不是每天都要千百次地品尝我们为达到这种情况而进行的斗争的胜利果实的美好滋味吗？现在我们可以见面，可以相爱，可以感受这种感情；我们心满意足，天天像兄妹似地亲密相处，清清白白、平平安安地在一起，我们互相照顾。我们回顾过去，而无悔不当初之心；我们谈起过去，而不感到有什么可令人羞愧之处，我们多年来互相责备不该产生的感情，现在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成为光荣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啊！朋友，我们走过的道路是多么光荣！为了保持我们的光荣，我们要敢于为它高唱赞歌。我们的友情是怎样开始，也要怎样结束。

是谁帮助我们获得这么美好的幸福？这，你心里很明白，我发现你对这位世界上最好的人给你的恩惠是万分感激，永不忘记的。但是，为什么又说他的恩惠是我们——是你和我的一笔待偿还的债呢？他没有给我们添加什么新的义务，他只是要求我们更加珍惜我们已经建立的神圣的关系。为了报答他对我们的关心，唯一的办法是：我们必须成为无愧于他关心的人，用我们的行为来证明他对我们的关心取得了成功。我们一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样做。我们要用自己的美德来回报我们恩人的美德。我们要这样来偿还我们欠他的情谊。他为我们和为他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否恰到好处，那就看他是否已经使我们恢复了我们的理智。因此，不管我们是分散或是团聚在一起，也不管我们是死了还是活着，我们都要处处表明我们的友情无愧于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是在我丈夫决定由你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时，我内心反思而得出的结论。当爱德华绅士写信告诉我说他和你即将回到这里时，我又一次思考了这些问题和另外一些事情，因此，应当趁此机会一并告诉你。

我心中思考的不是我，而是你：我认为，我现在更应当对你提出一些忠告，因为我的忠告丝毫不掺杂个人的利益，而且与我的安宁也毫无关系；我的忠告只与你个人有关。我知道你完全相信我对你的深厚的友情，因此，我毫不怀疑我的话你能听进去。

请允许我给你描述一下你即将所处的地位，以便你自己判断，看它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噢，善良的年轻人，如果你爱美德的话，就请你怀着虔诚的心听一个女友的忠告吧。现在，她全身战栗地开始讲她原来不想讲的话，因为，不讲出来，就一定会背弃我对你的情谊！如果等你误入歧途之后再来讲这些应该防备的事情，那岂不是太晚了吗？我的朋友，不能等你误入歧途之后才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与你的关系密切到可以向你指出这些事情。在必要的时候，难道我不能像妹妹或母亲那样与你谈这些事情吗？啊！如果我诚恳的忠告有害于你的心，我早就不会有什么忠告向你提出了。

你说你一生的追求已经结束。但你要承认：你的追求虽已结束，可是你的年纪尚轻；爱情熄灭了，但肉欲依然存在。当唯一能抑制爱情的高尚思想不存在时，则对肉欲的贪恋将更令人害怕。一个人的感情如果无所寄托，则他随时随地都可能堕落。有一个多情善感的男子，他年纪轻轻，尚未结婚；他想克制自己的情欲，保持一身的清白。他知道，他深深懂得，而且说过千百次；一个人的实践美德的毅力，来自他崇尚美德的纯洁的心灵。如果说爱情在他青年时期曾保护他不受恶劣的风气的侵袭，那么他希望理智能使他永远不沾染那些恶劣的东西。他知道这样做是很艰难的，但一想到他将得到一项赞美他砥砺品行的奖赏，他就努力去做了。既然他为了克制自己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如今为了他所崇拜的上帝，难道还不能像他过去伺候情人那样努力吗？你现在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敦品励行和指导你的行为的，因为你历来看不起那些表里不一，言行脱节的人，他们把重担子推给别人，而自己却什么责任也不承担。

一位明智的男子要怎样生活才能遵循他自己规定的行为准则呢？他应当少一点哲学家的气息，而多一点美德和基督徒的精神，当然他更不能傲字当头，目中无人。他知道，一个人躲避外来的诱惑容易，而要战胜它们则比较难，问题不在于如何抑制受外界诱发的感情，而在于如何防止它们产生。他想远远地离开危险的环境吗？想躲避诱惑他的事物吗？不，恰恰相反，他应当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最需要勇气的斗争中去。年仅三十，他就将孤单地和几个与他同年龄的女人朝夕相处：其中有一位女人他曾如此钟爱，对往日两心相爱，令人心醉神迷的回忆将令他难以忘怀；另一位女人与他过从甚密，第三位女人因受恩于他，对他怀有感激之情。他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因为他周围的一切都将使他重新燃起尚未完全熄灭的爱情的火焰，他时时都可能跌入他最害怕的陷阱。无论是在哪位女人面前，他都没有把握能够坚持自己的毅力，只要他稍一松懈，则三个女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将永远败坏他的名声。他真有充分自信的毅力吗？时至今日，它在保障他的前途方面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在巴黎，他为什么不依靠自己的毅力走出那位上校夫人的房子？去年夏天，他在麦耶黎的那番表现，就是在自己的毅力作用下做出来的吗？去年冬天，他顶住了另一位女人的魅力吗？今年春天，为什么一场恶梦就把他吓成那个样子？为了能不断地自己克制自己的感情，他可曾有一次真正靠自己的力量战胜自己？在朋友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帮助朋友战胜感情，可是，他自己呢？……啊！他应当根据他美好的前半生，好好地想一想如何度过他的后半生。

暂时的强烈的感情冲动是可以忍受的，半年，一年，那算不了什么。因为一想到它有一个尽头，人就有了勇气。可是，如果永远处于这种状态，谁又能经受得住呢？谁敢说自已到死都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呢？噢，朋友！虽说人的一生中享受欢乐的时间是很短的，但他实践美德的时间则是很长的。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欢乐的时刻一去便不复回来，而罪恶的时刻将反反复复，不断地出现：一时忘乎所以，就将永远堕落。在这令人惴惴不安的环境中能平平静静地生活吗？经历了艰难的岁月，躲过了种种危险后，难道不应该使我们今后的生活不再出现危险吗？

你今后还将遇到许多事情，它们和你已经逃脱的事情同样危险，而且也是事先预料不到的！你以为令人担心的事只发生在麦耶黎吗？无论我们在哪里都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走到哪里就会把它们带到哪里。噢！你很清楚地知道，一个心地温柔的人，可使宇宙万物都与他的感情息息相通；你也知道，感情的伤口虽然愈合，但是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仍能使我们在看见它们的时候回想起我们昔日的感情。因此我认为，而且敢断言，这样的危险将再次发生，我的心深深了解你的心。不过，为了防止可耻的行为，你轻浮的心能克服自己的弱点吗？在这里，你对之必须克制感情、并给予尊重的人，难道就只有我一个吗？你要知道，圣普乐，我所喜爱的人都应该像我一样受到你的尊重。你要估计到，你将经常无端地受到一位漂亮和天真烂漫的女人的戏弄。你还要想到，如果你一时疏忽，竟敢辱没你应该衷心尊重的人，那你必将受到人们永远的唾弃。

我希望做人的义务、为人的真诚和旧日的友情能够约束你的行为；只要你崇尚美德，你就必然会抛弃某种幻想；我希望你至少要发挥理智的力量，克服种种非分的念头。做到这几点，你就可以不受欲望的驱使，并摆脱你心中的妄念了吗？由于你不得不尊重我们两个人，并且忘掉我们是女性，你就会注意到伺候我们的人是女人，降低身分和她们在一起就可以少犯过错吗？地位的差别就可以改变错误的性质吗？恰恰相反，如果你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不诚实的手段，则你的行为便愈卑鄙。多么恶劣的手段啊！啊！你！……哼！让那些出卖良心、把爱情当作商品的贱人见鬼去吧！他们使世界上充满了荒淫无耻的罪恶行为。出卖过一次肉体的人怎能不继续出卖肉体呢？她迟早要沦落风尘，掉进勾栏的。她的苦难，是谁造成的呢？是那个在勾栏院中践踏她的男子，还是那第一个用金钱买她的肉体并把她诱入烟花之地的骗子？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也许会涉及到你，我可以把这个问题大胆地提出来吗？你已经看到，为了在我家里建立良好的家规和家风，我花了多少心血；现在在我家里，秩序井然，一片宁静，人人都感到快活，心地十分天真。我的朋友，你要想一想你，想一想我，想一想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想一想我们应当怎样做人。将来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全部心血付之东流，发现：“把我家搞得一团糟的人原来是他！”

如果必要，我可以把该说的话全都说出来。既然我们真正崇尚美德，我们就不必害羞，把什么问题都讲清楚。人不是为了过单身生活来到世上的，要这种与人的天性大相违背的生活不导致公开的或秘密的放荡行

为，那是很难的。如何驱赶这缠身的恶魔？你看，在其他国家就有那么一些狂人，宣称他们不愿意尽男子的责任。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也将抛弃他们。他们自诩为圣人，其实他们为人并不诚实。他们貌似无欲，实际上是一肚子的肮脏思想，由于他们憎恶人类，他们反而堕落到不配做人。我认为，要批驳那些只是表面上为人遵守的法规，并不难。一个实心实意实践美德的人，即使不添加其他新的义务，他就已经感到他所承担的义务是够多的了。亲爱的圣普乐，基督徒真正的谦恭之处，在于他始终感到他所承担的任务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因此绝不会狂妄到还要给自己增加其他的任务。如果你按照这条原则行事，那么，在别人是略感不安的事情，也将使你不寒而栗的。越是不害怕的事情，就越是要当心；如果你对应尽的义务满不在乎，则你就不会有履行你的义务的心。

这就是你将在此间面临的危险。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好好地想一想。我知道你从来不会存心去做坏事，我只是担心你因事先未曾考虑而做错事。所以我不要你按照我说的这些话去做，而是要求你对它们加以考虑。如果你认为我讲的话有几分道理，我就满意了；只要你敢相信你自己，我就敢相信你。你若对我说：“我是一个天使。”我就热情欢迎你来。

什么！还不让你享受你该享受的权利！还要你忍受痛苦！还要你没完没了地履行难以履行的义务！还要你远远躲开你心爱的人！不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朋友，今生为美德作出牺牲的人是幸福的人！我曾经见过一个不愧为男人的人为美德勇于斗争，甘愿受苦。我之所以不认为我对你的要求太过分，是因为我相信我准备给你的报偿能了结我的心对你的心欠下的情，你得到的幸福将比上天允许我们结为伉俪得到的幸福还多。如果我的计划能够实现的话，假使你不能使自己变成天使，我就想送你一位天使，让她守护你的灵魂，使它净化，使它恢复活力；在她的指引下，你一定能够和我们一起过天堂般宁静的生活。我相信你不难猜出我打算给你的这个人是谁；可以说她早已在你心中占有她将来有一天占有的位置。

我已想到了实现这个计划将遇到的种种困难，但我还是没有灰心，因为这个计划是正当的。我知道如何左右我的女友，如何利用我对她的影响，让她倾心于你。可是她的决心很大，这你是知道的，所以，在动摇她的决心之前，我必须把你的工作做好，才好劝她答应你的求婚，对她担保你的为人和你对她的感情，因为，如果说由于命运的安排，你们彼此所处的地位不平等，因而你没有权利自己向她表白爱情的话，你就更没有权利贸然向她亲自求婚了。

我知道你考虑问题是很周到的。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计划，那是因为你为她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着想。丢掉一切不必要的顾虑。难道你比我还珍惜我朋友的名誉吗？不，不管我是多么爱你，你也休想我会为了你的

有一些人的禁欲是无恒心的，另一些人的禁欲则是出于伪善之心。我认为有几个天主教士属于这后一种人；可是，硬要一个像罗马教会那样人数众多的宗教团体中的教士都打单身，那与其说是禁止他们娶妻，毋宁说是在唆使他们拿别人的妻子来满足自己。我感到惊讶的是：在那些仍然崇尚善良风俗的国家里，法律和法官居然容忍这种丑事。——作者注

利益而牺牲她的名誉。我非常尊重通情达理的人，但同时也非常蔑视一般人的轻率的结论，他们迷惑于虚假的外表，不知道什么叫真诚。不管社会地位的差距是多么大，没有任何一个等级是有才有德的人达不到的。一位妇女为什么不能嫁给她引以为荣的朋友呢？我们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你是完全知道的。不必要的羞怯心理和害怕受他人的责难，将使人做错事的时候多，做好事的时候少；而以美德为重的人，是只有在做了错事的时候才感到赧颜的。

就你来说，你的骄傲我是领教过的，但在这件事情上，你若骄傲，那就不对了，如果你不愿意再一次受到她的恩惠，那就太辜负人的心了。而且，不管你是多么地不通达情理，你也不能不承认，从妻子那里得到钱财总比从朋友那里得到钱财体面，因为你成了你妻子的保护者，而不再是要朋友保护的人，而且，不管怎么说，一个诚实的男子的最好的朋友，莫过于他的妻子。

如果你内心深处对建立新的爱情有一种厌恶的情绪，那就赶快为了你的荣誉和我心灵的宁静把这种情绪彻底消除。因为只有在你确已成为你应该成为的那种人，并且愿意承担你必须承担的义务以后，我才能对你和对我自己感到满意。唉！我的朋友，我担心的是你又要犯老毛病，而不是你对新的爱情的厌恶情绪。为了还清我欠你的债，我何事不可做！我将做的事情一定比我答应你的还多。我给你的这个人，难道不也是朱莉这样的人吗？你将要得到的，难道不是我本身最好的部分吗？这样一来，你不是更加为另一个人所爱了吗？到那时，我就可以多么愉快地和多么毫无约束地爱你呀！是的，把你过去对我的一片痴情全都奉献给她，把你过去对我的海誓山盟拿去对她说，如果可能的话，你要把欠我的情义全部还给她。啊，圣普乐！我把这笔旧债移交给她，要记住，这笔债不是轻易就能还清的。

我的朋友，这就是我想在不必冒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和你团聚的办法，以便让你在我家中占有一个如同你在我们心中占有的位置。按照把我们大家联系在一起亲密而又神圣的关系，我们将比兄妹还亲。你再也不必惧怕你自己，也不必惧怕我们。因为亲密的关系一旦变成正当的关系，就不再是危险的事情了，就没有必要再抑制它，更没有必要惧怕它。我们不仅不把温馨的感情拒之门外，反而会把它看作对朋友应尽的友情，并从中得到快乐：这样，我们彼此将爱得更深，真正领略到友谊、爱情和天真融为一体的甜蜜。在你今后承担的工作中，如果上帝为了酬谢你对我们孩子的培养，使你也当了父亲，享受到做父亲的快乐，到那时，你自己就会明白，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将得到什么报偿。当你拥有了人类真正的财富时，就会乐于过那种对你的亲友有益的生活。你最终将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有美德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生活的幸福，这一点，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恶人永远理解不了的。

你要从长考虑我对你的建议，不过，我要你考虑的，并不是这个建议对你是否适合，这一点，我不需要你作出回答；我要你考虑的，是对多尔贝夫人是否合适，正如她要考虑她是否能使你幸福一样，你也要考虑你是否能使她幸福。你已经知道她对一个女人以不同的身分应尽的义务，是如何尽的。因此，你根据她现在的为人，就可以想象得到她将如何要求于你，如果她像朱莉那样爱一个人，则她也应该像朱莉那样得到

对方的爱。如果你觉得你配得上她，你就对我说；其余的事，由我凭我和她的友谊去争取，我以友谊对她，她也将以友谊对我。虽说我对你的希望过高，但你至少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对她的贤德是完全了解的；你不是一个牺牲她的幸福，只顾你自己幸福的人；你爱她就必然真心实意地爱她，否则就不会向她表露任何情意。

再说一次，你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三思之后才回答我。在事关命运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谨慎，而不能轻率作出决定；在涉及命运和道德的问题上，任何轻率的决定都将铸成大错。噢，我的好友，你必须十分明智地考虑这个问题，慎之又慎。我能因为怕羞就不提醒你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吗？你有宗教信仰，但我担心你没有完全奉行宗教中有关行为准则的教诲，我担心你这个高傲的哲学家看不起基督徒的纯朴。我知道你对祈祷所持的态度，你的态度我是不能赞同的。你认为这一虔诚的行为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你认为上帝启迪我们，使我们一心向善以后，就不再管我们，就让我们自由行事了。你完全知道，这些话，圣保罗从未说过，我们的教会也未讲过。是的，我们是自由的，但我们是无知的，软弱的，易受邪恶的诱惑的。上帝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不是他给我们以智慧和力量，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又是从何而来呢？如果我们不乞求上帝赐予我们智慧和力量，我们为什么还希望获得它们呢？我的朋友，你要当心，不要让人类的骄傲心理给你对上帝的敬拜中掺杂人类所特有的庸俗见解；说什么万能的上帝也像我们一样需要采用一些弥补弱点的手段，说他也像我们一样需要采用取巧的办法，才能把各种事物综合起来，使之易于处理。按照你的意思，眷顾每一个人，对于上帝来说，似乎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担心他时时刻刻为这么多人操心会感到疲倦，你认为他最好是按一般规律行事，就可以少操许多心。啊，伟大的哲学家！上帝感激你为他想出了这么简便的方法，感激你减轻了他的工作！

你还要说，求他有什么用？难道他不了解我们的需要吗？难道他不是和我们一样希望我们幸福吗？亲爱的圣普乐，你真会诡辩啊！我们最大的需要，我们唯一能自己解决的需要，是必须对我们的需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为了逃脱苦难，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苦难。只有谦卑，才能成为贤人；先了解自己的弱点，然后，才能成为强者。只有司法和仁慈相辅而行，世界才能充满祥和与自由。我们因体力柔弱而受束缚，我们向上帝祈祷便获得自由，因为只有祈祷上帝，我们才能获得我们自身没有的力量。

因此在困难的时刻，不要只相信自己，而要听从上帝的指示，因为，只有他既有力量，又行事谨慎，能帮助我们作出最正确的决定。人的才智，即使是一切以道德为准绳的人的才智，也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即过于自信，使我们往往根据现在判断将来，根据一时的事情来判断整个人生。在某一个时刻，我们觉得自己是很坚定的，从而就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动摇。我们有了日积月累的阅历，便以为了不起；认为自己曾经逃脱了某一个陷阱，便不怕任何陷阱。勇士总是非常谦虚地说：“我在某一天是勇敢的”；那些自称“勇士”的人，明天是什么样子，连他自己也很难说；他本来没有勇气，却硬说自己有勇气，因此，当真正需要他拿出勇气时，他就拿不出来了。

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种种计划都是可笑的，我们的一切推论都是荒

谬的，因为，对于上帝来说，时间是无始无终的，空间是无近无远的！我们考虑离我们较远的事物是徒劳的，我们只能了解与我们有关的事物，因为随着地位的变更，我们也许会作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推翻我们原来的依据。我们按照今天适合我们的情况去安排将来，而不知那些情况明天是否适合；我们看自己时，总觉得自己还是原来的样子，而不知我们每天都在变化。谁知道我们现在喜欢的东西，将来是否仍然喜欢，我们现在追求的，将来是否仍然追求，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将来是否还是这个样子；外界的事物和我们自身的变化是否会以某种方式改变我们的感情，我们现在为获得幸福而作的安排，将来是否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不幸？请你告诉我应当如何运用人的智慧，我将把你的话作为行动的指针。但是，如果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人的智慧，我们就只好求助于那不会欺骗我们的上帝的智慧，做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我现在乞求他判断我的建议是不是好；你也乞求他判断你的决定是不是对。不管你的决定如何，我都相信你想做的事情是高尚的和诚实的。但这还不够，而应当使它永远如此；至于是否真的高尚和诚实，那就不是你或我所能判断的了。

书信七 复信

朱莉！是你写的信！整整七年渺无音信！……是的，是她写的；我的心已感觉到是她写的：我的眼睛哪能认错我的心永不忘记的笔迹呢？怎么！你还记得我的名字！你还记得怎么写法！……在写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的手不发抖吗？我可是有些糊涂了，这要怪你。信的格式，信纸的摺叠法，用的印章，信上的地址，总之，信上的一切在我看来大有破绽。你的心和你的手似乎在闹矛盾。啊！你怎么能用原来的笔体写另外的感情呢？

你也许以为我把你过去的信中所说的话还放在心上，所以你有必要再写这封信。你错了。我现在头脑很清醒，我已不再是过去的我了，或者说你也不再是过去的你了，因为，在我看来，你除了秀丽的风姿和善良的心没有变以外，其他均与以前判若两人，简直令我吃惊。这一点首先可以打消你的顾虑。我不凭借我的意志，而凭借我的感情，感情可以取代意志。我深深知道，为了维护我不再追求的这个女人的荣誉，我应当怎么做，就怎么做，过去是如何爱慕，现在就应当如何尊敬。是的，我对你满怀感激之情，因此，我和过去一样爱你，但是，我现在之所以依恋你，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恢复了理智。理智使我看到的你是本来面貌的你，它比爱情更能如实地认识你。是的，如果我现在还有罪恶的念头的话，我就不会如此钟爱你了。

自从我不再行事荒唐，再加上明察秋毫的沃尔玛帮助我分析我自己的真实思想后，我就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认识自己，就不像以前那样担心自己的弱点了。尽管我有时候仍胡思乱想，回味过去的错误，但只要我对你的爱无损于你，我的心就踏实了；使我误入迷途的遐想反倒使我能避免真正的危险。

啊，朱莉！有些印象是永恒的，是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或人心的淡漠而消失的。伤口愈合了，但伤痕仍然存在，伤痕是一个庄严的封铅，它保护我们的心不再受到冲击。见异思迁和爱情专一是水火不相容的：真正的情人是人变而心不变；他始也爱终也爱。就我来说，我已经结束了我的爱，不过，尽管我已不再属于你，但我仍然受到你的关心。我已不再怕接近你，而且，有你在，我也不怕接近另一个女人。不，朱莉，不，我敬佩的女人，今后，在两人之间的关系上，我只能是你的朋友，而在心灵上，我仍是你的情人，因为，我们的爱情、我们唯一的初恋之情，是永远不会从我们心中忘却的。青春的花朵在我的心中永不凋谢。即使我再活千百岁，我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光也不可能再回来，但也不可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尽管我们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那也枉然，因为我不能忘记我们当初是什么样子。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你的表妹吧。

亲爱的朋友，应该承认，自从我不敢贪恋你的姿容以后，我就对她的姿容感兴趣了。谁能对眼前一个又一个美貌女人视若无睹，不起心盯

自本书卷三朱莉给圣普乐的那封信（卷三书信二十）以后，这两个情人就断绝了书信往来。

有人说“圣普乐”是随便编的名字。信封上也许写的是他的真名。——作者注

指书信六。在这封信中，朱莉劝圣普乐和克莱尔结婚。

住其中的一个呢？我重新见到她时，也可能是太高兴了，因为自从我离开你们以后，她的容貌已深深刻画在我心中，在我心中的印象越来越深。我的心虽然关闭了，但她的形象却留在里面。我不知不觉地对她采取了一种如果当初我没有遇上你就可能采取的态度，因此，也只有你才能使我判断她在我心中激起的感情是不是爱情。人的理智，只要能摆脱可怕的情欲，就能与温馨的友情交融在一起。我们能因此就说这种情况是两相情爱吗？朱莉啊，这差得远呢！这当中，哪里有追求的意思？哪里有把对方当作偶像来崇拜的意思？怎么看不出它是比理智本身还高雅还真诚一百倍的圣洁的喜悦呢？我心中曾经产生过短暂的情欲，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的心醉神迷，然而，所有这些都早已过去。我认为她和我是朋友，我们互相友爱，倾诉友情。两个情人是不是相亲相爱？不，情人之间是不称您和我的，因为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

难道我就不动心吗？我怎么能不动心呢？她长得很漂亮，她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感激她，因而也爱她，她在我心中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对她这么一个热心人，我怎么能报答得完呢？而在深深的感激之情中，又怎么能不掺杂亲密的感情呢？唉！可以说，我和她，与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没有一刻平静过。

女人啊！女人！你们是世上的珍珠，同时又是害人的祸水，大自然把你们装扮得那么美丽，为的是让你们来折磨我们，谁冒犯你们，谁就要受到惩罚；谁害怕你们，你们就纠缠谁，不论对你们是爱还是恨，我们都是要遭殃的。不论是追求你们还是躲避你们，我们都是要吃苦头的！……你们长得很俊，让人一看就着迷，就产生怜爱之心；你们是活生生的人，同时又是不可思议的幻影；你们是害人的深渊，同时又是令人魂销的温柔乡！啊，美丽的女人，你们比你们周围的一切都更令人害怕；谁相信你们骗人的文静样子，谁就要倒霉！兴风作浪，危害人类的人，是你们。啊，朱莉！啊，克莱尔！你们竟然向我夸赞这害人的友谊，让我为它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我天天遭到风吹浪打，而兴风作浪的人，正是你们。你们使我的心经受了千百种风浪的打击！日内瓦湖的风浪与浩瀚的大洋的波涛完全不同。湖里的风浪小而急，浪花翻腾，无有宁时，尽管它不是波涛滚滚，但有时候也会把船儿沉到水底。而在表面看来是风平浪静的海洋上，我们感觉到一股缓缓移动的水流使我们随波逐浪，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平安地送到远方；我们以为还停留在原地，实际上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

这就是你的美和她的美对我产生的影响的差异。我的初恋，那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唯一的爱情，除自我控制外便无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爱情，在我心中不知不觉地萌发了，我已经做了它的俘虏，我还不知道：我迷失了方向，尚未觉察自己已误入歧途。在爱情的旋风中，我忽而升到天上，忽而堕入深渊；当我镇定下来时，我已不知道我身在何方。恰恰相反，我一到了她的身边，我便感到局促不安，而且把不安的情况想象得比实际的情况更严重；我经历过短暂的欢乐，但欢乐一阵之后就无下文。我神魂颠倒于一时，随之便恢复心灵的平静：任凭波涛如何晃动这条船，它都安然行驶，风无论怎样吹，它都鼓不起船上的帆。我的心虽然爱她的美，但从不会产生任何遐想；我眼睛看到的她，比我心中想象的她更加美丽，我离她近，比离她远更害怕她。而你在我心里所起的作

用，几乎与它所起的作用恰好相反，在克拉朗，我无时无刻不受到这两种作用的影响。

是的，自从我离开克拉朗以后，她来看过我几次，但态度比以前严肃得多。可惜的是，我很难有机会单独会见她。现在，我终于见到她了。这就够了；她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爱情，而是不安的情绪。

这是我对你们两个人的真实的想法。除了你们以外，其他的女人都不在我心里；长期的痛苦已经使我把她们通通忘记了。

我一生的追求，到我中年就结束了。

痛苦的事情反倒使我有抑制欲望和战胜诱惑的力量。当人们在经受磨难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欲望了；而你也曾经告诉我如何采取抑制欲念的办法来消除它们。应当把爱情上遭到的巨大的不幸变成增益智慧的手段。我的心可以说是已经变成了控制我一切欲望的总机关；当我的心平静时，任何欲望也就没有了。希望你和她都不要扰乱我的心，让它今后永远保持平静。

处在我目前的状况，我对自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你为了不使我有失去幸福之虞，为什么又要如此千方百计地来夺走我的幸福呢？你为了从我手中夺走胜利的果实，竟然还要我再进行一番苦苦的斗争！这不是硬要无缘无故地把已经过去的一件危险的事情搞得十分严重吗？既然要冒那么多的风险，你为什么又要把我召唤到你身边？当我完全有资格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把我撵走？你怎么能让你的丈夫白操心呢？既然你认为没必要费那么多的心，你为什么还要让你的丈夫多此一举呢？为什么你不对他说：“让他离我们远远的吧，我也希望把他打发走了算了”？唉！你愈为我担心，你就愈该赶快把我召回来。因为，不是在你身边时有危险，而恰恰是不与你在一起时有危险；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才怕你。如果这可怕的朱莉来纠缠我，我就躲到德·沃尔玛夫人的身边；在她的身边，我的心就平静了。如果失去了这块避难处，我又逃到什么地方去呢？只要我离开她，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遇到危险；我到处去寻找克莱尔或朱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她们两个人轮番搅乱我的心，因此，只有当我看到你们时，我才不胡思乱想；只有当我在你身旁时，我才能驾驭自己的感情。如何向你解释我来到你身边时的感情变化呢？你对我的影响力，和从前完全是一样的，但效果却不同。我过去见到你就神魂颠倒，现在你巨大的影响力已能使我自己抑制自己的感情；我现在心情非常平静，已不像过去那样感情冲动，心绪不宁了。我的心要学你的心：我过去像你那样爱，现在也要像你这样平静。然而这短暂的平静只不过是一时的停顿；我在你身边时，总努力上进，想达到你这样的水平，但结果未能成功；一离开你，我又重新回到我原来的样子。朱莉，说真的，我觉得我有两个灵魂，其中那个好灵魂捧在你的手里。啊！你想把我和它分开吗？现在，你仍然担心我在感情上会犯错误吗？你为一个郁郁寡欢的年轻人今后的日子担忧吗？你不放心在你监护下生活的年轻人吗？你对我不放心的地方，贤明的沃尔玛从来不曾担心过！上帝啊！你对我如此不放心，实际上是看不起我！在你的心目中，你的朋友竟不如你最差的仆人！我可以原谅你对我有不好的想法，但我

永远不能原谅你不为恢复自己应有的荣誉而努力。不，你不能这样做，在我自己点燃的火中得到了净化，我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过去的我，已不存在；今后，如果我再产生片刻的邪念，我宁愿逃得远远的，即使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感到无地自容。

什么！你担心我会破坏我十分喜欢的良好秩序吗？你担心我会玷污我曾经怀着十分敬重的心情住过的纯洁和安静的房屋吗？我是那样无耻的人吗？……唉！即使是最堕落的人，见到这么美好的图画，不也是会受感动的吗？到了这么安静的地方，他怎能不诚实地做人呢？他不仅不会把他的恶习带到这座房屋来，他反而会改掉他的恶习……你担心的是谁？朱莉，你担心的是我吗？……太晚了吗？……在你的眼皮下吗？……亲爱的朋友，你不要担心，把你家的大门打开；对我来说，你的家是道德的殿堂。在你家里，我无处不看到道德的尊严的偶像；只有在你的身边，我才能真正做到崇奉道德。是的，我不是天使，但是我住的是天使的房屋，我以他们为楷模：如果我不愿意学天使的话，我早就躲开他们了。

你看得出来，我迟迟不谈你信中的关键问题，如果我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件好事，那么我就应该首先考虑它，并且只考虑它了！噢，朱莉！你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是我最忠实的朋友！你把那个可以说是半个你的人，把那个在世界上除你之外的最珍贵的珍宝奉献给我，如果能实现的话，则你此次对我的恩惠，比你过去对我的任何一次恩惠都大。爱情，盲目的爱情可以使你奉献你自己，而献出你的朋友，则确实是你看重我的明证。从此时起，我才真的认为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因为我受到了你的尊敬。不过，对我来说，给我这么大的面子，我实在是不敢当！如果我接受的话，我很可能有负这份光荣，而要我做到受之无愧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它。你是了解我的，请你来判断，我这些话是不是实话。你可爱的表妹为我所爱，这还不够，她应该像你这样为我所爱才行，有一点，我必须弄清楚：她将来能像你这样为我所爱吗？她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个问题上，她能否达到她应当达到的要求，是取决于我吗？啊！如果你想让我和她结合的话，你为什么当初不让我把我的心给她呢？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心把它的初恋之情用来回报她对我激起的新的感情呢？爱过你的人还能去爱她吗？只有具有贤明、善良的多尔贝那样宁静、自由的心，才能做到一心一意地去爱她；才能接替她；否则，一和她的前夫相比，这个人在她的心目中会变得一无可取的。第二个丈夫若有若无的冷冷淡淡的爱非但不能减轻她失去第一个丈夫的痛苦，反而令她更加怀念前夫。她很可能把一个对她怀有感激之情的亲密的朋友变成一个平庸的丈夫。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她的损失将很大很大。她多情而敏感的心肯定会后悔受到这么大的损失的。而我，当我见她因为我而成天郁郁寡欢，而我又无力帮助她的时候，我怎么能受得了呢？唉！我甚至可能因经受不住这种痛苦而比她先离开人间。不，朱莉，我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以她的不幸为牺牲。正因为我太爱她，所以我不能娶她。我的幸福？不，我不能使她幸福，我自己能幸福吗？在夫妻之间，哪一个人能只顾自己的命运而不管对方的命运？尽管各有各的快乐和痛苦，但两个人难道不应当同甘共苦吗？一方使另一方成天忧心忡忡，最终不也会把自己搞得忧心忡忡吗？她痛苦，我也痛苦，尽管她对我好，

我也不会幸福。虽然恬静的生活、美丽、贤惠的妻子和财产，我全都有了，但我的心，唯独我的心对这一切感到厌腻，使我在幸福之中反而成为一个不幸的人。

虽说我现在在她身边感到很开心，但这种快乐的心情不仅不会随着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而增加，反而会使我原有的乐趣完全消失。她喜欢拿我开玩笑，只有当其他人在场看见她对我关心时，她才对我表示友好和热情，我有时对她也有过于热情的表示，但这也只是当我在你身边，不用再想你的时候，我才对她有这些表现。她和我单独会面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了你，我们才感到单独会面很有乐趣。我们愈是接近，我们愈是想到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纽带，我们的友情就愈浓；一谈起你，我和她就更加亲热。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是你的女友永不忘怀、你的男友更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千百件往事；如果把我和她连结在一起的是其他的关系，我就应该和她断绝那些关系，否则，我们美好的往事不就成了对她不忠实的事情了吗？我怎么好意思把我所钟爱的妻子当作心腹向她倾诉令她伤心的旧情呢？我将再也不敢向她诉说我的心里话，我一见到她，就要处处留心。开始，我不敢和她谈你，不久以后，连我自己的事也不敢对她说了。为了尽朋友的义务和保全朋友的名誉，我应该事事对她采取谨慎的态度，把我的妻子当作外人，再也听不到她对我的忠言，启发我的心灵，纠正我的错误。她愿意我这样对她吗？我能这样爱她和报答她对我的爱吗？这样下去，我能为她和我自己带来幸福吗？

朱莉，你难道忘记了我们的海誓山盟吗？就我来说，我是一点也没有忘记，我失去了一切，唯独没有失去我对你的诺言，直到我死，我也将它牢记在心。我活着不能属于你，我死时也不会属于任何人。如果要我对这一点起誓的话，我今天就可以向你发出我的誓言。虽说结婚是人应尽的一项义务，但还有一项不可推卸的义务是：我们不能给任何人造成痛苦。如果我和别人结婚，那将使我一辈子遗憾没有能够和我苦苦追求的人结为夫妻。我将用过去的想法来看待我和另一个女人的神圣关系，结果必然使我感到痛苦，使那位不幸的女人也感到痛苦。我将埋怨她不能像你一样使我幸福。我要把两个女人加以比较嘛！世界上哪一个女人能忍受丈夫拿她和别人相比呢？唉！我不能和你结合，已经很痛苦了，现在要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合，叫我怎么受得了呢？

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来动摇我的决心，否则我的生活将不能平静。我已心灰意冷，你就别来再搅动我的心，以免使我在无生趣的思想上再加上其他的痛苦；切莫使我突然改变我的生活，从而重新打开过去的伤口。我回来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更加注意你的女友，但我并不感到这有什么奇怪。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的心情不会让我的感情走得太远，当我发现在我以往对她的深情厚谊之外，又增加了新的兴趣时，我感到庆幸的是，这种兴奋的情绪帮助我转移我的注意力，使我见到你时不那么痛苦。这兴奋的情绪含有爱情的甜蜜，而无爱情的痛苦。我见到她时高兴固然是高兴，但丝毫没有想占有她的心；我愿像去冬那样和你们一起度过我这一生，我发现处在你们两人之间，我的心是平静的 我不仅不感

他在前面几页所说的话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位可怜的哲学家在两个美丽的妇人之间一定感到很为难；我们可以说他是想采取哪个都不爱的办法达到两个都爱的目的。——作者注

到美德的严格的约束，反而觉得处处按美德行事是愉快的。万一我一时冲动，忘乎所以，我周围的一切也将使我立即克制冲动，恢复平静；我曾战胜过比这更危险得多的冲动，所以我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对你的朋友，我既尊重她也爱她，仅此而已。当我有什么非分之想时，我一想我与她之间的珍贵的友情，我就不会冒失去这份情谊的危险，做超过友谊的事情。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不敬的话。虽说她有时候发现我对她的态度过于殷勤，但她知道我内心并不想这样做。这半年我在她身边是什么样子，我今后一生对她也是这个样子。除你之外，我还没有见过哪一个女人是像她这样完美；不过，即使她比你更完美，我也只有在从未作过你的情人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她的情人。

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应谈一谈我对你的信的看法。在你的信中，我看出你不仅谨小慎微，顾虑重重，而且你自己在吓唬自己，认为必须处处防范，才能万无一失。过于胆小与过于自信都同样是有害的。本来就没有恶魔，却硬要疑神疑鬼，和幻影搏斗，结果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毫无根据地担惊受怕，反倒使我们疏忽了真正的危险。你不妨再看一看爱德华绅士去年给你那封谈论你丈夫的信，在信中他就许多问题向你阐述了很好的见解。我无意指责你的忠诚，你忠诚的态度，和你本人一样可敬可爱，十分感人，你的丈夫当然也非常喜欢你这番心意的。但要小心，由于过分胆怯，瞻前顾后，反而会使你得不到心灵的宁静，觉得处处都有危险，最后弄得对任何人都不相信。亲爱的朋友，持身之道，犹如打仗，要想生存下去，还经常要和自己做斗争。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我们要少去琢磨什么危险，而多想想我们自己，做好应付一切事件的精神准备。如果一味地等待机会，那就只好活该倒楣，可是，如果处事缩手缩脚，那就往往会白白失去许多很好的机会。我们不要总是怕受人的诱惑，即使是为了躲避诱惑，而老是琢磨这件事情，那也不好。我从来不去自找苦吃，也从单独和女人在一起，但是，不管命运让我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我有了在克拉朗八个月的经历，我今后就信得过我自己，不怕任何人会夺去你使我应得的奖赏。我今后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意志薄弱，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去进行更艰巨的斗争。我感受过悔恨的痛苦，也体验过胜利的快乐。经历过这两种恰成对照的感情的人，在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就不会举棋不定了；这一切，甚至连我过去的错误在内，将保障我将来的一生。

我不想再和你讨论世界的秩序以及构成世界的人类今后的趋势；关于这些超越人类智力的问题，我仅仅告诉你，人类只能就他所看到的事物推论他所看不见的东西；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类比法来论证你似乎不甚赞成的这个大原理。理智本身，以及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最神圣的启示，都和这个看法相吻合。尽管上帝有巨大的能力，用不着采取什么简化其工作的办法，但他还是愿意通过最便利的途径达到目的，以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和产生无用的结果。在创造人类时，他已使人类具备一切为完成他赋予人类的使命所必需的能力，因此，我们若乞求他使我们具有行善的能力，就多此一举了。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明辨是非的理智、爱善的心 和选择的自由。这美好的资质是神的恩赐，由于我们都得到了

这些恩赐，所以我们都应做到无愧于它们。

我听到了很多反对人类自由的说法，对这类胡乱的说法，我均嗤之以鼻，因为他们枉自向我论证我不是自由的，我内心深处的感觉，比他们的论据有力得多，足以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不管我采取什么立场，不管我思考什么问题，我都十分清楚，是否改变立场，完全取决于我自己。他们的繁琐哲学之所以没有说服力，恰恰在于他们想论证的东西太多。他们既反对真理，也反对谎言；不管自由是否存在，他们都硬要用他们的那套哲学来证明自由不存在。按照他们这些人的说法，甚至连上帝也可能是不自由的，“自由”这个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之所以显得洋洋得意，并不是因为他们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以空想代替了问题。他们一开始就假设一切有智慧的生物完全是被动的，然而，从这个假设出发，推论出人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他们的方法多么简便啊！如果他们以为他们的对手也是这样推理的话，他们就错了。我们不说我们是主动的和自由的，而说我们感觉到自己是主动的和自由的。我们不仅要他们给我们论证这种感觉是否会给我们造成错觉，而且还要论证它确实给我们造成了错觉。德·克洛英主教说：物质和物体的表面虽无任何变化，但实际上也许已不存在；单用这句话就可以断定它们不存在吗？在这一点上，表面比实际更重要；我看问题比较简单。

我不相信上帝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以后，还要给这个人而不给另一个人以特殊的帮助，因为滥用上帝给大家的帮助的人是不配受到上帝的特殊帮助的；而善于利用上帝帮助的人又不需要上帝的特殊帮助。认为上帝偏袒某一些人，这是对公正的上帝的侮辱。当有人说这种蛊惑人心的论点恰恰出自《圣经》的时候，我首要的任务难道不是为上帝恢复名誉吗？尽管我非常尊重《圣经》上的文字，但我更尊重它的作者；说《圣经》已被篡改或过于深奥，这倒没有什么，但如果说上帝不公正或怀有恶意，那可不行。圣保罗不愿听花瓶问陶瓷工人：“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如果工人只要求花瓶具有他制作时所预期的功能，圣保罗的不满不算过分，但是，如果工人指责花瓶不具备当初制作时所没有设想的功能，花瓶当然有理由质问工人“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

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说祈祷毫无用处呢？但愿上帝不要使我失去这一能帮助我克服弱点的手段！所有一切能使我们接近上帝的精神活动，都能使我们超越自我；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帮助。并不是上帝改变我们，而是我们向上帝接近时，我们自己改变自己。凡是向上帝提出的要求，我们都能自己解决；正如你所说的，人们承认自己的柔弱却等于增加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过分依赖祈祷，变成一个神秘主义者，我们固然是接近了上帝，但自己也就变得无所作为

圣普乐是正确的。——作者注

不仅仅限于这些问题。还须论证人的意志是否不受外界影响，如果受外界影响，究竟受的什么影响。——作者注

我们这位风流的哲学家在仿效阿贝拉的行为后，似乎还想采纳他的理论。他们对祈祷的看法有许多共同之处。许多人把他们的看法视为邪说，这些人宁肯走入歧途，也不愿有错误的行为。我可不这样认为。犯错误是小缺点，而走入歧途则是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我在这里讲的，和我在前面针对错误的道德教条的危害性发表的意见，并不矛盾。不过，应该留些问题，让读者去考虑。——作者注

了。因为，凡事寻求上帝的恩赐，我们就不运用自己的理智。得了上天的一项赠与，就必然会损失另一项赠与；处处要依赖他来启发我们，我们就会闲置他给与我们的智慧。我们有什么权利强求上帝创造奇迹呢？

你知道，任何好事做过了头，就会成为坏事；信教信过了头，就会变为狂热。你对宗教的信仰太纯洁，所以不会发展到疯狂的程度；不过，使人走入歧途的过分行为总是开始在前面的，所以你应该对这一阶段加以注意。我经常听你责怪苦行主义者的精神恍惚；你知道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吗？这是因为他们祈祷的时间之长，超出了人的忍耐力，因此他们神志不清醒；想象力活跃，产生幻觉，他们就以为是受到神灵的启示，变成了先知；其实他们的理性和智慧均已失去，陷入了精神狂乱的状态。你把自己经常关在房间里，冥思静想，没完没了地祈祷；你还没有见过虔信派教徒 是什么样子，你就去读他们的书。我从来不责备你喜欢看善良的费纳隆的书，但你对他的门徒写的书持何看法呢？你看穆拉的书，我也看他的书，但我看的是他的《关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通信》，而你却去看他的《神授的本能》，你看他是怎样的结局，你就会为这位哲人的误入迷途感到叹息，同时也想想你自己。虔诚的女人，虔诚的基督徒，难道你想成为一个假装虔诚的教徒吗？

敬爱的朋友，我像一个孩子似地乖乖地听你的意见，但我要像一个父亲似的对你恳切地提出我对事物的见解。为了实践美德，我们不但没有因此就断了联系，反而使我们的关系紧密得不可拆散。我们既履行了道德上的义务，又获得了友谊的权利。我们有共同的教训，也有指引我们前进的共同的利益。我们的心共同向往的，我们的目光共同寻求的，无一样不是使我们一起达到更高境界的光荣的事物；我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的进步都有利于另一个人。不过，虽说我们事事共同商量，但不能共同作决定，作决定的权利属于你一个人。噢，我的命运是掌握在你手里的，因此，现在仍然应该由你作出决定。请你把这些话加以考虑之后，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不管你命令我做什么，我都服从；我至少要做到值得你不断给我以指导。即使我今后再也看不到你，你也依然在我身边，时时指导我的行动。即使你不让我担任你的孩子的老师，你也不会使我失去我从你身上学到的美德；它们是你的灵魂的结晶，我的灵魂得到它们以后，什么力量也不能把它们夺走了。

朱莉，不要和我转弯抹角，请直截了当地把你的意见告诉我。现在，我已经向你讲了我的感受和想法，请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你也知道，我的命运和我的挚友的命运是多么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件事我没有和他商量，我这封信和你的信也没有给他看。如果他知道你不同意他的计划，更确切地说，不同意你丈夫的计划，他自己也不会同意的。我这样做，并不是对你的顾虑有意见，而只是认为，你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最好是让他知道。在这期间，我会找一些他肯定能接受的理由，推迟我们的行期。就我来说，我是宁肯永远不见你，也不愿意仅仅为了向你道一声永别而来看你。但是，如果让我像外人那样在你家生活，则是对我

一种疯子似的人，狂热的基督徒，只知道死板地按《福音书》上的字面意思行事。他们有点儿像当今英国的卫理会教徒，德国的摩拉维亚派教徒，法国的冉森派教徒。只是后面提到的这几派教徒还缺乏主人气概，不像他们的敌人那样狠，那样排斥异己。——作者注

的侮辱，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书信八 德·沃尔玛夫人来信

好嘛！你这不又是在胡说吗？我问你，你这是不是在乱怪人？怪我真心诚意地对你表示尊敬和友好，怪我为了你真正的幸福而平心静气地和你商量问题，怪我向你提出最慎重和最有利于你的好建议，怪我过分热心地，也可能是考虑不周地想通过不可分割的关系把你和我的家庭联系在一起，怪我想把一个以为我或者假装以为我不把他当朋友看待的忘恩负义的人变成我的至亲。为了解除你心中似乎存在的忧虑，你只需按照文字的原意理解我的信就行了。很久以来，你喜欢毫无理由地自己折磨自己。你的信和你的一生的经历一样，有高雅的地方，也有卑鄙的地方；有些话写得很有力量，有些话又显得很稚气。我亲爱的哲学家，你怎么总脱不掉孩子气呢？

你凭什么说我想把一些清规戒律强加于你，和你断绝关系，把你赶走，用你的话说，把你撵到世界的尽头？天哪，你认为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就是这些吗？恰恰相反，当我设想和你一起生活的快乐时，又担心会有些麻烦的事情来扰乱我们喜悦的心情，因此我才设想了一些令人愉快的巧妙方式来防止麻烦事情的发生，为你安排一种与你的才情和我对你的爱都相宜的命运。我的全部过错就是这些，我觉得这当中没有任何值得你如此大惊小怪的地方。

你错怪了我，我的朋友，因为你明明知道我很爱你嘛；你想让我再说一遍我爱你，而我想重复这句话的心情也不亚于你，因此，你的心愿容易得到满足嘛，用不着牢骚满腹，和生我的气嘛。

你放心，如果你在这里能过得愉快，我也和你一样愉快。沃尔玛先生以往为我作的一切，都比不上这一次，他想方设法地请你到我们家来，让你长期住在这里。我赞同他的安排，我们在一起，对彼此都有益处。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所以我们两个人都需要有人来指导。什么事情该谁去做，我们两人，谁能比那个精通这项工作的人清楚呢？谁能比那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回到正道上的人更了解走错道路的危险呢？什么事情能使我们更加警惕这种危险？在谁的面前，我们因为使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感到羞愧？在中断了我们那段关系以后，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时常想起使我们断绝这种关系的原则，才不做不符合那些原则的事情吗？是的，正因为我忠于它们，我才愿意把你永远留在我身边，作我一生行为的见证人，在我心情激动时，我就对你说：“我当初看得比你更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啊！我的朋友，我知道如何珍视我心中的深厚的感情。也许我在任何人的面前都可能失去意志，但在你面前，我敢保证我自己不会走错一步路。

我们的心灵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境界，我们在一起时之所以彼此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德·沃尔玛先生行为高尚，善于处事，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真正的爱情之后，在我们心中产生了这种处处防微杜渐的思想。这种解释，至少比你所讲的道理更符合实际，更符合我们的心情，更能鼓励我们行端品正，所以我倾向于这种解释。请你相信，我现在的心情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古怪，而是恰恰相反，如果放弃我们重聚的计划的计划的话，我认为，这对你，对我，对我的孩子，甚至对我的丈夫，都是巨大的损失；我的丈夫，正如你所知道

的，在许多方面是赞成我留你在这里的，至于我个人的态度，你想必记得你刚刚回到这里的情形，当时我见到你，难道不也是像你向我走来时同样地欣喜吗？你在克拉朗期间，可曾见过我有厌烦和为难的样子？你以为我愿意你离开这里吗？难道你要我像以往那样毫无掩饰地把什么都说出来吗？我坦率地告诉你，我们最近在一起度过的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甜蜜的时光；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领略到了我敏感的心所能领略到的一切美好的感情。

我永远忘不了去年冬季有一天，我们在一起阅读了你的游记和你的朋友的爱情故事后，我们在阿波罗厅里吃晚饭，我看着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表妹以及爱德华绅士和你，还有芳烁茵（把她当作我们当中的一员，是一点也不影响这幅家庭晚宴的画面的）坐在我周围，为了幸福的朱莉，他们济济一堂，欢聚在这里，我便感谢上帝赐与我这么大的幸福，我对我自己说：“这间小小的餐厅里的人都是我最亲爱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心里所关心的人都围坐在我身边，这里就是我的整个天地，我既给予他们我对朋友们的爱，同时也享受到了他们对我的爱和他们之间相互的友情；他们之间之所以相互关心，是因为有了我，是因为他们都是与我有关的人；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延伸，什么力量也不能将我与他们分开；我的生命就在我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与我无关的；我再也用不着想什么或求什么了。对我来说，感受和享受是同一回事情；我生活在我所喜爱的人当中。我已经享尽了幸福和人生的乐趣。噢，死神！你想什么时候来就来吧！我告诉你：我已不再怕你，我已充实地度过此生；我不需要再领略什么新的感情，你用不着躲躲闪闪，怕来见我。”

我愈是感到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乐趣，我便愈是憧憬这美好的前景，愈是对一切可能破坏这幸福的因素感到不安。你责备我胆小怕事的处世哲学和所谓的信仰虔诚，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在一边，不去谈它，但你能不承认，我们之间相处得这么和谐，是因为我们坦诚相待，我们在感情上和精神上都息息相通，每个人都开诚布公地真心实意地对待别人。你设想一下，万一有人搞什么阴谋，有什么需要隐瞒的秘密来往，有什么难以出口的事情，那么相聚的乐趣便立刻消失，彼此都感到别扭，尽量互相躲避，即使见了面，也巴不得立即分手；说话客客气气，全是一番虚礼，结果彼此怀疑，互有戒心，我们怎么能长久地爱那些让我们担惊受怕的人！我们都会变成彼此讨厌的人……朱莉讨厌她的朋友！……她的朋友也讨厌她！……不，不，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对于我们能与之相处的人，我们是不必担心的。

我之所以如实地向你陈述我的顾虑，绝不是想动摇你的决心，而是为了使你心中有所了解，以免你在没有估计种种后果以前就作出决定，直至你想改变主意时，已为时过晚，后悔莫及。至于说到德·沃尔玛先生有没有顾虑，你要知道，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顾虑，有顾虑的人不是他，而是你，对于你本身的危险，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先好好地想一想，然后对我说一声你没有顾虑，我就不再顾虑了，因为我知道你为人诚实，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有什么不好的动机，即使你的心有什么出人意料的错误想法，你也不会因此就存心去做坏事。意志薄弱的人和用心险恶的人的区别就在于此。

再说，既然你认为你对我提出的意见比我所说的话有道理，那为什么一开始就把事情看得那么糟呢？我根本不像你所说的要采取什么严格的预防措施。你为什么非要匆忙放弃你的一切计划，并永远离开我们呢？不，我可爱的朋友，用不着出此下策嘛。你的头脑还是孩子的头脑，可是你的心已经老了。热情一经消磨，对其他的事情就不再感兴趣，往后就只求心灵宁静，舒舒服服过日子了。然而多情的人是怕静的，因为他不知道这种状态是什么滋味，但是一旦他领略到这种滋味，他就再也不愿意离开这种状态了。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加以比较以后，他当然要挑选好的，不过，为了能够进行比较，就需要实际去尝试。就我来说，我也许比你本人还更清楚地看到你心灵宁静的时刻即将到来。你想得太多，所以不可能想到长久以后的事情；你爱得太多，所以不能不变成一个无动于衷的人。已经出炉的灰烬当然是不能再点燃了，但在未出炉以前还是应该等它烧尽了再说嘛。你再磨砺几年，就再也不怕什么危险了。

你如果接受我为你安排的婚姻，你和我在一起就不会发生任何差错；就是抛开这一点不说，这么美好的婚姻也足以令人很羡慕的嘛；如果你瞻前顾后，不敢接受我的安排，你就不必多此一举，对我说些什么你这样谨慎从事，也付出了什么代价。我担心你在你所讲的理由中会掺杂一些花言巧语和毫无道理的借口；我担心你标榜你在履行早已失去效力、谁也不感兴趣的誓言的同时，又错误地认为你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忠诚；你这样的忠诚，该受谴责而不值得表扬，而且，今后根本就不合时宜。我以前对你说过，为错误的事情许下错误的誓言是错上加错。虽说你的誓言从前没有错，但现在就错了，应该撤销。我们应该始终不渝地遵守的诺言是做诚实的人，坚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职责变了，你行事的方法也要跟着变；这不是什么见风使舵，而是真正的忠诚。一个诺言，在过去是好的，现在可能就是错的。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做美德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样，你做事就不会半途而废，有始无终。

你的顾虑是否有道理，我们可以从容考虑。你没有像我这样热衷于这个计划，我也不生气；你这样做也好，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做得有些冒失，你不马上接受，就给你少带来烦恼。我是在表妹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酝酿这个计划的。自从她回来，我给你写了信以后，我与她谈了几次话，泛泛地谈到再婚的问题，她的看法与我的看法相距太远，因此，尽管我知道她对你怀有好感，我也必须对她使用超过我的身分的权威才能消除她对再嫁（即使是嫁给你）的厌恶情绪，不过，朋友的劝勉，只能到一定程度为止，过此即应尊重对方的感情和她给自己确定的履行天职的原则，尽管她的原则是任意的，但与她当初确定那些原则的心态是有关系的。

我现在仍然坚持我的计划，因为它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可以使你很大体面地改变你在人们心目中的不明确地位，使我们的利益完全一致，使我们永远不能割断的友谊自然而然地变成亲戚关系。是的，我的朋友，我愿你成为我最亲的亲人，你成为我的表妹夫，我还嫌不够亲，啊！我要你成为我的哥哥。

不管这些想法是否正确，你都要想到我对你的一番苦心。你应该毫不迟疑地接受我对你友谊、信任和尊重。请你记住，我对你任何要求

都没有，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必要对你提出什么要求；而你也不要剥夺我对你提建议的权利，切莫把我的建议看作是命令。如果你认为能够在克拉朗无拘无束地生活，你就来住在这里，我将非常高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仍是一位容易冲动的青年，应该与我们再分离几年，以免引起麻烦，那你就经常给我写信，并且随时都可以来看我们，与我们书信往还，密切联系。无论我们有多么大的痛苦，我们都能在友情中得到安慰！只要我们最后有相聚的一天，我们现在无论相距多么远也没有关系！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准备把一个孩子托付给你，我觉得，他在你那里比在我这里好；等你以后把他带回到我身边时，我不知道你们两人当中哪一个人的归来最使我高兴。如果你终于明白了事理，把你头脑中的种种离奇古怪的想法通通抛弃，做一个配得上我表妹的人，你就来吧，你就爱她，侍奉她，让她喜欢你；真的，我相信你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你要赢得她的心，战胜她给你设置的障碍，我一定尽最大的力气帮助你。最后，只要两人都幸福，我的幸福就十全十美，什么都不缺了。此事，不论你有何打算，只要经过深思熟虑，你就信心十足地拿定主意，而不要冤枉我，说我不信任你。

我只顾谈你的事，竟忘了谈我自己，现在该谈谈我自己了。你和朋友争论，就像和人下棋一样，总是以守为攻。你责怪我是虔信的教徒，目的是想表明你当哲学家当得有道理，好像我滴酒不尝，而把你灌得酩酊大醉。按照你的意思，我是为了你才成为或准备成为虔信的宗教徒吗？就算你说得对，难道用一个带贬义的称呼就能改变事物的本质吗？如果虔信宗教是善行，那么对宗教有虔诚的信仰，错在哪里呢？也可能你认为对我只能用这个粗俗的词。高傲的哲学家是看不起普通人对神的崇拜的，他想以更高雅的方式侍奉上帝。他在上帝面前也自命不凡，十分骄傲。噢，我可怜的哲学家！……让我们继续谈我的情况吧。

我从小就尊崇美德，时时注意培养自己的理智，我想凭我的感情和智慧进行自我修养。但结果却做得很糟糕。因此，只有在你给我一个可以信赖的向导以后，我才能抛弃我所选定的向导。我亲爱的朋友，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那样骄傲！把你抬得很高，把我看得很卑微。我认为我可以和别的女人媲美，尽管千百个其他的女人比我聪明，她们拥有我没有的能力。既然我认为自己生来是善良的，我为什么又要隐瞒我所做的事情呢？我为什么要恨我不由自主地做的错事呢？因为我除了自身的力量以外，就无其他的力量，而我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浑身的解数都用尽了，但最终还是打了败仗。那些能抵抗诱惑的女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她们有更好的力量源泉。

我开始仿效她们那样抵抗诱惑以后，我发现这样还有一个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好处，只要我控制感情，感情反而帮助我忍受它给我带来的痛苦；它使我对自已向往的事情怀抱希望。只要我们对幸福怀有美好的幻想，我们即使得不到幸福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等待着成为幸福的人：即使幸福没有降临，我们的希望还存在嘛，只要有引起幻想的感情，我们就始终陶醉于幻想。这种状态可以长期保持下去，它所引起的不安，实际上是一种享受，甚至比对真正的幸福的感受还好。万念俱灰的人是不幸的！可以说到头来他所有的一切都将失去。人们得到某种东西时的喜悦心情，远不如他想得到那个东西时的心情喜悦；我们只有在未得到

幸福之前，才感到幸福。事实上，人是贪心大而能力有限的，他想拥有一切，但得到的却很少；上帝为了安慰他，而赋予他一种想象力，使他在想象中接触他所希望的东西，在幻想中看到和感受到他向往的事物，而且使它们随他的感情的变化而呈现美好的形象。然而，他所向往的东西一旦成为现实，它的魅力也就随之消失，在得到这东西的人看来，它也就不美了；任何事物，只要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就不去想象它是什么样子了，只要我们得到了，我们就不去想象它是不是美了，只要我们开始享受它，我们的想象力就停止活动了。幻想之乡是世界上最值得久留的地方，除了人的自身外，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虚无的，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不存在的事物更美好的了。

虽说就我们所追求的个别事物而言，也可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但就一般的事物而言，这些情况就必然会发生。人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痛苦；没有痛苦的生活，是死人的生活。如果一个人除了不能成为上帝以外，其他什么事情都能办到的话，这个人必将成为一个很可怜的人，因为他将失去幻想的乐趣；缺少这种乐趣，比缺少任何东西都更难以忍受。

这就是我结婚以后以及你归来之后的一些感受。我一切事情都很顺心，可是我并不满意。在我心灵深处隐隐有一丝厌倦的感觉。我觉得心里空空荡荡，就像以前你所描述的你心情。我这颗心，除了爱亲人和朋友们以外，还有剩余的力量，不知如何使用。我承认，这伤感的情绪是很奇怪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我的朋友，我是太幸福了，幸福得反而感到厌倦了。你有什么办法医治我这颗对安逸生活感到厌倦的心吗？我要向你承认，这样一种难以解释的心情大大影响了我对生活的乐趣；我不知道我的生活中还缺少什么，或者还需要补充点什么。我不如别的女人聪明吗？难道她们比我更爱她们的父亲、丈夫、孩子、朋友和亲属吗？她们比我更受到亲人和朋友的爱吗？她们的生活比我的生活更如意吗？她们比我更能自由地选择另一种生活吗？她们的身体比我的更健康吗？她们比我有更多的排遣烦恼的办法吗？她们比我的交游广吗？我对这些问题感到不安，我不知道我还缺少什么，我的心总是在希望，但又不知道希望的是什么。

因为我贪婪的心灵在世上得不到满足，我就只好到别处去寻找能够充实它的东西：当我追寻感情和人生的起源时，我心中的冷漠和厌倦的情绪便烟消云散。我的心灵得到了新生，增添了活力，获得了新的生命；它找到了另外一种不以肉体的感情为转移的生活，换句话说，它已不再依附于我自身，它存在于它所想象的浩瀚的空间。暂时挣脱肉体的羁绊，

此处应该用“以外”二字，沃尔玛夫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除了由于她不知道或是疏忽而写错地方外，她似乎太重视语言的听觉上的和谐，所以不愿遵守她所熟知的语言规则。当然别人的笔法也许比她的笔法规范，但是不会比她的用词造句更和谐和优美。——作者注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切想搞专制的君主都烦闷到恨不得立即死去的程度。在世界上的各个君主国家中，你想找最厌烦国事的君主吗？你就直接去找那位专制君主，尤其是那位绝对专制君主。因此，为了使他能烦死，他的无数臣民受苦也是值得的，不过，能不能让人付出的代价小一点呢？——作者注。

怎么，朱莉！你也有矛盾的时候吗？啊！可爱的虔信的教徒，我担心你太跟自己过不去了；此外，在我看来，这封信是你手中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作者注

庆幸自己通过希望有朝一日达到的高尚境界的考验，找到感情和人生的源泉。

我的朋友，你在嘲笑我，我听到了；我把我自己的见解告诉你；我过去曾指责这种沉思的状态，而今天，我要承认我很喜欢它。对于这一点，我只补充一句话：这种状态，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不打算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替它做任何辩解。我没有说这种状态合乎理智，我只是说它是令人愉快的，它可以代替失去的幸福感，可以充实空虚的灵魂，使过去的生活获得新的意义。如果这样做会带来痛苦的话，那就不这样做好了，如果它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欺骗我们的心，我们就更不要这样做了。我且问你，谁更崇尚美德，是爱讲大道理的哲学家，还是质朴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谁更感到幸福，是理智的哲人还是虔信的教徒？当我丧失了一切能力的时候，我还有进行思考或想象的必要吗？你曾经说过，人在醉时最快乐。咳！这种沉思的状态就是和喝醉了酒时一样的嘛。因此，要么就让我沉湎于这令人愉快的状态，否则就告诉我怎样做才更好。

我曾经批评过神秘主义者之追求精神恍惚的状态。如果这种状态使我们忘记我们应尽的义务，使我们耽于幻想而不愿过活跃的现实生活，使我们陷入槁木死灰的心境的话，我还要更加严厉地批评它；你认为我与那些心如槁木的人很相近，其实，我和你一样，与他们有很大的区别。

侍奉上帝，并不是让人成天跪在祈祷室里，这一点，我很清楚；所谓侍奉上帝，就是说要在世上尽上帝要求我们尽的义务，我们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他为我们安排的命运，讨得他的欢心：

.....只要心诚；
尽自己的义务，就等于在祈祷上帝。

首先是做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如有时间再去祈祷；这就是我给我自己定的规定。我根本不像你所指责的那样成天陷入沉思，而是把祈祷当作工间的休息。我不明白在我们所能得到的快乐中，我为什么不可以享受这最甜蜜的和最纯洁的快乐呢？

接到你的信以后，我认真反省，再三思考了你似乎十分讨厌的虔信的倾向在我心里产生的影响。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至少在此时此刻还没有发现任何令人担心的迹象证明我对宗教的信仰是过分的，对宗教的理解是错误的。

首先，我对宗教仪式就没有过多的兴趣，如果不去参加这些仪式，我也不会感到痛苦，如果在进行仪式的过程中有人来打扰我，我也不会不高兴。我不会因为参加宗教仪式就对正常的生活漫不经心，也不会对应该做的事情产生厌倦或烦躁的情绪。我之所以有时候要在我的小书房里祈祷，那是因为某种感情使我心绪不宁，如到别的地方去祈祷，反而会使我的情绪变得更糟；我在小书房里闭门静思，就易于恢复我的理智，使我的内心得到平静。如果我遇到了什么忧虑或痛苦的事情，我就把它们带到小书房里去思考。我把它们和一个伟大的目标相比较，它们就算不了什么，不值得我忧虑或痛苦了。想到上帝给我们的种种赐与，发现我自己竟被一些如此琐碎的事情弄得忧心郁郁，以致忘记了上帝给我的

巨大恩惠，我就感到羞愧。我并不经常这样静思，而且每次静思的时间也不长。当忧伤萦绕心头不能自己时，在慈祥的上帝面前流些眼泪，我的心就立刻会得到宽慰。我的沉思从来不会给我带来痛苦和辛酸；我忏悔，但从来不惊慌。我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惭愧，而不感到恐惧；我心中遗憾但从不后悔。我侍奉的上帝是仁慈的上帝，他像父亲一样；最使我感动的是他的善心。在我看来，他的善心比他的其他品质都更有益于人，因此，它是我时刻铭记在心的唯一的品质。善心的威力之大，使我惊奇不已，它普及于人的范围之广，使我赞叹不绝，它待人之公正……上帝是仁慈的和公正的，因此他造的人是柔弱的。有仇恨之心的上帝是恶人的上帝：我自己不怕他，我也不去求他去害别人。噢，和平的上帝，仁慈的上帝，我崇敬你！我非常清楚：我之有我，全是靠你。我希望你在对我进行最后审判时，我看见你仍然像平日与我的心交谈时的样子。

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你这些想法使我感到生活是多么美好，我的心是多么愉快。当我在书房里沉思之后走出来时，我顿时觉得心情轻松，精神愉快，一切痛苦都烟消云散，一切困惑也不复存在。世上再也没有什么难事和苦事，一切都变得很容易和顺利，在我看来，一切都是很光明的；我热情待人，于我无损，我更加爱我所喜爱的人，他们也觉得我更加可爱。我的心情好，我的丈夫也高兴。“虔信是灵魂的鸦片。”他对我说，“少量使用可使人愉快和兴奋，增强信心，但如用得过多，那就会使人麻醉，性情狂暴，甚至死亡。我希望你不要发展成这个样子。”

你看，我既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对“虔信的教徒”这个称号深恶痛绝，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对这个称号沾沾自喜。例如，我很不喜欢有人在外表上过分表现自己虔信，好像除了笃信宗教以外，其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似的。你说的那位居雍夫人，其实，她应该尽好她当家庭主妇的职责，以基督徒的方式教育她的孩子，把她的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不应该去写什么讲虔信宗教的书，不应该去和主教争辩，最后因为说了些谁也听不懂的梦话而被投入巴士底狱。我也不喜欢有些人用故弄玄虚的语言，给人们的头脑中灌满许多离奇的幻想，用虚情假意的世俗的爱去代替对上帝真正的爱；想用这样的语言来唤醒人们的心，那是不行的。一个人的心越是敏感和富于幻想，就越应该避免可能刺激他的心和幻想的事物；因为，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见过性器官，他怎么能理解对这种神秘物体的描述呢？一个正派的女人怎么能对她不敢瞧的东西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呢？

最使我对神职人员敬而远之的，就是他们那种故作正经，对人冷漠无情的样子，就是他们那种狂妄自大，对谁也看不起的傲慢作风。即使他们放下架子去做一点儿好事，他们的那种神气样子也是叫人受不了的。他们对别人说同情话时的语气是那样的生硬，对别人的指责是那样的苛刻，对别人的施舍是那样的吝啬，对别人的热情是那样的令人难受，对别人的轻蔑态度是那样的凶狠，简直是如同仇恨，就连上流社会人士对人的冷漠无情也没有神职人员对人的怜悯同情那样粗野。他们借口爱上帝，便不爱任何人。他们彼此之间也互无感情。谁看到过虔信的教徒

我认为这一点说得很有道理，无可辩驳，如果我在教会中稍有一点儿权力的后，我就要把《雅歌》从《圣经》中删掉，我很后悔我迟到现在才说这个话。——作者注

之间有真正的友谊？然而，他们愈脱离人，他们反而愈需要人。我们可以说他们是靠在人间行使权力而接近上帝的。

我厌恶一切恶习，所以我自然不会沾染上它们；万一我沾染了什么不良的习气，那也不是有意的，我希望我周围的朋友都了解我这句话不是无缘无故说的。我坦白地告诉你，我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为我的丈夫的命运担忧，久而久之，使我的性情也随之有所改变。幸亏你做得对，把爱德华绅士的信及时寄给我，他信中的话和你信中的话，都说得很有道理，看了令人感到宽慰，完全消除了我的忧虑，并且还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现在我明白，要一个不宽容的人不变成铁石心肠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能用温柔体贴的态度去对待我们厌恶的人呢？对罪人能行慈悲吗？爱他们，就等于恨上帝，因为是上帝在惩罚他们。想做好人吗？那就要对事不对人；千万不要去做只有魔鬼才干的事，不要悄悄把地狱的门给我们的同胞打开。唉！既然地狱是为犯错误的人而设的，谁能逃脱呢？

噢，我的朋友们，你们解除了我心中多大的忧虑啊！你们告诉我不能把错误看成罪行，从而使我摆脱了重重顾虑。我不再去研究那些我根本无法懂得的教理，我服从显而易见并令人折服的真理，服从使我不能不履行义务的具体的事实。对于其他一切，我就按你给沃尔玛先生的那封回信上的话办。信教或是不信教，能由自己作主吗？不善于阐述道理，这能算罪过吗？不能；我们的良心虽无法了解事物的真象，但能告诉我们如何履行我们的义务；它不强要我们如何思考，但强迫我们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它虽不教我们如何阐述我们的理论，但能教导我们如何好好地行动。在上帝面前，我的丈夫在什么事情上做错了呢？是他不理睬上帝吗？不，是上帝把自己的脸遮住了嘛。他从来不惧怕真理，而是真理惧怕他嘛。他从来不自高自大，他从来不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别人，如果别人的看法和他的看法不一致，他也毫不介意。他喜欢听我们的见解，他也希望他能采纳这些见解，但他做不到；我们抱有什么希望，想得到什么安慰，他一点也不了解。他行善，但不期待任何报偿。他比我们更正直，更没有私心。唉！他值得我们同情；他哪里有该受惩罚的过错呢？没有，没有；上帝要求于我们和奖励我们的，是心地善良和正直，是品行良好，为人诚实，并实践美德，这才是我们对上帝的真正崇拜；我的丈夫每天都做到了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上帝以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其是否虔诚的话，那他一定会认为我的丈夫是一个好人。真正的基督徒是正直的人，真正不信教的人是恶人。

我亲爱的朋友，请不要感到奇怪，说我不与你辩论你信中那几个我们观点不一致的问题。我非常了解你是一个坚持自己观点的人。不过，所有那些关于自由的无意义的问题，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我自愿做好人，还是通过祈祷而愿意做好人，只要我最终找到了行善的手段，其效果不是一样的吗？不管我是强要上帝赐与我所没有的东西，还是通过祈祷，上帝将它赐予我，只要我具有了我所要求的東西，有什么必要非说明是怎么得到的不可呢？只要在信仰的基本原则上我们是一致的，这就够好了，难道还非要什么都一致才好吗？难道硬要陷入形而上学的无

底深渊，把应当用来为上帝增光的短暂的生命浪费于争论上帝的实质吗？我们虽不知道上帝的实质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他的确存在，这就足够了嘛；他让我们在他的事迹中看到了他，他让我们在内心中感到了他。我们可以与他争辩，但不能故意错误地理解他。他赋予我们敏锐的感觉力，使我们能发觉他和感触到他；我们应该可怜那些不能理解上帝的人，不过，不要自以为是地取代上帝，去教训他们。我们当中，谁愿意做上帝不愿意做的事呢？让我们不声不响地按他的旨意行事，履行我们的职责；以身作则才是告诉别人如何履行自己职责的最好办法。

你可曾见过什么人比沃尔玛更通情达理？谁有他那样为人真诚、正直、公正、忠实和不放纵自己的情欲？谁有他那样应该受到上帝的公正对待和获得不灭的灵魂？你可曾见过什么人比爱德华绅士更坚强、更有教养、更高尚和争强好胜？谁有他那样用自己的美德捍卫上帝的事业，坚信上帝的存在，对上帝至高无上的尊严深信不疑？有谁比他更珍视上帝的荣誉和善于维护上帝的荣誉？你亲眼看到这三个月发生在克拉朗的事情；你看到这两个男人是多么地互相钦佩和互相尊重，但由于处境不同，或是因为两个人爱像中学生那样为一些无所谓的事情争吵，而发生分歧；他们整整一个冬天都在争论，他们争论的方式是明智的和平心静气的，但言辞是尖锐的，意思是深刻的，他们力图通过争论说明自己是正确的；他们互相批评，并为自己的观点辩解，抓到一点儿谁都明白的小事就争个不休，其实两个人辩论的问题的旨趣是一样的，都巴不得取得一致的意见。

结果如何呢？他们互相更加尊重，但仍然各持己见。如果这种事情还不足以纠正一个明智的人爱争辩的毛病，则对真理的爱就更难感动他了；因为他总千方百计地想炫耀自己嘛。

至于我，我早就抛弃了这个无用的武器。除非为了公正评价我自己的信仰外，我决心在任何时候都不和我的丈夫谈有关宗教的事情。我这样做，并非因为我有上帝那样的宽容心，对我的丈夫是不是该有一种宗教信仰漠不关心。恰恰相反；我告诉你，尽管我不担心他未来的命运，但我想使他皈依宗教的热情未减半分。我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他的皈依；这不是为他来世的极乐，而是为他今世的幸福。因为，不这样做，他将失去多少甜蜜的乐趣啊！当他痛苦时，用什么话去安慰他？谁去鼓励他默默地做好事？什么人的声音能够打动他的心？他的美德将得到什么奖赏？他如何看待死亡？不，我不愿意看见他在这么可怕的状态中死去。我只有一个办法能使他从这个状态中解脱出来，我要为此贡献我的余生；我的办法不是说服他，而是感动他，为他树立一个榜样，诱导他，使宗教对他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啊！我的朋友，用真正的基督徒的一生来驳斥怀疑论者，这才是最有力的论据呢！他认为有人会无动于衷，不信服吗？好，我以后就专门在这方面下工夫，也请你们大家都来帮助我完成这项工作。沃尔玛比较冷漠，但不是没有感情的人。

当他的朋友、孩子、妻子都来感化他，使他树立宗教的信仰；当他们不是用语言宣扬上帝，而是用自己在上帝启发下的行动，用上帝赐与他们的品德，用使上帝感到喜悦的美好心情来表明上帝的存在；当他看到上帝光辉的形象来到他的家，当他一天之中禁不住无数次地感慨说：“不，人不是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的，其中有某种超人的力量在发挥作

用！”时，你想一想，我的丈夫将感到多么愉快啊。

如果你对这个计划感兴趣，如果你认为值得你和我们为实现它而努力，你就来吧，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不分离。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计划，或者有所顾虑，你就听你良心的声音，它会告诉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对你说的话，就是这些。

据爱德华说，你们两人大约在下月底到达这里。你将认不出你原来住的那个房间，从房间布置的变化中，你将看到你的女友是多么高兴地装饰它，付出多大的辛劳，花费多大的心思。房间里还有一套书，是她在日内瓦选购的，比《阿多娜》写得好，令人看起来更有趣味，尽管她一时高兴把它和其他的书放在一起。不过，在这件事上你切莫多嘴，因为她不愿意让你知道这是她干的，所以我赶在她禁止我对你讲这件事情以前写信告诉你。

再见了，我的朋友。明天我们在希戎堡的聚会，将缺少你。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尽管大家都很高兴去。大法官先生也邀请了我们的孩子，所以我没有任何借口不去。可是，我不知为什么，现在就巴不得已经是去过那里又回来了。

希戎堡是维维伊历任大法官的旧住所，它修建在日内瓦湖中一个半岛形的岩石上，我曾看见人测量过，它周围的水深有一百五十多法寻（法国古时的水深单位，约等于一点六二四米——译者），也就是说差不多有八百法尺，还没有到底。人们在堡里挖了一些地下室，并在低于水面处造了几间厨房，以便在需要的时候，用水管把水引进去。弗朗索瓦·庞里瓦尔在这里被关押了六年，此人是圣维克修道院院长，是一个很高尚、正直、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人；他尽管是萨瓦人，但热爱自由；他是教士，但对不信教的人持宽容态度。在最后这几封信写作的年代里，维维伊的大法官们已经有很长时间不住在希戎堡里了。看来，在写这封信时，这位大法官曾到那里去住过几天。——作者注

书信九 芳烁茵·阿勒来信

啊！先生，啊！我的恩人，他们怎么要我来告诉你！……夫人……我可怜的女主人……唉，上帝呀！我想你读到这里已感到惊慌……但你哪里知道我们是多么难过……我一分钟也不耽搁了，应该对你说……应该立刻告诉你……我真希望我已经把全部事情都对你讲了……。啊！当你得知这不幸的消息时，你怎么办呢？

那天，夫人全家都去希戎堡作客，男爵先生因为要去萨瓦的布洛莱住几天，所以吃完饭就走了。大家送了他一段路，然后就沿着堤岸散步。多尔贝夫人、大法官夫人和先生在前面走。夫人跟在后面，一手牵着昂莉叶蒂，另一手牵着马士兰。我和她的大儿子走在最后面。大法官先生停下来和一个人谈了几句话，接着就赶上我们想陪伴夫人走。夫人因为要用一只手去挽大法官的胳膊，就让马士兰来跟我在一起：他朝我跑来，我也迎着他跑去，跑着跑着，这孩子一脚踩空，跌到水里。我尖叫一声，夫人回过身来，看到儿子掉在水里，便像箭也似地飞跑过来，跟着跳到水里。

啊！真后悔呀，我没有同时跳下去！我还站在岸上！……唉！我紧紧拉着大男孩，他也想跳到水中……她双臂抱着孩子在水里挣扎……那时，既没有人，也没有船，我们花好些时间才把他们救上来……孩子救活了，可是母亲……由于落水时精神紧张，她的体质又弱……谁能比我更了解这次落水对她是多么危险！……她昏迷不醒了很长时间。她一醒来就要见她的儿子……她非常激动地抱着她的儿子！我以为她没有危险了，但她激动的样子一会儿就消失了。她想回家，在途中她说了好几次她感到难受。从她对我的吩咐看，我发现她还没有完全清醒。我太伤心了，她也许永远也清醒不过来了。多尔贝夫人的状况比她还糟糕。所有的人都惊恐不安……在全家人里，我是最镇定的了……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我善良的女主人！啊！如果我再失去你，我就什么人也没有了……噢，我亲爱的先生，愿上帝保佑你经受住这次打击……再见……医生从房间里出来了。我要去问他。如果他说还有希望，我就告诉你。如果我没有信给你……

书信十 致圣普乐（此信系多尔贝夫人开始，最后由德·沃尔玛先生写完）

你这个凡事考虑不周的人，不幸的人，耽于幻想的人，我告诉你，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再也见不到她了……已经给她盖上面纱……朱莉已经不在人间……

她给你留下了话。请你等待她的信：你要实现她的遗愿。你在世上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书信十一 德·沃尔玛先生来信

在你最初的悲哀的日子里，我没有给你写信；如果那时给你写信，是只能使你更加悲痛的。当你此刻读到我信中讲的详细情况时，你的心情也不会比我写这些情况的时候好受。今天，这些情况值得我们两人都记在心上。她离我而去，给我留下了无数的回忆，我要把这些回忆都记下来。你将为她流许多眼泪，你的眼泪可以减轻你的悲哀。而我尽管遭此不幸，但我不能像一个不幸的人那样用哭泣来减轻我的痛苦，因此，我难过的心情更甚于你。

我要和你谈的，不是她的病，而是她这个人。在孩子落水时，别的母亲也能跳到水中，意外的事件，身体发烧和死亡，这些都是自然的安排，人人都可能遭此厄运。但她临终前对她最后几天时间的使用之好，她谈话的含义之深，她的感情表现之丰富，她心灵的活动之纯洁，所有这些，却只有朱莉一个人才做得到。她的一生和其他人完全不同；就我所知，她的死也和别人不一样。这一切，只有我一个人才能看出来，而你也只有从我这里才能了解到这些情况。

正如你所知道的，由于惊吓和激动，她跳下水去，直至被救上岸来以后，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到了家里才完全恢复知觉。刚一到家里，她就要见她的儿子；儿子来到母亲身边，她看到他能走路，回答她问他的话，她才放下了心，说想休息一会儿。没过多久，她又醒来，而医生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到，于是她让芳烁茵、她的表妹和我围坐在她的床边。她对我们谈她的孩子，说采用她的教育方法就必须时时刻刻看着他们，否则，稍一疏忽，就会出危险。尽管她不太在乎自己的病，但她预料她生病这段期间里不能像以前那样照看她的孩子，所以要我们大家都分担她的责任。

她还谈到她的计划，也谈到了你的想法和实现她的计划的最好的途径，谈到她过去在这方面发表的意见，哪些是有利于或不利于计划的实行，最后还谈到在她被迫中断尽母亲的义务期间，我们应如何替她尽她的责任。当时我想，只有认为自己仅仅几天之内不能做这些重要工作的人才像她这样吩咐，但使我惊奇的是，她为昂莉叶蒂想得更为周到，对她的两个儿子，她只考虑他们童年阶段的问题，好像他们成年之后，会有别人来照顾他们似的；对于女儿，她考虑到了各个阶段的问题，她认为，在女儿的教育方面，谁也不能代替她来实行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来的方法；她简明扼要而又条分缕析地向我们陈述了她为女儿制订的教育计划，她对昂莉叶蒂的母亲详细阐述了她制订那些计划的理由，并再三鼓励她按照她的计划去做。

她一边谈孩子们的教育和做母亲的职责，一边又一再提到她过去的事情，因此愈谈愈激动。我发现她过于兴奋，克莱尔不断地把表姐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嘴上亲吻，哭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芳烁茵也非常难过。至于朱莉，她眼睛里虽噙着泪水，但忍住没有哭，以免使我们更加慌乱。我当时思忖道：“她知道自己快死了。”我希望她是因为惊吓过度，所以把病情想象得比实际严重，比实际危险。可是我太了解她了，知道她

指她的表妹克莱尔，即多尔贝夫人。

说那些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我几次劝她心情不要过于激动，一次又一次地求她不要因为谈话过多而无缘无故地伤心，说有些话可以慢慢讲。她说：“啊！女人不把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那是最痛苦的，何况我在发烧，说的虽然是胡话，但谈的是有益的事情，总比清醒地谈无意义的事情好。”

医生的到来，给全家造成的混乱情形，我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仆人们都拥挤在卧室门口，眼睛里充满了焦急的神情，双手不安地紧握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医生对女主人的病情的诊断，就如同对他们的命运做判决似的。此情此景使可怜的克莱尔受到很大的刺激，我担心她的头痛病又会发作。必须找各种借口把仆人们打发开，以免使她看到这可怕的情形。医生笼统地说病人还有些希望，但从他的声调可以听出是没有希望。朱莉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她的表妹在场，她不敢说。当医生走出房间，我便跟着他走出去；克莱尔也想跟着医生走出房间，但朱莉不让她走，并给我使了一个眼色，让我知道她的用意，我急忙提醒医生说，如果有危险，对多尔贝夫人比对病人还要更加注意隐瞒，以免使她神情慌乱，无法照顾她的朋友。医生说病情确实危险，但从事情发生到现在才二十四小时，所以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做出确切的诊断；并说病人的命运如何，要看今天夜里病情的发展，到了第三天，他才能作最后的判断。这一番话，只有芳烁茵一个人听见；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她不要把这些话传给别人，并商量好对多尔贝夫人和其他人说些什么。

傍晚时，朱莉强要她的表妹去休息几个小时，因为她已经守了一夜，还想再守一夜。此时，病人知道医生要抽她脚上的血，还要开药方，便叫人去把医生请来。“杜波松先生，”她对他说，“胆小的病人怕自己的病，医生就瞒哄他，这是人道的做法，我赞成，但是，对所有的病人都这么做，那就是多余了，令人不愉快了，因为对有些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你认为我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我完全照办，但是，如果你给我开的药只是为了使我抱有幻想，那就不用开了。因为，我的身体有病，而不是精神有病，我不害怕生命结束，但害怕我余下的日子使用得不好。一生中的最后时光是非常珍贵的，是不能乱用的。如果你不能延长我的生命，就更不要不让我好好使用大自然留给我的最后一点儿时光，因为那样做，等于是在缩短我的生命。我余下的时间愈短，就愈应加以珍惜。能治就治，不能治，就不用管我好了：我自己知道如何死法的。”谁会想到这位平时谈话那样腼腆和温和的女人在关键时刻说话的语气是如此的坚定和有力。

这一夜是很难熬过的，是决定性的。她一会儿气喘，一会儿胸闷，一会儿昏迷；她的皮肤干瘪发烫。她发高烧，全身发烫，一会儿大声喊叫“马士兰！”好像要想抓住他似的；一会儿又喊她从前发高烧时反复喊叫的另一个人的名字。第二天医生坦率地对我说，他估计她最多只能活三天。这一可怕的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因为我心里藏着这个秘密，不知如何是好。我独自到小树林里踱步，反复思考我该怎么办，这时，我不免悲伤地想到命运使我在本该享

受更甜蜜的幸福的时候，反而又要重新过孤独的生活。

头天夜里，我曾经答应朱莉把医生诊断的结果如实告诉她；她对我讲了许多使我深受感动的话，要我履行诺言。我感到我的良心受到压力。唉！难道为了随随便便答应的一句话，就硬要实行，硬要去伤她的心，让她慢慢领略死亡的滋味吗？我有什么理由要采取如此狠心的做法？把她的死期告诉她，这不等于是在使它提前到来吗？在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欲念和希望，这些维系生命的要素，她还会有吗？当她知道她的生命很快就要结束时，她还能享受人生的乐趣吗？难道由我来促她死亡吗？

我怀着从未有过的不安的心情，疾步走着。我没完没了地走到哪里，愁到哪里，心里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似的。最后，一个念头终于使我下了决心。你不必去猜测是什么念头，让我告诉你。

我想，我这样考虑究竟为的是谁？是为她还是为我自己？我采用什么思路来考虑问题？是采用她的思路还是采用我的思路？采用她的思路或我的思路能说明什么问题？我的论点必须具有几分或然性，我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推翻的；但是，应如何论证才能说明它是正确的呢？她也有她的论点证明她是正确的，她认为自己的论点是有依据的；这一点，在她的心目中是确定无疑的。在涉及她的事情上，我有什么权利硬要采用连我自己也半信半疑的论点而不采用她认为是经过检验的论点呢？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两种论点的结果。按她的论点，她认为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的安排将决定她来世的命运。按我的论点，我认为，我为她做的安排，在三天以后就与她毫无关系了。因为，我认为，她三天以后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不过，万一她的论点是正确的，其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啊！永恒的善或恶！……万一这是真的！很可能！这个词儿太可怕了……“不幸的人啊！”我对自己说，“宁伤你的心，而不要伤她的心。”

以上是我对曾经被你多次批评过的怀疑论感到怀疑的第一个问题。从那个时候起，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管怎么说，它使我摆脱了过去迷惑不解的疑问。因此，我立刻做出决定，而且，为了不让自己改变主意，我马上跑到朱莉床前。我让所有的人都走出她的房间，只我一个人坐在她身边；我当时是什么神情，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在她面前，不必像在心胸狭隘的人面前那样说话吞吞吐吐，句句留神。不过，我还没有开口，她就明白了我的来意。“你认为还有必要把医生的话告诉我吗？”她一边向我伸手，一边说道，“没有必要，我的朋友，我已经感觉到了：我的死期已近，我们已经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

然后，她对我讲了很多，她的话，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她一边讲，一边写她心中想留下的遗言。如果说我以前还不十分了解她的心，那么，她最后对我说的话就足以使我充分了解它了。

她问我家里的人是否都知道她的病情。我说大家都惊惶不安，但谁也不知道确切的情形。杜波松先生只对我一个人说了真话。她求我当天要严守秘密，还说：“克莱尔只有从我这里得知这个消息，她才能经受得住这个打击。如果让别人告诉她，她会伤心死了的。我决定今天夜里做这件令人难过而又非做不可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想确切知道医生的诊断，以免只凭我自己的猜想使这个可怜的人错受一次如此

可怕的打击。在今天夜里之前，不能让她产生任何怀疑。否则你将失去一位朋友，孩子们也将失去一位母亲。”

她还和我谈到她的父亲。我告诉她说，已经派专人给他送信了，但我不敢告诉她：这个人不但没有遵照我的嘱咐，只把信送到就完了，反而急急忙忙地把事情的全部经过都讲了，而且把事情讲得如此严重，以致使我的老友以为他的女儿已被淹死，吓得摔倒在楼梯上，而且还受了伤，在布洛勒卧床不起。朱莉非常想见到父亲，可是我知道这个希望根本不能实现，这一点，真使我难过极了。

一夜的高烧使她的身体十分虚弱。长时间的谈话又消耗了她的许多精力。她精疲力竭，想在白天休息一会儿。到第三天，我才知道，她那一天根本没有入睡。

在这期间，家里笼罩着非常难过的气氛。人人都愁容满面，默不作声，希望有人来解开他们的疑团，但又不敢向别人打听，生怕听到不愿听到的消息。每个人的心里都这样想：“如果有什么好消息，立刻会告诉我们的；如果有什么坏消息，还是知道得越晚越好。”他们惶惑不安，因此最好还是什么消息也不告诉他们。在这愁闷的等待中，唯有多尔贝夫人在说话，在忙碌。有时候她虽然离开了朱莉的卧室，但不是回自己的房间去休息，而是跑遍整幢房子，见人就问医生说了些什么，他们听到了什么。昨天夜里她已亲眼看到，她不可能不知道她看到的情况是怎样一回事，只是她企图欺骗自己，想否定她亲眼看到的事实是真的。被她问到的人都只说好的消息，这就更鼓励她去向别人打听；看到她那种忧心忡忡、惊慌失措样子，别人即使知道许多真实的情况，也是不会告诉她的。

但在朱莉身边，她竭力表现得很镇定，看着可怜的病人，她默默地伤心，而无坐立不安的样子，她最怕病人看出她有惊慌的表情。可是她并未成功地掩饰她的情绪，甚至在她故作镇静时也流露出一不安的神情。至于朱莉，她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她的病已经过去，只是恢复健康，还需要一段时间。看到她们千方百计地互相安慰，我心里更加难过，因为我十分清楚，她们两人当中，谁也不能像对方所希望的那样高兴起来。

多尔贝夫人守护了两夜，已经连续三天没有脱衣睡觉；朱莉劝她去睡觉，她根本不听。“唉！”朱莉说，“就在我的房间里给她支一张小床，否则你和我同睡一张床，表妹，你的意见呢？”朱莉沉思了一会儿又说：“你知道我的病是不传染的，如果你不嫌我，那就和我同睡一床吧。”克莱尔接受了朱莉的意见。她们让我走；说实话，我也需要休息。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我心里惴惴不安，不知道昨天夜里的情况如何，所以一听到朱莉房间里有动静，我就进去了。根据前一天多尔贝夫人的状态，我猜想她此刻不是我头天晚上见到她那种绝望的样子，便是心情烦躁，坐卧不宁。我进门时，看到她坐在一把椅子上，精神委顿，脸色苍白，确切地说，面呈土色。她眼圈是黑的，眼神呆滞，但显得温柔和镇静，她说话不多，默默地做着别人让她做的事情。朱莉比前一夜里好一些，她的声音比较有力，动作比较灵活，好像她把克莱尔的精神拿去归她用了似的。我从她的脸色一眼就可以看出，她的病情好转是表面的，是发烧的结果，不过我发现她的眼睛里闪动着神秘而又快乐的神情，其

中的原因，我怎么也猜不出来。医生的诊断和昨天的情况完全一样，病人也和他持同样的看法；至此，我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她们让我出去一会儿，当我再进去时，我发现房间已收拾得很整齐，很雅致。壁炉上放着花盆，窗帘微微拉开，并系好；房间里也换过了空气，散发出一股清香，根本就看不出是一个病人的房间。她和平常一样地梳洗过了，她的穿扮尽管简单，但仍显得高雅大方。从这些表现看，她俨然是一位等候客人到来的社交界贵妇，而不像一个等待死神的乡村女人。她见我满脸惊异就微笑起来，她猜到我在想什么。她正想对我说话时，有人把孩子们领进房间，于是她就只顾去管他们了。你可以想象得出：她知道即将离开孩子们，她的抚爱是多么温柔而又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我发现她一次又一次地使劲亲吻她以生命救活的孩子，好像这孩子是她用命换来的，所以更加宝贵似的。

可怜的孩子不懂得母亲为什么那样叹息、那样激动和那样使劲地吻他们。他们爱母亲，但这是他们这种年龄的孩子的爱。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母亲现在的病情，不明白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爱抚他们，不理解她是因为再也见不到他们而伤心。他们看见我们难过的样子，他们就哭了；此外，他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尽管他们也听说过“死”字，但他们根本不懂死的含义。他们怕痛而不怕死。当母亲因疼痛而呻吟时，他们会大声哭叫，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要失去母亲时，他们就傻里傻气，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昂莉叶蒂年龄较大，又是女孩，感情和智力都早熟一些，知道妈妈平时比孩子们都起得早，而现在还躺在床上，就感到不安和吃惊。我想起在起床这个问题上，朱莉对维西帕西恩在能行动时偏偏要卧床不起，而在什么也不能做时却硬要起床的愚蠢做法有她独特的见解。她说：“我不知道一位皇帝是否应该站着死，但我知道一位母亲是只有在将死的时候才该躺在床上。”

她把心中的感情倾注在孩子们的身上，她一个一个地拥抱他们，特别是拥抱昂莉叶蒂的时间最长，而女孩在受到母亲的亲吻时也哭了；接着，她把三个孩子都唤到身旁，祝福他们，并指着多尔贝夫人对他们说：“去吧，孩子们，去跪在你们的母亲跟前，她是上帝赐予你们的母亲，上帝没有让你们失去你们的妈妈。”孩子们立刻跑过去，跪在她面前，拉着她的双手，称她是好妈妈，他们的第二个妈妈。克莱尔俯身把他们搂在怀里，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只是啜泣，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最后还是没说出来。你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朱莉是多么激动！这个场面太令人悲痛，我不得不赶快设法使它结束。

这催人泪下的时刻过去之后，大家又围坐在病人床前谈话；尽管因为发烧，朱莉的精神没有刚才好，但她仍和刚才一样高兴，她无忧无虑，无所不谈，而且无论谈什么都谈得很专心，很有兴趣，当时，好像除了谈话以外，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似的。为了尽量多和我们在一起，她建议我们在她的房间里用晚餐，你当然知道，她这个建议我们是一定采纳的。上菜时没有出一点儿声响，没有出现混乱和差错，一切都有条不紊

这话不确切。叙埃多纳说，维西帕西恩临死前在床上还像平时一样工作，甚至还接见宾客。不过在接见宾客时，他最好是躺在床上起来；然后再躺在床上等死。我知道，维西帕西恩虽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却是一位好国王。一个人不管活着时能扮演什么角色，但在临死前是不应该装腔作势的。——作者注

地进行，就像在阿波罗餐厅用餐一样。芳烁茵和孩子们也和大家在同一张桌上吃饭。看到我们没有食欲，朱莉便略施小计，一会儿说是她的女厨子叫我们多吃，一会儿又说她要亲自尝一尝，一会儿又要我们尽量吃饱，说有了好身体，才能照顾她；总之她想方设法让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她做一切都显得高高兴兴，生怕我们难过。总之，即便一位殷勤的家庭主妇在身体健康时接待客人的态度，也没有临死的朱莉对家人这么细心，这么周到和感人。我担心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我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都被搞糊涂了。

晚饭后，仆人报告说神甫来到我们家。他是我们家的朋友，是经常来看我们的。这一次，尽管我没有派人去请他，因为朱莉没有说要请他来。但他来了，我还是非常高兴的，我想，此时此刻，即使是最狂热的信徒见到他，也不会有我看到他这样高兴。因为他来了，能给我解开许多疑团，使我从一种奇异的困惑中解脱出来。

你想必还记得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决心告诉朱莉她已病入膏肓，根据我认为这个可怕的消息可能产生的影响，怎么能想象到她的反应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呢？怎么！这个在身体健康时没有一天不进行沉思和喜欢祈祷的虔诚的妇女，在只能再活两天就要去接受严厉的审判的情况下，不仅不为这可怕的时刻做准备，不反思自己，反而雅兴大作，布置自己的卧室，梳妆打扮，和朋友们聊天，使他们高高兴兴地用餐，而且，在谈话中只字不提上帝和灵魂得救！对她这个人和她真正的心情，我怎么猜得透呢？如何把她现在的行为和我过去认为她的虔诚的思想统一起来呢？她对医生说她最后的时刻是非常宝贵的，而她又是这样利用这一段时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尽管我知道她不是那种表面上虔信宗教的人，但我觉得她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她自己认为非常重要和刻不容缓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在这喧嚣的尘世笃信宗教的话，在即将离开尘世和向往天堂之际，能变成不信宗教的人吗？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达到了我意想不到的境界。我开始感到不安，怕我顽固坚持的观点，对她的影响太大。我虽不赞同她的观点，但我也愿意她把它们都通通放弃。如果我病倒了，我肯定会怀着自己的信念死的，所以我希望她也怀着她的信念离开人世。可以这样说，我对于她，比对我自己还担心。你也许觉得我这矛盾的心理很荒唐，我也认为它不合情理，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在这里，我无意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只是告诉你罢了。

不过，解开我的疑团的时刻终于到来，因为神父或早或迟会把话题引到神职人员为之奋斗的目标上来；即使朱莉在答话中能掩饰她真实的想法，但只要我注意听和事先做好准备，她想隐瞒也是难以隐瞒的。

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这里，我把神父在谈到正题前的那些穿插了许多夸奖话的泛泛之词以及他关于以基督徒的身分圆满结束诚实的一生是多么幸福的感人的话，都略而不提。他把开场白讲完以后，便接着说：他有时确实发现她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不完全符合教义，也就是说，不完全符合思维最健全的人从《圣经》里推导出的原理，但是，由于她从不固执己见，所以他希望她离开人世时像在生前一样仍然和忠实的教徒们在一起，并在各方面都赞同他们共同表明信仰。

因为朱莉的答复是解决我的疑难的关键，尽管都是老生常谈的话，

但毕竟不是训诫之词，所以我一字不漏地把她的答复告诉你。她的话，我听得仔细，并且当时就记了下来。

“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费心引导我走上正确的美德之路，并信仰基督的教义；当我误入迷途时，您又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我，帮助我改正错误。我钦佩您的热情，感激您的仁慈。我很高兴地宣布：我做得对的事情，都归功于您，是您鼓励我行善和信仰真理。

“我生活在耶稣教徒中，我也要死在他们中间；因为耶稣教徒以《圣经》和理智始终作为自己唯一的行动指南；我嘴上说的就是我心里想的。有时我对您的教诲之所以不是言听计从，那是因为我不喜欢伪装，示人以假象。对于我不相信的事，我不能说我相信它。我一直真诚地追求符合上帝的荣耀和真理的事物。在这过程中，我难免走弯路。我从来不妄自尊大地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我很可能常犯错误，不过我的目的是纯洁的，我嘴上说相信的事，我心里就真正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一切由我决定。上帝没有让我的理智去寻求超过我的能力的事物；他这样做，是仁慈的和正确的；既然他没有赋予我这样的能力，他怎么能对我有所要求呢？”

“先生，在信仰问题上，我要讲的话，就是这些。至于其他问题，您只要看我的身体状况，您就知道我想说什么话了。我因身体疼痛而精神不能集中，因高烧而意识模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像头脑清晰时那样阐明我想说的问题吗？如果我平常还有说错话的时候，我今天的错话还少得了吗？我在精神委顿的情况下，相信一些我平时不相信的事情，这能怪我吗？一个人只有在头脑清楚时才能正确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现在，我的头脑已不能正确地思考，在这种情况下，谁有权力让垂危的我去赞同只有在我头脑不清时才可能接受的观点呢？今后我该怎么做法呢？我今后只有笃信我以前相信的事情。因为我依然保持自己正直的秉性，只是判断力差一点罢了。如果现在我在什么事情上搞错了，那也不是故意的，只要把这些话说清楚了，我对我自己的信仰问题就不担忧了。

“至于死前该做的准备工作，先生，我已经做了，只是做得不好，确实做得不好，但是我已尽力而为，而且超过我现在能做到的程度了。我尽量提早做这项重要的工作，而不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才做。我身体健康时经常祈祷，现在我不做了。病人的耐心就是祈祷。诚实地度过一生，就是为死亡而做的准备工作。当我平时与您谈话，当我独自沉思或努力完成上帝交给我的任务时，我就认为我已经见到了上帝，并用上帝赋予我的全部力量敬拜他。现在，我的力量已丧失殆尽，我哪里还有力量敬拜他呢？我混乱的心灵还能和他沟通吗？我这被疼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生命，还配得上奉献给他吗？不，先生，上帝让我把这残存的生命留给他让我平时爱、而现在即将与他们分别的人；在去上帝那里之前，我要向他们话别，我现在应该关心的是他们，因为，不久以后，我就只关心他了，我在世上最后的乐趣，亦即我最后应尽的义务，难道不是在脱离躯体之前完成人类赋予我的使命吗？我这样做，不就是在侍奉上帝，顺从他的意志吗？我的心并不惊慌，又何必去寻求镇静呢？我问心无愧，即使我有良心不安的时刻，那也不是现在，而是当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只要信奉上帝，我心中就不惊慌；我的良心告诉我：不管

我犯有多么严重的错误，上帝将以仁心对我，我愈接近他，我愈感到安全。我绝不会在他面前敷衍了事地做一番事后不得不做的忏悔，因为这样的忏悔是出于畏惧心，而不是出于真诚，是在欺骗上帝。我生命的最后这几天，充满了痛苦和忧虑，疾病缠身，苦不堪言，不知何时死去；这样一种残存的生命，我是不会奉献给他的；我是不会只是到了我残存的生命已毫无用处的时候才奉献给他；我要奉献，就要奉献我的全部生命，尽管它充满了罪和错，但它没有不信宗教的人的悔恨和恶人的罪行。

“上帝将让我的灵魂受什么样的折磨呢？人们说，被天主弃绝的人是仇恨上帝的；难道上帝还不让我爱他吗？我并不害怕自己被列为被天主弃绝的人。啊！伟大的上帝！你是永恒的存在，最高的智慧，生命与幸福的源泉；你是创世主和主宰者，是人类的父亲和万物之王；万能的和仁慈的上帝啊！我从未怀疑过你，在你的关怀下，我是多么热爱生活呀！我知道：我不久就要到你面前去接受你的审判，对此，我感到高兴。几天以后，我的灵魂即将离开死去的躯壳，更加虔诚地向你奉献我永恒的敬意，为我的永生带来幸福。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我将变成什么样子，这我不在乎。我的躯体还活着，而我的精神活动却已结束。我已经走完人生的旅途，我的过去已受过上帝的评判。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忍受痛苦和等待死亡，这是大自然的安排；我，我要尽量活得没有时间去考虑死，尽管现在死神已经来临，但我并不惊慌。睡在慈父的怀抱中，就一觉不想醒来了。”

这一大段话，她开始说的时候，声音低沉而平稳，然后渐渐提高，因此，给听到的人（我也不例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她眼睛中闪烁着超自然的光芒，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更加令人难以忘记；她的脸上又重新出现了红晕，她周身好像散发着光辉，如果世界上有什么东西称得上是天堂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她说话时的面部表情了。

至于神父，他听完这番话，真是又惊又喜，于是张开双臂，仰头望着天上，大声说道：“伟大的上帝啊，这才是真正使你感到荣耀的崇拜方式，愿你保佑这个崇拜你的人，人类中像她这样奉献你的，为数不多。”

“夫人，”他走近朱莉的床边说道，“我原以为我来开导你，结果反而是你启发我。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向你说的了。你真心信仰上帝，因此你博得他的爱。怀着这问心无愧的平静的心情，你就能达到你的目的。像你一样生命垂危的基督教徒，我见过许多，但临死前心境能如此泰然的人，我只见过你一个。心境如此平静的死，与那些只因得不到上帝的宽恕才空话连篇地一再祈祷的又悔又恨的罪人的死，是多么不同啊！夫人，你的死与你的一生一样，是值得钦佩的，你为对他人行善事而活，你为尽母爱而自我牺牲。无论是上帝让你回到我们之中做我们的楷模，还是把你召唤到他身边以奖赏你的美德，我们都要像你这样活，也要像你这样死！这样，我们就一定会得到来世的幸福。”

神父想告辞离去，朱莉挽留他，并对他说：“你是我的朋友，是我最喜欢见到的人之一；正是为了他们，我才这么珍惜我最后的这点儿光阴。我们虽然要长久地分离，但我们不要这么匆匆一见就分手。”神父很愿意留下，于是我便走出她的房间。

我回来时，发现他们没有改变话题，但语气不同了，好像是在谈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似的。神父谈到人们对基督教的错误的理解，说他们把

基督教看成纯粹是垂死的人的宗教，说神父都是不祥之人。“人们把我们看作死神的使者，”他说道，“他们往往以为做一刻钟的忏悔就可以勾销五十年的罪恶，只有在这个时刻他们才愿意看到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身着丧服，表情严肃：人们把我们描绘得十分吓人。至于其他宗教的做法，比这还糟。天主教徒临死前，他周围摆满了使他感到恐怖的东西，他还没有死，就要目睹人们为他举行葬仪。当他看到人们为他做驱赶魔鬼的法事时，他便觉得他房间里满屋都是魔鬼；法事还没有做完，他就已经吓死了无数次；教会一而再地让他处在这种恐惧的状态中，以谋取他更多的钱财。”这时，朱莉插话道：“让我们感谢上天没有让我们信仰那些谋财害命、收受贿赂的宗教。它们把天堂卖给富人，让他们把人间的公平的贫富不均也带到天上。我相信这些邪恶的想法一定会引起人们对宣扬它们的宗教感到怀疑和厌恶。”说到这里，她转过脸来对我说：“我希望将来教育我们孩子的那个人要采取相反的做法，不要老是把宗教和死连在一起。以免使他们认为信仰宗教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事情。如果这位教师能把他们教得好好地生活，他们就会正确地对待死的问题。”

这次谈话，当然不像我信上写的一句接一句的这样紧凑，中间停顿的时间也比较多；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终于领会到了朱莉采取的行为原则，并理解她为什么有那些令我惊奇的行的原因。原来她之所以要那样做，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无法治愈，所以便尽量避免那些不必要的使人联想到即将举办丧事的的东西，以免使周围笼罩一片悲戚的气氛，这样，一方面可以分散我们的悲痛，另一方面也使自己不致于看到徒增悲伤的场面，她说：“死已经够难过了，为什么还要使它变得令人厌恶呢？有些人临死前枉自想方设法地苟延性命，而我则要尽情地把它享受到最后一口气：关键在于自己要拿定主意，我行我志，其他一切听其自然。当我最后要把我亲爱的人都召集到我房间的时候，我怎么能把它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病房呢？如果我让这个房间充满污浊的空气，那就应该让孩子们都出去，否则就会损害他们的身体。如果我的穿扮令人望而生畏，别人就会认不出我来；因为我完全变了样，尽管你们大家都记得我是你们亲爱的人，但也不能忍受我这副样子。否则，尽管我还活着，我也会像死人一样使大家，甚至我的朋友都觉得害怕。因此我不能那样做；我想达到的目的，是扩大我的生命的影响而不是延长它。我还活着，我还能表现我的爱，我也得到你们的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要活得有生气。人死的那一瞬间并不可怕；来自大自然的痛苦不算什么；一般人所说的那些痛苦，我根本就没有。”

这些话，和其他类似的话，都是病人和神父之间交谈的，有些话是她和医生、芳烁茵和我谈的。她和我谈话的时候，多尔贝夫人始终在场，但她从不插嘴。她留意着病人，一有什么事就立刻去做。没有事的时候，她一动不动，毫无表情；她默不作声，注意观察病人，对我们的谈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我担心这样不停他说话会使朱莉过于疲倦，于是就趁神父和医生开始交谈的机会，我走到朱莉的身边，悄悄对她说：“一个病人怎么能老是这样谈话！一个认为自己已丧失思考能力的人哪里讲得出这么多道理！”

“你说得对，”她低声说道，“作为一个病人，我是说得太多了些，但就一个临死的人来说，我说的话并不多。我不久以后就什么话也不说了。至于我所讲的那些道理，不是现在才想到的，而是过去老早就想到了。我身体健康时就知人终归是要死的。那时，我经常思考在我病情严重的最后时刻我应如何对待；今天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我早就想好了的。我现在既无力进行思考，也不能做什么决定，只好说我过去想说的话，做我过去决定做的事情。”

那一天的其他时间，除了几件小事外，一切都很平静，几乎和大家身体健康时一样各做各的事情。朱莉显得和平时身体好的时候一样，既温柔又招人喜欢。她讲话仍然很有条理，思维也和从前一样敏捷，情绪很好，甚至有时显得很高兴。最后，我发现她的眼睛闪烁着某种使我越来越感到不安的快乐的表情，因此我决心要向她问个究竟。

我没有等多久，当天晚上就有了机会。其实，她也看出我想和她单独谈话，她对我说：“你的意思我早看出来，而我确实也有些话要对你谈。”“太好了，”我说道，“但是，既然是我先想到的，那就让我先说吧。”

接着，我在她身边坐下，注视着她说：“朱莉，我亲爱的朱莉！你让我太伤心了，唉！你一直等到这时候才让我单独和你谈话！”她惊讶地看着我，我继续说道：“是的，我已经猜到了你的心思，你对死感到高兴；你对于离开我也看得很轻。想一想自从我们共同生活以来，你的丈夫哪一点对不起你，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没有恩情？”她立刻握住我的双手，用她那动人心弦的声音说：“我？你说我想离开你吗？你是这样猜测我的心吗？我们昨天谈的话，你怎么就忘记了呢？”“可是，”我接着说道，“你已临死，还显得很快活……我看得很清楚……我看你心里很快活……”“别说了，”她说道，“是的，我要高高兴兴地死；过去我是怎样生活，我现在就怎样死，是死得无愧于你的妻子。不要再问我什么了，我不会再对你说什么了。我现在给你一样东西，”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纸，对我说：“你看完就可以明白全部奥秘。”她手里拿着的是一封信，我看是写给你的。“这封信没有封口，”她一边把信交给我，一边接着说，“以便你看过后好考虑如何做最符合你的心意，又能更好地维护我的荣誉，你最后可以作出决定是把它寄出还是把它销毁。我求你等我死后才看这封信，我相信你能照我的话去做，所以不需要你对我作出保证。”亲爱的圣普乐，她的信随此信寄上。尽管我明明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已经死去，但我很难相信她确已不在人间。

然后她忧心忡忡地和我谈起她的父亲。她说：“他知道女儿病危，可是为什么一点儿也没有听说他要来的消息。难道他出了什么事吗？难道他不再爱我了吗？这怎么可能！我的父亲！……如此慈祥的父亲……就这样抛弃我！……在我死前不让我见他一面……不祝福我……也不最后亲亲我！……噢，上帝啊！当他再也见不到我时，他将多么悔恨呀！……”她一想到这些，便非常痛苦。我想，让她知道父亲有病，比让她认为父亲对她漠不关心，心里会好受一些，因此，我决定把真实情况告诉她。果然，当我把她父亲的情况告诉她以后，她反倒没有原先那样难过。当然，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她父亲，她还是很伤心的。“唉！”她说道，“我死以后他怎么办呀？他还有什么希望呀？他的家人都死了，

只有他还活着！……他怎样生活呀？他孤单一人，他也活不长了。”这时，她脸上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心中又充满了对她父亲的爱，她叹息着，紧握双手，两眼望着天上，我发现这位病人做祈祷已非常吃力了。

接着，她又回过头来对我说：“我已觉得精神不够，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谈话了。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面上，看在我们爱情的保证——我们亲爱的孩子们的面上，你不要再错怪你的妻子了。我，你说我高兴离开你！你，使我幸福和聪明的人，是你；在所有的男人当中，最适合于我的人，是你；唯一能使我成为贤妻良母的人也是你，我怎能离开你！啊！告诉你，我之所以珍惜生命，那完全是为了想和你在一起。”这一番出自肺腑的话，使我激动得把她握在我手中的手不停地放在我嘴上亲吻，我感觉到我的眼泪浸湿了她的双手。我从来不相信我会流眼泪，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流泪，将来，直到我死，我也只流这一次眼泪。为朱莉流过泪以后，任何事情都不会使我再流眼泪了。

这一天，她做的事很多。夜里和多尔贝夫人谈话，上午和孩子们谈话，下午和神父谈话，晚上又和我谈话，结果她筋疲力尽。她可能是因为太虚弱，也可能是体温有所下降，高烧已稍减退，这一夜，她比前几夜都睡得好。

第二天上午，仆人告诉我说，有一个穿一身破旧衣服的人再三要求见夫人，仆人告诉他说夫人病了，他还是坚持要见她，并说他要求她做一件好事，说他了解德沃·沃尔玛夫人的为人，只要她活着，她就会乐于作这种好事的。由于朱莉曾经有严格的规定，仆人不得回绝任何来访的人，尤其是穷苦人，所以仆人先来向我报告，问我是不是打发他走。我让他进来。他一身破破烂烂，样子非常可怜，不过，在他的外表和谈话中，我倒没有发现什么令人不快的地方。他说他非要见朱莉不可。我告诉他，如果是为了想得些帮助以维持生活，就不要打扰一位病危的女人，我可以替她办这件事情。“不”，他说，“我根本不是来要钱的，尽管我非常需要钱。我要的是一项属于我的财产，一项比世上任何东西都更珍贵的财宝，由于我一时糊涂失去了它。只有夫人才能使我失而复得，因为这项财产本来就是她赐与我的。”

听了这一番话，尽管我一点也不明白，但我还是决定让他去见朱莉。一个不诚实的人也可能说出那些话，但不会用他那样的语气说的。他要求不要被任何人看见，不管是仆人还是贴身女佣，都不让他们看见。他如此谨慎，使我感到奇怪，不过我还是照他说的办了。我把他领到朱莉的房间。他告诉我说多尔贝夫人认识他，可是当他从她面前走过时，她丝毫没有认出他来。这一点，我当时并没有怎样吃惊。至于朱莉，她一下子就认出他了；她看到他那身打扮，就埋怨我没有给他换衣服。他们见面的情景很感人，克莱尔听到声响，便清醒过来，走上前去，也终于认出这个人，而且很高兴见到他。不过她高兴的样子转瞬就变得很难过，她心中只装了一件事情，她对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无动于衷了。

我想没有必要告诉你这个人究竟是谁。他的出现勾起了她们对往事的回忆。可是当朱莉安慰他并鼓励他要有信心时，她也激动得很，情况非常糟，竟使我以为她就要停止呼吸了。为了不惊动大家，避免在救助朱莉的时刻出现忙乱，我让仆人把他带到书房，并吩咐他一走进书房就把门关好。我派人把芳烁茵找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病人从昏厥中

清醒过来。看到我们神情沮丧地围坐在她床边，她说：“孩子们，这只不过是一次试验罢了，它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难过。”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可是刚才那一番惊慌使我忘了书房里的人。当朱莉问起那人时，餐桌已经摆好，大家都上桌吃饭了。我想到书房里去和那个人谈话，可是他照我的吩咐从里面把门关上了。所以我只能等到晚饭后才能叫他出来。

晚饭时，杜波松也在场。他谈到一位传闻要再嫁的年轻寡妇，并发表了一番关于寡妇的悲惨命运的议论。我说：“更可怜的是那些丈夫还活着的寡妇。”芳烁茵听出我这句话说的是她，于是就接过话茬儿说：“是的，特别是当她们还爱她们的丈夫的时候。”于是大家就谈到她的丈夫。过去她谈到他时总是很有感情，现在她的恩人即将死去，所以一提到她的丈夫，她就更加感到失去一位亲人是多么难过。她继续用温柔的词句称赞她丈夫的脾气，谴责那些把他带坏的人。她是那样真诚地想念他，以致说到这里，压抑不住难过的心情，竟激动得哭了起来。忽然，书房的门打开了，那个衣衫褴褛的人冲出来，跪在她面前，抱住她的双腿亲吻，放声大哭起来。她手里端着的酒杯掉到地上，她大声问道：“啊，不幸的人！你从哪儿来？”她俯身去拥抱他，如果大家不及时扶住她，她会瘫倒在地的。

以后的事情，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刹那间，所有的人都知道克洛得·阿勒回来了，善良的芳烁茵的丈夫回来了！多大的喜事啊！他一走出房间，就给他预备好了衣服。那天，如果每个人有两件衬衣的话，有多少人在座，阿勒一个人就有多少件衬衣。当我走出房间吩咐人们给他找衣服时，我发现大家已经给了他那么多，以致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权威，让他们把衣服各自收回去。

芳烁茵不愿意离开她的女主人。为了让她去和她的丈夫一起呆几个小时，我们就托辞说孩子们需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让他们两人领着他们出去。

这件事情，不像前几次事情那样使病人感到不舒服，她高兴得好像病情随之减轻了许多。下午，只有克莱尔和我在她身边。我们平静地谈了两个小时；她使这次谈话谈得最愉快、最有趣；像这么高兴的谈话，我们过去还从来没有过。

她首先从刚刚发生的这件激动人心并使她回想起她青年时期的事情谈起，然后她按照时间的顺序对自己的一生做了简短的回顾，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她的一生是快活的和幸运的，是一点一点地享受到了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享受到的最大幸福的。而这次在她中年夺去她生命的意外事件，从一切迹象看，是她生活中善与恶的分界线。

她感谢上帝赐予她一颗敏感和善良的心、健全的智力与和蔼可亲的面孔；她还感谢他让她诞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不受他人的奴役；诞生在一个体面的家庭，而不是诞生在一个恶人的家里；她们家，家道小康，而不是败坏人心的富豪，也不是令人看不起的贫穷人家。她庆幸自己的父母心地善良、品行端正、富有正义感和荣誉感，他们互相取长补短，并按照他们的理性培养她的理性，但又不让她受他们的缺点和偏见的影响。她还庆幸自己受到一种合乎理智的和健康的宗教教育，它不仅不使人变得很愚昧，反而使人变得高雅和纯洁；它既不赞同有些人的褻渎宗

教，也不主张对宗教持狂热态度；它使人既明智又有信仰，对人既厚道又谦逊。

说完这些话以后，她紧紧握住她表妹的手，用你熟悉的目光看着她；尽管由于身体虚弱，她的眼神显得有些困倦，但却更加动人。“我刚刚讲的这些得自上天的财富，”她说道，“上帝也赐予了千千万万其他的人，唯有这个财富！……上帝只给了我。我是女人，我有一个女朋友。上帝让我们同时诞生，使我们的性情如此相投，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他使我们的的心互为对方而具备；当我们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连在一起，她在我的生活中永远占据重要的位置；我死的时候，我要她的手来合上我的眼睛。像我这样的情况，如果世界上还能找到第二个，我就不再夸耀。她不是给了我很多明智的建议吗？她不是多次从危险中挽救了我吗？我痛苦时，哪一次不是她来安慰我？没有她，我会落到什么地步？如果我更听她的话，我岂不比现在好上许多倍？也许我今天做的事能称她的心。”克莱尔什么话也没说，把头依在她朋友的怀里，想用哭泣来减轻心里的哀伤，但这也无济于事。朱莉也默不作声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这时，两个人既没说话，也没有哭。

她们平静下来以后，朱莉接着又说道：“我虽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我也有不利的一面；世上的事往往如此。我是为了爱而具有这颗心的，我对自己要求甚严，对一般人心目中的财产看得很淡。我父亲的偏见和我的性格可以说是难以调和的。我要自己选择情人。他主动来找我，可是我认为我选中他的；毫无疑问，这是上帝为我做的选择，他宁肯让我受感情的错误的驱使，也不愿我犯可怕的罪恶。因为，等到我的感情平静后，我心中至少还保持着对美德的爱，他谈吐文雅，娓娓动听，而每天有千百个骗子却用这种语言去引诱千百个出身良家的少女，在那么多男人当中，只有他是诚实的，表里如一的。我是一眼就看中他的吗？不，我开始只注意到他的言谈；他的言谈使我着迷。由于无可奈何，我才做了别人厚颜无耻地心甘情愿做的事。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我一头扎进他的怀抱。他很尊重我。只是到了这时，我才看中了他这个人。尊重女人的男人都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的，所以我认为他是可信赖的人。我开头是信赖他，后来就信赖我自己，我失足的原因就在于此。”

接着，她极力称赞她的情人的人品，她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看出，她对他的公正评价是出自内心的。她甚至为了赞扬他而不惜贬低自己。为了为他说公道话，她宁愿委屈自己；为了维护他的荣誉，她宁愿错怪自己。她甚至说他对通奸行为的厌恶比她更甚，而忘记恰恰是他不赞成人们谴责通奸的人。

她怀着同样的心情谈到她一生中的其他事情、爱德华绅士、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你的归来以及我们的友谊，对这一切人和事，她都尽说好话。甚至对她遭遇的不幸的事情，她也认为虽然暂时受损失，对她也是有好处的，使她躲过了更不幸的事情。例如：正是在她不该失去母亲的时候，她失去了她的母亲，不过，如果上帝真的保全了她母亲的话，她的家肯定会出乱子的。她母亲如果支持她，哪怕是略表支持，就足以使她有勇气违抗她父亲的意志，结果弄得全家不和，酿成丑闻，甚至会发生祸事，败坏家庭的名声，如果她的弟弟还活着，情况还会更糟。后来，她不由自主地和一位她当时根本不爱的人结了婚，但她认为，和任

何别的人结婚，甚至和她爱过的人结婚，也不会比和现在的丈夫结婚更幸福。多尔贝先生的去世，使她失去一位男友，但却把她的女友还给了她。甚至连她的忧虑和痛苦，她也认为有好的一面，因为它们可以使她推己及人，不会对别人的痛苦不表示同情。她说：“对自己的痛苦和别人的痛苦一样看待，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情啊。对别人表示同情，往往使自己也感到某种非财富和运气所能产生的满意心情。我曾无数次地叹息！我曾流过许多眼泪！唉！如果能重新诞生在同样的环境中的话，我唯一不愿意重犯的，就是我过去所做的那桩错事。不过，我所做的那桩错事，现在想来还是令人愉快的。”圣普乐，我信上告诉你的，是她的原话；你看完她的信后，也许会更清楚地明白她的意思的。

“你看，”她继续说道，“你看我是多么幸福。我得到的东西已经很多，但我希望还要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家庭将日益兴旺，孩子们将受到良好的教育，我所爱的人都与我有团聚或将与我有团聚。我现在幸福，将来也幸福；一想到我既享受了现在，又憧憬着未来，我心里就十分高兴，我的幸福一步一步达到顶点，从来没有倒退过；它不期而至，可是当我以为它能持久时，它却离我而去。命运该怎样安排，才能使我长久幸福呢？一个人能永久处于某种状态吗？不，一个人有所得，必有所失，甚至得到某物时的乐趣，也会因为已经到手而消失。我的父亲已经老了；我的孩子们年纪还小，他们的生活还没有安排好。今后，我只有有所失，而无所失，这是多么令人痛苦啊！母亲对孩子的爱永无止境，可是子女对母亲的爱，将随着与母亲的分离而日益淡漠。我的孩子们年岁愈大，他们与我的距离就愈远。他们也许会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也可能把我忘记。你想送一个孩子去俄国，他出发时，我将要流多少眼泪啊！一切都将渐渐离我而去，什么也不能填补我失去的东西。我将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自己处于我使你所处的状态。人最终不是要死的吗？也许死在所有的人之后！被人遗忘而孤独地死去。人活得越久，就越想活，哪怕是活得一点乐趣也没有。我也会厌倦生活和畏惧死亡的，人老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和上面所说的情况相反，我现在死，我生命的最后几天是活得很愉快的，因为我还有精力去死；我认为：死只不过是与我所爱的活着的人暂别而已。不，我的朋友们，不，我的孩子们，我没有离开你们，可以说我仍然和你们在一起。我的身虽离开你们，但我的精神，我的心依然在你们这里。你们将常常看到我在你们当中，你们将时时觉得我在我身边……我们以后会团聚的，我坚信这一点；善良的沃尔玛不会躲避我的。一想到我是回到上帝那里，我的心就异常平静，就不觉得死亡是很痛苦的。上帝也答应我要像对我这样安排你们的命运。我的一生是好的，是幸福地度过的。我过去是幸福的，现在是幸福的，将来仍然是幸福的：我的幸福已定，它是我和命运搏斗以后得来的，是永恒而无止境的。”

说到这里，神父进来了，他真心敬佩她，尊重她。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的信仰是多么真诚。他昨天和朱莉的谈话，以及他亲眼看到的朱莉的表现，使他深受感动。临死前装腔作势的人，他见得多了，而像朱莉这么镇定的，却一个也没有见过。因此，从他对她非常注意的情况看，很可能他还有一个秘密的目的：看朱莉是否能这样镇定到底。

她侃侃而谈，用不着故意转变话题就可以谈一些适合于刚走进她房

间的神父听的事情。她身体健康时，从不谈无意义的小事；此时静静地躺在床上，她也继续若无其事地谈她和她的朋友们关心的问题；她谈的问题，没有一个是无关紧要的。

当她顺着她的思路谈到她死后给我们留下什么时，她重新提到她过去对离开躯体的灵魂的看法。她欣赏有些人的天真，竟答应朋友们说死后要来告诉他们另一个世界的情形。“这个话，”她说，“同那些胡说八道的吓唬善良女人的鬼魂的故事同样荒谬，好像鬼魂真有喉咙可以说话，真有手可以抓人似的！一个虚无飘渺的鬼魂怎么能对包在躯体里的灵魂起作用呢？既然和躯体混为一体的灵魂只有通过各种器官的中介才能有所感觉，鬼魂又如何去影响它呢？鬼魂不能对灵魂起什么作用和产生什么影响。脱离躯体的灵魂可以返回它曾经生活过的人间，在它喜爱的人的周围游荡和停留，我承认这样的假设不算荒谬，但它来到人间，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也不是为了影响我们，将它的想法告诉我们，因为它根本没有能力触动我们的大脑；更不是为了看看我们在干什么；因为它没有视觉，看不到我们在做什么事；它来到人间，是为了亲自了解我们的思想和感受，直接和我们沟通，同上帝如何了解我们在世上的思想是一样的；通过直接沟通，我们可以了解他在另一个世界的想法，因为我们可以面对面地看见他。”“再说，”她看着神父接着说道，“如果感官什么作用也不起，我们要它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既看不见永恒的上帝，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只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的旨意，既不传达给我们的眼，也不传达给我们的耳，而是传达给我们的心。”

从神父的回答以及他们彼此点头首肯的表示，我明白了人的身体的复活是他们过去争论过的问题。此时，我才开始重视朱莉的宗教信条，我觉得她的信仰比较接近理智。

她对自己的这一套理论，是那样地深信不疑，以致尽管她不固执己见，但若推翻了其中任何一个她目前认为很正确的观点，也会使她十分难过的。她接着说道：“我许多次做好事时，都默想我母亲也在场，她了解我的心，并且赞同我的行为，我就愈发感到愉快。在我们死去的亲人的见证下行善，我们感到活得很有意义！这就是说，她身虽然已死，而心还和我们在一起。”你可以想象得出，当朱莉说这番话时，她把克莱尔的手握得多么紧。

神父答辩时，尽管声调柔和，措词也思虑周到，而且还假装观点没有和她不同，可是又担心他对某一个问题的沉默，会被看作是对其他问题的认可，所以他一刻也不忘记教士的立场，要阐明他对来世的看法，虽然他的看法与朱莉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说，真正幸福的人的灵魂唯一

柏拉图说，在世上一生清白、毫无污点的正派人死后，他们的灵魂也清清白白地脱离躯体；而那些在上世上放纵情欲的人死后，他们的灵魂是不能马上恢复原先的纯洁的；它们在离开躯体时，将带上世上的牵挂，像一堆残骸似地把灵魂束缚得不能自由。他说：“人们有时候在坟地看见飘飘荡荡去投胎转世的鬼魂，就是这样产生的。”历代的哲学家都爱用这种一孔之见来否定实际存在的事物和解释不存在的事物。——作者注

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如果不是为了得到最高智慧的启示，我们面对面地看到上帝又有什么意义呢？——作者注

关心的事情，是上帝的伟大、光荣和权能。在心中这样虔诚地默念上帝，就可使人忘却一切往事；人死后就不会再相遇，也不会彼此相识，即使是在天上，也是如此，何况在天上看到令人陶醉的景致，就不会再想人间的事情了。

“很可能是这样的，”朱莉接着说道，“我们平庸的思想与上帝的神性相距是如此之远，以致即使我们心中默念上帝的神性，我们也很难想象它能对我们起什么作用。不过，我现在只能按自己的思想考虑问题，我承认，有些感情对于我来说是十分珍贵的，一想到我要失去它们，我就很难过。我甚至为自己的希望制造论据。我认为，我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我有一颗善良的心。因此，我将回忆我在人间做的事情，怀念我以往喜欢的人，今后，我还将继续喜欢他们；如果再也见不到他们，那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不能让这种事情出现在有福之人的家。”接着，她很高兴地望着神父说：“即使我错了，一两天的错误，很快就过去了；几天之后，我到了天上，就会比你更清楚谁错谁对了。目前，我敢肯定的是，只要我还记得我曾在这世界上生活过，我就会爱我曾经爱过的人，而我的神父不会是我爱得最少的人。”

这一天的谈话到此就结束了。朱莉的心情从未像今天这样平静、闲适和对未来充满希望。据神父说，这表明她在尚未进入真福者的世界之前就提前获得了真福者的安宁。在病中，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致好、表情真，还时时安慰别人，讨人欢喜，一句话，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她处理问题，既合乎理，又合乎情，既像智者那样冷静，又像基督徒那样热心。她说话既不故作姿态，又无夸张或说教的词句；她朴素的语言，句句都是她真实的感受：在她的谈话中，无处不体现出她的一颗纯朴的心。她有时忍住疼痛不发出呻吟的声音，这并不是故意装出坚强的样子，而是怕使她身边的人感到悲伤；当死亡的恐惧使她一瞬间吓得脸色苍白，她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惊慌，听别人的安慰。然而，她一恢复了镇定，便转而去安慰别人。大家从她温柔的神情中看出和感觉到她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她的快乐绝不是勉强做出的，她说说笑笑的样子，本身就很有感染力。大家的嘴上虽挂着微笑，但眼睛里却含着眼泪。她知道，如果不克制恐惧的情绪，她就不可能享受即将失去的东西，因此她显得比平时还高兴，比身体健康时还可爱；她生命的最后一天比任何一天都更令人兴奋。

傍晚时，她感到不舒服，虽然没有上午严重，但使她不能和孩子们长久待在一起。她发现昂莉叶蒂有些憔悴。我们告诉她说，这个孩子总是哭，一点东西都不吃。“这样是治不好她的病的，”她看着克莱尔说道，“因为病根在血液里。”

由于她感到好受多了，她希望大家在她房间里吃晚饭。医生晚上也在。芳烁茵也来了；平时，我们要叫芳烁茵来和我们一起进餐，她才来和我们一起进餐，而这一次是她主动来的。朱莉发觉后，笑着对她说：“好，我的孩子，今晚再和我一起吃饭，你将来和你的丈夫相处的

很显然，她这个“见”字，指的是纯粹的理解，类似于说上帝“看”我们，意思就是说上帝理解我们；我们“看”上帝，意思就是说我们理解上帝。感觉不能够达到心灵的直接沟通，但理智却做得到，而且，在我看来，比身体运动的接触更能清楚地表达心灵的感受。——作者注

时间，要比和你的女主人相处的时间多得多。”然后，她对我说：“我用不着说把克洛得·阿勒托付给你，你也会照顾他的。”“是的，”我说道，“凡是你想照顾的人，用不着——叮嘱我了。”

晚饭吃得比我预料的还愉快。朱莉觉得自己可以忍受灯光，就吩咐把桌子挪近她的床，而且她胃口特别好，这一点就她的身体状况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医生也不限制她的饮食，给她一块鸡胸脯肉。“不，”她说，“我想吃费拉鱼！”我们给她一小块，她就着一点面包吃，觉得味道很好。当她吃鱼的时候，你看多尔贝夫人是多么高兴地看着她吃啊；你要是在场亲眼看到就好了，因为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朱莉非但没有因吃下东西感到不舒服，反而一直到晚饭吃完都很高兴。她的心情是那么的好，竟想起我已很久没有喝外国酒，便用略带责怪的口气说：“给先生们拿一瓶西班牙酒来。”她从医生的面部表情看出他在等着品尝真正的西班牙酒，于是，她微笑着看了她表妹一眼。我发现克莱尔对大家吃饭的情形并不留意，她显得心情不安，一会儿看看朱莉，一会儿又看看芳烁茵，她的眼睛好像在对这两个人说什么或问什么。

酒迟迟没有送来。地窖的钥匙找不到，其实找也是白找，因为人们断定，而且也是事实：钥匙在男爵的贴身仆人手里，他无意中把钥匙带走了。还有人说，这显然是因为原来一天喝的酒，现在喝了五天，所以尽管这几天大家都熬夜，但谁也没有发觉该买酒了。医生听后大失所望。至于我，不论这件事情的疏忽，是因为心情不好造成的，还是由于对仆人的疏于控制造成的，我都对使用这样漫不经心的仆人感到羞愧。我让人把地窖的门砸开，并吩咐他们今后可以随意饮酒。

酒送上来了，我们都喝。大家都称赞是好酒。朱莉也想喝，她说把酒倒在小匙子里，掺上些水；而医生却把酒倒在杯子里，没有掺水。此时克莱尔和芳烁茵频频传递眼色，不过都是偷偷地，怕被察觉。

朱莉因为病中忌食，身体很弱，再加上平时饮食又有节制，所以不胜酒力。她说：“啊！你们把我灌醉了！等了这么久，才把酒取来，就别喝了，因为，一个醉醺醺的女人是招人讨厌的。”她的话开始多起来，但仍旧和往常一样，思路很清楚，只不过说得快一些罢了。奇怪的是，尽管她的脸上没有红晕，眼睛也因久病疲惫而黯然无光，但除了气色不好以外，她看上去像是一个健康的人。此时，克莱尔突然显得不安。她用害怕的目光一会儿看看朱莉，一会儿看看我和芳烁茵，而她看得最多的是医生。从她的目光就可以看出：她想问什么，可是又不敢问。许多次她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生怕听到什么不祥的答复；她此时的心情是那样的焦虑，就好像是喘不上气来似的。

芳烁茵看到这情形，就鼓足了勇气，用颤抖的声音低声说：“夫人今天好像好些了……刚才的痉挛也不像昨天那样严重……晚上……”她说到这里，突然停止。在芳烁茵说话时，克莱尔全身抖得像一片树叶，向医生投去不安的目光，定睛看着他，并且屏着呼吸，生怕听不清楚医

费拉鱼是日内瓦湖里的一种非常鲜美的鱼，不是随时都可以捕到的。——作者注

家有漂亮的仆人的读者们，请你们不要用嘲笑的口气问这种仆人是哪儿雇来的；因为我早已说过，这种人不是从什么地方雇来的，而是你们自己培养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须一句话：只要有了朱莉，其他一切都有了。一般地说，不是人有这种或那种之分，而是看你怎样培养他们。——作者注。

生的话。

只有傻子才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杜波松站起身来，走过去把病人的脉搏，说：“病人既没有醉，也不发烧，脉搏很正常。”话音刚落，克莱尔就喊起来，微微伸出双臂：“真的！医生！……脉搏怎么样？……还发烧吗？……”她说不下去了，双手仍然向前伸着，眼睛焦急得闪闪发亮，她脸上的肌肉动个不停。医生什么也没有回答，又用手把病人的脉搏，看了看眼睛，又看舌头，沉思了一会儿说：“夫人，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不过，我现在不能给你把话说得太肯定了；如果明天这个时候，她还是这个状态，我就敢保证她不会死。”顿时，克莱尔像闪电似的，一个箭步竟弄翻了两把椅子，而且险些撞倒了桌子，跑过去搂住医生的脖子，一边呜咽，一边一遍一遍地吻他，激动得直流眼泪；她从手指上取下一枚昂贵的戒指，不管医生愿不愿意，硬是给他戴在手指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啊！先生，如果你把她救活了，你救活的不只是她一人！”

这一切，朱莉都看在眼里。这情景令她心碎。她望着她的女友，用一种既亲切又痛苦的声调对她说：“啊！你真狠心，硬要我留恋生命！你让我想死不得死吗？难道你想给我送两次终吗？”这简短的几句话像一盆凉水，立刻使大家兴奋的情绪低落下来，不过，尚未使大家心中产生的希望完全消失。

顷刻间，家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医生所说的话。这些好心人都以为女主人的病已经治好了。他们一致决定，如果女主人病好了，他们就送一件礼物给医生。每个人拿出三个月的工资来买这份礼物，而且立刻把钱凑齐，交到芳烁茵手里，有些人身上的钱不够，就借钱交。他们是那样积极张罗，朱莉在床上都可以听到他们的谈笑声，你想想这对于一位知道自己就要死去的女人来说，是多么使她感动啊！她叫我过去，附在我的耳边说：“他们对我的这番情谊，真使我百感交集。”

睡觉时，多贝尔夫人像前两夜一样和她的表姐睡一床。她把自己的贴身女仆叫来替换芳烁茵。可是芳烁茵不愿意；我想，如果当时她丈夫不来的话，她还不会不赞成。多贝尔夫人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两个女仆都在小房间里睡。我睡在隔壁的卧室里。而其他的人由于他们的女主人有治好的希望，都兴奋不已，我无论是下命令还是呵斥，都无法说服任何人去休息。结果，这一夜谁都没有睡，都焦急地等待，恨不得缩短自己的生命，马上就是上午九点钟。

夜里我听到有人走来走去，我也没有在意，但早上醒来时，发觉房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到一阵低沉的声音。我屏息静听，好像是有人在抽泣。我飞奔进去，进入朱莉的房间，拉开床帘……圣普乐！……亲爱的圣普乐！……我发现朱莉和克莱尔拥抱在一起，一动不动，一个已经昏迷，另一个正在咽气。我大声叫喊，想拖延她的生命，让她把最后一口气吐在我的嘴里。我扑在她身上。可她已经死了。

这个敬拜上帝的朱莉已不在人间了……随后那几个小时中的情形，我就不用了，因为当时连我自己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我稍稍清醒过来之后，就问多贝尔夫人在哪里，人们说已经把她抬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并且把她关在里面，因为她总是回到朱莉的房里，扑在朱莉身上，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朱莉的身体，想使她活过来；她紧紧地抱着朱莉，

千遍万遍地呼喊，尽管已无希望，但还是拼命喊叫她的朱莉。

我进去时，我发现她已经傻了，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对谁都不说话了；她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在房间里像发疯似地走来走去，用暗哑的声音不停地嘟嘟啾啾，不知道说些什么，时而发出一阵尖叫，令人不寒而栗。她的女仆在床边，惊恐万状，一动不动，不敢出声，全身颤抖，想躲开她。克莱尔神情已乱的样子确实吓人。我示意女仆出去。因为我担心她对克莱尔只要一句话说得不对，本想安慰她，反而会使她生气。

我对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她根本就不听。过了一会儿，我见她已筋疲力尽，便拉着她的手，让她坐在一把椅子上；我坐在她身旁握着她的双手，并让人把孩子们叫来，让他们站在她周围。不幸的是，她看到的第一个孩子恰恰是朱莉为之牺牲性命的男孩子，她一见到他就伤心。我发现她脸色都变了，气得转过脸去，用颤抖的双手使劲把孩子推开。我拉过孩子对他说：“可怜的孩子！你使你的母亲付出的代价太大，所以你姨妈才对你生这么大的气，她们的心不完全一样。”这话惹恼了她，对我狠狠地发了一通脾气。看来，我刚才那些话对她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她把孩子搂在怀里，想使劲亲他，但她做不到，立刻又把孩子推到我身边。她对这个孩子始终不如对另一个孩子那样喜欢。我暗暗庆幸：将来当她女婿的不是这个孩子。

多情的人们，如果你们是我，你们怎么办？你们可能和多尔贝夫人一样。而我，我把孩子们和多尔贝夫人安排好以后，把我唯一爱过的女人的丧事安排好以后，我就备马，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噩耗带给可怜的父亲。我见到他时，他正忍受着摔伤的疼痛，我离开他时，他被女儿的消息弄得惊魂不定。他难过极了，老人内心的痛苦，真是难以形容。尽管他的感情没有表现在外，他不动，也不哭，却令人感伤不已。看来，他经受不住这次打击，我现在就预感到他凶多吉少，我还要遭受一次不幸。我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以便早早赶回家里，再次看一看我最尊敬的女人。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她又活了过来，让我再一次为失去她而痛不欲生。

当我快走到家门口时，我看到一个仆人气喘吁吁地跑来，还离我很远就喊叫道：“先生，先生，快来，夫人没有死。”我对他这句胡话感到莫名其妙，我赶快跑过去。我看到院子里挤满了人，他们热泪盈眶，大声呼唤，为德·沃尔玛夫人祝福。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激动异常，谁也不能回答：他们个个都高兴得头脑发昏了。我急忙上楼，进到朱莉的房间，二十多个人跪在她的床周围，眼睛盯着她。我走上前去，看到她穿戴整齐地躺在床上，我的心跳个不停，我定睛看她……噢！她是死的！使我空欢喜一阵的幻想无情地破灭了，这短短的一瞬间是我一生中最辛酸的时刻。我想了解他们这样胡闹的原因，但大家都添枝加叶，把事情愈说愈乱，我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把事情弄清楚。这件怪事的经过如下：

我的岳父听到女儿出事后很着急，在我到他那里之前，就派他贴身的仆人到我这里来打听她女儿的消息。年老的仆人觉得骑马太辛苦，就连夜乘船横渡过湖，在我回到家的那一天早晨到达克拉朗。他看到大家难过的神情，心里就明白了。他呜咽着上楼进入朱莉的房间；他跪在她

床前，定睛看着她，边哭边说：“啊！我的好心的女主人！啊！愿上帝让我代替您去啊！我已经老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我不中用了，我还活着做什么？而您还年轻。您是家族的骄傲，家庭的幸福，穷苦人的希望……唉！我看着您诞生，难道还要看着您死吗？……”原来，当他非常伤心地两眼看着朱莉哭叫时，他忽然觉得朱莉的脸动了一下：这就激发了他的想象，他以为朱莉转过脸来，看着他，还对他点了一下头。他高兴得立即站起来，跑遍整幢房子，喊叫着说夫人没有死，她向他点头打招呼，他敢肯定她一会儿就会完全清醒过来的。这几句话，使那些正在呼天抢地哭泣的邻居和穷苦人也随声附和地喊道：“她没有死！”这消息越传越远，越传越玄；一般人总是喜欢听稀奇事，巴不得有什么好消息，而且往往一听到什么就想当然地信以为真，每个人都认为既然大家都那么说，就一定是事实。转眼间竟传说死者不但点了一下头，而且还有动作，说了话；有二十个人还声称他们亲眼目睹这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既然认为她还活着，他们就立刻千方百计地想使她真的苏醒过来；他们围在她床边，对她说话，给她身上洒圣水，把她的脉，看是不是已经开始跳动。朱莉的女仆们看到女主人还没有穿戴整齐，周围就来了那么多男人，心里十分气愤，把他们都赶出去，而且立刻认识到这些人简直是在胡闹。不过，这种事情虽然明明是错了，但却令人欣慰，因此，她们也不愿意加以纠正，很可能她们自己就希望奇迹发生。接着，她们细心地给女主人穿衣服：尽管她所有的衣物都留给了她们，但她们还是给她穿上华丽的服装，然后把她放在一张床上，把床帘打开，在大家欢欢喜喜地庆幸女主人复活的时候，她们为她哭泣。

我正是在人们情绪最激昂的时候回到家里。我立刻意识到此时无法和他们讲道理，如果我吩咐把门关上，把遗体送到墓地，就会引起骚动，说我的妻子还没有断气，我就把她活活埋葬，这样一来，我将遭到这一地区所有人的唾弃。我决定在一旁静观事情的发展。可是遗体在高温下放置了三十六小时，已开始腐烂，尽管她的容颜仍旧清秀，但已出现变形的迹象。我把这情况告诉多尔贝夫人，但她像半死的人似地守在朱莉床前。尽管她已看出刚才那一阵闹闹嚷嚷，全是幻想引起的，但她仍然装出相信的样子，为的是可以长久呆在房间里，让她的心完全沉浸在眼前悲戚的情景中。

她听完我的话，暗暗下了决心，她走出房间。可是一会儿她又走了回来，手里拿着你从印度给她带回的镶有珍珠的金面纱罩。她走到朱莉的床边，吻了一下面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面纱蒙在她朋友的脸上，大声说：“谁敢用不洁的手揭开这块面纱，谁就会遭到诅咒！谁敢用亵渎神明的眼睛看这张已非原样的脸，谁就会遭到诅咒！”她的动作和她说的话，使在场的人全部大吃一惊，像突然受到神灵的启示似的，立刻异口同声地重复她说的话。她使我家的人和来悼念的亲友都深感佩服，我们便为朱莉穿戴整齐，小心翼翼地将她放进棺材，抬到墓地安葬，

人们可以看出，多尔贝夫人心里一直怕圣普乐会胡乱猜想朱莉死后的形象，所以想到用这块面纱把她的脸盖着。我认为，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也可看出她此举是含有深意的。她这样做，事先无人料到，因为她做得突然，但她必然会这样做，因为她早料到一定有人会胡乱猜想朱莉的遗容。——作者注。

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碰面纱。

我这个最可怜的人，还要去安慰别人，这个工作最难做。我还要去安慰我的岳父，还要去安慰多尔贝夫人和众多的亲友、邻居以及我家的仆人。其他一切事情都可以放下不做，可是我的老朋友！还有多尔贝夫人！你必须亲眼看到她是多么悲伤，才能知道她是多么加重我的悲伤。我关心她，她非但不感谢我，反而责备我；我愈爱护她，她反倒愈恼火，但若我表现得冷漠，她又十分气愤；我要表现得和她一样难过才行：她悲痛欲绝，我也要悲痛欲绝；而最使人难办的是：不知如何对待她才好。同一句话，刚才还使她感到宽慰，过一会儿又会使她生气。她做事和说话都像疯子，在常人看来很可笑。我心里很难过，但我并不因此就不振作精神，强自镇定，安慰他们。我认为，爱护朱莉所爱的人，这比用眼泪来悼念她好得多。

你举一反三，其他的情况就可推想而知了。我认为，我尽了一切努力劝导克莱尔要保重身体，才能做好她的朋友委托给她的事情。尽管由于伤心和不进饮食，她已精疲力竭，但此刻她好像决心要恢复头脑的清醒，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到餐厅吃饭了。她第一次来吃饭时，我让孩子们到他们的卧室里用餐，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见她这次进餐的情形：任何感情过分冲动的场面，让孩子们看了，都是有害的。感情过分冲动的时候，往往会做出一些带孩子气的事情，使孩子们感到有趣，使他们喜欢那些应该害怕的事情。这种场面，他们已经看得太多了。

她走进餐厅，看了一眼餐桌，见到两副餐具。她立刻就近坐在她旁边的第一把椅子上，而不愿坐到餐桌旁，也不说她这样做的原因。我猜出了她的心思，于是就吩咐在她表姐平常坐的位子上摆上第三副餐具。这样，她才让我牵着她的手，把她带到餐桌旁；她小心地整理裙子，好像是生怕妨碍了那个坐在空位子上的人一样。可是，当她刚把第一匙汤送到嘴边时，就立即又把匙子放下，用生硬的口气说：既然没有人用，就不必摆这副餐具。我表示赞同，吩咐仆人把餐具撤走。她试着吃东西，但吃不下去。她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呼吸越来越急促，像是在哭泣，最后，她突然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听我说的话，回到她自己的卧室里；这一天，她全天只喝了一些茶。

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想出一个办法：利用她自己任性的做法使她恢复清醒，用亲切的感情消除她的绝望的心情。你知道她的女儿酷似德·沃尔玛夫人。一看见她们两人穿同样衣料的衣服，她就特别高兴；她从日内瓦给她们买了几套同样的服装，让她们同一天穿同样的服装。于是，我就吩咐把昂莉叶蒂打扮得尽可能像朱莉，并教她如何做，让她坐在昨天摆第三副餐具的位子上。

克莱尔一看就明白了我的用意；她很感动，向我投来温柔的感激的目光。这是她第一次被我的关心所打动；我感到这是一个使她心情好转的好办法。

昂莉叶蒂为能扮演她的干妈妈而高兴，她扮演得那样维妙维肖，以致仆人们看了都哭起来了。不过她仍然称呼她自己的母亲为妈妈，和她

沃州的人尽管都是新教徒，但仍极其迷信。——作者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看戏剧，只有少数人才爱看小说的原因。——作者注

说话时语言得体，态度很尊敬。由于她扮演得很成功，又看见我非常赞赏，她的胆子就大起来，竟然把手放在一把匙子上，俏皮地说：“克莱尔，你尝一尝，好吗？”她的动作和语气学得那样像，以致使她的母亲惊讶得战栗了一下。接着，她哈哈大笑，递过自己的盘子说：“好的，孩子，给我盛一点儿，你真是乖。”然后，就胃口大开地吃起来，她吃得那么香，令我大为吃惊。我细细地观察她，我发现她的眼神有些恍惚，动作比平时笨拙。于是，我不让她多吃。看来我阻止得很及时，因为一小时以后，她觉得胃不好受；如果当时让她多吃的话，肯定是会肚子发胀的。从那天以后，我决定不再搞这些闹着玩的事情，以免她因此而胡思乱想，最后不能控制。痛苦总是比疯癫容易医治，所以我宁愿让她再痛苦一段时间，也不让她丧失理智。

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些。自从男爵来了以后，不论我在家还是不在家，克莱尔每天上午都要去看他：他们在一起度过一两个小时。她去照顾他，也减轻了对她的照顾。此外，她已开始对孩子们细心照料。三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病了，而这个孩子恰恰是她不太喜欢的孩子。此事，使她感到她又有失去亲人之虞，因此就更加努力尽她的职责。尽管如此，她最伤心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她忍住眼泪，等你回来时才尽情地流。要等你回来为她擦眼泪，你应该听我的话，时时想到朱莉的遗愿。这件事情，是我最先提出来的，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觉得这个意见既有益又明智。你快来吧！你快来和她留下的人团聚在一起。她的父亲、她的朋友、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在等你，都在盼望你，我们不能没有你。最后，用不着我多讲，你来了可以分担我的忧愁，治好我的创伤，将来我得助于你的地方，也许比任何人都要多。

书信十二 朱莉来信
(此信附在前一封信中寄出)

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放弃。一切都变了，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个变化；因为它是由一个比我们更明智的上帝决定的。我们盼望生活在一起，可这并不合适。上帝防止了这一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大概早已料到将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我很久以来，就一直在幻想；这种幻想，对身心是有益的；当我不需要幻想时，我的幻想会自动破灭。你以为我的伤口已经愈合，我自己也是这样想法。让我们饶恕那个使我的错觉一直持续到此时的人，因为这种错觉对我有好处嘛：谁知道我临死时，我的头脑还能不能正确思考呢？是的，我枉费力气，没有能扑灭那使我热爱生活的初恋，它凝聚在我的心里；当它不再令人害怕时，它就重新出现；当我感到绝望时，它给我以鼓励；当我生命垂危时，它就使我恢复活力。我的朋友，我谈出真情，而丝毫不感到难为情；这永存的感情，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它都将不由自主地反复出现，它无损于我的清白。凡是我自愿去做的事情，都是我应该履行的义务；如果非我的意志所能控制的心是向着你的，那将使我遭受痛苦，但不会使我犯罪。我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我的品德毫无瑕疵，我的爱情永远留在我心里，而不后悔。

我敢说我的过去是光荣的，但谁能保证我将来呢？也许，再和你多相处一天，我可能就会犯罪！如果我今后一生都和你在一起，其结果又将如何呢？我时时都有危险，而自己却不知道。再也没有什么危险比我遇到的危险更大的了！我为我担心，也就是为你担心。我经历过的种种考验，今后还会遇到。我追求幸福和美德的生活，难道还不够久吗？对于我来说，生命还有什么用处呢？上天夺去我的生命，不仅没有夺去令我遗憾的东西，反而保全了我的名誉。我的朋友，我此时离开人世，正是时候，因为我对你和对自己都很满意；我的心情是愉快的，丝毫不感到痛苦。既然我已经作出许多牺牲，再要我作出新的牺牲，那也不要紧，无非再叫我死一次罢了。

我知道你将感到痛苦；这一点，我很清楚；你今后的生活将很可怜，这是肯定的。离开人世时，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让你为我悲伤。不过，你也要看到我给你留下许多可以令你感到安慰的事情！为了你所钟爱过的人，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为了她，你应该保重自己！你要关心她，就要关心她最喜爱的人，你现在失去的朱莉，只不过是许久以前你早已失去的朱莉。她最好的东西还是留给了你。来和她的家人团聚吧！让她的心留在你们心中，让她所爱的人都汇集在一起，这就等于使她获得新生。你对她家里的人的照顾，你的快乐和你的友情，都是她安排的。她使你们团聚在一起，就等于她自己重新活在了人世。她将和你们永远在一起，一直到最后一个人离开人间。

你要知道，你还有另一个朱莉，不要忘记你应该为她做的事情。我死后，你们两人每个人都失去了一半生命，因此你们要结合在一起，才能保住自己的另一半生命。只有这样，你们两人在我死后才活得长久，才能长久照顾我的家人和孩子。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能使我喜爱的人更紧密地团聚在一起了！你们今后互相照顾的日子还长着呢！我

这个办法，一定能增进你们相互的眷恋之情！你反对这桩婚事的理由，反而说明你应当同意。当你俩谈起我时，你们怎么能不相互产生温柔的感情呢？是的，克莱尔和朱莉已合为一个人，她们在你的心里是不能分开的。她对你的感情，就是在报答你对她的朋友的感情，因此，她将成为你的知己，成为你心爱的人：你将因为有这个活着的朱莉而幸福，同时又不因此就不忠于你失去的朱莉；你饱尝艰辛和痛苦之后，在到达对生活 and 爱情厌倦的年龄之前，你应当在心中燃起正当的爱情之火，享受纯洁的爱情的幸福。

结合成这样纯洁的关系，你们才能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以后，你们才能毫无愧色地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什么好事情。你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有权享受这一幸福的男人，但他已无此心。这个人就是你那位救星，你的女友的丈夫，他已让他的妻子依然做你的朋友。他现在孤身一人，对生活已毫无乐趣，对来世毫无信心，他没有任何欢乐，得不到任何安慰，更不抱任何希望，他不久就会成为最不幸的人。你应该感激他过去对你的关心，你应该知道如何感激他才是。你要听从我在上一封信里说的话，来和他一起生活。愿一切爱过我的人都不离开他。他曾使你重新热爱美德，因此你也应当对他指出美德的目的和实践美德将得到的报偿，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然后引导他也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件事，你做起来将比你想象的还容易成功：他尽了他的职责，我也已尽力而为，现在该看你怎么做了。上帝是公正的，我相信上帝不会使我失望。

关于我的孩子，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你。我知道你会用许多心血去教育他们，而你做起来也不太难。在这项工作中，当你遇到麻烦时，你想到他们是朱莉的孩子，你就不会觉得辛苦了。我把你要注意的事项和两个男孩子的性格都写下来了，德·沃尔玛先生将把我写的东西交给你。我写的是一个大概，也不要你非照着做不可，而只是供你参考。千万不要把他们培养成学者；你要教育他们成为善良的和正直的人。如果你偶尔对他们谈起他们的母亲……你知道她是多么爱他们……你告诉马士兰：我并不是因救他而死的。告诉他的哥哥，为了他，我非常热爱生活。告诉他们……我觉得累了，我应该结束这封信了。把我的孩子托付给你，我离开他们就不觉得十分痛苦了，我总觉得我依然是和他们在一起的。

永别了，永别了，我亲爱的朋友……唉！我要像我开始生活那样结束我的生活。现在，我的心已毫无顾虑，所以我说的话可能太多……唉！我说出我心里的话，这有什么可怕的呢？现在已经不是我在说话了，我已经在死神的掌握之中了。当你看到这封信时，蛆虫正在吞噬你的情人的面孔和心，你也不能在她的心中了。不过，没有你，我的灵魂还能存在吗？没有你，我还能幸福吗？不能；我不离开你，我要等着你。美德虽使我们在世上分离，但将使我们在天上团聚。我怀着这美好的愿望死去：用我的生命去换取永远爱你的权利而又不犯罪，那太好了；再说一次：能这样做，那太好了！

书信十三 多尔贝夫人来信

我听说你的情况已大有好转，不久就可以到这里来。我的朋友，你

应该振作起来，在大雪封山以前，赶快翻山越岭来到这里。你将发现：这里的空气很适合你；你将看到，这里人都很痛苦和悲伤，也许，大家都悲痛，反倒对你是个安慰。而我的悲伤，只有等你来了，我才倾诉出来。我孤单一人，既不哭，也不说，更不要求别人理解我。沃尔玛知道我的心，可是他什么话也不说。那位悲哀的父亲，把一切痛苦都藏在自己心里；他从来没有想到会遭到这么不幸的事情，他不知道如何看待此事和处理此事；老人尽管很悲伤，但从来不说。我的孩子们爱惜我，但不知道爱惜他们自己。我和大家虽生活在一起，但却感到孤独。我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精神委顿，十分消沉，不与任何人来往。我仅存的一点精力只够用来抵抗死亡的威胁。啊！你快来吧，来分担我的损失，分担我的痛苦，用你的悲痛来安慰我的心，把你的眼泪流在我的心里。这是我希望得到的唯一安慰，也是我还能领略的唯一快乐。

不过，在你到来和我还不了解你对于她给你谈的那个计划有何看法之前，最好还是让我先谈谈我的看法。我要对你坦诚相告，什么也不隐瞒。我不否认我曾经对你有过好感，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现在是否还喜欢你，或是将来永远喜欢你。我知道别人已有所觉察，我对此既不恼火也不在乎。但是，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而且希望你记住：一个被朱莉·德丹治爱过的男人如果想与另一个女人结婚，他在我眼中不过是个卑鄙的懦夫，有这样的人做朋友，我将感到耻辱；至于我，我向你申明，任何一个男人，不管他是谁，只要敢对我谈什么爱情，他今生就休想再和我谈这个话题。

想想你要做的事情和你承担的义务，想想你对之许下这些诺言的女人。她的孩子还小，她的父亲的身体日益衰弱，她的丈夫愁眉不展，焦躁不安。他无能为力，他到现在还不相信朱莉真的死了；在理智上他知道她死了，可是在感情上却不愿意相信。他常谈起朱莉，他还和朱莉交谈，他时时哀声叹气。我好像看到她多年的夙愿已经实现，这样重大的事情还要你来最后完成。我们这里等你来做的事情多得很！慷慨的爱德华没有因为我们的不幸而改变主意，我们都非常感动。

快来吧，亲爱的和尊敬的朋友，来和她留下的人团聚在一起。让我们把她所喜爱的人都集中在一起。愿她的精神鼓舞我们，愿她的心和我们所有人的心都连在一起；让她天天看着我们如何生活。我希望她那温柔多情的灵魂从她居住的地方，从那永恒的宁静的住所回到我们中间，与她无限怀念的朋友重逢，看他们如何学习她的美德，听他们对她的赞颂，感觉到他们在她的墓前啜泣，呼唤她的名字。不，她一步也没有离开她给我们安排得这么美好的地方；在这里，她无处不在，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反映出她的身影。我每看到一样东西就想起她，我每走一步路就感觉到她的存在，我时时刻刻都听到她的声音。她在这里生活过；她的遗骸在这里停放过……她还有半个遗骸留在人间。我每个星期去两次教堂……我觉得……我觉得教堂是一个凄凉而肃穆的地方……美丽的女人啊！它是你最后的安息之地！……信任、友谊、美德、快乐和嬉戏，这一切都被泥土吞没了……我觉得自己也被吞没了……我战战兢兢地走近……我怕在这块土地上走……我感到它在我脚下颤动……我听到一个哀怨的声音在轻轻叫我！……克莱尔！我的克莱尔呀！你在哪儿？你为什么还要远远地躲开你的朋友？……她，棺中装的她，还不完全……还缺

我这半个她……我不久就到 。

在重新读完这本书信集之前，我终于明白，尽管故事的情节并不多么有趣，但我读之仍深感如此愉快的原因就在于此；我想，一切天性善良的读者也有此同感：至少，书中叙述的主人公的感情是纯洁的，没有丝毫怨天尤人之意。他们的这种感情，既不是由于卑劣的行径所引起，也不是由于犯罪的行为所产生，更无仇恨他人之意。我想象不出塑造和描述坏人有什么趣味；很难想象替这样的人说话，为他们大事宣扬有什么好处。我很同情那些编写充满恐怖情节的悲剧的作者；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去描写那些一言一行都令人十分辛酸的人。我觉得，从事这么可怕的工作的人，将悲叹自己是很不幸的。如果有人把做此工作看成是一种乐趣的话，则此人必怀有急功近利之心。至于我，我很羡慕他们的本领和出众的天才，不过，我也感谢上帝，没有把这种本领和天才赋予我。——作者注

附 录 告读者

这篇虚构的对话或谈话，最初是为《两个情人的书信集》写的序言。尽管从它的形式和篇幅来看，只能摘录几段放在集子的前头，但我还是把它全文发表在这里，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能从中得到启示，领悟这种作品的写作目的。不过，我原来倒是认为，最好是等到本书在公众中产生了影响以后，再来谈它的优点和缺点，以免言之过早，将损害书商的利益，请求读者加以宽容。

《朱莉》序言 或 关于小说的谈话

恩：这是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

卢：都看过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认为模仿的人不多。

恩：也许有一两个，或者一个也没有。

卢：真糟糕，真可怜！不过，我想知道你的明确的意见。

恩：我不敢。

卢：单凭你这几句话，就可看出你什么都敢说。请你详细给我讲讲。

恩：我的意见，以你对我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为转移。这本书信集，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卢：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评论一本书是好是坏，何必要知道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恩：对你这本书很有必要。一幅肖像画，只要画得像被画的人，不管多么丑陋，它都有价值，而在一幅凭想象画出的图画中，每个人的面孔都应当带有类共有的特征，否则，这幅画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即使这两种画都画得很成功，但两者之间还有这样一个区别：肖像吸引的人少，图画吸引的人多。

卢：我明白了。如果这些信是像肖像那样句句都是真实的，那就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但如果它们是像绘画那样处处虚构的，它们也虚构得不好。是这样的吗？

恩：正是这样。

卢：你看，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已经知道你的全部想法了。好了，既然我的答复不令你满意，你就别再问这问那，把事情搞得十分复杂；你直截了当地解答我的问题：我的《朱莉》……

恩：喔！确有其人！

卢：你说呢？

恩：我认为是一部虚构的小说。

卢：你可以这样认为。

恩：如果是虚构的，如此枯燥的作品，我还从未见过。说它是信吧，根本不像信；说它是小说吧，又一点也不像小说。书中的人物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卢：你若这样说，我就要为我们的这个世界鸣不平了。

恩：你别生气，我们的这个世界也有不少神经不正常的人。可是你书中的那些疯子，不是真疯子。

卢：我可以……不，我已看出你转弯抹角的目的是想知道点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肯定？你是否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多么大？他们的性格是多么相反？由于时间和地点的变迁和年龄的差距，他们的习惯和看法是多么不同？谁敢给自然的范围定一个明确的界线说：“人只能到这里，不能超过这个界线。”？

恩：按照你的理论，那些闻所未闻的妖魔、巨人、侏儒以及各种各样的怪物，全都成了自然界的東西，都可以改变形象；我们就没有一个共通的模式了。我再说一次，在人物画中，要使每个人都能看出画的是人。

卢：这我同意，只要能辨别出这一类人与另一类人之间实质性的差异就行。有些人单从法国服装来看我们法国人，你对这一类人有什么看法？

恩：如果一位作者既不勾画人物的相貌，也不勾画人物的身材，而且给人物戴上一块面纱而不佩戴服饰，你对这样的作者有什么看法？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问：他笔下的人物在哪里？

卢：既没有相貌，也没有身材！你这样说，对吗？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所以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一个少女违背了她奉若神明的道德准则，后来，因为怕铸下更大的错误而迷途知返，克尽她的天职；一个好心的女友，由于过分迁就那位少女而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个钟情的年轻人缺乏意志力，但善于言辞；一个年老的绅士门第观念甚深，为了迎合舆论而不惜牺牲一切；一个慷慨的和忠实的英国人，聪明固然是聪明，但考虑问题又往往缺乏理智……

恩：一个为人宽厚和好客的丈夫，诚心诚意地把他妻子的旧情人接到自己家里……

卢：请看插图的说明。

恩：“美好的心灵！……”好极了！

卢：哲学啊！你总是千方百计想使人变得心胸狭窄，成为渺小的人！

恩：浪漫精神能开阔人的胸怀，但同时也使人容易犯错误。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两个女友？……你对她们有什么看法？……还有，对于她在教堂里的突然转变，你怎么看？……是上帝的安排，是吗？……

卢：先生……

恩：一位虔诚的女基督教徒，可是她又不向她的孩子讲授教理，临终前又不祈祷上帝，她的死能感动一位神父，使一位不信神的人皈依宗教……，啊！……

卢：先生……

恩：至于这本书的趣味，既然它是为所有的人写的，因此它就一点趣味也没有。书中没有讲任何一起卑劣的行径，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让好人看了就害怕的坏人；书中描写的事情都是那样的自然和简单，所以一看就一目了然；书中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意外的事情发生，没有任何戏剧

请参见插图七（卢梭给一七六三年以后的版本中所配的十二幅插图，本书没有复制。——原编者注）——作者注

性的变化。事情的发展早已预料，事情的结局尽如预期。我们每天在自己家里或邻居家看到的，有详细记载的必要吗？

卢：这就是说，你主张：人要写普通的人，事要写不平常的事。我的观点却恰恰相反。此外，你认为这本书是一部小说，实际上它根本不是小说；这句话，你自己也说过嘛。这是一部书信集……

恩：绝不是书信，这句话，我也说过。书信这样写法，真少见！夸张的地方太多！感叹的地方太多！添枝加叶的地方太多！对琐碎小事的描写太过分！对简单的道理的阐述硬要用大字眼！精辟的话和得体的话不多；文笔既不细腻又无力量，更没有深度。措词高雅，但思想却很平庸。虽说你笔下的人物是真实的，但你要承认他们的举止言谈都不真实。

卢：用你看问题的方法来看，我觉得你说得对。

恩：你以为读者会有不同的看法吗？那你为什么要问我的意见呢？

卢：是为了让你多谈几句，我才好反驳你。我发现你比较喜欢为出版而写的信。

恩：为出版而写信的人抱这个希望，似乎是颇有道理的。

卢：这样一来，我们在书中只能看到那些愿意在书中出现的人了。

恩：至于作者，他愿意在书中表现什么样子，就让他表现什么样子，不过他笔下的其他人物，原来是什么样子，就让他们是什么样子。在你这本书中，连这个优点也没有；没有一个人的面貌描写得很生动，没有一个人的性格描写得鲜明，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论点，对上流社会的情况也毫不了解。在这个只关心自己的两三个情人或朋友的小圈子里，我们能学到什么呢？

卢：可以学会爱人类。在上流社会里，只能学会如何憎恨人。

你的评判一苛刻，读者的评判就更苛刻了。我不想指责读者的评判不公平，而只是想对你谈一谈我是如何看待这些信的，其目的，不是为了对你所指责的那些缺点进行辩护，而是想找出它们产生的根源。

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与感受，和与人交往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感情变了，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就不同了：想象力如果经常受到相同的事物的刺激，其反应就比较强烈。为数不多的几个印象一再浮现在脑海里，和其他的思想搅和在一起，使它们具有单调乏味的奇怪特点。这种现象，我们在那些孤独的人的谈话中常常发现。他们的语言是否因此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呢？一点也没有，只不过很奇特而已。人们只有在社交界才能学会如何使自己说起话来有力量。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他们的谈话必须与众不同，并且要胜过别人，其次是由于他们时时刻刻都不得不相信他们根本不相信的事情，并表达他们根本就没有感受的情感，所以他们尽量在言辞上下功夫，力图使自己的谈话具有说服力，以弥补内容的空洞。你以为真正热情的人是像你在戏剧和小说中看到的人物那样使用油腔滑调和咬文嚼字的语言吗？不，他们的感情的本身是实实在在的，他们表达感情的语言丰富，但语气并不尖刻；他们甚至并不想非说服对方不可，他们也不怀疑别人不相信他们的话。当他们述说自己的感受时，其目的不是为了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一吐为快。人们往往把发生在大都市里的爱情故事描绘得有声有色，难道大都市的人真的比小村子里的人更懂得爱情吗？

恩：你的意思是说语言的贫乏更能表明感情的强烈。

卢：至少有时是这样的。你去读一读那些关在书房里想一鸣惊人的才子写的情书；尽管他们心中没有爱的火花，可是他们笔下写出的话，却像人们所说的，热情沸腾，不过，那股热情却不能暖到读者的心里。这种信，你读起来觉得挺有趣，甚至可能在你心中激起一番涟漪，但它转瞬即逝，你的心仍平静如初，除了记得其中的几句话以外，其他一切，全都遗忘。相反，真正出自爱情的信，一个真心实意的情人写的信，反倒写得拖拖沓沓，杂乱无章，篇幅冗长，重重复复。他的心充满激情，一句话千叮咛万嘱咐，说了又说，宛如流不尽的潺潺溪水，没完没了地说不到尽头。这样的信尽管平淡无奇，没有惊人之笔，你读后也许一句话也想不起来，一句句子也背不出，没有一处令你拍案叫绝，也没有一处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你的心却被它深深打动；你动了真情，而又不知道为什么。尽管信中的话，都不惊人，但它的真实却深深地感动了你，结果是：写信的人和看信的人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冷漠无情的人，甜言蜜语和废话连篇的人，不仅领略不到这类情书的美，反而对它采取蔑视的态度。

恩：我明白了。

卢：太好了。在这一类信中，虽说思想是很平凡的，但写作的笔调却不俗，而且不应该俗。爱情不过是幻想，可以说，它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它周围的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或者说，因为有了爱情，它周围的一切才存在，爱情能使一切感情变成图像，因此爱情的语言是形象化的语言。形象化的语言既不准确，又不连贯，而且正因为它说得杂乱无章，所以才更加动人，信中所写的理论愈少，它的说服力反而愈大。狂热是爱情的最高峰。爱情一到了最高峰，在情人的眼里，对方十全十美，成了被崇拜的偶像，被奉为神明，而且，正如虔信的狂热借用爱情的语言一样，爱情的狂热也借用虔信的语言。情人看到的是天堂、天使、圣徒的美德、天国的快乐，沉浸于这样的感情，周围是那么崇高的形象，他能用卑劣的词语抒发自己的感情吗？他能用庸俗的语言贬抑自己的思想吗？他哪能不提高他的风格？他哪能不把话说得很端庄？你如何看待书信和书信的文体？给所爱的人写信，就应该用这种文体！因为这时写的已不是信，而是爱的颂歌。

恩：公民，你太激动了吧？

卢：不，我异常冷静。人生有一个经历生活的时期，也有一个回忆生活的时期。感情终归要熄灭，但多情的灵魂将永远长存。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继续谈我们的书信。如果你把它们看作为一个想讨好读者或炫耀自己写作天才的人的作品，那么，这些信就写得很糟糕。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们，按照它们的类别来评论。两三个朴实而多情的年轻人，就他们切身的事情打开心扉交谈。他们谁也不想在对方面前炫耀自己。他们彼此之间太熟悉，感情太深，因而他们之间用不着故作矜持。他们一片童心，怎么能像成人那样思考呢？他们不是法国人，怎么能正确运用法语写作呢？他们离群索居，怎么能了解万千世界和广大的社会呢？他们沉湎于自己的感情，生活在幻想之中，而且喜欢探讨哲学问题。你要求他们善于观察、判断和思考吗？他们一样也不会；他们只懂得爱，他们把一切都与他们的爱情连在一起。他们煞有介事地谈论他们的荒诞的想法，这岂不是与他们想炫耀才思一样可笑吗？

他们无所不谈，但他们也无事不搞错；他们只求别人理解他们；他们得到了别人的理解，也就得到了别人的爱。他们的错误也比智者的学问高明；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出自一片至诚，即使是做错了事，也毫无恶意。他们信奉美德，但又往往做得不如人意。没有人理解他们，没有人同情他们，所有的人都说他们做错了。他们无视令人沮丧的现实：既然处处找不到他们所向往的东西，他们干脆就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在他们之间创造一个与我们的世界迥然不同的小天地，呈现一片新气象。

恩：我认为，这个二十岁的男子和两位十八岁的姑娘尽管都受过教育，也不应该满口哲学家的语气，更不应该自诩为哲学家。我还承认（这个差别没有逃过我的眼睛）：这两个姑娘成了贤惠的妇女，而这位年轻人成了敏锐的观察家。我不把作品的开始和结尾加以比较。对女主人公的家庭生活的详细描述，掩盖了她年轻时的迷误；看到她成了贞淑的妻子、头脑清醒的少妇和可敬的良母，就会忘记她曾经是一位行为不端的情妇。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批评：作品的结尾大大招致人们对作品的开始的谴责。人们也许会说这本书应该分成两本不相干的书，以迎合不同的读者。既然想写理智的人，又何必介绍他们成为理智的人以前的事情呢？读了对主人公的幼稚行为的描写，人们就没有耐心看后面对他们如何理智行事的叙述；不先谈善而先谈恶，这会引起人们的反感的。最后，愤怒的读者正读到可以得到教益的地方，却把书放下了。

卢：我认为正好相反，读者如果对这本书的开头感到厌恶的话，就用不着去看书的结尾了；如果书的结尾对他是有益的话，那他一定喜欢书的开头。因此，不能读完这本书的人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这本书本来就不适合于他看；那些开头看得很认真的人，即使不看后面的部分，他也会有所收获。你若想让自己的话起作用，首先应该使听你讲话的人觉得能从你的话中得到益处。

我改变了方法，但未改变目的。我用对大人说话的口气说，人们不听；于是我就改用对儿童说话的口气说，人们也许就会乖乖地听的；不过，对于儿童来说，露骨的说教和没有加糖浆的药一样，也是不容易接受的。

想让生病的孩子吃药，
就在杯口抹点儿糖浆。
用此法骗他喝下苦汁，
为的是使他恢复健康。

恩：我觉得你的办法还是不对；因为孩子们往往只舔一舔杯口，而不喝杯中的药的。

卢：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能怪我了；我要尽一切办法让他把药喝下去的。

我笔下的年轻人都是很可爱的，不过，为了爱这些三十岁的人，就必须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认识他们。应该和他们长久地生活在一起，才能体会得到和他们在一起的快乐。只有对他们的错误感到同情，才能对他们的美德感到喜悦。他们的信虽不能一下子就打动你，但能不知不觉地吸引你，使你爱不释手，继续看下去。在这些信中，尽管没有优美流

畅的笔调，没有说教的言语或炫耀才思和文采的辞藻，但通篇充满了感情，逐渐逐渐地打动你的心，最后达到它想达到的一切目的。它好像一首长长的抒情歌曲，其中的每段歌词如果单独听，那就一点也不动人，可是一段一段地继续唱下去，到曲终就会产生它的效果。这就是我读这些信时的感受，请告诉我，你是否也有同感？

恩：没有。不过，我认为，我是否能感受到这种效果，这要取决于你。如果你是作者，我就容易有此感受；如果你不是作者，那我就要费一番心思才能感受得到它的效果。生活在社会里的人可以渐渐习惯于你书中人物的那些荒诞的思想、装腔作势的语言和没完没了的胡说八道；一个孤独的人也能欣赏这些东西，其中的原因，你自己已经说过了。不过，在出版这部稿子之前，你应该想到读者并不都是隐士。最幸运的是，读者把你的男主人公看作塞拉东，把你的爱德华看作堂吉诃德，把你的两个喋喋不休的女人看作两个阿丝特蕾，读者像看真正的疯子那样看他们，觉得很有趣。不过，这疯癫的时间拖得太长，就渐渐变得没有趣味了：要想让读者看这六卷虚构的作品，就应该像塞万提斯那样写法。

卢：你不想出版这部作品的理由反倒鼓励了我要发表它。

恩：什么！正因为你相信没有人看，所以要发表？

卢：请少安毋躁，听我讲我的道理。

在道德方面，我认为，目前尚找不出一本对社交界的人有益的书。首先，是因为他们浏览了大量的新书，有些书提倡道德，有些书反对道德，结果互相抵销，它们的效果等于零。至于挑选出来供他们反复阅读的书，更是一点作用也不起；如果它们宣扬社交界的行为准则的话，那是多余的；如果它们反对那些行为准则的话，它们也反对不了，因为看这些书的人恰恰是那些深深陷入社会的罪恶而不能自拔的人。上流社会的人如果一时想振作精神，按道德行事，他们将处处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最后只好保持或重新恢复原来的状态。我确信有少数几个生性善良的人曾经做过这种尝试，在他们一生中至少做过一次，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于是就不再尝试，并把书中讲的道理看作是悠闲无事的人的一片清谈。人们愈无所事事，愈离开大城市和各种社会团体，遇到的障碍就愈小。到了一定的限度，这些障碍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了，也只有到了这时，谈美德的书才有用处。离群索居的人不需要博览群书，以炫耀自己。他们的书读得少，但思考问题的时候多，而且他们从书中得到的教益不会被其他的书抵销，因此他们读书的效果就更大。烦恼，对孤独的人是祸害，对上流社会的人也是祸害，由于烦恼，孤独的人便喜欢读有趣的书。对于那些孤独的人来说，读书是唯一的精神寄托。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外省人读的小说比巴黎人多，农村人读的小说比城市人多。在外省、在农村，小说产生的影响很大。

不过，本来是为了使那些自以为不幸的乡下人得到消遣、教育和慰

塞拉东，法国十七世纪作家乌尔费（一五六七—一六二七）的小说《阿丝特蕾》中的男主人翁。由于和他的情人阿丝特蕾闹了一次误会，被撵出了她的家；他投河自尽，被几个青年女子救起后，依然执着地爱他原来的情人。

阿丝特蕾，法国十七世纪作家乌尔费的小说《阿丝特蕾》中的女主人公。

藉而写的书，似乎反而使他们对自已的地位感到不满，更加深了他们鄙视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偏见。你们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些风流的男人、时髦的女人、大名人和军官。它们宣扬的是城市里的高雅情趣、宫廷的礼仪，豪华的排场和享乐至上的风气。书中伪善的道德色彩使真正的美德反而显得黯然失色。玩弄阴谋而不履行真正的义务；话说得很好听，但行为却不美；朴实、善良的风尚反而被看作是粗鲁的习气。

当一位乡绅看到书中讥讽他待客的真诚，把他乡间的快活生活看作是狂欢狂喜，他将作何感想？当他的妻子得知书中把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看得不如太太们尊贵，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当他的女儿看到矫揉造作、咬文嚼字的城里人看不起将娶她为妻的真诚朴实的邻居，这将给她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很可能全都不愿意再当乡巴佬了，他们将厌恶自己的村庄，抛弃古老的城堡，让它不久就变成废墟；他们将来到大都市，那个当父亲的尽管还佩戴着圣路易十字章，却一下子从乡绅变成了仆人或骗子手；那个当母亲的开设一个赌场；让女儿去招引年轻的赌徒；结果，这三个人一生受尽凌辱之后，穷愁潦倒而死，落个可耻的下场。

作家、文人、哲学家一再叫嚷，说什么为了尽公民的义务，为了对同胞做出贡献，就应该住在大都市。他们认为，逃避巴黎就是憎恨人类；他们不把乡下人放在眼里；按他们的说法，似乎只有那些领年金的人、学士和出入灯红酒绿之地的人，才算是人。

久而久之，各阶层的人都将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无论是短篇故事，还是长篇小说或戏剧，全都集中写外省人；它们把乡下人朴实的风尚当作笑料，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及享受大事宣扬，说什么没有见识过那种生活方式就丢人，不过一过那种生活就枉活一生。为了寻找醉生梦死的快乐，谁知道巴黎每天要增加多少骗子和妓女？偏见和舆论推波助澜，加强了政治制度的影响，使四面八方的人拥挤不堪地集中在几个大都市里，致使其他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长此以往，大都市繁荣了，可整个国家的人口却减少了；只有傻子才赞叹的这种虚假的繁荣，正在使欧洲急剧衰败。为了人类的幸福，应该努力制止这有害的思潮。说教的人只知道对我们大声嚷嚷，说什么“为人要善良和明智”，他们只管说，而不管他们的话是否能产生效果。一个公民如果真正关心我们的话，就不会愚蠢地对我们喊：“为人要善良，”他将设法使我们过一种能使我们变成善良的人的生活。

恩：你歇一下，歇口气。我喜欢一切有益的论点；你的论点，我是如此地赞同，甚至我可以代你发表你的高见。

按你的说法，很显然，为了使一部虚构的作品发挥它能发挥的一点点作用，就应该使作品的目标与作者原定的目标相反；应该摒弃一切说教，使一切都回到自然；应该让人们喜欢过一种有规律的简朴生活；纠正他们不切实际的奇怪想法。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让他们喜欢寂寞和宁静，让他们彼此住得远一些，不仅不该诱惑他们都住在大城市，反而应该劝说他们平均地散居各地，使全国各地都充满生机。我也知道你既不主张培养达夫尼和希尔万德尔一类人物，或阿加迪的牧民和里巴翁的牧童，也不希望看到什么一边耕地一边对自然进行哲学探讨的著名农夫，更不希望造就只有书中才有的浪漫人物；你的目的是向富裕的人们指出：乡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中有他们尚未领略过的乐趣；这种乐

趣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乏味和粗俗；在农村，人们也知道美，知道选择和追求高雅的情趣。一个贤明的人若带着家眷到农村，亲自耕耘，也可以在那里过一种和城市的欢乐生活相媲美的惬意生活；农家妇女也可以成为一个高雅迷人的女人，其风韵还远远胜过城里矫揉造作的女人。总之，在农村，真心实意的感情，比装腔作势的社交语言更使人感到愉快；在社交界，得不到真正的快乐，就只好尖酸刻薄地干笑一阵。是不是这样的？

卢：是这样的。我只补充一点。人们抱怨小说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我很同意这种说法：小说想方设法向读者宣扬别人的生活是多么美，诱惑读者，使他们厌恶自己的生活，看不起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且想入非非，巴不得过上书中宣扬的生活。明明不是什么人物，却自以为是什么人物；世上的疯子就是这样变成的。如果小说为读者展现的仅仅是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仅仅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他们在生活中可以享受得到的乐趣，那么小说不仅不会使他们变疯，反而会使他们变得更加明智。一本为离群索居的人写的书，就应该使用离群索居的人的语言：要想教育他们，就应该让他们对你有好感，对你感兴趣；应该把他们的生活描绘得很美好，使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应该批评和打破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应该向人们指出它们的虚伪和卑劣；也就是说应该揭露这些准则的实质。从各方面看，一本小说如果写得很好，或者对读者有益，那它必然会遭到追求时髦的人的反对、憎恶和诋毁，把它说成是一本平庸、荒诞和可笑的书。你要知道，上流社会的胡言乱语也有它说得对的地方。

恩：你的结论很合情理。别人不会像你这样预见到自己的失败，也不会像你这样即使失败，也要保持尊严。我现在只剩下一个疑问：正如你所知道的，外省人阅读什么书，全凭我们一句话：我们运去什么书，他们就看什么书，首先要经过上流社会的评判；如果他们认为不好，其他的人就看不到。这一点，你讲一讲你的意见。

卢：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指的是外省的才子，而我指的是真正的农村人。你们这些在大都市的很显赫的人物总有一种偏见，应该纠正。你们自以为是全体法国人的表率，其实外省有四分之三的人并不知道你们。在巴黎售不出去的书，外省的书商却靠它们发了财。

恩：你为什么牺牲我们的书商的利益而让外省的书商发财呢？

卢：你觉得好笑吧，我，我还是这样认为。一位作者若想成名，就要在巴黎拥有读者；若他想对社会做出贡献，就应该把他的书送到外省去销售。在偏僻的农村，有许许多多忠厚老实的人在祖上留下的土地上耕耘一生，他们自叹是命运不济！在漫长的冬天的夜晚，他们没有人往来，只好在炉火旁边阅读那些偶然落到他们手中的闲书，以此打发时光。他们朴朴实实，既不炫耀书读得多，也不自诩为才子；他们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想从中得到教益；伦理和哲学之类的书，他们从不欣赏。因此，为他们写这一类书，纯属徒劳，他们不会去买的。而你们的小说，非但没有使他们安心于自己的处境，反而更加刺痛他们的心。他们把自己住的偏僻地方看作是可怕的荒野；看几个小时的小说消遣，结果却使他们难过几个月，空自烦恼。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设想：我这本书也可能像其他许多写得更糟的书一样，幸运地落到这些农村人的手中，书中描

绘的愉快的生活与他们的境况很相似，于是他们就更安心于自己的生活——我这样设想，有何不可？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假设：一对夫妇一起读这本书信集，从中获得鼓舞他们共同担负劳动重担的勇气，而且对自己的劳动产生新的看法，认为它是有益的。他们看到书中对这对夫妇幸福生活的描绘，怎么能不向这一美好的模范学习呢？书中谈情说爱的话虽然不多，但对夫妻感情的描写是那样的美，他们看了，能不激动吗？能不更加亲密吗？他们读了这本书之后，就不会再哀叹自己的命运不济，也不会埋怨自己的辛苦生活。他们反而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令人乐观，觉得自己的工作十分高尚。他们重新领略到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快乐，真实的感情在他们心中复苏；意识到幸福近在咫尺，他们就会努力学习如何享受幸福。他们依然做他们原来做的那些工作，可是现在心情不同了；过去是农民，如今是以令人尊敬的主人的身分干活了。

恩：到现在为止，你讲得很好。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母亲的……至于年轻姑娘，你就只字不提吗？

卢：不。一个正派的姑娘根本不看谈情说爱的书。如果一个姑娘看了书名仍然读这本书，并且即使有不好的影响，她也不怕，那她是在说谎。但她的大错早已铸成，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恩：太好了！各位言情小说家，快来学习，有人说你们全都没有错。

卢：是的，如果他们的本心和他们作品的目的不错的话。

恩：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你也是没有错的吗？

卢：我很自尊，所以无可奉告。不过朱莉为自己规定了一条评判书的标准，如果你认为她的标准正确的话，你就用它来评判这本书。

人们希望年轻人从阅读小说中有所收获，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想法更荒诞的了，这等于是为了使水泵发挥作用，就放火烧房子。根据这种荒唐的想法，这类作品所讲的伦理道德不是针对它应当针对的目标，而是针对年轻姑娘，他们不想一想，他们抱怨的放荡行为和年轻姑娘没有关系。一般来说，她们的行为是端正的，尽管她们的心已受到败坏。她们听母亲的话，学母亲的样。母亲尽自己的职责，女儿也一定能尽自己的职责。

恩：在这一点上，情况恰好与你所讲的相反。在性方面，似乎有一个放纵的时期，或在婚前，或在婚后。这里一个不良的因素，早晚会酿成错误。在良善人家，年轻姑娘轻佻，而妇女则很庄重；而在不良之家，情况则恰恰相反。前一种人家担心的是越轨的行为，而后一种人家担心的是发生丑闻：只要没有被别人抓住，犯了罪也无所谓。

卢：如果从后果上考虑，就不能这样看了。对于妇女，我们立论要公平；她们行为不检点的原因不在她们而在于我们的规矩不严。

自从社会的不平等遏制了人类的天性之后，孩子之所以犯错误和遭到不幸，都是由于父亲的专横。在不般配的强迫婚姻中，年轻女子成了贪财和爱虚荣的父母的牺牲品；她们以放荡为荣，想以此来抹掉她们失去贞操的耻辱。你想纠正坏事，就要正本清源；若想改变社会的风气，首先就要从改变家庭的家风开始；这一切完全取决于父母。然而，我们

见本卷二。——作者注

这指的是现代英国小说。——作者注

的教育却不这样去教育人们；文弱的作家只会对被压迫的人说教，书中所讲的道德全是空话，因为那是为了讨好强者而讲的。

恩：不用说，你是不会听人摆布的，不过你一心想自由，会不会自由得过分了呢？会不会物极必反，成了坏事呢？你难道不担心它会危害他人吗？

卢：危害他人？危害谁？瘟疫流行期间，一切人，甚至很小的孩子，都可能被传染，难道能借口治病的药可能对健康的人有害就不卖给病人了吗？先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很大，我甚至认为，如果这些信能获得一定的成功的话，它们将比任何一本好书给人以更多的教益。

恩：你笔下的女人的确是一位出色的布道者。我很高兴看到你和妇女们很合得来。但是我不高兴你禁止她们向我们说教。

卢：你太咄咄逼人了，我只好什么话都不说了。我既不很傻，也不很聪明，所以不会常有理。这块骨头留给批评家去啃吧！

恩：说话客气点，否则批评家也不会饶过你的。尽管你不再对别人就其他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可是书中对激烈的情景和火热的情感的不惜笔墨的描写，能通过戏剧检查官的严厉检查吗？请你告诉我，在戏剧中有没有类似克拉朗 小树林和梳妆室中的情景？你重新阅读《关于戏剧的信》和这本集子……或者坚持你的观点，或者放弃你的原则……你让人家怎样看你？

卢：先生，我希望批评家的观点也应该前后一致，并且要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作出判断。请你再仔细看一看你刚刚列举的作品，再看一遍《纳尔西斯》的前言，你就不会责备我前后的说法不一致了。有些糊涂人以为在《乡村巫师》中找到过我自相矛盾的观点，便以为这本书里我自相矛盾的地方更多。他们爱干这种事情。可是你……

恩：我想起你有两段话……你有点看不起你同时代的人。

卢：先生，我也是他们同时代的人。啊！我怎么不生在另一个时代，把这本集子扔进火里一烧了事呢？

恩：你又犯爱作惊人之语的老毛病了；不过你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比如，如果你笔下的爱洛伊丝自始至终都规规矩矩的话，她的教育意义就会小得多，因为谁向她学习呢？在道德最败坏的时代，人们才侈谈十全十美的道德。光说而不实行嘛；花很少的力气，略事浏览，就可以满足对道德的向往了。

卢：各位大作家，你们若想让读者模仿你们的主人公，就应该把他们的标准降低一些。否则，谁愿意听你们宣扬的那种白璧无瑕。哎！还是向我们讲讲迷途知返的事例吧；讲这种事例至少会有几个人听得进去。

恩：你笔下的那个年轻人已经讲过这个意思。不管怎么说，只要你利用人家所做的是，来告诫人们今后应该怎么做，人家就会责怪你的。

参见《致达朗贝关于戏剧的信》第一版第八一页。——作者注

按他的发音：克拉兰。——作者注

《纳尔西斯》，卢梭作的一部喜剧。

《乡村巫师》，卢梭作的一部歌剧。

《纳尔西斯》序言第二八页和三二页，《致达朗贝的信》第二二三页、二二四页。——作者注

何况教姑娘们谈情说爱，教已婚的妇女行为端庄；这本身就是在打乱已经建立的秩序，重新提倡哲学家嗤之以鼻的假道德。不管你怎样说，年轻姑娘的谈情说爱是不正当的，是丑事；已婚的妇女只有在丈夫的同意下才能有一个情人。对于那些几乎不看你的书的年轻姑娘，你持宽容态度；而对那些公正评价你的书的已婚妇女，你又如此苛求，你这样做是多么愚蠢啊！如果你怕你的书取得成功，那你尽可放心，因为你的做法相当谨慎，所以你的书肯定不会成功。不管怎么样，我是要替你保密的，不过，你千万不要太冒失。如果你认为你的书有益于世道人心，那就早发表吧，但不要署名。

卢：先生，不署名吗？一个诚实的人向公众谈话，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姓名呢？连姓名都不敢说，还敢拿去出版吗？我是这本书的出版人，我就要在书上标明本书的出版人是我。

恩：你要署名？你？

卢：署我本人的名字。

恩：什么！你想写上你的名字？

卢：是的，先生。

恩：你的真实姓名？让-雅克·卢梭，一字不差地署上你的姓名？

卢：让-雅克·卢梭，一字不差地署我的全名。

恩：你就不想一想！人家将怎样议论你呢？

卢：随他们去议论好了。我要在这本集子的开头写上我的姓名，其目的，不是为了把它据为己有，而是为了对它负责。如果这本书写得不好，人们要责备，就责备我好了；如果它于世人有益，我也丝毫不以此为荣。如果这本书本身就不好，我就更应该署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人们把我看得比我真实的情况好。

恩：你就这样回答吗？

卢：是的，这年头，没有好人。

恩：也有好人嘛，你把他们忘了吗？

卢：大自然创造的是好人，而你们的教育使他们变坏了。

恩：在这本描写爱情的书的开头，人们将看到这样署名：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作。

卢：日内瓦公民！不，不写这几个字。我绝对不亵渎我的祖国的名字；只有在那些能给我的祖国带来荣誉的作品上，我才写上这几个字。

恩：你已经不是无名小卒了，不过，你也有所失。你的书写得平平淡淡，索然寡味，会给你带来损害的。我本想劝你不出版。但你既然执意要干这种傻事，我就赞成你光明磊落地干，这至少符合你的性格。顺便问一下，你是否把你奉行的箴言也印在书上呢？

卢：我那个书店老板也问过我这个有趣的问题，我觉得他问得好，所以我已经答应他照办。不过，在这本书上我不印上我的箴言，但我并不是不奉行它，而且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理直气壮地奉行它。你是否记得，当我写文章反对戏剧时，我就想发表这些信，而且，当我为这两部作品中的一部进行辩护时，我也没有因此就歪曲另一部作品中的真理。别人还没有指责我，我就先坦然责备我自己了。凡是视真理高于荣誉的人，都会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你希望人们言行一致，我很怀疑人们是否能够做得到。但是，说真话，这是人们可以做到的，而我

尽力而为的，就是这一点。

恩：可是，当我问你是不是这些信的作者时，你为什么避而不答？

卢：因为我不愿意说假话嘛。

恩：可是你也没有说真话呀。

卢：对真理闭口不谈，就是尊重真理嘛。你和一个说假话的人打交道，也许更痛快。不过，一个有鉴赏力的人，难道看不出文章是谁写的吗？你怎么能提一个应该由你自己解答的问题呢？

恩：有几封信，我认得出来，它们肯定是你写的，但是其他的信，我就看不出是你写的了，我难以相信谁能伪造得如此逼真。大自然变幻无穷，因为它不怕人们认不出它。而艺术往往要比自然更逼真，人们才能看出它表现的是什么。寓言作家就是这样，他们叽叽喳喳，模仿动物的叫声，比动物叫得还好听。在这本书信集中，连最蹩脚的作家都可避免的败笔，多得很：夸张、重复、自相矛盾、没完没了的罗嗦。谁曾见过像你这样本可以写得好一些却硬要写得这么糟的作者？哪个作家能像你这样把傻头傻脑的爱德华向朱莉提的令人反感的建议也写在书上？那个年轻人，一再寻死，闹得人人皆知，结果还是健健康康地活着，他这些可笑的行为，你为什么不纠正？哪个作家是像你这样一开头就说什么要注意突出人物的性格，要恰如其分地改变笔调？按照你这个想法，当然比自然的样子还好。

我发现，在特别亲密的朋友之间，他们的笔调，也像他们的性格一样，十分接近；朋友的心连着心，因此，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感受和说话的方式，都十分相似。朱莉这个人，按你的写法，是一位有魅力的人，因此她周围的人都像她，和她接近的人都变成了朱莉，她所有的朋友说话都一个腔调，然而，这种事情，只能感受，而不能想象。即使能想象，作者也不敢写出来。因为他需要的是能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那些刻意雕琢而实际很平淡的话，是不适合于对广大的读者说的。一部作品真不真实，就看这一点；细心的读者寻求的自然也是这一点。

卢：好！这是你的结论？

恩：我没有作结论；我只是猜测，而且，我不知怎样才能使你明白我在读这本集子时是多么困惑。如果这一切全是虚构的故事，那你这本书就写得很不好；请告诉我：书中的两个女人是否确有其人，如果是真的，我就要在有生之年，每年读一遍这本书。

卢：哎！她们是否真有其人，这有什么要紧？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她们了，她们已经不在人间了。

恩：她们已经不在人间了？这就是说：她们确实存在过？

卢：这个结论是有条件的：如果她们确实存在过，那她们现在当然是不在人间了。

恩：告诉你：你我之间，你如果耍滑头的话，非但骗不了我，反而使我更加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

卢：我是被你逼得这样说的，其目的，是为了既不暴露自己，又不说假话。

恩：哼，你这是枉费心机；不管你怎么说，人们还是能猜得出来。难道你还不知道，人们一看你扉页上的箴言，就一目了然了吗？

卢：其实我倒认为那个箴言丝毫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天晓得我手稿

中是否有这个箴言，还是我后来加上去的呢？天晓得我是不是和你一样疑惑，对你想了解的事情，我和你一样一无所知，所以才故弄玄虚呢？

恩：不过，你书中所说的那些地方，你总熟悉吧？你去过韦威？去过沃州？

卢：我去过几次，但我要声明：我在那儿从未听人说起过德丹治男爵和他的女儿；德·沃尔玛先生在那里也无人知晓。我去过克拉朗，在那里我没有见过一座像这些信中所描绘的房子。悲惨的事情发生那一年，正值我从意大利归来经过那里，据我了解，人们并没有哭悼过朱莉·德·沃尔玛和与她相似的人。总之，就我的回忆所及，我发现信中有些地方的位置变了，而且对地形的描写也有错误，其原因，是作者对它们也不甚清楚，也可能是作者故意迷惑读者。关于这个问题，你从我这里只能了解到这些。请你相信，我不愿对你说的事情，其他人也休想从我这里知道。

恩：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好奇，想知道这些。如果你发表这部著作，你就把对我说的话都告诉读者。而且，你还可以把我们的谈话写出来作为这本书的序言。这样，该说的话就全都说清楚了。

卢：你说得对，这比我单独一个人讲好。再说，序言之类的赞美词，是很少写得成功的。

恩：是的，因为读者看得出来作者是借序言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我会设法不让读者在这篇序言里发现这种缺点。我只建议调换一下角色，你装作是我要发表这本集子，而你不愿意，并提出反对的意见，由我来反驳，这样，你就显得很谦虚，收到很好的效果。

卢：这样做，符合你前面称赞的我的优点吗？

恩：不符合；我是为你设一圈套。事情是怎样就让它怎样吧。

爱德华·博姆斯顿绅士的爱情故事

爱德华绅士在罗马奇异的艳遇实在是太浪漫了，如果把它和朱莉的爱情故事掺杂在一起，就不能不损害朱莉的爱情故事的朴素性质。因此，我在这里只扼要地叙述其中的一些情况，以便于读者理解与此事有关的两、三封信。

爱德华绅士在周游意大利时，在罗马结识了一位那不勒斯的贵妇人。他很快坠入情网，而那位贵妇人也疯狂地爱他，以后这段爱情一直折磨着她，直至夺去她的生命。爱德华绅士性情暴烈，不太会献殷勤，但他很热情和敏感，对任何事情的态度都是既偏激又很豁达，所以无论是他爱对方，还是对方爱他，都不会是一般的爱情。

这位正直的英国人的严格的信条，颇令侯爵夫人担忧。她决定在其丈夫不在时，装作一个寡妇，这样做，在她并不难，因为他们两个人在罗马都没有熟人，何况她的丈夫那时在皇家部队里服役。热恋中的爱德华不久就提出要和侯爵夫人结婚，而侯爵夫人则以信仰不同及其他借口给以搪塞。最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既亲密又自由的关系，一直到爱德华发现她的丈夫还活着，才知道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了一桩自己深恶痛绝的罪行；他把她狠狠地责备一番，要和她断绝关系。

侯爵夫人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但她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很有手腕，想方设法缠着他，并最终达到了目的。他们之间的通奸行为虽已终止，但仍继续有往来。尽管她不该爱他，但她执着地爱他：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得到她所喜爱的男人，就是见上一面也好。这种人为的障碍反而更加激发了双方的爱，爱德华愈受限制愈爱她；而侯爵夫人也千方百计想使情人改变决心；她长得很迷人，很美丽，但她的一切努力都落了空：这个英国人一点也不动心，他的高尚的心灵经得起考验。他最为珍视的是道德，他可以为情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也可牺牲情人。当他觉得侯爵夫人的引诱发展到难以抵抗时，他采取的脱身办法是先攻她的心，使她的一切圈套都无法使用。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来懦弱，而是因为我们不够坚定。我们常常为感官所左右。一个人如果把罪恶看得比死可怕，就永远不会去犯罪了。

能引导别人的心灵并使之达到与自己心灵同样高尚境界的人，为数不多，爱德华就是这样的人。侯爵夫人想战胜他，但不知不觉地反被他所战胜。他怀着深深的感情向她讲述遵守美德的道理，使她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圣洁的感情激励了她的堕落的灵魂，使它获得了新生；正义感和荣誉感对她的心灵产生了奇异的吸引力，使它开始喜欢真正的美：如果恶人能变成好人的话，侯爵夫人的心也能变成善良的心。

只有爱情能利用这种细微的变化向好的方向发展：她体会到了爱情的高尚。她开始以宽宏的胸怀和炽烈的感情爱她所爱的人；在周围的人都追求感官的享受的情况下，她忘却了自己的快乐，而一心想使自己的情人快乐；尽管她不能和他分享快乐，但她至少希望他的快乐是从她那里得到的。她就是这样从好的方面来解释她将采取的办法，找到一个从她的性格和她所了解的爱德华的性格来看，都能接受的娇嫩迷人的姑娘。她煞费苦心，不惜重金，派人在罗马找到一个年轻而心地忠厚的妓女：这样的人可不是很容易找到的。一天晚上，她极其亲热地和爱德华

谈了一会儿话以后，就把这位姑娘介绍给他。“你可以随便和她相处，”她一边叹息，一边说，“让她从我为爱情作出的牺牲中得到好处，让她一个人得到这种好处。不过，如果有朝一日你想娶她为妻的话，那你就对不起我了。”她说完就想走开，爱德华拦住她说：“别走，如果你把我看得如此卑劣，竟然在你家里享用你的恩赐的话，那你就大可不必作出这样大的牺牲，而我也不值得你如此留恋。”侯爵夫人回答说：“既然你不能属于我，我就希望你也不属于别人。虽说我失去了爱的权利，但至少应该允许我处理好这件事情。你为什么把我为你做的这件好事看作是多余的呢？难道你怕人说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接着，她强迫爱德华记下那个名叫洛尔的年轻姑娘的地址，并要他起誓今后不再和任何别的女人发生密切的关系。他深受感动，他起了誓。他对她的感激之情比对她的爱，更难控制。这是侯爵夫人生前对他设下的最危险的圈套。

侯爵夫人和她的情人一样，凡事好走极端。她留洛尔和她一起吃夜宵，对她百般亲热，极力表现出她为爱情作出的巨大牺牲。爱德华高兴得忘乎所以；他的目光，他的动作无不流露出他内心的激动之情。他的话没有一句不饱含着他热烈的爱情。洛尔长得很可爱，可爱德华几乎看都不看她。洛尔却不像他那样无动于衷，在这真正的爱情的画面中，她看到了一个她以往未曾见过的新人物。

吃完夜宵后，侯爵夫人把洛尔打发走，让情人和她单独留下。她以为他们这样单独相处，对爱德华会产生很大的诱惑力，她的想法虽不是没有道理，但若指望爱德华会上她的钩，那她就错了；她玩弄的种种手段，恰恰表明爱德华在道德上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结果是使两个人愈加痛苦。在《朱莉》卷四的末尾，圣普乐赞扬他的朋友的毅力，谈的正是发生在这一夜晚的事情。

爱德华是道德高尚的人，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这样做完全出于纯朴的荣誉感，丝毫不像上流社会的人那样只重视表面的礼仪而忽视真正的荣誉。他和侯爵夫人心荡神怡地相处几天之后，他感觉到事情不妙；正当他快要被征服之际，他决定宁失小节，而不能违背道德，于是他去看洛尔。

洛尔一见到他，就全身战栗。他发现她神情忧郁，就和她谈天，以为不用费很大气力就可以使她高兴。但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容易。她并不怎么理睬他对她的亲近，并拒绝接受他的礼物，不过脸上没有嫌弃礼物的神情。

受到这样的冷遇，爱德华不只是扫兴，而且大为生气。对这种女人，难道还要表现得像孩子那样去讨好她吗？于是他粗暴地行使他的权利。洛尔又哭又叫，拼命挣扎；当觉得自己要被征服之际，她便奋力冲到房子的另一端，大声对他说道：“你把我杀死好了，否则，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碰我。”她的动作、眼神和声音都异常坚定。爱德华当时吃惊的样子，简直令人难以形容，但当他镇静下来后，便拉着她的手，叫她坐下，自己也坐在她的身旁，一句话也不说地看着她，冷静地等着看她表演的这场闹剧怎么收场。

她也一句话不说，低垂着眼睛，呼吸急促，胸脯起伏，显然她心情异常激动。最后还是爱德华打破了沉默，问她这样古怪地大吵大闹是什

么意思？“难道我搞错了？”他对她说道，“难道你不是洛尔·达·皮萨娜？”“但愿如此！”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怎么，你莫非改做别的事情了？”他冷笑地问。“没有，”洛尔回答说，“我还是原来的我，我再也跳不出这火坑了。”他觉察到她说话的方式和语调都异乎寻常，他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认为她疯了。“可爱的洛尔，”他对她说道，“为什么就我一个人不能碰你呢？告诉我为什么你这样恨我？”“我恨你，”她更加激动地说道，“我接过的客，我一个也不爱，除了你以外，我对谁都一样。”

“那为什么呢？洛尔，你给我讲一讲，我一点也不明白。”“哎！你以为我自己明白吗？我只知道你永远不能碰我……。”接着，她用生气的语调嚷道：“你永远也别碰我，一想到你怀中搂着的是一个妓女，我会气死的。”

她愈说愈激动，爱德华发现她眼睛里流露出痛苦和绝望的神情；他被感动了。他立即改变对她轻蔑的态度，说话的语气也变得很诚恳和温柔。她用双手捂住面孔，躲避他的目光。他爱怜地去握她的手；她一触到爱德华的手，就立即用嘴使劲地亲吻，边吻边哭得泣不成声。

这样表示，尽管意思很明显，但其中的确切含义仍不清楚。爱德华费了很大的气力才让她说出了她心里想说的话。原来爱情恢复了她的廉耻心，因此洛尔才不像从前那样出卖色相而不知羞耻：如今竟害羞得不敢表白自己真的爱上了一个人。

爱慕之情一产生，就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洛尔生性活泼而多情，长得也很漂亮，能使男人一见倾心；她也很温柔，能够奉献出自己的爱。但是，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就被卑鄙的父母卖进妓院。她美丽的容颜留下了生活放荡的痕迹，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她虽朝欢暮乐，但从未得到过真正的爱情。那些可鄙的酒色之徒，自己不懂得什么是爱，就更不能唤起她的爱情。干柴不能自燃，但只要落下一个火星，它立刻就会烧起来。爱德华和侯爵夫人之间的感情宛如火星，点燃了洛尔心中的爱情之火。清新的爱情的语言震动了她的心弦。她倾听他们的谈话，仔细观察他们的行动。爱德华情意绵绵的目光透入她的心房，使她的血液沸腾；爱德华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音调，使她久久不能平静。他的每一个动作无不流露出他的深情。他激动的样子感染了洛尔，目睹这一幅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两心相爱的画面，使她不由自主地爱上了为她展示这幅画面的人。如果爱德华对侯爵夫人冷漠无情的话，她也许对他也同样冷漠无情了。

回到家里，她的心情总也不能平静。萌发的爱情尽管搅得她心乱如麻，但却是甜蜜的，她起初是沉浸在新的喜悦之中，接着，她清醒过来，冷静地看看自己：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境遇；她感到可怕极了。这令恋人们神往和渴望的爱情，她感到与之无缘。她虽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东西，但她认为那些东西恰恰反映了一个卑贱的女人的耻辱，因为对方对她的亲热，实际是对她的轻蔑。她表面上好像得到了幸福的爱情，但实际是在可耻地卖淫。她的欲望给她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欲望愈是容易满足，她愈是觉得自己的命运可怕。她失去了荣誉，失去了希望，没有谋生的手段，她虽经历过爱，但她经历的爱的欢乐是可悲的。她漫长的痛苦就是这样开始的，她短暂的幸福也是这样结束的。

这萌发的爱情使她感到自己的卑贱，但却使爱德华对她刮目相看。看到她还懂得爱情，他就不再轻视她了。可是，她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安慰呢？他是一个诚实而心已有所属的人，对她这样一个虽失名誉但尚知羞耻的人，除了出于同情而略表关心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表示呢？

他尽力安慰她，并答应还要去看她。他只字不提她的职业，甚至连一句劝她不要干这项职业的话也没有说。她已经对自己感到绝望，何必让她的心灵再受创伤呢？只要有一句话涉及这个问题，就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就会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而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干这种可耻的营生的女人的最大的不幸，就是她们从良以后，就无以为生。

第二次和她相会后，爱德华没有忘记英国人的豪爽，派人给洛尔送去一个上过漆的木衣橱和几件英国首饰。洛尔退还了所有礼物并附一笺云：“我已失去拒绝礼物的权利。也许你没有用这些礼物来羞辱我的意思，但我还是决定原物退还。如果你再把礼物送来的话，我就只好收下，但你这样的慷慨赐与，是令人受之有愧的。”

爱德华看了信，感到震惊。他认为她既自卑又自尊。虽然她还没有改变低贱的地位，但已经显示出一种尊严感。她认识到了自己职业的卑微，可以说就是抹去了她蒙受的耻辱。他不再看不起她；他开始敬重她了。他继续去看她，不提礼物的事。如果说他不认为被她爱是一件光彩的事，但他不能不为自己得到她的爱而感到高兴。

他每次去看洛尔，都没有瞒着侯爵夫人，他没有任何理由要瞒她，因为他认为那样做未免太忘恩负义了。侯爵夫人想了解更多的情况，他发誓他根本没有碰她。

侯爵夫人对他的自制所作出的反应，与她所料想的反应恰恰相反。“什么！”侯爵夫人气愤地说道，“你只去看她，而不亲近她，那你去干什么呢？”从此，她对他们嫉妒得要死，千方百计想害死他们。嫉妒的心理使她长期处于狂怒之中，直至最终夺去了她的性命。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使她大为生气，显露出她真正的秉性。我发现，爱德华为人真诚，但做事很不细心。他把洛尔退回的礼物送给侯爵夫人。她收下礼物，并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因为当时正值他们两人应互赠礼品的时候，侯爵夫人实际上只得到她该得到的一份。不幸的是，侯爵夫人后来发现这份礼物曾先送给洛尔，洛尔退回之后，才送给她。我不说大家也会想象得到：她立刻将礼物摔碎，并扔到窗外去。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嫉妒的情妇和一位有身分的女人的心是多么难受。

至于洛尔，她愈感到自己可耻，反而愈不想脱离可耻的境地。她是由于绝望而继续过这种生活的。可是，她对自己的蔑视却影响了她的客人。这并不是出于骄傲，她有什么权利骄傲呢？她蒙受的羞辱深深印在心里而难以消除，她心头的忧郁如一片可怕的阴云无法驱散，她欲自尊自爱，但却屡屡遭人轻慢，这一切使她对没有爱情的肉体享乐感到愤恨和厌倦。结果，那些不知廉耻的嫖客也开始对她表示从未有过的尊敬。他们不能不改变轻浮的举止，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安，不敢纵情狂欢。当他们离开她时，也对这个被他们侮辱的女人的命运感到难过，对自己只知欢娱而深感后悔和赧颜。

痛苦的心情使洛尔变得很憔悴。爱德华渐渐对她产生了友谊，他看到她一味地难过，便决定鼓励她振作精神，而不伤害她的感情。他继续

去看她，这对她是相当大的安慰，他和她谈话，这对她是极大的鼓舞；他的语言温柔高雅，宛如雨露滋润了她那干涸的心。从她热爱的人的口中说的话，当然会打动这个生来善良而命运却使她蒙受耻辱的人的心！爱德华关于热爱美德的谈话，好似播在肥沃的土壤中的种子，深入到了洛尔的心，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他如此关怀她，终于使她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她对自己说：“尽管我堕落得像一朵凋谢的花朵，再也不能开放，但我有办法洗刷我的耻辱。尽管别人仍然轻视我，但我不是一个生来是受轻视的人，而我自己更不应轻视我自己。我现在摆脱了对罪恶生活的恐惧，即使别人轻视我，我也不像从前那样感到难过了。哎！只要爱德华敬重我，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看不起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要让他看到他对我的一片苦心开花结果，使他感到高兴；只有他一人能消除我的一切不幸。虽然他不能恢复我的名誉，但至少使我得到了爱。是的，他在我的心中燃起了纯洁的爱情之火。纯洁的爱情啊！我绝不会玷污你的美。我现在不幸福，将来也不会幸福；这一点，我完全明白。哎！尽管我不配得到温存的爱，但我也永远不要其他的爱。”

她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因此不能长久处于这种兴奋状态。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发现有许多她过去不曾料到的困难。她意识到一个女人一旦失去对自己人身的支配权，就很难重新获得；名誉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保证，丧失了名誉，一个人就变成弱者了。为了摆脱这种心情压抑的状态，她没有别的出路，只有立即舍弃她的家，进入女修道院。过去她和她的烟花姐妹一样，过着奢华的生活。尤其在意大利，只要年轻貌美，身价就高。她没有对爱德华讲她想进修道院的计划，认为在计划付诸实施之前讲，那是不合适的。当她进了修道院以后，她写信告诉他，并请求他帮助她躲避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因为他们要让她再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而不愿她去做修女。他立刻赶到她那里去，及时制止了几乎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尽管他在罗马是一个外国人，但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绅士，他积极出面保护一个女人过正当的生活，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帮助她平安地住在修道院，并在那位从她父母手中买下她的主教那里为她争取到了一份年金。

他去看她。她长得很美；她懂得了什么是爱；她现在是一心苦修；她说她的一切都是受他之赐。要感化她那样的心，需要花多少力气啊！他满腔热忱地去看她。只要还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将受他的感化，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把他的感情全都倾注在她身上，使她感激涕零；他们之间只差肌肤之亲了，这一点，他目前想做也做不到了。而洛尔从未像现在这样憧憬真爱情；她一想到这一点就心花怒放，而且觉得已经得到人生难得的两情缱绻之乐。她心里暗自思忖：“我现在是一个正派的女人，有一位品德高尚的男人喜欢我；爱情啊，我不再后悔为你流泪，为你叹息；你已经补偿了我的种种牺牲。你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应得的奖赏。你使我热爱自己的天职，从而把你作为我应尽的第一职责。这么美好的幸福现在让我一个人享受！爱情使我变成了高尚的人，使我获得了荣誉！爱情把我从罪恶和耻辱中挽救出来；只要我爱美德，爱情就永远留在我心中。啊，爱德华！只要我爱你，我就永远不会再堕落成卑贱的女人。”

洛尔遁入女修道院一事引起了很多流言。那些以小人之心看人的人

无法理解爱德华促成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至诚。洛尔太可爱了，所以一个男人只要对她稍加留意，就会引起别人的猜疑。侯爵夫人通过她派遣的耳目，最先了解到这些情况，她气急败坏，不能自持，结果，暴露了她自己的阴谋，事情一直传到远在维也纳的侯爵那里。那年冬天，他回到罗马，决定和爱德华决斗，以洗刷自己的耻辱，但他没有成功。

从此，爱德华开始和两个女人同时保持关系；这就使他在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家里，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对他的攻击，时而来自那位蒙受耻辱的身为侯爵的军人，时而来自一个嫉妒心和报复心极强的女人，时而又来自洛尔的旧情人，他们因失去她而愤恨不已。

如果说他与两个女人都有关系，这关系也未免太奇特，使他处处为难而得不到实际的利益；两个多情的女人都想得到他，而结果是哪一个也没得到。他以前不喜欢的那个烟花女子，现在不要他了，而他钟情的那个贵妇人，他又不娶；他处处以道德为准绳，但实际上却事事受感情的支配，而自己还自以为头脑始终保持清醒。

要说明爱德华和侯爵夫人这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怎么能互相产生好感，这是不容易的。他们各自奉行的行为准则尽管不同，但两人一直未能彻底分手。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当那个性情暴烈的女人得知自己由于考虑不周而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情敌，而且是一个多么难以战胜的情敌的时候，她是多么悔恨啊！她不相信爱德华不爱洛尔，为了中断他们不相般配的关系，她什么办法都采用过：无论是责备、蔑视、侮辱和威胁，或是对他百般温柔，都没有效果，没有使他的心离开洛尔。他对她的态度依旧，而且还公开表示绝不改变。而洛尔最大的愿望只不过是偶尔与他见一次面。她刚刚走上正路，需要有人支持；她要依赖这个引她走上正路的人，所以他应该扶助她。他这样想，也这样向侯爵夫人说了，不过，也许有些话他没有全都说出来。天下哪有如此严肃的男人，会躲避一个只求让她默默地爱他的可爱女子的目光呢？谁曾见过那种看到一双含泪的秀眼而心中不感到一片惆怅的男人呢？谁曾见过那种眼见自己劳动的果实即将到手而硬说自己不要的好心人呢？他已经使洛尔变成一位令人尊敬的女人，他对她的感情，怎么可能仅仅是表示敬重而已呢？

侯爵夫人无法阻止爱德华去看望那个不幸的女人，她非常生气。但她又没有勇气与他决裂，于是开始憎恶他。看到他的马车进到院子里，她就全身颤抖，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她就心跳。她一见到他就感到难过，只要他在身边，她就心情紧张；当他告辞离开时，她就诅咒他，可是一当他走远了，她又气得哭起来。她要报仇；她对他起了杀心，策划了种种只有她才能想得出来的阴谋。好几次指使人在洛尔的修道院门口袭击他。她还设置圈套，打算把洛尔骗出来并把她劫走。但爱德华对她一如既往，就在她指使人暗杀他的第二天，他还去看她；他一心想使她恢复理智，却不顾自己是否会丧失理智。当他失去信心时，一想到道德就增添了勇气。

几个月后，侯爵因伤口不能治愈，也可能因为自己妻子行为不端，过于苦闷，在德国去世。他的去世，本该使爱德华和侯爵夫人更加接近，却反而使他更加疏远她。看到侯爵夫人迫不及待地要享受她重新获得的自由，他感到不快。一想到侯爵可能是被他的剑刺伤而死，他就不寒而栗，不敢再存奢望。他说：“一个男人死了，他作为丈夫的权利固然是

随之消失，但是，对杀死他的人来说，这权利依然存在，不容侵犯。尽管在人道、道德和法律方面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规定，但稍有理智的人都应该想到：和人类繁衍后代连在一起的肉体享受，不应该牺牲他人而取得，否则创造生命的手段就成为死亡的根源，人类企图保存自己，反而毁灭了自己。”

他就这样一心挂两头，在两个情人之间消磨了好几年时光；他一会儿偏向这个，一会儿又偏向那个；他一再下决心要和两个女人都断绝关系，可是一个也舍不得抛弃；从理智上说，他对这种状况感到厌恶，可是一想到她们的柔情蜜意，他就又回到她们身边；天天说要与她们分手，但和她们关系反而一天比一天亲密。他时而听凭自己的感情的支配，时而又服从自己的天职的召唤；他从伦敦到罗马，又从罗马回到伦敦，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住才好。他始终是那样兴奋，充满激情，从来不意气消沉，不做犯罪的事；他心灵高尚，所以是一个强者，他也希望靠自己的理智做一个坚强的人，所以，尽管他每天都有许多荒谬的想法，但每天都能恢复头脑的清醒，决心断绝这不光彩的关系。正当他开始产生厌恶的心情时，他险些儿爱上了朱莉，如果他未及时发现她另有所爱的话，他一定会爱上她的。

侯爵夫人做的恶事太多，愈来愈失去爱德华的喜爱。而洛尔按美德行事，渐渐占了上风。两个女人都一心一意地爱他，但是她们的品德不一样：侯爵夫人做了那么多坏事，所以名誉扫地，愈来愈堕落，最终给没有希望的爱情罩上了阴影；而洛尔的爱情的发展，则不是这种情形。爱德华每次到罗马，都发现洛尔有新的进步。她学会了英语，并能背诵他让她读的书。他喜欢什么，她就学什么。她决心脱胎换骨，变成和他一样的人。而她残留的一些缺点，也丝毫不影响她的优点。她还年轻，她的容颜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来愈美。而侯爵夫人已到了风韵一天比一天衰败的年龄，尽管她还能情意缠绵，令人动心，尽管她满口的人道、忠贞和美德，而且谈得娓娓动听，但她的所作所为，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她的话显得滑稽可笑；她的名声很坏，她那些话都是冠冕堂皇的空话。爱德华对她很了解，所以对她不再抱有任何期望。他虽逐渐逐渐地疏远她，但不能完全脱离她；他常常觉得应当对她无动于衷，可又做不到。他的心驱使他去看侯爵夫人，他下意识地来到她的家里。像他这样一个有丰富感情的男人，当然不会忘记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亲密的关系，只是由于她玩诡计、耍手腕、用心险恶，才最终遭到爱德华的轻蔑，不过，轻蔑归轻蔑，但他始终还是很同情她的，他永远不能忘记她对他的恩情和他以往对她的爱。

因此他仍旧去罗马看侯爵夫人，虽然不是出于感情，但至少保持了昔日常去看她的习惯，没有断绝和她的关系。看到别人美满幸福的家庭，他也想在年纪衰老以前有一个家。有时候他在侯爵夫人面前责备自己，甚至说自己对她忘恩负义，把她性格上的缺点都归咎于爱情。有时候他忘了洛尔的去，让自己的心飞到她的身边，而不去想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他总是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感情辩解。他最后一次旅行的目的，本来是去考验他的朋友圣普乐，却不料反而使自己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他的朋友，他将经不起诱惑的。本书卷五书信十二和卷六书信三已详细叙述了他如何顺利地度过难关和此事如何圆满结束，

因此对前面简述的故事没有留下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需要补充了。爱德华被两个女人爱，可他一个也不要；这件事初看起来似乎很可笑，然而美德使他在精神上得到的慰藉远远超过漂亮的女人所能给予的快乐。前者是永恒的，而后者总有厌倦的时候。连幸福的快乐他都舍得抛弃，肉欲的享受他就更不追求了；他爱得深，但不沉湎酒色，因此他始终是自由的；与那些放浪形骸的人相比，他更好地享受了人生。我们如此浑浑噩噩，把一生的光阴都浪掷于追逐自己的幻想。唉！在我们众多的追求中，只有追求正义，我们才能幸福；这个道理，我们什么时候才明白呢？

